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三四〇冊目次

歐陽先生文粹二十卷（宋）歐陽修撰 陳亮輯 明嘉靖二十六年郭雲鵬寶善堂刻本（四庫底本） 〇〇一
嘉祐集十五卷（宋）蘇洵撰 宋刻本 一三六
后山詩註十二卷（宋）陳師道撰 任淵註 元刻本（卷一配日本鈔本） 二〇〇
雲巢編十卷（宋）沈遼撰 附錄一卷 明刻沈氏三先生文集本 三六六
北湖集五卷（宋）吳則禮撰 清乾隆翰林院四庫館臣輯永樂大典鈔本（四庫底本） 四八五

歐陽先生文粹二十卷

（宋）歐陽修撰　陳亮輯

明嘉靖二十六年郭雲鵬寶善堂刻本（四庫底本）

歐陽文粹二十卷（編修勵守謙家藏本）

宋陳亮編。亮有三國紀年、已著錄。是編有亮乾道癸巳後敘、謂錄公文凡一百三十篇。案修著作浩繁、亮所選不及十之一二、似不足盡其所長。然考周必大序、謂居士集經公決擇、篇目素定、而參校衆本、亙然不同。如正統論吉州學記瀧岡阡表皆是也。今以此本校之、與必大之言正合。是書卷首有原正統論明正統論、正統論上正統論下四篇。居士集則但存正統論上下二篇。其正統論上乃以原正統論學者疑焉以上十餘行竄入、而論內其可疑之際有四、其不同之說有三、以下半篇多刪易之。其正統論下復取明正統論斯立正統矣以上數行竄入、而論內昔周厲王之亂以下亦大半刪易之。其他字句異同、不可枚舉。皆可以資參考、固不妨與原集並存也。

六一居士文集序

門人翰林學士承旨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撰

夫言有大而非夸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予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喪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夸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天下以爲是固然而不知其功孟子既沒有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趨利殘民以厚主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世無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爲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太史公曰蓋公言黃老賈誼鼂錯明申韓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爲之予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況衆人乎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說者譁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媿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顏納說爲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爲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歐陽子沒十有餘年士始爲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實識者憂之賴天子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子棐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予言也天下之言也歐陽子諱修字永叔既老自謂六一居士云元祐六年六月十五日序

目錄不抄

歐陽先生文粹標目

第一卷

論

本論上
本論下
原正統
明正統
正統上
正統下

第二卷

論

春秋一
春秋二
春秋三
春秋四
春秋五
石鷁
辯左氏

第三卷

論

易或問一
易或問二
易或問三
泰誓
縱囚
怪竹辯

策問

問禮樂
問六經
問爲治
問周禮
問井田
問爲政
問取士

第四卷

書

通進司上

第五卷

書

準詔言事

第六卷

書

辯杜韓范富
上政府

上范司諫
與高司諫
第七卷
書
上杜中丞
答王相公
回丁判官
與張秀才一
與張秀才二
答李詡一
答李詡二
答吳秀才
第八卷
書
答祖擇之
答宋咸
答徐無黨
與石公操一
與石公操二
與欒秀才
與郭秀才
與陳員外
與蔡君謨
第九卷
劄子
乞補館職
論館閣取士
論編學士院制詔
論删去九經正義中讖緯
乞定兩制員數
論均稅
論牧馬草地
論監牧
薦司馬光
薦王安石吕公著
第十卷
奏狀
議新學
論舉人懷挾
議科場
論史館日曆
論修河利害第一
論修河利害第二
論修六塔河

薦布衣蘇洵
舉蘇軾應制科
舉章望之曾鞏王回充館職

第十一卷

序
送徐無黨
送曾鞏
送楊子聰
送張唐民
送王陶
送王聖紀
章望之字
胡寅字
鄭荀改名

第十二卷

序
廖氏文集
薛簡肅公文集
梅聖俞注孫子後
韻總
集古錄目
外制集
內制集

第十三卷

序
帝王世次圖
傳易圖
詩圖
詩譜補亡

第十四卷

記
吉州學
穀城夫子廟
仁宗御飛白
御書閣
晝錦堂
有美堂
至喜堂

第十五卷

記
峴山亭
先春亭
偃虹隄
許氏南園

李秀才東園亭
藥師院佛殿
明因大師塔
王彥章畫像
第十六卷
雜著
書梅聖俞詩藁後
書春秋繁露後
記舊本韓文後
讀李翺文
崇文揔目叙釋
集古録跋尾十
第十七卷
碑銘
王文正公
晏元獻公
第十八卷
碑銘
范文正公
余襄公
第十九卷
墓銘
杜正獻公
蔡君謨
第二十卷
墓銘
尹師魯
蘇明允
墓表
瀧岡阡
周堯卿
歐陽先生文粹標目終

論

本論上

佛法爲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
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
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柰何是果不可去耶蓋亦未知
其方也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
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
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效也故救天
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佛
爲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

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
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
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爲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
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
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昔堯舜
三代之爲政設爲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
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斂以什一
差其征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於南畝而
不暇乎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爲
制牲牢酒醴以養其體弦匏俎豆以悅其耳目於不耕
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爲蒐狩之禮因

其嫁娶而爲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爲喪祭之禮因其
飲食羣聚而爲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
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
因其欲而爲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
趣也順其性情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由懼
其未也又爲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
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勸誘
其愚惰嗚呼何其備也蓋堯舜三代之爲政如此其慮
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
甚篤行之以勤而被於物者洽浸之以漸而入於民者
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於禮樂之際不

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仁義禮樂而
趣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外慕哉故曰雖
有佛無由而入者謂有此具也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
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強其
爲治之具不備防民之術不周佛於此時乘間而出千
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日益衆吾之所爲者日益壞井
田最先廢而兼并游惰之姦起其後所謂蒐狩婚姻喪
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
姦者有暇而爲他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己夫姦
民有餘力則思爲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趣佛
於此時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牽之則民不得不

從而歸矣又況王公大人往往倡而敺之曰佛是真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艴然怒曰佛何為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以排之何其不思之甚也夫千歲之患徧於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為民之沉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然則將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脩孔氏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息此所謂脩其本以勝之之效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佼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進趨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則義形於色非徒不為之屈又欲驅而絕之者何也彼無他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者尚能不為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

本論下

昔荀卿子之說以為人性本惡著書一篇以持其論予始愛之及見世人之歸佛者然後以荀卿之說繆焉甚矣人之性善也彼為佛者棄其父子絕其夫婦於人性甚戾又有蠶食蟲蠹之弊然而民皆相率而歸焉者以佛有為善之說故也嗚呼誠使吾民曉然知禮義之為善

則安知不相率而從哉奈何教之諭之之不至也佛之說熟於人耳入乎其心久矣至於禮義之事則未嘗見聞今將號於衆曰禁汝之佛而為吾禮義則民將駭而走矣莫若為之以漸使其不知而趣焉可也蓋鯀之治水也鄣之故其害益暴及禹之治水也導之則其患息蓋患深勢盛則難與敵莫若馴致而去之易也今堯舜三代之政其說尚傳其具皆在誠能講而修之行之以勤浸之以漸使民皆樂而趣焉則充行乎天下而佛無所施矣傳曰物莫能兩大自然之勢也奚必曰火其書廬其居哉昔者戎狄蠻夷雜居九州之間所謂徐戎白狄荊蠻淮夷之類是也三代既衰若此之類並

侵於中國故秦以西戎據宗周吳楚之國皆僭稱王春秋用鄫子傳記被髮於伊川仲尼亦以不左衽為幸當是之時佛雖不來中國幾何其不夷狄也以是而言王道不明而仁義廢則夷狄之患至矣及孔子作春秋尊中國而賤夷狄然後王道復明 方今九州之民莫不右衽而冠帶其為患者特佛耳其所勝之之道非有甚高難行之說也患乎忽而不為耳夫郊天祀地與乎宗廟社稷朝廷之儀皆天子之大禮也今皆舉而行之至於所以[illegible]冠婚喪祭鄉射之禮此郡縣有司之職也在乎講明而頒布之爾然非行之以勤浸之以漸則不能入於人而成化自古王者之政必世而後仁今

議者將曰佛來千餘歲有力者尚無可奈何何用此迂
緩之說爲是則以一日之功不速就而棄必世之功不
爲也可不惜哉昔孟子數爲俑者不仁[illegible]傷乎除其漸
而至於用殉也然則爲佛獨不猶其於作俑乎當其始
来未見其害引而內之今之爲害著矣非待先覺之明
而後見也然而恬然不以爲怪者何哉夫物極則反數
窮則變此理之常也今佛之盛久矣乘其窮極之時可
以反而變之不難也昔三代之政皆聖人之事業及其
久也必有弊故三代之術皆變其質文而相救就使佛
爲聖人及其弊也猶將救之況其非聖人者乎夫姦邪
之士見信於人者彼雖小人必有所長而取信是以古

者人君惑之至於亂亡而不悟今佛之法可謂姦且邪
矣蓋其爲說亦有可以惑人者使世之君子雖見弊而
不思救豈又善惑者歟抑亦不得其救之之術也救之
莫若修本以勝之捨是而將有爲雖賁育之勇孟軻之
辯太公之陰謀吾見其力未及施言未及出計未及行
而先陷於禍敗矣何則患深勢盛難與敵非馴致而爲
之莫能也故修其本以勝之作本論

○俗本有本論中篇云天下之事有本末其爲治者有
先後堯舜之書略矣後世之治天下未嘗不取法於
三代者以其推本末而知所先後也三王之爲治也
以理數均天下以爵地等邦國以井田均民以職
任官天下有定數邦國有定制民有定業官有定職
使下之共上勤而不困上之治下簡而不勞財足於
用而可以備天災也兵足以禦患而不至於爲患也
凡此具矣然後飾禮樂興仁義以教導之是以其政
易行其民易使風俗淳厚而王道成矣雖有荒子孱
孫繼之猶七八百歲而後已夫三王之爲治豈有異
於人哉財必取於民官必養於祿禁奸必以兵防民
必以刑與後世之治者大抵同也雖非歐陽氏之書
其可錄者如此

原正統論

傳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統正者所以正天下
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由不正與不一
然後正統之論作堯舜之相傳三代之相代或以至公
或以大義皆得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是以君子不論
也其帝王之理得而始終之分明故也及後世之亂僭
僞興而盜竊作由是有居其正而不能合天下於一者
周平王之有吳徐是也有合天下於一而不得居其正
者前世謂秦爲閏是也由是正統之論興焉自漢而下
至于西晉又推而下之爲宋齊梁陳自唐而上至於後
魏又推而上之則爲夷狄其帝王之理舛而終始之際
不明由是學者疑焉而是非不公非其不公蓋其是非
之難也自周之亡迄于顯德實千有一百一十二年之

間或理或亂或取或傳或分或合其理不能一槩是以論者於此而難也大抵其可疑之際有四其不同之論有三此論者之所病也何謂可疑之際周秦之際也漢魏之際也東晉後魏之際也朱梁後唐之際也秦親得周而一天下其迹無異禹湯而論者黜之其可疑一也王莽得漢而天下一莽不自終其身而漢復興論者曰僞宜也魏得漢而天下三分論者曰正統其可疑二也以東晉承西晉則無終以周隋承元魏則無始其可疑三也梁之取唐無異魏晉而梁爲僞劉備漢之後裔以不能一天下而自別稱蜀不得正統可也後唐非李氏未嘗一天下而正統得之其可疑四也何謂不同之說三有昧者之論有自私之論有因人之論正統之說肇於誰乎始於春秋之作也當東周之遷王室微弱吳徐並僭天下三王而天子號令不能加於諸侯其詩下同於列國天下之人莫知正統仲尼以爲周平雖始衰之王而正統在周也乃作春秋自平王以下常以推尊周室明正統之所在故書正以加正月而繩諸侯王人雖微必加於上諸侯雖大不與專封以天加正而別吳楚刑賞褒貶一以周法凡其用意無不在於尊周而後之學者不曉其旨遂曰黜周而王魯或曰起魯隱之不正或曰起讓國之賢君泥其說於私魯殊不知聖人之意在於尊周以周之正而統諸侯也至秦之帝既非至公

大義因悖棄先王之道而自爲五勝之說漢興諸儒既不明春秋正統之旨又習秦世不經之說乃欲尊漢而黜秦無所據依遂爲三統五運之論詆秦爲閏而黜之夫漢所以有天下者以至公大義而起也而說者直曰以火德當天統而已甚者至引蛇龍之妖以爲左驗至於王莽魏晉直用五行相勝而已故曰昧者之論也自西晉之滅而南爲東晉宋齊梁陳北爲後魏後周隋私東晉者曰隋得陳然後天下一則推其統曰晉宋齊梁陳隋私後魏者曰統必有所授則正其統曰唐授之隋隋授之後周後周授之後魏至其甚相戾也則爲南史者詆北曰虜爲北史者詆南曰夷故曰自私之論也夫梁之取唐無異魏晉之取也魏晉得爲正則梁亦正矣而獨曰僞何哉以有後唐故也彼後唐者初與梁爲世仇及唐之滅欲借唐爲名託大義以讎天下則不得不指梁爲僞而爲唐討賊也而晉漢承之遂因而不改故曰因人之論也以不同之論於可疑之際是以是非相攻而罕得其當也易曰天下之動正乎一夫帝王之統不容有二而論者如此然搢紳先生未嘗有是正之者豈其興廢之際治亂之本難言歟自春秋之後述者多焉其通古今明統類者希矣司馬子長列序帝王而項羽亦爲本紀此豈可法邪文中子作元經欲斷南北之疑也絕宋於元徽五年進魏於太和元年是絕宋不得

其終進魏不得其始夫以子長之博通王氏之好學猶有不至之論是果難言歟若夫推天下之至公據天下之大義究其興廢迹其本末辨其可疑之際則不同之論息而正統明矣

明正統論

凡為正統之論者皆欲相承而不絕至其斷而不接則猥以假人而續之是以其論曲而不通也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斯正統矣堯舜三代秦漢晉唐天下雖不一而居得其正猶曰天下當正於吾而一斯謂之正統可矣東周魏五代始雖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於一夫一天下而居其正則是天下之君矣斯謂之正統可

矣如隋是也天下大亂其上無君僭竊並興正統無屬當是之時奮然而起並爭乎天下東晉後魏有功者強有德者王盛澤皆被于生民號令皆加乎當世幸而以大并小以強兼弱遂合天下於一則大且強者謂之正統猶有說焉不幸而兩立不能相兼考其迹則皆正較其義則均焉則正統者將安與乎其或終始不得其正又不能合天下於一則可謂之正統乎不可也然則有不幸而丁其時則正統有時而絕也夫所謂正統者萬世大公之器也有得之者有不得之者而論者欲其不絕而猥以假人故曰曲而不通也或曰可絕則王者之史何以繫其年乎曰欲其不絕而猥以假人者由史之

過也夫居今而知古書今世以信乎後世者史也夫一有統則為有統書之天下無統則為無統書之然後史可法也昔周厲王之亂天下無君周公召公共行其政十四年而後宣王立是周之統嘗絕十四年而後續然為則史者記周召之年謂之共和而太史公亦列之於年表漢之中衰王莽篡位十有五年而敗是漢之統嘗絕十五年而復續然為漢史者載其行事作王莽傳是則統之絕何害於記事乎正統萬世大公之器也史者一有司之職也以萬世大公之器假人而措一有司之記事或亦甚矣夫正與統之為名甚尊而重也堯舜三代之得此名者或以至公或以大義而得之也自秦漢

而下衰亂相乘其興廢之迹治亂之本或不由至公大義而起或由焉而功不克就是以正統屢絕而得之者少也正統之說曰堯舜夏商周秦漢魏晉而絕由此而後天下大亂自東晉太建之元年止陳正明之年凡二百餘年其始也有力者並起而爭因時者苟偷而假冒奮攘敗亂不可勝紀其略可紀次者十六七家既而以大并小以強兼弱久而稍相并合天下猶分為四東晉宋齊梁陳又自分為後梁而為二後魏後周隋又自分為東魏北齊而為二是四者皆不得其統其後後周并北齊而授之隋隋始并後梁又并陳然後天下合為一而後得其統故自隋開皇九年復正其統曰隋唐梁晉

唐晉漢周夫秦自漢而下皆以為閏也今乃進而正之作秦論魏與吳蜀為三國陳壽不以魏統二方而並為三志今乃黜二國進魏而統之作魏論東晉後魏議者各以為正也今皆黜之作東晉論後魏論朱梁四代之所黜也今進而正之作梁論此所謂辨其可疑之際則不同之論息而正統明者也

正統論上

自周之亡迄于顯德實千有二百一十六年之間或理或亂或取或傳或分或合其理不能一概大抵其可疑之際有三周秦之際也東晉後魏之際也五代之際也秦親得周而一天下其迹無異禹湯而論者黜之其可

疑者一也以東晉承西晉則無終以隋承後魏則無始其可疑者二也五代之所以得閏者雖異然同歸於賊亂也而前世議者獨以梁為僞其可疑者三也夫論者何為疑者設也堯舜三代之始終較然著乎萬世而不疑固不待論而明也後世之有天下者帝王之理或舛而始終之際不明則不可以不疑故曰由不正與不一然後正統之論作也然而論者眾矣其是非予奪所持者各異使後世莫知夫所從者何哉蓋其於可疑之際又挾自私之心而溺於非聖之學也自西晉之滅而南為東晉宋齊梁陳北為後魏北齊後周隋私東晉者曰隋得陳然後天下一則推其統曰晉宋齊梁陳隋私後魏者曰統必有所授則推其統曰唐授之隋隋授之後周後周授之後魏至其甚相戾也則為南史者詆北曰虜為北史者詆南曰夷此自私之偏說也自古王者之興必有盛德以受天命或其功澤被于生民或累世積漸而成王業豈偏名於一德哉至於湯武之起所以救弊拯民蓋有不得已者而曰五行之運有休王一以彼衰一以此勝此歷官術家之事而謂帝王之興必乘五運者繆妄之說也不知其出於何人蓋自孔子歿周益衰亂先王之道不明而人人異學肆其怪奇放蕩之說後之學者不能卓然奮力而誅絕之反從而附益其說以相結固故自秦推五勝以水德自名由漢以來有國

者未始不由於此說此所謂溺於非聖之學也惟天下之至公大義可以祛人之惑而使人不得遂其私夫心無所私疑得其決則是非之異說息而正統明所謂非聖人之說者可置而勿論也

正統論下

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斯正統矣堯舜夏商周秦漢唐是也始雖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於一夫一天下而居上則是天下之君矣斯謂之正統可矣晉隋是也天下大亂其上無君僭竊並興正統無屬當是之時奮然而起並爭乎天下有功者強有德者王威澤皆被于生民號令皆加乎當世幸而以大并小以強兼弱遂合

天下於一則大且強者謂之正統猶有說焉不幸而兩
立不能相兼者考其迹則皆正較其義則均焉則正統者
將安予奪乎東晉後魏是也其或終始不得其正又不
能合天下於一則可謂之正統乎魏及五代是也然則
有不幸而丁其時則正統有時而絕也故正統之序上
自堯舜歷夏商周秦漢而絕晉得之而又絕隋唐得之
而又絕自堯舜以來三絕而復續惟有絕而有續然後
是非公予奪當而正統明然諸儒之論至於秦及東晉
後魏五代之際其說多不同其惡秦而黜之以爲閏者
誰乎是漢人之私論溺於非聖曲學之說者也其說有
三不過曰滅棄禮樂用法嚴苛與其興也不當五德之

運而已五德之說可置而勿論其二者特始皇帝之事
爾外未原秦之本末也昔者堯傳於舜舜傳於禹夏之
衰也湯代之王商之衰也周代之王周之衰也秦代之
王其興也或以德或以功大抵皆乘其弊而代之初夏
世衰而桀爲昏暴湯救其亂而起稍治諸侯而誅之其
書曰湯征自葛是也其後卒以攻桀而滅夏及商世衰
而紂爲昏暴周之文武救其亂而起亦治諸侯而誅之
其詩所謂崇密是也其後卒攻紂而滅商推秦之興其
功德固有優劣而其迹豈有異乎秦之紀曰其先大業
出於顓頊之苗裔至孫伯翳佐禹治水有功唐虞之間
賜姓嬴氏及非子爲周養馬有功秦仲始命爲大夫而

襄公與立平王遂受岐豐之賜當是之時周衰固已久
矣亂始於穆王而繼以厲幽之禍平王東遷遂同列國
而齊晉大侯魯衛同姓擅相攻伐共起而弱周非獨秦
之暴也秦於是時既平犬夷因取周所賜岐豐之地而
繆公以來始東侵晉地至于河盡滅諸戎拓國千里其
後關東諸侯強僭者日益多周之國地日益蹙至無復
天子之制特其號在爾秦昭襄王五十二年周之君臣
稽首自歸於秦至其後世遂滅諸侯而一天下此其本
末之迹也其德雖不足而其功力尚不優於禹湯乎始
秦之興務以力勝至於始皇遂悖棄先王之典禮又自
推水德益任法而少恩其制度文爲皆非古而自是此

其所以見黜也夫始皇之不德不過如桀紂桀紂不廢
夏商之統則始皇未可廢秦也其私東晉之論者曰周
遷而東天下遂不能復然仲尼作春秋區區於尊周而
黜吳楚者豈非以其正統之所在乎晉遷而東與周無
異而今黜之何哉曰是有說焉較其德與迹而然耳周
之始興其來也遠當其盛也規方天下爲大小之國眾
建諸侯以維王室定其名分使傳子孫而守之以爲萬
世之計及厲王之亂周室無君者十四年而天下諸侯
不敢僭侔而窺周於此然後見周德之深而文武周公
之作其聖人之業也況平王之遷國勢雖微然周德之
在人者未厭而法制之臨人者未移平王以子繼父仁

西而東不出王畿之內則正統之在周也推其德與迹
可以不疑夫晉之爲晉與乎周之爲周也異矣其德法
之維天下者非有萬世之計聖人之業也直以其受魏
之禪而合天下於一推較其迹可以曰正而統耳自惠
帝之亂至于愍懷之間晉如綫爾惟嗣君繼世推其迹
曰正焉可也建興之亡晉於是而絕矣夫周之東也以
周而東晉之南也豈復以晉而南乎自愍帝死賊庭琅
邪起江表位非嗣君正非繼世徒以晉之臣子有不忘
晉之心發於忠義而功不就可爲傷已若因而遂竊正
統之號其可得乎春秋之法君弒而賊不討則以爲無
臣子也使晉之臣子遺乎聖人適當春秋之誅況欲干

天下之統哉若乃國已滅矣以宗室子自立於一方卒
不能復天下於一則晉之琅邪與夫後漢之劉備五代
漢之劉崇何異備與崇未嘗爲正統則東晉可知焉耳
其私後魏之論者曰魏之興也其來甚遠自昭成建國
改元承天下衰弊得奮其力並爭乎中國七世至于孝
文而去夷即華易姓建都遂定天下之亂然後修禮樂
興制度而文之考其漸積之基其道德雖不及於三代
而其爲功何異王者之興今特以其不能并晉宋之一
方以小不備而黜其大功不得承百王之統者何哉曰
質諸聖人而不疑也今爲魏說者不過曰功多而國彊
耳此聖人有所不與也春秋之時齊桓晉文可謂有功
矣吳楚之僭夷強於諸侯矣聖人於春秋所尊者周也
然則功與強聖人有所不取也論者又曰秦起夷狄以
能滅周而一天下遂進之魏亦夷狄以不能滅晉宋而
見黜是則因其成敗而毀譽之豈至公之篤論乎曰是
不然也各於其黨而已周秦之所以興者其說固已詳
之矣當魏之興也劉淵以匈奴慕容以鮮卑苻生以氐
弋仲以羌赫連禿髮石勒季龍之徒皆四夷之雄者也
其力不足者弱有餘者強其最強者苻堅當堅之時自
晉而外天下莫不爲秦休兵革興學校庶幾刑政之方
不幸未幾驕而敗亂其又強者曰魏自江而北天下皆爲
魏矣幸而傳數世而後亂以是而言魏者纔優於苻堅

而已豈能干正統乎五代之得國者皆賊亂之君也而
獨僞梁而黜之者因惡梁者之私論也唐自僖昭以來
不能制命於四海而方鎮之兵作已而小者并於大弱
者服於強其尤強者朱氏以梁李氏以晉共起而窺唐
而梁先得之李氏因之借名討賊以與梁爭中國而卒
得之其勢不得不以梁爲僞也而繼其後者遂因之使
梁獨被此名也夫梁固不得爲正統而唐晉漢周何以
得之今皆黜之而論者猶以漢爲疑以謂契丹滅晉天
下無君而漢起太原徐驅而入非與梁唐晉周其迹異
矣而今乃一概可乎曰較其心迹小異而大同爾且
知遠晉之大臣也方晉有契丹之亂也竭其力以救

力所不勝而不能存晉出於無可柰何則可以少恕乎
四國矣漢獨不然自契丹與晉戰者三年矣漢獨高拱
而視之如齊人之視越人也幸其敗亡而取之及契
丹之北也以中國委之許王從益而去從益之勢雖不
能存晉然使忠於晉者得而奉之可以與為有爲也漢
乃殺之而後入以是而較其心迹其異於四國者幾何
然皆未嘗合天下於一也其於正統絕之何疑

歐陽先生文粹卷第一

論

春秋上

事有不幸出於久遠而傳乎二說則奚從曰從其一
之可信者然則安知可信者而從之曰從其人而信
之可也衆人之說如彼君子之說如此則捨衆人而
從君子君子博學而多聞矣然其傳不能無失也君
子之說如彼聖人之說如此則捨君子而從聖人此
舉世之人皆知其然而學春秋者獨異乎是孔子聖
人也萬世取信一人而已若公羊高穀梁赤左丘明
三子者博學而多聞矣其傳不能無失者也孔子之

於經三子之於傳有所不同則學者寧捨經而從傳
不信孔子而信三子甚哉其惑也經於魯隱公之事
書曰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其卒也書曰公薨孔子始
終謂之公三子者曰非公也是攝也學者不從孔子
謂之公而從三子謂之攝其於晉靈公之事孔子書
曰趙盾弒其君夷皋三子者曰非趙盾也是趙穿也
學者不從孔子信爲趙盾而從三子信爲趙穿其於
許悼公之事孔子書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三子者
曰非弒之也買病死而止不嘗藥耳學者不從孔子
信爲弒君而從三子信爲不嘗藥其捨經而從傳者
何哉經簡而直傳新而奇簡直無悅耳之言新奇有

可喜之論是學者樂聞而易惑也予非敢曰不惑然
信於孔子而篤者也經之所書予所信也經所不書
予不知也難者曰子之言有激而云爾夫三子者皆
學乎聖人而傳所以述經也經文隱而意深三子者
從而發之故經有不言傳得而詳爾非為二說也予
曰經所不書三子者何從而知其然也曰推其前後
而知之且其有所傳而得也國君必即位而隱不書
即位此傳得知其攝也弒君者不復見經而盾復見
經此傳得知弒君非盾也君弒賊不討則不書葬而
許悼公書葬此傳得知世子止之非實弒也經文隱
矣傳曲而暢之也學者以謂三子之說聖人之深意

也是以從之爾非謂捨孔子而信三子也予曰然則
妄意聖人而惑學者三子之過而已使學者必信乎
三子予不能奪也使其惟是之求則予不得不為之
辨

春秋二

孔子何為而修春秋正名以定分求情而責實別是
非明善惡此春秋之所以作也自周衰以來臣弒君
子弒父諸侯之國相屠戮而爭為君者天下皆是也
當是之時有一人焉能好廉而知讓立乎爭國之亂
世而懷讓國之高節孔子得之於經宜如何而別白
之宜如何而褒顯之其肯沒其攝位之實而雷同眾

君誣以為公乎所謂攝者臣行君事之名也伊尹周
公共和之臣嘗攝矣不聞商周之人謂之王也使息
姑實攝而稱號無異於正君則名分不正而是非不
別夫攝者心不欲為君而身假行君之事雖行君事
而其實非君也今書曰公則是息姑心不欲之實不
為之而孔子加之失其本心誣以虛名而沒其實善
人不求其情不責其實而善惡不明如此則孔子之
意疏而春秋繆矣春秋辭有同異尤謹嚴而簡約所
以別嫌明微慎重而取信其於是非善惡難明之際
聖人所盡心也息姑之攝也會盟征伐賞刑祭祀皆
出於已舉魯之人皆聽命於已其不為正君者幾何

惟不有其名爾使其名實皆在已則何從而知其攝
也故息姑之攝與不攝惟在為公與不為公別嫌明
微繫此而已且其有讓桓之志未及行而見殺其生
也志不克伸其死也被虛名而違本意則息姑之恨
何伸於後世乎甚高之節難明之善亦何望於春秋
乎今說春秋者皆以名字氏族與奪為輕重故曰一
字為襃貶且公之為一字豈不重於名字氏族乎孔
子於名字氏族不妄以加人其肯以公妄加於人而
沒其實乎以此而言隱實為攝則孔子決不書曰公
孔子書為公則隱決非攝難者曰然則何謂不書即
位曰惠公之終不見其事則隱之始立亦不可知孔

子從一百年後得其遺書而修之明其所不知所以
傳信也難者又曰謂爲攝者左氏爾公羊穀梁皆以
爲假立以待桓也故得以假稱公予曰凡魯之事出
於己舉魯之人聽於己生稱曰公死稱曰薨何從而
知其假

春秋三

弒逆大惡也其爲罪也莫贖其於人也不容其在
法也無赦法施於人雖小必慎況舉大法而加大
惡乎既輒加之又輒赦之則自侮其法而人不畏
春秋用法不如是之輕易也三子說春秋書趙盾
以不討賊故加之大惡既而以盾爲非實弒則又復

見于經以明盾之無罪是輒加之而輒赦之爾以盾
爲無弒心乎其可輕以大惡加之以盾不討賊情可
責而宜加之乎則其後頑然未嘗討賊既不改過以
自贖何爲遽赦使同無罪之人其於進退皆不可此
非春秋意也趙穿弒君大惡也盾不討賊不能爲君
復讎而失刑於下二者輕重不較可知就使盾爲可
責然穿焉得免也今免首罪爲善人使無辜者受大
惡此決知其不然也春秋之法使爲惡者不得幸免
疑似者有所辨明所謂是非之公也據三子之說初
靈公欲殺盾盾走而免穿盾族也遂弒而盾不討其
迹涉於與弒矣此疑似難明之事聖人尤當求情責

實以明白之使盾果有弒心乎則自然罪在盾矣不得
曰爲法受惡而稱其賢也使果無弒心乎則當爲之辨
明必先正穿之惡使罪有所歸然後責盾縱賊則穿之
大惡不可幸而免盾之疑似之迹獲辨而不討之責亦
不得辭如此則是非善惡明矣今爲惡者獲免而疑似
之人陷乎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若曰盾不討賊有幸
弒之心與自弒同故寧捨穿而罪盾此乃逆詐用情之
吏矯激之爲爾非孔子忠恕春秋以王道治人之法也
孔子患舊史是非錯亂而善惡不明所以修春秋就令
舊史如此其肯從而不正之乎其肯從而稱美又教人
以越境逃惡乎此可知其繆傳也問者曰然則夷皋孰

弒之曰孔子所書是矣趙盾弒其君也今有一人焉父
病躬進藥而不嘗又有一人焉父病而不躬進藥而二
父皆死又有一人焉操刃而殺其父使吏治之是三人
者其罪同乎曰雖庸吏猶知其不同也躬藥而不知
嘗者有愛父之孝心而不習於禮是可哀也無罪之人
爾不躬藥者誠不孝矣雖無愛親之心然未有殺父之
意使善治獄者猶當與操刃殊科況以躬藥之孝反與
操刃同其罪乎此庸吏之不爲也然則許世子止實不
嘗藥則孔子決不書曰弒君孔子書爲弒君則止決非
不嘗藥者也難者曰聖人借止以垂教爾對曰不然夫所謂
借止以垂教者不過欲人之知嘗藥耳聖人一言明以

告人則爲世法也何必加孝子以大惡之名而嘗藥之
事卒不見于文使後世但知止爲弑君而莫知藥之嘗
嘗也教未可垂而已陷人於大惡矣聖人垂教不如是
之迂也果曰責止不如是之刻也難者曰然則所爲
復見于經何悼公得爲書葬曰弑君之臣不見經此自
三子說爾果聖人法乎悼公之葬且安知其不討賊而
書葬也自止以弑見經後四年吳敗許師又十有八年
當定公之四年許男始見于經而不名許之書于經者
略矣止之事迹不可得而知也難者曰三子之說非其
臆出也其得於所傳如此然則所傳者皆不可信乎曰
傳聞何可盡信公羊穀梁以尹氏卒爲正卿左氏以尹

氏卒爲隱母一以爲男子一以爲婦人得於所傳者蓋
如是可盡信乎

春秋四

或問春秋何爲始於隱公而終於獲麟曰吾不知也問
者曰此學者之所盡心焉不知何也曰春秋起止吾所
知也子所問者始終之義吾不知也吾無所用心乎此
昔者孔子仕於魯不用去之諸侯又不用困而歸且老
始著書得詩自關雎至于魯頌得書自堯典至于費誓
得魯史記自隱公至于獲麟遂刪修之其前遠矣聖人
著書足以法世而已不窮遠之難明也故據其所得而
修之孔子非史官也不常職乎史故盡其所得修之而

止耳魯之史記則未嘗止也今左氏經可以見矣曰然
則始終無義乎曰義在春秋不在起止春秋謹一言而
信萬世者也予厭衆說之亂春秋者也

春秋五

或問子於隱攝盾止之弑據經而廢傳經簡矣待傳而
詳可廢乎曰吾豈盡廢之乎夫傳之於經勤矣其述經
之事時有賴其詳焉至其失傳則不勝其戾也其述經
之意亦時有得焉及其失也欲大聖人而反小之欲尊
經而反卑之取其詳而得者廢其失者可也嘉其尊大
之心可也信其卑小之說不可也問者曰傳有所廢則
經有所不通奈何曰經不待傳而通者十七八因傳而

惑者十五六日月萬物皆仰然不爲盲者明而有物蔽
之者亦不得見也聖人之言皎然乎經惟明者見之不
爲他說蔽者見之也

石鷁論

論曰夫據天道仍人事筆則筆而削則削此春秋之所
作也援他說攻異端是所是而非所非此三傳之所殊
也若乃上揆之天意下質諸人情推至隱以探萬事之
元垂將來以立一王之法者莫近於春秋矣故杜預以
謂經者不刊之書范甯亦云義以必當理然至一經
之指三傳殊說是彼非此學者疑焉僖公之十六年隕
石于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左氏傳之曰石隕于宋星

也六鷁退飛風也公羊又曰聞其磌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故先言石而後言五視之則鷁徐而視之則退飛故先言六而後言鷁穀梁之意又謂先後之數者聚散之辭也石鷁猶盡其辭而況於人乎左氏則辨其物公穀則察其意噫豈聖人之旨不一耶將後之學者偏見耶何紛紛而若是也且春秋載一百年之行事陰陽之所變見災異之所著備究其所終各有條理且左氏以石爲星者莊公七年星隕如雨君以所隕者是星則當書隕而爲石何得不言星而直曰隕石乎夫大水大雪爲異必書若以小風而鷁自退非由風之力也若大風而退之則衆鳥皆退豈獨退鷁乎成王之風有拔木之

力亦未聞退飛爲也若風能退鷁則是過成王之風矣而經獨不書曰大風退鷁乎以公羊之意謂數石視鷁而次其言且孔子生定襄之間去僖公五世矣當石隕鷁飛之際是宋人次於簡史則又非仲尼之意也且仲尼隔數世修經又焉及親數石而視鷁乎穀梁以謂石後言五鷁先言六者石鷁微物聖人尚不忘先後以謹記其數則於人之褒貶可知矣若乃西狩獲麟不書幾麟鸜鵒來巢不書幾鸜鵒獨詳記於石鷁而忽於麟鸜鵒乎如此則仲尼之志荒矣殊不知聖人紀災異若勸戒而已矣又何區區於記數乎必曰此物紀數人皆能之非獨仲尼而後可也迹三者之說一無是矣而

周內史叔興又以謂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且天裂陽地動陰有餘陰凌陽則日蝕陰勝陽則[illegible]陰陽之變出爲災祥國之興亡由是而作既曰陰陽之事則是謂非吉凶所生哉其不亦又甚乎

辯左氏

左丘明作春秋外傳以記吳楚之事其記柯陵之會曰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而步高且告於魯成公以晉必有亂成公問之曰天道乎人事也單子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吾見晉侯之容矣又曰觀其容知其心後卒如單子之言甚矣丘明之好奇而欲不信其書以傳後世也若單子之言然則夫單子者未得爲篤論君子也幸

其言偶中而已不然丘明從而益之就其言以合其事者乎何以論之禮以察理聖人不能知人之心知其必偶偶也夫禮之爲物也聖人之所以飾人之情而閑其邪僻之具也故其爲制也用以爲節而爲之人防而已人曰好其[illegible]又物[illegible]王樂和聲爲制金石絲竹以[illegible]以服之又[illegible]其俯而[illegible]節其[illegible]和鑾之節其行步也有佩玉之節其揖拜也有[illegible]節其升降周旋莫不有[illegible]故其服必有容故曰[illegible]冠弁止[illegible]然人望而畏之[illegible]其邪而使非僻之心不入而已衣冠之不正瞻視之不尊升降周旋之不節

不過不中禮而已夫之禍福於人也豈由是哉人之心又能以是而知之乎夫喜怒哀樂之動乎中必見乎外推是而占稍近之畢子則不然乃以絕義理之心因其視聽行步以觀之又以謂不必天道止於是而禍福於是皆可以必此故所謂非篤論君子而其學與其會者也書曰象恭滔天又曰巧言令色孔壬夫容之與心其異如此故曰觀其容雖聖人不能知其心堯舜之無後顏回之短命雖聖人不可必夫君子之修身也內正其心外正其容而已若曰因容以知心遂又知其禍敗則其可乎

歐陽先生文粹卷第二

歐陽先生文粹卷第三

論

易或問一

或問大衍之數易之縕乎學者莫不盡心焉曰大衍易之末也何必盡心焉也易者文王之作也其書則六經也其文則聖人之言也其事則天地萬物君臣父子夫婦人倫之大端也大衍筮占之一法耳非文王之事也然則不足學乎曰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未有學其小而能至其大者也知此然後知學易矣六十四卦自古用焉夏商之世筮占之說略見于書文王遭紂之亂有憂天下之心有慮萬世之志而無所發以謂卦爻起於

奇偶之數陰陽變易交錯而成文有君子小人進退動靜剛柔之象而治亂盛衰得失吉凶之理具焉因假取以寓其言而名之曰易至其後世用以占筮孔子出於周末懼文王之志不見於後世而易專為筮占用也乃作彖象發明卦義必稱聖人君子王后以當其事而常以四方萬國天地萬物之大以為言蓋明非止於卜筮也所以推原本意而矯世失然後文王之志大明而易始列乎六經矣易之淪于卜筮非止今世也微孔子則文王之志沒而不見矣夫六爻之文占辭也大衍之數占法也皆古所用也文王更其辭而不改其法故曰大衍非文王之事也所謂辭者有君子小人進退動靜剛

彖之表治亂盛衰得失吉凶之理學者專其辭於筮占猶見非於孔子況遺其辭而執其占法欲以見文王作易之意不亦遠乎凡欲爲君子者學聖人之言欲爲占者學大衍之數惟所擇之焉耳

易或問二

或問繫辭果非聖人之作乎世之大儒君子不論何也曰何止乎繫辭舜之塗廩浚井不載於六經不道於孔子之徒蓋里巷人之語也及其傳也久孟子之徒道之事固有出於繆妄之說其初也大儒君子以世莫之信置而不論及其傳之久也後世反以謂更大儒君子而不非是實不可矣由是曲巷之士溺焉者多矣自孔子

歿周益衰王道喪而學廢接乎戰國百家之異端起十翼之說不知起於何人自秦漢以來大儒君子不論也或者曰然則何以知非聖人之作也曰大儒君子之於學也理達而已矣中人已下指其迹拔其耳而譬之猶有惑焉者溺於習聞之久曲學之士喜爲奇說以取勝也何謂子曰者講師之言也吾嘗以譬學者矣元者善之長亨者嘉之會利者義之和貞者事之幹此所謂文言也方魯穆姜之道此言也在襄公之九年後十有五年而孔子生左氏之傳春秋也固多浮誕之辭然其用心亦必欲其書之信後世也使左氏知文言爲孔子作也必不以追附穆姜之說而疑後世蓋左氏者不意後世以文言爲孔子作也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孟子豈好非六經者黜其雜亂之說所以尊經也

易或問三

或問大衍筮占之事也其於筮占之說無所非乎曰其法是也其言非也用蓍四十有九分而爲二掛一揲四歸奇再扐其法是也象兩象三至于乾坤之策以當萬物之數者其言皆非也傳曰知者創物又曰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筮者上古聖人之法也其爲數也本於自然而不測四十有九是也其爲用也通於變而無窮七八九六是也惟不測與無窮故謂之神惟神故可以占今爲大衍者取物合數以配蓍是可測也以九六定

乾坤之策是有限而可窮也然占之而不效乎蓍謂陰陽之數非陰陽天地之正氣也二氣升降有進退而無老少且聖人未嘗一言而[illegible]亦何道也而[illegible]曰然則九六何爲而變曰大衍四十有九不用也其之言大衍者取四揲之策而捨掛扐之數兼知掛扐之多少則九六之變可知矣蓍數無所配合陰陽無老少乾坤無定策知此然後知筮占矣吁文王之作易其論於卜筮于易無[illegible]因孔子而求文王之用心因溺而不求孔子之意因孔子之言而卒溺之得失可也

[illegible]論

書稱商始咎周以乘黎乘黎者西伯也西伯以征伐諸
侯為職事其伐黎而勝也商人已疑其難制而惡之使
西伯赫然見其不臣之狀與商並立而稱王如此十年
商人反晏然不以為怪其父師老臣如祖伊微子之徒
亦默然相與熟視而無一言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
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以紂之雄猜暴虐
嘗醢九侯而脯鄂侯矣西伯聞之竊歎遂執而囚之幾
不免死至其叛已不臣而自王乃反優容而不問者十
年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
者妄說也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使西伯
不稱臣而稱王安能服事於商乎且謂西伯稱王者起
於何說而孔子之言萬世之信也由是言之謂西伯受
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伯夷叔齊古之知義之士也方
其讓國而去顧天下皆莫可歸聞西伯之賢共往歸之
當是時紂雖無道天子也天子在上諸侯不稱臣而稱
王是僭叛之國也然二子不以為非依之久而不去至
武王伐紂始以為非而棄去彼二子者始顧天下莫可
歸卒依僭叛之國而不去不非其父而非其子此豈近
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
書之泰誓稱十有一年說者因以謂文王受命九年及
武王居喪二年并數之爾是以西伯聽訟之年謂之
受命以為元年此又妄說也古者人君即位必稱元年

常事爾不以為重也後世曲學之士說春秋始以改元
為重事然則果常事歟固不足道也果重事歟西伯即
位已改元矣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宜
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并其居喪稱十
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又不改
元由是言之謂西伯以受命之年為元年者妄說也後
之學者知西伯生不稱王而中間不再改元則詩書所
載文武之事粲然明白而不誣矣或曰然則武王畢喪
伐紂而泰誓稱十有一年對曰畢喪伐紂出於諸
家之小說而泰誓六經之明文也昔者孔子當衰周之
際患眾說紛紜以惑亂當世於是退而修六經以為後
世法及孔子既歿去聖稍遠而眾說復興與六經相亂
自漢以來莫能辨正今有卓然之士一取信乎六經則
泰誓者武王之事也十有一年者武王即位之十有一
年爾復何疑哉司馬遷作周本紀雖曰武王即位九年
祭於文王之墓然後治兵于盟津至作伯夷列傳則又
載父死不葬之說皆不可為信也以吾無取焉取信乎
書可矣

縱囚論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施於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
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
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錄大

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
之難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歸
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於人
情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
而為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
曰太宗之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
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
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縱
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
也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
夫知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德於天下於茲六年矣不

能使小人不為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
而存信義此又不通之論也然則何為而可曰縱而來
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為恩德之致爾
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為之
爾若屢為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為天下之常法乎
不可為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
於人情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以干譽

怪竹辯

謂竹為有知乎不宜生於廡下謂為無知乎乃能避檐
而出全其生其果有知乎則有知莫如人人者萬物之
最靈也其不知於物者多矣至有不自知其一身者如
駢拇枝指縣疣附贅皆莫知其所以然也以人之靈而
不自知其所使竹雖有知必不能自知其曲直之所以
然也竹果無知乎則無知莫如枯草死骨所謂蓍龜者
是也自古以來大聖大智之人有所不知者必問於蓍
龜而取決是則枯草死骨之有知反過於聖智之人所
知遠矣以枯草死骨之如此則安知竹之不有知也遂
以蓍龜之神智而謂百物皆有知則其他草木瓦石叩
之又頑然皆無所知然則竹未必不無知也由是言之
謂竹為有知不可謂為無知亦不可謂其有知無知皆
不可知然後明聖物生於天地之間其理不可以一概
苟有心然後有知乎則蚓無心謂凡物物皆有知乎則

水亦動物也人獸生而有知死則無知矣蓍龜生而無
知死然後有知也是皆不可窮詰故聖人治其可知者
置其不可知者是之謂大中之道

○策問

○○問禮樂

禮樂治民之具也王者之愛養斯民其於教導之方甚
勤而備故禮以防民之欲也樂以成民之俗也厚苟不由
焉則賞不足勸而刑不足禁而政不成大宋之興八
十餘歲明天子仁聖而致民於太安久矣而天下之廣
元元之衆而郡縣之吏奉法守職不暇其他使愚民目不
識俎豆耳不聞弦匏民俗頑鄙刑獄不衰而吏無任責

夫先王之遺文具在凡歲時吉凶聚會考古禮樂可於
民間者其別有幾順民便事可行於今者有幾行之闕
有次第其所當先者又有幾禮樂興而後緣於富庶歟
將既富而後教之歟夫政緩而迂鮮近乎實教不以漸
則戾民欲其不迂而政易成有漸而民不戾者其術
何云儒者之於禮樂不徒誦其文必能通其用不獨學
於古必可施於今願悉陳之無讓

問六經

六經者先王之治具而後世之取法也書載上古春秋
紀事詩以微言感刺易道隱而深矣其切於世者禮與
樂也自秦之焚書六經盡矣至漢而出者皆其殘脫顛

倒或傳之老師昏耄之說或取之冢墓屋壁之間是以
學者不明異說紛起況乎周禮其出最後然其爲書備
矣其天地萬物之統制禮作樂建國君民養生事死禁
非道善所以爲治之法皆有條理三代之政美矣而周
之治迹所以比二代而尤詳見於後世者周禮著之故
也然漢武以爲瀆亂不驗之書何休亦云六國陰謀之
說何也然今考之實有可疑者夫內設公卿大夫下至
府史胥徒以相副貳外分九服建五等差尊卑以相統
理此周禮之大略也而六官之屬略見於經者五萬餘
人而里閭縣鄙之長軍師卒伍之徒不與焉王畿千里
之地爲田幾井容民幾家王官王族之國邑幾數民之

貢賦幾何而又容五萬人者於其間其人耕而賦乎如
其不耕而賦則何以給之夫爲治者故若是之煩乎此
其一可疑者也秦既誹古盡去古制自漢以後帝王稱
號官府制度皆襲秦故以至於今雖有因有革然大抵
皆秦制也未嘗有意於周禮者豈其體大而難行乎其
果不可行乎夫立法垂制將以遺後世使其行而萬世
莫能行與不可行皆謂然則反秦制之不若也脫有行
者亦莫能興或因以取亂王莽後周是也則其不可用
決矣此又可疑也然其祭祀衣服車旗似有可采者豈
所謂郁郁之文乎三代之治其要如何周禮之經其失
安在宜於今者其理安從其悉陳無隱

問有司

古者爲治有繁簡其施於民也有淺深各適其宜而已
三代之盛時地方萬里而王所自治者千里而已其餘
以建諸侯至於禮樂刑政頒其大法而使守之則其人
亦易其繁簡如此諸侯大小國盖數千必各立都邑建宗廟
卿士大夫朝聘祭祀訓農練卒居民度土自一夫以上
皆有法制則其於衆務何其繁也今自京師至於海隅
徼障一卒之職必命於朝政之大小皆自朝出州縣
之吏奉行而已是舉天下皆自治之其於大體則爲繁
矣其州縣大小邑閭田井訓農練卒一夫以上略無制
度其於衆務何其簡也夫禮以治民而樂以和之

德義仁恩長養涵澤此三代之所以深於民者也政以一民刑以防之此其淺者爾今自宰相至于州縣之有司莫不行文書治吏事其急在於督賦斂斷獄訟而已此特淺者耳禮樂仁義吏不知所以為而欲望民之被其教其可得乎夫治大以簡則力有餘治小以繁則事不遺制民以淺則防其僻漸民以深則化可成此三代之所以治也今一切悖古錯其當繁而繁其可簡務其淺而忽其深故為國百年而仁政未成生民未厚者以此也然若欲使禮大小適繁簡之宜法政弛張盡淺深之術者侯井田不可卒復施於今者何宜禮樂刑政不可卒成用於今者何便悖古之失其原何自脩復之方其術何始迹治亂通古今子大夫之職也其悉心以陳焉

問周禮

三王之治損益不同而制度文章惟周為大備周禮之制設六官以治萬民而百事理夫公卿之任重矣若乃祭祀天地日月宗廟社稷四郊明堂之類天子大臣所躬親者一歲之間有幾又有巡狩朝會師田射耕蠶之凡大事之舉一歲之間又有幾而為其民者亦有政教學校射鄉飲酒凡大聚會一歲之間有幾又有州黨官歲時月朔春秋酬祭讀事讀法一歲之間又有幾戒供給期召奔走廢日幾何由是而言疑其官不得安其府民不得安其居亦何暇修政事治生業乎何其煩之若是也然說者謂周用此以致太平豈朝廷禮樂文物萬民富庶愷弟必如是之勤且詳然後可以致之歟後世苟簡不能備舉故其未能及於三代之盛歟然為治者果若是之勞乎用之於今果安焉而不能乎抑其設施有法而第弗深考之歟諸君子為言之

問井田

孟子以謂井田不鈞則穀祿不平經界既正而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故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蓋三代井田之法也自周衰迄今田制廢而不復者千有餘歲凡為天下國家者其善治之迹雖不同而其文章制度禮樂刑政未嘗不法三代而於井田之制獨廢而不取豈其不可用乎將憚其難而不為乎然亦不以其為治也仁政果始於經界乎不可用與難行者果為世之通法乎王莽嘗依古制更名田矣而天下之人愁苦怨叛卒共起而亡之莽之惡加于人者雖非一而耕田之制當時民特為不便也嗚呼孟子之所先者後世皆不用而治用之而民特愁苦怨叛以為不便則孟子謂之仁政于乎記曰異世殊時不相沿襲書又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書傳之言其反如此而孰從乎孟子世之所師也豈其泥於古而不通於後世乎豈其所謂迂闊者乎不然將有說也自三代之後有天下莫盛漢唐漢唐之治視三

代何如其民田之制稅賦之差又何如其可施於今者又何如皆願聞其詳也

問爲政

爲政者須名乎與迹乎三代之名正名也其迹治迹也所謂名者萬世之法也迹者萬世之制也正名立制[illegible]而事成然後因名迹以考實而其文章事物粲然無不備矣可謂盛哉董仲舒以爲三代質文有改制之名而無變道之實者此也自秦肆其暴滅棄古典然後三代之名與迹皆變易而喪其實豈所謂變其道者邪然自秦迄今千有餘歲或治或亂其廢興長短之勢各由其人爲之而已此後秦之名不可改也三代之迹不可復也豈其理之自然歟抑三代之制已[illegible]於三代而不可施於後世歟王者未出亦將[illegible]復用因守文以其名而復三代官[illegible]者固昏亂敗亡之國也然則孔子曰爲政必也正名孟子言爲政必始經界豈虛言哉然自秦以來治世之主幾乎三代者唐太宗而已其名迹固未嘗復三代之一二而其治則幾乎三王豈所謂名迹者非此之謂歟豈遺名與迹而直考其實歟豈孔孟之所謂者有旨而學者弗深考之歟其酌古今之宜與其異同者以對

問取士

古之取士者上下交相待以成其美今之取士者上下交相[illegible]欲濟於事可乎古之士教養者素而進取有[illegible]上之禮其下者厚故下之自守者重上非厚[illegible]不能以得士士非自重不能以見禮於上故有國者設爵祿車服禮樂於朝以待其下爲士者修仁義忠信孝悌於家以待其上設于朝者知下之能副其待則愈厚居下者知上之不薄於己故愈重此豈不交相成其美歟後世之士則反是上之待其下也以謂[illegible]而進爾雖有爵祿之設而日爲之防以幸進之爲者下之視其上也以謂[illegible]自重上孰我知不自進則不能以達由是上之待其下也益薄下之自守者益不重而輕嗚呼居上者欲得其人在下者欲行其道其可得邪原人三代取士之制如[illegible]漢魏近今其變何如又如何[illegible]自[illegible][illegible]其本[illegible]今之士皆學古通經稍知自重矣而上之所以待之者未加厚也噫由上之厚然後致下之自重然後上禮之厚與二者必不爲之先其勢亦必由而合也宜具陳其本末與其可施於今者以對

[illegible]陽先生文粹卷第三

歐陽先生文粹卷第四

書

通進司上書

臣伏見國家自元昊叛逆關西用兵以來為國策者衆矣臣初竊為三策以料賊情然臣迂儒不識兵之大計始猶遲疑未敢自信及兵興既久賊形已露如臣素料頗不甚遠故竊自謂有可以助萬一而塵聽覽者謹條以聞惟陛下仁聖寬其狂妄之誅幸甚夫關西弛備而民不見兵者二三十年矣使賊萌亂之初藏形隱計卒然而來當是時吾之邊屯寡弱城堡未完民習久安

掠而去可邀擊其歸此下策也故賊知而不為之夫狄侵邊自古為患其攻城掠野敗則走勝則來蓋其常事此中策也故賊兼而用之若夫假僭名號以威其衆先擊吾之易取者一二以悅其心然後訓養精銳為長久之謀故其來也雖勝而不前不敗而自退所以誘吾兵而勞之也或擊吾東或擊吾西乍出乍入所以使吾兵分備多而不得減息也吾欲速攻賊方新銳坐而待戰彼則不來如此相持不三四歲吾兵已老民力已疲不幸又遇水旱之災調斂不勝而盜賊群起彼方奮其全銳擊吾困弊可也使吾不堪其困忿而出攻決於一戰

彼以逸而待吾勞亦可也若吾苦兵計未知出遂求通聘以款歲時之暇而吾用兵不得不從是可也是吾力一困則賊謀得施而不可救矣此所謂不戰而疲人兵者上策也而賊今方用之今二十萬之兵食於西者二歲矣又行十四五萬之鄉兵不耕而自食其民自古未有四五十萬之兵連年仰食而國力不困者也臣聞元昊之為賊威能畏其下恩能死其人自初僭叛嘗書已上僭年而不出一出則終不可當執劫蕃官獲吾將帥多禮而不殺此其凶謀所畜皆非倉卒者也奈何彼能以上策而疲吾吾不自知其已困彼為久可以撓我我無長策而制之

將帥之職也所料賊謀之心內察國家之勢知彼知此因謀制敵此朝廷之大計也所謂廟筭而勝者也不可以不思今賊謀可知以久而疲我耳吾勢可察西人已困也誠能豐財積粟以紓西人而完國壯兵以破賊謀而廟筭得矣夫兵攻守而已然皆以財用為強弱也守非財用而不久此不待言請試言攻自秦席六世之強資以事胡卒困天下而不得志漢因文景之富力三舉而纔得河南隋唐突厥吐蕃常與中國相勝敗擊而勝之有矣未有舉而滅者秦漢尤強者其所攻今元昊之地是也況自劉平陷沒賊鋒熾銳未嘗挫衄攻守之計非臣所知天威

所加雖終朞於掃盡然臨邊之将尚未聞得賊帑隊焉
其兇鋒是攻守皆未有休息之期而財用不爲長久之
計臣未見其可也四五十萬之人坐而仰食然關西之
地物不加多關東所有莫能運致掊克細碎既以無益
而罷之矣至於鬻官入粟下無應者改法權貨而商旅
不行是四五十萬之人惟取足於西人而已西人何爲
而不困困而不起爲盜者須水旱爾外爲賊謀之所疲
内遭水旱而多故天下之患可勝道哉夫關西之物不
能加多則必通其漕運而致之漕運已通而關東之物
不充則無得而西矣故臣以謂通漕運盡地利權商賈
三術並施則財　　　　可以久以
守以攻惟上所　　　　自　爲長久之
謀非旦夕而可效故爲長久而計者初若迂愚而可笑
在必而行之則其利博矣故臣區區不敢避迂愚之責
請上便宜三事惟陛下裁擇其一曰通漕運臣聞今爲
西計者皆患漕運之不通臣以謂但未求之耳今京師
在汴漕運不西而人之習見者遂以爲不能西不知秦
漢隋唐其都在雍則天下之物皆可致之西也山川地
形非有變易於古其路皆在昔人可行今人勿爲而不
可漢初歲漕山東粟數十萬石是時運路未修其漕尚
少其後武帝益修渭渠至漕百餘萬石隋文帝時沿水
爲倉轉相運置而關東汾晉之粟皆至渭南運物最多

其遺倉之迹往往皆在然皆尚有三門之險自唐裴耀
卿又尋隋迹於三門東西置倉開山十八里爲陸運以
避其險卒泝河而入渭當時歲運不減二三百萬石其
後劉晏繼耀卿之路悉漕江淮之米以實關西後世言
能經財利而善漕運者耀卿與晏爲首今江淮之米歲
入于汴者六百萬石誠能分給關西一二百萬石足矣
今兵之食汴漕者出戍甚衆有司不惜百萬之粟分而
及之其患者三門阻其中爾今宜浚治汴渠使歲運不
阻然後按求耀卿之迹不憚十許里陸運之勞則河漕
通而物可致且紓關西之困使古無法今有可爲尚當
爲之况昔人行　　　　雖　哉耀卿與
晏初理漕時其　　　　僅是可夕行
之法明矣此水運之利也臣聞漢高祖之入秦不由東
關而道南陽過酈析而入武關曹操等起兵誅董卓亦
欲自南陽道丹析而入長安是時張濟又自長安出武
關奔南陽則自古用兵往來之徑也臣嘗至南陽問其
遺老云自鄧西北至永興六七百里今小商賈往往出
之初漢高入關其兵十萬夫能容十萬兵之路宜不甚
狹而險也但自雒陽爲都行者皆趨東關其路久而遂
廢今能按求而通之則武昌漢陽郢復襄陽梁洋金商
均房光化沿漢之地十一二州之物皆可漕而頓之南
陽自南陽爲輕車人輦而遞之藂置遞兵爲十五六鋪

則十餘州之物日日入關而不絕汾渭之地山多美十近漢之民仰足而有餘以造舟車甚不難也前日陛下深恤有司之勤內賜禁錢數十萬以供西用而道路艱遠載運逾年不能畢至至於軍裝輸送多苦秋霖邊州已寒冬服尚滯於路其艱如此夫使州縣綱吏遠輸京師轉冒艱滯然後得西豈若較南陽之旁郡度其道里入于武關與至京師遠近等者與其尤近者皆使直輸于關西京師之用有不足則以禁帑出賜有司者代而充用其迂曲簡直利害較然矣此陸運之利也其二曰盡地利臣聞昔之畫財利者易為工今之言財利者難為術昔者之民 有山奐海推洒

一八

與茶征關市而 以發一時之用

自漢魏迄今其法日增其取益細今取民之法盡矣昔者賦外之征以備有事之用今盡取民之法用於無事之時悉以充費而嚴之矣至於然有事則無法可增然獨猶有可為者民作而輸官者已勞而游手之人方逸地之產物者耕不得代而不墾之土尚多是民有遺力地有遺利此可為也況歷視前世用兵者未嘗不先營田漢武帝時兵興用乏趙過為畊田人牽之法以足用趙充國攻西羌議者爭欲出擊而充國深思全勝之策能忍而行其弊至達詔罷兵而治屯田田以給從以此兵而防鈔寇則其理田不為易也猶勉為之後漢之時曹操屯兵許下強敵四面以今視之疑其旦夕戰爭而不暇然用棗祗韓浩之計建置田官募民而田近許之地歲得穀百萬石其後郡國皆田積穀無數隋唐田制尤廣不可勝舉其勢艱而難田莫若充國之絲而不暇田莫如轉操然皆勉焉不以迂緩而不田者知地利之博而可以紓民勞也今天下之土不耕者多矣臣未能悉言其近者自京已西上之不闢者不知其數非土之瘠而棄也蓋人不勸農與夫役重而逃爾久廢之地其利數倍於營田今若督之使勤與免其役則願耕者衆矣臣聞鄉兵之不便於民議者方論之矣充兵之人遂棄農事 兵家不顧無有

官吏不加禁父 患神河東河北

八

關西之鄉兵比將有用君京東西者平居不足以備盜而水旱適足以為盜其尤可患者京西素貧之地非有山澤之饒民惟力農是仰而今三夫之家一人五夫之家三人為游手凡十八九州以少言之尚可四五萬人不耕而食是自相糜耗而重困也今誠能盡驅之使耕於棄地官給其種歲田之入與中分之如民之法募吏之習田者為田官優其課最而誘之則民願田者衆矣太宗皇帝時嘗詔陳恕等使募牛而耕其宗皇帝時亦用耿望之言買牛湖南而市田今湖南之牛歲賣於北者皆出京西若官為買之不難得也且鄉兵本與

也籍而為兵遂棄其業今幸其去農未久尚可復驅還
之田畝使不得羣遊而成倖以為父兄之患此民所頗
也一夫之力以逸而言任耕緩田一頃使四五萬人皆
耕而久廢之田利又數倍則歲穀不可勝數矣京西之
分七有大河南至漢而西接關若又通其水陸之運所
在積穀惟陛下詔有司而移用之耳其三曰權商賈臣
聞秦廢王法啓兼并其上侵公利下刻細民為國之患
久矣自漢以來嘗欲為法而抑奪之然不能也蓋為國
者興利日繁兼并者趨利日巧至其甚也商賈坐而權
國利其故非他由興利廣也夫興利廣則上難專必與
下而共之然後　篋者方欲奪商之
利一歸於公上　蓋深則為國之利
益損前日有司屢變其法法每一變則一歲之間所損
數百萬議者不知利不可專欲專而反損但云變法之
未當變而不已其損愈多夫欲十分之利皆歸于公至
其虧少十不得三不若與商共之常得其五也今為國
之利多者茶與鹽耳茶自變法已來商賈不復一歲之
失數年莫補所在積朽棄而焚之前日議者屢言三說
之法為便有司既以詳之矣今誠能復之使商賈有利
而通行則上下濟矣解池之鹽積若山阜今宜暫下其
價誘羣商而散之先為令曰三年將復舊價則貪利之
商爭先而湊矣夫茶者生於山而無窮鹽者出於水而

不竭賤而散之三年十未減其一二夫一物之所以貴
者以能為用資錢幣爾今不散而積之是惜朽壞也夫
何用哉夫大商之能蓄其貨者豈其錙銖躬自鬻於市
哉必有販夫小賈就而分之販夫小賈無利則不為故
大商不妬販夫之分其利者恃其貨博雖取利少貨行
流速則積少而為多也今為大國者有無窮之貨
反妬大商之分其利寧使無用而積為朽壤何哉故大
商之善為術者不惜其利而誘販夫大國之善為術者
不惜其利而誘大商此與商賈共利取少而致多之術
也若乃縣官自為鬻市之事此大商之不為臣謂行之
難久者也誠能　則積朽之物散而
錢幣通可不勞　以知臣事若夫堅
守以扞賊利則出而殺之見小便宜厚且戮之邊將至
於積穀與錢通其漕運不二三歲而國力漸豐邊兵漸
習賊銳漸挫而有隙可乘然後一舉而滅之此萬全之
策也願陛下以其小者責將帥謀其大計而行之則天
下幸甚

歐陽先生文粹卷第四

○書

○準詔言事

臣近準詔書許臣上書言事臣學識愚淺不能廣引深
遠以明治亂之原謹採當今急務條爲三弊五事以應
詔書所求伏惟陛下裁擇臣聞自古王者之治天下雖
有憂勤之心而不知致治之要則心愈勞而事愈乖雖
有納諫之明而無力行之果斷則言愈多而聽愈惑故
爲人君者以細務而責人專大事而獨斷此致治之要
術也納一言而可用雖衆說不得以沮之此力行之果
斷也知此二者　　國家自大兵一動
中外騷然陛下　　民之疲弊四五年
來聖心憂勞可謂至矣然而兵日益老賊日益強并九
州之力討一西戎小者尚無一人敢前今又北戎大者
違盟而動其將何以禦之從來所患者夷狄今夷狄叛
矣所惡者盜賊今盜賊起矣所憂者水旱今水旱作矣
所賴者民力今民力困矣所須者財用今財用乏矣陛
下之心日憂於一日天下之勢歲危於一歲此臣所謂
用心雖勞不知求致治之要者也近年朝廷開發言路
獻言之士不下數千然而事終轉多枝梧不暇從前所
採衆議紛紜至於臨事雖策可用此臣所謂聽言雖多
不如力行之果斷者也伏思聖心所甚憂而當今所尚
闕者不過曰無兵也無將也無財用也無禦戎之策也
無可任之臣也此五者陛下憂其未有而臣謂今皆有
之然陛下未得而用者未思其術也國家創業之初四
方割據中國地狹兵民不多然尚能南取荊楚收僞唐
定閩嶺西平兩蜀東下并潞北窮幽燕當時所用兵財
將吏其數幾何惟善用之故不覺其少何況今日承百
年祖宗之業盡有天下之富強人衆物盛十倍國初故
臣敢曰有兵有將有財用有禦戎之策有可任之臣然
陛下皆不得而用者其故何哉由朝廷有三大弊故也
何謂三弊一曰不慎號令二曰不明賞罰三曰不責功
實此三弊因循　　壞於下臣聞號令
者天子之威也　　柄也若號令不信賞罰
不當則天下不服故又須責臣下以功實然後號令不
虛出而賞罰不濫行是以慎號令明賞罰責功實此三
者帝王之奇術也自古人君英如漢武帝聰明如唐
太宗皆知用此三術而自持威權之柄故所求無不得
所欲皆如意漢武好用兵則誅滅四夷立功萬里以快
其心欲求將則有衛霍之材以供其指使欲得賢士則
有公孫董汲之徒以稱其意唐太宗好用兵則誅突厥
服遼東威振夷狄以足其志欲求將則有李靖李勣之
徒入其駕馭欲得賢士則有房杜之輩在其左右此二
君者可謂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矣　　術也惟能自

執威權之柄耳伏惟陛下以聖明之才超出二帝之上
有漢唐之天下然而欲禦邊則常患無兵欲破賊則常
患無將欲贍軍則常患無財用欲威服四夷則常患無
策欲任使賢材則常患無人是所求皆不得所欲皆不
如意其故無他由不用威權之術也自古帝王或爲強
臣所制或爲小人所惑則威權不得出於己今朝無強
臣之患旁無小人偏任之溺內外臣庶尊陛下如天愛
陛下如父傾耳延首願陛下之所爲然何所憚而不爲
乎若一日赫然執威權以臨之則萬事皆辦何患五者
之無奈何爲三弊之因循而一事之不集臣請言三弊
夫言多變則不從令出令之初不加詳
審行之未久之言行難行之令故每
有處置之事州縣知朝廷未是一定之命則官吏或相
謂曰且未要行不久必須更改或曰備禮行下略與應
破指揮旦夕之間果然又變至於將吏更易道路疲於
送迎符牒縱橫上下莫能遵守中外臣庶或聞而歎息
或聞而竊笑歎息者有憂天下之心竊笑者有輕朝廷
之意號令如此欲威天下其可得乎此不慎號令之弊
也用人之術不過賞罰然賞及無功則恩不足勸罰失
有罪則威無所懼雖有人不可用矣太祖時王全斌破
蜀而歸功不細矣犯法一貶十年不問是時方討江南
故黜全斌與諸將立法太祖神武英略所以能平定天

下者其賞罰之法皆如此也昨關西用兵四五年矣大
將以無功而不責依舊居官軍中見無功者不妨得好官
則諸將誰肯立功矣裨將畏懦逗留者皆當斬罪或暫
貶而尋復或不貶而依舊軍中見有罪者不誅則諸將
誰肯用命矣所謂賞不足勸威無所懼賞罰如此而欲
用人其可得乎此不明賞罰之弊也自兵動以來處置
之事不少然多有名而無實臣請略言其一二則其他
可知數年以來點兵不絕諸路之民半爲兵矣其間老
弱病患短小怯懦者不可勝數是有點兵之虛名而無
得兵之實數也所集之兵所在教習追呼上下民不安
居主教者非將無麾鼓之節往來州縣
愁嘆咨嗟既多人又無訓齊精練之法
此有教兵之虛名而無訓兵之實效也諸路州軍分造
器械工作之際已勞民力輦運般送又苦道塗然而鐵
刃不剛筋膠不固長短大小多不中度造作之所但務
充數而速了不計所用之不堪經歷官司又無檢責此
有器械之虛名而無器械之實用也以草草之法教老
怯之兵執鈍折不堪之器械百戰百敗理在不疑臨事
而悟何可及乎故事無大小悉皆鹵莽則不責功實之
弊也臣故曰三弊因循於上則萬事弛慢廢壞於下萬
事不可盡言臣請言大者兵事其一曰兵臣聞攻人以
謀不以力用兵鬬智不鬬多前代用兵之人多者常敗

少者常勝漢王尋邑以百萬之兵遇光武九千人而光
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符堅以百萬之兵遇東晉二三
萬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曹操以三十萬青州
兵大敗於呂布退而歸許後以二萬人破袁紹十四五
萬是用兵多則敗少則勝之明驗也況於夷狄尤難以
力爭只可以計取李靖破突厥於定襄只用三千人其
後破頡利於陰山亦不過一萬蓋兵不在多能以計取
爾故善用兵者以少爲多不善用者雖多而愈少也爲
今計者添兵則耗國減兵則破賊今沿邊之兵不下七
八十萬可謂多矣然訓練不精又有老弱虛數則十人
不當一人是七[illegible]萬七八萬人之用加又
軍無統制分散[illegible]兵法所忌此所謂不善
用兵者雖多而愈少故常戰而常敗也臣願陛下赫然
奮威勅勵諸將精加訓練去其老弱七八十萬中可得
五十萬數古人用兵以一當百今既未能但得以一當
十則五十萬精兵可當五百萬兵之用此所謂善用兵
者以少而爲多古人所以少而常勝者以此也今不思
實效但務添多耗國耗民積以年歲賊雖不至天下已
困矣此一事也其二曰將臣又聞古語曰將相無種故
或出於奴僕或出於軍卒或出於盜賊惟能不次而用
之乃爲名將耳國家求將之意雖勞選將之路太狹今
詔近臣舉將而限以資品則英豪之士[illegible]在下位者不可

得矣試將材者限以弓馬一夫之勇則[illegible]智略萬人之[illegible]
皆遺之矣山林奇傑之士召而至者以其貧賤而薄之
不過與一主簿借職使其怏怏而去則古之屠釣飯牛
之傑皆激怒而失之矣至於無人可用則寧用龍鍾跛
足庸懦暗劣之徒皆授之兵柄天下三尺童子皆爲朝
廷危之而自澶淵之卒幾爲國家生事此可見也議者
不知取將之無術但云當今之無將臣願陛下革去舊
弊奮然精求有賢豪之士不須限以下位有智略之人
不必試以弓馬有山林之傑不可薄其貧賤惟陛下能
以非常之禮待人人臣亦將以非常之效報國此二事
也其三曰財用[illegible]必醫其受病之處善
救弊者必尋其[illegible]財用困乏其弊安在
起於用兵而費大故也漢武好窮兵用帑累世之財當
時勤兵單于塞不過十八萬尚能困國力況未若今日
七八十萬連四五年而不罷所以竭天地之所生竭萬
民之膏血而用不足也今雖有智者物不能增而計無
所出矣惟有減冗卒之虛費練精兵而速戰功成兵罷
自然足矣今兵有可減之理無人敢當其責減有速擊
之便無將敢奮其勇後時敗事徒耗國而耗民此三事
也其四曰禦戎之策臣又聞兵法曰上兵伐謀其次伐
交北虜與朝廷通好僅四十年不敢妄動今一旦發其
狂謀者其意何在蓋見中國頻爲元昊[illegible]所敗故敢啓其

貪心伺隙而動爾今若勑勵諸將選兵秣馬疾入西界
但能痛敗昊賊一陣則吾軍威大振而虜計沮矣此所
謂上兵伐謀者也今論事者皆知北虜與西賊通謀欲
併二國之力窺我河北陝西今若我能先擊敗其一國
則虜勢減半不能獨舉此兵法所謂伐交者也元昊地
狹賊兵不多向來攻我傳聞北虜常有助兵今若虜中
自有點集之謀而元昊驟然被擊必求助於北虜北虜
分兵助昊則可牽其南寇之力若不助昊則二國有隙
自相疑貳此亦伐交之策也假令二國剋期分路來寇
我能先期大舉則元昊倉皇自救不暇豈能與北虜相
為表裏是破其　日之期此兵法所謂
親而離之者也　叛逆以來幸而屢勝
常有輕視諸將之心今又見朝廷北憂戎虜方經營於
河朔必謂我師不能西出今乘其驕怠正是疾驅急擊
之時此兵法所謂出其不意者此取勝之上策也前年
西將有請出攻者當時賊氣方盛我兵未練朝廷尚許
其出師況今元昊有可攻之勢此不可失之時彼方幸
吾憂河北而不虞我能西征出其不意此可攻之勢也
自四路分帥今已半年訓練恩信兵已可用故近日屢
奏小捷是我師漸振賊氣漸衂此可攻之勢也苟失此
時而使二虜先來則吾無策矣臣願陛下詔執事之臣
熟議而行之此四事也其五曰可任之臣臣又聞仰惟

同一家之臣必有忠佞況今文武官職徧於天下其間
豈無材智之臣而陛下御治萬機之大既不暇盡識其
人故不能躬自進賢而退不肖執政大臣動拘舊例又
不敢進賢而退不肖審官吏部三班之職但掌文簿差
除而已又不敢越次進賢而退不肖是上自天子下至
有司無一人得進賢而退不肖者所以賢愚混雜僥倖
相容三載一遷更無旌別平居無事惟患太多而差遣
不行一旦臨事要人常患乏人使用自古任官之法無
如今日之繆也今議者或謂舉主轉官為進賢犯罪黜
責為退不肖此不知其弊之深也大凡善惡之人各以
類聚故守廉慎　有贓污者各舉貪濁
之人好徇私者　庸暗者各舉不材之
人朝廷不問是非但見舉主數足便與改官則清幹者
進矣貪濁者亦進矣請求者亦進矣不材者亦進矣混
淆如此便可為進賢之法乎方今黜責官吏豈有澄清
糾舉之術哉惟犯贓之人因民論訴者乃能黜之耳夫
能舞弄文法而求財賄者亦強黠之吏政事必由己出
故雖贓汙而豪民尚或不及貧弱至於不材之人不能主
事眾胥羣吏共為姦欺則民無貧富一時受弊以此而
言則贓吏與不材之人為害等耳今贓吏因自敗者乃
加黜責十不去其一二至於不材之人上下共知而不
問寬縱容姦其弊如此便可為退不肖之法乎賢不肖

既無別則宜乎設官雖多而無人可用也臣願陛下明
賞罰責功實則材皆列於陛下之前矣臣故曰五者皆
有然陛下不得而用者爲有弊也三弊五事臣既已詳
言之矣惟陛下擇之天下之務不過此也方今天文變
於上地理逆於下人心怨於内四夷攻於外事勢如此
矣非是陛下憂疑寬緩之時惟願爲社稷生民留意

歐陽先生文粹卷

書

辯杜韓范富

臣聞士不忘身不爲忠言不逆耳不爲諫故臣不避羣
邪切齒之禍敢冒一人難犯之顏惟賴聖慈幸加省察
臣伏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所委任
之臣一旦相繼而罷天下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賢而
不聞其可罷之罪臣雖在外事不審知然臣竊見自
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說不遠欲廣陷良善則不過指爲
朋黨欲動搖大臣則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夫去一
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爲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
人少過難爲一一求瑕惟指以爲朋則可一時盡逐
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信任則不可以他事動搖
惟有專權是人主之所惡故須此說方可傾之臣料杜
衍等四人各無大過而一時盡逐弼與仲淹委任尤
深而忽遭離間必有朋黨專權之說上惑聖聰臣請詳
言之昔年仲淹初以忠言讜論聞於中外天下賢士爭
相稱慕當時姦臣誣作朋黨猶難辨明自近日陛下擢
此數人並在兩府察其臨事可以辨也蓋衍爲人清
審而謹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琦則純正
而質直弼則明敏而果銳四人爲性既各不同雖皆
歸於盡忠而其所見各異故於議事多不相從至如杜

行欲深罪滕宗諒仲淹力爭而寬之仲淹謂契丹必攻河東請急修邊備富弼料九事力言契丹必不來至如尹洙亦號仲淹之黨及爭水洛城事韓琦則是尹洙而非劉滬仲淹則是劉滬而非尹洙此數事尤彰著陛下素已知者此四人者可謂公正之賢也平日閑居則相稱美之不暇爲國議事則公言廷爭而無私以此而言臣見杜衍等真得漢史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而小人譏爲朋黨可謂誣矣臣聞有國之權誠非臣下之得專也臣切思仲淹等自入兩府已來不見其專權之迹而但見其善避權也夫權得名位則可行故行權之臣必貪名位自陛下召琦與仲淹入兩府琦等讓至五六陛下亦五六召之至於富弼三命學士兩命樞密副使每一命未嘗不懇讓讓者愈切而陛下用之愈堅故天下之人所共知臣但見其避讓太繁不見其專權貪位也及陛下堅不許辭方敢受命然猶未敢別有所爲陛下見其作事乃開天章召而賜坐授以紙筆使其條事然衆人避讓不敢下筆弼等亦不敢獨有所述因此又煩聖慈出手詔指定姓名專責其條列大事而行之弼等遷延近及一月方敢略條數事仲淹老練世事必知凡百難猝更張故其所陳志在遠大而多若迂緩但欲漸而行之以久冀皆有效弼性雖銳然亦不敢自出意見但欲祖宗故事請陛下擇而行之自古君臣相得一言道合遇事而行更無推避弼等蒙陛下堅意委任督責丁寧而猶遷緩自疑作事不果然小人巧譖而曰專權者豈不誣哉至如兩路宣撫國朝累遣大臣況自中國之威近年不振故元昊叛逆一方而勞困及於天下北虜乘釁違盟而動其書辭侮慢至有貴祖宗之言陛下憤恥雖深但以邊防無備未可與爭屈志買和莫大之辱弼等見中國累年侵陵之患感陛下不次進用之恩故各自請行力思雪恥沿山傍海不憚勤勞欲使武備再修國威復振臣見弼等用心本欲尊陛下威權以禦四夷未見其侵權而作過也伏惟陛下睿哲聰明有知人之聖臣下能否洞達不遺故於千官百辟之中親選得此數人一旦罷去而使群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此臣所以爲陛下惜也伏惟陛下聖德仁慈保全忠善退去之際恩禮各優今仲淹四路之任亦不輕矣願陛下拒絕群謗委信不疑使盡其所爲猶有裨補方今西北二虜交爭未已正是天與陛下經營之時而弼與琦豈可置之閑處伏望早辨讒巧特加圖任則不勝幸甚臣自前歲召入諫院十月之內七受聖恩而致身兩制薄忝榮寵至深未知報效之所群邪爭進讒巧而正士繼去朝廷乃臣忘身報國之時豈可緘言而避罪敢竭愚誠惟陛下擇之

上政府

然不佞少以文章言語自任而頃忝備諫諍之臣得與
朝廷論議中外多事天子急於聽納之時不以爲愚妄
加奬擢及得寵太過受恩太深則自視區區素所任者
不足以稱萬一故方欲勉强以伸衆效而蒙相公不以
爲不才而擇天下諸路中最重之地以授之而責其報
效當此之時自宜如何可以塞責及臨職以來近將半
歲齷齪自守未知所爲非敢怠也誠有説焉至於山川
險易城塞屯防邊陲守備等事皆河朔之大者朝廷已
委樞密富公經畫之矣而本司之事自不爲少凡自河
以北州府軍縣一百八十有七城主客之民七十萬五
千七百戶官吏在職者一千二百餘員廂禁軍馬義勇

民兵四十七萬七千人騎歲支糧錢帛二千四百四十
五萬而非常之用不與焉其間事目之節利害之源非
詳求而審察之不能得其要前張昷之等急於舉職公
家之利知無不爲其興利除害使於事者稍多而時有
失於不審吏攻過繁而失於苛碎者故自繼職以來遲
其所長戒其所短凡所關利害者惟其重之未敢輕議
今半歲矣官吏之能否公私之弊病粗以得其十七八
而又先求其事涉苛碎紛繁而下切患之有司自可改
復不煩朝廷處分者先已次第行之矣乃暇及於其他
然事繫利害有司不敢自決而必上稟者其類甚多初
則未敢以煩朝聽者不惟自戒於不審誠慮有凡細事

之等前失不能悉其説而從之令愼之久矣得之詳矣
苟有所請實有望於見信而從之也凡河北之事其大
者朝廷已委富公矣其外大要不過五六其不可爲者
一其可爲者四五條雖皆有司之事然朝廷主張之則
能行不主張之則亦不能爲也自古邦國財產之利必
出山澤故傳曰山海天地之藏也自兩漢以來擅山藪
府之利必歸公上今天下諸路山澤悉以推之無遺利
矣獨河北一方兵民所聚最爲重地而東負大海西有
南山此財利之產天地之藏而上計之利皆不得取焉
祖宗時哀閔河北之民歲爲夷狄所困盡以海鹽之利
予與疲民此國家恩德在民已深而不可奪者也西山

之長數百里其産金銀銅鐵坑冶之類無所不有至寶
久伏于下而光氣苗礦往往涌發而出地官禁之不許
取捨此惟有平地衛河北之地四方不及而沿邊廣信
安肅順安雄霸之間盡爲塘濼民不得耕者十八九澶衛
德博通利濱棣大名之界東與南歲歲河災民不得耕
者十五六今年大豐秋稅約於一百萬石滄瀛深冀邢
洺大名之界西與北鹹鹵大小鹽池民不得耕者十三
四又有沮淀不毛監馬棚牧與夫貧乏之逃而荒棄者
不可勝數大山大河之利既不可取而平地堪出財賦
者又有限而不取其取者不過所税之入爾其入有數
而用度無常也故雖研桑之心計捨山澤與平地不

能爲之及其用有不足則不過上干朝廷乞銀絹而下殃疲民號爲變轉爾此所謂不可爲者也然若能擇官吏以辦職事裁僥倖以減浮費諸軍材精器械以助武備因貴賤通漕轉而移有無如此之類苟能爲之尚足以裨萬一而皆積弊病理須更改事目委曲非書可殫敢具其大綱列於別紙伏望特加省覽察其利害或其所説不至大乖戾望少信而從之以畢其所爲若夫盡其爲而卒無成焉則不待朝廷之責而自當効去若幸而有以裨萬一則何幸如之伏惟聰明少賜裁擇

上范司諫

前月中得進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欲爲一書以賀多事怱卒未能也司諫七品官爾於執事得之不爲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繫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失得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爲宰相必爲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邪非材且賢者不能爲也近執事始被召於陳州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爲御史必爲諫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爭庭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竚乎有聞而

卒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爲也昔韓退之作爭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脩獨以謂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爲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廷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纔兩事爾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强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耶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也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爲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

責何使上五年六年而遂遷則亦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遷也此又非一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為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讜言乎然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夫布衣韋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塞重望且解洛之士大夫之惑則幸甚幸甚

與高司諫書

某年十七時家隨州見天聖二年進士及第榜始識足下姓名是時予年少未與人接又居遠方但聞今宋舍人兄弟與葉道卿鄭天休數人者以文學大有名號稱得人而足下廁其間獨無卓卓可道說者予固疑足下不知何如人也其後更十一年予再至京師足下已為御史裏行然猶未暇一識足下之面但時時於予友尹師魯問足下之賢否而師魯說足下正直有學問君子人也予猶疑之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學問者必能辨是非以不可屈之節有能辨是非之明又為言事之官而俯仰默默無異眾人是果賢者耶此不得使予之不疑也自足下為諫官來始得相識侃然正色論前世事歷歷可聽褒貶是非無一謬說噫持此辯以示人孰不愛之雖予亦疑足下真君子也是予自聞足下之名及相識凡十有四年而三疑之今者推其實迹而較之然後決知足下非君子也前日范希文貶官後與足下相見於安道家足下詆誚希文為人予始聞之疑是戲言及見師魯亦說足下深非希文所為然後其疑遂決希文平生剛正好學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今又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足下既不能為辨其非辜又畏有識者之責己遂隨而詆之以為當黜是可怪也夫人之性剛果懦軟稟之於天不可勉強雖聖人亦不以不能責

人之必能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懼飢寒而顧利祿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禍此乃庸人之常情不過作一不才諫官爾雖朝廷君子亦將閔足下之不能而不責以必能也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無愧畏便毀其賢以為當黜庶乎飾己不言之過夫力所不敢為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過此君子之賊也且希文果不賢耶自二四年來從大理寺丞至前行員外郎作待制日日備顧問今班行中無與比者是天子驟用不賢之人夫使天子待不賢以為賢是聰明有所未盡足下身為司諫乃耳目之官當其驟用時何不一為天子辨其不賢反默默無一語待其自敗然後隨而非之若果賢邪

則今日天子與宰相以忤意逐賢人足下不得不言足則足下以希文為賢亦不免責以為不賢亦不免責大抵罪在默默爾昔漢殺蕭望之與王章計其當時之議必不肯明言殺賢者也必以石顯王鳳為忠臣望之與章為不賢而被罪也今足下視石顯王鳳果忠邪望之與章果不賢邪當時亦有諫臣必不肯自言畏禍而不諫亦必曰當誅而不足諫也今足下視之果當誅邪足直可欺當時之人而不可欺後世也今足下又欲欺今人而不懼後世之不可欺邪況今之人未可欺也伏以今皇帝即位已來進用諫臣容納言論如曹修古劉越雖歿猶被褒稱今希文與孔道輔皆自諫諍擢用足下

幸生此時遇納諫之聖主如此猶不敢一言何也前日又聞御史臺牓朝堂戒百官不得越職言事是可言者惟諫臣爾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無得言者也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當去之無妨他人之堪其任者也昨日安道貶官師魯待罪足下猶能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稱諫官是足下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爾所可惜者聖朝有事諫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書在史冊他日為朝廷羞者足下也春秋之法責賢者備今某區區猶望足下之能一言者不忍便絕足下而以不賢者責也若猶以謂希文不賢而當逐則予今所言如此乃是朋邪之人爾願足下直攜此書于朝使正予罪而誅之使天下皆釋然知希文之當逐亦諫臣之一效也前日足下在安道家召予往論希文之事時坐有他客不能盡所懷故輒布區區伏惟幸察

歐陽先生文粹卷第六

歐陽先生文粹卷第七

○書

○○上杜中丞

修前伏見舉南京留守推官石介為主簿近者聞介以上書論赦被罷而臺中因舉他吏代介者主簿於臺職最卑介一賤士也用不用當否未足害政然可惜者中丞之舉動也介為人剛果有氣節力學喜辯是非真好義之士也始執事舉其材議者咸曰知人之明今聞其罷皆謂赦乃天子已行之令小臣不當有說以此罪介曰當罷修獨以為不然然不知介果指何事而言也傳者皆云介之所論謂朱梁劉漢不當求其後裔爾若止

此一事則介不為過也然又不知執事以介為是為非也若隨以為非是大不可也且主簿於臺中非言事之官然大抵居臺中者必以正直剛明不畏避為稱職今介足未履臺門之閾而已因言事見罷真可謂正直剛明不畏避矣度介之才不止為主簿直可任御史也是執事有知人之明而介不負執事之知矣修嘗聞長老說趙中令相太祖皇帝也嘗為其事擇官中令列二臣姓名以進太祖不肯用它日又問復以進又不用它日又問復以進太祖大怒裂其奏擲殿陛上中令色不動插笏帶間徐拾碎紙袖歸中書它日又問則補綴之復以進太祖大悟終用二臣彼之敢爾者蓋先審知其人

之可用然後果而不可易也今執事之舉介也亦先審知其可舉邪是偶舉之邪若知而舉則不可遽止若偶舉之猶宜一請介之所言辯其是非而後已若介雖進上而言是也當助以辯若其言非也猶宜曰所舉者為主簿爾非言事也待為主簿不任職則可罷請以此辭焉可也且中丞為天子司直之臣上雖好之其人不肖則當彈而去之上雖惡之其人賢則當舉而申之非謂隨時好惡而高下者也今備位之臣百千邪者正者其糾舉一信於臺臣而執事始舉介曰能朝廷信而將用之及以為不能則亦曰不能是執事自信猶不果若遂言它事何敢望天子之取信於執事哉故曰主簿雖卑

介雖賤士其可惜者中丞之舉動也況今斥介而它舉必亦擇賢而舉也夫賢者固好辯若舉而入臺又有言則又斥而它舉乎如此則必得愚闇懦默者而後止也伏惟執事如欲舉愚者則豈敢復云若將舉賢也願無易介而它取也今世之官兼御史者例不與事故敢布狂言竊獻門下伏惟幸察焉

答王相公

所遣使二十一日至許州獲賜書一通伏讀周復且慙且懼修幸得備下吏承寵九日趨走于前切慕古人堂下一言之獻思有所陳而狠愚無識不足自效徒抱區區之心者有日矣所以初去府廨因奏記陳已疏賤得

蒙大君子休德之幸以爲離去春懸之辭既有次第庶
冶以來施政之善者願察吏宜有助而闇惰猥能之
過以爲謝因又忘思一言之獻以畢展肆區區之心以
爲思懇又輒贊德美願廣功業益休聞以爲稱其誠辭
勤其言狂惑猶即斧鉞之神而非二賢宜其報以不應
伏蒙相公不即棄絕猶辱以書條陳庶論以爲寵拜其
爲賜也厚矣然伏讀求繹似有未察其誠者敢一終其
說以逃責焉某聞古之爲政者必視年之豐凶年凶則
節國用振民窮姦盜生爭訟多而其政繁年豐民樂然
後休息而簡安之以復其常此善爲政者之術而禮典
之所載也凡其前所陳者亦不止如是而已其意謂夫

乘凶之後災沴消息風雨以時穰穰然將復常平之聚所
出而民有食關西之運既至而軍不乏不旱不蝗下
民樂利天子不憂慮能如是然後務大體簡細事而已
豈有直以鎮俗救民愁無爲罷市食之說耶伏惟詳而
察之昔者孔子嘗爲委吏必曰稱其職而已蓋句守其
官不敢慢其事而思其他伏惟相公所賜之書有居官
不出位之言有以見君子用心也然某之所陳非謂略
一邦之小而不爲須四海之廣而後施以棄職而越思
也蓋願乎進德廣業思以致君而及天下不以一邦而
止既禱且勸之辭也憊士之至賤敢以言干其上者有
三焉不量輕重之勢不度貴賤之位必爭以理而後止

者此直士也蒙德思報不計當否務盡其誠而言者此
知義之士也其言乖參不合而卑問不及而自階者此
狂士也然直士之言雖逆意宜用而擇報德之言雖未
善原其心之所求宜容而納狂者之言所狂矣宜不足
與之辨其上之賤者敢有干而云者於斯二者有其二
焉伏惟相公擇之納之不足與之辨而絕之惟所賜焉

回丁判官

脩之得夷陵也天子以有罪而不忍即誅與之一邑而
告以訓曰往字吾民而無重前悔故其受命也始懼而
後喜自謂曰幸而謂夷陵之不幸也夫有罪而猶得邑
又撫安之曰無重前悔是以自幸也昔春秋時鄭詹自

齊逃來傳者曰甚佞人來佞人多矣此不欲佞人入其
邦而惡其來之甚之辭也脩之是行也以謂夷陵之官
相與語於府史相與語於家民相與語於道皆曰罪人
來矣凡夷陵之人莫不惡之而不欲入其邦若魯高之
惡鄭詹來者故曰夷陵不幸也及身至江陵之建寧縣
人來自夷陵有家君書一通并文意勤不徒不惡之而
又加以厚禮出其意料之外不勝其喜而且有不自愧
之心者夫人何足已而自如者恃其中有所以當之而
不愧也如脩之愚少無師傳而學出已見未一發其蘊
忽發焉果輒得罪是其學不本實而其中空虛無有而
然也今猶未獲一見君子而先辱以書待之厚意以空

虛之質嘗甚厚之意竊懼既見而不若所待徒重遲爾
且為政者之懲有罪也若不顧傷刑肉以痛切其身則
必擇惡地而斥之使其奔走顛躓窘苦左山右谿前蛇
虎而後羨棄動不遑偶吉而輒奇因其狀可爲閔笑所
以深困辱之者欲其知自悔而改爲善也此亦仁政者
之仁也故脩之得罪也與之一邑使載其老母寡妹浮
五千五百里之江湖冒大熱而履深險一有風波之危
則叫號神明以乞須臾之命幸至其所則折身下首以
事上官吏人連呼姓名趨出使拜起則趨而走設有大
會則坐之壁下使與州校役人爲等伍得一食未徹俎
而先走出上官遇之喜怒訶詰斂手懍股以伺顏色

冀一語之温和不可得所以困辱之如此者亦欲其能
自悔咎而改爲善也故脩之來也惟困辱之是期今乃
不然獨蒙加以厚禮而不以有罪困辱之使不窮厄而
得其所爲以爲重悔如此則可謂幸矣然懼其頑心而
不知自改也夫士窮莫不欲人之問己然非有深仁厚
義君子之閔矣則又懼且愧焉謹因君手還敢布所懷
不勝區區伏惟幸察

與張秀才一

前日辱以詩賦雜文啓事爲贄披讀三四不能輒休足
下家籍河中爲鄉進士行學勤行能已選於里升於府
而試於有司矣誠可謂彼邦之秀者然士之居也
必有友學必有師其鄉必有先生長者府縣必有賢守
長佐吏彼能爲足下稱才而述美者宜不少矣今乃越
數百里犯風霜好大國登官府下首於閽謁者以道姓
名趨走拜伏於人之階廡間何其勤勞乎豈由心負其
所有而思以發之邪將傾慕其鄉之狹陋不足自廣而
謂夫大國多賢士君子可以奮揚而光遠之邪則足下
之來也其志豈近而求豈小邪得非廣求於人而可之熟
之者而後勇決以求邪今市之門旦而啓商者趨焉
賈者坐焉持寶而欲價者之焉齎金而求寶者亦之焉
閭民無資攘臂以遊者亦之焉洛陽天下之大市也來
而欲價者有矣坐而爲之輕重者有矣予居其間其官

位學行無動人也是非可否不取信於人其亦無資而
攘臂以遊者也今足下之來試其價既就於可以輕重
者矣而反以及予夫以無資者當求價之責雖知貪於
所得而不知有以爲價也故辱賜以來且慙且喜既不
能塞所求以報厚意姑道此以爲謝

與張秀才二

前日去後復取前所貺古今雜文十數篇反復讀之若
大節賦樂古太古曲等篇言尤高而志極大尋足下之
意豈非閔世病俗究古明道欲拔今以復之古而翦剃
齊整凡今之紛殺駁冗者歟然後益知足下之好學甚
有志者也然而述三皇太古之道捨近取遠務高言而

解事實此少過也君子之於學也務為道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後履之以身施之於事而又見於文章而發之以信後世其道周公孔子孟軻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其文章則六經所載至今而取信者是也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及誕者言之乃以混蒙虛無為道洪荒廣略為古其道難法其言難行孔子之言道曰道不遠人中庸者曰率性之謂道又曰可離非道也春秋之為書也以成隱讓而不正之傳者曰春秋信道不信邪謂隱未能蹈道齊侯遷衛書城楚丘與其仁不與其專封傳者曰仁不勝道凡此所謂道者乃聖人之道也此履之於身施之於事而可得者也豈如誕者之言者耶堯禹之書皆曰若稽古傳說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仲尼曰吾好古敏以求之者凡此所謂古者其事乃君臣上下禮樂刑法之事又豈如誕者之言者邪此君子之所學也夫所謂捨近而取遠云者孔子曰生周之世去堯舜遠孰與今去堯舜遠也孔子刪書斷自堯典而弗道其前其所謂學則曰祖述堯舜如孔子之聖且勤而弗道其前者豈不能邪蓋以其漸遠而難彰不可以信後世也今生於孔子之絕後而反欲求堯舜之已前世所謂務高言而鮮事實者也堯舜之道為百王首仲尼之歎曰蕩蕩乎謂高深閎大而不可名也及夫二典述之然後使後世尊宗仰望不可及其嚴若天

然則書之言豈不高邪然其事不過於親九族平百姓憂水患問臣下誰可任以女妻舜及祀山川見諸侯齊律度謹權衡使臣下誅放罪人而已孔子之後惟孟軻最知道然其言不過於教人樹桑麻畜雞豚以謂養生送死為王道之本夫二典之文豈不為文孟軻之言道豈不為道而其事乃世人之甚易知而近者蓋切於事實而已今學者不深本之乃樂誕者之言思混沌於古初以無形為至道者無有高下遠近使賢者能之愚者可勉而至無過不及而一本乎大中故能亘萬世可行而不變也今以謂不足為而務高遠之為勝以廣誕者無用之說是非學者之所盡心也宜少下其高而近其遠以及乎中則庶乎至矣凡僕之所論者皆陳言淺語如足下之多聞博學不宜為足下道之也然某之所以云者本欲損足下高遠而俯就之則安敢務為奇言以自高邪幸足下少思焉

答李詡第一書

人至辱書及性詮三篇曰以質其果是夫自信篤者無所待於人有質於人者自疑者也今吾子自謂夫子與孟荀揚韓復生不能奪吾言其可謂自信不疑者矣而返以質於修使修有過於夫子者乃可為吾子辭況修未及孟荀揚韓之一二也修非知道者好學而未至者也世無師久矣尚賴朋友切磋之益苟不自滿而中止

庶幾終身而有成，因常樂與學者論議往來，非敢以益於人，蓋求益於人者也。況如吾子之文章論議，豈易得哉？因樂為吾子辯也。苟尚有所疑，敢不盡其所學以告？既吾子之自信如是，雖夫子不能奪，使修何所說焉？人還索書，未知所答，惭惕惭惕。

答李詡二

前辱示書及性詮三篇，見吾子好學善辯，而文能盡其意之詳。今世之言性者多矣，有所不及也，故思與吾子卒其說。修患世之學者多言性，故常為說曰：夫性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所罕言也。易六十四卦不言性，其言者動靜得失吉凶之常理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不言性，其言者善惡是非之實錄。詩三百五篇不言性，其言者政教興衰之美刺也。書五十九篇不言性，其言者堯舜三代之治亂也。禮樂之書雖不完，而雜出於諸儒之記，然其大要治國修身之法也。六經之所載，皆人事之切於世者，是以言之甚詳。至於性也，百不一二言之，或因言而及焉，非為性而言也，故雖言而不究。予之所謂不言者，非謂絕而無言，蓋其言者鮮，而又不主於性而言也。論語所載七十二子之問於孔子者，問孝問忠問仁義問禮樂問修身問為政問朋友問鬼神者有矣，未嘗有問性者。孔子之告其弟子者，凡數千言，其及於性者一言而已。予故曰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罕言也。書曰習與性成，語曰性相近習相遠者，戒人慎所習而言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者，明性無常，必有以率之也。樂記亦曰感物而動，性之欲者，明物之感人無不至也。然終不言性果善果惡，但戒人慎所習與所感，而勤其所以率之者爾。故曰因言以及之而不究也。

修少好學，知學之難。凡所謂六經之所載，七十二子之所問者，學之終身有不能達者矣；於其所達，行之終身有不能至者矣。以予之汲汲於此而不暇乎其他，因以知七十二子亦以是汲汲而不暇也；又以知聖人所以教人垂世，亦皇皇而不暇也。今之學者於古聖賢所皇皇汲汲者，學之行之，或未至其一二，而好為性說，以窮聖賢之所罕言而不究者，執後儒之偏說，事無用之空言，此予之所不暇也。或有問曰：性果不足學乎？予曰：性者與身俱生，而人之所皆有也。為君子者，修身治人而已，性之善惡不必究也。使性果善邪，身不可以不修，人不可以不治；使性果惡邪，身不可以不修，人不可以不治。不修其身，雖君子而為小人，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是也；能修其身，雖小人而為君子，書曰惟狂克念作聖是也。治道備，人斯為善矣，書曰黎民於變時雍是也；治道失，人斯為惡矣，書曰殷頑民，又曰舊染汙俗是也。故為君子者，以修身治人為急，而不窮性以為言。夫七十二子之不問，六經之不主言，或雖言而不究，豈

略之哉蓋有意也或又問曰然則三子言性過歟曰不過也其不同何也曰始異而終同也使孟子曰人性善矣遂怠而不教則是過也使荀子曰人性惡矣遂棄而不教則是過也使楊子曰人性混矣遂肆而不教則是過也然三子者或身奔走諸侯以行其道或著書累千百言以告于後世未嘗不區區以仁義禮樂爲急蓋其意以謂善者一日不教則失而入于惡惡者勸而教之則可使至于善混者驅而率之則可使去惡而就善也其說與書之習與性成語之性近習遠中庸之有以率之樂記之慎物所感皆合夫三子者推其言則殊察其用心則一故予以爲推其言不過始異而終同也凡論三子者以予言而一之則譊譊者可以息矣予之所說如此吾子其擇焉

答吳充秀才

前辱示書及文三篇發而讀之浩浩乎若千萬言之多及少定而視焉纔數百言爾非夫辭豐意雄霈然有不可禦之勢何以至此然猶自患倀倀莫有開之使前者此好學之謙言也修材不足用於時仕不足榮於世其毀譽不足輕重氣力不足動人世之欲假譽以爲重借力而後進者奚取於修焉先輩學精文雄其施於時又非待修譽而爲重力而後進者也然而惠然見臨若有所責得非急於謀道不擇其人而問焉者歟夫學者未始不爲道而至者鮮焉非道之於人遠也學者有所溺焉爾蓋文之爲言難工而可喜易悅而自足世之學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則曰吾學足矣甚者至棄百事不關于心曰吾文士也職於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鮮也昔孔子老而歸魯六經之作數年之頃爾然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何其用功少而至於至也聖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也故孟子皇皇不暇著書荀卿蓋亦晚而有作若子雲仲淹方勉焉以模言語此道未足而強言者也後之惑者徒見前世之文傳以爲學者文而已故愈力愈勤而愈不至此足下所謂終日不出於軒序不能縱橫高下皆如意者道未足也若道之充焉雖行乎天地入於淵泉無不之也先輩之文浩乎霈然可謂善矣而又志於爲道猶自以爲未廣若不止焉孟荀可至而不難也修學道而不至者然幸不甘於所悅而溺於所止因吾子之能不自止又以勵修之少進焉

歐陽先生文粹卷第七

○書

●○答祖擇之

人至蒙示書一通并詩賦雜文兩策諭之曰一覽以為如何某既陋不足以辱好學者之問又其少賤而長窮其素所為未有足稱以取信於人亦未嘗有人問者以不足問之愚而未嘗答人之問足下卒然及之是以愧懼不知所言雖然不遠數百里走使者以及門意厚禮勤何敢不報某聞古之學者必嚴其師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篤敬篤敬然後能自守能自守然後果於用果於用然後不畏而不遷三代之衰學校廢至兩漢師道尚存故其學者各守其經以自用是以漢之政理文章與其當時之事後世莫及者其所從來深矣後世師法漸壞而今世無師則學者不尊嚴故自輕其道輕之則不能至不至則不能篤信信不篤則不知所守守不固則有所畏而物可移故學者惟俯仰徇時以希祿利為急至於忘本趨末流而不返夫以不信不固之心守不至之學雖欲果於自用莫知其所以用之之道又況有祿利之誘刑禍之懼以遷之哉此足下所謂志古知道之士世所鮮而未有合者由此也足下所為文用意甚高卓然有不顧世俗之心直欲自到於古人今世之人用心如足下者有幾是則鄉曲之中能為足下之師者謂誰交遊之間能發足下之議論者謂誰學不師則守不一議論不博則無所發明而究其深足下之言高趣遠甚善然所守未一而議論未精此其病也竊惟足下之交遊能為足下稱才譽美者不少今皆捨之遠而見及乃知足下是欲求其不至此古君子之用心也是以言之不敢隱夫世無師矣學者當師經師經必先求其意意得則心定心定則道純道純則充於中者實中充實則發為文者輝光施於世者果致三代兩漢之學不過此也足下患世未有合者而不棄其愚將以為合故敢道此未知於足下之意合否

答宋咸

[illegible]

州人至蒙惠書及補注周易甚善世無孔子久矣六經之旨失其傳其有不可得而正者自非孔子復出無以得其真也儒者之於學博矣而又苦心勞神於殘編朽簡之中以求千歲失傳之繆茫乎前望已遠之聖人而不可見杳乎後顧無繼之來者然為後世決難解之惑是其所謂勞而少功者哉然而經非一世之書也其傳之繆非一日之失也其所以刊正補緝亦非一人之能也使學者各極其所見而明者擇焉十取其一百取其十雖未能復六經於無失而卓如日月之明然聚眾人之善以補緝之庶幾不至於大繆可以俟聖人之復生也然則學者之於經其可已乎足下於經勤矣見其所

失無所不欲正之其刊正補緝者衆則其所得亦以多矣脩學不敏明而又無彊力以自濟恐終不能少出所見以補六經之萬一得足下所爲故尤區區而不能忘也屬奉使出疆忽忽不具惟自愛

答徐無黨

人還惠書及始隱書論等并前所記獲麟論文辭馳騁之際豈常人筆力可到至於辨論經旨則不敢以爲是蓋吾子自信甚銳又嘗取信於某苟以爲然誰能奪凡今治經者莫不患聖人之意不明而爲諸儒以自出之說汩之也今於經外又自爲說則是患沙渾水而投土益之也不若沙土盡去則水清而明矣魯隱公南面

治其國臣其吏民者十餘年死而入廟立謚稱公則當時魯人孰謂息姑不爲君也孔子修春秋凡與諸侯盟會行師命將一以公書之於其卒也書曰公薨則聖人何嘗異隱於他公也據經隱公立十一年而薨則左氏何從而知其攝公羊穀梁何從而見其有讓桓之迹吾子亦何從而云云也仲尼曰吾其爲東周乎與吾子起於平王之說何相反之甚邪故某常告學者慎於述作誠以是也秋初許相訪此不子細略開其端吾子必能自思而得之

與石公操一

前歲於洛陽得在鄆州時所寄書卒然不能即報遂以及今然其勤心未必若書之意而獨不知公操察不察也脩來京師已一歲也宋州臨汴水公操之譽日與南方之舟至京師脩少與時人相接尤寡而譽者無日不聞若幸使盡識用上人則公操之美可勝道哉凡人之相親者居則握手出處道欲欣既別則問疾病起居以相爲憂者常人之情爾若聞如足下之譽者何必問其他乎聞之欣然亦不減握手之樂也夫不以相見爲歡樂不以疾病爲憂問是豈無情者乎得非相期者在於道爾其或有過而不至于道者乃可爲憂也近於京師頻得足下所爲文讀之甚善其好古閔世之意皆公操自得於古人不待脩之贊也然有自許太高詆時太過

其論若未深究其源者此當有本末不可卒然語須相見乃能盡然有一事今詳而說此計公操可朝聞而暮改者誠先陳之君貺家有足下手作書一通及有二像記石本始見之駭然不可識徐而視定辨其點畫乃可漸通吁何怪之甚也既以持以問人曰是不能乎書者邪曰非不能也書之法當爾邪曰非也古有之乎曰無今有之乎亦曰無也然則何謂而若是曰特欲與世異而已脩聞君子之於學是而已不聞爲異也好學莫如揚雄亦曰如此然古之人或有稱獨行而高世者考其行亦不過乎君子但與世之庸人不合爾行非異世蓋人不及而反棄之舉世斥以爲異者歟及其過聖人猶

欲就之於中庸況今書前不師乎古後不足以爲來者法雖天下皆好之猶不可爲況天下皆非之乃獨爲之何也是果好異以取高歟然嚮謂公操能使人譽者豈其履中道秉常德而然歟抑亦昂然自異以驚世人而得之歟古之教童子者立必正聽不傾常視之毋誑勤謹乎其始惟恐其見異而惑也今足下端然居乎學舍以教人爲師而反率然以自異顧學者何所法哉不幸學者皆從而效之足下又果爲獨異乎今不急止則懼他日有責後生之好怪者推其事罪以奉歸此脩所以爲憂而敢告也惟幸察之

與石公操二

前同年徐君行因待書論足下書之怪時僕有妹居襄城喪其夫匍匐將往視之故不能盡其所以云者而略陳焉足下雖不以僕爲狂愚而絕之復之以書然果未能諭僕之意非足下之不諭由僕聽之不審而論之之略之過也僕見足下書久矣不即有云而今乃云者何邪始見之疑乎不能書又疑乎忽而不學夫書一藝爾人或不能與忽不學時不必論是以默默然及來京師見二像石本及聞說者云足下不欲同俗而力爲之如前所陳者是誠可諍矣然後一進其說及得足下書自謂不能與前所聞者異然後知所聽之不審也然足下於僕之言亦似未審者足下謂世之善書者能鍾王

虞柳不過一藝己之所學乃堯舜周孔之道不必善書又云因僕之言欲勉學之者此皆非也夫所謂鍾王虞柳之書者非獨足下薄之僕固亦薄之矣世又有好學其書而悅之者與嗜飲茗闌畫圖無異但其性之一僻爾豈君子之所務乎然至於書則不可無法古之始有文字也務乎記事而因物取類爲其象故周禮六藝有六書之學其點畫曲直皆有其說揚子曰斷木爲棊梡革爲鞠亦皆有法焉而況書乎今雖隸字已變於古而變古爲隸者非聖人不足師法然其點畫曲直猶有準則如母毋彳亻之相近易之則亂而不可讀矣今足下以其直者爲斜以其方者爲圓而曰我第行堯舜周孔之道此甚不可也譬如設饌於案加帽於首正襟而坐然後食者此世人常爾若其納足於帽反衣而衣坐乎案上以飯實酒卮而食曰我行堯舜周孔之道者以此之於道可乎不可也則書雖末事而當從常法不可以爲怪亦猶是矣足下了不省僕之意凡僕之所陳者非論書之善不善但患乎近怪自異以惑後生也若果不能又何必學僕豈區區勸足下以學書者乎足下又云我實有獨異於世者以疾釋老斥文章之雕刻者此又大不可也夫釋老惑者之所爲雕刻文章薄者之所爲足下安知世無明誠質厚君子之不爲乎足下自以爲異是待天下無君子之與己同也仲尼曰後生可畏安知

者之不如今也是則仲尼一言不敢遺天下之後生足下一言待天下以無君子此故所謂大不可也夫士之不為釋老與不雕刻文章者譬如為吏而不受貨財蓋道當爾不足恃以為賢也屬久苦小疾無意思

與樂秀才

前者舟行往來屢辱見過又辱以所業一編先之啓事及門而贄田秀才西來辱書其後予家奴自府還縣比又辱書僕有罪之人人所共棄而足下見禮如此何以當之當之未暇答宜遂絕而再辱書再而未答益宜絕而又辱之何其勤之甚也如修者天下窮賤之人爾安能使足下之切切如是邪蓋足下力學好問急於自為

謀而然也然蒙索僕所為文字者此似有所過聽也僕少從進士舉於有司學為詩賦以備程試凡三舉而得第與士君子相識者多故往往能道僕名字而又以游從相愛之私或過稱其文字故使足下聞僕虛名而欲見其所為者由此也僕少孤貧貪祿仕以養親不暇就師窮經以學聖人之遺業而涉獵書史姑隨世俗作所謂時文者皆穿蠹經傳移此儷彼以為浮薄惟恐不悅于時人非有卓然自立之言如古人者然有司過採屢以先多士及得第已來自以前所為不足以稱有司之舉而當長者之知始大改其為庶幾有立然言出而罪至學成而身辱為彼則獲譽為此則受禍此明效也夫時文雖曰浮巧然其為功亦不易也僕天姿不好而強為之故比時人之為者尤不工然已足以取科第而稱名聲者順時故也先輩少年志盛方欲取榮譽於世則莫若順時天聖中天子下詔書勑學者去浮華其後風俗大變今時之士大夫所為彬彬有兩漢之風矣先輩往學之非徒足以順時取譽而已如其至之是直齊肩於兩漢之士也若僕者其前所為既不足學其後所為慎不可學是以徘徊不敢出其所為者為此也若易之困曰有言不信謂夫人方困時其言不為人所信也今可謂困矣安足為足下所取信哉辱書既多且切不敢不答以辱

與郭秀才

僕昨以吏事至漢東秀才見僕於叔父家以啓事二篇偕門刺先進自賓階拜起旋辟甚有儀坐而語言甚習覽其辭溫然華富甚可愛視秀才待僕之意甚勤而禮也古人之相見必有摯以交接之誠而不能達乃取其一雉鶩之類致其意為贄而先既致其意又恥其無文則以虎豹之皮繢畫之布以飾之然後意達情接客既贄而主人必禮以答之為陳酒殽嘗矢燕樂之具將其意又為賦詩以陳其情今秀才好學甚精博記書史務為文辭不以羔鴈皮布為飾獨以言文其身而其贄既美其意既勤矣宜秀才責僕之答厚也僕既無主

人之具以爲禮獨爲秀才賦詩女曰雞鳴之卒章曰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取其知客之來豫儲珩璜琚瑀之美以送客雖無此物猶言之以致其意厚也僕誠無此物可謂空言之爾秀才年且少貌厚色揚志銳學敏因進其業脩其辭暴鍊紆縱之不已使其文采五色潤澤炳爀若贄以見當世公卿大夫非惟若僕空言以贈也必有分庭而禮加籩豆豐幣帛延爲上賓者惟勉之不宣

與陳員外

陳君足下辱書惠近縣幹上府得書一角爲有少吏事不即作報既而私有感焉脩本愚無似固不足以希抗衣之遊然而羣居平日幸得肩從齒序跪拜起居竊兄弟行寓書存勞謂宜有所款曲以親之之意奈何一幅之紙前名後書且狀且牒如上公府退以尋度非謙即疏此乃世之浮道之交外陽相尊者之爲非宜足下之所以賜脩也古之書具惟有鉛刀竹木而削札爲刺止於達名姓寓書於簡止於舒心意爲問好惟官府吏曹凡公之事上而下者則曰符曰檄問訊列對下而上者則曰狀位等相以往來曰移曰牒非公之事長吏或自以意曉其下以戒以飭者則曰教下吏以私自達於其屬長而有所候問請謝者則曰箋記書啓故非有狀牒之儀施於非公之事相參如今所行者其原蓋出唐世大

臣或貴且尊或有權於時縉紳湊其門以傳級者嘗傳不足爲重務稍增之然始於刺謁有參候起居因爲之狀及五代始復以候問請謝加狀牒之儀如公之事然止施於官之尊貴及吏之長者其僞謬所從來既遠世不根古以爲當然居今之世無不如此而莫以易者蓋常俗所爲積習以牢而不得以更之也然士或同師友締交遊以道義相期者尚有手書勤勤之意猶爲近古噫候問請謝非公之事有狀牒之儀以施于尊貴長吏猶曰非古之宜用況又用之於肩從齒序跪拜起居如兄弟者乎豈足下不以道義交遊期我而惜手書之勤耶將待以牽俗積習者而姑用世禮以遇我之勤邪不然是爲浮道以陽相尊也是以不勝拳拳之心謹布左右脩以公檄赴滑臺行視驛傳迫於促裝揚秀才旦詣縣府中事可悉數

與蔡君謨

脩嘗謫在河朔不能自閑嘗集録前世金石之遺文自三代以來古文奇字莫不皆有中間雖罪戾擯斥水陸奔走顛危困踣無人之人事吉凶憂患悲愁無聊倉卒未嘗一日忘也蓋自慶曆乙酉逮嘉祐壬寅十有八年而得千卷顧其勤至矣然亦可謂富哉竊復自念好嗜與俗異馳乃獨區區收拾世人之所棄者惟恐不及是又可笑也因輒自叙其事庶以見其志焉然顧其文鄙意

陋不足以示人既則自視前所集錄雖浮屠老子詭妄之說常見貶絕於吾儒者往往取之而不忍遽廢者何哉豈非特以其字畫之工耶然則字畫之法雖為學者之餘事亦有助於金石之傳也若浮屠老子之說當棄而獲存者乃直以字畫而傳是其幸而得所託爾豈特有助而已哉僕之文陋矣顧不能以自傳其或幸而得所託則未必不傳也由是言之為僕不朽之託者在君謨一揮毫之頃爾竊惟君子樂善欲成人之美者或聞斯說謂宜有不能却也故輙持其說以進而不疑伏惟幸察

歐陽先生文粹卷第八

歐陽先生文粹卷第九

劄子

乞補館職

臣竊以治天下者用人非止一端故取士不以一路若夫知錢穀曉刑獄熟民事精吏幹勤勞夙夜以辦集為功者謂之材能之士明於仁義禮樂通於古今治亂其文章論議與之謀慮天下之事可以決疑定策論道經邦者謂之儒學之臣善用人者必使有材者竭其力有識者竭其謀故以材能之士布列中外分治百職使各辦其事以儒學之臣置之左右與之日夕謀議講求其要而行之而又於儒學之中擇其尤者置之廊廟而付以大政使總治群材衆職進退而賞罰之此用人之大路也由是言之儒學之士可謂貴矣豈在材臣之後也是以前世英主明君未有不以崇儒嚮學為先而名臣賢輔出於儒學者十常八九也臣竊見方今取士之失尚材能而後儒學貴吏事而賤文章自近年以來朝廷患百職不修務擢材臣故錢穀刑獄之吏稍有寸長片善為人所稱者皆已擢用之矣夫材能之士固當擢用然專以材能為急而遂忽儒學為不足用使下有遺材之嗟上有乏材之患此甚不可也臣謂方今材識之士不患有遺而不足上煩聖慮惟儒學之臣難進而多棄滯此不可不思也臣以庸繆過蒙任使俾陪宰輔之後

然中間論議不能無異同雖日率天威又不得從容曲
盡拙訥今臣有館閣取士愚見具陳如別奏欲望聖慈
因宴閑之餘一賜省覽或有可采乞常賜留今取進止

論館閣取士

臣竊以館閣之職號爲育材之地今兩府闕人則必取於兩制兩制闕人則必取於館閣然則館閣輔相養材之地也材既難得而又難知故當博採廣求而多畜之時冀一得於其間則傑然而出爲名臣矣其餘中人以上優游養育以成之亦不失爲佳士也自祖宗以來所用兩府大臣多矣其間名臣賢相出於館閣者十常八九也祖宗用人初若不精然所采既廣故所得亦多

也是以有文章有學問有材行或精於一藝或長於一事者莫不畜之館閣而獎養之其傑然而出者皆爲賢輔相矣其餘不至輔相而爲一時之名臣者亦不可勝數也先朝循用祖宗舊制收拾養育得人尤多自陛下即位以來所用兩府之臣一十三人而八人出於館閣此其驗也只自近年議者患館職之濫遂行釐革而取吏之初矯失太過立法既峻取人遂艱使下多遺賢之嗟閣有乏材之患今先朝收拾養育之人或已被選用或老病死亡見在館者無幾而新法限阻近年全無選進臣今略具館閣取人舊制并新條則可見取人之法如何所得之人多少也

一舊制館閣取人以三路進士高科一路也大臣薦舉一路也歲月酬勞一路也進士第三人以上及第者并制科及第者不問等第並只一任替回便試館職進士第四第五人經兩任亦得試此一路也兩府臣寮初拜命各舉三兩人即時召試此一路也其餘歷任繁難久滯或寄任重處者特令帶職此一路也今三路塞其二矣自科場改爲間歲後第一人及第者須兩任回方得試自第二人至第五人更永不試制科入第三者亦須兩任回方得試其餘等第並永不試則進士高科一路已塞矣兩府大臣所舉之人並只上簿候館職有闕

則於簿內點名召試其如館閣本無員數無有闕時故自置簿來至今九年不曾點試一人則大臣薦舉一路又塞矣惟有酬勞除職一路尚在蓋

一新制館閣共置編校八員本爲館中書籍久不齊整而館職多別有差遣不能專一校正乃別置此八員故選新進資淺人令久任而專一校讎所以先令作編校然後升爲校勘爲校勘四年後升爲校理爲校理又一年方與編校別任差遣然自置編校後遂值館閣取人之路漸塞今議者遂只以編校爲取士新格往時直館直院直閣校理皆無定員惟材是用不限人數今編校限以八員爲

定以此待天下之多士宜其遺材於下矣八員之
內仍每七年方遇一員之闕而補一人以此知天
下滯材者衆矣

右以臣愚見編校八員自可仍舊每有員闕令中書擇
人擬進陛下必欲牢籠天下英俊之士則宜脫去常格
而奬拔之今負文學懷器識磊落奇偉之士知名於世
而未爲時用者不少惟陛下博訪審察悉召而且置之
館職養育三數年間徐察其實擇其尤者而擢用之知
人自古聖王所難然不以其難而遂廢但拔十而得一
二亦不爲無益矣況中人上下養育奬成之不止十得
一二也

論編學士院制詔

臣伏見國家承五代之餘建萬世之業誅滅僭亂懷來
四夷封祀天地制作禮樂至於大臣進退政令改更學
士所作文書皆繫朝廷大事示於後世則爲王者之訓
謨藏之有司乃是本朝之故實自明道已前文書草案
尚有編錄景祐以後漸成散失臣曾試令類聚收拾補
綴十已失其五六使聖宋之盛文章詔令廢失湮淪緩
急事有質疑有司無所檢證盖由從前雖有編錄亦無
類例卷第秪是本院書吏私自抄寫所以易爲廢失臣
今欲乞將國朝以來學士所撰文書各以門類依其年
次編成卷秩號爲學士院草錄有不足者更加求訪補

足之仍乞差本院學士一人從下兩員專切管勾自今已後
接續編聯如本行人吏不畫時編錄致有漏落許令本
院舉察理爲過犯此臣本院常事也所以上煩聖聽者
盖以近歲以來百司綱紀相承廢墮事有曾經奏聞及
有聖旨指揮者僅能遵守若秪是本司臨時處置其主
判之官纔罷去則其事尋亦廢停所以止欲乞朝廷特
降指揮所貴久遠遵行不敢廢失今取進止

論删去九經正義中讖緯

臣伏見國家近年以來更定貢舉之科以爲取士之法
建立學校而勸養士之方然士子文章未純節行未篤
不稱朝廷勵賢興善之意而所以化民成俗之風臣愚

以謂士之所本在乎六經而自暴秦焚書聖道中絶漢
興收拾亡逸所存無幾或殘編斷簡出於屋壁而餘齡
昏耄得其口傳去聖既遠莫可考證偏學異說因自名
家然而授受相傳尚有師法暨晉宋而下師道漸亡章
句之篇家藏私畜其後各爲箋傳附著經文其說存亡
以時好惡學者茫昧莫知所歸至唐太宗時始詔名儒
撰定九經之疏號爲正義凡數百篇自爾以來著爲定
論凡不本正義者謂之異端則學者之宗師百世之取
信也然其所載所博所擇不精多引讖緯之書以相雜
亂怪奇詭僻所謂非聖之書異乎正義之名也臣欲乞
特詔名儒學官悉取九經之疏删去讖緯之文使學者

不爲怪異之言惑亂然後經義純一無所駁雜其用功
至少其爲益則多臣愚以謂欲使士子學古勵行而不
本六經欲學六經而不去其詭異駁雜欲望功化之成
不可得也伏望聖慈下臣之言付外詳議今取進止

乞定兩制員數

臣竊以學士待制號爲侍從之臣所以承宴閒備顧問
以論思獻納爲職自祖宗以來尤精其擇苟非清德美
行藹然衆譽高文博學獨出一時則不得與其選是以
選用至艱員數至少官以難得爲貴人以得職爲榮縉
紳之望既隆則朝廷之體增重其後用人頗多員數漸
多往時學士待制至六七十員近年以來稍慎除拜即

今猶及四十餘員臣以謂愛惜名器不輕授人朝廷既
已知之矣而爲國計者宜於此時創立經制令惟翰林
學士中書舍人知制誥各有定員其餘學士待制未有
員數臣今欲乞檢詳前史及國朝故事自觀文殿大學
士至待制並各立定員數遇有員闕則精擇賢材以充
其選苟無其人尚可虛位以待如允臣所請乞賜詳議
施行今取進止

論均稅

臣爲諫官時嘗首言均稅事乞差郭諮孫琳案朝廷依
臣所言起自蔡州一縣以方田法均稅事方施行而議
者多言不便尋即罷之近者伏見朝廷特置均稅

差官分往河北陝西均稅始因河北傳言人戶虛驚
伐桑棗尚不爲信次見陝西州郡有上言歲儉民饑乞
罷均稅者稍已疑此一事果爲難行而朝廷之意決在
必行言者遂不能入近者又見河北人戶凡千百人聚
訴於三司然則道路傳言與州郡上言雖爲不足信其
如聚衆千人於京師此事不可掩蔽則民情可知矣蓋
均稅非以規利而本以便民如此民果便乎竊知朝廷
不祇以見在稅數量輕重均之初不令其別生額外之
數也近聞衛州通利軍摘出民冒佃田土不於見在管
催數內均減重者攏與見佃戶却生立稅數配之此非
朝廷本意而民所以諠訴也又聞置司諸縣於見今實

額管催數外別取自來隱佃有名額納及未開闢并
行兩項遠年稅數並攀祥符景德已前以至五代長興
年務管虛數並撥與見今人戶又聞以地肥瘠定爲四
等其下等田有白鹻帶鹻地并鹻鹵沙漬可殖地死沙
不殖地並一例均攤與稅數謂此雖不可耕種尚可煎
鹽且河北之民自祖宗以來蒙賜恩例放行鹽不禁祇
令據鹽所納稅今顧兩者已納鹽稅又令更納田稅
則祖宗所以惠河北之民忘矣又聞河南不殖之地緊禁
鹽地分者亦均攤稅與又不知民何以納也澶衛去京
師近偶可聞知者如此其餘遠地謂所均悉便於民其
可得乎以此見朝廷行事未雖小人希意承旨者言利

而不言害俗吏貪功希賞見小利忘大害爲國斂怨於民朝廷不知則已苟已知之其可不爲救其失哉欲乞聖慈特賜指揮令均稅所據如朝廷本議將實推見在稅數量輕重均之其餘生立稅數及遠年虛數却與放免久未均地分並且罷均且均稅一事本是臣先建言聞今事有不便臣固不敢緘默今取進止

論牧馬草地

臣爲學士日兼充群牧使朝廷以馬政久廢差吳中復等與臣共議利害欲有改更爲未見得牧地害處多少難爲廢置欲乞差官先且打量牧馬草地次臣遂蒙恩擢在樞府所有牧馬利害商量未了事件臣有愚見方欲條陳今聞諸監所差官各將前去簿籍監牧帳管指地甚多自來界至不明官私作弊積久爲民間侵占耕種年歲已深昨已曾差高訪等根括打量人戶多稱父祖世業失却契書無憑照驗但追呼搔擾而已今若更行根究必亦難明徒爲追擾未見其利民先被害臣今欲乞令差去官祇據見在草地逐段打量的實頃畝明立封標界至因便相度其地肥瘠宜與不宜牧馬其廢置改更候逐官回日令相度牧馬所據利害擘劃申奏其已爲民間侵耕地土更不根究蓋以本議欲以見在牧地給與民耕尚可却根究已耕之地重爲擾擾至於民間寃訴等事利害甚多臣當續具奏聞其不根究

侵耕地土一事伏乞先賜指揮今取進止

論監牧

臣所領群牧司近准宣差吳中復王安石王陶等同共相度監牧利害事竊以國馬之制置自祖宗歲月既深官司失守積習成弊匪止一時前後因循重於改作今者幸蒙朝廷因言事之官有所陳述選差臣察相度更改臣以謂監牧之設法制具存條目既繁弊病亦衆若祇守按文籍就加增損恐不足以深革弊源如欲大爲更張創立制度則凡於利害難以遥度必須目見心曉熟於其事然後可以審詳裁制果決不疑盡謀於始也不精則行於後也難久凡此是臣本職豈敢辭勞欲乞權暫差臣仍於吳中復等三人內更差一人與臣同詣左右廂監牧地頭躬親按視至於土地廣狹水草善惡歲時孳牧吏卒勤墮以至牝牡種類各隨所宜棚井渴涼亦有便否稍何以致馬之耗減今何以得馬之蕃滋既許究其根源兼旁採於衆議如此不三數月間可以周遍然後更將前後臣寮起請與衆官參詳審處與其坐而遥度倉卒改更其爲得失不可同日而論也臣又竊思今之馬政者皆因唐制而今馬多少與唐不同者其利病甚多不可悉舉至於唐世牧地皆與馬性相宜西起隴右金城平涼天水外暨河曲之野內則岐豳寧等州東接銀夏又東至於樓煩皆唐養馬之地也以今考

之或陷沒夷狄或已爲民田皆不可復得惟今之河東嵐石之間山荒甚多及汾河之側草地亦廣其間草軟水甘最宜牧養往時河東馬軍常在此處牧放今馬數全少閑地極多此乃唐樓煩監地也可以興置一監臣以謂推迹而求之則天池元池三監之地尚冀可得又臣往年因奉使河東嘗行威勝已東及遼州平定軍見其不耕之地甚多而河東一路山川深峻水草甚佳其地高寒必宜馬性及京西唐汝之間久荒之地其數甚廣欲乞更下河東京西轉運司差官就近於轄下訪求草地有可以興置監牧處如稍見次第即乞朝廷差官與羣牧司官員同共往彼踏行擘劃若可以興置新監則河北諸監內有地不宜馬處却可議行廢罷惟估馬一司利害最爲易見若國家廣捐金帛則券馬利厚來者必多於其多中時得好馬若有司惜費則蕃部利薄馬來漸少兼亦好馬不來然而招誘之方事非一體亦須知其委曲欲乞特差羣牧司或禮賓院一員直至秦州已來體問蕃部券馬利害凡此三者雖暫差官比及吳中復等檢閱本司文字講求商議未就之間已各來復可以參酌相度庶不倉卒輕爲改更如允臣所請乞賜施行今取進止

薦司馬光

臣伏見龍圖閣直學士司馬光德性淳正學術通明自列侍從久司諫諍讜言嘉話著在兩朝自　仁宗至和服藥之後羣臣便以皇嗣爲言五六年間言者雖多而未有定議最後光以宗官極論其事敷陳激切感動主聽　仁宗豁然開悟遂決不疑由是先帝選自宗藩入爲皇子曾未踰年　仁宗奄棄萬國先帝入承大統蓋以人心先定故得天下帖然今以聖繼聖遂傳陛下由是言之光於國有功爲不淺矣可謂社稷之臣也而其識慮深遠性尤慎密光既不自言故人亦無知者臣以忝在政府因得備聞其事臣而不言是謂蔽賢掩善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光今雖在侍從日承眷待而其忠國大節隱而未彰臣既詳知不敢不奏

薦王安石呂公著

臣伏見陛下仁聖聰明優容諫諍雖有狂直之士犯顏色而觸忌諱者未嘗不終始保全往往亟加擢用此自古明君聖主之所難也然而用言既難獻言者亦不爲易論小事者既可鄙而不足爲陳大計者又似迂而無速效欲微諷則未能動聽直陳則忤旨權而旁有羣言奪於衆力所陳多未施設其人遽已改還致陛下有聽言之勤而未見用言之效頗疑言事之職但爲進退之階蓋緣臺諫之官資望已峻少加進擢便須清要而臣下有厭人言者因此亦得進說云此輩務要官職所以多言使後來者其言益輕而人主無由取信蓋陛下

納諫之意遂陛下賞諫之心臣以謂欲救其失惟宜擇沉默端正守節難進之臣置以諫署則既無干進之疑庶或其言可信伏見殿中丞王安石德行文學為衆所推守道安貧剛而不屈司封員外郎呂公著是夷簡之子器識深遠沉靜寡言富貴不染其心利害不移其守安石久更吏事兼有時材曾召試館職固辭不就公著性樂閑退淡於世事然所謂大人不言言必有中者也往年陛下上遵先帝之制增置諫官四員已而中廢復止兩員今諫官尚有虛位伏乞用此兩人補足四員之數必能規正朝廷之得失裨益陛下之聰明臣叨被恩遇未知報效苟有所見不敢不言今取進止

歐陽先生文粹卷第九

歐陽先生文粹卷第十

奏狀

議學狀

右臣等伏見近日言事之臣請陛下[illegible]建學取士之法者衆矣或欲立三舍以養生徒或欲復五經而置博士或欲但舉舊制而修飭學官或欲特創新學而立科條其言雖殊其意則一陛下重其事下其議於羣臣而議者遂欲創新學立三舍臣以謂教士之能否而命之以官其始也則教以經術文辭其終也則取以材識德行既其言則甚備矣於事則難行夫建學校以養賢論材德而取士此皆有國之本務而帝王之極致也而臣等謂之難行者何哉盖以古今之體不同而施設之方皆異也古之建學取士之制非如今之法也蓋古之所謂為政與設教者本並也異世也大抵時日以謹事考其功過而督以賞罰者為政之法也故政可速成若夫設教則以勸善興化尚賢勵俗為事其被於人者漸則入於人也深收其效者遲則推其功也遠故常緩而不迫古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自天子諸侯之子下至國之俊選莫不入學自成童而學至年四十而仕其習乎禮樂之容講乎仁義之言以孝悌之行以養父兄事長上信朋友而臨財廉處衆讓其修於身行於家于鄉[illegible]於長老之可信

者而教之始謂之秀士久之又取其尤秀者為選士久
之又取其尤秀者為俊士久之又取其尤秀者為造士
然後辨其論隨其材而官之夫生七八十歲而死者人
之常壽也古乃以四十而仕蓋用其半生為學方行又
審察以鄉里鄉黨而後其人可知然則積德累善如此
勤而久求賢審官如此慎而有次第然後矯偽干利之
士不容於其間而風俗不陷於媮薄也古之建學取士
其施設之方如此也今之制以貢舉取人往者因成
一詔貢舉而議者患於太速更趣之為朋黨而廢之
士來學於京師者類皆去其鄉里遠其父母妻子而為
旦暮干祿之計非如古人自成童至于四十就學於其

庠序而鄉里鄉黨得以衆察徐考其行實也蓋古之教
士本於舒遲而今之取人患於急迫此施設不同之大
槩也臣請詳言方今之弊既以文學取士又欲以德行
官人且速取之歟則真偽之情未辨是朝廷本欲以學
勸人修德行而反以利誘人為矯偽此其不可一也若
遲取之歟待其衆察徐考而漸進則文辭之士先以中
於甲科而德行之人尚未登於內舍此其不可二也且
今入學之人皆四方之遊士齋其一身而來烏合羣處
非如古人在家在學自少至長親戚朋友鄉黨衆察徐
考其行實也不過取於同舍一時之毀譽而決於學官
數人之品藻偏然則同學之人蹈利爭進愛憎之論必

分朋黨若東漢之俗尚名節而黨人之禍及天下其始
起於處士之橫議而相尚也此其不可三也夫人之材
行若不因臨事而見則守常循理無異衆人苟欲異衆
則必為迂僻奇怪以取德行之名而高談虛論以求材
識之譽前日慶曆之學其弊是也此其不可四也今若
外方專以文學貢士而京師獨以德行取人則實行素
顯著於鄉曲而守道丘園之士皆反見遺此其不可者
五也近者朝廷患四方之士寓籍京師者多而不知其
士行遂嚴其法使各歸於鄉里今又反使來聚於京師
亦欲考其德行若不用四方之人止取京師之士則又
示人以不廣此其不可六也夫儒者所謂能通古今者

在知變通達其理而酌時之宜爾大抵古者教學之意
緩而不迫所以勸善興化養賢勵俗在於遲久而不求
近效急功也臣謂宜於今而可行者立為三舍可也復
五經博士可也特創新學雖不若即舊而修廢然未有
甚害創之亦可也在乎深本教學之意而修其實事給
以糇糧多陳經籍選士之良者以通經有道之士為之
師而誘察其有學無行者黜去之則在學之人皆善士
也然後取以貢舉之法待其居官為吏已接於人事可
以考其賢善優劣而時取其尤出類者旌異之則上修
其行非為一時之利而可伸於終身則矯偽之行不作
而媮薄之風歸厚矣此所謂實事之可行於今者也臣

等伏見論學者四人其說各異而朝廷又下臣等參之
詳定是欲盡衆人之見而採其長者爾故臣等敢陳其
所有以助衆議之一非敢好為異論也伏望聖慈特賜
裁擇

論舉人懷挾

臣伏見國家自興建學校以來天下學者日盛務通經
術多作古文其辭藝可稱績行修飭不可勝數然累次
科場人數倍多於往歲自既太盛弊亦隨生竊聞近年
舉人公然懷挾文字皆是小紙細書抄節甚備每寫一
本筆工獲錢三二十千亦有十數人共斂錢二三百千
顧倩一人虛依舉人名目依例下家狀入科場秖令懷

挾文字入至試院其不試則他人代作事不敗則賴其
懷挾互相傳授事敗則不過扶出一人既本非應舉之
人雖敗別無刑責而坐獲厚利竊以國家取士務得實
才今若浮偽之人容其濫進則使負辛勤藴實學者無
以自別且自來科場務全事體所以優加禮遇用待賢
能今浮薄之徒不知朝廷崇獎之意自為姦偽以至於
此甚可歎也惟宜嚴立科條明加約束使浮薄姦偽之
徒不容於其間則實有學行之人得被進擢然後士子
無濫舉朝廷得實才臣今欲乞增定貢院新制監門
之責重巡鋪之賞蓋以入門之時一一搜檢則慮成經
滯故臣乞自舉人入院後嚴加覺察多差內臣以充幹

京朝官巡鋪每獲懷挾者許與理為勞績或免遠官或
指射差遣其搜檢覺察得人數多者令知舉官聞奏取
旨重加酬獎其巡鋪官除祇得外餘懷挾及傳授文義
者不得非理侮慢衆人所有禮體且朝廷待士甚厚而
小人自為浮薄不可不行禁止以絕僥倖如允所奏乞
立定巡鋪官賞格及懷挾人責罰刑名添入貢院新定
條制仍牓南省門及下進奏院頒告天下所貴先明條
約然後必行取進止

議科場

臣某等近準敕差詳定貢舉條制者伏以取士之方必
求其實用人之術當盡其材今教不本於學校士不察

於鄉里則不能覈名實有司束以聲病學者專於記誦
則不足盡人材此獻議者所共為言也臣等參考衆說
擇其便於今者莫若使人皆土著而教之學校然州縣
察其行則學者修飭矣故為學制合保薦送之法夫
上之設法下之所趨也今先策論則文詞者留心於
治亂矣簡其程試則閎博者得以馳騁矣問以大義則
執經者不專於記誦矣其詩賦之未能自律者雖用今
體經術之未能亟通者尚依舊科則中常之人皆可勉
及矣此所謂盡人之材也故為先策論過落簡詩賦考
式問諸科大義之此數者皆大要也其他過繆一有司
之所習及州郡封彌謄錄進士諸科帖經之類皆細碎

而無益者一切罷之凡其爲法者皆中之以賞罰而勸焉如此則養士有素取材不遺苟可施行望賜裁擇

論史館日曆

臣伏以史者國家之典法也自君臣善惡功過與其百事之廢置可以垂勸戒示後世者皆得書而不隱故自前世有國者莫不以史職爲重伏見國朝之史以宰相監修學士修撰又以兩府之臣撰時政記選三館之士當職撰者乃命修起居注如此不爲不重矣然近年以來員具而職廢其所撰述簡略遺漏百不存一至於事關大體者皆沒而不書此實史官之罪而臣之責也然其弊在於修撰之官惟據諸司供報而不敢書所見聞

故也今時政記雖是兩府臣寮修纂然聖君言動有所宣諭臣下奏議事關得失者皆不紀錄惟書除目辭見之類至於起居注亦然與諸司供報文字無異修撰官祇據此銓次排以日月謂之日曆而已是以朝廷之事史官雖欲書而不得書也自古人君皆不自閱史今撰述既成必錄本進呈則事有諱避史官雖欲書而又不敢書也加以日曆時政記起居注例皆承前積滯相因故纂錄者常務追修積滯不暇及之若欲革其弊則前後相因史官永無舉職之時使聖朝典法遂成廢墜臣竊見趙元昊自初叛至復稱臣始終一宗事節皆不曾書亦聞修撰官甚欲紀述以修纂後時追求莫得故也

其於他事又可知焉臣今欲乞特詔修時政記起居注之臣並以德音宣諭臣下奏對之語書之其修撰官不得依前祇據諸司供報編次除目辭見並須考驗事實其除其官者以其功如狄青等破儂智高文彥博等破王則之類其貶職者坐其罪如昨來麟州守將及并州緣邊部署事近日入臣所坐之類事有文據及迹狀分明者皆備書之所以使聖朝賞罰之典可以勸善懲惡昭示後世若大臣用情朝廷賞罰不當者亦得書之以爲警戒此國家置史之本意也至於他大事並許史院據所聞見書之如聞見未詳者直牒諸處會問及臣寮奏議異同朝廷裁置處分並書之已上事節並令修撰官逐

時旋據所得錄爲草卷標以月分於史院躬親入櫃封鎖候諸司供報齊足修爲日曆仍乞每至歲終命監修宰相親至史院點檢修撰官紀錄事迹內有不勤其事隳官失職者奏行責罰其時政記起居注日曆等並令次月供報並乞更不進本所貴少修史職上存聖朝典法此乃臣之職事不敢不言謹具狀奏聞

論修河利害第一

右臣伏見學士院集兩府臺諫議修河事未有一定之論蓋由賈昌朝欲復故道李仲昌請開六塔互執一說莫知孰是以臣愚見皆謂不然言故道者未詳利害之原述六塔者近乎欺罔之謬何以言之今謂故道可復

者但見河北水患而欲還之京東不思天禧以來河水屢決之因所以深知故道有不可復之勢此臣故謂未詳利害之原也若言六塔之利者不攻而自破矣且開六塔既云減得大河水勢然今恩冀之患何緣尚告危急此則減水之利虛妄可知開六塔者又云可以全廻大河使復橫壠故道見今六塔秖是分減之水下流無歸已爲濱棣德博之患若全廻大河以入六塔則其害如何此臣故謂近乎欺罔之謬也臣聞河之泥沙無不淤之理淤澱之勢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不快乃自上流低下處決此其常勢也然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棄之道自是難復臣不敢遠引書史廣述河源

秖以今所欲復之故道言天禧以來屢決之因初天禧中河出京東水行於今所謂故道者水流淤澁乃於滑州天臺埽決尋而修塞水復故道未幾又滑州南鐵狗廟決今所謂龍門埽者也其後數年又議修塞水今復故道已而又於王楚埽決所決差小與故道分流然而故道之水終以壅淤故又於橫壠大決是則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不久終必決於上流者由故道淤高水不行故也及橫壠既決水流就下所以十餘年間河未爲患至慶曆三四年橫壠之水又自下流先淤是時臣爲河北轉運使海口已淤百四十餘里其後游金赤三河相次又淤下流既梗乃又淤上流商胡復決然則京

東橫壠兩河皆是下流淤塞河水已棄之高地京東故道屢決理不可復其驗甚明則六塔所開故道之不可復不待言而易知臣聞議者計度京東故道功料止云銅城已上地高不知大抵東去皆高而銅城已上乃特高爾其東比銅城已上則稍低比商胡已上則實高也若云銅城已東地勢斗下則當日水決宜決銅城已上何緣而頓淤橫壠之口亦何緣而決也然則兩河故道既皆不可爲則河北水患何爲而可去臣聞智者之於事有所不能則必較其利害之輕重擇其害少者而爲之猶勝害多而利少何況有害而無利此三者可較而擇也而又往年商胡初決之時議欲修塞計用一千八

百萬稍芟科配六路一百有餘州軍今欲塞者乃往年之商胡必須用往年之物數至於開鑿故道張奎元計功料極大後來李參等減得全少猶用三十萬人然而欲以五十步之狹容大河之水此可笑也又欲增一夫所開三尺之方倍爲六尺且闊厚三尺而長六尺已是一倍之功在於人力已爲勞苦云六尺之方以開方法筭之乃八倍之功此豈人力之所勝是則前功既大而難興後功雖小而不實大抵塞商胡開故道凡二大役皆困國而勞人所舉如此而欲開難復屢決已驗之故道使其虛費而商胡不可塞故道不可復此所謂有害而無利者也就使幸而暫塞以紓目前之患而終於

上流必決如龍門橫壟之比是也以國勞人此所謂利少而害多者也若六塔者於大河有減水之名無減水之實今下流所散為已多若全迴大河以注之則濱棣德博河北所仰之州不勝其患而又故道淤澀上流必有他決之虞此直有害而無利爾是則智者之不為也今若因水所注增治堤防疏其下流浚以入海則可無決溢散漫之虞今河北歷數州之地誠為患矣堤防歲用之失誠為勞矣與其虛費天下之財虛舉大衆之役而不能成功終不免為數州之患勞歲用之失此則所謂害少者乃智者之所擇也大抵今河之勢負三決之虞復故道上流必決開六塔上流亦決今河下流若不

浚使入海則上流亦決臣請選知水利之臣就其下流求其入海之路而浚之不然下流梗澀終虞上決為患無涯臣非知水者但以今事目可驗者而較之臣言狂計愚不足以備聖君博訪之求此大事也伏乞下臣之議廣詢於衆而裁擇之

論修河利害第二

右臣竊見朝廷近因臣寮建議欲塞商胡橫壟迴大河於故道已下三司候今秋興役見今京東計度物料次臣伏以國家興大役動大衆必先順天時量人力謀於其始而審然後必計其所利者多乃能無悔伏見比年以來興役動衆勞民費財不精謀慮於其初輕信利害之偏說舉事之初既已倉皇羣議一搖尋復悔罷臣不敢遠引他事上煩聖聽祇如往年河決商胡是時執政之臣不慎計慮遽謀修塞科配一千八百萬梢芟搔動六路一百有餘州軍官吏催驅急若星火民庶愁苦盈於道途或物已輸官或人方在路未及興役遽已罷修虛費民財為國斂怨舉事輕脫為害若斯雖既往之失難追而可鑒之蹤未遠今者又聞復有修河之役聚三十萬人之衆開一千里之長河計其所用物力數倍往年當此天災歲旱之時民困國貧之際不量人力不順天時臣知其有大不可者五蓋自去秋以及今春半天下苦旱而京東尤甚河北次之國家常務安靜賑卹之

猶恐饑民起而為盜何況於此兩路聚大衆興大役此其必不可者一也河北自恩州用兵之後繼以凶年人戶流亡十失八九數年以來稍稍歸復然死亡之餘所存者幾瘡痍未斂物力未充今遭此旱歲京東自去冬無雨雪麥不生苗已及暮春粟未布種不惟目下乏食兼亦向去無望而欲於此兩路聚[illegible]人之役若別路差夫則遠處難為赴役若只差近河[illegible]兩路力所不任此其必不可者二也臣伏見往年[illegible]滑州曾議修塞當時公私事力未如今日貧虛然猶[illegible]聚物料誘率民財數年之間方能興役況今國用[illegible]民力方疲且合商胡大決之洪流此自古一大役[illegible]商橫壟又廢

之故道此又一大役也自橫壠至海一千餘里埽岸久
已廢壞頓須修緝此又一大役也往年公私有力之時
興大役尚須數年今併三大役倉卒興於凶歲貧虛之
際此其必不可者三也就令商胡可塞故道可廻猶宜
審察天時人力之難爲何況商胡未必可塞故道未必
可廻哉臣聞鯀障洪水九年無功禹得洪範五行之書
知水潤下之性乃因水之流疏決就下而水患乃息然
則以大禹之神功不能障塞其流但能因而疏決爾今
欲逆水之性障而塞之奪洪河之正流使以人力而廻
注此大禹之所不能此其必不可者四也橫壠湮塞已
二十年商胡決又亦數歲故道已平而難鑿安流已

久而難廻昨聞朝廷曾遣故樞密直學士張奎計度
料極大近者再行檢計得功料全少功料小則所開淺
狹淺狹則水勢難廻此其必不可者五也臣伏見國家
累歲災譴甚多其於京東變異尤大地貴安靜動而有
聲鉅嵎山摧海水搖蕩如此不止僅乎十年天地譴戒
必不虛發臣謂變異所起之方尤宜加意防懼今乃欲
於凶旱之年聚三十萬之人衆於變異最大之方臣恐
地動山搖災禍自茲而始方今京東赤地千里饑饉之
民正苦天災又聞河役將動往往伐桑拆屋無復生計
流亡盜賊之患不可不虞欲望聖慈特降德音速罷其
事當荒歲務安人心仍詔有司詳審利害縱令河道可

復乞候豐年餘力漸次興爲臣實庸愚本無遠見初亦
外論不敢不言謹具狀奏聞

論修六塔河

右臣伏見朝廷定議開修六塔河口回水入橫壠故道
此大事也中外之臣皆知不便而未有肯爲國家極言
其利害者何哉蓋其說有三一曰畏大臣二曰畏小人
三曰無筴今執政之臣用心於河事亦勞矣初欲試十
萬人之役以開故道既又捨故道而修六塔未及興役
遽又罷之已而終爲言利者所勝今又復修然則其勢
難於復止也夫以執政大臣銳意主其事而又有不可
復止之勢固非一人口舌可回此所以雖知不便而一

肯言也李仲昌小人利口僞言衆所共惡今執政之臣
旣用其議必主其人且自古未有無患之河今河浸縣
邑日下之患雖小然其患已形回入六塔將來之害雖
大而其害未至夫以利口小人爲大臣所主欲與之爭
未形之害勢必難奪就使能奪其議則言者猶須獨任
因負爲患之責使仲昌得以爲辭大臣得以歸罪此所
以雖知不便而罕敢言也今執政之臣用心太過不思
自古無無患之河直欲使河不爲患若得河不爲患雖
竭人力猶當爲之況聞仲昌利口詭辨謂費物少而用
功不多不得不信爲奇策於是決意用之今言者謂故
道既不可復六塔又不可修詰其如何則又無策以振

勝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也衆人所不敢言而臣今獨敢言者臣謂大臣非有私仲昌之心也直欲興利除害爾若果知其爲患愈大則豈有不回者哉至於頑小人之後患則非臣之所慮也且事欲知利害權重輕有不得已則擇其害少而患輕者爲之此非明智之上不能也況治水本無奇策相地勢謹隄防順水性之所趨爾雖大禹不過此也夫所謂奇策者不大利則大害若循常之計雖無大利亦不至大害此明智之士善擇利者之所爲也今言修六塔者奇策也然終不可成而爲害愈大言順水治隄者常談也然無大害爲國計者欲何所擇哉若謂利害不可必但聚大衆興大役勞

困國以試奇策而僥倖於有成此謂雖執政之臣亦不必肯爲也臣前已具言河利害甚詳而未蒙採聽今復略陳其大要惟陛下詔計議之臣擇之臣謂河水未始不爲患今順已決之流治隄防於恩冀者其患一而遲塞商胡復故道者其患二而速開六塔以回今河者其患三而爲害無涯自河決橫隴以來大名金隄埽歲歲增治及商胡再決而金隄益又加功獨恩冀之間自商胡決後議者貪建塞河之策未嘗留意於隄防是以今河水浸溢今若專意併力於恩冀之間謹治隄防則河患可弭不至爲大害所謂其患一者十數年間今河下流淤塞則上流必有決處此一患而遲者也今欲塞商胡口使水歸故道治隄修埽功料浩大勞人費物困弊公私此一患也幸而商胡可塞故道復歸高淤難行不過一二年間上流必決此二患而速者也今六塔河口雖云已有上下約然全塞大河正流爲功不小又開六塔河道治二千餘里隄防移一縣兩鎮計其功費又大於塞商胡數倍其爲困弊公私不可勝計此一患也幸而可塞水入六塔而東橫流散溢濱棣德博與齊州之界咸被其害此五州者素號富饒河北一路用財所仰今引水注之不惟五州之民破壞田產河北一路坐見貧虛此二患也三五年間五州凋弊河流注溢久又淤澁決行艱澁則上流必決此三患也所謂爲害而無涯

也今爲國計者本欲除一患而反就三患此臣所不諭也至如六塔不能容大河橫決故道本以高淤難行而商胡決今復驅而注之必橫流而散溢且濬至海千餘里隄埽不可卒修修之縱成又不能捍水如此等事甚多士無愚智皆所共知不待臣言而後悉也臣前未奉使契丹時已嘗具言故道六塔皆不可爲惟治隄順水爲得計及奉使往來河北詢於知水者其說皆然雖恩冀之人今被水患者亦知六塔不便皆願且治恩冀隄防爲是下情如此詎可上違臣既知其詳豈敢自默伏乞聖慈特諭宰臣使更審利害速罷六塔之役差其李仲昌等不用選一二材幹之臣與河北轉運使副

及恩冀州官吏相度隄防併力修治則今河之水必不至爲大患且河水天災非人力可回惟當順導防捍之而已不必求奇策立難必之功以爲小人僥冀恩賞之資也況功必不成後悔無及者乎臣言狂計愚惟陛下裁擇

薦布衣蘇洵

臣猥以庸虛叨塵侍從無所裨補常愧心顔竊慕古人薦賢推善之意以爲爲時得士亦報國之一端往時自國家下詔書戒時文諷勵學者以近古蓋自天聖迨今二十餘年通經學古履忠守道之士所得不可勝數而四海之廣不能無山巖草野之遺其自重者既伏而不出故朝廷亦莫得而聞此乃如臣等輩所宜求而上者也伏見眉州布衣蘇洵履行淳固性識明達亦嘗一舉有司不中遂退而力學其論議精於物理而善識變權文章不爲空言而期於有用其所撰權書衡論機策二十篇辭辯閎偉博於古而宜於今實有用之言非特能文之士也其人文行久爲鄉閭所稱而守道安貧不營仕進苟無薦引則遂棄於聖時其所撰書二十篇臣謹隨狀上進伏望聖慈下兩制看詳如有可採乞賜甄錄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舉蘇軾應制科狀

右臣伏以國家開設科目以待賢又詔兩省之臣舉其所知各以聞達所以廣得人之路副仄席之求臣雖庸暗其敢不勉臣伏見新授河南府福昌縣主簿蘇軾學問通博資識敏明文采爛然論議蠭出其行業修飭名譽甚遠臣今保舉堪應材識兼茂明於體用科欲望聖慈召付有司試其所對如有謬舉甘伏朝典

舉章望之曾鞏王回充館職

右臣猥以庸虛過蒙獎任竊惟古人報國之效無先薦賢雖知人之難同於不廣而得材實行亦莫多得苟有所見其敢默然臣竊見秘書省校書郎章望之學問通博文辭敏麗不急仕進行義自修東南士子以爲師範太平州司法參軍曾鞏自爲進士已有時名其所爲文章流布遠邇志節高爽自守不回前亳州衛真縣主簿王回學行純固論議精明尤通史傳姓氏之書可備顧問此三人者皆一時之秀宜在朝廷之上而或廢處江湖或沈淪州縣不獲聞達議者惜之其章望之曾鞏王回臣今保舉堪充館閣職任欲望聖慈特賜甄擢如後不如舉狀臣甘當同罪

歐陽先生文粹卷第十

○序

○○送徐無黨

草木鳥獸之爲物衆人之爲人其爲生雖異而爲死則同一歸於腐壞澌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愈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爲聖賢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

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饑臥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爲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況於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者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爲文章稍稍見稱於人既去而與羣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涌而山出予欲摧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爲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送曾鞏

廣文曾生來自南豐入太學與其諸生羣進於有司有司斂羣材操尺度槩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棄之雖有魁壘拔出之材其一累黍不中尺度則棄不敢取幸而得良有司不過反同衆人之歎嗟愛惜若取捨非已事者詆曰有司有法奈不中何有司固不自任其責而天

下之士亦不以責有司皆曰其不中法也不幸有司尺度一失手則往往失多而得少嗚呼有司所操果良法邪何其久而不思革也況若曾生之業其大者固已魁壘其於小者亦可以中尺度而有司棄之可怪也然曾生不非同進不罪有司告予以歸思廣其學而堅其守予初駭其文又壯其志夫農不咎歲而蕃播是勤其水旱則已使一有穫則豈不多邪曾生橐其文數十萬言來京師京師之人無求曾生者然曾生亦不以干也予豈敢求生而生辱以顧予是京師之人既不求之而有司又失之而獨余得也於其行也遂見於文使知生者

可以予有司而賀余之獨得也

送楊子聰

士之仕於州郡者必視其地大小高下之望以爲輕重河南大府也參軍雖卑以望而高下之固與他州郡異矣然地大望高居者皆將相名臣吏民門坐而偶語道某相某將某官者常各斥而一二歲數之至於郎官御史方鎮牧守使人賓客由河南出者入不候於雒去不餞于郊途逢而不避市坐者不起豈素慢哉蓋其見之習也彼視公卿大臣要官其易如此矧所謂參軍者邪其不羣嘲而隨侮之幸也參軍每上府望門而趨吏摩以肩過不揖反就焉持刺執版求通姓名雖心負其所

有欲進自達不可得其勢槷槷卑且賤反其於他州郡故爲之者未嘗樂也然其間能自以頭角頎然而出者鮮矣其才能之美非有異乎衆莫能也戶曹參軍楊子聰居府中常衣青衫騎破虎驄出入府門下人固筆視而桀易之居一歲相國彭城公爲之集賢學士謝公又薦之士之有文而賢者盡交之其能出其頭角矣君去而之他州郡不特頎然而出矣遂將傑然以獨立也子聰南人樂其土風今秩滿調於吏部必吏於南也吾見南之州郡有傑然而獨出者必楊子聰也

送張唐民

予讀周禮至於教民興學選賢命士之法未嘗不輟書欸息以謂三代之際士豈皆賢故當其王道備而習俗成仁義禮樂達於學孝慈友悌達於家居有教養之漸進有爵禄之勸苟一不勉則又有屏黜不齒戮辱之羞然則士生其間其勢不得不至於爲善也豈必生知之賢及後世道缺學廢苟偷之俗成而忘其教養之具至於爵禄黜辱之法又失其方而不足以勸懼然則士生其間能自爲善卓然而不惑者非其生知之性天所賦予其孰能至哉則凡所謂賢者其可貴於三代之士遠矣故善人尤少幸而有則往往飢寒困踣之不暇其幸者或艱而後通夫賢者豈必困且艱哉蓋高世則難合適俗則多窮亦其勢然也嗚呼人事修則天下之人

皆可使爲善士廢則守天所賦予其賢亦困於時夫天非不好善其不勝於人力者其勢之然歟此所謂天人之理在於周易否泰消長之卦能通其說則自古賢聖窮達而禍福皆可知而不足怪秀才張生居青州其毋賢而知書二子長其二獨生最賢行義聞於鄉而好學力爲古文是謂卓然而不惑者也今年舉進士黜於有司毋老而貧無以養可謂困且艱矣嗟乎予力既不能周於生而生尤好易常以講於予其歸也卒其業則天命之理人事之勢窮達禍福可以不動于其心雖然若生者豈終窮也哉安知其不艱而後通也哉

送王陶

六經皆載聖人之道而易著聖人之用吉凶得失動靜進退易之事也其所以為之用者剛與柔也乾健坤順剛柔之大用也至於八卦之變六爻之錯剛與柔迭居其位而吉亨利無咎凶厲悔吝之象生焉蓋剛為陽為德為君子柔為陰為險為小人自乾之初九為姤而上至於剝其卦五皆陰剝陽之卦也小人之道長君子靜以退之時也自坤之初六為復而上至於夬其卦五皆剛決柔之卦也小人之道消君子動以進而用事之時也夫剛之為德君子之常用也庇民利物功莫大焉其為卦過泰之三而四為大壯五為夬壯者壯也夬者決也一陽雖盛而猶有二陰然陽眾而陰寡則可用壯以

攻之故其卦為壯五陽而一陰陰不足為直可決之而已故其卦為夬然則君子之用其剛也審其力視其時知陰險小人之必可去然後以壯而決之夫弱者可犯也強者可詘也聖人於此決之用必有戒焉故大壯之彖辭曰大壯利正其象辭曰君子非禮弗履夬之彖辭曰健而說決而和其象辭曰居德則忌以明夫剛之不可獨任也故復始而亨臨浸而長泰交而大壯以眾攻其寡夬乘其衰而決之夫君子之用其剛也有漸而不失其時又不獨任必以正以禮以說以和而濟之則功可成此君子動以進而用事之方也太原王陶字樂道好剛之士也常疾世陰險之小人多居亦時不容進力學好古以自信自守今其初仕於易得君子動以進之象故予為明說以贈之大壯之初九曰壯于趾征凶夬之初九亦曰壯于趾往不勝為咎以此見聖人之戒用剛也不獨於其彖象而又常深戒於其初嗚呼世之君子少而小人多君之力學好剛以蓄其志未始施之於事也今其往尤宜慎乎其初

送王聖紀

前年五月大霖雨殺麥河溢東畿及下田已而不雨至於八月救粟死高田三司有言前時溢傷州民冒河為言得免租者歸什今歲秋當租懼民幸水旱因緣得妄免以虧兵食請勅有司譏之朝廷因舉田令約束州縣

吏無遠近皆望風惡民言水旱一以農田勅限甚者皆而絕之畿之民訴其縣不聽則訴於開封又不聽則相與聚於宣德門外訴於宰相於是遣吏四出視諸縣租者還而或言災或言否然言否者十七八最後視者還言民實災而吏徒畏約束以苟自免僞天子聞之惻然盡蠲畿民之租余嘗竊歎曰民生幸而為畿民且緩急近而易知也雨降于天河溢于地與赤日之出是三者之易見也前二三歲旱蝗相連朝廷歲隨其災之厚薄蠲其賦之多少至兵食不足則歲糴或入粟以爵而充之是在上者之愛人而仁人之心易惻也以易知之近言易見之事告易惻之仁然吏壅之畿不得達況四海

之大幾萬里而遠事之難知不若縣之易見若何數使上有易惻之心不得達于下有司告之若不得通於上者吏居其間而壅之顧可勝歎哉扶風爲縣限關之西距京師在千里外民之不幸而事有隱微者何限其能生死曲直之者令與主簿尉三人而民之志得不壅而聞于州州不壅而聞及上縣不壅而民志通者令與主簿尉達之而已王君聖紀主簿於其縣聖紀好學有文佐是縣也始試爲政焉故以其夫所素歎者告之

章望之字

校書郎章君嘗以其名望之來請字曰願有所教使得以勉焉而自勗者予爲之字曰表民而告之曰古之君子所以異乎衆人者言出而爲民信事行而爲世法其動作容貌皆可以表於民也故紘綖冕弁以爲首容佩玉玦環以爲行容衣裳黼黻以爲身容手有手容足有足容揖讓登降獻酬俯仰莫不有容又見其寬柔溫厚剛嚴果毅之色以爲仁義之容服其服載其車立乎朝廷而正君臣出入宗廟而臨大事儼然人皆望而畏之曰此吾民之所尊也非民之知尊君子而君子者能自修而尊者也然而行不充于內德不備於人雖盛其服文其容民不尊也名山大川一方之望也山川之嶽瀆天下之望也故君子之賢於一鄉者一鄉之望也賢於

一國者一國之望也名烈著于天下者天下之望也功德被于後世者萬世之望也孝慈友悌達于一鄉古所謂鄉先生者一鄉之望也春秋之賢大夫若隨之季良鄭之子產者一國之望也位于中而姦臣賊子不敢竊發于外如漢之大將軍出入將相朝廷以爲輕重天下繫其安危如唐之裴丞相者天下之望也其人已沒其事已久聞其名想其人若不可及者夔龍稷契是也其功可以及百世其道可以師百王雖有聖賢莫敢過之者周孔是也此萬世之望而皆所以爲民之表也傳曰其在賢者識其大者遠者章君儒其衣冠氣剛色仁好學而有志其粲然修乎其外而煇然充乎其內以發乎文辭則又馳騁放肆而無涯是數者皆可以自擇而勉焉者也是固能識夫遠大者矣雖予何以勗焉第因其志廣其說以塞請

胡寅字

寅之爲言恭且畏之辭也書曰寅餞納日云者堯命其臣羲和者俾其官而史美之文又曰夙夜惟寅云者舜勅其臣伯夷之辭也又曰同寅協恭和衷哉云者皋陶戒禹之言也堯舜禹之事載於書皆爲萬世之法而其君臣之際相告語者如是是知恭降是慎以思其事雖聖人猶然尉氏胡君名寅以問於余將字之余以謂名者古之人生而有別之稱猶若太甲盤庚仲丁

者直識其次第而已至於左丘明者蓋魯大夫之名始
謂命名有義而學者又以文王武王伯魚之類賦其說
者尤非也文王之世爲商諸侯偶商不幸而紂爲淫虐
然猶生服事之豈其生也已有滅商自大之心而名其
其子始生又使教君而發其功業哉孔子生子適有饋
鯉者遂名之若史魚孔鯉又有義者乎則是直爲識別
之稱未嘗有義也然考古之人字者則似此義若將釋
其名曰其字若此而已胡君曰其爲字如其寅者何謂
然因考于古取堯舜之書常所道名之而字曰子畏云

鄭荀改名

三代之衰學廢而道不明然後諸子出自老子厭周之

亂用其小見以爲聖人之術止於此始非仁義而詆聖
智諸子因之益得肆其異說至於戰國蕩而不反然後
山淵齊秦堅白異同之論興聖人之學幾乎其息最後
荀卿子獨用詩書之言貶異扶正著書以非諸子尤以
勸學爲急荀卿楚人嘗以學干諸侯不用退老蘭陵楚
人尊之及戰國平三代詩書未盡出漢諸大儒賈生司
馬遷之徒莫不盡用荀卿子蓋其爲說最近於聖人而
然也榮陽鄭昊少爲詩賦舉進士已中第遂棄之曰此
不足學也始從先生長者學問慨然有好古不及之意
鄭君年尚少而性淳明輔以強力之志得其是者而師
焉無不至也將進其名數以詩予使之自擇遂改曰荀
於是又見其志之果也夫荀卿者未嘗親見聖人徒讀
其書而得之然自子思孟子已下意皆輕之使其與游
夏並進於孔子之門吾不知其先後也世之學者苟如
荀卿可謂學矣而又進焉則孰能禦哉余既嘉君善自
擇而樂爲因爲之字曰叔希且以勗其成焉

歐陽先生文粹卷第十一

序

廖氏文集

自孔子殁而周衰接乎戰國秦遂焚書六經於是中絕漢興蓋久而後出其散亂磨滅既失其傳然後諸儒因得措其異說於其間如河圖洛書怪妄之尤甚者余嘗哀夫學者知守經以篤信而不知偽說之亂經也屢爲說以黜之而學者溺其久習之傳反駭然非余以一人之見決千歲不可考之是非欲奪衆人之所信徒自守而世莫之從也余以謂自孔子没至今二千歲之間有一歐陽脩者爲是說矣又二千歲焉知無一人焉與脩同其說也又二千歲將復有一人焉然則同者至于三則後之人不待千歲而有也同予說者既衆則衆人之所溺者可勝而奪也夫六經非一世之書其將與天地無終極而存也以無終極視數千歲於其間頃刻爾是則余之有待於後者遠矣非汲汲有求於今世也衡山廖倚與余游三十年已而出其兄偁之遺文百餘篇號朱陵編者其論洪範以爲九疇聖人之法爾非有龜書出洛之事也余乃知不待千歲而有與余同於今世者始余之待于後世也與有因余言而同者爾若偁者未嘗聞余言蓋其意有所合焉然則舉今之世固有不相求而合者矣亦何待於數千歲乎廖氏家衡山世以能詩知名於湖南而偁尤好古能文章其德行聞于鄉里一時賢士皆與之遊以其不達而早死故不顯于世嗚呼知所待者必有時而獲知所畜者必有時而施苟有志焉不必有求而後合余嘉與偁不相求而兩得也於是乎書

薛簡肅公文集

君子之學或施之事業或見於文章而常患於難兼也蓋遭時之士功烈顯於朝廷名譽光於竹帛故其常視文章爲末事而又有不暇與不能者焉至於失志之人窮居隱約苦心危慮而極於精思與其有所感激發憤惟無所施於世者皆一寓於文辭故曰窮者之言易工也如唐之劉柳無稱於事業而姚宋不見於文章彼四人者猶不能於兩得況其下者乎惟簡肅公在真宗時以材能爲名臣仁宗母后時以剛毅正直爲賢輔其決大事定大議嘉謀讜論著在國史而遺風餘烈至今稱於士大夫公絳州正平人也自少以文行推於鄉里既舉進士獻其文百軸於有司由是名動京師其平生所爲文至八百餘篇何其盛哉可謂兼於兩得也公之事業顯矣其於文章氣質純深而勁正蓋發於其志故如其爲人公有子直孺早卒無後以其弟之子仲孺公期爲後公之文既多而往往流散於人間公期能力收拾蓋自公薨後三十年始克類次而集之爲四十卷公期

可謂能世其家者也嗚呼公爲有後矣

梅聖俞注孫子後

世所傳孫武十三篇多用曹公杜牧陳皞注號三家孫子余頃與撰四庫書目所見孫子注者尤多武之書本於兵兵之術非一而以不窮爲奇宜其說者之多也凡人之用智有短長其施設各異故或膠其說於偏見然無出所謂三家者三家之注皞最後其說時時攻牧之短牧亦慨然最喜論兵欲試而不得者其學能道春秋戰國時事甚博而詳然前世言善用兵稱曹公曹公嘗與董呂諸袁角其力而勝之遂與吳蜀分漢而王傳言魏之諸將出兵千里每坐計勝敗授其成筭諸將用之

十不失一一有違者兵輒敗北故魏世用兵悉以新書從事其精於兵也如此牧謂曹公於注孫子尤略蓋惜其所得自爲一書是曹公悉得武之術也然武嘗以其書干吳王闔閭闔閭用之西破楚北服齊晉而霸諸侯夫使武自用其書止於強伯及曹公用之然亦終不能滅吳蜀豈武之術盡於此乎抑用之不極其能也後之學者徒見其書又各牽於己見是以注者雖多而少當也獨吾友聖俞不然嘗評武之書曰此戰國相傾之說也三代王者之師司馬九伐之法武不及也然亦愛其文略而意深其行師用兵料敵制勝亦皆有法其言甚有次序而注者汨之或失其意乃自爲注凡膠於偏見者皆抉去傳以己意而發之然後武之說不汨而明吾知此書當與三家並傳而後世取其說者往往於吾聖俞多焉聖俞爲人謹質溫恭衣冠進趨眇然儒者也後世之視其書者與太史公疑張子房爲壯夫何異

韻總

倕工於爲弓而不能射羿與逢蒙天下之善射者也奚仲工於爲車而不能御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此荀卿子所謂藝之至者不兩能信哉儒者學乎聖人聖人之道直以簡然至其曲而暢之以通天下之理以究陰陽天地人鬼事物之變化君臣父子吉凶生死凡人之大倫則六經不能盡其說而七十子與孟軻荀揚之

徒各極其辯而莫能殫焉夫以孔子之好學而其所道者自堯舜而後則詳之其前蓋略而弗道其亦有所不暇者歟儒之學者信哉遠且大而用功多則其有所不暇者宜也文字之爲學儒者之所用也其爲精也有聲形曲直毫釐之別音響清濁相生之類五方言語風俗之殊故儒者莫暇精之其有精者則往往不能乎其它是以學者莫肯捨其所事而盡心乎此所謂不兩能者也必待乎用心專者而或能之然後儒者有以取焉洛僧鑒聿爲韻總五篇推子母輕重之法以定四聲考求前儒之失辨正五方之訛顧其用心之精可謂入於忽微若櫛之於髮績之於絲雖細且多而條理不亂儒之

學者莫能難也韻總通於易能知大演之數又學乎陰陽地理黃帝岐伯之書其尤盡心者韻總也世本儒家子少為浮圖入武當山往來江漢之旁十餘年不妄與人交有不可其意雖王公大人亦莫肯顧聞士有一藝雖千里必求之介然有古獨行之節所謂用心專者也宜其學必至焉耳浮圖之書行乎世者數百萬言其文字雜以夷夏讀者罕得其真往往就而正焉韻總之書非獨有取於吾儒亦欲傳於其徒也

集古錄目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強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者腰絙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飽蛟魚金礦於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餱糧而後進其崖崩窟塞則遂葬於其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遠且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已來聖君賢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淪磨滅散棄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

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顓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絕谷荒林破冢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以為集古錄以謂轉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秩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又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別為錄目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

外制集

慶曆三年春丞相呂夷簡病不能朝上既更用大臣銳意天下事始用諫官御史疏追還夏竦制書既而召韓琦范仲淹於陝西又除富弼樞密副使弼仲淹琦皆惶恐頓首辭讓至五六不已手詔趣琦等就道甚急而弼方且入求對以辭不得見遣中貴人趣送閤門使即受命嗚呼觀琦等之所以讓上之所以用琦等者可謂聖賢相遇千載一遇而君臣之際何其盛也於是時天下之士孰不竊為材邪顧予何人亦與其選夏四月召自

滑臺入諫院冬十二月拜右正言知制誥是時夏人雖數請命而西師尚未解嚴京東累歲盜賊最後王倫暴起沂州轉劫江淮之間而張海郭邈山等亦起商鄧以驚京西州縣之吏多不稱職而民弊矣天子方慨然勸農桑興學校破去前例以不次用人哀民之困而欲除其蠹吏知磨勘法久之弊而思別材不肖以進賢能患百職之不修而申行賞罰之信蓋欲修法度矣予時雖掌誥命猶在諫職常得奏事殿中從容盡聞天子所以更張庶事憂閔元元而勞心求治之意退得載于制書以諷曉訓勑在位者然予方與修祖宗故事又修起居注又修編勑日與同舍論議治文書所省不一而除目所下率不一二時已迫丞相出故不得專一思慮工文字以盡導天子難諭之意而復誥命於三代之文嗟夫學者文章見用于世鮮矣況得施於朝廷而又遭人主致治之盛若脩之鄙使竭其材猶恐不稱而況不能專一其職此予所以常遺恨於斯文也明年秋予出為河北轉運使又明年春權知成德軍事事少間發所作制草而閱之雖不能盡載明天子之意於其所述百得一二足以章示後世蓋王者之訓在焉豈以予文之鄙而廢也於是錄之為三卷予自直閣下儤直八十始滿不數日奉使河東還即以來河北故其所作纔一百五十餘篇云

內制集

昔錢思公嘗以謂朝廷之官雖宰相之重皆可雜以他才處之惟翰林學士非文章不可思公自言為此語頗取怨於達官然亦自負以為至論今學士所作文書多矣至於青詞齋文必用老子浮圖之說祈禳秘祝往往近於家人里巷之事而制詔取便於宣讀常拘以世俗所謂四六之文其類多如此然則果可謂之文章者歟予在翰林六年中間進拜二三大臣皆適不當直而天下無事四夷和好兵革不用凡朝廷之文所以指麾號令訓戒約束自非因事無以發明矧予中年早衰意思零落以非工之作又無所遇以發焉其屑屑應用拘牽常格卑弱不振宜可羞也然今文士尤以翰林為榮選予既罷職院吏取予直草以日次之得四百餘篇因不忍棄況其上自朝廷內及宮禁下暨蠻夷海外事無不載而時政記日曆與起居郎舍人有所略而不記未必不有取於斯焉嗚呼予且老矣方買田淮潁之間若夫涼竹簟之暑風曝茅簷之冬日睡餘支枕念昔平生仕宦出處顧瞻玉堂如在天上因覽遺藁見其所載職官名氏以較其人盛衰先後孰在孰亡足以知榮寵為虛名而資笑談之一噱也亦因以誇於田夫野老而已

歐陽先生文粹卷第十二

歐陽先生文粹卷第十三

○序

○○帝王世次圖

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子者可謂顯人矣而後世猶失其傳者豈非以其遠也哉是故君子之學不窮遠以為能而闕其不知慎所傳以惑世也方孔子時周衰學廢先王之道不明而異端之說並起孔子患之乃修正詩書史記以止紛亂之說而欲其傳之信也故略其遠而詳其近於書斷自唐虞以來著其大事可以為世法者而已至於三皇五帝君臣世次皆未嘗道者以其世遠而慎所不知也孔子既沒異端之說復興周室亦益衰亂接乎戰國秦遂焚書先王之道中絕漢興久之詩書稍出而不完當王道中絕之際奇書異說方充斥而盛行其言往往反自託於孔子之徒以取信於時學者既不備見詩書之詳而習傳盛行之異說世無聖人以為質而不自知其取捨真偽至有博學好奇之士務多聞以為勝者於是盡集諸說而論次初無所擇而惟恐遺之也如司馬遷之史記是矣以孔子之學上述前世止於堯舜著其大略而不道其前遷遠出孔子之後而乃上述黃帝以來又詳悉其世次其不量力而務勝宜其失之多也遷所作本紀出於大戴禮世本諸書今依其說圖而考之堯舜夏商周皆同出於黃帝堯之崩也

下傳其四世孫舜舜之崩也復上傳其四世祖禹而舜禹皆壽百歲稷契於高辛為子乃同父異母之兄弟今以其世次而下之湯與王季同世湯下傳十六世而為紂王季下傳一世而為文王二世而為武王是文王以十五世祖臣事十五世孫紂而武王以十四世祖伐十四世孫而代之王何其繆哉嗚呼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百王之取法也其盛德大業見於行事而後世所欲知者孔子皆已論著之矣其久遠難明之事後世不必知不知不害為君子者孔子皆不道也夫孔子所以為聖人者其智知所取捨皆如此

傳易圖

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夫孟子好學者豈獨忽於書哉蓋其自傷不得親見聖人之作而傳者失其真莫可考正而云也然豈獨無書之如此余讀經解至其引易曰差若毫釐謬以千里之說又讀今周易有何謂子曰者至其繫辭則又曰聖人設卦繫辭焉以考其真而莫可得然後知孟子之歎蓋有激云爾昔者當秦焚書時易以卜筮得獨不焚其後漢興他書雖出皆多殘缺而易經以故獨完然如經解所引者於今易亡之豈今易亦有亡者耶是亦不得為完書也昔孔子門人追記其言作論語其首必以子曰者所以別夫子與弟子之言又其言非一事其事非一時文無屬而言難次第

故每更一事必以子曰以起之若文言者夫子自作不應自稱子曰又其作於一時文有次第何假子曰以發之乃知今周易所載非孔子文言之全篇也蓋漢之易師擇取其文以解卦體至其有所不敢則文斷而不屬故以子曰起之也其先言何謂而後言子曰者乃講師自為答問之言爾取卦體以為答也亦如公羊穀梁傳春秋先言何曷而後道其師之所傳以為傳曰今上繫凡有子曰者亦皆講師之說也然則今易皆出乎講師臨時之說矣幸而講師所引者猶載於篇不幸其不及引者其亡豈不多邪嗚呼歷弟子之相傳經講師之大取不徒存者不完而其偽謬之失其可究邪夫繫者有所繫之謂也故曰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占其為辭各聯屬其一爻者也是則孔子專指爻辭為繫辭而今乃以孔子贊易之文為上下繫辭者何其謬也卦爻之辭或以為文王作或以為周公作孔子言聖人設卦繫辭焉是斥文王周公之作為繫辭不必復自名其所作又為繫辭也況其文乃槩言易之大體雜論易之諸卦其辭非有所繫不得謂之繫辭也必然自是諸儒已有此名不知從何而失之也漢去周最近不應有失然漢所為繫辭者得非不為今之繫辭乎易之所曰需于血出自穴艮之辭曰艮其限列其夤睽之辭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是皆險怪奇絕非世常之言為有

訓故考證而學者出其臆見隨事為解果得聖人之旨邪文言繫辭有可考者其說如此而其非世常言無可考者又可知矣今徒從夫臆出之說果可盡信之邪此孟子所歎其不如亡者也易之傳注比他經為尤多然止於王弼其後雖有述者不必皆其授受但其傳之而已大抵易至漢分為三有田何之易焦贛之易費直之易田何之易傳自孔子有上下二篇又有彖象繫辭文言說卦等自為十篇而有章句凡學有章句者皆祖之田氏焦贛之易無所傳授自得于隱者之學專於陰陽占察之術凡學陰陽占察者皆祖之焦氏費直之易亦無所授又無章句惟以彖象文言等十篇解上下經凡以彖象文言等參入卦中者皆祖之費氏田焦之學廢於漢末費氏獨興遂傳至鄭康成而王弼所注或用康成之說是弼即鄭本而為注今行于世者惟有王弼易其源出於費氏也孔子之古經亡矣

詩圖

周之詩自文王始成王之際頌聲興焉周之盛德之極文王之詩三十七篇其二十二篇繫之周公召公為周南召南其八篇為小雅六篇為大雅武王之詩六篇同篇為小雅一篇為召南之風成王之詩五十三篇其十篇為小雅十二篇為大雅三十一篇為頌是為詩之正經其後二世昭王立而周道微闕又六世厲王政益衰

變雅始作厲王死于彘天下無君周公召公行政謂之共和凡十四年而厲王之下太子宜臼遷于洛邑號東周周之室益微而平王之詩貶爲風下同列國至於桓莊而詩止矣初成王立周公攝政管蔡作亂周公及其大夫作詩七篇豳之太史以爲周公詩主道豳國公劉太王之事故繫之豳謂國變風而諸侯之詩無正風其變風自懿王始作懿王時齊風始變夷王時衛風始變次厲王時陳風始變厲王崩周召共和唐風始變次宣王時秦風始變至平王時鄭風始變惠王時曹風始變陳最後至頃王時猶有靈公之詩於是止矣蓋自文至頃凡二十世王澤竭而詩不作今取之詩次比考於舊

史先後不同周召王豳皆出於周邶鄘合於衛檜魏世家絕其可考者七國而已陳齊衛晉曹鄭魏此變風之先後也周召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檜曹此孔子未刪詩之前季札所聽周樂次第也周召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此今詩之次第也考其得封之先後爲國之大小與其詩作之時皆失其次說者莫能究焉其外魯之頌四篇商頌五篇鄭康成以爲魯得用天子之禮樂故有頌而商頌至孔子之時存者五篇而夏頌已亡故録魯詩以備三頌著爲後王之法監三代之成功法莫大於夏矣康成所作詩譜圖自共和而後始得春秋次序今其圖亡今略準鄭譜說而依其次第與之以見前儒之得失今既依鄭爲圖故風雅變正與其序所不言而說者推定世次皆以從鄭之意其所失者可指而見焉司馬遷謂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之存者三百鄭學之徒皆以遷說之謬言古詩雖多不容十分去九以予考之遷說然也何以知之今書傳所載逸詩何可數焉以圖推之有更十君而取其一篇者又有二十餘君而取其一君由是言之何啻乎三千詩三百一十一篇亡者六篇存者三百五篇云

詩譜補亡

歐陽子曰昔者聖人已沒六經之道幾熄於戰國而焚棄於秦自漢已來收拾亡逸發明遺義而正其訛繆得

以粗備傳于今者豈一人之力哉後之學者因迹前世之所傳而較其得失或有之矣若使徒抱焚餘殘脫之經倀倀於去聖千百年後不見先儒中間之說而欲特立一家之學者果有能哉吾未之信也然則先儒之論苟非詳其終始而抵牾質於聖人而悖理害經之甚有不得已而後改易者何必徒爲異論以相訾也毛鄭於詩其學亦已博矣予嘗依其箋傳考之於經而證以序譜惜其不合者頗多蓋詩述商周自生民玄鳥上陳稷契下迄陳靈公千五六百歲之間旁及列國君臣世次國地山川封域圖牒鳥獸草木魚蟲之名與其風俗善惡方言訓故盛衰治亂美刺之由無所不載然則孰能

無失於其間哉予疑毛鄭之失既多然不敢輕爲改易者意其爲說不止於箋傳而恨已不得盡見二家之書未能偏通其旨夫不盡見其書而欲折其是非猶不盡人之辭而欲斷其訟之曲直其能果於自決乎其能使之必服乎世言鄭氏詩譜最詳求之久矣不可得雖崇文總目秘書所藏亦無之慶曆四年奉使河東至于絳州偶得焉其文有注而不見名氏然首尾殘缺自周公致太平已上皆亡之其國譜旁行尤易爲訛舛悉皆顚倒錯亂不可復考凡詩雅頌兼列商魯其正變之風十有四國而其次比莫詳其義惟封國變風之先後不可以不知周召王豳同出於周邶鄘并於衛檜魏無世家其可考者陳齊衛晉曹鄭秦此封國之先後也豳齊衛檜陳唐秦鄭魏曹此變風之先後也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曹此孔子未刪詩之前周太師樂歌之次第也周召邶鄘衛王檜鄭齊魏唐秦陳曹豳此鄭氏詩譜次第也黜檜後陳此今詩次比也初予未見鄭譜嘗略考春秋史記本紀世家年表而合以毛鄭之說爲詩圖十四篇今因取以補鄭譜之亡者足以見二家所說世次先後甚備因據而求其得失較然矣而仍存其圖庶幾以見予於鄭氏之學盡心焉耳夫盡其說而有所不通然後得以論正予豈好爲異論者哉凡補其譜十有五補其文字二百七增損塗乙改正者三百

八十三而鄭氏之譜復完矣

譜序自周公致太平已上皆亡其文予取孔穎達正義所載之文補足因爲之注自周公已下即用舊注云

歐陽先生文粹卷第十三

歐陽先生文粹卷第十四

記

吉州學

慶曆三年秋天子開天章閣召政事之臣八人問治天下其要有幾施於今者宜何先使坐而書以對八人者皆震恐失位俯伏頓首言此非愚臣所能及惟陛下所欲為則天下幸甚於是詔書屢下勸農桑責吏課舉賢才其明年三月遂詔天下皆立學置學官之員然後海隅徼塞四方萬里之外莫不皆有學嗚呼盛矣學校王政之本也古者致治之盛衰視其學之興廢記曰國有學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此三代極盛之時大備之制也宋興蓋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學始克大立豈非盛美之事須其久而後至於大備歟是以詔下之日臣民喜幸而奔走就事者以後為羞其年十月吉州之學成州舊有夫子廟在城之西北今知州事李侯寬之至也謀與州人遷而大之以為學舍事方上請而詔已下學遂以成李侯治吉敏而有方其作學也吉之士率其私錢一百五十萬以助用人之力積二萬二千工而人不以為勞其良材堅甓之用凡二十二萬三千五百而人不以為多學有堂筵齋講有藏書之閣有賓客之位有游息之亭嚴嚴翼翼壯偉閎耀而人不以為侈既成而來學者常三百餘人予世家于吉而濫官于朝進不能

以補天子之盛美退不得與諸生揖讓乎其中然予教學之法本於人性磨揉遷革使趨於善其勉於人者勤其入於人者漸善教者以不倦之意須遲久之功至於禮讓興行而風俗純美然後為學之成今州縣之吏不得久其職而躬親於教化也故李侯之績及於學之立而不及待其成惟後之人毋廢慢天子之詔而怠以中止幸予他日因得歸榮故鄉而謁於學門將見吉之士皆道德明秀而可為公卿問於其俗而婚喪飲食皆中禮節入於其里而長幼相孝慈於其家行於其郊而少者扶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於道路然後樂學之道成而得時從先生耆老席于眾賓之後聽鄉樂之歌飲獻酬之酒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而周覽學舍思詠李侯之遺愛不亦美哉故於其始成也刻辭于石而立諸其廡以俟

穀城夫子廟

釋奠釋菜祭之略者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為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其又略也故其禮亡焉而今釋奠幸存然亦無樂又不徧舉於四時獨春秋行事而已記曰釋奠必有合樂有故則否謂凡有國各自祭其先聖先師若唐虞之夔伯夷周之周公魯之孔子其國之無焉者則必合於鄰國而祭之然自孔子

沒後之學者莫不宗焉故天下皆尊以爲先聖而後世無以易學校廢久矣學者莫知所師又取孔子門人之高弟曰顏回者而配焉以爲先師隋唐之際天下州縣皆立學置學官生員而釋奠之禮遂以著令其後州縣學廢而釋奠之禮吏以其著令故得不廢學廢矣無所從祭則皆廟而祭之荀卿子曰仲尼聖人之不得勢者也然使其得勢則爲堯舜矣不幸無時而沒特以學者之故享弟子春秋之禮而後之人不推所謂釋奠者徒見官爲立祠而州縣莫不祭之則以爲夫子之尊由此爲盛甚者乃謂生雖不得位而沒有所享以爲夫子榮謂有德之報雖堯舜莫若何其謬論者歟祭之禮以迎

尸酌鬯爲盛釋奠薦饌直奠而已故曰祭之略者其事有樂舞授器之禮今又廢則於其略者又不備焉然古之所謂吉凶鄉射賓燕之禮民得而見焉者今皆廢失而州縣幸有社稷釋奠風雨雷師之祭民猶得以識先王之禮器焉其牲酒器幣之數升降俯仰之節吏又多不能習至其臨事舉多不中而色不莊使民無所瞻仰見者怠焉因以爲古禮不足復用非師古好學者莫肯盡心焉穀城令狄君栗爲其邑未逾時修文宣王廟易於縣之左大其正位爲學舍於其旁藏九經書率其邑之子弟興於學然後考制度爲俎豆籩篚罇爵簠簋凡若干以與其邑人行事宋興於今八十年天下無事方修禮樂崇儒術以文太平之功以謂王爵未足以尊夫子又加至聖之號以褒崇之講正其禮下於州縣而吏或不能諭上之意凡有司簿書之所不責者謂之不急穀城縣政久廢狄君居之期月稱治又能遵國典修禮興學急其有司所不責者諰諰然惟恐不及可爲有志之士矣

仁宗御飛白

治平四年夏五月余將赴亳假道于汝陰因得閱書於子履之室而雲章爛然輝映日月爲之正冠肅容再拜而後敢仰視蓋仁宗皇帝之御飛白也曰此寶文閣之所藏也胡爲於子之室乎子履曰曩者天子宴從臣於

羣玉而賜以飛白余幸得與賜焉予窮於世久矣少不悅於時人流離竄斥十有餘年而得不老死江湖之上者蓋以遭時清明天子嚮學樂育天下之材而不遺一介之賤使得與羣賢並遊於儒學之館而天下無事歲時豐登民物安樂天子優游清閒不邇聲色方與羣臣從容於翰墨之娛而余於斯時竊獲此賜非惟一介之臣之榮遇亦朝廷一時之盛事也子其爲我志之余曰仁宗之德澤涵濡於萬物者四十餘年雖田夫野老之無知猶能悲歌思慕於壟畝之間而況儒臣學士得望清光蒙恩寵登金門而上玉堂者乎於是相與泫然流涕而書之夫玉韞石而珠藏淵其光氣常見於外也故

山輝如白虹水變而五色者乎實之所在也今賜書亦
藏于子宮也吾知將有望氣者占其光起而屬天者必
賜書之所在也

御書閣

醴陵縣東二十里有宮曰登真其前有山世傳仙人王
喬鍊藥於此唐開元間神仙道家之說興天子爲書六
大字賜而揭焉太宗皇帝時詔求天下前世名山異跡
而尤好書法聞登真有開元時所賜字甚奇乃取至京
師閱焉已而還之又賜御書飛白字使藏其後登真
大火獨飛白書存康定元年道士彭知一探其私篋以
市工材悉復宮之舊建樓若干尺以藏賜書予之故人

處士任君爲予言其事來乞文以志凡十餘請而不懈
予所領職方悉掌天下圖書考圖驗之醴陵老佛之居
凡八十而所謂登真者其說如此乃爲之記夫老與佛
之學皆行於世久矣爲其徒者常相訾病若不相容於
世二家之說皆見斥於吾儒宜其合勢并力以爲拒守
而乃反自相攻惟恐不能相弱者何哉豈其死生性命
所持之說相警而然邪故其代爲興衰各繫於時之好
惡雖善辯者不能合二說而一之至其好大宮室以矜
世人則其爲事同焉而佛能箝人情而鼓以禍福人之
趣者常衆而熾老氏獨好言清淨遠去靈仙飛化之術
其事冥深不可質究則其爲常以淡泊無爲爲務故凡

佛氏之動搖興作爲力甚易而道家非遭人主之好尚
不能獨興其間能自力而不廢者豈不賢於其徒者哉
知其見也

晝錦堂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
之所同也蓋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
侮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一旦高車
駟馬旗旄導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跡
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
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此一介之士得志當時而意
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惟大丞相衛國公則

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爲時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
科登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
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窮阨之人僥倖
得志於一時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夸耀之
也然則高牙大纛不足爲公榮桓圭衮冕不足爲公貴
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
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於公也豈止夸
一時而榮一鄉哉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于
相乃作晝錦之堂于後圃既又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
言以快恩讎矜名譽爲可薄蓋不以昔人所夸者爲榮
而以爲戒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爲何如而其志豈易量

哉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至於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弦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為天下道也於是乎書

有美堂

嘉祐二年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梅公出守于杭於其行也天子寵之以詩於是始作有美之堂蓋取賜詩之首章而名之以為杭人之榮然公之甚愛斯堂也雖去而不忘今年自金陵遣人走京師命予志之其請至六七而不倦予乃為之言曰夫舉天下之至美與其樂有不得而兼焉者多矣故窮山水登臨之美者必之乎寬閑之野寂寞之鄉而後得焉覽人物之盛麗夸都邑之雄富者必據乎四達之衝舟車之會而後足焉蓋彼放心於物外而此娛意於繁華二者各有適焉然其為樂不得而兼也今夫所謂羅浮天台衡岳洞庭之廣三峽之險號為東南奇偉秀絕者乃皆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潛之士窮愁放逐之臣之所樂也若乃四方之所聚百貨之所交物盛人衆為一都會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資富貴之娛者惟金陵錢塘然二邦皆僭竊於亂世及聖宋受命海內為一金陵以

後服見誅今其江山雖在而頹垣廢址荒烟野草過而覽者莫不為之躊躇而悽愴獨錢塘自五代時知尊中國效臣順及其亡也頓首請命不煩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樂又其習俗工巧邑屋華麗蓋十餘萬家環以湖山左右映帶而閩商海賈風帆浪舶出入於江濤浩渺烟雲杳靄之間可謂盛矣而臨是邦者必皆朝廷公卿大臣若天子之侍從又有四方遊士為之賓客故喜占形勝治亭榭相與極遊覽之娛然其於所取有得於此者必有遺於彼獨所謂有美堂者山水登臨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盡得之蓋錢塘兼有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盡得錢塘之美焉宜乎公之甚愛而難忘也梅公清慎好學君子也視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

至喜堂

峽州治夷陵地濱大江雖有椒漆紙以通商賈而民俗儉陋常自足無所仰於四方販夫所售不過鱐魚腐鮑民所嗜而已富商大賈皆無為而至地僻而貧故夷陵為下縣而峽為小州州居無郭郛通衢不能容車馬市無百貨之列而鮑魚之肆不可入雖邦君之過市必常下乘掩鼻以疾趨而民之列處竈廩匽井無異位一室之間上父子而下畜豕其覆皆用茅竹故歲常火災而俗信鬼神其相傳曰作瓦屋者不利夷陵者楚之西境昔春秋書荊以狄之而詩人亦曰蠻荊豈其陋俗自古

然與景祐二年尚書駕部員外郎朱公治是州始樹木增城柵甓南北之街作市門市區又教民爲瓦屋別竈廩與人畜以變其俗既又命夷陵令劉光裔治其縣起敕書樓飾廳事新吏舍三年夏縣功畢某有罪來是邦朱公於某有舊且哀其以罪而來爲至縣舍擇其廳事之東以作斯堂度爲疏絜高明而日居之以休其心堂成又與賓客偕至而落之夫罪戾之人宜棄惡地處窮險使其憔悴憂思而知自悔咎今乃賴朱公而得善地以偷宴安頑然使忘其有罪之憂是皆異其所以來之意然夷陵之僻陸走荊門襄陽至京師二十有八驛水道大江絕淮抵汴東水門五千五百有九十里故爲吏者多不欲遠來而居者往往不得代至歲滿或自罷去然不知夷陵風俗朴野少盜爭而令之日食有稻與魚又有橘柚茶筍四時之味江山美秀而邑居繕完無不可愛是非惟有罪者之可以忘其憂而凡爲吏者莫不始來而不樂既至而後喜也作至喜堂記藏其壁夫令雖卑而有土與民宜志其風俗變化之善惡使後來者有考焉爾

歐陽先生文粹卷第十四

歐陽先生文粹卷第十五

記

峴山亭

峴山臨漢上望之隱然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於荊州者豈非以其人哉其人謂誰羊祜叔子杜預元凱是已方晉與吳以兵爭常倚荊州以爲重而二子相繼於此遂以平吳而成晉業其功烈已蓋於當世矣至於風流餘韻藹然被於江漢之間者至今人猶思之而於思叔子也尤深蓋元凱以其功而叔子以其仁二子所爲雖不同然皆足以垂於不朽余頗疑其反自汲汲於後世之名者何哉傳言叔子嘗登茲山慨然語其屬以謂此山常在而前世之士皆已湮滅於無聞因自顧而悲傷然獨不知茲山待己而名著也元凱銘功於二石一置茲山之上一投漢水之淵是知陵谷有變而不知石有時而磨滅也豈皆自喜其名之甚而過爲無窮之慮歟將自待者厚而所思者遠歟山故有亭世傳以爲叔子之所遊止也故其屢廢而復興者由後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熙寧元年余友人史君中煇以光祿卿來守襄陽明年因亭之舊廣而新之既周以回廊之壯又大其後軒使與亭相稱君知名當世所至有聲襄人安其政而樂從其遊也因以君之官名其後軒爲光祿堂又欲紀其事于石以與叔子元凱之名並傳于久遠

昔皆不能止也乃來以記屬於余余謂君知慕叔子之風而襲其遺迹則其爲人與其志之所存者可知矣襄人愛君而安樂之如此則君之爲政於襄者又可知矣此襄人之所欲書也若其左右山川之勝勢與夫草木雲煙之杳靄出沒於空曠有無之間而可以備詩人之登高寫離騷之極目者宜其覽者自得之至於亭屢廢興或自有記或不必究其詳者皆不復道

○○先春亭

景祐二年秋清河張侯以殿中丞來守泗上既至問民之所素病而治其尤暴者曰暴莫大於淮越明年春作城之外堤因其舊而廣之度爲萬有九千二百尺用人之力八萬五千泗之民曰此吾利也而大役焉然人力出於州兵而石出乎南山作大役而民不知是爲政者之私我也不出一力而享大利不可相與出米一千三百石以食役者堤成高三十三尺土實石堅捍暴備災可久而不壞既曰泗四達之州也賓客之至者有禮於是因前蔣侯堂之亭新之爲勞餞之所曰思邵亭且推其美於前人而志邦人之思也又曰泗天下之水會也歲漕必廩於此於是治常豐倉西門二夾室一以視出納曰某亭一以爲舟者之寓舍曰通漕亭然後曰吾亦有所休乎乃築州署之東城上爲先春亭以臨淮水而望西山是歲秋予貶夷陵過泗上於是知張侯之善爲

政也昔周單子聘楚而過陳見其道穢而川澤不陂梁客至不授館羈旅無所寓遂知其必亡蓋城郭道路旅舍寄寓皆三代爲政之法而周官尤謹著之以爲禦備今張侯之作也先民之備災而及于賓客往來然後思自休焉故曰知爲政也先時歲大水州幾溺前司封員外郎張侯夏守是州築堤以禦之今所謂因其舊者是也是役也堤爲大故予記其大者詳焉

○○偃虹隄

有自岳陽至者以滕侯之書洞庭之圖來告曰願有所記予發書按圖自岳陽門西距金雞之右其外隱然隆高以長者曰偃虹隄問其作而名者曰滕侯之所爲也問其所以作之利害曰洞庭天下之至險而岳陽荊潭黔蜀四會之衝也昔舟之往來湖中者至無所寓則皆泊南津其有事于州者遠而不便又常有風波之恐覆溺之虞今舟之至者皆泊隄下有事于州者近而且無患問其大小之制用人之力曰長一千尺高三十尺厚加二尺而殺其上得厚三分之二用民力萬有五千五百工而不踰時以成問其始作之謀曰州以事上轉運使轉運使擇其吏之能者行視可否凡三反復而又上于朝廷決之三司然後曰可而皆不能易吾侯之議也曰此君子之作也可以書矣蓋慮於民也深則其始也精故能用力少而爲功多夫以百步之隄禦天下至險

洞湖少虞惠其民而及于荊潭黔蜀凡往來湖中無遠邇之人皆蒙其利焉且岳陽四會之衝舟之來而止者日凡有幾使隄土石幸久不朽則滕侯之惠利於人物可以數計哉夫事不患於不成而患於易壞蓋作者未始不欲其久存而繼者常至於殆廢自古賢智之士爲其民捍患興利其遺跡往往而在使其繼者皆如始作之心則民到于今受其賜天下豈有遺利乎此滕侯之所以慮而欲有紀於後也滕侯志大材高名聞當世方朝廷用兵急人之時常顯用之而功未及就退守一州無所用心略施其餘以利及物夫慮熟謀審力不勞而功倍作事可以爲後法一宜書不苟一時之譽思爲利

於無窮而告來者不以廢二宜書岳之民又與湖中之往來者皆欲爲滕侯紀三宜書以三宜書不可以不書乃爲之書

許氏南園

高陽許君子春治其海陵郊居之南爲小園作某亭某堂于其間許君爲江浙荊淮制置發運使其所領六路七十六州之廣凡賦斂之多少山川之遠近舟楫之往來均節轉徙視江湖數千里之外如運諸其掌能使人樂爲而事集當國家用兵之後修前人久廢之職補京師匱乏之供爲之六年厥績大著自國子博士遷主客員外郎由判官爲副使夫理繁而得其要則簡簡則易行而不違惟簡與易然後其力不勞而有餘夫以制置七十六州之有餘治數畝之地爲園圃不足施其智而於君之事亦不足書君之美衆矣予特書其一節可以示海陵之人者君本歙人世有孝德其先君司封喪其父母事其兄如父戒其妻事其娣如姑衣雖弊兄未易衣不敢易食雖具兄未食不敢先食司封之亡一子當得官其兄弟相讓久之諸兄卒以讓君君今遂顯于朝以大其門君撫兄弟諸子猶己子歲嘗上計京師而弟之子病君留不忍去其子亦不忍捨君而留遂以俱行君素清貧罄其家貲走四方以求醫而藥必親調食飲必親視至其矢溲亦親候其時節顏色所下如可理則

喜或變動逆節則憂戚之色不自勝其子卒君哭泣悲哀行路之人皆嗟歎嗚呼予見許氏孝悌著于三世矣凡海陵之人過其園者望其竹樹登其臺榭思其宗族少長相從愉愉而樂於此也愛其人化其善自一家而形一鄉由一鄉而推之無遠邇使許氏之子孫世久而愈篤則不獨化及其人將見其園閭之草木有駢枝而連理也禽鳥之翔集于其間者不爭巢而棲不擇子而哺也嗚呼事患不爲與夫怠而止爾惟力行而不怠以止然後知予言之可信也

李秀才東園亭

脩友李公佑有亭在其居之東園今年春以書抵洛命

脩謂之今李氏世家隨隨春秋時稱漢東大國魯桓之後
楚始盛隨近之常與為關國相勝敗然怪其山川土地
既無高深壯厚之勢封域之廣與鄖蓼相介纔一二百
里非有古強諸侯制度而為大國何也其春秋世未嘗
通中國盟會朝聘僖二十年方見於經以伐見書哀之元
年始約列諸侯一會而罷其後乃希見僻居荊夷蓋於
蒲騷鄖蓼小國之間特大而已故於今雖名藩鎮而實
下州山澤之產無美材土地之貢無上物朝廷達官大
人自閩陬嶺徼出而顯者往往皆是而隨近在天子千
里內幾一百年間未出一士豈其庳貧薄陋自古然也
予少以江南就食居之能見其風土地既瘠枯民給生不

舒愉雖豐年大族厚聚之家未嘗有樹林池沼之樂以
為歲時休暇之嬉獨城南李氏為著姓家多藏書訓子
孫以學予為童子與李氏諸兒戲其家見李氏方治東
園往求美草一一手植周視封樹日日去來園間甚勤
李氏壽終公佐嗣家又構亭其間益修先人之所為予
亦壯不復至其家已而去客漢沔遊京師久而乃歸復
行城南公佐引予登亭上周尋童子時所見則樹之蘗
者抱昔之抱者枿草之茁者叢荄之甲者今果矣問其
遊兒則有子如予童子之歲矣相與逆數昔時則於今
七閏矣然忽忽如前日事因歎嗟徘徊不能去噫予方
仕宦奔走不知再至城南登此亭復幾閏幸而再至則

東園之物又幾變也計亭之梁木其蠹瓦甓其溜石物
其泐乎隨雖陋非予鄉然予之長也豈能忘情於隨哉
公佐好學有行鄉里推之與予友

藥師院佛殿

湘潭縣藥師院新修佛殿者縣民李遷之所為也遷之
賈江湖歲一賈其入數千萬遷之謀曰夫民力役以生
者也用力勞者其得厚用力偷者其得薄以其得之豐
約必視其用力之多少而必當然後各食其力而無慚
焉士非我匹若工農則吾等也夫琢磨煎鍊調筋柔革
此工之盡力也斤斫鉏夷畎畝樹藝此農之盡力也然
後所食皆不過其勞今我則不然徙貴物之廢興而上

下其價權時輕重而操其奇贏游嬉以浮於江湖用力
至逸以安而得則過之我有慚於彼焉凡誠我契而不
我欺平我斗斛權衡而不我逾出入關市而不我虞我
何能為是皆在上而為政者以庇我也何以報焉聞浮
屠之為善其法曰有能捨己之有以崇飾尊嚴我者我能
陰相之凡有所欲皆如志乃曰盍用我之有所得於此
施以報焉且為善也於是得此古廢殿而新之又其
法作釋迦佛十六羅漢塑像皆備凡用錢二十萬自景
祐二年十二月癸酉始十一月甲寅以成其秋會予
赴夷陵自荊州假其舟行次潭陽見買一石礱而請上
舟問其所欲用之因具言其所為且曰欲歸而記其始

遊歲月也視其色若欣然得于心而不敢言也因吾書以賈爲生而能知夫力心而得厚以爲幸又知在上者庇已而思有以報顧其所爲之心又趨爲善若可喜也乃爲之作記問其寺始造之由及其歲月皆不能道也

明因大師塔記

明因大師道詮姓衛氏并州文水縣民家子生於太平興國辛巳之歲終於明道癸酉之正月壽五十有三年始爲童子辭家人入洛陽妙覺禪院依其行大師惠璿學浮圖法咸平五年始去氏削髮入僧籍後二十四年賜紫衣遂主其衆又四年賜號明因兼領右街僧門事凡爲僧三十有一年卒之明年其徒以骨葬城南龍門山下始道詮未死時予遇其廬問其年幾何曰五十有二矣問其何許人也曰本太原農家也因與予言詩唐風言晉本唐之俗其民被堯之德化且詩多以儉刺然其勤生以儉嗇朴厚而純固最得古之遺風今能言其土風乎其民俗何若詩之所謂乎對曰太原去今千歲矣猶古詩之時乎其亦隨世而遷變也曰樹麻而衣陶死而食築土而室甘辛苦薄滋味歲耕日積有餘則窖而藏之率千百年不輟發其勤且儉誠有古之遺風至今而不變也又言爲兒時聞長老語晉自春秋爲盛國至唐甚并以與世爲北京及朱氏有中土後唐倚并爲雄亦卒以王既而晉祖又以王漢又以王周時之故相

次出三天子劉崇父子又自爲國故民熟兵鬪餘戰勞苦幾百年不得息既而聖人出四方次第平一日兵臨城門係繼元以歸并民然後被政教棄兵專農休息勞苦爲太平之幸人并平後二歲我始生幼又依浮圖生不見干戈長不執耒耜衣不麻食不瓦室不土力不嗇而休乃非人之又幸者也今老矣日病即死無恨予愛其語樸而詳他日復過其廬莫見也訪之曰死矣爲之惻然及其葬其徒有求予誌其始終者因并書其嘗語予者志歲月云爾

王彥章畫像

太師王公諱彥章字子明鄆州壽張人也事梁爲宣義軍節度使以身死國葬於鄭州之管城晉天福二年始贈太師公在梁以智勇聞梁晉之爭數百戰其爲勇將多矣而晉人獨畏彥章自乾化後常與晉戰屢困莊宗於河上及梁末年小人趙巖等用事梁之大臣老將多以讒不見信皆怒而有怠心而梁亦盡失河北事勢已去諸將多懷顧望獨公奮然自必不少屈懈志雖不就卒死以忠公既死而梁亦亡矣悲夫五代終始纔五十年而更十有三君五易國而八姓士之不幸而出乎其時能不汙其身得全其節者鮮矣公本武人不知書其語質平生嘗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蓋其義勇忠信出於天性而然予於五代書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至

於公傳未嘗不感憤歎息惜乎舊史殘略不能備公之事康定元年予以節度判官來此求於滑人得公之孫睿所錄家傳頗多於舊史其記德勝之戰尤詳又言敬翔怒末帝不肯用公欲自經於帝前公因用笏畫山川為御史彈而見廢又言公五子其二同公死節此皆舊史無之又云公在滑以讒自歸於京師而史云召之是時梁兵盡屬段凝京師羸兵不滿數千公得保鑾五百人之鄆州以力寡敗於中都而史云將五千以往者亦皆非也公之攻德勝也初受命於帝前期以三日破敵梁之將相聞者皆竊笑及破南城果三日是時莊宗在魏聞公復用料公必速攻自魏馳馬來救已不及矣莊宗之善料公之善出奇何其神哉今國家罷兵四十年一旦元昊反敗軍殺將連四五年而攻守之計至今未決余嘗獨持用奇取勝之議而歎邊將屢失其機時人聞余說者或笑以為狂或忽若不聞雖予亦惑不能自信及讀公家傳至於德勝之捷乃知古之名將必出於奇然後能勝然非審於為計者不能出奇奇在速速在果此天下偉男子之所為非拘牽常算之上可到也每讀其傳未嘗不想見其人後二年予復來通判州事歲之正月過俗所謂鐵槍寺者又得公畫像而拜焉歲久磨滅隱隱可見亟命工完理之而不敢有加焉懼失其真也公善用槍當時號王鐵槍公死已百年至今俗猶

以名其寺兒童牧豎皆知王鐵槍之為良將也一槍之勇同時豈無而公獨不朽者豈其忠義之節使然歟畫已百年餘矣完之復可百年然公之不泯者不係乎畫之存不存也而予尤區區如此者蓋其希慕之至焉爾讀其書尚想乎其人況得拜其像識其面目不忍見其壞也畫既完因書予所得者于後而歸其人使藏之

歐陽先生文粹卷第十五

歐陽文粹卷第十六

雜著

書梅聖俞詩稾後

凡樂達天地之和而與人之氣相接故其疾徐奮動可以感於體歡愉惻愴可以察於聲五聲單出於金石不能自和也而工者和之然抱其器知其聲節其廉肉而調其律呂如此者工之善也今指其器以問於工曰彼簨者虡者堵而編執而列者何也彼必曰鼗鼓鐘磬絲管干戚也又語其聲以問之曰彼清者濁者剛而奮柔而曼衍者或在郊或在廟堂之下而羅者何也彼必曰八音五聲六代之曲上者歌而下者舞也其聲器名物皆可以數而對也然至乎動盪血脈流通精神使人可以喜可以悲或歌或泣不知手足鼓舞之所以然問其何以感之者則雖有善工猶不知其所以然焉蓋不可得而言也樂之道深矣故工之善者必得於心應於手而不可述之言也聽之善亦必得於心而會以意不可得而言也堯舜之時夔得之以和人神舞百獸三代春秋之際師襄師曠州鳩之徒得之為樂官理國家知興亡周衰官失樂器淪亡散之河海逾千百歲間有得之者其天地人之和氣相接者既不得泄於金石疑其遂獨鍾於人故其人之得者雖不可和於樂尚能歌之為詩古者登歌清廟太師掌之而諸侯之國亦各有

詩以道其風土性情至於投壺饗射必使工歌以達其意而為賓樂蓋詩者樂之苗裔與漢之蘇李魏之曹劉得其正始宋齊而下得其浮淫流佚唐之時子昂李杜沈宋王維之徒或得其淳古淡泊之聲或得其舒和高暢之節而孟郊賈島之徒又得其悲愁鬱堙之氣由是而下得者時有而不純焉今聖俞亦得之然其體長於本人情狀風物英華雅正變態百出哆兮其似春淒兮其似秋使人讀之可以喜可以悲陶暢酣適不知手足之將鼓舞也斯固得深者邪其感人之至所謂與樂同其苗裔者邪余嘗問詩於聖俞其聲律之高下文語之疵病可以指而告余也至其心之得者不可以言而告也余亦將以心得意會而未能至之者也聖俞久在洛中其詩亦往往人皆有之今將告歸余因求其稿而寫之然夫前所謂心之所得者如伯牙鼓琴子期聽之不相語而意相知也余今得聖俞之稿猶伯牙之琴絃乎

書春秋繁露後

漢書董仲舒傳載仲舒所著百篇第云清明竹林玉杯繁露之書其書盡略其篇名今其書纔四十篇又總名春秋繁露者失其真也予在館中校勘群書見有八十餘篇然多錯亂重複又有民間應募獻三十餘篇其間數篇在八十篇外乃董生之書流散而不全方俟校勘予得罪夷陵不因以初以此示予不暇請明年春

假之許州以舟下南郡獨所聞此遂忘之嗟乎儒者其論深極春秋之旨然惑於改正朔而云王者大一元者牽於其師之說不能高其論以明聖人之道惜哉惜哉

記舊本韓文後

予少家漢東漢東僻陋無學者吾家又貧無藏書州南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彥輔頗好學予為兒童時多游其家見有弊筐貯故書在壁間發而視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脫落顛倒無次第因乞李氏以歸讀之見其言深厚而雄博然予猶少未能悉究其義徒見其浩然無涯若可愛是時天下學者楊劉之作號為時文能者取科第擅名聲以誇榮當世未嘗有道韓文者予亦方

舉進士以禮部詩賦為事年十有七試于州為有司所黜因取所藏韓氏之文復閱之則喟然歎曰學者當至於是而止爾因怪時人之不道而顧己亦未暇學徒時時獨念于予心以謂方從進士干祿以養親苟得祿矣當盡力于斯文以償其素志後七年舉進士及第官于洛陽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相與作為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補綴之求人家所有舊本而校定之其後天下學者亦漸趨於古而韓文遂行于世至于今蓋三十餘年矣學者非韓不學也可謂盛矣嗚呼道固有行於遠而止於近有忽於往而貴於今者非惟世俗好惡之使然亦其理有當然者而孔孟惶惶於一時而師法

于千萬世韓氏之文沒而不見者二百年而後大施於今此又非特好惡之所上下蓋其久而愈明不可磨滅雖蔽于暫而終耀于無窮者其道當然也予之始得於韓也當其沉沒棄廢之時予固知其不足以追時好而取勢利於是就而學之則予之所為者豈所以急名譽而干勢利之用哉亦志乎久而已矣故予之仕於進不為喜退不為懼者蓋其志先定而所學者宜然也集本出於蜀文字刻畫頗精於今世俗本而脫謬尤多凡三十年間聞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其最後卷帙不足今不復補者重增其故也予家藏書萬卷獨昌黎先生集為舊物也嗚呼韓氏之文之道萬世所共尊天下所共傳而有也予於此本特以其舊物而尤惜之

讀李翱文

予始讀翱復性書三篇曰此中庸之義疏爾智者識其性當讀中庸愚者雖讀此不曉也不作可焉又讀與韓侍郎薦賢書以謂翱特窮時憤世無薦己者故丁寧如此使其得志亦未必然以翱為秦漢間好俠行義之一豪雋亦善論人者也最後讀幽懷賦然後置書而歎不已復讀不自休恨翱不生於今不得與之交又恨予不得生翱時與翱上下其論也況趙翱一時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韓愈愈嘗有賦矣不過羨二鳥之光榮歎一飽之無時爾推是心使光榮而飽則不復云矣若翱獨不

然其賦曰衆囂囂而雜處兮咸歎老而嗟卑視予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怪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爲憂嗚呼使當時君子皆易其歎老嗟卑之心爲翶所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然翶幸不生今時見今之事則憂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憂也余行天下見人多矣脫有一人能如翶憂者又皆疏遠與翶無異其餘光榮而飽者一聞憂世之言不以爲狂人則以爲病子不怒則笑之矣嗚呼在位而不肯自憂又禁他人使皆不得憂可歎也夫

○○崇文總目叙釋

前史謂秦焚三代之書易以卜筮而得不焚及漢募羣書類多散逸而易以故最完及學者傳之遂分爲三一曰田何之易始自子夏傳之孔子卦象爻彖與文言說卦等離爲十二篇而說者自爲章句易之本經也二曰焦贛之易無所師授自言得之隱者第述陰陽災異之言不類聖人之經三曰費直之易亦無師授專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者自費氏始田何之學施孟梁丘之徒最盛費氏初微止傳民間至後漢時陳元鄭康成之徒皆學費氏費氏興而田學遂息古十二篇之易遂亡其本王弼爲注亦用彖象相雜之經自晉以後弼學獨行遂傳至今然易比五經其來最遠自伏羲畫卦下更三代別爲三易其變卦五十有六命名皆殊至於七八九

六筮占之法亦異周之末世夏商之易已亡漢初雖有歸藏已非古經今書三篇莫可究矣獨周易時更三聖世歷三古雖說者各自名家而聖人之法天地之紀則具存焉

書原於號令而本之史官孔子刪爲百篇斷堯訖秦序其作意遭秦之故孔子末孫惠與濟南伏勝各藏其本于家楚漢之際失其所藏但口以傳授勝既耄昏乃謬合三十四篇爲二十九歐陽夏侯之徒皆學之寫以漢世文字號今文尚書至武帝時孔惠之書始出屋壁百篇皆在而半已磨滅又皆科斗文字惠孫安國以隸古定之得五十八篇爲之作傳號古文尚書至陳隋之間伏生之學廢絕而孔傳獨行先時孔子亡其舜典東晉梅賾乃以王肅所注伏生舜典足其篇至唐孝明不喜隸古更以今文行于世

詩孔子所刪三千餘篇取其三百一十篇著于經秦焚之際亡其六漢興詩分爲四一曰魯人申公作訓詁號魯詩二曰齊人轅固生作傳號齊詩三曰燕人韓嬰作內外傳號韓詩四曰河間人毛公作訓傳號毛詩三家並立學官而毛氏後出至平帝時始列于學其後馬融賈逵鄭衆康成之徒皆發明毛公其學遂盛魏晉之間齊魯之詩廢絕韓詩雖在而益微故毛氏獨行至今韓嬰之書至唐猶在今其存者十篇而已漢志嬰書五

十篇今但存其外傳非嬰傳詩之詳者而其遺說時見於他書與毛之義絕異而人亦不信去聖既遠諸儒各殊至於考風雅之變正知王政之興衰其善惡美刺不可不察焉

禮樂之制盛于三代而大備於周三代之興皆數百年而周最久始武王周公修太平之業盡天下以為九服上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有法度方其郊祀天地開明堂以會諸侯其車旗服器文章爛然何其盛哉及幽厲之亂周室衰其後諸侯漸大然齊桓賜胙而拜晉文不敢必請隧以禮維持又二百餘年禮之功亦大矣下更戰國禮樂殆絕漢興禮出奄中后蒼諸儒共為補緝得百

餘篇二鄭王肅之徒皆猜其學而說或不同夫禮極天地朝廷宗廟凡人之大倫可謂廣矣雖百家殊說豈不博哉自漢已來沿革之制有司之傳著于書者可以覽焉三代禮樂自周之末其失已多又經秦世滅學之暴然書及論語孝經得藏孔子之家易以卜筮不禁而詩本諷誦不專在於竹帛人得口以傳之故獨存之於六經其亡最甚者樂又有聲器尤易為壞失及漢興考求典籍而樂最闕學者不能自立遂並其說於禮家書為記經流別為六藝夫樂所以達天地之和而飾化萬物要之感格人神象見功德記其殊時不相沿襲所以上首有因制作之盛何必區區求古遺闕至於律呂皆隨

聖人之法雖更萬世可以考也自漢已來樂之沿革惟見史之志其書不備隋唐所錄今著其存者云

昔周法壞而諸侯亂平王已後不復雅而下同列國吳楚徐夷並僭稱王天下之人不禀周命久矣孔子生末世欲推明王道以救周乃聘諸侯極陳君臣之理諸侯無能用者退而歸魯即其舊史考諸行事加以王法正其是非凡其所書一用周禮為春秋十二篇以示後世後世學者傳習既久其說遂殊公羊高穀梁赤左丘明鄒氏夾氏分為五家鄒夾最微自漢世已廢而三家盛行當漢之時易與論語分為三詩分為四禮分為二及學者散亡僅存其一而餘家皆廢獨春秋三傳並行至

今孔子大修六經之文獨於春秋欲以禮法繩諸侯故其辭尤謹約而義微隱學者不能極其說故三家之傳於聖人之旨各有得焉太史公曰為人君者不可不知春秋豈非王者之法具在乎

論語者孔子相與弟子時人講問之言也孔子卒群弟子論次其言而撰之漢興傳之三家魯人傳之謂之魯論齊人傳之謂之齊論齊論增問王知道二篇今無之出於孔子壁中者別有兩子張是三家於篇第先後皆所不同考今之次即所謂魯論者也古

者教學之法八歲而入小學以習六甲四方書數之藝至於成童而後授經儒者究天地人之理萬物之類無所

其學者衆第而後大成焉爾雅出於漢世正名
物講說者資之於是有訓詁之學文字之興隨世轉易
務趨便省久後乃或亡其本三蒼之說始志字法而許
慎作說文於是有偏傍之學五聲異律清濁相生而孫
炎始作字音於是有音韻之學篆隸古文爲體各異秦
漢已來學者務極其能於是有字書之學先儒之立學
其初爲法未始不詳而明使世猶或訛失故小學不可
闕焉

昔孔子上斷堯典下訖秦誓蓋爲百篇觀其堯舜之際
君臣相與吁俞和諧於朝而天下治三代已下約束賞
罰而民莫敢違考其典誥誓命之文純深簡質丁寧委
曲爲體不同周衰史廢春秋所書尤謹密矣非惟史有
詳略抑由時君功德薄厚異世而殊文哉自司馬氏上
採黃帝迄于漢武始成史記之一家由漢已來千有餘
歲其君臣善惡之迹史氏詳焉雖文質不同要其治亂
興廢之本可以考焉

昔春秋之後繼以戰國諸侯交亂而史官廢失冊書所
載紀次不完司馬遷始爲紀傳表志之體網羅千載馳
騁其文其後史官悉用其法春秋之義書元月取謹一
時無事猶空書其首月以謂四時不具則不足成年所
以上尊天時紀正人事自荀悅爲漢紀始復編年之
體學徒稱之後世作者皆正史並行云

○○○右皇朝王洙等修

實錄起於唐世自高祖至於武宗其後兵盜交史不
暇錄而賈緯作補錄十或得其一二五代之際尤多故
矣天下乖隔號令並出傳記之士訛謬尤多幸而中國
之君實錄粗備其盛衰善惡之迹較然而著不可泯矣

周禮天子諸侯皆有史官晉乘楚之檮杌考其紀事
爲法不同至于周衰七國交侈各尊其主是非多異尋
亦磨滅其存無幾若乃史官失職畏怯回隱則游談處
士亦各記其說以伸所懷然自司馬遷之多聞當其作
史記上採帝繫世本旁及戰國荀卿所錄以成書則諸
家之說可不備存乎

闊略之季吳楚可謂僭矣而仲尼修春秋書荊以狄之
雖其屢進不過子爵所以抑黜僭亂而使後世知懼三
代之弊世亂極于七雄並亡漢之弊世亂極于三國魏
晉之弊世亂極于永嘉以來隋唐之弊世亂極于五代
之際天下分爲十三四而私竊名號者七國及予
大宋受命王師四征其擊嚮負固頑者死不暇九服遂歸
于有德歷考以前僭竊邦國雖因時苟偷自彊一方然
卒於禍敗故錄於篇以爲賊亂之戒乎

○○○右不著撰人名氏載兩省而下諸司吏人次補

○○○選格

堯舜三代建官名數不同周之六官備矣漢唐之興更

因秦隋官號而損益之已以致治興化由此而存乎
舉職事代天工而已至 車服印綬爵秩俸祿因時為
制者于有司書曰無曠庶官又曰允釐百工夫百官象
物奉職恭位此虞舜之所以端拱無為而化成天下可
不重哉

二〇〈 右詔褒各藏之秘府

昔漢諸儒得古禮十七篇以為儀禮而大射之篇獨曰
儀箕射上於容升降揖讓不可失記曰禮之末節有司
掌之凡為天下國家者莫不講乎三代之制釆其文物
於周之典存乎禮官秦漢以來世有損益至于車旗服
器有司所記遺文故事凡可錄者皆附於史官六

入歐陽子集卷二十六 二一

刑者聖人所以愛民之具也其禁暴止殺之意本乎
至仁然而執梃用刑人而不疑者審得其當也故法槩
之說務原人情推其眞偽必有所可不得錄寸輕重出
入其為書不得不備歷世之治因時制法緣民之性損
益不常故凡法令之要皆著于篇

昔禹去水害定民居而别九州之名記之禹貢及周之
興書周九畿而已其中內建五等之封外撫四方之表
職方之述備矣及其衰也諸侯嚴并爭吞削暨秦漢以
來郡國郡縣廢興治亂割裂分離變易不常至於日月
所照要荒附叛山川風俗五方不同行師用兵順民施
政考於圖謀可以覽焉

昔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命氏由其德薄厚至舜夏
商周之先皆同出於黃帝而姓氏不同其後世封為諸
侯者或以國為姓至于公子公孫官邑謚族遂因而合
氏其源流第以常系世本言之其後秦漢以來官邑謚
族不自別而為姓又有賜族之禮至于近世遷徙不常
則其得姓之因與夫祖宗世次人倫之記尤不可以不
考焉

詩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故堯舜南面而治考星之中
以授人時秋成春作教民無失周禮六官亦因天地四
時分其典職然則天時者人之所事也自夏有小正
周公始作時訓日星氣節七十二候凡國家之政生民之

入歐陽子集卷二十八 十二

業皆取則焉孔子曰吾不如老圃至於山公野夫耕桑
樹蓺四時之說其可潛哉

法家者流以法繩天下使一本於其術商君申韓之徒
乃推而大之收其說以干世主收取功名至其尊君抑
臣辨職分輔禮制於王治不為無益然或狃細苛深
刻不可不察也

名家者流所以辨覈名實流别成信使上下之人不相
踰也仲尼有云必也正名乎言為政之大本不可不正

墨家者流其言貴儉兼愛尊賢右鬼非命上同此墨家
之所行孟子之時墨與楊其道塞路軻以墨子之儉而
難遵兼愛而不知親疏故辭而闢之然其強本節用之

說有足取焉

春秋之際王政不明而諸侯亂談說之士出於其間各挾其術以干時君其因時適變當權事而制宜有足取焉

雜家者流取儒墨名法合而兼之其言貫穿衆說無所不通然亦有補於治道不可廢焉

農家者流衣食之本原也四民之業其本曰農稷播百穀勤勸天下功炳後世著見書史孟子聘列國陳王道未始不論耕桑之勤漢興勸農勉人爲之著令今集其樹藝之說庶取法焉

書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又曰詢于芻蕘是小說之不可廢古者懼下情之壅於上聞故每歲孟春以木鐸徇于路採其風謠而觀之至於俚言巷語亦足取也今特列而存之

周禮夏官司馬掌軍戎以九伐之法正邦國書之洪範八曰師易之繫辭取諸睽此兵之所由始也湯武之用勝以仁義春秋戰國出奇相詐其術無窮自田齊始著司馬之法漢興張韓之徒序次其書武帝之時楊僕又捃摭之紀奏孝成命任宏乃以權謀形勢陰陽技巧析爲四種由是兵家之文既修列矣然而司馬之法本之禮讓後世莫行焉惟孫武之書法術大詳考今之列非特四種又雜以卜筮刑政之說存諸篇章

古者史官其書有法大事書之策小事載簡牘至於風俗之舊耆老所傳遺言逸事史不及書則傳記之說或有取焉然自六經之文諸家異學說或不同況乎幽人處士聞見各異或詳一時之所得或發史官之所諱參求考質可以備多聞焉

仲尼之業垂之六經其道宏博君人治物百王之用微是無以爲法故自孟軻揚雄荀卿之徒又駕其說扶而大之歷世諸子轉相祖述自名一家異端其言或破碎於大道然計其作者之意要之孔氏不有殊焉

道家者流本清虛去健羨泊然自守故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雖聖人南面之治不可易至或不究其本棄去仁義而歸之自然以因循爲用則儒者病之云

○○集古錄跋尾十

右漢公昉碑者乃漢中太守南陽郭芝爲公昉修廟記之漢碑今在者類多磨滅而此記文字僅存可讀所謂公昉者初不載其姓名但云君字公昉爾又云耆老相傳以爲王莽居攝二年君爲郡吏啖瓜旁有真人居左右莫與居獨進美瓜又從而敬禮之真人者遂與期谷口山上乃與君神藥曰服藥以後當移意萬里知鳥獸言語是時府君去家七百餘里休謁往來轉景即至闔郡驚焉白謝府君徙爲御史鼠齧被具君乃畫地爲獄

召鼠誅之視其腹中果有被兵府君然從學道頃無所
進府君怒勑尉部吏收公昉妻子戀家不忍去於是乃
以藥塗屋柱飲牛馬六畜須臾有大風雲來迎公昉妻
子屋宅六畜翛然與之俱去其說如此可以爲怪妄矣
嗚呼自聖人沒而異端起戰國秦漢之際奇辭怪說紛
然爭出不可勝數久而佛之徒來自西夷老之徒起於
中國而二患交攻爲吾儒者往往牽而從之其卓然不
惑者僅能自守而已欲排其說而黜之常患乎力不足
也如公昉之事以語愚人豎子皆知其妄矣不待有力
而後能破其惑也然彼漢人乃刻之金石以傳後世其
意惟恐後世之不信然後之人未必不從而惑也

右漢太尉劉寬碑陰題名寬碑有二其故吏門生各立
其一也此題名在故吏所立之碑陰其別列於後者在
寬子松之碑陰也寬以漢中平二年卒至唐咸亨元年
其裔孫胡城公爽以碑歲久皆仆于野爲再立之并記
其世序嗚呼前世士大夫世家皆有譜牒故自中平至
咸亨四百餘年而爽能知其世次如此之詳也蓋自黃
帝以來子孫分國受姓歷堯舜三代數千歲間詩書所
紀皆有次序豈非譜繫源流傳之百世不絕歟此古人
所以爲重也不然則士生於世皆莫自知其所出而昧
其世德遠近其所以異於禽獸者僅能識其父祖爾其
可忽哉唐世譜牒尤備士大夫務以世家相高至其弊

也或陷輕薄婚姻附託邀求貨賂君子患之然而士子
修飾喜自樹立兢兢惟恐墜其世業亦以有譜牒而能
知其世也今之譜學亡矣雖名臣族未嘗有家譜者然
而俗習苟簡廢失者非一豈止家譜而已哉
右王獻之法帖余嘗喜覽魏晉以來筆墨遺跡而想前
人之高致也所謂法帖者其事率皆弔哀候病叙暌離
通訊問施於家人朋友之間不過數行而已蓋其初非
用意而逸筆餘興淋漓揮灑或妍或醜百態橫生披卷
發函爛然在目使人驟見驚絕徐而視之其意態愈無
窮盡故使後世得之以爲奇翫而想見其人也於高文
大策何嘗用此而今人不然至或棄百事弊精疲力以
學書爲事業用此終老而窮年者是真可笑也

右昭仁寺碑在豳州唐太宗與薛舉戰處也唐自起義
與群雄戰處後皆建佛寺云爲陣亡士薦福湯武之敗
桀紂殺人固亦多矣而商周享國各數百年其荷天之
祐者以其心存大公爲民除害也唐之建寺外雖託爲
戰亡之士其實自贖殺人之咎爾其撥亂開基有足壯
者及區區於此不亦陋哉碑文朱子奢撰而不著書人
名氏字畫甚工此余所錄也
右放生池碑不著書撰人名氏放生池唐世處處有之
王者仁澤及於草木昆蟲使一物必遂其生而不爲私
惠也惟天地生萬物所以資於人也然代天而治物者

常為之節使其必日而反之不過為物行迹其生而不人三代之政如此而已易大傳曰庖犧氏之王也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蓋自古其始教民取物資生而為萬世之利此所以為聖人也浮圖氏之說乃謂殺物者有罪而放生者得福苟如其言則庖犧氏遂為人間之罪人矣

右司刑寺大腳跡碑銘二閻朝隱撰附詩曰匪手携之言示之事蓋諭昏愚者不可以理曉而決疑惑者難用空言雖示之已驗之事猶懼其不信也此自古聖賢以為難語曰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者聖人非棄之也以其語之難也佛為中國大患非止中人以下聰明之

智一有惑焉有不能解者矣方武氏之時毒被天下而刑獄慘烈不可勝言而彼佛者遂見光迹於其間果何為哉自古君臣事佛未有如武氏之時盛也視朝隱等碑銘可見矣然禍及生民毒流王室亦未有若斯之甚也碑銘文辭不足錄錄之者所以有警也俾覽者知無佛之世詩書雅頌之聲斯民蒙福者如彼有佛之盛其金石文章與其人之被禍者如此可以少思焉

右華陽頌唐玄宗詔所玄宗尊號曰聖文神武皇帝可謂盛矣而其自稱曰上清弟子者何其陋哉方其肆情奢侈以極富貴之樂蓋窮天下之力不足以贍其欲使神仙道家之事為不無亦非其所可冀矧其實無可得以仰矣佛老之為世惑也佛之徒曰無生者是畏死之論也老之徒曰不死者是貪生之說也彼其所以貪之畏之切則棄萬事絕人理而為之然而終於無所得者何哉死生天理之常畏者不可以苟免貪者不可以苟得也惟積習之久者成其邪妄之心佛之徒有臨死而不懼者妄意乎無生之可樂而以其所樂勝其所可畏也老之徒有死者則相與諱之曰彼超去矣彼解化矣厚自誣而託之不可詰或曰彼術未至故死爾明者猶以遂其非後者從而惑之以為誠然也佛老二者同出於貪而所習則異然由必棄萬事絕人理而為之其貪於彼者厚則捨於此者果若玄宗者方溺於此而又慕於

彼不勝其勞是真可笑也

右令長新戒唐開元之治盛矣玄宗嘗自擇縣令一百六十三人賜以丁寧之戒其後天下為縣者皆以新戒刻石今猶有存者余之所得者六世人皆忽不以為貴也玄宗自除內難遂致太平世徒以為英豪之主然不知其興治之勤用心如此可謂為政知本末矣然鮮克有終明智所不免惜哉新戒凡六其一河內其二虞城其三不知所得之處其四汜水其五穀熟其六舞陽

右平泉草木記李德裕撰余嘗讀鬼谷子書見其馳說諸侯之國必視其為人材性賢愚剛柔緩急而因其好惡喜懼憂樂而捭闔之陽開陰塞變化無窮顛倒天下諸

係無不在其術中者惟不見其所好者不可得而誘以此知君子宜慎其所好蓋泊然無欲而禍福不能動其利害不能誘此鬼谷之術所不能爲者聖賢之高致也其次簡其所欲不溺於所好斯可矣若德裕者處富貴招權利而好奇貪得之心不已至或疲弊精神於草木斯其所以敗也其遺戒有云壞一草一木者非吾子孫此又近乎愚矣

右華嶽題名自唐開元二十三年訖後唐清泰二年實二百一年題名者五百十一人再題者又三十一人録爲十卷往往當時知名士也或兄弟同遊或子姪並侍或寮屬將佐之咸在或山人處士之相携或奉使奔命

有行役之勞或窮高望遠極登臨之適其富貴貧賤歡樂憂悲非一人事百端而亦世變多故開元二十三年歲在丙子是歲天子躬耕籍田肆大赦羣臣方須太平請封禪蓋有唐極盛之時也清泰二年歲在乙未廢帝篡立之明年也是歲石敬瑭以太原反召契丹入自鴈門廢帝自焚于洛陽而晉高祖入自太原五代極亂之時也始終二百年間或治或亂或盛或衰而往者來者先者後者雖窮達壽夭參差不齊而斯五百人者亦歸於共盡也其姓名歲月風霜剝裂亦或在或亡其存者獨有千仞之山石爾故特録其題刻每撫卷慨然何異臨長川而歎逝者也

歐陽先生文粹卷第十六

歐陽先生文粹卷第十七

碑銘

王文正公

至和二年七月乙未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王素奏事殿中已而泣且言曰臣之先臣旦相　真宗皇帝十有八年今臣素又得待罪侍從之臣惟是先臣之訓不遺墜然而實無似不能顯大而墓碑至今無辭以惟陛下哀憐不忘先帝之臣以假寵於王氏而勗其子孫天子曰嗚呼惟汝父旦事我文考　真宗叶德一心克終厥位有始有卒其可謂全德元老矣從素以是刻于碑素拜稽首泣而出明日有詔史館修撰歐陽脩曰

王旦墓碑未立汝可以銘臣脩謹按狀推誠保順同德守正翊戴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充玉清昭應宮使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魏國公諡曰文正王公諱旦字子明大名莘人也皇曾祖諱言滑州黎陽令追封許國公祖諱徹左拾遺追封曾國公皇考諱祐尚書兵部侍郎追封晉國公皆累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曾祖妣田氏魯國夫人祖妣田氏秦國夫人妣任氏徐國夫人邊氏秦國夫人公之皇考以文章自顯漢周之際遂事　太祖太宗食邑一萬三千戶食實封六千五百戶贈太師尚書令諡曰文正王公宗爲名臣嘗諭杜重威使無反漢拒盧多遜

人晉之謀以百口明符彥卿無罪故世多稱其
陰德公之皇考亦曰植三槐于庭曰吾之後世必有為
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公少好學有文太平興國五年
進士及第為大理評事知臨江軍監潭州銀場再遷著
作佐郎與編文苑英華遷殿中丞通判鄭濠二州王禹
偁薦其才任轉運使驛召至京師不受而獻其所為文
章得試直史館遷右正言知制誥淳化二年禮部貢
舉遷虞部員外郎同判吏部流內銓知考課院右諫議
大夫趙昌言參知政事公以婿避嫌求解職太宗嘉之
改禮部郎中集賢殿修撰昌言罷復知制誥仍兼修撰
判院事召賜金紫久之遷兵部郎中居職　真宗即位

拜中書舍人數日召為翰林學士知審官院通進銀臺
封駮事公為人嚴重能任大事避遠權勢不可干以私
由是　真宗益知其賢錢若水名能知人常稱公曰宰
相器也若水為樞密副使罷召對苑中問誰可大用
者若水言公可用　真宗曰吾固已知之矣咸平三年
又知禮部貢舉居數日拜給事中知樞密院事明年以
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再遷刑部侍郎景德元年契丹犯
邊　真宗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得暴疾命公馳
自行在代元份留守二年遷尚書左丞三年以工部尚
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是時
契丹初請盟趙德明亦納款約願守河西故地二邊兵

罷不用　真宗方欲以無事治天下公以謂宋興三世
祖宗之法具在故其為相務行故事慎所改作進退能
否賞罰必當　真宗久而益信之所言無不聽雖他宰
相大臣有所請必曰王某以為如何事無大小非公所
言不決公在相位十餘年外無夷狄之虞兵革不用海
內富實羣工百司各得其職故天下至今稱為賢宰相
公於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苟賢且才矣必久其官
衆以為宜某職然後遷其所薦引人未嘗知寇準為樞
密使當罷使人私公求為使相公大驚曰將相之任豈
可求耶且吾不受私請準深恨之已而制出除準武勝
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入見泣涕曰非陛下

知臣何以至此　真宗具道公所以薦準者準始媿歎
以為不可及故參知政事李穆子行簡有賢行以將作
監丞居于家　真宗召見勞之遷太子中允初遣使
者召之不知其所止　真宗命至中書問王某然後人
知行簡公所薦也公自知制誥至為相薦士尤多其後
公薨史官修　真宗實錄得內出奏章乃知朝廷之士
多公所薦者公與人寡言笑其語雖簡而能以一言屈人
默然終日莫能窺其際及奏事上前羣臣異同公徐一
言以定今上為皇太子太子諭德見公稱太子學有
法公曰諭德之職止於是耶趙德明言民飢求糧百萬
斛大臣皆曰德明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書責之　真

以聞公公請勑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
真宗大喜德明得詔書慙且拜曰朝廷有人大中祥
符中天下大蝗 真宗使人於野得死蝗以示大臣明
日他宰相有袖死蝗以進者曰蝗實死矣請示於朝率
百官賀公獨以為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 真
宗顧公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為天下笑邪宦
者劉承規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為節度使 真宗以
語公曰承規待此以瞑目公執以為不可曰他日將有
求為樞密使者柰何至今內臣官不過留後公任事久
人有謗公於上者公輒引咎未嘗自辯至人有過失雖
人主盛怒可辯者辯之必得而後已榮王宮火延前殿

有言非天災請置獄劾火事當坐死者百餘人公獨請
見曰始失火時陛下以罪己詔天下而臣等皆上章待
罪今反歸咎於人何以示信且火雖有迹寧知非天譴
耶由是當坐者皆免日者上書言宮禁事誅籍其家得
朝士所與往還占問吉凶之說 真宗怒欲付御史問
狀公曰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 真宗怒
欲付獄公因自取嘗所占問之書進曰臣少賤時不免
為此必以為罪願并臣付獄 真宗曰此事已發何可
免公曰臣為宰相執國法豈可自為之幸於不發而以
罪人 真宗意解公至中書悉焚所得書既而 真宗
悔復馳取之公曰臣已焚之矣由是獲免者衆公累官

至太保以病求罷入見滋福殿 真宗曰朕方以大事
託卿而卿疾如此因命皇太子拜公公言皇太子盛德
必任陛下事因薦可為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相
者李及凌策二人而已然亦皆為名臣公屢以疾請
真宗不得已拜公太尉兼侍中五日一朝視事遇軍國
大事不以時入參決公益惶恐因辭不起以疾罷冊拜
太尉玉清昭應宮使自公病使者存問日常三四
真宗手自和藥賜之疾亟遽幸第賜以白金五千兩辭
不受以天禧元年九月癸酉薨于家享年六十有一
真宗臨哭輟視朝三日發哀于苑中其子弟門人故吏
皆被恩澤明年某月庚申葬公於開封府開封

縣新里鄉大渚村公娶趙氏封榮國夫人後公若干年
卒子男三人長曰司封郎中雍次曰太中大夫沖次曰
素女四人長適太子少傅韓億次適[illegible]部員外郎直集
賢院蘇耆次適右正言范令孫次適龍圖閣直學士兵
部郎中呂公弼諸孫十四人公事寡嫂謹與其弟旭友
愛尤篤任以家事一無所問而務以儉約率勵子弟使
在富貴不知為驕侈兄子睦欲舉進士公曰吾嘗以太
盛為懼其可與寒士爭進至其薨也子素猶未官遺表
不求恩澤有文集二十卷乾興元年詔配享 真宗廟
庭臣修曰當德作符之際盛矣觀公之所以相而先帝
所以用公者可謂明哉是以君明臣賢德顯名尊生而

俱享歿而長配於廟可謂有始有卒如明詔所獎者
蒸民江漢崧大臣下之事所以見任賢使能之功雖曰
山甫穆公之詩實歌宣王之德也臣謹考國史實錄至
於搢紳故老之傳得公終始之節而錄其可紀者輙件
爲銘詩昭示後世以彰先帝之明以稱聖恩襃顯王氏
流澤子孫與宋無極之意銘曰
烈烈魏公相我　真宗真廟食魏公配食公相　真
宗不言以躬時有大事有大疑匪卜匪筮公爲蓍龜
公在相位終日如默問其夷狄包裹兵革問其卿士百
工以職問其庶民耕織衣食相有賞罰功當罪明相所
黜升惟否惟能執其權衡萬物之平洗不事君胡能必

信孰不爲相其惟有終公薨于位大列之崇太子孝思
來薦清廟侑我聖考惟時元老大子念功報公之隆春
秋從享萬祀無窮作爲詩歌以詔廟工

晏元獻公

至和元年六月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
臨淄公以疾歸于京師八月疾少間入見天子曰噫吾
舊學之臣也乃留侍講邇英閣詔五日一朝前殿明年
正月疾作不能朝飭太醫朝夕往視有司除道將幸其
家公歎曰吾無狀乃以疾病憂吾君即馳奏曰臣疾少
間行愈矣乃止其月丁亥以公薨聞天子震悼亟臨其
喪以不即視公爲恨贈公司空兼侍中謚曰元獻有司
請輟視朝一日詔特輟二日以其年三月癸酉葬公于
許州陽翟縣麥秀鄉之北原既葬賜其墓隧之碑首曰
舊學之碑既又勑史臣脩考次公事具書于碑下臣脩
伏讀國史見　真宗皇帝時天下無事天子方推讓功
德祠祀天地山川講禮樂以文頌聲而儒學文章儁賢
傑異之人出公世家江西之臨川年始十四一日起田
里中見天子時方親閱天下貢士會廷中者千餘人與
大官臣衛官擁列圍視公不動聲氣操筆爲文辭立成
以獻天子嘉賞賜同進士出身遂登館閣掌書命以文
章爲天下所宗逮陛下養德東宮先帝選用臣屬即以
公遺陛下由王官宮臣卒登宰相凡所以輔道聖德憂

勤國家有舊有勞自始至卒五十餘年公既葬而先帝
之名臣與陛下東宮之舊人皆無在者宜其襃寵優異
且公世臣脩幸得執筆史官奉明詔謹昧死上臨淄
公事曰公諱殊字同叔姓晏氏其世次晦顯微遷不常
自其高祖諱墉唐咸通中舉進士卒官江西始著籍于
高安其後二世不顯曾祖諱延昌又徙其籍于臨川祖
諱郜追封英國公考諱固追封秦國公自曾祖已下皆
用公貴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大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曾
祖妣張氏陳國太夫人祖妣傅氏許國太夫人妣吳氏
越國太夫人公生七歲知學問爲文章鄉里號爲神童
故丞相張文節公安撫江西得公以聞　真宗召見既

賜出身後二日又召試詩賦命公徐答曰臣昔嘗私習此
賦不敢隱 真宗益奇之因試以他題以爲秘書省
正字置之秘閣使得悉讀秘書命故僕射陳文僖公視
其學明年獻其所爲文召試中書遷太常寺奉禮郎東
封泰山推恩遷光祿寺丞數月充集賢校理明年遷著
作佐郎丁父憂去官已而 真宗思之即其家起復命
同判太常禮院又丁母憂求去官服喪不許今天子始
封昇王公以選爲府記室參軍再遷左正言直史館今
天子爲皇太子以戶部員外郎充太子舍人賜金紫知
制誥判集賢院遷翰林學士充景靈宮判官太子左庶

子兼判太常寺知禮儀院公既以道德文章佐佑東宮
真宗每所咨訪多以方寸小紙細書問之由是參與機
密凡所對必以其稿并進示不洩其後悉閣 真宗閣中
遺書得公所進稿類爲八十卷藏之禁中人莫之見也
初 真宗遺詔章獻明肅太后權聽軍國事宰相丁謂
樞密使曹利用各欲獨見奏事無敢決其議者公建言
羣臣奏事太后者垂簾聽之皆毋得見議遂定乾興元
年拜右諫議大夫兼侍讀學士遷給事中景靈宮副使
判吏部流內銓以易行講崇政殿遷禮部侍郎知審官
院爲樞密副使遷刑部侍郎上疏論張耆不可爲樞密
又以是忤太后旨坐以笏擊其從者折其齒罷留守南

京大興學校以教諸生自五代以來天下學廢興自公
始召拜御史中丞改兵部侍郎兼秘書監改資政殿學士
翰林侍讀學士知天聖八年禮部貢舉明年[illegible]
復爲樞密副使未拜改參知政事加尚書左丞太后
太廟有請服袞冕者太后以問公公以周官后服對太
后崩大臣執政者皆罷公爲禮部尚書知亳州徙知陳
州以刑部尚書復召爲御史中丞又爲三司使知樞密
院事拜樞密使加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慶
曆二年三月以刑部尚書居相位充集賢殿大學士
兼樞密使日公復召用兩府元昊反師出陝西天下弊
於兵公數建利害請罷監軍無以陣圖授諸將使得應

敵爲攻守及制財用爲出入之要皆有法天子悉爲施
行自宮禁先以率天下而財賦之職悉歸有司卒能以
困元昊使聽約束乃還其王號公爲人剛簡遇人必
以誠雖處富貴如寒士尊酒相對歡如也得一善稱之
如己出當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等皆出其門
及爲相益務進賢材當公居相府時范仲淹韓琦富弼
皆進用至於臺閣多一時之賢天子既厭西兵閔天下
困弊奮然有意欲因羣材以更治數詔大臣條天下
事方施行而小人權倖皆不便[illegible]會公以事罷而
仲淹等相次亦皆去事遂已公既罷以工部尚書知潁
州徙知陳州又徙許州三遷戶部尚書拜觀文殿大學

士永興軍充□路都部署安撫使徙知河南府兼西京
留守累進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勲上柱國爵臨淄公食
邑萬二千戸實封三千七百戸公享年六十有五自少
篤學至其病亟猶手不釋卷有文集二百四十卷筆奏
勑脩土訓及 真宗實録又集類古今文章爲集選二
百卷其爲政敏而務以簡便其民其於家嚴子弟之見
有時事寡娣孝謹未嘗爲子弟求恩澤其在陳州上問
勞相曰安其居外未嘗有所請其亦有所欲邪宰相以
告公公自爲表間起居而已故其薨也天子尤哀悼之
賜子加等以其子承裕爲崇文院檢討孫及甥之未官
者九人皆命以官公初娶李氏工部侍郎虚己之女次

孟氏屯田員外郎虚舟之女封鉅鹿郡夫人次王氏太
師尚書令超之女封榮國夫人子八人長曰居厚大理
評事早卒次承裕尚書屯田員外郎宣禮贊善大夫崇
讓著作佐郎明遠祇德皆大理評事慶道傅正皆太常
寺太祝女六人長適戸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富
弼次適禮部侍郎三司使楊察其四尚幼孫十有三人
公既樂善而稱爲知人士之顯于朝者多公所薦達至
擇其女之所從又得二人者如此嗚呼可謂賢也已銘
曰
有晏之裔裔爲晏氏齊在春秋晏顯諸侯傳載栢子晏
稱于丘其後無聞不亡僅存有煒自公厥赫以振公之
纘緒實相天子天子曰嗟予考 真宗惟多名臣以臻
臨降汝初事我王宮東宮以暨莅予始卒一躬輔我以
德行勞于邦公疾在外來歸自洛天子曰留汝于舊學
凡今在庭莫如汝舊孰以畀予惟予聖考今既亡矣孰
爲予老何以贈之司空侍中禮則有加予思何窮有篆
其文在其碑首天子之褒史臣有韶銘以述之永昭厥
後

歐陽先生文粹卷第十七

歐陽先生文粹卷第十八

碑銘

范文正公

皇祐四年五月甲子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汝南文正公薨徐州以其年十有二月壬申葬于河南尹樊里之萬安山下公諱仲淹字希文五代之際世家蘇州事吳越　太宗皇帝時吳越獻其地公之皇考從錢俶朝京師後爲武寧軍掌書記以卒公生二歲而孤母夫人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既長知其世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學舍掃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飲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經之旨爲文章論說必本於仁義祥符八年舉進士禮部選第一遂中乙科爲廣德司理參軍始歸迎其母以養及公旣貴天子贈公曾祖蘇州糧料院判官諱某爲太保祖秘書監諱贊時爲太傅考諱墉爲太師妣謝氏爲吳國夫人公少有大節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爲趨捨其所有爲必盡其方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天聖中晏丞相薦公文學以大理寺丞爲秘閣校理以言事忤章獻太后旨通判河中府久之上記其忠召拜右司諫當太后臨朝聽

政時以至日大會前殿上將率百官爲壽有司以具公上疏言天子無北面且開後世弱人主以强母后之漸其事遂已又上書請還政天子不報及太后崩言事者希旨多求太后時事欲深治之公獨以謂太后受託先帝保佑聖躬始終十年未見過失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初太后有遺命立楊太妃代爲太后公諫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代立者遂罷其冊命是歲大旱蝗奉使安撫東南使還會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閤爭不能得貶知睦州又徙蘇州歲餘卽拜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論時政闕失而大臣權倖多忌惡之居數月以公知開封府素號難治公治有聲事日益簡暇則益取古今治亂安危爲上開說又爲百官圖以獻曰任人各以其材而百職修堯舜之治不過此也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如此而可以爲公可以爲私亦不可以不察由是呂丞相怒至交論上前公求對辯語切坐落職知饒州明年呂公亦罷公徙潤州又徙越州而趙元昊反河西上復召相呂公乃以公爲陝西經略安撫副使遷龍圖閣直學士是時新失大將延州危公請自守鄜延捍賊乃知延州元昊遣人遺書以求和公以謂無事請和難信且書有僭號不可以聞乃自爲書告以逆順成敗之說甚辯坐擅復書奪一官知耀州未逾月徙知慶州既而四路置帥以公爲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

兵馬都部署遷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公爲將務持
重不急近功小利於延州築清澗城墾營田復承平永
平廢寨熟羌歸業者數萬戶於慶州城大順以據要害
奪賊地而耕之又城細腰胡蘆於是明珠滅臧等大族
皆去賊爲中國用自邊制久隳至兵與將常不相識公
始分延州兵爲六將訓練齊整諸路皆用以爲法公之
所在賊不敢犯人或疑公見敵應變爲如何至其城大
順也一旦引兵出諸將不知所向軍至柔遠始號令告
其地處使往築城至於版築之用大小畢具而軍中初
不知賊以騎三萬來爭公戒諸將戰而賊走追勿過河
已而賊果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賊賊既失計乃引

去於是諸將皆服公爲不可及公待將吏必使畏法而
愛已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爲謝諸蕃質
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召之卧內屏人徹
衞與語不疑公居三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乃決策謀
取橫山復靈武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上亦召公歸
矣初西人籍爲鄉兵者數萬既而黥以爲軍惟公所部
但刺其手公去兵罷獨得復爲民其於兩路既得熟羌
爲用使以守邊因徙屯兵就食內地而紓西人饋輓之
勞其所設施去而人德之與守其法不敢變者至今尤
多自公坐呂公貶羣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呂公患之
凡直公者皆指爲黨或坐竄逐及呂公復相公亦再起

被用於是二公驩然相約勠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此
多二公然朋黨之論遂起而不能止上既賢公可大用
故久置羣議而用之慶曆三年春召爲樞密副使五讓
不許乃就道既至數月以爲參知政事每進見必以太
平責之公歎曰上之用我者至矣然事有先後而革弊
於久安非朝夕可也既而上再賜手詔趣使條天下事
又開天章閣召見賜坐授以紙筆使疏于前公惶恐避
席始退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其詔天下興
學取士先德行不專文辭革磨勘例遷以別能否減任
子之數而除濫官用農桑考課守宰等事方施行而磨
勘任子之法僥倖之人皆不便因相與騰口而嫉公者

亦幸外有言者爲之佐佑會邊奏有警公即請行乃以
公爲河東陝西宣撫使至則上書願復守邊即拜資政
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四路安撫使其知政事纔一歲
而罷有司悉奏罷公前所施行而復其故言者遂以危
事中之賴上察其忠不聽是時夏人已稱臣公因以疾
請鄧州守鄧三歲求知杭州又徙青州公益病又求知
潁州肩舁至徐遂不起享年六十有四方公之病上賜
藥存問既薨輟朝一日以其遺表無所請使使問其家
所欲爲賻以兵部尚書所以哀䘏之甚厚公爲人外和
內剛樂善泛愛喪其母時尚貧終身非賓客食不重肉
臨財好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視其私妻子僅給衣食其

爲政所至民多立祠 畫像其行已臨事自山林、士里
閭田野之人外至夷狄莫不知其名字而樂道其事者
甚衆及其世次官爵志于墓譜于家藏于有司者皆不
論著著其繫天下國家之大者亦公之志也歟銘曰
范於吳越世實陪臣 俶納山川及其士民范始來北中
間幾息公奮自躬與時偕逢事有罪功言有違從豈公
必能天子用公其艱其勞一其初終夏童跳邊乘吏怠
安帝命公往問彼驕貪有不聽順鋤其穴根公居三年
怯勇隳完兒憐獸擾卒俾除臣夏人在庭其事方議帝
趣公來以就于治公拜稽首茲爲艱哉初匪其難在其
終之夸言營營卒壞于成匪惡其成惟公是傾不傾不

危天子之明存有顯榮沒有贈諡藏其子孫寵及後世
惟百有位可勸無怠

余襄公

始興襄公既葬于曲江之明年其子仲荀走于亳以來
告曰余氏世爲閩人五代之際逃亂于韶自曾高以來
晦迹嘉遁至于博士府君始有祿仕而襄公繼之以大
曲江僻在嶺表自始興張文獻公有聲于唐爲賢相至
公復出爲宋名臣蓋余氏從韶歷四世始有顯仕而曲
江寂寥三百年然後再有聞人惟公仕登天朝正秩三
品述有爵土開國鄉州以繼美前哲而爲韶人榮至於
久永賜諡始終之寵 盛矣蓋褒有詔卹有物贈有告而
諡行考功有議有狀 合而誌之以闡諸幽有銘可詔於
矣惟是螭首龜趺揭于墓隧以表見於後世而昭示其
子孫者宜有辭而闕焉敢以爲請謹按余氏韶州曲江
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皆不仕父諱某太常博士累贈太
常少卿公諱靖字安道官至朝散大夫守工部尚書集
賢院學士知廣州軍州事兼廣南東路兵馬鈐轄經略
安撫使柱國始興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
二百戶治平元年自廣朝京師六月癸亥以疾薨于金
陵天子惻然輟視朝一日賻以粟帛贈刑部尚書諡曰
襄明年七月某甲子返葬于曲江之龍歸鄉成山之原
公爲人質重剛勁而言語恂恂不見喜怒自少博學強

記至於歷代史記雜家小說陰陽律曆外暨浮屠老子
之書無所不通天聖二年舉進士爲贛縣尉書判拔萃
改將作監丞知新建縣再遷秘書丞刊校三史充集賢
校理大章閣待制范公仲淹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貶官
御史不敢言公疏論之坐貶監筠州酒稅稍徙泰州已
而天子感悟丞復用范公而因之以被斥者皆召還居
公以便親乞知英州遷太常博士丁母憂服除還爲
集賢校理同判太常禮院景祐慶曆之間天下怠於久
安吏習因循多失職及趙元昊以夏叛師出久無功縣
官財屈而民重困天子赫然思振頹弊以修百度既已
更用二三大臣又增置諫官四員使言天下事公其一

人也即攻右正言供職公感激奮勵遇事輒言無所回避姦諛權倖屏息畏之其補益多矣然亦不勝其怨嫉也慶曆四年元昊納誓請和將加封冊而契丹以兵臨境上遣使言爲中國討賊且告師期請止毋與和朝廷患之欲聽重絕夏人而兵不得息不聽生事北邊議未決公獨以謂中國厭兵久矣此契丹之所幸一日使吾息兵養勇非其利也故用此以撓我爾是不可聽朝廷雖是公言猶留夏冊不遣而假公諫議大夫以報公從十餘騎馳出居庸關見虜於九十九泉從容坐帳中辯折往復數十卒屈其議取其要領而還朝廷遂發夏冊臣元昊西師既解嚴而北邊亦無事是歲以本官知制

誥史館修撰而契丹卒自攻元昊明年使來告捷又以公往報坐習虜語出知吉州怨家因之中以事左遷將作少監分司南京公怡然還鄉里闔門謝賓客絕人事凡六年天子每思之欲用者數矣大臣有不喜者第還光祿少卿于家又以爲武衛將軍韶州兵馬鈐轄辭不拜皇祐二年祀明堂覃恩遷衛尉卿明年知虔州丁父憂去官而蠻賊儂智高陷邕州連破嶺南州縣圍廣州乃即廬中起公爲秘書監知潭州即日疾馳在道改知桂州廣南西路經略安撫使公奏曰賊在東而徙臣西非臣志也天子嘉之即詔公經制廣東西賊盜乃趨廣州而智高復西走邕州自智高初起交趾請出兵助討

以詔不許公以謂智高交趾叛者宜聽出兵毋沮其善意累疏論之不報至是公曰邕州與交趾接境今不納必忿而反助智高乃以便宜趣交趾會兵又募儂黃諸姓酋豪皆縻以職與之誓約使聽節制或疑其不可用公曰使不與智高合足矣及智高入邕州遂斷外援既而宣撫使狄青會公兵敗賊於歸仁智高走入海邕州平公請復終喪不許諸將班師以智高尚在詔留公廣西委以後事更給事中諫官御史列疏言公功多而賞薄再遷尚書工部侍郎公留廣西逾年撫緝完復嶺海肅然又遣人入特磨襲取智高母及其弟一人俘于京師斬之拜集賢院學士久之徙知潭州又徙青州再遷

吏部侍郎嘉祐五年交趾寇邕州殺五巡檢天子以謂恩信著於嶺外而爲交趾所畏者公也驛召以爲廣西體量安撫使悉發荊湖兵以從公至則移檄交趾召其臣費嘉祐詰責之嘉祐皇恐對曰種落犯邊罪當死願留取首惡以獻即械五人送欽州斬于界上公還邕人遮道留之不得明年以尚書左丞知廣州　英宗即位拜工部尚書代還道病卒享年六十有五公終始五管而後上年凡治六州所至有惠愛惟在兵間手不釋卷有文集二十卷奏議五卷三史刊誤四十卷娶林氏封魯郡夫人子男三人伯莊殿中丞早卒仲荀今爲屯田員外郎叔英大常寺大祝女六人皆適士族孫四人孫

女五人銘曰
余遷曲江仍世不顯奮自襄公有聞其遠始興開國襲
美于前兩賢相望三百年間偉歟襄公惟邦之直始登
于朝官有言責左右獻納奮譏屏息慶曆之治實多補
益逢時有事奔走南北功書史官名在夷狄出入艱勤
險夷一德小人之讒公廢于里一方有警公起于家威
行信結海嶺幽遐公之在焉帝不南顧胡不召還殞于
中路返柩來歸韶人負土伐石刻辭立于墓門以貽來
世匪止韶人

歐陽先生文粹卷第十八

歐陽先生文粹卷第十九

墓銘

杜正獻公

故太子太師致仕祁國公贈司徒兼侍中杜公諱衍字世昌越州山陰人也其先本出於堯之後歷三代常爲諸侯後徙其封于杜而子孫散適他國者以杜爲氏自杜赫爲秦將軍後三世御史大夫周及其子建平侯延年仍顯于漢又九世當陽侯預顯于晉又十有四世岐國公佑顯于唐又九世而至于祁公其爲家有法其吉凶祭祀齋戒日時幣祝從事一用其先世書自唐滅士喪其舊禮一以苟簡獨杜氏守其世俗

自春秋諸侯之子孫歷秦漢千有紀其世譜而歷之盛衰公卿家法存於今者惟杜氏公自曾高以來以恭儉著謹稱鄉里至公爲人尤潔廉自刻其爲大臣事主上以不欺爲忠推於人以行己取信故其動靜纖悉謹而有法今若其大節何如也公享年八十官至尚書左丞方其六十有九歲自尚書郎上書告老明年以太子少師致仕累遷太子太保太傅太師封祁國公然在家天子祀明堂遣使者召公陪祀將有所問以疾不至天子嘉歎問勞之使不絕公少舉進士高第爲揚州觀察推官知平遙縣通判晉州知乾州鳳翔府河東京西路提點刑獄知天雄軍河東陝西路轉運使入爲三司戶部副

使拜天章閣待制知荊南府未行以爲河北路都轉運使遂知天雄軍召爲御史中丞判流內銓知審官院拜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徙知并州遷龍圖閣學士復知永興軍權知開封府康定元年以刑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即拜副使慶曆三年遷吏部侍郎樞密使明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治吏事如其爲人其聽獄訟雖明敏而審覈愈精故屢決疑獄人以爲神其簿書出納推析毫髮終日無倦色至爲條目必使吏不得爲姦而已及其施於民者則簡而易行始居平涼皆以吏事適他州而縣民爭訟者皆不肯決以待公歸知乾州未滿歲安撫使察其治行以公[illegible]一邦之民爭於界上一曰此我公也汝奪之[illegible]公也汝何有焉夏人初叛命天下苦於兵而自陝以西尤甚吏緣侵漁調發督迫至民破產不能足往往自經投水以死於是時公在永興謂其人曰吾不能免汝然可使汝不勞爾乃爲之區處計較量物有無貴賤道理遠近寬其期會使以次輸送由是物不踊貴車牛芻秣宿食來往如平時而吏束手無所施民比他州費省十六七至於繕治城郭器械民皆不知開封治京師常抗於權要有干其法而能不爲之屈者世皆以爲難至公能使權要不敢有所干凡其爲治以聽斷辭訟爲能否爾獨公始有餘力省其民事如治他州而畿內諸縣之民皆被其

惠開封比比出能吏而兼於民政者惟公一人吏部審官主天下吏負而居職者類以不久遷去故吏得爲姦公始視銓事一日選者三人爭某闕公以問吏吏受丙賕對曰當與甲乙不能爭遂授他闕居數日吏教丙訟甲負某事不當得公悟召乙問之乙謝曰業已得他闕不願爭公不得已與丙而笑曰此非吏罪乃吾未知銓法爾因命諸曹各具格式科條以白問曰盡乎曰盡矣明日勑諸吏無得升堂使坐聽行文書而已由是吏不得與銓事與奪一出於公月餘翕然聲動京師其在審官有以賕求官者吏謝不受曰我公有賢名不久見用去矣姑少待之慶曆之初上厭西[illegible]久出而民弊事用今丞相富公樞密韓公及范文[illegible]而[illegible]人者遂欲盡革衆事以修紀綱而小人權倖皆不悅獨公與相佐佑而公尤抑絕僥倖凡內降與恩澤者一切不與每積至十數則連封而面還之或詰責其人至憾恨涕泣而去上嘗謂諫官歐陽修曰外人知杜某封還內降耶吾居禁中有求恩澤者每以杜某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其助我多矣此外人及杜某皆不知也然公與三人者皆以此罷去公多知本朝故實善決大事初邊將議欲大舉以擊夏人雖韓公亦以爲可舉公爭以爲不可大臣至有欲以沮軍罪公者然兵後果不得出契丹與夏人爭銀甕族大戰黃河外而鴈門麟府皆

暨范文正公安撫河東欲以兵從公以為契丹必不來兵不可妄出范公怒至以語侵公公不為恨後契丹卒不來二公皆世俗指公與為朋黨者其論議之際蓋如此及三人者將罷去公獨以為不可遂亦罷以尚書左丞知兗州歲餘乃致仕公自布衣至為相衣服飲食無所加雖妻子亦有常節家故饒財諸父分產公以所得悉與兄弟之貧者俸祿所入分給宗族賙人急難至其歸老無屋以居寓於南京驛舍者久之自少好學工於詩喜為詩讀書雖老不倦推獎後進今世知名士多出其門居家見賓客必問時事聞有善若己出至有所可憂見於色或夜不能寐如在其責也凡公所以行終身者有能履其一君子以為人之所難而公自謂不足以名後世遺戒子孫無得紀述嗚呼是所謂仁賢遠而為善惟不足者歟曾祖太子少保諱某贈太師祖鴻臚卿諱某追封吳國公父尚書度支員外郎諱某封韓國公皆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娶相里氏封國夫人子男曰詵大理寺丞詢太常博士訥將作監簿詁秘書省正字三子早卒女長適集賢校理蘇舜欽次適秘閣校理李綖次適單州團練推官張遇道公以嘉祐二年某月某日卒于家其子詢以某年某月某葬公于應天府宋城縣之仁孝原銘曰

翼翼祁公率儉自躬一其初終惟德之恭公在于位出知貪廉退老于家四方之瞻豈惟士夫天子曰咨爾曲爾直繩之墨之正爾方員有矩有規人莫之踰公無爾欺予左予右惟公是毗公雖告休受寵不已宮臣國公即命于第爰及明堂萬邦從祀豈無臣工為予執事何以召之惟公舊德公不能來予其往錫君子憫憐民之父母公雖百齡人以為少不俾黃耇喪予元老寵祿之隆則有止期惟其不已既去而思銘昭于來世之詒

蔡君謨

公諱襄字君謨興化軍仙遊人也天聖八年舉進士甲科為漳州軍事判官西京留守推官改著作佐郎館閣校勘慶曆三年以秘書丞集賢校理知諫院兼修起居注是時天下無事士大夫弛於久安一日元昊叛師久無功天子慨然厭兵思正百度以修太平既已排羣議進退二三大臣又詔增置諫官四員使拾遺補闕所以遇之甚寵公以材名在選中遇事感激無所回避權倖畏斂不敢撓法干政而上得盡與大臣圖議明年屢下詔書勸農桑興學校革弊修廢而天下喁喁知上之求治矣於此之時言事之臣無日不進見而公之補益為尤多四年以右正言直史館出知福州以便親未幾改福建路轉運使復古五塘以溉田民以為利為公立生祠于塘側又奏減閩人五代時丁口稅之半以憂去服除判三司鹽鐵勾院復修起居注今參知政事唐介將

為御史以直言忤旨貶春州別駕廷臣無敢言者公□
論其忠人皆危之而上悟唐公得改英州遂復任
用皇祐四年遷起居舍人知制誥兼判流內銓御史呂
景初吳中復馬遵坐論梁丞相適罷臺職除他官公封
還詞頭不草制其後屢有除授非當者必皆封還之而
上遇公益厚曰有子如此其母之賢可知命特賜冠帔
以寵之至和元年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三年以
樞密直學士知泉州徙知福州未幾復知泉州公為政
精明而於閩人尤知其風俗至則禮其士之賢者以勸
學興善而變民之故除其甚害往時閩士多好學而專
用賦以應科舉公得先生周希孟以經術傳授學者嘗
至數百人公為親至學舍執經講問為諸生率延見處
士陳烈尊以師禮而陳襄鄭穆方以德行著稱鄉里公
皆折節下之閩俗重凶事而奉浮圖會賓客以盡力豐
侈為孝否則深自愧恨為鄉里羞而姦民游手無賴子
幸而貪飲食利錢財來者無限極往往至數百千人下
有親亡秘不舉哭必破產辦具而後敢發喪者有力者
乘其急時賤買其田宅而貧者立券舉債終身困不能
償公曰弊有大於此耶即下令禁止至於巫覡主病蠱
毒殺之類皆痛斷絕之然後擇民之聰明者教以醫藥
使治疾病其子弟有不率教令者條其事作五戒以教
諭之久之閩人大便公既去閩人相率詣州請為公立

德政碑吏以法不許請則退而以公善政私刻于石曰
俾我民不忘公之德嘉祐五年召拜翰林學士權三司
使三司開封世稱省府為難治而易以毀譽居者不由
以遷則由以敗而敗者十常四五公居之皆有能名其
治京師談笑無留事尤喜破姦發隱吏不能欺至商財
利則較天下盈虛出入量力以制用必使下完而上給
下暨百司因習蠹弊切磨刻劃久之簿書纖悉紀綱條
目皆可法七年季秋大享明堂後數月 仁宗崩 英
宗即帝位數大賞賚及作永昭陵皆猝辦於縣官經費
外公應煩有閑暇居有餘而人不知勞遂拜三司使居
二歲以母老求知杭州即拜端明殿學士以往三年徙
南京留守未行丁母夫人憂四年八月某日以疾卒于
家享年五十有六歲蔡氏之譜曰晉從事中郎克以來
世有顯聞其後中衰隱約不仕公年十八以農家子舉
進士為開封第一名動京師後官于閩典方州領使一
路二親尚皆無恙閩人瞻望者嗟不榮公之貴而榮其
父母母夫人尤有壽年九十餘飲食起居康強如少者
歲時為壽母子鬢髮皆皤然而命服金紫煒煌加世至
今閩人之為子者必以夫人視其親為父母者必以公
教其子也公於朋友重信義聞其喪則不御酒肉為位
以哭盡哀乃止嘗會使客東園坐客有射矢誤中傷人
者客遽指為公矢京師喧然事既聞上以問公公再拜

拜愧謝終不自辯退亦未嘗以語人公爲文章清遒粹
美有文集若干卷工於書尤自惜不妄爲人書故其
殘章斷藁人悉珍藏而　仁宗尤愛稱之御製元舅隴
西王碑文詔公書之其後命學士撰溫成皇后碑文又
勑公書則辭不肯書曰此待詔職也公累官至禮部侍
郎既卒翰林學士王珪等十餘人列言公賢其亡可惜
天子新即位未及識公而聞其名久也爲之惻然特贈
吏部侍郎官其子旻爲秘書省正字孫傳及弟之子均
皆守將作監主簿而優以賻䘏以旻尚幼命守吏助給
其喪事曾祖諱顯皇不仕祖諱恭贈工部員外郎父諱
琇贈刑部侍郎母夫人盧氏長安郡太君夫人葛氏安
嘉郡君子男三人曰勻將作監主簿曰旬大理評事皆
先公卒幼子旻也女三人一適著作佐郎謝仲規二尚
幼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於莆田縣某鄉將軍山銘曰
誰謂閩遠而多奇產產非物寶惟士之賢嶷嶷蔡公其
人傑然奮躬當朝讜言正色出入左右彌縫補闕間歸
于閩有政在人食不畏蠱喪不憂貧疾者有醫學者有
師問誰使然孰不公思有高其墳有拱其木凡閩之人
過者必肅

歐陽先生文粹卷第十九

墓銘

尹師魯

師魯河南人姓尹氏諱洙然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稱
之曰師魯蓋其名重當世而世之知師魯者或推其文
學或高其議論或多其材能至其忠義之節處窮達臨
禍福無愧於古君子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未必盡知之
師魯爲文章簡而有法博學强記通知今古長於春秋
其與人言是是非非務窮盡道理乃已不爲苟止而妄
隨而人亦罕能過也遇事無難易而勇於敢爲其所以
見稱於世者亦所以取嫉於人故其卒窮以死師魯少
舉進士及第爲絳州正平縣主簿河南府戶曹參軍邵
武軍判官舉書判拔萃遷山南東道掌書記知伊陽縣
王文康公薦其才召試充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天章
閣待制范公貶饒州諫官御史不肯言師魯上書言仲
淹臣之師友願得俱貶貶監郢州酒稅又徙唐州遭父
喪服除復得太子中允知河南縣趙元昊反陝西用兵
大將葛懷敏奏起爲經略判官師魯雖用懷敏辟而尤
爲經略使韓公所深知其後諸將敗於好水韓公降知
秦州師魯亦徙通判濠州久之韓公奏得通判秦州遷
知涇州又知渭州兼涇原路經略部署坐城水洛與邊
臣異議徙知晉州又知潞州爲政有惠愛潞州人至今

思之累遷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師魯當天下無事時獨喜論兵為叙燕息戍二篇行于世自西兵起凡五六歲未嘗不在其間故其論議益精密而於西事尤習其詳其為兵制之說述戰守勝敗之要盡當今之利害又欲訓土兵代戍卒以減邊用為禦戎長久之策皆未及施為而元昊臣西兵解嚴師魯亦去而得罪矣然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於其材能亦未必盡知之也初師魯在渭州將吏有違其節度者欲按軍法斬之而不果其後吏至京師上書訟師魯以公使錢貸部將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稅得疾無醫藥舁至南陽求醫疾革隱几而坐顧稚子在前無甚憐之色與賓客言終

[illegible]

不及其私享年四十有六以卒師魯娶張氏某縣君有兄源字子漸亦以文學知名前一歲卒師魯凡十年間三貶官喪其父又喪其兄有子四人連喪其二女一適人亦卒而其身終以貶死一子三歲四女未嫁家無餘貲客其喪於南陽不能歸平生故人無遠邇皆往賻之然後妻子得以其柩歸河南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先塋之次余與師魯兄弟交嘗銘其父之墓矣故不復次其世家焉銘曰

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

誌言天下之人識與不識皆知師魯文學議論材能則文學之長議論之高材能之美不言可知又恐太略故條析其事再述于後述其文則曰簡而有法此一句在孔子六經惟春秋可當之其他經非孔子自作文章故雖有法而不簡也修於師魯之文不薄矣而世之無識者不考文之輕重但責言之多少云師魯文章不合祗著一句道了既述其文則又述其學曰通知古今此語若必求其可當者惟孔孟也既述其學則又述其論議云是是非非務盡其道理不苟止而妄隨而亦非孟子不可當此既述其論議則又述其材能備言師魯歷貶自兵興便在陝西尤深知西事未及施為而元昊臣師魯得罪使天下之人盡知師魯材能此三者皆君子之極美然在師魯猶為

[illegible]

末事其大節乃篤於仁義窮達禍福不愧古人其事不可徧舉故舉其要者一兩事以取信如上書論范公而自請同貶臨死而語不及私則平生忠義可知也其臨窮達禍福不媿古人又可知也既已具其文學其論議其材能其忠義遂又言其為仇人挾情論告以貶死又言其死後妻子困窮之狀欲使後世知有如此人以如此事廢死至於妻子如此困窮所以深痛死者而切責當世君子致斯人之及此也春秋之義痛之益至則其辭益深子般卒是也詩人之意責之愈切則其言愈緩君子偕老是也不必號天叫屈然後為師魯稱冤也故於其銘文但云藏之深

周之窓石可朽名不滅意謂舉世無可告語但深悲
生埋此銘使其不朽則後世必有知師魯者其語愈
緩其意愈切詩人之義也而世之無識者乃云銘文
不合不講德不辨師魯以非罪蓋爲前言其窮達禍
福無媿古人則必不犯法況是仇人所告故不必區
區曲辨也今從貞言所坐自然知非罪矣添之無害
故勉徇議者添之若作古文自師魯始則前有穆修
鄭條輩及有大宋先達甚多不敢斷自師魯始也偶
儷之文苟合于理未必爲非故不是此而非彼也若
謂近年古文自師魯始則范公祭文已言之矣可以
互見不必重出也皇甫湜韓文公墓誌李翱行狀不

必同亦互見之也誌云師魯喜論兵論兵儒者末事
言喜無害喜非嬉戲之戲喜者好也君子固有所好
矣孔子言回也好學豈是薄顏回乎後生小子未經
師友苟恣所見豈足聽哉脩見韓退之與孟郊聯句
便似孟郊詩與樊宗師作誌便似樊文慕其如此故
師魯之誌用意特深而語簡蓋爲師魯文簡而意深
又思平生作文惟師魯一見展卷疾讀五行俱下便
曉人深處因謂死者有知必受此文所以慰吾亡友
爾豈恤小子輩哉

蘇明允

有蜀君子曰蘇君諱洵字明允眉州眉山人也君之行
義修於家信於鄉里聞於蜀之人久矣當至和嘉祐之
間與其二子軾轍偕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脩得其所
著書二十二篇獻諸朝書既出而公卿士大夫爭傳之
其二子舉進士皆在高等亦以文學稱於時眉山在西
南數千里外一日父子隱然名動京師而蘇氏文章遂
擅天下君之文博辯宏偉讀者悚然想見其人既見而
溫溫似不能言及即之與居愈久而愈可愛間而出其
所有愈叩而愈無窮嗚呼可謂純明篤實之君子也曾
祖諱祐祖諱杲父諱序贈尚書職方員外郎三世皆不
顯職方君三子曰澹曰渙皆以文學舉進士而君少獨
不喜學年已壯猶不知書職方君縱而不問鄉閭親族

皆怪之或問其故職方君笑而不答君亦自如也年二
十七始大發憤謝其素所往來少年閉戶讀書爲文辭
歲餘舉進士再不中又舉茂材異等不中退而歎曰此
不足爲吾學也悉取所爲文數百篇焚之益閉戶讀書
絕筆不爲文辭者五六年乃大究六經百家之說以考
質古今治亂成敗聖賢窮達出處之際得其精粹涵畜
充溢抑而不發久之慨然曰可矣由是下筆頃刻數千
言其縱橫上下出入馳驟必造於深微而後止蓋其稟
也厚故發之遲志也慤故得之精自來京師一時後生
學者皆尊其賢學其文以爲師法以其父子俱知名故
號老蘇以別之初脩爲上其書召試紫微閣辭不至遂

除試秘書省校書郎會太常修纂建隆以來禮書乃以為霸州文安縣主簿使食其祿與陳州項城縣令姚闢同修禮書為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而君以疾卒實治平三年四月戊申也享年五十有八天子聞而哀之特贈光祿寺丞敕有司具舟載其喪歸于蜀君娶程氏大理寺丞文應之女生三子曰景先早卒軾今為某官轍某官三女皆早卒孫曰邁曰遲有文集二十卷謚法三卷君善與人交急人患難死則卹養其孤鄉人多德之蓋晚而好易曰易之道深矣汨而不明者諸儒以附會之說亂之也去之則聖人之旨見矣作易傳未成而卒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彭山之安鎮鄉可龍里

君生於遠方而學又晚成常歎曰知我者惟吾父與歐陽公也然則非余誰宜銘銘曰

蘇顯當世實欒城人以宦留眉蕃蕃子孫自其高曾鄉里稱仁偉歟明允大發於文亦既有文而又有子其存不朽其嗣彌昌嗚呼明允可謂不亡

墓表

瀧岡阡表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于瀧岡之六十年其子脩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脩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窮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于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為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為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壟之植以庇而為生吾何恃而能自守邪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為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為新免於喪適然耳既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為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邪以其求而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劍汝而立于旁因指而歎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于家無所矜飾而所為如此是真發於中者邪嗚呼其心厚於仁者邪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博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脩泣而志之不敢忘先公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為道州判官泗綿

二州推官又為泰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瀧岡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為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微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脩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吾處之有素矣女能安之吾亦安矣自先公之亡二十年脩始得祿而養又十有二年列官于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脩為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終于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脩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故自嘉祐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錫皇曾祖府君累贈金紫[illegible]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累封楚國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皇妣累封越國太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為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魏國於是小子脩泣而言曰嗚呼為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于碑既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脩者並揭于阡俾知夫小子脩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

周堯卿

有篤行君子曰周君者孝於其親友於其兄弟居父母喪與其兄某弟某居于倚廬不飲酒食肉者三年其言必戚其哭必哀居喪而擗然不能勝人事者蓋久而後復自孔子在魯而魯人不能行三年之喪其弟子疑以為問則非當而化國可知也孔子沒而其後世又可知也今世之人知事其親者多矣或居喪而不哀者有矣生能事而死能喪或不知喪禮者有矣或知禮而以罷喪主於哀而已不必合於禮者有矣如周君者事生盡孝居喪盡哀而以禮者也禮之失久矣喪禮尤廢也今之居喪者惟仕宦婚嫁聽樂不為此特法令之所禁爾其哀戚之數哭泣之節居處之別飲食之變皆莫知夫有禮也在上位者不以身率其下在下者無所望於其上其遂廢矣乎故吾於周君有所取也君諱堯卿字子俞道州永明人也天聖二年舉進士累官至太常博士歷連衡二州司理參軍桂州司錄知高安寧化二縣通判饒州未行以慶曆五年六月朔日卒于朝集之舍享年五十有一皇祐五年某月日葬于道州永明縣之紫微岡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贈某官母唐氏封某縣太君娶某氏封某縣君君學長於毛鄭詩左氏春秋家

貧不事生產喜聚書居官祿雖薄常分俸以賙宗族朋友人有慢己者必厚爲禮以愧之其爲吏所倍皆有能政有文集二十卷君有子七人曰諭鼎州司理參軍曰詵湖州歸安主簿曰誥曰諷曰謹曰說曰訢皆未仕嗚呼孝非一家之行也所以移於事君而忠仁於宗族而睦交於朋友而信始於一鄉推之四海垂于金石示之後世而勸孝君之所施者無不可以書也豈獨俾其子孫之不隕也哉

歐陽先生文粹卷第五十

蘇子瞻祭歐文忠公文

嗚呼哀哉公之生於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國有蓍龜斯文有傳學者有師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爲譬如大川喬嶽雖不見其運動而功利之及於物者蓋不可以數計而周知今公之殁也赤子無所仰庇而朝廷無所稽疑斯文化爲異端學者至於用夷君子以爲無與爲善而小人沛然自以爲得時譬如深淵大澤龍亡而虎逝則變怪百出舞鰌鱓而號狐狸昔公之未用也天下以爲病而其既用也則又以爲遲及其釋位而去也莫不冀其復用至於請老而歸也莫不惆悵失望而猶庶幾於萬一者幸公之未衰孰謂公復有意於斯世也奄一去而莫余追豈厭世之溷濁潔身而逝乎將民之無祿而天莫之遺昔我先君懷寶遁世非公則莫能致而不肖無狀負緣出入受教門下者十有六年於斯聞公之喪義當匍匐往弔而懷祿不去愧古人以忸怩緘詞千里以寓一哀而已蓋上以爲天下慟而下以哭吾私

王介甫祭歐文忠公文

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猶不可期況乎天理之溟漠又安可得而推惟公生有聞于當時死有傳于後世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如公器質之深厚智識之高遠而輔以學術之精微故形於文章見於議論豪健俊偉怪巧瑰琦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辭閎辯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世之學者無問乎識與不識而讀其文則其人可知嗚呼自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返感世路之崎嶇雖屯邅困躓竄斥流離而終不可掩者以其公議之是非既壓復起遂顯于世果敢之氣剛正之節至晚而不衰方仁宗皇帝臨朝之末年顧念後事謂如公者可寄以社稷之安危及夫發謀決策從容指顧立定大計謂千載而一時功名成就不居而去其出處進退又庶乎英魄靈氣不隨異物腐散而長在乎箕山之側與潁水之湄然天下之無賢不肖且猶為涕泣而歔欷而況朝士大夫平昔游從又予心之所嚮慕而瞻依嗚呼盛衰興廢之理自古如此而臨風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復見而其誰與歸

曾子固祭歐文忠公文

惟公學為儒宗材不世出文章逸發醇深炳蔚體備韓馬思兼莊屈垂光簡編焯若星日絕去刀尺渾然天質辭窮卷盡含意未卒讀者心醒開蒙愈疾當代一人顧無儔匹諫垣抗疏氣震[illegible]鼓行無前[illegible]世俗[illegible]獨當大任[illegible]明哉[illegible]大公[illegible]引翼輔弼公在廟堂[illegible]明道術清[illegible]物欲不[illegible]求望安[illegible]兵革天清地[illegible]益日進[illegible]總持紀律一用公直兩忘猜昵不挾朋比不虞訐嫉獨立不回[illegible]愛養人材獎成誘掖[illegible]初終若一年始六十[illegible]乃佇所[illegible]放意江湖[illegible]沈浸圖史左右琴[illegible]泊然不陋蓬蓽[illegible]自[illegible]休[illegible]許密云胡傾殂慭遺則非[illegible]失聲[illegible]敏早蒙振拔宦[illegible]公[illegible]行[illegible]不[illegible]內望轅車[illegible]公榮華[illegible]為後世法大不從託辭敘心[illegible]嗚呼哀哉

蘇子瞻又祭歐文忠公文

軾自齠齔以學爲嬉童子何知維公我師晝誦其文夜夢見之十有五年乃克見公公爲撫掌歡笑改容此我輩人餘子莫群我老將休付子斯文再拜稽首過矣公言雖知其過不敢不勉契闊艱難見公汝陰多士方譁而我獨南公曰子來實獲我心吾所謂文必與道俱見利而遷則非我徒又拜稽首有死無易公遊云亡言如皎日元祐之初起自南遷叔季在潁如見公顏入見夫人羅列纓紳敢以中心請志于文夫人曰然師友之義凡二十年再升公堂深依庭門垂涕失聲白髮蒼顏復見潁人潁人思公曰此門生雖無以報不辱其門

洪本二八

洋洋東注于淮我懷先生豈有涯涘

歐陽文忠公墓誌銘　韓琦撰

熙寧五年閏七月二十三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歐陽公薨于汝陰之私第年六十六上聞震悼不視朝贈公太子太師太常謚曰文忠郵後加聘不與常比天下正人節士知公之亡固不駭然相弔痛失依仰其孤奇忝君乃以樞密副使吳公所次功緒宵致治命以墓銘爲琦囑惟當世能文之士比比出公門下不屬于彼而獨以見屬者公素諒其愚謂能直筆足信後世邪此其敢辭公諱脩字永叔唐太子率更令詢四世孫琮嘗爲吉州刺史又八世生萬復爲吉之安福令子孫因家焉曾祖諱郴安福六世孫也孝悌之行鄉里師服南唐爲武昌令累贈太師中書令曾祖妣劉氏追封楚國大夫人祖諱偃仕南唐爲文南唐時所爲文十餘萬言召試補南京街院判官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李氏追封吳國大夫人父諱觀性至孝力學咸平中擢進士第當官明而尚恕節決事辭允加審慎苟理有可疑必平反之終泰州軍事判官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追封鄭國公自公祖始徙居吉水後吉水析爲永豐今爲永豐人公四歲而孤妣韓國太夫人鄭氏守志不奪家甚貧力自營教公爲學公亦天資警絕經目一覽則能誦記爲文下筆出人意表及冠聲聞

卓然天聖中舉進士凡兩試國子監一試禮部皆爲第
一遂崇政試雖中甲科人猶以不得多士爲恨初補西
京留守推官洛丹文康王公知非常才歸薦于朝景祐
初召試遷鎮南軍節度掌書記館閣校勘時文正范公
權尹京邑以直道自進每因奏事必陳時政得失大忤
宰相意斥守饒州諫官不敢言公貽書言之坐貶峽州
夷陵令余安道尹師魯繼上書直范公復被逐當時天
下以四賢稱之俄徙光化軍乾德令改武成軍節度判
官慶定初召還復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預修崇文總
目成改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請外補通判滑州事
慶曆初仁宗御天下久厲思時弊重以西師未解思欲
耆乂興治以完太平登進輔臣必取人望收用端鯁以
增諫員公首被其選擢太常丞知諫院事賜五品服未
幾同修起居注公素忠義遭時遇主自任言責無所
顧忌橫身正路風節凜然時正獻杜公文正范公今司
空富公皆在二府公每勸上采問其說推誠落防上遂
開天章閣屢召諸公詢究治本大策大議稍稍施用紀
綱日舉僥倖頗絕小人始大不喜相與巧詆必期破壞
公常極力左右之俄拜右正言知制誥賜三品服大臣
有建白請廢麟州徙其治於合河津以省饋餉者命公
親往相視使回奏曰麟州天險扼據要害不可廢第減
其兵止並河諸堡有警則集救令之可備兵所省自

不急之部從之又奏忻代州岢嵐火山軍並邊民田始由
美爲帥患虜侵入盡徙其民以空之遂號禁地自景德
通好我雖循其舊而虜人盜耕不已請募民計頃出丁爲
兵量入租粟以耕之歲可得數百萬斛邊用給矣不然
他日必盡爲虜人所有時并帥恥謀不自己沮撓久之
其後卒如公請凡賦斂過重民所不堪者又奏罷十數
事疲俗以安四年秋北虜盛兵雲州聲言西討朝廷疑
其有謀議選文武材臣察爲經畫二府請輟公以往即
以公爲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公至則區別官
吏使能者盡力均徙財用而邊計有餘奏廣御河漕運
道錄揪以絕侵盜置都作院于磁相州一道兵械悉
仰給焉又條列北方利病欲大爲措置會文正范公與
同時入輔者終爲讒說所勝相繼罷去一時進用者皆
指之爲黨公復慨然上書極論救執政與其朋益怒
謀力擠之初公有妹適張龜正龜正無子妹挈前室
所生孤女以歸及笄公爲選宗人晟以嫁之會張氏坐
六行繫獄言者乘此欲并中公復摘張氏貲產事以
詔獄窮治上爲命內侍劾卒辨其誣猶降授知制誥
知滁州事執政意不快復換勘官與監勘內臣細故皆被
責八年春就改起居舍人知揚州事踰年徙知潁州事
皇祐初復龍圖閣直學士二年秋移知應天府兼南京
留守司事歷尚書禮部吏部郎中丁太夫人憂去職服

所入見上怪公鬚髮皓白問外幾年恩意甚厚命判吏
部流內銓小人畏公復用者乃僞爲公奏請汰內臣
以激衆怒有選人胡宗堯者嘗引對改官上以付有司嘗
以官舟假人已而經赦去官止得循資公與判南曹官
對曰取旨上欣然令改官宦者楊永德等奏曰宗堯翰
林學士宿之子有司援故之私也遂出公知同州事物
論不平上亟開悟留公刊修唐書俄入翰林爲學士史
館修撰勾當三班院至和二年夏兼翰林侍讀學士知
蔡州事留不行復除翰林學士判太常寺兼禮儀事遷
右諫議大夫嘉祐三年兼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
事前尹孝肅包公以威嚴得名都下震恐而公動必循
理不求赫赫之譽或以少風采爲言公曰人材性各有
短長吾之長止於此惡可勉其所短以徇人耶既而京
師亦治四年春請罷府事改給事中充羣牧使唐書成
拜禮部侍郎仍兼翰林侍讀學士五年冬以本官爲樞
密副使明年秋參知政事英宗登極遷戶部侍郎治平
初特轉吏部侍郎今上即位改尚書左丞公自處二府
蓋思報稱毅然守正不爲富貴易節凡大謀議大利害
與同官論辨或在上前必區別是否未嘗少有回避文
武之士陳請有端公常面關論列其事可行者不
可行用是人多怨謗至於臺諫官論事有不中理者往
往正色折之其徒尤切齒日欲求疵合攻公自視無他

不恤也始英廟踐祚按祖宗故事旁族尊屬之亡者皆
贈官改封濮安懿王英廟所生父也中書以本朝未有
故事請付有司詳處其當上謙恭慎重命過仁廟大祥
下禮院與兩制官同議如期詔下衆乃言王當稱伯改
封大國中書以所生父稱伯疑無經據方再下三省官
上慮今權罷俾有司徐求典故事久不行臺官挾憤不
已遂持此事全爲主議章疏屢上必請議定及以朋佞
未嘗議及事歸爲罪說欲以鼓衆聽又相率納告身以
示必去止數狀人知不可留各以本官補外後來者以
風憲不勝爲疑竊伺隙令上即位初御史蔣之奇者
乃造飛語之言欲以汙公中丞彭思永乘虛助之公退
伏私第乃請公擇上照其誣問理詰問二人者詞窮
皆坐貶公遂懇辭柄任上不得已除公觀文殿學士刑
部尚書知亳州事熙寧元年秋遷兵部尚書知青州事
充京東東路安撫使時散青苗錢法初行衆議皆言
便朝廷既申告誡公猶請除去二分之息令民止納本
錢明不取利又請先罷提舉管勾官然後可以責州縣
不行抑配不報二年遷檢校太保宣徽南院使判太
原府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公累上章辭不拜乃特知蔡州
以久疾懇求不任重寄後因青苗事多導引而自思印
聚方興功利彼欲循常執政知終不合已俄詔親以
潯官知蔡州事公雅意已欲止於是請致政上眷惜之不

允至蔡踰年復申前請志益堅神宗終其誠命優次官
致仕年方六十有五天下士大夫聞公勇退無不嗟歎
云近古所無也公天資剛勁見義敢爲襟懷洞然無有
城府常以平心爲難故未嘗挾私以爲喜怒獎進人物
樂善不倦一長之得力爲稱薦故賢識之下率爲聞人
惟視姦邪嫉若仇敵直前奮擊不問權貴後雖陰被讒
逐公以道自處怡怡如也平生篤於朋友如尹師魯梅
聖俞孫明復既卒其家貧甚公力經營之使皆得以自
給又表其孤于朝悉錄以官自唐室之衰文體隨而不
振陵夷至于五代氣益卑弱國初柳公仲塗一時大儒
以古道興起之學者卒不從景祐初公與尹師魯專以
古文相尚而公得之自然非學所至超然獨騖衆莫能
及譬夫天地之妙造化萬物動者植者無細與大不見
痕跡自極其工於是文風一變時人競爲模範自漢司
馬遷沒幾千年而唐韓愈出愈之後又數百年而公始
繼之氣燄相薄莫較高下何其盛哉所治經術務究大
本嘗以先儒於經所得多矣而不能無失惟其說或有
未通公始爲辨正不過求聖人之意以立異論爲術初
權知貢舉時舉者務爲險怪之語號太學體公一切黜
去取其平澹造理者即預奏名初雖怨讟紛紜而文格
終以復古者公之力也筆翰遒勁自成一家人有得其
片幅必寶藏之歷典大郡以鎮靜爲本則不至察察不

至繳吏民受賜既去追思不已所治二州皆立生祠初
來使契丹其主必遣貴臣押宴且曰此非常例以
公名重故爾其爲外夷欽服如此至和中陳恭公爲相
欲塞商胡決河使歸横隴故道公言横隴地已高功
大不可爲未幾陳罷去有李仲昌者乃議道商胡水入
六塔河公復上言六塔素隘狹不能容大河若爲之必
爲決害公從其所論改從仲昌議又不用公言後六塔隄
果壞不成自此以下數州皆被水患衆服公先識在侍
從八年獻納補益前後上言百餘事仁宗嘗曰如歐陽
某者何處得來故其言多所聽納因嘉祐水災凡兩上
疏請建立皇子以固根本及在政府遂與諸公參定大
議方英宗初遜退未即承命事久未決衆悉危之公
協心開助忠力爲多及即位之初感疾未能聽覽慈壽
預政事出權宜公與諸公往來兩宫鎮安內外卒復明
辟人無間言嘗被詔撰唐書紀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
卷又自撰五代史七十四卷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
四卷居士集五十卷歸榮集一卷外制集三卷內制集
八卷奏議十八卷四六集七卷集古錄跋尾十卷雜著
十九卷公於物無所玩好獨好收古文圖書集三代以
來金石銘刻爲一千卷用以校正傳記訛繆人得不疑
晚年自號六一居士曰吾集古錄一千卷藏書一萬卷
有琴一張有棊一局常置酒一壺吾老於其間是爲六

一因自為傳以志之初娶胥氏翰林學士偃之女繼室
楊氏集賢院學士諫議大夫大雅之女今夫人薛氏資
政殿學士戶部侍郎簡肅公奎之女累封仁壽郡夫人
男八人長發次奕光祿寺丞次棐大理評事次辯光祿
寺丞餘皆早卒女三人皆早卒孫男四人曰愬曰恩曰
恕曰愿皆以公恩試秘書省校書郎孫女六人皆幼熙
寧八年九月庚申朔二十六日乙酉諸孤奉公之喪葬
于開封府新鄭縣旌賢鄉之原銘曰
噫公之節貫剛烈烈鄙遠斥姦義不可折噫公之文天
資不群光輝古今左右典墳直道而行遭以讒蹶卒窮
而知之帝之哲升贊機務方隅以寧參議管政社稷是
經成之王功大忠以効德尚謙及退不吾敢公之來歸
既安且怡宜報以壽庚也胡為公文在人公迹在史茲
惟不窮亘千萬祀韓琦撰

歐陽文忠公神道碑

蘇轍撰

熙寧五年秋七月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歐陽文
忠公薨于汝陰八年秋九月諸子奉公之喪葬于新鄭
旌賢鄉自葬至崇寧五年凡三十有二年矣公子棐以
墓隧之碑來請轍方以罪廢于家且病不能執筆辭不
獲命乃曰病苟不死當如約已而病已謹按歐陽氏
自唐率更令之四世孫琮為吉州刺史後世因家于吉
曾祖諱郴南唐武昌令贈太師中書令妣劉氏追封楚
國太夫人祖諱偃南唐南京街院判官贈太師中書令
兼尚書令妣李氏追封吳國太夫人考諱觀泰州軍事
推官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封鄭國公妣鄭氏追封
韓國太夫人公諱脩字永叔生四歲而孤韓國守節自
誓親教公讀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公敏悟過人所
覽輒能誦比成人將舉進士為一時偶儷之文已絕出
倫輩翰林學士胥公時在漢陽見而奇之曰子必有名
於世館之門下公從之京師兩試國子監一試禮部皆
第一人遂中甲科補西京留守推官始從尹師魯遊為
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與梅聖俞遊為歌詩相倡
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留守王文康公知其賢還朝薦
之景祐初召試遷鎮南軍節度掌書記館閣校勘時范
文正公知開封府每進見輒論時政得失宰相忌之斥

守饒州公見諫官高若訥詆誚范公以爲當黜公
爲書責之坐貶峽州夷陵令明年移乾德令復爲武成
軍節度判官康定初范公起爲陝西經略招討安撫使
辟公掌書記公笑曰吾論范公豈以爲利哉同其退不
同其進可也辭不就召還復校勘遷太子中允與修崇
文總目慶曆初遷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求補外通
判滑州事時西師未解契丹初復舊約京東西盜賊蜂
起國用不給仁宗知朝臣不任事始登進范公及杜正
獻公富文忠公韓忠獻公分列二府增諫員取敢言士
公首被選以太常丞知諫院賜五品服未幾修起居注
公每勸上延見諸公訪以政事上再出手詔使諸公條

天下事入閤天章閣召對賜坐給紙筆使具疏于前諸
公惶恐退而上時所宜先者十數事於是有詔勸農桑
興學校革磨勘任子等弊中外悚然而小人不便相與
騰口謗之公知其必爲害常爲上分別邪正勸力行諸
公之言初范公之貶饒州公與尹師魯余安道皆以附
范公見逐目之黨人自是朋黨之論起久而益熾公乃
爲朋黨論以進曰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以同利爲朋
人君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眞朋其言懇惻詳
盡其後諸公卒以黨議不得久留於朝公性疾惡論事
無所回避小人視之如仇讎而公愈奮厲不顧上獨深
知其忠改右正言知制誥賜三品服仍知諫院故事知

制誥必試上知公之文有旨不試與近世楊文公陳文
惠公比逮公三人而已嘗因奏事論及人物上目公曰
如歐陽脩何處得來益欲大用而未果也四年大臣有
言河東芻粟不足請廢麟州徙治合河津或請廢其五
寨命公往視利害公曰麟州天險不可廢也麟州廢則
五寨不可守五寨不守則府州遂爲孤壘今五寨存故
虜在二三百里外若五寨廢則夾河皆虜巢穴河內州
縣皆不安居矣不若分其兵駐並河清塞堡緩急不失
應副而平時可省轉輸由是麟州得不廢又言忻代州
岢嵐火山軍並邊民田廢不得耕號爲禁地臣聞不耕
而虜常盜耕之若募民計口出丁爲兵量入租粟以耕

歲可得粟數百萬斛不然他日且盡爲虜有詔下太原帥
臣以爲不便持之久之乃從凡河東賦斂過重民所不
堪者奏罷十數事自河東還會保州兵亂又以公爲龍
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陛辭上面諭無爲久留計
有所欲言言之公曰諫官得風聞今在外有職越職
罪也上曰第以聞勿以中外爲辭河北諸軍恃亂驕恣
小不如意輙脅官吏用郡公至之偃蹇折抑以循厥心
軍中乃定初保州亂兵皆招以不死既而悉誅之脅從
二千人分隸諸州富公爲宣撫使恐後生變與公相
遇於內黃夜半屏人欲使諸州同日誅之公曰禍莫大
於殺已降況脅從乎既非朝命州郡有一不從爲變不

細富公悟乃止公奏置御河催綱司以督糧餉通州賴之又置磁相州都作院以繕一路戎器河北少小治而二府諸公相繼以實議罷去公慨然上書論之用事者益怒會公之外甥女張嫁公族人晟以失行繫獄言事者乘此欲并中公逐起詔獄窮治張貲産上使中官監劾之卒辨其誣猶降官知滁州居二年徙揚州又徙潁州還禮部郎中復龍圖閣直學士留守南京遷吏部郎中丁韓國太夫人憂至和初服除入見髮盡白上怪之問勞惻然恩意甚厚命判吏部流内銓小人畏公且大用僞爲公奏乞澄汰宦官宦官聞之果怒會選人胡宗堯當改官坐嘗以官舟假人經赦去官法當循資公引對於旨上特令改官宦官有密奏者曰宗堯翰林學士宿之子有司右之私也遂出公知同州言者多罪公無罪上悟留刊修唐書俄入翰林爲學士自滁州之貶至是十二年矣上臨御既久遍閱天下士卒以未有以大稱上意上思富公韓公之賢復召與二府時慶曆舊人惟二公與公三人皆在朝廷士大夫知上有致治之意翕然相慶公以學士判三班院二年奉使契丹契丹使其貴臣宗愿宗熙蕭知足尚父汎人押燕曰此非常例以卿名重故爾嘉祐初判太常寺二年權知貢舉是時進士爲文以詭異相尚文體大壞公患之所取率以詞義近古爲貴凡以險怪知名者黜去殆盡榜出

怨誹紛然久之乃服然文章自是變而復古三年加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事所代包孝肅公以威嚴御下名震都邑公簡易循理不求赫赫之譽有以包公之政勵公者公曰凡人材性不一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勢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耳聞者稱善四年求罷遷給事中充群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依兼翰林侍讀學士公在翰林凡八年知無不言所言多聽河決商胡賈魏公留守北京欲開橫壠故道回河使東有李仲昌者欲道商胡入六塔河詔兩省官集議公故奏使河北知河決根本以爲河水重濁理無不淤淤從下流下流既淤上流必決水性避高而決必趨下以近事驗之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但勢不能久必決於上流耳橫壠功大難成雖成必有復決之患六塔狹小不能容受大河以全河注之濱棣德博必被其害不若因水所趨增治隄防疏其下流浚之入海則河無決溢散漫之憂數十年之利也陳恭公當國主橫壠之議恭公罷去而宰相復以仲昌之言爲然行之而敗河北被害者凡數千里狄武襄公爲樞密使奮自軍伍多戰功軍中服其威名上不豫諸軍訛言籍籍公言武臣掌機密而得軍情不惟於國不便亦不爲身害請出之外藩以保其終始遂罷知陳州公嘗因水災上言陛下臨御三十餘年而儲宮未建此久闕之典也漢文帝即位

羣臣請立太子羣臣不自疑而敢請文帝亦不疑其臣
有二心後唐明宗惡人言太子事然漢文帝立太子
之後享國長久為漢太宗明宗儲嗣不早定而秦王以
窺覬陷于大禍後唐遂亂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公言
事不擇劇易類如此五年以本官為樞密副使明年為
參知政事公在兵府與曾魯公考天下兵數及三路屯
戍多少地理遠近更為圖籍凡邊防久闕屯戍者必加
蒐補其在政府凡兵民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
集為總目遇事不復求之有司時富公又以母憂去位
公與韓公同心輔政凡議事心所未可必力爭韓公亦
開懷不疑故嘉祐之政世多以為得時東宮猶未定臣
僚間有言者然皆不克行最後諫官司馬光知江州呂
誨言之中書因將二疏以請於上有可意相與力贊之
一日奏事垂拱讀二疏未及有言上曰朕有意久矣顧
未得其人耳宗室中誰可者韓公對曰宗室不接外人
臣等無由知之抑此事非臣下所敢議當自出聖擇上
乃稱英宗舊名曰宮中嘗養此人今三十許歲矣惟此
人可耳是日君臣定議於殿上將退公奏曰此事至大
臣等未敢便行陛下今夕更思之來日取旨明日請之
崇政上曰決無疑矣諸公皆曰事當有漸容臣等議所
除官時英宗方居濮王憂遂議起復除泰州防禦使判
宗正寺來日復對上大喜諸公奏曰此事所行不可中

止乞陛下斷之於心內批付臣等行之可也上曰此豈
使婦人知之中書行之足矣時六年十月也及命下英
宗力辭上聽候服除七年二月英宗既免喪稱疾不出
至七月韓公議曰宗正之命所出外人皆知必為皇子
矣今不若遂正其名使知愈退而愈進示朝廷不可回
之意衆稱善乃以其累表上之上曰今當如何韓公未
對公進曰宗室舊不領職事今有此命天下皆知陛下
意矣然詔勑付閤門得以不受今若以為皇子詔書一
出而事定矣上以為然遂下詔及宮車晏駕皇子嗣位
海內晏然有磐石之固然後天下皆詠歌仁宗之聖以
及諸公之賢而向之異議消釋無餘至於小人亦屬感
不見突矣英宗即位之初以疾未親政慈聖光獻太后臨
朝公與諸公往來二宮彌縫其間卒復明辟樞密使富
弼人公當次倩韓公曾公議將進擬不以告公公覺其
意謂二公曰今天子諒陰母后垂簾而二三大臣自相
傾軋何以示天下二公大服由此其後欲排公去位
蓋英宗復將用公公又力辭不肯居曾公之位諸公不喻
其意而服其讓人公自戶部侍郎今上初特遷吏部神
宗即位遷尚書左丞公性剛直平生與人盡言無所隱
及在二府士大夫有所干請輒面諭可否雖臺諫論事
亦必以是非詰之以此得怨而公不卹也朝廷議加濮
王典禮詔下禮官與從官定議衆欲改封大國稱伯父

議未下臺官意公主此議遂專以詆公言者無以不加補外而來者持公愈急御史蔣之奇亦以飛語汙公公杜門求辨其事神宗察其誣連詔詰問詞窮乃黜公亦堅求退上知不可奪除觀文殿學士知亳州事熙寧初遷兵部尚書知青州事充京東東路安撫使時諸路散青苗錢公乞令民止納本錢以示不爲利罷提舉管勾官聽民以願請不報三年除檢校太保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公辭求知蔡州從之公在亳已六請致仕比下蔡一年復請四年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公年未及謝事天下益以高公公昔守潁上樂其風土因卜居焉及歸而居之未一歲之怡然

不以爲忠公之在滁也自號醉翁作亭瑯琊山以醉翁名之晚年又自號六一居士曰吾集古錄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棊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吾老於其間是爲六一自爲傳刻石亦名其文曰居士集居潁一年而薨享年六十有六贈太子太師謚文忠天下之士聞之皆出涕相弔後以諸子贈太師追封兗國公公之於文天材有餘豐約中度雍容俯仰不大聲色而文理自勝短章大論施無不可有欲效之不詭則俗不淫則陋終不可及是以獨步當世求之古人亦不可多得公於六經長於易詩春秋其所發明多古人所未見嘗奉詔撰唐本紀表志撰五代史二書本紀法嚴而詞約多

取春秋遺旨其表傳志名例亦因相上下而爲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卷唐本紀表志七十五卷五代史七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外集若干卷歸榮集一卷外制集三卷內制集八卷奏議集十八卷四六集七卷集古錄跋尾十卷雜著述十九卷皆孔子生於衰周而識文武之道其稱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當一時諸侯不能用功業不見於天下而其文章不可掩孔子既沒諸弟子如子貢子夏皆以文名於世數傳之後子思孟子孫卿並爲諸侯所尊秦人雖以令焚燒之不能廢也及漢興以干戈定禍亂紛紜未已而叔孫通陸賈之徒以詩書禮樂之學開其後賈誼董仲舒相繼而起則西

漢之文後世[illegible]以[illegible]孔氏之[illegible]其所及者如此自漢以來更習靡麗[illegible]其文[illegible]至唐[illegible]開元之際而文氣衰[illegible]作也[illegible]其[illegible]不能振惟韓退之獨[illegible]復古[illegible]其[illegible]度[illegible]之[illegible]自退之以來五代相承天下不知所以爲文[illegible]治[illegible]文法度追述陋唐而文章之士揚詡而已及公之文行於天下乃復稍稍於古於是自孔子至今千數百年文章廢而復興惟有二人[illegible]大道偶然也故公篤於朋友不以貴賤生死易其志師魯石守道孫明復梅聖俞[illegible]死皆經理其家或言之朝廷官其子弟尤獎進後士一有所長必極口稱道惟恐人不知也公前後歷七郡守卜

政察而不苛寬而不弛吏民安之滁楊之人至爲立生
祠鄭公嘗有遺訓戒愼用死刑韓國以語公公終身行
之以謂漢法惟殺人者死今法多雜犯死罪故死罪非
殺人者多所平反蓋鄭公意也公初娶胥氏即翰林學
士偃之女再娶楊氏集賢院學士大雅之女後娶薛氏
資政殿學士簡肅公奎之女追封岐國太夫人男八人
發故承議郎亦故光祿寺丞棐朝奉大夫辯故承議郎
餘早亡孫男六人恐故臨邑縣尉憲通仕郎恕承議郎
思故宣義郎原懋皆將仕郎孫女七人皆適士族公之
在翰林也先君文安先生以布衣隱居鄉閭天子復
用正人書以書遺公公一見其文曰此孫卿子之書也

又公考試禮部六兄子瞻以進士試稠人中公與梅聖
俞得其程文以爲異人是歲轍亦中下第公亦以謂不
忝其家先君不幸捐館舍亡兄與轍皆流落不偶元祐
初會於京師公家以公碑請子瞻子瞻許焉既又至於
大故緘之不敏以父兄故不敢復辭銘曰
於穆仁宗有臣文忠自始而夷保其初終惟古君臣終
且忠有煒其光上實開之下實枳之三起三僨[illegible]僨後
之實難匪不用賢有聲其聞公偕自南聲被四方允文
之僨而復全惟天子明克明克忠乃卒有成其歲嘉祐
君臣一德左右天造民用飲食蹈禹相授不改其臣仁
受蒼顏翼然在廷功成而歸維公本心彼亦何知書恐

不深潁水之濱甲第朱門新鄭之壠茂木高墳野人指
之文忠之遺忠臣不危仁祖之思蘇轍撰

歐陽文忠公本傳
歐陽脩字永叔唐太子率更令詢之後詢四世孫琮爲
吉州刺史又八世生萬爲吉州安福令其子孫或居安
福或居廬陵萬之八世孫觀脩父也徙居永豐脩四歲
而孤母鄭氏有女節以荻畫地教脩書字稍長從鄰里
借書讀或手抄之抄未竟而成誦舉進士上有拆補西京
留守推官召試學士院遷鎮南軍節度掌書記館閣校
勘脩爲人質直閎廓見義敢爲機穽在前直行不顧每
放逐困衰輾轉數年及復振起終不改其操范仲淹貶知
饒州諭救者衆諫官高若訥獨不言脩以書責若訥言
其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若訥以聞謫峽州夷陵令徙

文傳

光化軍乾德改武成軍節度判官遷太子中允館閣校
勘修崇文總目禮書總目成改集賢校理知太常禮院
數論天下事陝西用師上三策以揣敵情及指陳利害
甚衆詔百官上封事又上疏言三弊五事力陳當時之
所宜憂者以貧求補外得通判滑州仁宗增諫官員用
天下名士召脩知諫院時西師久京東西群盜起中
外騷然仁宗既進退大臣欲遂改更諸事范仲淹杜衍
韓琦富弼皆輔政脩屢請召對咨訪責以所爲仁宗降
手詔出六條後遂下詔勸農桑興學校多所更革用脩
同修起居注閣月拜右正言知制誥初呂夷簡罷相夏
竦爲樞密使復奪之代以杜衍同時進用富弼韓琦范

仲淹等石介作慶曆聖德詩言退姦不易進賢之難而
終篇意在夏竦竦尤不悅因與其黨造爲黨論目仲淹
衍及脩爲黨人脩乃上朋黨論其大略言小人無朋惟
君子則有之蓋小人所好者利祿所貪者財貨當其同
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
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曰小人
無朋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
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
終始如一故君子有朋也又上疏言杜衍韓琦范仲淹
富弼相繼罷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
可罷之罪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說不遠欲廣陷良善

文傳　二

不過指爲朋黨欲動搖大臣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
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爲小人之利欲盡去之
則善人少過難爲一一求瑕唯是指以爲朋則可一時
盡逐至如自古大臣已被主知而蒙信任則難以他事
動搖惟有專權是上之所惡必須此說方可傾之正士
在朝群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今此四人一旦
罷去而使群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臣所以爲陛
下惜之也爲黨論者尤惡脩與己又喜言其情狀至使
內侍藍元震上疏言范仲淹歐陽脩尹洙余靖前日蔡
襄謂之四賢斥去未幾復用天衢四賢得時遂引蔡襄
以爲同列下則以國家爵祿爲己私惠上則[illegible]

皆聚本朝設使邊人私黨不過十數同心謀正已為
六十人相依爲重將素紀綱凡重至深獨機至重何由
察知賴仁宗終不之信脩之使河東以陝西用兵久河
東芻粮不足言者請廢麟州或請移治合河津或請廢
五寨脩爲四議以較麟州利害請移兵就食於濱河清
塞僅緩急不失應援平時可省餽運麟州得不廢又建
言忻代岢嵐火山四郡有禁地棄而不耕民私糴賈中
以應軍須今悉耕之歲可得數百萬石以實邊又言河
東民故貧軍興以來賦斂尤重行路咨怨條上可罷者
數十事以寬民力脩自河東還會保州兵叛出脩爲龍
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保州平大將李昭亮私納

六人傳　三

婦女適爲馮博文等竊効之脩捕博文繫獄昭亮懼悉
立出之自保州之變河北兵驕小不可意則思亂人情
務在姑息脩乞假將帥權重以消未萌保塞之卒從者
二千餘人分隸河北夏竦爲宣撫使曰是大禍兩遺根
也欲以便宜誅之脩復知成德軍遇之於內黃竦夜半
屏人以告脩脩曰禍莫大於殺降昨保州叛卒朝廷許
以不死今戮之矣此曹本以脅從故得脫柰何一日殺
無辜二千人既非朝旨諸郡其不肯從緩之則猶藉必
生變是趣之爲亂也竦止河決澶淵陳執中欲塞商胡
大橫隴故道脩言功大必不可成役勞人執中罷文彥
博復用李仲昌議欲開六塔河脩言六塔狹不能容大

且狹決再爭之不得既而濱棣德博數千里皆被害仍
脩出河北仁宗面諭曰勿爲久居計有事言來脩對曰
諫官乃得風聞今在外使事有指越職罪也仁宗曰有
事但以聞勿以中外爲詞爲黨論者忿益惡之脩妹適
張龜正龜正無子而死有龜正前妻之女才四歲無所
歸以俱來及笄脩以嫁族兄之子晟張氏後在晟所與
奴姦事下開封府獄吏附致其言以及脩乃以戶部判
官蘇安世內侍王昭明雜治之卒無狀乃坐用張氏
匲中物買田立歐陽氏券左遷知制誥知滁州久之還
起居舍人知揚州徙潁州復龍圖閣直學士知應天府
以母憂去既免喪入見仁宗惻然憐脩髮白問在外幾

六人傳　十四

年今年幾何恩意甚至命判流內銓小人恐脩復用僞
爲脩奏乞澄汰內侍內侍咸怨爲飛語者譖斥都下
宦者人人切齒楊永德者陰以言中脩出知同州外議
不平論救者衆遂留刊修唐書爲翰林學士加史館修
撰勾當三班院改侍讀學士知蔡州未行復爲翰林學
士判太常寺脩在朝以獎進天下士爲己任延譽獎薦
極其力而後已於經術治其大旨不爲章句不求異於
諸儒嘉祐中與尹洙皆爲古學已而有名於天下學者
爲文使近古學者盡爲古文而脩之文章遂爲天下宗
匠蜀人蘇洵嘗論脩文謂似李翱切近適當
以陸贄而脩之才亦似過此二人至修唐書志五代

史敘事不媿劉向班固也權知貢舉文士以新奇相尚
文體大壞脩深革其弊前以怪僻在高第者黜之幾盡
務求平淡典要士人初怨怒罵譏中稍信服已而文格
變而復正拜右諫議大夫判尚書禮部又判秘閣秘書
省加兼侍讀辭不受同脩玉牒兼翰林學士權知開
封府承包拯威嚴之後一切循理不事風采或以爲言
脩曰人材性各有短長豈不能舍所長強其所短以給
事中提同提舉諸司庫務改群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
郎爲樞密副使與曾公亮同力振舉紀綱革去宿弊考
天下兵數及三路屯戍幾何地里近遠皆爲圖籍未幾
參知政事預定策立英宗爲皇子事見韓琦傳英宗初
未親政事慈聖光獻太后垂簾脩與二三大臣佐佑
兩宮鎮撫四海執政聚議事有未可脩未嘗不力爭臺
諫官至政事堂論事往往面折其短英宗嘗面稱脩曰
性直不避衆怨脩亦嘗稱誦故相王曾之言曰恩欲歸
己怨使誰當自慶曆以後朝廷務惜名器而進人之路
稍狹脩屢建言館閣育材之地人材既難得而又難知
則當博求而多畜之時與一二得於其間則傑然出爲名
臣矣餘亦不失爲侍從也遂詔韓琦曾公亮趙概及脩
各舉五人其後中選者多在清近朝廷亦稍收其用又
京師百司所行兵民官吏財用皆無總數中書一有行
移則下有司待會脩因暇日盡以中書所當知者集爲

總目上有所問宰相以總目對脩以奉祠假家居上遣
內侍就中書閣取而閱之蔣之奇言脩帷箔事事連其
長子婦脩杜門請付有司案治詰問之奇語所從來
之奇言得之彭思永思永言出於風聞曖昧無實嘗戒
之奇勿言天子爲其辭窮降思永知黃州之奇監道州
酒道中使手詔慰安脩脩遂稱疾力解機務以觀文殿
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年六十矣乞致仕者六不從遷
兵部尚書知青州除檢校太保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
三辭不受徙知蔡州以老病乞骸骨章數上乃爲觀文
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卒年六十有六贈太子太師太
常初謚曰文常秩因脩有定策之功請謚文忠乃用之
方英宗之立實脩以治平元年五月建議濮安懿王稱
盛位隆宜有尊崇詔須大祥後議之二年四月乃詔禮
官與待制以上兼議而有司以爲宜準先朝封贈期親
尊屬故事尊以高官大國朝廷以典禮未稱下尚書省
集三省御史臺官議未上皇太后手書以議事切責執
政於是手詔罷議令有司博求典故以聞御史呂誨等
彈奏脩首開邪議琦公亮槩附會不正請如有司所議
而脩論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並無典據進封
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已而皇太后出手書濮安懿
王及譙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游縣君任
氏可令皇帝稱親仍尊濮安懿王爲皇三夫人並稱后

是日手詔欲遵慈訓稱親而不敢當追崇之典作及濮
紀仁傳堯俞趙瞻趙鼎論列不已英宗問執政當如何
脩對曰御史以爲理難並立臣等有罪即留御史若以
臣等爲無罪則取聖旨英宗猶豫良久乃令出御史而
曰不宜責之太重蔣之奇者私論濮園事與脩合脩薦
之時已用王圭等所薦御史孫昌齡郭源明黃照又特
拔以之奇爲御史論者以此短脩脩議濮園事與不叶
群議觀脩結髮立朝讜直不回身任衆怨至於白首而
讒訕不已卒以不汚年六十以論政不合因長去位可
謂有君子之勇而言者指脩既爲執政行私以專寵祿
小過矣脩博極群書好學不倦集三代以來金石刻爲
校正史氏百家訛謬之說所著易童子問
三卷詩本義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內外制奏議四六
集又四十餘卷子發奕棐辯

右歐陽文忠公文粹一百三十篇公之文根乎仁義
而達之政理蓋所以翼六經而載之萬世者也雖片
言半簡猶宜存而弗削顧猶有所去取於其間毋乃
誦公之文而不知其旨故於紀述不避而不疑也初
天聖明道之間太祖太宗真宗以深仁厚澤涵養天
下蓋七十年百姓能自衣食以樂生送死而戴白之
老安坐以嬉童兒幼稚什伯爲羣相與鼓舞於里巷
之間仁宗恭己無爲於其上太母制政房闥而執政
大臣實得以參可否是然無以異於漢文景之平時
民生及識五代之亂離者蓋於是與世相忘久矣而
學士大夫其文猶襲五代之卑陋中經　一大儒也
而廢之而學者未知所向是以斯文獨有愧於古天
子慨然下詔書以古道飭天下之學者而公之文遂
爲一代師法未幾而科舉祿利之文非兩漢不道於
是本朝之盛稱矣公於是時獨以先王之法度未盡
施於今以爲大缺其策學者之辭殷勤切至問以古
今繁簡淺深之宜與夫周禮之可行與不可行而一
時習見百年之治者雖所爭乎此者使公之志弗克
遂伸而荆國王文公得乘其間而執之神宗皇帝方
銳意於三代之治荆公以霸者功利之說飾以三代
之文正百官定職業修兵民制國用興學校以養天
下之才是皆神宗帝王之慮之所及者嘗試行之尋

察其有管晏之所不道歟作之意蓋見於未命而天
下已紛然趨於功利而不可禁學者又習於當時之
所謂經義者剝裂牽綴氣日以卑公之文雖在而天
下不復道矣此子瞻之所爲深悲而屢歎也元祐間
始以末命從事學者復知誦公之文未及十年遂復
荆公之舊說于宣政之末而五季之文靡然遂行於
世然其間可勝道哉二聖相承又四十餘年天下之
治大略舉矣而科舉之文猶未還嘉祐之盛蓋非獨
學者不能上承聖意而科制已非祖宗之舊而況上
論三代是以公之文學者雖私誦習之而未以爲急
也故予姑掇其通於時文者以與朋友共之由是而

不止則不獨盡究公之文而三代兩漢之書蓋將自
求之而不可禦矣先王之法度猶將望之而況於文
乎則其犯是不韙得罪於世之君子而不辭也雖然
公之文雍容典雅紆餘寬平反復以達其意無復毫
髮之遺而其味常深長於言意之外使人讀之藹然
足以得祖宗致治之盛其關世教豈不大哉初呂文
靖公范文正公以議論不合黨與遂分而公實與焉
其後西師既興呂公首薦范富韓三公以靖天下之
難文正以書自咎歡然與呂公勠力而富公獨念之
不置夫左右相仇非國家之福而內外相關而不相
沮蓋治道之休也公與范公之意蓋如此當是時雖

范忠宣猶有疑於其間則其用心於聖賢之學而成
祖宗致治之美者所從來遠矣退之有言仁義之人
其言藹如也故予論其文推其心存至公而學本乎
先王庶乎讀是編者其知所趨矣乾道癸巳九月朔
陳亮書

嘉祐集十五卷

（宋）蘇洵撰

宋刻本

嘉祐集十六卷附錄二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宋蘇洵撰。洵有謚法，已著錄。考曾鞏作洵墓誌稱有集二十卷。晁公武讀書志、陳振孫書錄解題俱作十五卷。蓋宋時已有二本。是本爲徐乾學家傳是樓所藏，卷末題紹興十七年四月晦日婺州州學雕，紙墨頗爲精好。又有康熙間蘇州邵仁泓所刊，亦稱從宋本校正。然二本並十六卷，均與宋人所記不同。徐本名嘉祐新集，邵本則名老泉先生集，亦復互異，未喻其故。或當時二本之外，更有此一本歟。今世俗所行又有二本：一爲明凌濛初所刊朱墨本，併爲十三卷；一爲

國朝蔡士英所刊，任長慶所校本，凡十五卷，與晁氏陳氏所載合。然較徐本闕洪範圖論一卷、史論前少引一篇，又以史論中爲史論下，而闕其史論下一篇，又闕辨姦論一篇、題張仙畫像一篇、送吳侯職方赴闕序一篇、謝歐陽樞密啟一篇、謝相府啟一篇、香詩一篇。朱彝尊經義考載洵洪範圖論一卷，註曰未見，疑所見洵集當即此本，中間闕漏如是，恐亦未必是陳著錄之舊也。今以徐本爲主，以邵本互相參訂，正其譌脫，亦有此存而彼逸者，並爲補入。又附錄二卷，爲奉議郎充婺州學教授沈斐所輯，較邵本少國史本傳一篇，而多挽詞十餘首，亦並錄以備考焉。

第七卷

太玄論

太玄論上

太玄論下

太玄摠例

四位　九贊

八十一首（三方九州二十七部[illegible]）　推玄

占法　推玄筭

求表之贊　曆法

第八卷

史論上　史論下

諫論上　諫論下

[illegible]論　[illegible]

明論

利者義之和論　三子知聖人汙論

第九卷

上皇帝書

第十卷

上韓樞密書　上富丞相書

上文丞相書　上田樞密書

上余青州書

第十一卷

上歐陽內翰書五首　上王長安書

上張侍郎書二首　上韓舍人書

第十二卷

上韓丞相書　上韓丞相論山陵書

與梅聖俞書　答雷太簡書

與楊節推書　與吳殿院書
謝趙司諫書
第十三卷
譜例　蘇氏族譜
族譜後錄上篇　族譜後錄下篇
大宗譜法　蘇氏族譜亭記
第十四卷
張益州畫像記　彭州圓覺院記
極樂院造六菩薩記　木山記
老翁井銘　王荊州畫像贊
吳道子畫五星贊　仲兄字文甫說
名二子說　送石昌言使北引
丹稜楊君墓誌銘　祭史彥輔文
祭任氏姊文　祭亡妻文
祭姪位文　祭史親家祖母文
議修禮書狀
第十五卷
雜詩
雲興于山　有騏在野
有觸者犢　朝日載升
我客至止　顏書
歐陽永叔白兔　答二任
道卜居意贈陳景回　憶山送人
上田待制詩　途次長安上都漕傅諫議
答陳公美　又答陳公美
送李才元學士知邛州　送陸權叔提舉茶稅
送王吏部知徐州　藤樽
送任師中任清江　送吳待制中復知潭州二首
從叔母楊氏挽詞　次韻和縉叔遊仲容西園
嘉祐集目錄

同治十一年二月乙卯翔高要馮[illegible]觀

趙郡蘇　洵

幾策

審勢

治天下者定所上所上一定至於萬千年而不變使民之耳目純於一而子孫有所守易以為治故三代聖人其後世遠者至七八百年夫豈惟其民之不忘其功以至於是蓋其子孫得其祖宗之法而為據依可以永久夏之上忠商之上質周之上文視天下之所宜上而固執之以此而始以此而終不朝文而暮質以自潰亂故聖人者出必先定一代之所上周之世蓋有周公為之制禮而天下遂上文後世有賈誼者說漢文帝亦欲先定制度而其說不果用今者天下幸方治安子孫萬世帝王之計不可不預定於此時然萬世帝王之計常先定所上使其子孫可以安坐而守其舊至於政弊然後變其小節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故享世長遠而久不苟簡今也考之於朝野之間以觀國家之所上者而愚猶有惑也何則天下之勢有強弱聖人審其勢而應之以權勢強矣強甚而不已則折勢弱矣弱甚而不已則屈聖人權之而使其甚不至於折與屈者威與惠也夫強甚者威竭而不振弱甚者惠褻而下不以為德故處弱者利用威而處強者利用惠乘強之威以行惠則惠尊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栗故威與惠者所以裁節天下強弱之勢也然而不知強弱之勢者有殺人之威而下不懼有生人之惠而下不喜何者威竭而惠褻故也故有天下者必先審知天下之勢而後可與言用威惠不先審知其勢而徒曰我能用威我能用惠者末也故有強而益之以威弱而益之以惠以至於折與屈者是可悼也譬之一人之身將欲乳藥餌石以養其生必先審觀其性之為陰其性之為陽而投之以藥石藥石之陽而投之陰藥石之陰而投之陽故陰不至於涸而陽不至於亢苟不能先審觀己之為陰與己之為陽而以陰攻陰以陽攻陽則陰者固死於陰而陽者固死於陽不可救也是以善養身者先審其陰陽而善制天下者先審其強弱以為之謀昔者周有天下諸侯太盛當其盛時大者已有地五百里而畿內反不過千里其勢為弱秦有天下散為郡縣聚為京師守令無大權柄伸縮進退無不在我其勢為強然方其成康在上諸侯無小大莫不臣伏弱之勢未見於外及其後世失德而諸侯禽奔獸遁各固其國以相侵攘而其上之人卒不悟區區守姑息之道而望其能以制服強國是謂以弱政濟弱勢故周之天下卒斃於弱秦自孝公其勢固已駸駸焉日趨於強大及其子孫已并天下而亦不悟專任法制以斬撻平民是謂以強政濟強勢故秦之天下卒斃於強周拘於惠而不知權秦勇於威而不知本二者皆不審天下之勢也吾宋制治有縣令有郡守有轉運使以大系小絲牽繩聯總合于上雖其地在萬里外方數千里擁兵百萬而天子一呼於殿陛間三尺豎子馳傳捧詔召而歸之京師則解印趨走惟恐不及如此之勢秦之所恃以強之勢也勢強矣然天下之病常病於弱噫有可強之勢如秦而反陷於弱者何也習於惠而怯於威也惠太甚而威不勝也夫其所以習於惠而惠太甚者賞數而加於無功也怯於威而威不勝者刑弛而兵不振也由賞與刑與兵之不得其道是以有弱之實著於外焉何則官吏曠惰職廢不舉而敗官之罰不加嚴也多贖數赦不問有罪而典刑之禁不能行也兵驕狂負力幸賞而維持姑息之恩不敢節也將帥覆軍匹馬不返而敗軍之責不加重也羌胡強盛陵壓中國而邀金增幣帛之恥不為怒也若此類者大弱之實也久而不治則又將有大於此而遂浸微浸消釋然而潰以至於不可救止者乘之矣然愚以為弱在於政不在於勢是謂以弱政敗強勢今夫一輿薪之火眾人之所憚而不敢犯者也舉而投之河則何熱之能為是以負強秦之勢而溺於弱周之弊而天下不知其強焉者以此也雖然政之弱非若勢弱之難治也借如弱周之勢必變易其諸侯而後強

可能也。天下之諸侯固未易變易，此又非一日之故也。若夫弱政，則用威而已矣，可以朝改而夕定也。夫齊古之強國也，而威王又齊之賢王也，當其即位，委政不治，諸侯並侵，而人不知其國之為強國也。一旦發怒，烈裂萬家，封即墨大夫，召烹阿大夫與常譽阿大夫者，而發兵擊趙、魏、衛，趙、魏、衛盡走請和，而齊國人人震懼，不敢飾非者，彼誠知其政之弱，而能用其威以濟其弱也。況今以天子之尊，藉郡縣之勢，言脫於口而四方響應，其所以用威之資固已完具。且有天下者患不為，焉有欲為而不可者？今誠能一留意於用威，一賞罰，一號令，一舉動，無不一切出於威，嚴用刑法而不赦有罪，力行果斷而不牽眾人之是非，用不測之刑，用不測之賞，而使天下之人視之如風雨雷電，遽然而至，截然而下，不知其所從發，而不可逃遁。朝廷如此，然後平民益務檢慎，而姦民猾吏亦常恐恐然，懼刑法之及其身而斂其手足，不敢輒犯法。此之謂強政。政強矣，為之數年，而天下之勢可以復強。愚故曰：乘弱之勢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然則以當今之勢，求所謂萬世為帝王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者，其上威而已矣。或曰：當今之勢，事誠無便於上威者，然孰知夫萬世之間，其政之不變，而必曰威邪？愚應之曰：威者，君之所恃以為君也。一旦而無威，是無君也。久而厭之，變其小節，而參之以惠，使不至若秦之甚，可也。舉而棄之，過矣。或者又曰：王者任德不任刑。任刑，霸者之事，非所宜言。此又非所謂知理者也。夫湯、武皆王也，桓、文皆霸也。武王乘紂之暴，出民於炮烙斬刖之地，苟又遂多殺人，多刑人以為治，則民之心去矣。故其治一出於禮義。彼湯則不然，桀之德固無以異紂，然其刑不若紂暴之甚也，而天下之民化其風，淫惰不事法度。書曰：有眾率怠弗協。而又諸侯昆吾氏首為亂，於是誅鋤其強梗怠惰不法之人，以定紛亂。故記曰：商人先罰而後賞。至於桓、文之事，則又非皆任刑也。桓公用管仲，仲之書好言刑，故桓公之治常任刑。文公長者，其佐狐、趙、先、魏皆不說以刑法，其治亦未嘗以刑為本，而號亦為霸。而謂湯非王而文非霸也，得乎？故用刑不必霸，而用德不必王，各觀其勢之何所宜用而已。然則今之勢，何為不可用刑？用刑何為不曰王道？彼不先審天下之勢，而欲應天下之務，難矣。

審敵

中國，內也；四夷，外也。憂在內者，本也；憂在外者，末也。夫天下無內憂，必有外懼。本既固矣，盍釋其末以息肩乎？曰：未也。古者夷狄憂在外，今者夷狄憂在內。釋其末可也，而愚不識方今夷狄之憂為末也。古者夷狄之勢，大弱則臣，小弱則遁，大盛則侵，小盛則掠。吾兵良而食足，將賢而士勇，則患不及中原，如是而曰外憂可也。今之蠻夷，姑無望其臣與遁，求其志止於侵掠而不可得也。北胡驕恣，為日久矣。歲邀金繒以數十萬計，曩者幸吾有西羌之變，出不遜之語以撼中國。天子不忍使遺民重困於鋒鏑，是以虜日益驕，而賄日益增，迨今凡數十百萬，而猶慊然未滿其欲，視中國如外府。然則其勢又將不止數十百萬也。夫賄益多，則賦斂不得不重；賦斂重，則民不得不殘。故雖名為息民，而其實愛其死而殘其生也；名為外憂，而其實憂在內也。外憂之不去，聖人猶且恥之；內憂而不為之計，愚不知天下之所以久安而無變也。古者匈奴之強，不過冒頓，當暴秦刻剝，劉、項戰奪之後，中國溘然矣，以今度之，彼宜遂入踐中原，如決大河，潰蟻壤。然卒不能越其疆以有吾尺寸之地，何則？中原之強，固百倍於匈奴，雖積衰新造，而猶足以制之也。五代之際，中原無君，石晉苟一時之利，以子行事匈奴，割幽燕之地以資其強大。孺子繼立，大臣外叛，匈奴掃境來寇，兵不血刃而京師不守，天下被其禍。匈奴自是始有輕中原之心，以為可得而取矣。及吾宋景德中，大舉來寇，章聖皇帝一戰而卻之，遂與之盟以和。夫人之情，勝則狃，狃則敗；敗則懲，懲則勝。匈奴狃石晉之勝，而有景德之敗；懲景德之敗，而愚未知其所勝，甚可懼也。雖然，數十年之間能以無大變者何也？匈奴之謀必曰：我百戰而勝人，人雖屈而我亦勞。驅一介入中國，以形淩之，以勢邀之，歲得金錢

數十百萬如此數十歲我益數百千萬而中國損數百千萬吾日以富中國日以貧然後足以有為也天生北狄謂之犬戎投骨於地狺然而爭者犬之常也今則不然邊境之上豈無可乘之釁使之來寇大足以奪一郡小亦足以殺掠數千人而彼不以動其心者此其志非小也將以蓄其銳而伺吾隙以伸其所大欲故不忍以小利而敗其遠謀古人有言曰為虺弗摧為蛇奈何匈奴之勢日長炎炎今也柔而養之以冀其卒無大變其亦惑矣且今中國之所以竭生民之力以奉其所欲而猶恐恐焉懼一物之不稱其意者非謂中國之力不足以支其怒邪然以愚度之當今中國雖萬萬無有如石晉可乘之勢者匈奴之力雖足以犯邊然今十數年間吾可以必無犯邊之憂何也非畏吾也其志不止犯邊也其志不止犯邊而力又未足以成其所欲為則其心惟恐吾之一旦絕其好以失吾之厚賂也然而驕傲不肯少屈者何也其意曰邀之而獲固也鷙鳥將擊必匿其形昔者冒頓欲攻漢漢使至輒匿其壯士健馬故兵法曰詞卑者進也詞強者退也今匈奴之君臣莫不張形勢以夸我此其志不欲戰明矣闔廬之入郢也因唐蔡勾踐之入吳也因齊晉匈奴誠欲與吾戰耶莫若陰而有元昊之叛河朔有王則之變嶺南有智高之亂此亦可乘之勢矣然終以不動則其志之不欲戰又明矣吁彼不欲戰而我遂不與戰則彼既得其志矣兵法曰用其所能行其所欲發其所不能於敵反是今無乃與此異乎且匈奴之力既未足以伸其所大欲而奪一郡殺掠數千人之利彼又不以動其心則我勿賂而已勿賂而彼以為辭則對曰爾何功於吾歲欲吾賂吾有戰而已賂不可得也雖然天下之人必曰此愚人之計也天下孰不知賂之為害而勿賂之為利顧勢不可耳愚以為不然當今夷狄之勢如漢七國之勢昔者高祖急於滅項籍故舉數千里之地以王諸將項籍死天下定而諸將之地因遂不可削當是時非劉氏而王者八國高祖懼其且為變故大封吳楚齊趙同姓之國以制之既而信越布綰皆誅死而吳楚齊趙之強反無以制當是時諸侯王雖名為臣而其實莫不有帝制之心膠東膠西濟南又從而和之於是擅爵人赦死罪戴黃屋刺客公行匕首交於京師罪至章也勢至逼也然當時之人猶且徜徉容與若不足慮月不圖歲朝不計夕循循而摩之寬然而吹之幸而無大變以及於孝景之世有謀臣曰晁錯始議削諸侯地以損其權天下皆曰諸侯必且反錯曰固也削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吾懼其不及今反也天下皆曰晁錯愚哉七國之禍期於不免與其發於遠而禍大不若發於近而禍小以小禍易大禍雖三尺童子皆知其當然而其所以不與錯者彼皆不知其勢將有遠禍與知其勢將有遠禍而度己不及見謂可以寄之後人以苟免吾身者也然則錯為一身謀則愚而為天下謀則智人君又安可捨天下之謀而用一身之謀哉今日匈奴之強不減於七國而天下之人又用當時之議因循維持以至於今方且以為無事而愚以為天下之大計不如勿賂勿賂則變疾而禍小賂之則變遲而禍大畏其疾也不若畏其大樂其遲也不若樂其小天下之勢如坐弊舟之中驟驟乎將入於深淵不及其尚淺也舍之而求所以自生之道而以濡足為解者此固夫覆溺之道也聖人除患於未萌然後能轉而為福今也不幸養之以至此而近憂小患又憚而不決則是遠憂大患終不可去也赤壁之戰惟周瑜呂蒙知其勝伐吳之役惟羊祜張華以為是然則宏遠深切之謀固不能合庸人之意此晁錯所以為愚也然錯之謀猶有遺憾何者錯知七國必反而不為備反之計山東發起而關內騷動今者匈奴之禍又不若七國之難制七國反中原半為敵國匈奴叛中國以全制其後此又易為謀也然則謀之奈何曰匈奴之計不過三一曰聲二曰形三曰實匈奴謂中國怯久矣以吾為終不敢與之抗且其心常欲固前好而得厚賂以養其力今也遽絕之彼必曰戰而勝不如坐而得賂之為利也華人怯吾可以先聲脅之彼將復賂我於是宣言於遠近我將

以某日圍某所以某日攻某所如此謂之聲命某郡休士卒偃旗鼓寂然若不聞其聲聲既不能動則彼之計將出於形除道翦棘多為疑兵以臨吾城如此謂之形深溝固壘清野以待寂然若不見其形形又不能動則技止此矣將遂練兵秣馬以出於實實而與之戰破之易爾彼之計必先出於聲與形而後出於實者出於聲與形期我懼而以重賂請和也出於實不得已而與我戰以幸一時之勝也夫勇者可以施之於怯不可以施之於智今夫叫呼跳踉以氣先者世之所謂善鬭者也雖然蓄全力以待之則未始不勝彼叫呼者聲也跳踉者形也無以待之則聲與形者亦足以乘人於卒不然徒自弊其力於無用之地是以不能勝也韓許公節度宣武軍李師古忌公嚴整使來告曰吾將假道伐滑公曰爾能越吾界為盜邪有以相待無為虛言滑帥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安無恐或告除道翦棘兵且至矣公曰兵來不除道也師古詐窮遷延以遁罷故曰彼計出於聲與形而不能動則技止此矣與之戰破之易耳方今匈奴之君有內難新立意其必易與鄰國之難霸王之資也且天與不取將受其弊賈誼曰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以病而賜罷當是之時而欲為安雖堯舜不能嗚呼見七國之勢也

嘉祐集卷第一

嘉祐集卷第二

權書上

心術

趙郡蘇　洵

為將之道當先治心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然後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敵凡兵上義不義雖利勿動非一動之為害而他日將有所不可措手足也夫惟義可以怒士士以義怒可與百戰凡戰之道未戰養其財將戰養其力既戰養其氣既勝養其心謹烽燧嚴斥堠使耕者無所顧忌所以養其財豐犒而優游之所以養其力小勝益急小挫益厲所以養其氣用人不盡其所欲為所以養其心故士常蓄其怒懷其欲而不盡怒不盡則有餘勇欲不盡則有餘貪故雖并天下而士不厭兵此黃帝之所以七十戰而兵不殆也不養其心一戰而勝不可用矣凡將欲智而嚴凡士欲愚智則不可測嚴則不可犯故士皆委己而聽命夫安得不愚夫惟士愚而後可與之皆死凡兵之動知敵之主知敵之將而後可以動於險鄧艾縋兵於穴中非劉禪之庸則百萬之師可以坐縛彼固有所侮而動也故古之賢將能以兵嘗敵而又以敵自嘗故去就可以決凡主將之道知理而後可以舉兵知勢而後可以加兵知節而後可以用兵知理則不屈知勢則不沮知節則不窮見小利不動見小患不避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夫然後可以支大利大患夫惟養技而自愛者無敵於天下故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靜可以制百動兵有長短敵我一也敢問吾之所長吾出而用之彼將不與吾校吾之所短吾蔽而置之彼將強與吾角奈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卻吾之所長吾陰而養之使之狎而墮其中此用長短之術也善用兵者使之無所顧有所恃無所顧則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則知不至於必敗尺箠當猛虎奮呼而操擊徒手遇蜥蜴變色而卻步人之情也知此者可以將矣袒裼而按劍則烏獲不敢逼冠冑衣甲據兵而寢

則童子彎弓殺之矣故善用兵者以形固夫能以形固則力有餘矣

法制

將戰必審知其將之賢愚與賢將戰則持之與愚將戰則乘之持之則容有所伺而為之謀乘之則一舉而奪其氣雖然非愚將勿乘乘之不動其禍在我分兵而迭進所以持之也并力而一戰所以乘之也古之善軍者以刑使人以賞使人以怒使人而其中必有以義附者焉不以戰不以掠而以備急難故越有君子六千人韓之戰秦之鬭士倍於晉而出穆公於淖者赦食馬者也兵或安而難或易而危莫難於用衆莫危於用寡治衆者法欲繁繁則士難以動易以恣夫衆變叛治寡者法欲簡不然則士不任戰矣惟衆而繁雖勞不害為強以衆入險阻必分軍而疎行夫險阻必有伏伏必有約軍分則伏不知所擊而其約攜矣險阻懼變疎行以紓士氣兵莫危於攻莫難於守客主之勢然也故地有二不可守兵少不足以實城城小不足以容兵夫惟賢將能以寡為衆以小為大當敵之衝人莫不守我以疑兵彼將不進雖告之曰此無人彼不信也要彼所襲潛兵以備彼不我測謂我有餘夫何患兵少偃旗仆鼓寂若無氣嚴戒兵士敢譁者斬時令老弱登埤示怯乘懈突擊其衆可走夫何患城小背城而戰陣欲方欲踞欲密欲緩夫方而踞密而緩則士心固固則不懾背城而戰欲其不懾面城而戰陣欲直欲銳欲疎欲速夫直而銳疎而速則士心危危則致死面城而戰欲其致死夫能靜而自觀者可以用人矣吾何為則怒吾何為則喜吾何為則勇吾何為則怯夫人豈異於我天下之人孰不能自觀其一身是以知此理者塗之人皆可以將平居與人言一語不循故猶且聘而忌敵以形形我恬而不怪亦已固矣是故智者視敵有無故之形必謹察之勿動疑形二可疑於心則疑而為之謀心固得其實也可疑於目勿疑彼敵疑我也是故心疑以謀應目疑以靜應彼誠欲有所為耶不使吾得之目矣

強弱

知有所甚愛知有所不足愛可以用兵矣故夫善將者以其所不足愛者養其所甚愛者士之不能皆銳馬之不能皆良器械之不能皆利固也處之而已矣兵之有上中下也是兵之有三權也孫臏有言曰以君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此兵說也非馬說也下之不足以與其上也吾既知之矣吾既棄之矣中之不足以與吾上下之不足以與吾中吾不既再勝矣乎得之多於棄也吾斯從之矣彼其上之不得其中下之援也乃能獨完耶故曰兵之有上中下也是兵之有三權也三權也者以一致三者也管仲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而尋不從其瑕而攻之夫天下皆強敵也漢高帝之憂在項籍耳雖然親以其兵而與之角者蓋無幾也隨何取九江韓信取魏取代取趙取齊然後高帝起而取項籍夫不汲汲於其憂之所在而彷徨乎其不足卹之地彼蓋所以孤項氏也秦之憂在六國蜀最僻最小最先取楚最強最後取非其憂在蜀也諸葛孔明一出其兵乃與魏氏角其亡宜也取天下取一國取一陣皆如是也范蠡曰凡陣之道益左以為牡設右以為牝春秋時楚伐隨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蓋一陣之間必有牝牡左右要當以吾強攻其弱耳唐太宗曰吾自興兵習觀行陣形勢每戰視敵強其左吾亦強吾左弱其右吾亦弱吾右使弱常遇強強常遇弱敵犯吾弱追奔不過數十百步吾擊敵弱常突出自背反攻之以是必勝後之庸將既不能處其強弱以敗而又曰吾兵有老弱雜其間非舉軍精銳以故不能勝不知老弱之兵兵家固亦不可無無之是無以耗敵之強兵而全吾之銳鋒敗可俟矣故智者輕棄吾弱而使敵輕用其強忘其小喪而志於大得夫固要其終而已矣

攻守

古之善攻者不盡兵以攻堅城善守者不盡兵以守敵衝夫盡兵以攻堅城則鈍兵費糧而緩於成功盡兵以守敵衝則兵不分而

彼間行襲我無備故攻敵所不守守敵所不攻攻者有三道焉守者有三道焉一曰正二曰奇三曰伏坦坦之路車轂擊人肩摩出亦此入亦此我所必攻彼所必守者曰正道大兵攻其南銳兵出其北大兵攻其東銳兵出其西者曰奇道大山峻谷中盤絕徑潛師其間不鳴金不撾鼓突出乎平川以衝敵人腹心者曰伏道故兵出於正道勝敗未可知也出於奇道十出而五勝矣出於伏道十出而十勝矣何則正道之城堅城也正道之兵精兵也奇道之城不必堅也奇道之兵不必精也伏道則無城也無兵也攻正道而不知奇道與伏道焉者其將木偶人是也守正道而不知奇道與伏道焉者其將亦木偶人是也今夫盜之於人拔門斬關而入者有焉他戶之不扃鍵而入者有焉乘壞垣坎牆趾而入者有焉拔門斬關而主人不之察幾希矣他戶之不扃鍵而主人不之察太半矣乘壞垣坎牆趾而主人不知察皆是矣為主人者宜無曰門之固而他戶牆隙之不知恤焉夫正道之兵拔門之盜也奇道

之兵他戶之盜也伏道之兵乘垣之盜也所謂正道者若秦之函谷吳之長江蜀之劍閣是也昔者六國嘗攻秦矣而秦人敗之曹操嘗攻吳矣而周瑜敗之鍾會嘗攻蜀矣而姜維拒之何則其為之守備者素也劉濞反攻大梁田祿伯請以五萬人別循江淮收淮南長沙以與濞會武關岑彭攻公孫述自江州溯都江破侯丹兵拔武陽繞出延岑後疾以精騎赴廣都距成都不數十里李愬攻蔡蔡人悉精卒以抗李光顏而不備愬愬自文成破張柴疾馳二百里夜半到蔡黎明擒元濟此用奇道也漢武攻南越唐蒙請發夜郎兵浮舟牂牁江出番禺城下以出越人不意鄧艾攻蜀自陰平由景谷攀木緣磴魚貫而進至江油而降馬邈至綿竹而斬諸葛瞻遂降劉禪田令孜守潼關關之左有谷曰禁而不知備林言尚讓入之夾攻關而關兵潰此用伏道也吾觀古之善用兵者一陣之間尚猶有正兵奇兵伏兵三者以取勝況守一國攻一國而社稷之安危繫焉者其可以不知此三道而欲使

之將耶

明間

孫武既言五間則又有曰商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商故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為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所恃而動也按書伊尹適夏醜夏歸亳史太公嘗事紂去之歸周所謂在夏在商誠矣然以為間何也湯文王固使人間夏商耶伊呂固與人為間耶桀紂固待間而後可伐邪是雖甚庸亦知不然矣然則武意天下存亡寄於一人伊尹之在夏也湯必曰桀雖暴一旦用伊尹則民心復變吾何病焉及其歸亳也湯必曰桀得伊尹不能用必亡矣吾不可以安視民病遂與天下共亡之呂牙之在商也文王必曰紂雖虐一旦用呂牙則天祿必復吾何憂焉及其歸周也文王必曰紂得呂牙不能用必亡矣吾不可以久遏天命遂命武王與天下共亡之然則夏商之存亡待伊呂用否而決今夫問將之賢者必曰能逆知敵國之勝敗問其所以知之之道必曰

不愛千金故能使人為之出萬死以間敵國或曰能因敵國之使而探其陰計嗚呼其亦勞矣伊呂一歸而夏商之國為決亡使湯武無用間之名與用間之勞而得用間之實此非上智其誰能之夫兵雖詭道而本於正者終亦必勝今五間之用其歸於詐成則為利敗則為禍且與人為詐人亦將且詐我故能以間勝者亦或以間敗吾間不忠反為敵用一敗也不得敵之實而得敵之所偽示者以為信二敗也受吾財而不能得敵之陰計懼而以偽告我三敗也夫用心於正一振而群綱舉用心於詐百補而千穴敗智於此不足恃也故五間者非明君賢將之所上明君賢將之所上者上智之間也是以淮陰曲逆義不事楚而高祖擒籍之計定左車用叔不用於趙魏而淮陰進兵之謀決嗚呼是亦間也

嘉祐集卷第二

嘉祐集卷第三

趙郡蘇洵

權書下

○孫武

求之而不窮者天下奇才也天下之士與之言兵而曰我不能者幾人求之於言而不窮者幾人言不窮矣求之於用而不窮者幾人嗚呼至於用而不窮者吾未之見也孫武十三篇兵家舉以為師然以吾評之其言兵之雄乎今其書論奇權密機出入神鬼自古以兵著書者罕所及以是而揣其為人必謂有應敵無窮之才不知武用兵乃不能必克與書所言遠甚吳王闔廬之入郢也武為將軍及秦楚交敗其兵越王入踐其國外禍內患一旦迭發吳王奔走自救不暇武殊無一謀以弭斯亂若按武之書以責武之失凡有三焉九地曰威加於敵則交不得合而武使秦得聽包胥之言出兵救楚無忌吳之心斯不威之甚其失一也作戰曰久暴師則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且武以九年冬伐楚至十年秋始還可謂久暴矣越人能無乘間入國乎其失二也又曰殺敵者怒也今武縱子胥伯嚭鞭平王屍復一夫之私忿以激怒敵此司馬戌子西子期所以必死讎吳也勾踐不頹舊冢而吳服田單譎燕掘墓而齊奮知謀與武遠矣武不達此其失三也然始吳能以入郢乃因胥嚭唐蔡之怒及乘楚瓦之不仁武之功蓋亦鮮耳夫以武自為書尚不能自用以取敗北況區區祖其故智餘論者而能將乎且吳起與武一體之人也皆著書言兵世稱之曰孫吳然而吳起之言兵也輕法制草略無所統紀不若武之書詞約而意盡天下之兵說皆歸其中然吳起始用於魯破齊及入魏又能制秦兵入楚楚復霸而武之所為反如是書之不足信也固矣今夫外御一隸內治一妾是賤丈夫亦能夫豈必有人而教之及夫御三軍之眾闔營而自固或且有亂然則是三軍之眾惑之也故善將者視三軍之眾與視一隸一妾無加焉故其心常若有餘矣以人之心當三軍之眾而其中恢恢然猶有餘地此韓信之所以多多而益辦也故夫用兵豈有異術哉能知其心而已矣

子貢

君子之道智信難信者所以正其智也而智常至於不正智者所以通其信也而信常至於不通是故君子慎之也世之儒者曰徒智可以成也人見乎徒智之可以成也則舉而棄乎信吾則曰徒智可以成也而不可以繼也子貢之以亂齊滅吳存魯也吾悲之彼子貢者遊說之士苟以邀一時之功而不以可繼為事故不見其禍使夫王公大人而計出於此則吾未見其不旋踵而敗也吾聞之王者之兵計萬世而動霸者之兵計子孫而舉強國之兵計終身而發求可逞也子貢之兵見明日不可用也故子貢之出也吾以為魯可存也而齊可無亂吳可無霸何也田常之將篡也憚高國鮑晏故使移兵伐魯為賜計者莫若紿高國鮑晏弔之彼必悍而問焉則對曰田常遣子之兵伐魯吾竊哀子之將亡也彼必詰其故則曰齊之有田氏猶人之養虎也子之於齊猶肘股之於身也田氏之欲肉齊久矣然未敢逞志者懼肘股之扞也今子出伐魯肘股去矣田氏孰懼哉吾見身將磔裂而肘股隨之所以弔也彼必懼而告計於我因教之曰子悉甲趨魯壓境而止吾請為子潛約魯侯以待田氏之變帥其兵從子入討之彼懼田氏之禍其勢不得不聽歸以約魯侯魯侯懼齊伐其勢亦不得不聽因使之練兵蒐乘以俟齊釁誅亂臣而定新主齊必德魯數世之利也吾觀仲尼以為齊人不與田常者半故請哀公討之今誠以魯之眾從高國鮑晏之師加齊之半可以轘田常於都市其勢甚便其成功甚大惜乎賜之不出於此也齊哀王舉兵誅呂氏呂氏以灌嬰為將拒之至滎陽嬰使諭齊及諸侯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今田氏之勢何以異此有魯以為齊有高國鮑晏以為灌嬰惜乎賜之不出於此也

○六國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
或曰六國互喪率賂秦耶曰不賂者以賂者喪蓋失強援不能獨
完故曰弊在賂秦也秦以攻取之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
所得與戰勝而得者其實百倍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
亦百倍則秦之所大欲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戰矣思厥先祖父
暴霜露斬荊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予人如棄
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
兵又至矣然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
急故不戰而強弱勝負已判矣至于顛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
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之齊人未嘗賂秦終繼
五國遷滅何哉與嬴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亦不免矣燕趙
之君始有遠略能守其土義不賂秦是故燕雖小國而後亡斯用
兵之効也至丹以荊卿為計始速禍焉趙嘗五戰于秦二敗而三
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却之洎牧以讒誅邯鄲為郡惜其用武

而不終也且燕趙處秦革滅殆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
誠不得已向使三國各愛其地齊人勿附於秦刺客不
行良將猶在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量嗚呼
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奇才并力西
嚮則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勢而為秦人積
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趨於亡為國者無使為積威之所劫哉夫
六國與秦皆諸侯其勢弱於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之勢苟
以天下之大下而從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

項籍

吾嘗論項籍有取天下之才而無取天下之慮曹操有取天下之
慮而無取天下之量劉備有取天下之量而無取天下之才故三
人者終其身無成焉且夫不有所棄不可以得天下之勢不有所
忍不可以盡天下之利是故地有所不取城有所不攻勝有所不
就敗有所不避其來不喜其去不怒肆天下之所為而徐制其後

乃克有濟嗚呼項籍有百戰百勝之才而死於垓下無惑也吾觀
其戰於鉅鹿也見其慮之不長量之不大未嘗不怪其死於垓下
之晚也方籍之渡河沛公始整兵嚮關籍於此時若急引軍趨秦
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據咸陽制天下不知出此而區區與秦將爭
一旦之命既全鉅鹿而猶徘徊河南新安間至函谷則沛公入咸
陽數月矣夫秦人既已安沛公而仇籍則其勢不得強而臣故籍
雖遣沛公漢中而卒都彭城使沛公得還定三秦則天下之勢在
漢不在楚百戰百勝尚何益哉故曰兆垓下之死者鉅鹿之戰也
或曰雖然籍必能入秦乎曰項梁死章邯謂楚不足慮故移兵伐
趙有輕楚心而良將勁兵盡於鉅鹿籍誠能以必死之士擊其輕
敵寡弱之師入之易耳且亡秦之守關與沛公之守善否可知也
沛公之攻關與籍之攻善否又可知也以秦之守而沛公攻入之
沛公之守而籍攻入之然則亡秦之守籍不能入哉或曰秦可入
矣如救趙何曰虎方捕鹿羆據其穴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返

返則碎於羆明矣軍志所謂攻其必救也使籍入關王離涉間必
釋趙自救籍據關逆擊其前趙與諸侯救者十餘壁躡其後覆之
必矣是籍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功於秦也戰國時魏伐趙齊救之
田忌引兵疾走大梁因存趙而破魏彼宋義號知兵殊不達此屯
安陽不進而曰待秦敝吾恐秦未敝而沛公先據關矣籍與義俱
失焉是故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圖所守諸葛孔明棄荊州而就西
蜀吾知其無能為也且彼未嘗見大險也彼以為劍門者可以不
亡也吾嘗觀蜀之險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繼兢兢而自完猶且不
給而何足以制中原哉若夫秦漢之故都沃土千里洪河大山真
可以控天下又烏事夫不可以措足如劍門者而後曰險哉今夫
富人必居四通五達之都使其財布出於天下然後可以收天下
之利有小丈夫者得一金櫝而藏諸家拒戶而守之嗚呼是求不
失也非求富也大盜至劫而取之又焉知其果不失也

○高祖

漢高帝挾數用術以制一時之利害不如陳平揣摩天下之勢舉指摇目以劫制項羽不如張良微此二人則天下不歸漢而高帝乃木強之人而止耳然天下已定後世子孫之計陳平張良智之所不及則高帝常先爲之規畫處置以中後世之所爲曉然如目見其事而爲之者蓋高帝之智明於大而暗於小至於此而後見世帝常語呂后曰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爲太尉方是時劉氏既安矣勃又將誰安耶故吾之意曰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雖然其不去呂后何也勢不可也昔者武王没成王幼而三監叛帝意百歲後將相大臣及諸侯王有武庚祿父者而無有以制之也獨計以爲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與弱子抗呂后佐帝定天下爲大臣素所畏服獨此可以鎮壓其邪心以待嗣子之壯故不去呂后者爲惠帝計也呂后既不可去故削其黨以損其權使雖有變而天下不摇是故以樊噲之功一旦遂欲斬之而無疑嗚呼彼豈獨於噲不仁耶且噲與帝偕起

拔城陷陣功不爲少矣方亞父嗾項莊時微噲誚讓羽則漢之爲漢未可知也一旦人有惡噲欲滅戚氏者時噲出伐燕立命平勃即斬之夫噲之罪未形也惡之者誠僞未必也且高帝之不以一女子斬天下之功臣亦明矣彼其娶於呂氏呂氏之族若產祿輩皆庸才不足卹獨噲豪健諸將所不能制後世之患無大於此矣夫高帝之視呂后也猶醫者之視堇也使其毒可以治病而無至於殺人而已矣樊噲死則呂氏之毒將不至於殺人高帝以爲是足以死而無憂矣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噲之死於惠之六年也天也彼其尚在則呂祿不可紿太尉不得入北軍矣或謂噲於帝最親使之尚在未必與產祿叛夫韓信黥布盧綰皆南面稱孤而綰又最爲親幸然及高祖之未崩也皆相繼以逆誅誰謂百歲之後椎埋屠狗之人見其親戚乘勢爲帝王而不欣然從之邪吾故曰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

嘉祐集卷第三

嘉祐集卷第四

衡論上 十首

事有可以盡告人者有可告人以其端而不可盡者盡以告人其難在告人以其端其難在用今夫衡之有刻也於此爲銖於此爲石求之而不得曰是非善衡焉可也曰權罪者非也始吾作權書以爲其用可以至於無窮而亦可以至於無用於是又作衡論十篇嗚呼從吾說而不見其成乃今可以罪我焉耳

遠慮

聖人之道有經有權有機是以有民有群臣而又有腹心之臣曰經者天下之民舉知之可也曰權者民不得而知矣群臣知之可也曰機者雖群臣亦不得而知矣腹心之臣知之可也夫使聖人而無權則無以成天下之務無機則無以濟萬世之功然皆非天下之民所宜知而機者又群臣所不得聞群臣不得聞誰與議不議不濟然則所謂腹心之臣者不可一日無也後世見三代取天下以仁義而守之以禮樂也則曰聖人無機夫取天下與守天下無機不能顧三代聖人之機不若後世之詐故後世不得見其有機也是以有腹心之臣禹有益湯有伊尹武王有太公望是三臣者聞天下之所不聞知群臣之所不知禹與湯武倡其機於上而三臣者和之於下以成萬世之功下而至於桓文有管仲狐偃爲之謀主闔廬有伍員句踐有范蠡大夫種高祖之起也大將任韓信黥布彭越裨將任曹參樊噲滕公灌嬰游說諸侯任酈生陸賈樅公至於奇機密謀群臣所不與者唯留侯酇侯二人唐太宗之臣多奇才而委之深任之密者亦不過曰房杜夫君子爲善之心與小人爲惡之心一也君子有機以成其善小人有機以成其惡有機也雖惡亦或濟無機也雖善亦不克是故腹心之臣不可以一日無也司馬氏魏氏之賊也有賈充之徒爲之腹心之臣以濟陳勝吳廣秦民之湯武也無腹心之臣以不克何則無腹心之臣者

無機也有機而世也夫無機與有機而世者譬如虎豹食人而不知設陷穽設陷穽而不知以物覆其上者也或曰機者創業之君所假以濟耳守成之世其奚事機而安用夫腹心之臣嗚呼守成之世能逸豫然如太古之世矣乎未也吾未見機之可去也且夫天下之變常伏於安田文所謂子少國危大臣未附如此時事何世無之當是之時而無腹心之臣可爲寒心哉昔者高祖之末天下既定矣而又以周勃遺孝惠孝文武帝之末天下既治矣而又以霍光遺孝昭孝宣蓋天下雖有泰山之安而聖人常以累卵爲心故雖守成之世而腹心之臣不可去也傳曰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彼冢宰者非腹心之臣天子安能舉天下之事委之三年而不置疑於其間邪又曰五載一巡狩彼無腹心之臣五載一出捐千里之畿而誰與守邪今夫一家之中必有宗老一介之士必有密友以開心胸以濟緩急奈何天子而無腹心之臣乎近世之君抗然于上而使宰相眇然於下上下不接而其志不通矣臣觀君

如天之遠然而不可親而君亦如天之親人泊然無愛之之心也是以社稷之憂彼不以爲憂社稷之喜彼不以爲喜君憂不辱君辱不死一人譽之則用之一人毀之則捨之宰相避嫌畏譏且不暇何暇盡心以憂社稷數遷數易視相府如傳舍百官泛泛於下而天子惸惸於上一旦有卒然之憂吾未見其不顛沛而殞越也聖人之任腹心之臣也尊之如父師愛之如兄弟握手入卧内同起居寢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百人譽之不加密百人毀之不加疏尊其爵厚其祿重其權而後可與議天下之機慮天下之變太祖用趙中令也得其道矣近者寇萊公亦誠其人然與之權輕故終以見逐而天下幾有不測之變然則其以使之可以生人殺人而後可也

御將

人君御臣相易而御將難將有二有賢將有才將而御才將尤難御相以禮御將以術御賢將之術以信御才將之術以智不以禮不以信是不爲也不以術不以智是不能也故曰御將難而御才將尤難六畜其初皆獸也彼虎豹能搏能噬而馬亦能蹄牛亦能觸先王知能搏能噬者不可以人力制故殺之殺之不能驅之而抜已蹄者可馭以羈紲觸者可拘以楅衡故先王不忍弃其才而廢天下之用如曰是能蹄是能觸當與虎豹并殺而同驅則是天下無騏驥無以服乘耶先王之選才也自非大姦劇惡如虎豹之不可以變其搏噬者未有不欲制之以術而全其才以適於用況爲將者又不可責以廉隅細謹顧其才何如耳漢之衞霍趙充國唐之李靖李勣賢將也漢之韓信黥布彭越唐之薛萬徹侯君集盛彥師才將也賢將既不多有得才者而任之可又曰是難御則是不肖者而後可也結以重恩示以赤心美田宅豐飲饌歌童舞女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而折之以威此先王之所以御才將也近之論者或曰將之所以畢智竭慮犯霜露蹈白刃而不辭者冀賞耳爲國家者不如勿先賞以邀其成功或曰賞所以使人不先

賞人不爲我用是皆一隅之說非通論也將之才固有小大傑然於庸將之中者才小者也傑然於才將之中者才大者也才小志亦小才大志亦大人君當觀其才之小大而爲之制御之術以稱其志一隅之說不可用也夫養騏驥者豐其芻粒潔其羈絡居之新閑浴之清泉而後責之千里彼騏驥者其志常在千里也夫豈以一飽而廢其志哉至於養鷹則不然獲一雉飼以一雀獲一兔飼以一鼠彼知不盡力於擊搏則其勢無所得食故然後爲我用才大者騏驥也不先賞之是養騏驥者飢之而責其千里不可得也才小者鷹也先賞之是養鷹者飽之而求其擊搏亦不可得也是故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大者不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小者兼而用之可也昔者漢高帝一見韓信而授以上將解衣衣之推食哺之一見黥布而以爲淮南王供具飲食如王者一見彭越而以爲相國當是時三人者未有功於漢也厥後追項籍垓下與信越期而不至捐數千里之地以畀之如弃弊屣項氏未滅天下未定而

三人者已極富貴矣何則高帝知三人者之志大不極於富貴則不為我用雖極於富貴而不滅項氏未定天下則其志不已也至於樊噲滕公灌嬰之徒則不然拔一城陷一陣而後增數級之爵否則終歲不遷也項氏已滅天下已定樊噲滕公灌嬰之徒計百戰之功而後爵之通侯夫豈高帝至此而嗇哉知其才小而志小雖不先賞不怨而先賞之則彼將泰然自滿而不復以立功為事故也噫方韓信之立於齊蒯通武涉之說未去也當此之時而奪之王漢其殆哉夫人豈不欲三分天下而自立者而彼則曰漢王不奪我齊也故齊不捐則韓信不懷韓信無內心則天下非漢之有嗚呼高帝可謂知大計矣

任相

古之善觀人之國者觀其相何如人而已議者常曰將與相均將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國有征伐而後將權重有征伐無征伐相皆不可一日輕相賢邪則羣有司皆賢而將亦賢矣將賢邪相

雖不賢將不可易也故曰將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任相之道與任將不同為將者大槩多才而或頑鈍無恥非皆節廉好禮不可犯者也故不必優以禮貌而其有不羈不法之事則亦不可以常法御何則豪縱不趨約束者亦將之常態也武帝視大將軍往往踞廁而李廣利破大宛侵殺士卒之罪則寢而不問此任將之道也若夫相必節廉好禮者為也又非豪縱不趨約束者為也故接之以禮而重責之古者相見於天子天子為之離席起立在道為之下輿有病親問不幸而死親弔哭之如此其厚然其有罪亦不私也天地大變天下大過而相以不起聞矣相不勝任策書至而布衣出府免矣相有他失而棧車牝馬歸以思過矣夫接之以禮然後可以重其責而使無怨言責之重然後接之以禮而不為過禮薄而責重彼將曰主上遇我以何禮而重我以此責也甚矣責輕而禮重彼將遂弛然不肯自飭故禮以維其心而重責以勉其怠而後為相者莫不盡忠於朝廷而不卹其私吾觀賈誼書至所謂長太息者常反覆讀不能已以為誼生文帝時文帝遇將相大臣不為無禮獨周勃一下獄誼遂發此使誼生於近世見其所以遇宰相者則當復何如也夫湯武之德三尺豎子皆知其為聖人而猶有伊尹太公者為師友焉伊尹太公非賢於湯武也而二聖人者特不顧以師友之以明有尊也噫近世之君姑勿於此責天子御坐見宰相而起者有之乎無矣在輿而下者有之乎亦無矣天子坐殿上宰相與百官趨走於下掌儀之官名而呼之若郡守召胥吏耳雖臣子為此亦不過而尊尊貴貴之道不若是褻也夫既不能接之以禮則其罪之也吾法將亦不得用何者不果於用禮而果於用刑則其心不服故法曰有某罪而加之以某刑及其免相也既曰有某罪而刑不加焉不過削之一官而出之大藩鎮此其弊皆始於不為之禮賈誼曰中罪而自弛大罪而自裁夫人不我誅而安忍弃其身此必有大愧於其君故人君者必有以愧其臣故其臣有所不為武帝嘗以不冠見平津侯故當天下多

事朝廷憂懼之際使石慶得容於其間而無怪焉然則必其待之如禮而後可以責之如法也且吾聞之待以禮而彼不自效以報其上重其責而彼不自勉以全其身安其祿位成其功名者天下無有也彼人主傲然於上不禮宰相以自尊大者孰若使宰相自效以報其上之為利宰相利其君之不責而豐其私者孰若自勉以全其身安其祿位成其功名之為福吾又未見去利而就害遠福而求禍者也

重遠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仁矣乎非仁也勢也天下之勢猶一身一身之中手足病於外則腹心為之深思靜慮於內而求其所以療之之術腹心病於內則手足為之奔掉於外而求其所以療之之物腹心手足之相救非待仁而後然吾故曰武王之不泄邇不忘遠非仁也勢也勢如此其急而古之君獨武王然者何也人皆知一身之勢而武王知天下之勢也夫不知一身之勢者一身危而不

知天下之勢者天下不危乎哉秦之保關中自以為子孫萬世帝王而陳勝吳廣乃楚人也由此觀之天下之勢遠近如一也以吾言之近之可憂未若遠之可憂之深也近之官吏賢邪民譽之歌之不賢邪譏之謗之譽歌譏謗者衆則必傳傳則必達於朝廷是官吏之賢否易知也一夫不獲其所訴之刺史刺史不問襄糧走京師緩不過旬月撾鼓叫號而有司不得不省矣是民有冤易訴也吏之賢否易知而民之冤易訴亂何從始邪遠方之民雖使盜跖為之郡守檮杌饕餮為之縣令郡縣之民群嘲而聚罵者雖千百為輩朝廷不知也白日執人於市誣以殺人雖其兄弟妻子聞之有不過訴之刺史不幸而刺史又抑之則死且無告矣彼見郡守縣令據案執筆吏卒旁列箠械滿前駭然而喪膽矣則其謂京師天子所居者當復如何而又行數千里費且百萬富者尚或難之而貧者又何能乎故其民常多怨而易動吾故曰近之可憂未若遠之可憂之深也國家分十七路河朔陝右南廣川峽實為要

區河朔陝右二虜之防而中國之所恃以安南廣川峽貨財之源而河朔陝右之所恃以全其勢之輕重如何哉曩者北胡驕恣西寇勃叛河朔陝右尤所加卹一郡守一縣令未嘗不擇至於南廣川峽則例以為遠官審官差除取具臨時竄謫量移往往而至凡朝廷稍所優異者不復官之南廣川峽而其人亦以南廣川峽之官為失職庸人無所歸故常聚於此嗚呼知河朔陝右之可重而不知河朔陝右之所恃以全之地之不可輕是欲富其倉而蕪其田倉不可得而富也況其地控制南夷氐蠻最為要害土之所產又極富饒明珠大貝紈錦布帛皆極精好陸負水載出境而其利百倍然而關譏門征僦雇之費非百姓私力所能辦故貪官專其利而齊民受其病不招權不鬻獄者世俗遂指以為廉吏矣而招權鬻獄者又豈盡無嗚呼吏不能皆廉而廉者又止如此是斯民不得一日安也方今賦取日重科斂日煩罷弊之民不任官吏復有所規求於其間矣淳化中李順竊發於蜀州郡數十望風奔潰

延者智高亂廣南乘勝取九城如反掌國家設城池養士卒蓄器械儲米粟以為戰守備而兇豎一起若涉無人之地者吏不肖也今夫以一身任一方之責者莫若漕刑南廣川峽既為天下要區而其中之郡縣又有為南廣川峽之要區者其牧守之賢否實一方所以安危幸而賢則已其或民贖貨的然有罪可誅者漕刑因亦得以舉劾若夫庸陋選耎不才而無過者漕刑雖賢明其勢不得易置此猶弊車羸馬而求僕夫之善御也郡縣有敗事不以責漕刑則不可責之則彼必曰敗事者某所治某所者某人也吾將何所歸罪故莫若使漕刑自舉其人而任之他日有敗事則謂之曰爾謂此人堪此職也今不堪此職是爾欺我也責有所任罪無所逃夫而擇之不得其人者蓋寡矣其餘郡縣雖非一方之所以安危者亦當詔審官俾勿輕授贓吏冗流勿措其間則民雖在千里外無異於處甸中矣

廣士

古之取士取於盜賊取於夷狄古之人非以盜賊夷狄之事可為也以賢之所在而已矣夫賢之所在貴而貴取焉賤而賤取焉是以盜賊下人夷狄異類雖奴隸之所恥而往往登之朝廷坐之郡國而不以為怍而繩趨尺步華言華服者往往反擯棄不用何則天下之能繩趨而尺步華言而華服者衆也朝廷之政郡國之事非特如此而可治也彼雖不能繩趨而尺步華言而華服然而其才果可用於此則居此位可也古者天下之國大而多士大夫者不過曰齊與秦也而管夷吾相齊賢也而舉二盜焉穆公霸秦賢也而舉由余焉是其能果於是非而不牽於衆人之議也未聞有以用盜賊夷狄而鄙之者也今有人非盜賊非夷狄而猶不獲用吾不知其何故也夫古之用人無擇於勢布衣寒士而賢則用之公卿之子弟而賢則用之武夫健卒而賢則用之巫醫方技而賢則用之胥史賤吏而賢則用之今也布衣寒士持方尺之紙書聲病剽竊之文而至享萬鍾之祿卿大夫之子弟飽食於家一出而

驅高車駕大馬以爲民上武夫健卒有灑掃之力奔走之舊久乃
領藩郡執兵柄豈皆方技一言之中大臣且舉以爲吏凡若此者
非賢也皆非功也是今之所以進之之塗多於古也而胥吏賤吏
獨棄而不録使老死於敲榜趨走而賢與功者不獲一施吾甚惑
也不知胥吏之賢優而養之則儒生武士或所不若昔者漢有天
下平津侯樂安侯輩皆號爲儒宗而卒不能爲漢立不世大功而
其卓絕雋偉震耀四海者乃其賢人之出於吏胥中者耳夫趙
廣漢河間之郡吏也尹翁歸河東之獄吏也張敞太守之卒史也王
尊涿郡之書佐也是皆雄雋明博出之可以爲將而內之可以爲
相者也而皆出於吏胥中者有以也夫吏胥之人少而習法律長
而習獄訟老姦大豪畏憚懾伏吏之情狀變化出入無不諳究因
而官之則豪民猾吏之弊表裏毫末畢見於外無所逃遁而又上
之人擇之以才遇之以禮而其志復自知得自奮於公卿故終不
肯自棄於惡以賈罪戾而敗其終身之利故當此時士君子皆優

爲之而其間自纔自奮於大惡者大約亦不過幾人而其尤賢者乃至
成功如是今之吏胥則不然始而入之不擇也終而遇之以犬彘
也長吏一怒不問罪否袒而笞之喜而接之乃反與交手爲市其
人常曰長吏待我以犬彘我何望而不爲犬彘哉是以平民不能
自棄爲犬彘之行不肯爲吏矣況士君子而肯俛首爲之乎然欲
使之謹飭可用如兩漢亦不過擇之以才待之以禮恕其小過而
棄絕其大惡之不可貰忍者而後察其賢有功而爵之祿之貴之
勿棄之於冗流之間則彼有冀於功名自尊其身不敢丐奔而爲
奸勝於其間矣夫人固有才智奇絕而不能爲章句名數聲律之
學者又有不幸而不爲者苟一之以進士制策是使奇才絕智有時
而窮也使吏胥之人得出爲長吏是使一介之才無所逃也進士
制策網之於上此又網之於下而曰天下有遺才者吾不信也

嘉祐集卷第四

平生所見宋槧本以爲最勝展讀欣賞欲炷香下拜
凡筆見者石渦紋且袍筍禮之況異書乎
紫頤有蜀刻三蘇集取以相校異文凡二十許條爲勝於
今本權書孫武篇引九地感加於敵字今本無此字孫武
子亦無之檢太平御覽所引固有此字是孫武子原本當
有此字而傳刻失之此本可與御覽相證明定爲北宋刻
無疑也惟亦有小誤刋者義之和論也字誤者字上曰樞
密書脫而句原校者已注於旁此外衡論申法篇而主人
不知之禁式知式之誤衍一字禮論吾儕也下誤衍何則
二字權書法制篇易以危夫衆憂叛亦但有誤字然其
爲寶貴自若也譬如韓花而以瑕雖少碎沒遠出眼如石
棱皆如鴉礫輩之上耳 戊辰季秋從
漢卿兄假觀數日鉛日饜心悰還歸之
鶴儕齋松年識

審勢篇第三葉爲字下若人注一未字於旁蓋誤以爲字屬
上句

嘉祐集卷第五

衡論下　　　　　趙郡蘇洵

養才

夫人之所爲有可勉強者有不可勉強者呴呴然而爲仁孑孑然而爲義不食片言以爲信不見小利以爲廉雖古之所謂仁與義與信與廉者不止若是而天下之人亦不曰是非仁人是非義人是非信人是非廉人此則無諸己而可勉強以到者也在朝廷而百官肅在邊鄙而四夷懼坐之於繁劇紛擾之中而不亂投之於羽檄奔走之地而不惑爲吏而爲吏爲將而爲將若是者非天之所與性之所有不可勉強而能也道與德可勉以進也才不可強揠以進也今有二人焉一人善揖讓一人善騎射則人未有不以揖讓賢於騎射矣然而揖讓者未必善騎射而騎射者捨其弓以揖讓於其間則未必失容何哉才難強而道易勉也吾觀世之用人好以可勉強之道與德而加之不可勉強之才之上而曰我貴賢賤能是以道與德未足以化人而才有遺焉然而爲此者亦有由矣有才者而不能爲衆人所勉強者耳何則奇傑之士常好自負疏雋傲誕不事繩檢往往冒法律觸刑禁叫號讙呼以發其一時之樂而不顧其者嗜利酗酒使氣傲物志氣一發則偶然遠去不可羈束以禮法然及其一旦翻然而悟折節而不爲此以留意於嚮所謂道與德可勉強者則何病不至奈何以樸樕小道加諸其上哉夫其不肖規規以事禮法而必自縱以爲此者乃上之人之過也古之養奇傑也任之以權尊之以爵厚之以祿重之以恩責之以措置天下之務而易其平居自縱之心而聲色耳目之欲又已極於外故不待放肆而後爲樂今則不然奇傑無尺寸之柄位一命之爵食斗升之祿者過半彼又安得不越法踰禮而自快邪我又安可急之以法使不得泰然自縱邪今我繩之以法亦已急矣急之而不已而隨之以刑則彼有北走胡南走越耳噫無事

之時既不能養及其不幸一旦有邊境之患繁亂難治之事而後優詔以召之豐爵重祿以結之則彼已憾矣夫彼固非純忠者也又安肯默然於窮困無用之地而已邪周公之時天下號爲至治四夷已臣服卿大夫士已稱職當是時雖有奇傑無所復用而其禮法風俗尤復細密舉朝廷與四海之人無不遵蹈而其八議之中猶有曰議能者況當今天下未甚至治四夷未盡臣服卿大夫士未皆稱職禮法風俗又非細密如周之盛時而奇傑之士復有困於簿書米鹽間者則反可不議其能而恕之乎所宜哀其才而貰其過無使爲刀筆吏所困則庶乎盡其才矣或曰奇傑之士有過得以免則天下之人孰不自謂奇傑而欲免其過者是終亦潰法亂教耳曰是則然矣然而奇傑之所爲必挺然出於衆人之上苟指其已成之功以曉天下俾得以贖其過而其未有功者則委之以難治之事而責其成績則天下之人不敢自謂奇傑而眞奇傑者出矣

申法

古之法簡今之法繁簡者不便於今而繁者不便於古非今之法不若古之法而今之時不若古之時也先王之作法也莫不欲服民之心服民之心必得其情情然邪而罪亦然則固入吾法矣而民之情又不皆如其罪之輕重大小是以先王忿其罪而哀其無辜故法舉其略而吏制其詳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則以著于法使民知天子之不欲我殺人傷人耳若其輕重出入求其情而服其心者則以屬吏任吏而不任法故其法簡今則不然吏姦矣不若古之良民媮矣不若古之淳吏姦則以喜怒制其輕重而出入之或至於無辜民媮則吏雖以情出入而彼得執其罪之大小以爲辭故今之法纖悉委備不執於一左右前後四顧而不可逃是以輕重其罪出入其情皆可以求之法吏不奉法輒以舉劾任法而不任吏故其法繁古之法若方書論其大槩而增損劑量則以屬醫者使之視人之疾而參以己意今之法若鬻屨既爲其大者又

為其次者又為其小者以求合天下之民故其繁簡則殊而求民之情以服其心則一也然則今之法不劣於古矣而用法者尚不能無弊何則律令之所禁畫一明備雖婦人孺子皆知畏避而其間有習於犯禁而遂不改者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也先王欲杜天下之欺也為之度以一天下之長短為之量以齊天下之多寡為之權衡以信天下之輕重故度量權衡法必資之官資之官而後天下同今也庶民之家刻木比竹繩絲縋石以為之富商豪賈內以大出以小齊人適楚不知其孰為斗孰為斛持東家之尺而校之西鄰則若十指然此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一也先王惡奇貨之蕩民且哀夫微物之不能遂其生也故禁民採珠貝惡夫物之偽而假真且重費也故禁民糜金以為塗飾今也採珠貝之民溢於海濱糜金之工肩摩於列肆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二也先王患賤之凌貴而下之僭上也故冠服器皿皆以爵列為等差長短大小莫不有制今也工商之家曳紈錦服珠玉一人之身循其首以至足而犯法者十九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三也先王懼天下之吏負縣官之勢以侵劫齊民也故使市之坐賈視時百物之貴賤而錄之旬輒以上百以百聞千以千聞以待官吏之私償十則損三三則損一以聞以備縣官之公糴今也吏之私償而從縣官公糴之法民曰公家之取於民也固如是是吏與縣官斂怨於下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四也先王不欲人之擅天下之利也故仕則不商商則有罰不仕而商商則有征是民之商不免征而吏之商又加以罰今也吏之商既幸而不罰又從而不征資之以縣官公糴之法負之以縣官之徒載之以縣官之舟關防不譏津梁不呵然則為吏而商誠可樂也民將安所措手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五也若此之類不可以悉數天下之人耳習目熟以為當然憲官法吏目擊其事亦恬而不問夫法者天子之法也法明禁之而人明犯之是不有天子之法也衰世之事也而議者皆以為今之弊不過吏胥

骫法以為奸而吾以為吏胥之奸由此五者始今有盜白晝持梃入室而主人不知之禁則踰垣穿穴之徒必且相告而恣行於其家其必先治此五者而後詰吏胥之奸可也

議法

古者以仁義行法律後世以法律行仁義夫三代之盛王其教化之本出於學校蔓延於天下而形見於禮樂下之民被其風化循循翼翼務為仁義以求避法律之所禁故其法律雖不用而其所禁亦不為不行於其間下而至於漢唐其教化不足以動民而一於法律故其民懼法律之及其身亦或相勉為仁義唐之初大臣房杜輩為刑統毫氂輕重明辨別白附以仁義無所阿曲不知周公之刑何以易此但不能先使民務為仁義使法律之所禁不用而自行如三代時然要其終亦能使民勉為仁義而其所以不若三代者則有由矣政之失非法之罪也是以宋有天下因而循之變其節目而存其大體比閭小吏奉之以公則老奸大猾束手請死不可漏略然而獄訟常病多盜賊常病眾則亦有由矣法之公而吏之私也夫舉公法而寄之私吏猶且若此而況法律之間又不能無失其何以為治今夫天子之子弟卿大夫與其子弟皆天子之所優異者有罪而使與下民同刑皆戮則大臣無恥而朝廷輕故有贖刑以全其肌膚而厲其節故贖金者朝廷之體也所以自尊也非與其有罪也夫刑者必痛之而後人畏焉罰者不能痛之必困之而後人懲焉今也大辟之誅輸一石之金而免貴人近戚之家一石之金不可勝數是雖使朝殺一人而輸一石之金暮殺一人而暮輸一石之金金不可盡身不可困況以其官而除其罪則一石之金又不皆輸焉是恣其殺人也且不若不戮彼已幸矣而贖之又輕是啟奸也夫罪固有疑今有人或誣以殺人而不能自明者有誠殺人而官不能折以實者是皆不可以誠殺人之法坐由是有減罪之律當死而流使彼為不能自明者耶去死而得流刑已酷矣使彼為誠殺人者耶流而不死刑已寬矣是失實

也故有啓姦之釁則上之人常幸而下之人雖死而常無告有失
實之弊則無辜者多怨而僥倖者易以免今欲刑不加重赦不加
多獨於法律之間變其一端而能使不啓姦不失實其莫若重贖
然則重贖之說何如曰古者五刑之尤輕者止於墨而墨之罰百
鍰逆而數之極於大辟而大辟之罰千鍰此穆王之罰也周公之
時則又重於此然千鍰之重亦已當今三百七十斤有奇矣方今
大辟之贖不能當其三分之一古者以之赦疑罪而不及公族今
也貴人近戚皆贖而疑罪不與記曰公族有死罪致刑于甸人雖
君命宥不聽今欲貴人近戚之刑舉從於此則非所以自尊之道
故莫若使得與疑罪皆重贖且彼雖號爲富強苟數犯法而數重
困於贖金之間則不能不斂手畏法彼罪疑者雖或非其辜而法
亦不至殘潰其肌體若其有罪則法雖不刑而彼固亦已困於贖
金矣夫使有罪者不免於困而無辜者不至陷於笞戮一舉而兩
利斯智者之爲也

兵制

三代之時舉天下之民皆兵也兵民之分自秦漢始三代之時聞
有諸侯抗天子之命矣未聞有卒伍叫呼衡行者也秦漢以來諸
侯之患不減於三代而御卒伍者乃如蓄虎豹圈檻一缺咆勃四
出其故何也三代之兵耕而食蠶而衣故勞勞則善心生秦漢以
來所謂兵者皆坐而衣食於縣官故驕驕則無所不爲三代之兵
皆齊民老幼相養疾病相救出相禮讓入相慈孝有憂相弔有喜
相慶其風俗優柔而和易故其兵畏法而自重秦漢以來號齊民
者比之三代則既已薄矣況其所謂兵者乃其齊民之中尤爲凶
悍桀黠者也故常慢法而自棄夫民耕而食蠶而衣雖不幸而不
給猶不我咎也今謂之曰爾毋耕爾毋蠶爲我兵吾衣食爾他日
一不充其欲彼將曰嚮謂我毋耕毋蠶今而不我給也然則喧從
是起矣夫以有善心之民畏法自重而不我咎欲其爲亂不可得
也既驕矣又慢法而自棄以怨其上欲其不爲亂亦不可得也

夫天下之地不加於三代天下之民衣食乎其中者又不減於三
代平居無事占軍籍畜妻子而仰給於斯民者則徧天下不知其
數奈何民之不日剝月割以至於流亡而無告也其患始於廢井
田開阡陌一壞而不可復收故雖有明君賢臣焦思極慮而求以
救其弊卒不過開屯田置府兵使之無事則耕而食耳嗚呼屯田
府兵其利既不足以及天下而後世之君又不能循而守之以至
於廢陵夷及於五代燕帥劉守光又從而爲之黥面涅手之制天
下遂以爲常法使之判然不得與齊民齒故其人益復自棄視齊
民如越人矣太祖旣受命懲唐季五代之亂聚重兵京師而邊境
亦不曰無備損節度之權而藩鎮亦不曰無威周與漢唐邦鎮之
兵強秦之郡縣之兵弱兵強故末大不掉兵弱故天下孤睽周與
漢唐則過而秦則不及得其中者惟吾宋也雖然置帥之方則遠
過於前代而制兵之術吾猶有疑焉何者自漢迄唐或開屯田或
置府兵使之無事則耕而食而民猶且不勝其弊今屯田蓋無幾

而府兵亦已廢欲民之豐阜勢不可也國家治平日久民之趨於
農者日益衆而天下無萊田矣以此觀之謂斯民宜如生三代之
盛時而乃戚戚嗟嗟無終歲之畜者兵食奪之也三代井田雖三
尺童子知其不可復雖然依仿古制漸而圖之則亦庶乎其可也
方今天下之田在官者惟二職分也籍沒也職分之田募民耕之
斂其租之半而歸諸吏籍沒則鬻之否則募民耕之斂其租之半
而歸諸公職分之田徧於天下自四京以降至於大藩鎮多至四
十頃下及一縣亦能千畝籍沒之田不知其數今可勿復鬻然後
量給其所募之民家三百畝以爲率前之斂其半者今可損之三
分而取一以歸諸吏與公使之家出一夫爲兵其不欲者聽其歸
田而他募爾之新軍毋黥其面毋涅其手毋拘之營三時縱之一
時集之授之器械教之戰法而擇其技之精者以爲長在野督其
耕在陣督其戰則其人皆良農也皆精兵也夫籍沒之田既不復
鬻則歲益多田益多則新軍益衆而嚮所謂仰給於斯民者雖有

廢疾死亡可勿復補如此數十年則天下之兵新軍居十九而皆力田不事他業則其人必純固朴厚無叫呼衡行之憂而斯民不復知有餽餉供億之勞矣或曰昔者斂其半今三分而取一其無乃薄於吏與公乎曰古者公卿大夫之有田也以爲祿而其取之亦不過什一今吏既祿矣給之田則已甚矣況三分而取一則不既優矣乎民之田不幸而籍沒非官之所得以爲富也三分而取一不猶愈於無乎且不如是則彼不勝爲兵故也或曰古者什一而稅取之薄故民勝爲兵今三分而取一可乎曰古者一家之中一人爲正卒其餘爲羨卒田與追胥竭作今家止一夫爲兵況諸古則爲逸故雖取之差重而無害此與周制稍甸縣都役少輕而稅十二無異也夫民家出一夫而得安坐以食數百畝之甲征斂科斂不及其門然則彼亦優爲之矣

田制

古之稅重乎今之稅重乎周公之制園廛二十而稅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稍甸縣都皆無過十二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蓋周之盛時其尤重者至四分而取一其次者乃五而取一然後以次而輕始至於十一而又有輕者也今之稅雖不啻十一然而使縣官無急征無橫斂則亦未至乎四而取一與五而取一之爲多也是今之稅與周之稅輕重之相去無幾也雖然當周之時天下之民歌舞以樂其上之盛德而吾之民反戚戚不樂常若擢筋剝膚以供億其上周之稅如此吾之稅亦如此而其民之哀樂何如此之相遠也其所以然者蓋有由矣周之時用井田井田廢田非耕者之所有而有田者不耕也耕者之田資於富民富民之家地大業廣阡陌連接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驅役視以奴僕安坐四顧指麾於其間而役屬之民夏爲之耨秋爲之穫無有一人違其節度以嬉而田之所入己得其半耕者得其半有田者一人而耕者十人是以田主日累其半以至於富強耕者日食其半以至於窮餓而無告夫使耕者至於窮餓而不耕不獲者坐而食富強之利猶且不可而況富強之民輸租於縣官而不免於怨嘆嗟憤何則彼以其半而供縣官之稅不若周之民以其全力而供其上之稅也周之十一以其全力而供十一之稅也使以其半供十一之稅猶用十二之稅然也況今之稅又非特止於十一而已則宜乎其怨嘆嗟憤之不免也噫貧民耕而不免於飢富民坐而飽以嬉又不免於怨其弊皆起於廢井田井田復則貧民有田以耕穀食粟米不分於富民可以無飢富民不得多占田以錮貧民其勢不耕則無所得食以地之全力供縣官之稅又可以無怨是以天下之士爭言復井田既又有言者曰奪富民之田以與無田之民則富民不服此必生亂如乘大亂之後土曠而人稀可以一舉而就高祖之滅秦光武之承漢可爲而不爲以是爲恨吾又以爲不然今雖使富民皆奉其田而歸諸公乞爲井田其勢亦不可得何則井田之制九夫爲井井間有溝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爲一成成間有洫其地百井而方十里四甸爲縣四縣爲都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爲一同同間有澮其地萬井而方百里百里之間爲澮者一爲洫者百爲溝者萬既爲井田又必兼備溝洫之制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萬夫之地蓋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間爲川爲路者一爲澮爲道者九爲洫爲涂者百爲溝爲畛者千爲遂爲徑者萬此二者非塞谿壑平澗谷夷丘陵破墳墓壞廬舍徙城郭易疆壟不可爲也縱使能盡得平原廣野而遂規畫於其中亦當驅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糧窮數百年專力於此不治他事而後可以望天下之地盡爲井田盡爲溝洫已而又爲民作屋廬於其中以安其居而後可吁亦已迂矣井田成而民之死其骨已朽矣古者井田之興其必始於唐虞之世乎非唐虞之世則周之世無以成井田唐虞啓之至於夏商稍稍葺治至周而大備周公承之因遂申定其制度疏整其疆界非一日而遽能如此也其所由來者漸矣夫井田雖不可

嘉祐集卷五

爲而其實便於今今誠有能爲近井田者而用之則亦可以蘇民矣乎聞之董生曰井田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名田之說蓋出於此而後世未有行者非以不便民也懼民不肯損其田以入吾法而遂因此以爲變也孔光何武曰吏民名田毋過三十頃期盡三年而犯者沒入官夫三十頃之田周民三十夫之田也縱不能盡如周制一人而兼三十夫之田亦已過矣而期之三年是又迫蹙平民使自壞其業非人情難用吾欲少爲之限而不禁其田嘗已過吾限者但使後之人不敢多占田以過吾限耳要之數世富者之子孫或不能保其地以復於貧而彼嘗已過吾限者散而入於他人矣或者子孫出而分之以爲幾矣如此則富民所占者少而餘地多餘地多則貧民易取以爲業不爲人所役屬各食其地之全利利不分於人而樂輸於官夫端坐於朝廷下令於天下不驚民不動衆不用井田之制而獲井田之利雖周之井田何以遠過於此哉

嘉祐集卷第五

嘉祐集卷第六

趙郡蘇洵

六經論

易論

聖人之道得禮而信得易而尊信之而不可廢尊之而不敢廢故聖人之道所以不廢者禮爲之明而易爲之幽也生民之初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不耕而不飢不蠶而不寒故其民逸民之苦勞而樂逸也若水之走下而聖人者獨爲之君臣而使天下貴役賤爲之父子而使天下尊役卑爲之兄弟而使天下長役幼蠶而後衣耕而後食率天下而勞之一聖人之力固非足以勝天下之民之衆而其所以能奪其樂而易之以其苦而天下之民亦遂肯棄逸而即勞欣然戴之以爲君師而遵蹈其法制者禮則使然也

聖人之始作禮也其說曰天下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是人之相殺無已也不耕而食鳥獸之肉不蠶而衣鳥獸之皮是鳥獸與人相食無已也有貴賤有尊卑有長幼則人不相殺食吾之所耕而衣吾之所蠶則鳥獸與人不相食人之好生也甚於逸而惡死也甚於勞聖人奪其逸死而與之勞生此雖三尺豎子知所趨避矣故其道之所以信於天下而不可廢者禮爲之明也雖然明則易達易達則褻褻則易廢聖人懼其道之廢而天下復於亂也然後作易觀天地之象以爲爻通陰陽之變以爲卦考鬼神之情以爲辭探之茫茫索之冥冥童而習之白首而不得其源故天下視聖人如神之幽如天之高尊其人而其教亦隨而尊故其道之所以尊於天下而不敢廢者易爲之幽也凡人之所以見信者以其中無所不可測者也人之所以獲尊者以其中有所不可窺者也是以禮無所不可測而易有所不可窺故天下之人信聖人之道而尊之不然則易者豈聖人務爲新奇祕怪以夸後世耶聖人不因天下之至神則無所施其教卜筮者天下之至神也而卜者聽乎天而人不預焉者也筮者決之天而營之人者也龜漫而無理者

也灼荊而鑽之方功義弓惟其所為而人何預焉聖人曰是純乎天技耳技何所施吾教於是取筮夫筮之所以或為陽或為陰者必自分而為二始掛一吾知其為一而掛之也揲之以四吾知其為四而揲之也歸奇於扐吾知其為一為二為三為四而歸之也人也分而為二吾不知其為幾而分之也天也聖人曰是天人參焉道也道有所施吾教矣於是因而作易以神天下之耳目而其道遂尊而不廢此聖人用其機權以持天下之心而濟其道於無窮也

禮論

夫人之情安於其所常為無故而變其俗則其勢必不從聖人之始作禮也不因其勢之可以危亡困辱之者以厭服其心而徒欲使之輕去其舊而樂就吾法不能也故無故而使之事君無故而使之事父無故而使之事兄彼其初非如今之人知君父兄之不事則不可也而遂翻然以從我者吾以恥厭服其心也彼為吾君

彼為吾父彼為吾兄聖人曰彼為吾君父兄何以異於我於是坐其君與其父以及其兄而己立於其旁且俛首屈膝於其前以為禮而謂之拜率天下之人而使之拜其君父兄夫無故而使之拜其君無故而使之拜其父無故而使之拜其兄則天下之人將復嗤笑以為迂陋而不從而君父兄又不可以不得其臣子弟之拜而徒為其君父兄於是聖人者又有術焉以厭服其心而使之肯拜其君父兄然則聖人者果何術也恥之而已古之聖人將欲以禮法天下之民故先自治其身使天下皆信其言曰此人也其言如是是必不可不如是也故聖人曰天下有不拜其君父兄者吾不與之齒而天下之人亦曰彼將不與我齒也於是相率以拜其君父兄以求齒於聖人雖然彼聖人者必欲天下之拜其君父兄何也其微權也彼為吾君彼為吾父彼為吾兄聖人之拜不用於世吾與之皆坐於此皆立於此比肩而行于此無以異也吾一旦而怒奮手舉梃而搏逐之可也何則彼其心常以為吾儕也何則

不見其異於吾也聖人知人之安於逸而苦於勞故使貴者逸而賤者勞且又知坐之為逸而立且拜者之為勞也故舉其君父兄坐之於上而使之立且拜於下明日彼將有怒作於心者徐而自思之必曰此吾嚮之所坐而拜之且立於其下者也聖人固使之逸而使我勞是賤於彼也奮手舉梃以搏逐之吾心不安焉刻木而為人朝夕而拜之他日析之以為薪而猶且忌之彼其始木焉已拜之猶且不敢以為薪故聖人以其微權而使天下尊其君父兄而權者又不可以告人故先之以恥嗚呼其事如此然後君父兄得以安其尊而至于今今之匹夫匹婦莫不知拜其君父兄乃曰拜起坐立禮之末也不知聖人其始之教民拜起坐立如此之勞也此聖人之所慮而作易以神其教也

樂論

禮之始作也難而易行既行也易而難久天下未知君之為君父之為父兄之為兄而聖人為之君父兄天下未有以異其君父兄

而聖人為之拜起坐立天下未肯靡然以從我拜起坐立而聖人身先之以恥嗚呼其亦難矣天下惡夫死也久矣聖人招之曰來吾生爾既而其法可以生天下之人天下之人視其向也如此之危而今也如此之安則宜何從故當其時雖難而易行既行也天下之人視君父兄如頭足之不待別白而後識視拜起坐立如寢食之不待告語而後從事雖然百人從之一人不從則其勢不得遂至乎死天下之人不知其初之無禮而死而見其今之無禮而不至乎死也則曰聖人欺我故當其時雖易而難久嗚呼聖人之所恃以勝天下之勞逸者獨有死生之說耳死生之說不信於天下則勞逸之說將出而勝之勞逸之說勝則聖人之權去矣酒有鴆肉有堇然後人不敢飲食藥可以生死然後人不以苦口為諱去其鴆徹其堇則酒肉之權固勝於藥聖人之始作禮也其亦逆知其勢之將必如此也曰告人以誠而後人信之幸今之時吾之所以告人者其理誠然而其事亦然故人以為信吾知其理而天

下之人知其事事有不必然者則吾之理不足以折天下之口此告語之所不及也告語之所不及必有以陰驅而潛率之於是觀之天地之間得其至神之機而竊之以爲樂雨吾見其所以溼萬物也日吾見其所以燥萬物也風吾見其所以動萬物也隱隱谹谹而謂之雷者彼何用也陰凝而不散物蹙而不遂雨之所不能溼日之所不能燥風之所不能動雷一震焉而凝者散蹙者遂曰雨者曰日者曰風者以形用曰雷者以神用用莫神於聲故聖人因聲以爲樂爲之君臣父子兄弟者禮也禮之所不及而樂及焉正聲入乎耳而人皆有事君事父事兄之心則禮者固吾心之所有也而聖人之說又何從而不信乎

○詩論

人之嗜欲好之有甚於生而憤憾怨怒有不顧其死於是禮之權又窮禮之法曰好色不可爲也爲人臣爲人子爲人弟不可以有怨於其君父兄也使天下之人皆不好色皆不怨其君父兄夫豈不善使人之情皆泊然而無思和易而優柔以從事於此則天下固亦大治而人之情又不能皆然好色之心歐諸其中是非不平之氣攻諸其外炎炎而生不顧利害趨死而後已噫禮之權止於死生天下之事不至乎可以博生者則人不敢觸死以違吾法今也人之好色與人之是非不平之心勃然而發於中以爲可以博生也而先以死自處其身則死生之機固已去矣死生之機去則禮爲無權區區舉無權之禮以強人之所不能則亂益甚而禮益敗今吾告人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彼將遂從吾言而忘其中心所自有之情邪將不能也彼既已不能純用吾法將遂大弃而不顧吾法既已大弃而不顧則人之好色與怨其君父兄之心將遂蕩然無所隔限而易內竊妻之變與弑其君父兄之禍必反公行於天下聖人憂焉曰禁人之好色而至於淫禁人之怨其君父兄而至於叛患生於責人太詳好色之不絕而怨之不禁則彼將反不至于亂故聖人之道嚴於禮而通於詩禮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詩曰好色而無至於淫怨而君父兄而無至於叛嚴以待天下之賢人通以全天下之中人吾觀國風婉孌柔媚而卒守以正好色而不至於淫者也小雅悲傷詬讟而君臣之情卒不忍去怨而不至於叛者也故天下觀之曰聖人固許我以好色而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也許我以好色不淫可也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則彼雖以虐遇我我明譏而明怨之使天下明知之則吾之怨亦得當焉不叛可也夫背聖人之法而自弃於淫叛之地者非斷不能也斷之始生於不勝人不自勝其忿然後忍弃其身故詩之教不使人之情至於不勝也夫橋之所以爲安於舟者以有橋而言也水潦大至橋必解而舟不至於必敗故舟者所以濟橋之所不及也吁禮之權窮於易達而有易易之權窮於後世之不信而有樂樂之權窮於強人而有詩吁聖人之慮事也蓋詳

書論

風俗之變聖人爲之也聖人因風俗之變而用其權聖人之權用

於當世而風俗之變益甚以至於不可復反幸而又有聖人焉承其後而維之則天下可以復治不幸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昔者吾嘗欲觀古之變而不可得也於詩見商與周焉而不詳及觀書然後見堯舜之時與三代之相變如此之亟也自堯而至於商其變也皆得聖人而承之故無憂至於周而天下之變窮矣忠之變而入於質質之變而入於文其勢便也及夫文之變而又欲反之於忠也是猶欲移江河而行之山也人之喜文而惡質與忠也猶水之不肯避下而就高也彼其始未嘗文焉故忠質而不辭今吾日食之以太牢而欲使之復茹其菽哉嗚呼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周之後而無王焉固也其始之制其風俗也固不容爲其後者計也而又適不值乎聖人固也後之無王者也當堯之時舉天下而授之舜舜得堯之天下而又授之禹方堯之未授天下於舜也天下未嘗聞有如此之事也度其當時之民莫不以爲大怪也然而舜與禹也受而居之安然

若天下固其所有而其祖宗既已爲之累數十世者未嘗與其民道其所以當得天下之故也又未嘗悅之以利而開之以丹朱商均之不肖也其意以爲天下之民以我爲當在此位也則亦不俟乎援天以神之譽己以固之也湯之伐桀也囂囂然數其罪而以告人如曰彼有罪我伐之宜也既又懼天下之民不己悅也則又囂囂然以言柔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如曰我如是而是爾之君爾可以許我焉爾不吁亦既薄矣至武王而又自言其先祖父皆有顯功既已受命而死其大業不克終今我奉承其志舉兵而東伐而東國之士女束帛以迎我紂之兵倒戈以納我吁又甚矣如曰吾家之當爲天子久矣如此乎民之欲我速入商也伊尹之在商也如周公之在周也伊尹攝位三年而無一言以自解周公爲之紛紛乎急於自疏其非篡也夫固由風俗之變而後用其權權用而風俗成吾安坐而鎮之夫孰知夫風俗之變而不復反也

春秋論

賞罰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位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爲天下之公而天下以懲以勸道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爲一人之私而天下以榮以辱周之衰也位不在夫子而道在焉夫子以其權是非天下可也而春秋賞人之功赦人之罪去人之族絕人之國貶人之爵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不惟其法惟其意不徒曰此是此非而賞罰加焉則夫子固曰我可以賞罰人矣賞罰人者天子諸侯事也夫子病天下之諸侯大夫僭天子諸侯之事而作春秋而已則爲之其何以責天下位公也道私也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位之權得以賞罰而道之權不過於是非道在我矣而不得爲有位者之事則天下皆曰位之不可僭也如此不然天下其誰不曰道在我則是道者位之賊也曰夫子豈誠賞罰之耶徒曰賞罰之耳庸何傷曰我非君也非吏也執塗之人而告之曰某爲善某爲惡可也繼之曰某爲善吾賞之某爲惡吾誅之則人有不笑我者乎夫子之賞罰何以異此然則何足以爲夫子何足以爲春秋曰夫子之作春秋也非曰孔氏之書也又非曰我作之也賞罰之權不以自與也曰此魯之書也魯作之也有善而賞之曰魯賞之也有惡而罰之曰魯罰之也何以知之曰夫子繫易謂之繫辭言孝謂之孝經皆自名之則夫子私之也而春秋者魯之所以名史而夫子託焉則夫子公之也公之以魯史之名則賞罰之權固在魯矣春秋之賞罰自魯而及于天下天子之權也魯之賞罰不出境而以天子之權與之何也曰天子之權在周夫子不得已而以與魯也武王之崩也天子之位當在成王而成王幼周公以爲天下不可以無賞罰故不得已而攝天子之位以賞罰天下以存周室周之東遷也天子之權當在平王而平王昏故夫子亦曰天下不可以無賞罰而魯周公之國也居魯之地者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尊周室故以天子之權與之也然則假天子之權宜如何曰如齊桓晉文可也夫子欲魯如齊桓晉文而不遂以天子之權與齊晉者何也齊桓晉文陽爲尊周而實欲富強其國故夫子與其事而不與其心周公心存王室雖其子孫不能奉而夫子思周公而許其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其意曰有周公之心而後可以行桓文之事此其所以不與齊晉而與魯也夫子亦知魯君之才不足以行周公之事矣顧以爲今之天下無周公故至此是故以天子之權與其子孫所以見思周公之意也吾觀春秋之法皆周公之法而又詳內而畧外此其意欲魯法周公之所爲且先自治而後治人也明矣夫子歎東周不復而田常弒其君則沐浴而請討然則天子之權夫子固明以與魯也子貢之徒不達夫子之意續經而書孔丘卒夫子既告老矣大夫告老而卒不書而夫子獨書夫子作春秋以公天下而豈私一孔丘哉嗚呼夫子以爲魯國之書而子貢之徒以爲孔氏之書也歟遷固之史有是非而無賞罰彼亦史臣之體宜爾也後之效夫子作春秋者吾惑焉春秋有天

子之權天下有君則春秋不當作天下無君則天子之權吾不知其誰與天下之人烏有如周公之後之可與者與之而不得其人則亂不與人而自與則僭不與人不自與而無所與則散嗚呼從之春秋亂邪僭邪散邪

嘉祐集卷第六

太玄論

太玄論上

蘇子曰言無有善惡也苟有得乎吾心而言也則其辭不索而獲夫子之於易吾見其思焉而得之者也於春秋吾見其感焉而得之者也於論語吾見其觸焉而得之者也思焉而得故其言深感焉而得故其言切觸焉而得故其言易聖人之言得之天而不以人參焉故夫後之學者可以天遇而不可以人得也方其為書也猶其為言也方其為言也猶其為心也書有以加乎其言言有以加乎其心聖人以為自欺後之不得乎其心而為言不得乎其言而為書吾於揚雄見之矣疑而問問而知知而答答之適也揚雄之法言辯乎其不足問也問乎其不足疑也求聞於後世而不待其有得君子無取焉耳太玄者雄之所以自附於夫子而無得於心者也使雄有得於心吾知太玄之不作何則[illegible]良醫[illegible]其有得於易也疾醫之不能為而鬻其所以為醫此醫之所懼也若夫妄人[illegible]乃欲為俞附扁鵲之事彼誠無得於心而俟於外也使雄有孟軻之書而肯以為太玄邪惜其所得之不足樂故大為之名以僥倖於聖人而已且夫易之所為作者雄不知也以為數邪以為道邪惟其為道也故六十卦而無加六十四卦而無損及其以為數而後有六日七分之說生焉聖人之說曰六十四卦者易也六日七分者吾以為歷也在歷以數勝在易以道勝然則易之所為作其亦可知矣蓋自漢以來六經始有異論夫聖人之言無所不通而其用意固有所在也惟其求而不可得於是乃始雜取天下奇怪可喜之說而納諸其中而天下之士乎曲學小數者亦欲自附於六經以求信於天下然而君子不取也太玄者雄所以擬易也觀其始於一而終於八十一是四乘之極而不

可加也從三方之筭而九之并夜於晝為二百四十有三日三分其方而一以為三州三分其州而一以為三部二分其部而一以為三家此猶六十之不可加而六十四之不可損也棋以為未也從而加之曰踦又曰嬴曰吾以求合乎三百六十有五與夫四分之一者也曰踦也曰嬴也是何為者或曰以象四分之一在嬴而不在踦踦者并之二十六也或曰以象閏閏之積也起於難之七而於此加焉是強為之辭也且其言曰譬諸人增則贅而割則虧今也重不足於歷而輕以其書加焉是不為太玄也為太初歷也聖人之所略揚雄之所詳聖人之所重揚雄之所忽是其為道不足取也道之不足取也吾乃今求其數求合乎三百六十有五與夫四分之一者固雄意也贊之七百三十有一是日之二百六十有五與夫四分之二也後之學者曰吾不知夫二十八宿之次與夫日行之度也而於太玄焉求之則吾懼夫積日之無以處也歷者天下之至微要之千載而可行者也四分而加一是四歲而加

一日也率四歲而加之千載之後吾恐大冬之為大夏也且夫四分其日而贊得二焉故贊者可以為偶而不可以為奇其勢然也雄之所欲加者四分之三而所加者四是其為數不足考也君子之為書猶工人之作器也見其形以知其用有鼎而加柄焉是無問其工之拙不拙與其金之良苦而其不可以為鼎者固已明矣況乎加踦與嬴而不合乎二十八宿之度是柄而不任搢吾無取也已

太玄論中

四分日之一或曰一百分日之二十五在四以為一在百以為二十五惟其所在而加之豈有常數哉六日七分者以八十言者也苟有以適於用吾斯從而加之矣坎離震兌各守其方而六十卦之爻分散於三百六十日聖人不以五日四分日之一者害其為易而以七分者加焉此非有所法乎日月星辰之度天地五行之數也以為上之不可以八而下之不可以六故以七分者加之使

夫易者亦不為無用於歷而已矣夫八十分與夫七分者皆非其所以為易也上下而為卦九六而為爻此其所以為易也聖人不於其所以為易者加之故加焉而不害其為易若夫四位而為首九行而為贊此正其所以為太玄者也而雄於此加焉故吾不知其為太玄也始於中之一而終於養之九闕焉而未見者四分日之三而已矣以一百八分而為日以一分而加之一首之外盡八十一首而四分日之三者可以見矣觀周之一知晝夜之不在乎奇偶而在其所承觀中之九知休咎之不在乎晝夜而在其所處故積其分至於養之九而可以無忌蓋易之本六日以為卦太玄之初四日有半以為首而皆以四百八十七分六合乎二十八宿之度加分而其數亦去踦嬴而其道勝吾無譏焉耳

太玄論下

太玄之策三十有六虛三而三十有三用焉曰其說出於易易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是雄之所以虛三之說也夫大

衍之數是數之宗而萬物之所取用也今夫蓍亦用者之一而已矣或用其千萬或用其一二唯其所用而蓍也用其四十有九焉五者生之終也十者成之極也生之終成之極則天下又何以過之故曰五十五十者五十有五云也非四十有九而益一云也天下之數於是乎窮則玄無乃亦將取之且夫四十有九者豈有他哉極其所當用之數而取之於大衍吾將以求陽之九而明之則夫七八六者可以從而見焉今夫一蓍而三變一變而掛一是三用也四四揲之歸奇於扐是十用也既扐而數其餘是三十有六用也三與十與三十六而四十九之數成焉增之則嬴損之則虧四十有九足以成爻而未始有虛一之道吾不知先儒何從而得之也聖人之所為當然而然耳區區於天地五行之數而牽合於其間者亦見其勞而無取矣聖人觀乎三才之體而取諸其象故八卦皆以三畫及其欲推之於六十四也則從而六之吾又不知先儒之何以配乎六也聖人之意直曰非六無以變非六無以變

是非四十九無以揲也太玄之筭極於三以三而計之掛其一再扐其五而數其餘之二十七是亦三十二之數不可以有加也今其說曰三六又曰二九又曰倍天之數又曰地虛三以扐天三皆求易之過也夫卜筮者聖人所以探吉凶之自然故必是不可逆知之數而寓諸其無心之物故雖折草毀瓦而皆有以前禍福之兆聖人懼無以自神其心而交於冥莫恍惚之間也故擇所以登龜取蓍而窮義以聖人之視蓍龜也世或依之以自神其心而非蓍龜之能靈也况乎區區牽合於天地五行之數其說固已迂矣卜筮者爲不可逆知者也且筮用三經皆奇夕筮用三緯日中夜中用二經一緯皆奇偶雜見以吉凶之迹驗不在其逢而在其所使夫旦筮者不爲大休則爲大咎而日中夜中與夫夕筮者大休大咎終不可得而遇也中之九曰顛靈氣形反昷再內蓋有之矣占從其詞不從其數其詞曰不可吾欲去其踦與其贏加其首之一分損其蓍之二策不從其數之可以逆知而從其詞之不可以前定庶乎其無罪也

太玄揔例 并引

吾既作太玄論或者讀揚子之書未知其詳而以玄無益爲辭之不給也爲作此例凡揲之法與夫先儒之論其可取者皆在有未盡傳之已竟曰姑觀是焉蓋作者好奇而務深故辭多夸大而可觀者鮮焉之以十八策中之以三十六終之以七十二積之以二萬六千二百四十四張而不已誰不能然蓋揔例之外無觀焉

四位　九贊　八十一首　揲法

占法　推玄筭　求表之贊　曆法

四位

玄首之數在乎方州部家 初揲而得之爲家逆而次之極於方凡所以謂之方州部家者義不在乎其數也取天下有別之名而加之耳夫天下之大所以略別之者謂之方方之中分之稍詳者謂之州舉一類而爲之所者謂之部舉一人而爲之別者謂之家蓋方者別之大而州者其小別者也故玄家一一而轉而有八十一家部三三而轉而有七十七部州九九而轉而有九州方二十七而轉而有三方四者旋相爲配而無所不遇故有八十一首

九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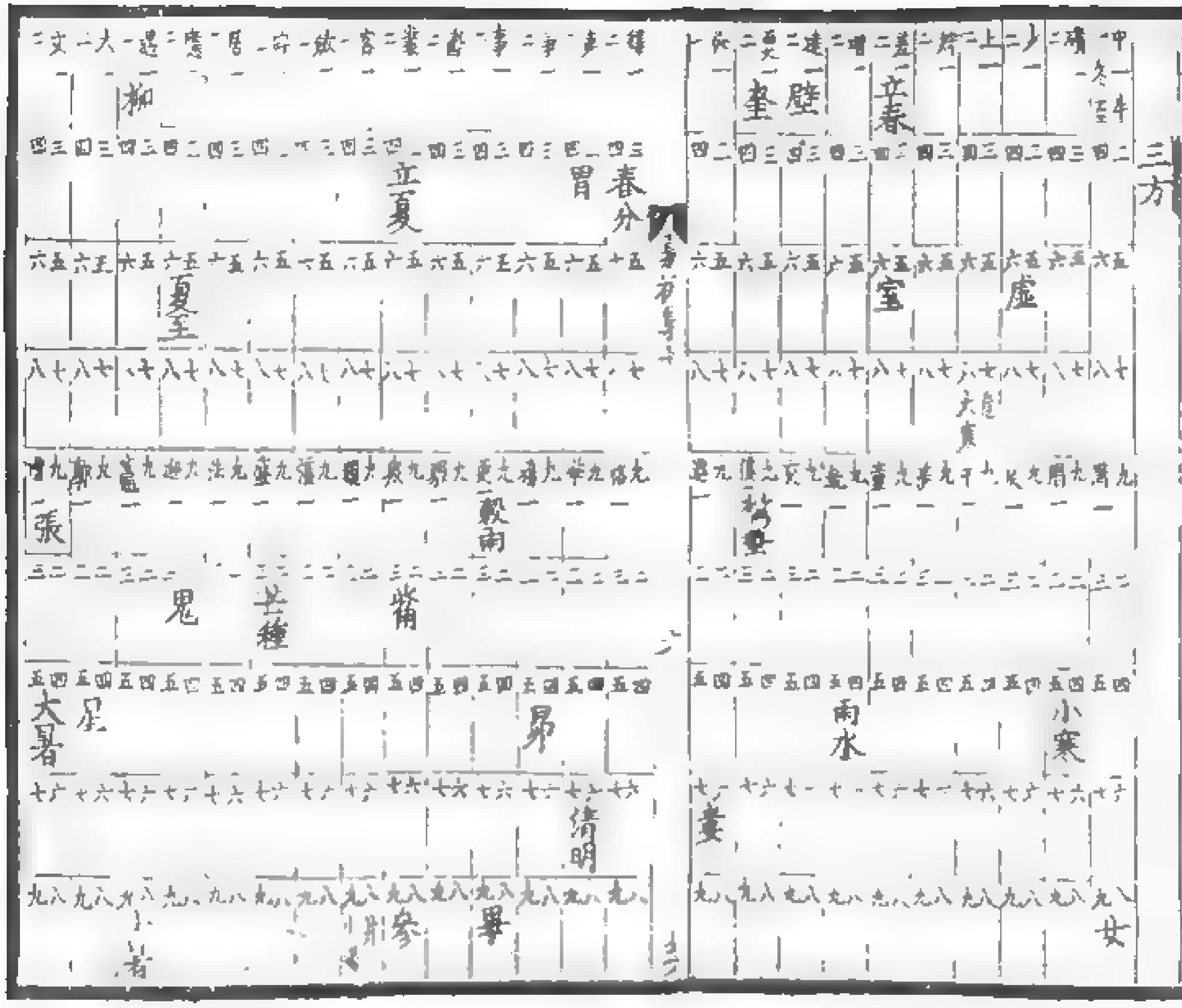
方州部家之於玄一首而加一筭故四位皆及於三而其筭止於八十一乎一筭而九贊系之贊者所以爲首之日而筭者所以爲首之次也故二者並行而其用各異非如易之六畫有以應乎六爻之詞也玄之大體以二贊而當一日其以奇偶爲晝夜或以爲夜奇之晝在乎贊之奇偶首之晝在乎贊之偶率十有八贊而後九日備一首而九贊其勢然也故於九贊之間三三相附以當天之始中終地之下中上與人之思福禍三者自相變而皆可以當其一首之贊故玄之所以有九行者亦以其贊言也五行之次水始於一六土終五十而玄數不及十故者以爲土君象也水火木金四者無當先後於土者也至於八十一首之間則亦以九九相從以當天地人三者之變與夫九行之數故舉其首之當水與天之始始地之下人之思內者以爲九天

八十一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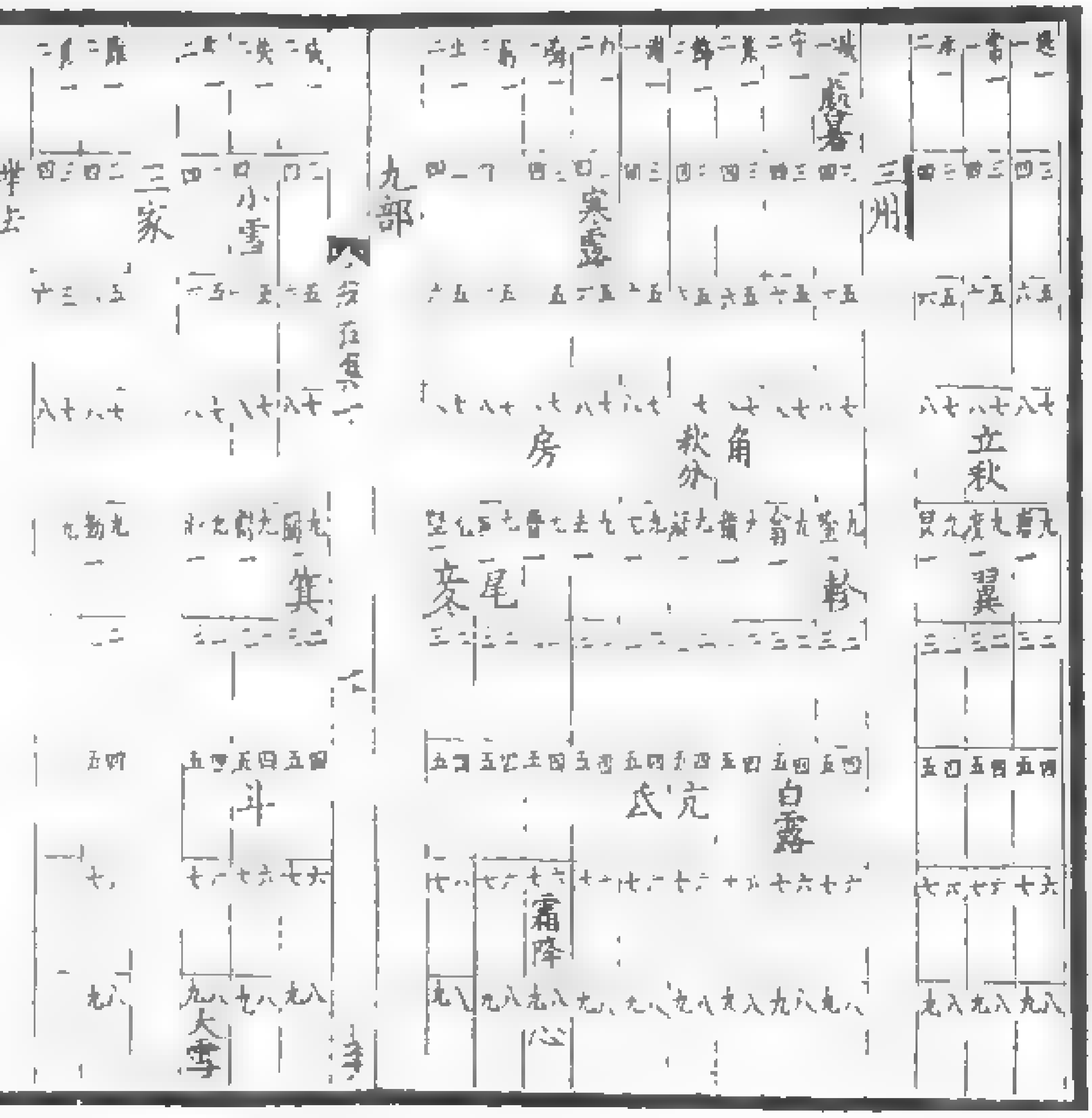
一首而九贊二贊爲一日故一首而四日有半奇首之次九爲偶首初一之贊故自奇之一至於偶之一而後得爲五日觀范望之注而考之其星度則奇首之九贊爲五日而偶首止於四八十一首之數從可知矣日之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玄之八十一首而未增踦贏也當其三百六十四度有半於天度爲不及故踦與贏者又加其一度焉夫方州部家之筭雖無與乎贊之日然及夫推而求其日也皆舉筭而以九乘焉故夫筭者亦可以通之於日也四位皆及於三而周天之日亦可以舉見於其中矣三方之筭五十有四九之半之爲二百四十三日三州之筭十有八九之半之爲八十一日三部之筭六九之半之爲二

十七日三家之筭三九之半之爲十三日有半而踦嬴不與焉故列方州部家之極數而以所得之日系之其下而爲圖（主以太初曆作擬卦）

[illegible]



揲法



三十有六而策視焉天以三分終於六成故十八策[illegible]二天不施地不成因而倍之地則虛三以扐天故蓍之數三十有六而揲用三十三別一以挂于左手之小指中分其餘以三數之并餘於扐再扐之後而三數其餘七爲一八爲二九爲三八扐而四位成雄之說曰一扐之後而數其餘夫一挂一扐之多不過乎六既六而其餘二十七者可以爲九而不可以爲八九況夫不至於六哉太玄雄作其揲法宜不謬意者傳

之失也王涯之說一扐之後而三三數之三七之餘而一一數之及八以爲二及九以爲三不及八不及九從三三之數而以三七爲一是苟以牽合乎一扐之言而不知夫八者須挂一扐三而後成而扐終不可以三也易之三揲也每分輙挂而列乎三指之閒玄之再扐也再扐不挂而歸於初扐之指吾於其挂而後分也見爲易分而後挂故每分輙挂挂必異處故列乎三指之閒玄挂而後分故再扐不挂再扐不挂故歸於初扐之指指者覘其挂者也然則不再扐吾知雄之不先挂也

占法

占有四曰星曰時曰數曰辭星者二十八宿與五行之從違也（如中木年火方宿則是星從否闕達）時者所筮之時與所遇之首之從違也（如冬至以[illegible]是意以下之首時直之則之數）數者首贊奇偶之從違也（一三五七九晝陰家之晝晝詞多休夜詞多咎[illegible]八陽家之晝晝詞多休夜詞多咎大[illegible]表南北爲經東西爲緯一六水在北二七火在南三八木在東四九金在西五十土在中[illegible]二五六七爲經一三八[illegible]以爲旦[illegible]之一表[illegible]）辭者辭之從違也（[illegible]）

推玄筭

家一置一二置二三置三部一勿增二增三三增六州一勿增二增九三增十八方一勿增二增二十七三增五十四四位之積筭則是其首去中之策數也

求表之贊

置首去中策數（[illegible]）減一而九之（[illegible]）增贊（[illegible]）半之則得贊去冬至日數矣（[illegible]）偶爲所得日之夜奇爲所明日之晝（[illegible]）九之者爲

嘉祐集卷第八

趙郡蘇洵

史論　管仲論

嚳妃論　諫論

明論　三子知聖人汙論

利者義之和論

史論

史論上

史何為而作乎其有憂也何憂乎憂小人也何由知之以其名知之楚之史曰檮杌檮杌四凶之一也君子不待褒而勸不待貶而懲然則史之所懲勸者獨小人耳仲尼之志大故其憂愈大憂愈大故其作愈大是以因史修經卒之論其效者必曰亂臣賊子懼由是知史與經皆憂小人而作其義一也其意一其體二故曰史焉曰經焉大凡文之用四事以實之詞以章之道以通之法以檢之此經史所兼而有之者也雖然經以道法勝史以事詞勝經不得史無以證其褒貶史不得經無以酌其輕重經非一代之實錄史非萬世之常法體不相沿而用實相資焉夫易禮樂詩書言聖人之道與法詳矣然弗驗之行事仲尼懼後世以是為聖人之私言故因赴告策書以修春秋旌善而懲惡此經之道也猶懼後世以為己之臆斷故本周禮以為凡此經之法也至於事則舉其略詞則務於簡吾故曰經以道法勝史則不然事既曲詳詞亦夸耀所謂褒貶論贊之外無幾吾故曰史以事詞勝使後人不知史而觀經則所褒莫見其善狀所貶弗聞其惡實吾故曰經不得史無以證其褒貶使後人不通經而專史則稱讚不知所法懲創不知所戒吾故曰史不得經無以酌其輕重經或從偽赴而書或隱諱而不書若此者眾皆適於教而已吾故曰經非一代之實錄史之一紀一世家一傳其間美惡得失固不可以一二數則其論贊數十百言之中安能事為之褒貶使天下之人動有所法如春秋哉吾故曰史非萬世之常法夫規矩準繩所以制器器所待而正者也然而不得器則規無所效其圓矩無所用其方準無所施其平繩無所措其直史待經而正不得史則經晦吾故曰體不相沿而用實相資焉噫一規一矩一準一繩足以制萬器後之人其務希遷固實錄可也慎無若王通陸長源輩囂囂然冗且僭則善矣

史論下

遷固史雖以事辭勝然亦兼道與法而有之故時得仲尼遺意焉吾今擇其書有不可以文曉而可以意達者四悉顯白之其一曰隱而彰其二曰直而寬其三曰簡而明其四曰微而切遷之傳廉頗也議救閼與之失不載焉見之趙奢傳傳酈食其也謀撓楚權之繆不載焉見之留侯傳固之傳周勃也汗出洽背之恥不載焉見之王陵傳傳董仲舒也議和親之疏不載焉見之匈奴傳夫頗食其勃仲舒皆功十而過一者也苟列一以疵十後之庸人必曰智如廉頗辯如酈食其忠如周勃賢如董仲舒而十功不能贖一過則將苦其難而怠矣是故本傳晦之而他傳發之其與善也不亦隱而彰乎遷論蘇秦稱其智過人不使獨蒙惡聲論北宮伯子多其愛人長者固贊張湯與其推賢揚善贊酷吏人有所褒不獨暴其惡夫秦伯子湯酷吏皆過十而功一者也苟舉一以廢十後之凶人必曰蘇秦北宮伯子張湯酷吏雖有善不錄矣吾復何望哉是窒其自新之路而堅其肆惡之志也故於傳詳之於論於贊復明之則其懲惡也不亦直而寬乎遷表十二諸侯首魯訖吳實十三國而越不與焉夫以十二名篇而載國十三何也不數吳也皆諸侯耳獨不數吳何也用夷禮也不數而載之者何也周裔而霸盟上國也春秋書哀七年公會吳于鄫書十二年公會吳于橐皋書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此其所以雖不數而猶獲載也若越區區於南夷豺狼狐狸之與居不與中國會盟以觀華風而用夷俗之名以赴故君子即其自稱以書之春秋書定五年於越入吳書十四年於越敗吳於醉李書哀十三年於越入吳

此春秋所以夷狄畜之也苟遷舉而措之諸侯之末則山戎獫狁亦或庶乎其間是以絶而弃之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不知中國禮樂雖勾踐之賢猶不免乎絶與弃則其賊夷狄也不亦簡而明乎固之表八而王侯六書其人也必曰某土某王若侯某或功臣外戚則加其姓而首目之曰號謚姓名此異姓列侯之例也諸侯王其目止號謚豈以其尊故不曰名之邪不曰名之而實名之豈以不名則不著邪此同姓諸侯王之例也王子侯其目為二上則曰號謚名之而曰名之殺一等矣此同姓列侯之例也及其下則曰號謚姓名夫以同姓列侯而加之異姓之例何哉察其故蓋元始之間王莽僞褒宗室而封之者也非天子親親而封之者也宗室天子不能封而衛王莽封之故從異姓例示天子不能有其同姓也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權歸於臣雖同姓不能有名器誠不可假人矣則其防微也不亦微而切乎噫隱而章則後人樂得為善之利直而寬則後人知有悔過之漸簡而明則人君知中國禮學之為貴微而切則人君知强臣專制之為患用力寡而成功博其能為春秋繼而後之史無及焉者以是夫

諫論上

古今論諫常與諷而少直其說蓋出於仲尼吾以為諷直一也顧用之之術何如耳伍舉進隱語楚王淫益甚茅焦解衣危論秦帝立悟諷固不可盡與直亦未易少之吾故曰顧用之之術何如耳然則仲尼之說非乎曰仲尼之說純乎經者也吾之說參乎權而歸乎經者也如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為桀紂者吾百諫而百聽矣況虛己者乎不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若堯舜者吾百諫而百不聽矣況逆忌者乎然則奚術而可曰機智勇辯如古游說之士而已夫游說之士以機智勇辯濟其詐吾欲諫者以機智勇辯濟其忠請備論其效周衰游說熾於列國自是世有其人吾獨怪夫諫而從者百一說而從者十九諫而死者皆是說而死者未嘗聞然而抵觸忌諱說或甚於諫由是知不必乎諷而必乎術也說之術可為諫法者五理諭之勢禁之利誘之激怒之隱諷之之謂也觸龍以趙后愛女賢於愛子未旋踵而長安君出質甘羅以杜郵之死詰張唐而相燕之行有日趙卒以兩賢王之意語燕而立歸武臣此理而諭之也子貢以內憂教田常而齊不得伐魯武公以麋鹿脅頃襄而楚不敢圖周[illegible]以身臨[illegible]而[illegible]不果[illegible]此勢而禁之也田生以萬戶侯啓張卿而劉澤封朱建以富貴餌閎孺而辟陽赦鄒陽以愛幸悅長君而梁王釋此利而誘之也蘇秦以牛後羞韓而惠王按劍太息范雎以無王恥秦而昭王長跪請教酈生以不宜倨見長者責沛公而輟洗聽計此激而怒之也蘇代以土偶笑田文楚人以弓繳感襄王蒯通以娶婦悟齊相此隱而諷之也五者相傾險詖之論雖然施之忠臣足以成功何則理而諭之主雖昏必悟勢而禁之主雖驕必懼利而誘之主雖怠必奮激而怒之主雖懦必立隱而諷之主雖暴必容悟則明懼則恭奮則勤立則勇容則寬致君之道盡於此矣吾觀昔之臣言必從理必濟莫若唐魏鄭公其初實學縱橫之說此所謂得其術者歟噫龍逢比干不獲稱良臣無蘇秦張儀之術也蘇秦張儀不免為游說無龍逢比干之心也是以龍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以為諫法

諫論下

夫臣能諫不能使君必納諫非真能諫之臣君能納諫不能使臣必諫非真能納諫之君欲君必納乎向之論備矣欲臣必諫乎吾其言之夫君之大天也其尊神也其威雷霆也人之不能抗天觸神忤雷霆亦明矣聖人知其然故立賞以勸之傳曰興王賞諫臣是也猶懼其選耎阿諛使一日不得聞其過故制刑以威之書曰臣下不正其刑墨是也人之情非病風喪心未有避賞而就刑者何苦而不諫哉賞與刑不設則人之情又何苦而抗天觸神忤雷霆哉自非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誰欲以言博死者人君又安能盡得性忠義者而任之今有三人焉一人勇一人勇怯半一人怯

有與之臨乎淵谷者且告之曰能跳而越此謂之勇不然為怯彼勇者恥怯必跳而越焉其勇怯半者與怯者則不能也又告之曰跳而越者與千金不然則否彼勇怯半者奔利必跳而越焉其怯者猶未能也須臾顧見猛虎暴然向逼則怯者不待告跳而越之如康莊矣然則人豈有勇怯哉要者以勢驅之耳君之難犯猶淵谷之難越也所謂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者勇者也故無不諫焉悅賞者勇怯半者也故賞而後諫焉畏罪者怯者也故刑而後諫焉先王知勇者不可常得故以賞為千金以刑為猛虎使其前有所趨後有所避其勢不得不極言規失此三代所以興也末世不然遷其賞於不諫遷其刑於諫宜乎臣之噤口卷舌而亂亡隨之也間或賢君欲聞其過亦不過賞之而已嗚呼不有猛虎彼怯者肯越淵谷乎此無他墨刑之廢耳三代之後如霍光誅昌邑不諫之臣者不亦鮮哉今之諫賞時或有之不諫之刑缺然無矣苟增其所有有其所無則諛者直佞者忠況忠直者乎誠如是欲聞讜言而不獲吾不信也

○嚳妃論

史記載帝嚳元妃曰姜原次妃曰簡狄簡狄行浴見燕墮其卵取吞之因生契為商始祖姜原出野見巨人跡忻然踐之因生稷為周始祖其祖商周信矣其妃之所以生者神奇妖濫不亦甚乎商周有天下七八百年是其享天之祿以能久有社稷而其祖宗何如此之不祥也使聖人而有異於眾庶也吾以為天地必將構陰陽之和積元氣之英以生之又焉用此二不祥之物哉燕墮卵於前取而吞之簡狄其喪心乎巨人之跡隱然在地走而避之且不暇忻然踐之何姜原之不自愛也又謂行浴出野而遇之是以簡狄姜原為淫佚無法度之甚者帝嚳之妃稷契之母不如是也雖然史遷之意必以詩有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厥初生民時維姜原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而言之吁此又遷求詩之過也毛公之傳詩也以鳦鳥降為祀郊禖之候履帝武為從高辛之行及鄭之箋而後有吞踐之事當毛之時未始有遷史也遷之說出於疑詩而鄭之說又出於信遷矣故天下皆曰聖人非人人不可及也甚矣遷之以不祥誣聖人也夏之衰二龍戲于庭藏其漦至周而發之化為黿以生褒姒以滅周使簡狄而吞卵姜原而踐跡則其生子當如褒姒以妖惑天下奈何其有稷契也或曰然則稷何以棄曰稷之生也無菑無害或者姜原疑而棄之乎鄭莊公寤生驚姜氏姜氏惡之事固有然者也吾非惡夫異也惡夫遷之以不祥誣聖人也棄之而牛羊避之而飛鳥覆之吾豈惡之哉楚子文之生也虎乳之吾固不惡夫異也

○管仲論

管仲相桓公霸諸侯攘戎狄終其身齊國富強諸侯不叛管仲死豎刀易牙開方用桓公薨於亂五公子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則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刀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豎刀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桓公也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彼桓公何人也顧其使桓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刀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為桓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桓公處幾年矣亦知桓公之為人矣乎桓公聲不絕乎耳色不絕乎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而相慶矣仲以為將死之言可以縶桓公之手足耶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雖桓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耶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桓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為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

嘉祐集八

也五霸莫盛於桓文文公之才不過桓公其臣又皆不及仲靈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寬厚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餘威得為諸侯之盟主者百有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桓公之薨也一亂塗地無成也彼獨恃一管仲而仲則死矣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桓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之為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為是數子者皆不足以託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吾觀史鰌以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一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有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明論

天下有大知有小知人之智慮有所及有所不及聖人以其大知而兼其小知之功賢人以其所可及而濟其所不及愚者不知大知而以其所不及喪其所及故聖人之治天下也以常而賢人之治天下也以時既不能常又不能時悲夫殆哉夫惟大知而後可以常以其所及濟其所不及而後可以時常也者無治而不治者也時也者無亂而不治者也日月經乎中天大可以被四海而小或不能入一室之下彼固無用此區區小明也故天下視日月之光儼然其若君父之威故自有天地而有日月以至于今而未嘗可以一日無焉天下嘗有言曰叛父母褻神明則雷霆下擊之雷霆固不能為天下盡擊此等輩也而天下之所以兢兢然不敢犯者有時而不測也使雷霆日轟轟焉遶天下以求夫叛父母褻神明之人而擊之則其人未必能盡而雷霆之威無乃褻乎故夫知日月雷霆之分者可以用其明矣聖人之明吾不得而知也吾獨愛夫賢者之用其心約而成功博也吾獨怪夫昧者之用其心勞而功不成也是無他也專於其所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精兼於其所不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粗及之而精人將曰是惟無及及則精矣

不然吾恐蘇秦之竊笑也齊威王即位大亂三載威王一奮而諸侯震懼二十年是何修何營耶夫齊國之賢者非獨一即墨大夫明矣亂齊國者非獨一阿大夫與左右譽阿而毀即墨者幾人亦明矣一即墨大夫易知也一阿大夫易知也左右譽阿而毀即墨者幾人易知也從其易知而精之故用心甚約而成功博也天下之事譬如有物十焉吾舉其一而人不知吾之不知其九也歷數之至於九而不知其一不如舉一之不可測也而況乎不至於九也

三子知聖人汙論

孟子曰宰我子貢有若知足以知聖人汙吾為之說曰汙下也宰我子貢有若三子者其智不足以及聖人高深幽絕之境而徒得其下者焉耳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有若曰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之盛也是知夫子之大矣而未知夫子之所以大也宜乎謂其知足以知聖人汙而已也聖人之道一也大者見其大小者見其小高者見其高下者見其下而聖人不知也苟有形乎吾前者吾以為無不見也而離婁子必將有見吾之所不見焉是非物罪也太山之高百里有卻走而不見者矣有見而不至其趾者矣有至其趾而不至其上者矣而太山未始有變也有高而已耳有大而已耳見之不跳不見不求見至之不和不至不求至而三子者至其趾也頫然從夫子游出而告人曰吾有得於太夫子矣宰我子貢有若從夫子遊出而告人曰吾有得於夫子矣夫子之道一也而頫然併之以為頫然宰我子貢有若併之以為宰我子貢有若夫子不知也夫子之道有高而又有下猶太山之有趾也高則難知下則易從難知故夫子之尊易從故夫子之道行非夫子下之而求行也道固有下者也太山非能有趾而不能無趾也子貢謂夫子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蓋少貶焉夫子不悅夫有其大而後能安其大有其小焉則亦不狹乎其小夫子有其大而子貢有其小然則無惑乎子貢之

不能安夫夫子之大也

利者義之和論

義者所以宜天下而亦所以拂天下之心苟宜也宜乎其拂天下之心也求宜乎小人耶求宜乎君子耶求宜乎君子也吾未見其不以至正而能也抗至正而行宜乎其拂天下之心也然則義者聖人戎天下之器也伯夷叔齊殉大義以餓于首陽之山天下之人安湍其死而不悲也天下而果好義也伯夷叔齊其不以餓死矣雖然非義之罪也徒義之罪也武王以天命誅獨夫紂揭大義而行夫何卹天下之人而其發粟散財何如此之汲汲也意者雖武王亦不能以徒義加天下也乾文言曰利者義之和又曰利物足以和義嗚呼盡之矣君子之耻言利亦耻言夫徒利而已聖人聚天下之剛以為義其支派分裂而四出者為直為斷為勇為怒於五行為金於五聲為商凡天下之言剛者皆義屬也是其為道決裂慘殺而難行者也雖然無之則天下將流蕩忘反而無以節制之也故君子欲行之必即於利即於利則其為力也易戾於利則其為力也艱利在則義存利亡則義喪故君子樂以趨徒義而小人悅懌以奔利義必也天下無小人而後吾之徒義始行矣嗚呼難哉聖人殺人國殺人父刑人子而天下喜樂之有利義者與人以千乘之富而人不奢爵人以九命之貴而人不驕有義利也義利利義相為用而天下運諸掌矣五色必有丹而色和五味必有甘而味和義必有利而義和文言之所去雖以論天德而易之道本因天以言人事說易者不求之人故吾猶有言也

嘉祐集卷第八

嘉祐集卷第九

趙郡蘇　洵

上皇帝書

嘉祐三年十二月一日眉州布衣臣蘇洵謹頓首再拜冒萬死上書
皇帝闕下臣前月五日蒙本州錄到中書劄子連牒臣以兩制議
上翰林學士歐陽脩奏臣所著權書衡論幾策二十篇乞賜甄錄
陛下過聽召臣試策論舍人院仍令本州發遣臣赴闕臣本田野匹夫名姓不登於州閭今一旦卒然被召實不知其所以自通於
朝廷承命悸恐不知所為以陛下躬至聖之資又有群公卿之賢與天下士大夫之衆如臣等輩固宜不少有臣無臣不加損益臣不幸有負薪之疾不能奔走道路以副陛下搜揚之心憂惶負罪無所容處臣本凡才無路自進當少年時亦嘗欲僥倖於陛下之科與有司以為不肖輒以擯落蓋退而處者十有餘年矣今雖欲勉強扶病戮力亦自知其疎拙終不能合有司之意恐重得罪以辱明詔且陛下所為千里而召臣者其意以臣為能有所發明以庶幾有補於聖政之萬一而臣之所以自結髮讀書至于今茲犬馬之齒幾已五十而猶未敢廢者其意亦欲效尺寸於當時以快平生之志耳今雖未能奔伏闕下以累有司而猶不忍默默卒無一言而已也天下之事其深遠切至者臣自惟疎賤未敢遽言而其近而易行淺而易見者謹條為十通以塞明詔一曰臣聞利之所在天下趨之是故千金之子欲有所為則百家之市無心居者古之聖人執其大利之權以奔走天下意有所嚮則天下爭先為之今陛下有奔走天下之權而不能用何則古者賞一人而天下勸今陛下增秩拜官動以千計其人皆以為己所自致而不知戮力以報上之恩至於臨事誰當效用此由陛下輕用其爵祿使天下之士積日持久而得之譬如傭力之人計工而受直雖與之千萬豈知德其主哉是以雖有能者亦無所施以為謹守繩墨足以自致高位官吏繁多益于局外使陛下皇皇汲汲求以處之而

不暇擇其賢不肖以病 陛下之民而耗蜀大司農之錢穀此謂君
所欲去而未得也臣竊思之蓋今制天下之事曰州縣令録幕職
而改京官者皆未得其術是以若此紛紛也今雖多其舉官而遠
其考重其舉官之罪此適足以隔賢者而容不肖且天下無事雖
庸人皆足以無過一旦改官無所不為彼其舉者曰此廉吏此能
吏朝廷不知其所以為廉與能也幸而未有敗事則長為廉與能
矣雖重其罪未見有益上下相蒙請託公行泛官六七考求舉主
五六人此誰不能者臣愚以為舉人者當使明著其迹曰某人廉
吏也嘗有某事以知其廉某人能吏也嘗有某事以知其能雖不
必有非常之功而皆有可紀之狀其特曰廉能而已者不聽如此
則夫庸人雖無罪而不足稱者不得入其間老於州縣不足甚惜
而天下之吏必皆務為可稱之功與民興利除害惟恐不出諸己
此古之聖人所以驅天下之人而使爭為善也有功而賞有罪而
罰其實一也今降官罷任者必奏曰某人有某罪其罪當然然後

朝廷舉而行之今若不著其所犯之由而特曰此不才貪吏也則
朝廷安肯以空言而加之罪今又何獨至於改官而聽其空言哉
是不思之甚也或以為如此則天下之吏務為可稱用意過當生
事以為己功漸不可長臣以為不然蓋聖人必觀天下之勢而為
之法方天下初定民厭勞役則聖人務為因循之政與之休息及
其久安而無變則必有不振之禍是以聖人破其苟且之心而作
其怠惰之氣漢之元成惟不知此以至於亂今天下少惰矣宜有
以激發其心使踊躍於功名以變其俗況乎冗官紛紜如此不知
所以節之而又何疑於此乎且 陛下與天下之士相期於功名而
毋苟得此待之至深也若其宏才大略不樂於小官而無聞焉者
使兩制得以非常舉之此天下亦不過幾人而已吏之有過而不
得遷者亦使得以功贖如此亦以示 陛下之有所推恩而不惜爵
之也其二曰臣聞古者之制爵祿必皆孝悌忠信脩絜博習聞於
鄉黨而達於 朝廷以得之及其後世不然曲藝小數皆可以進然

其得之也猶有以取之其弊不若今之甚也今之用人最無謂者
其所謂任子乎因其父兄之資以得大官而又任其子弟子將復
任其孫孫又任其子是不學而得者常無窮也夫得之也易則其
失之也不甚惜以不學之人而居不甚惜之官其視民如草芥也
固宜 朝廷自近年始有意於裁節然皆知損之而未得其所損此
所謂制其末而不窮其源見其粗而未盡其精僥倖之風少衰而
猶在也夫聖人之舉事不唯曰利而已必將有以大服天下之心
今欲有所去也必使天下知其所以去之之說故雖盡去而無疑
何者恃其說明也夫所謂任子者亦猶曰信其父兄而用其子弟
云亦彼其父兄固學而得之也學者任人不學者任於人此易曉
也今之制苟幸而其官至於可任者舉使任之不問其始之何從
而得之也且彼任於人不暇又安能任人此猶借資之人而欲從
之匄貸不已難乎臣愚以為父兄之所任而得官者雖至正郎宜
皆不聽任子弟惟其能自揀飾而越録躐次以至於清顯者乃聽

如此則天下之冗官必大衰少而公卿之後皆奮志為學不恃父
兄之資其任而得官者知後不得復任其子弟亦當勉強不肯終
甘自棄於庸人此其為益豈特一二而已其三曰臣聞自設官以
來皆有考績之法周室既亡其法廢絶自京房建考課之議其後
終不能行夫有官必有課有課必有賞罰有官而無課是無官也
有課而無賞罰是無課也無官無課而欲求天下之大治臣不識
也然更歷千載而終莫之行行之則益以紛亂而終不可考其故
何也天下之吏不可以勝考今欲人人而課之必使入於九等之
中此宜其顛倒錯謬而不若無之為便也臣觀自昔行考課者皆
不得其術蓋天下之官皆有所屬之長有功有罪其長皆得以舉
刺如必人人而課之於 朝廷則其長為將安用惟其大吏無所屬
而莫為之長也則課之所宜加何者其位尊故課一人而其下皆
可以整齊其數少故可以盡其能否而不謬今天下所以不大治
者守令丞尉賢不肖混淆而莫之辨也夫守令丞尉賢不肖之不

辨其咎在職司之不明職司之不明其咎在無所屬而莫爲之長
陛下以無所屬之官而寄之以一路其賢不肖當使誰察之古之
考績者皆從司會而至於天子古之司會即今之尚書尚書既廢
唯御史可以總察中外之官臣愚以爲可使朝臣治定職司考課
之法而於御史臺別立考課之司中丞舉其大綱而擇官之中選
強明者一人以專治其事以舉刺多者爲上以舉刺少者爲中以
無所舉刺者爲下因其罷歸而奏其治要使 朝廷有以爲之賞罰
其非常之功不可掩之罪又當特有以償之使職司知有所懲勸
則其下守令丞尉不容復有所依違而其所課者又不過數十人
足以求得其實此所謂用力少而成功多法無便於此者矣今天
下號爲太平其實遠方之民窮困已甚其咎皆在職司臣不敢盡
言 陛下試加採訪乃知臣言之不妄 其四曰 臣聞古有諸侯自臣
其境內而卿大夫之家亦各有臣陪臣之事其君如其君之事天
子此無他其 境之內所以生殺與奪富貴貧賤者皆自我制之

此固有以臣之也其後諸侯雖廢而自漢至唐猶有相君之勢
何者其署置辟舉之權猶足以臣之也是故太守刺史坐於堂上
州縣之吏拜於堂下雖奔走頓伏其誰曰不然自 太祖受命收
天下之尊歸之京師一命以上皆上所自署而大司農衣食之自
宰相至于州縣吏雖貴賤相去其遠而其實皆所與比肩而事主
耳是以百餘年間天下不知有權臣之威而太守刺史猶用漢唐
之制使州縣之吏事之如事君之禮皆受天子之爵皆食天子之
祿不知其何以臣之也小吏之於大官不憂其有所不從唯恐其
從之過耳今天下以貴相高以賤相諂柰何使州縣之吏趨走於
太守之庭不啻若僕妾唯唯不給故大吏常恣行不忌其下而小
吏不能正以至於曲隨謟事助以爲虐其能中立而不撓者固已
難矣此不足怪其勢固使然也夫州縣之吏位卑而祿薄去於民
最近而易以爲姦 朝廷所恃以制之者特以厲其廉隅全其節槩
而養其氣使知有所恥也且必有異材焉後將以爲公卿而安可

辱哉其尤不可者令以縣令從州縣之禮夫縣令官雖卑其所負
一縣之責與京朝官知縣等耳其吏胥人民習知其官長之拜伏
於大守之庭如是之不毀也故輕之輕之故易爲姦此縣令之所
以爲難也臣愚以爲州縣之吏事太守可拜避卑抑不敢抗而已
不至於逼名作拜趨走其下風所以全士大夫之節且以儆大吏
之不法者 其五曰 臣聞爲天下者必有所不可窺是以天下有急
不求其素所不用之人使天下不能卒其倉卒而取其祿位唯聖
人爲能然何則其素所用者緩急足以使也臨事而取者亦不足
用矣傳曰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胄之士今者所用非所養
所養非所用國家用兵之時購方略設武舉使天下屠沽健兒皆
能徒手攫取 陛下之官而兵休之日雖有超世之才而惜斗升之
祿臣恐天下有以窺 朝廷也今之任爲將帥卒有急難而可使者
誰也 陛下之子之特以長之所謂戰勝而善守者今亡矣臣愚以爲可
復武舉而對州郡以算其材武舉且昔之所謂武舉者蓋疎矣其

以弓馬得者不過挽強引重市井之麤材而以策試中者亦皆記
錄章句區區無用之學又其取人太多天下之知兵者不宜如此
之衆而待之又甚輕其第下者不免於隸役故其所得皆貪污無
行之徒豪傑之士恥不忍就宜因貢士之歲使兩制各得舉其所
聞有司試其可者而 陛下親策之權略之外使於弓馬可以出入
險阻勇而有謀者不過取一二人待以不次之位試以守邊之任
文有制科武有武舉 陛下欲得將相於此乎取之十人之中豈無
一二斯亦足以濟矣 其六曰 臣聞法不足以制天下以法而制天
下法之所不及天下斯欺之矣且法必有所不及也先王知其有
所不及是故存其大略而濟之以至誠使天下之所以不吾欺者
未必皆吾法之所能禁亦其中有所不忍而已人君御其大臣不
可以用法如其左右大臣而必待法而後能御也則其疎遠小吏
當復何以哉以天下之大而無可信之人則國不足以爲國矣臣
觀今兩制以上非無賢俊之士然皆奉法供職無過而已莫肯於

緜畢之外爲 陛下深思遠慮有所建明何者 陛下待之於緜畢之內也臣請得舉其一二以言之夫兩府與兩制宜使日夜交於門以講論當世之務且以習知其爲人臨事授任以不失其才今法不可以相往來意將以杜其告謁之私也君臣之道不同人臣惟自防人君惟無防之是以歡欣相接而無間以兩府兩制爲可信邪當無所請屬以爲不可信邪彼何患無所致其私哉安在其相往來邪今兩制知舉不免用封彌謄錄既奏而下御史親往涖之凜凜如鞫大獄使不知誰人之辭又何其甚也臣愚以爲如此之類一切撤去彼稍有知宜不忍負若其猶有所欺也則亦天下之不才無恥者矣 陛下赫然震威誅一二人可以使天下蕭吏重足而立想聞 朝廷之風亦必有偶儻非常之才爲 陛下用也其七曰臣聞爲天下者可以名器授人而不可以名器許人人之不可以一日而知也久矣 國家以科舉取人四方之來者如市一旦使有司第之此固非眞知其才之高下大小也特以爲姑收之而已將試之爲政而觀其態久則必有大異不然者今進士三人之中釋褐之日天下望爲卿相不及十年未有不爲兩制者且彼以其一日之長而擢然身之富貴舉而歸之如有所負如此則雖天下之美材亦或怠而不脩其卒意恣行者人亦望風畏之不敢按此何爲者也且又有甚不便者先王制其天下尊尊相高貴貴相承使天下仰視 朝廷之尊如太山喬嶽非扳援所能及苟非有大功與出羣之才則不可以輕得其高位是故天下知有所忌而不敢覬覦今五尺童子斐然皆有意於公卿得之則不知愧不得則怨何則彼習知其一旦之可以僥倖而無難也如此則延夫豈 朝廷臣愚以爲三人之中苟優與一官足以報其一日之長館閣臺省非舉不入彼果不才者也其安以入爲彼果才者也其何患無所舉此非獨以愛惜名器將以重 朝廷耳其八曰臣聞古者敵國相覲不覲於其山川之嶮士馬之衆相觀於人而已高山大江必有猛獸怪物時見其威故人不敢褻夫不必戰勝而後服也使之常有所忌而不敢發使吾常有所恃而無所怯耳今以中國之大使夷狄視之不甚畏故有煩言以責亂吾聽此其心不有所窺其安能如此之無畏也歟則有事相待以折無事相觀以使令之所謂使者亦輕矣曰此人也爲此官也則以爲此使也今歲以某其來歲當以某又來歲當以某如辭令署役必均而已矣人之才固有所短而不可強其專對捷給勇敢又非可以學致也今必使強之彼有倉惶失次爲夷狄笑而已古者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專之今法令太密使小吏執簡記其旁一搖足輒隨而書之雖有奇才辯士亦安所效用彼夷狄觀之以爲拘紐談笑之間尚不能擅軍旅之際固宜其無人也如此將何以破其姦謀而折其驕氣哉臣愚以爲奉使宜有常人唯其可者而不必均彼其不能者 陛下責之以文學政事不必強之於言語之間以敗吾事而亦稍寬其法使得有所施且今世之患以奉使爲艱危故必均而後可 陛下平世使人而皆得以辭免後有緩急使之出入死地將皆逃邪此臣又非獨爲出使而言也其九曰臣聞[illegible]之有赦其來遠矣周制八議有可赦之人而無可赦之時自三代之衰始聞有肆赦之令然皆因天下有非常之事凶荒流離之後盜賊垢汙之餘於是有以沛然洗濯於天下而猶不若今之因郊而赦使天下之凶民可以逆知而僥倖也乎時小民畏去不敢赴趨當郊之歲盜賊公行罪人滿獄爲天下者將何利於此而又糜散帑廩以實無用冗雜之兵一經大禮費以萬億賦斂之不輕民之不聊生皆此之故也以 陛下節用愛民非不欲去此矣顧以爲所從來久遠恐一旦去之天下必以爲少恩而凶豪無賴之兵或因以爲詞而生亂此其所以重改也[illegible]事有不可改而遂不改者其憂必深改之則其禍必速惟其不失推恩而有以救天下之弊者臣愚以爲先郊之歲可因事爲詞特發大號如郊之赦與軍士之賜且告之曰吾於天下非有惜乎推恩也惟是凶殘之民知吾當赦輒以犯法以賊害吾良民今而後赦不於郊之歲以爲常制天下之人

喜乎非郊之歲而得郊之賞也何暇慮其後其後四五年而行之
七八年而行之又從而盡去之天下晏然不知而日以遠矣且此
出於五代之後兵荒之間所以姑息天下而安反側耳後之人相
承而不能去以至于今法令明具四方無虞何畏而不改今不爲
之計使姦人猾吏養爲盜賊而後取租賦以啖驕兵乘之以飢饉
鮮不及亂矣當此之時欲爲之計其猶有及乎

其十四

臣聞古者
所以採庶人之議爲其疎賤而無嫌也不知爵祿之可愛故其言
公不知君威之可畏故其言直今臣幸而未立于 陛下之朝無所
愛惜顧念於其心者是以天下之事 陛下之諸臣所不敢盡言者
臣請得以僭言之 陛下擢用俊賢思致太平今幾年矣事垂立而
輒廢功未成而旋去 陛下知其所由乎 陛下知其所由則今之在
位者皆足以有立若猶未也雖得賢臣千萬天下終不可爲何者
小人之根未去也 陛下遇士大夫有禮凡在位者不敢用褻狎戲
嫚以求親媚於 陛下而讒言邪謀之所由至於 朝廷者天下之人

皆以爲 陛下不疎遠宦官之過 陛下特以爲耳目玩弄之臣而不
知其陰賊險詐爲害最大天下之小人無由至於 陛下之前故皆
道於宦官珠玉錦繡所以爲賂者絡繹於道以間關幽黯賢人之
謀 陛下縱不聽用而大臣常有所顧忌以不得盡其心臣故曰小
人之根未去也竊聞之道路 陛下將有意去而疎之世若如所言
則天下之福然臣方以爲憂而未敢賀也古之小人有爲君子之
所抑而反激爲天下之禍者臣每痛傷之蓋東漢之衰宦官用事
陽球爲司隷校尉發憤誅王甫等數人磔其尸于道中常侍曹節
過而見之遂奏罷陽球而宦官之用事過於王甫之未誅其後竇
武何進又欲去之而反以遇害故漢之亡至於掃地而不可救夫
君子之去小人惟能盡去乃無後患惟 陛下思 宗廟社稷之重
與天下之可畏既去之又去之既疎之又疎之刀鋸之餘必無忠
良縱有區區之小節不過帷闥掃洒之勤無益於事惟能務絕其
權使 朝廷清明而忠言嘉謀易以入則天下無事矣惟 陛下無
使爲臣之所料而後世以臣爲知言不勝大願曩臣所著二十篇
略言當世之要 陛下雖以此召臣然臣觀 朝廷之意特以其文采
詞致稍有可嘉而未必其言之可用也天下無事臣每每狂言以
迂闊爲世笑然臣以爲必將有時而不迂闊也賈誼之策不用於
孝文之時而使主父偃之徒得其餘論而施之於孝武之世夫施
之於孝武之世固不如用之於孝文之時之易也臣雖不及古人
惟 陛下不以一布衣之言而忽之不勝越次憂國之心效其所見
且非 陛下召臣臣言無以至於 朝廷今老矣恐後無由復言故云
云之多至於此也惟 陛下寬之臣洵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書

嘉祐集卷第九

上韓樞密書
上文丞相書
上田樞密書
上余青州書

上韓樞密書

太尉執事洵著書無他長及言兵事論古今形勢至自比賈誼所
獻權書雖古人已往成敗之迹苟深曉其義施之於今無所不可
昨因請見求進末議太尉許諾謹撰其說言語朴直非有驚世絶
俗之談甚高難行之論太尉取其大綱而無責其纖悉蓋古者非
用兵決勝之爲難而養兵不用之可畏今夫水激之山放之海彼
之爲莽蕩壅之爲沼沚是天下之人能之委江河注淮泗匯爲洪
波瀦爲大湖萬世而不溢者自禹之後未之見也夫兵者聚天下
不義之徒授之以不仁之器而教之以殺人之事夫惟天下之未

安盜賊之未發然後有以施其不義之心用其不仁之器而試其
殺人之事當是之時勇者無餘力智者無餘謀巧者無餘技故其
不義之心變而爲忠不仁之器加之於不仁而殺人之事施之
於當殺及夫天下既平盜賊既殄不義之徒聚而不散勇者有
餘力則思以爲亂智者有餘謀巧者有餘技則思以爲詐於是
天下之患雜然出矣蓋虎豹終日而不殺則跳踉大叫以發其
怒蝮蝎終日而不螫則噬齧草木以致其毒其理固然無足怪
者昔者劉項奮於草芥之間秦楚無賴子弟千百爲輩爭起而
應者不可勝數轉鬬五六年天下厭兵項籍死而高祖亦已老
矣方將分王諸將改定律令與天下休息而韓信黥布之徒相繼
而起者七國高祖死於介胄之間而莫能止也連延及於呂氏之
禍訖孝文而後定是何起之易而收之難也劉項之勢初若決河
順流而下誠有可喜及其崩潰四出放乎數百里之間拱手而莫
能救也嗚呼不有聖人何以善其後　太祖　太宗躬擐甲胄跋

履險阻以斬刈四方之蓬蒿用兵數十年謀臣猛將滿天下一旦
卷甲而休之傳四世而天下無變此何術也荆楚九江之地不分
於諸將而韓信黥布之徒無以啓其心也雖然天下無變而兵久
不用則其不義之心蓄而無所發飽食優游求逞於良民觀其平
居無事出怨言以邀其上一日有急是非人得千金不可使也往
年詔天下繕完城池西川之事洵實親見凡郡縣之富民舉而籍
其名得錢數百萬以爲酒食饋餉之費杵聲未絶城輒隨壞如此
者數年而後定卒事官吏相賀卒徒相矜若戰勝凱旋而待賞者
比來京師遊阡陌間其曹往往偶語無所諱忌聞之土人方春時
尤不忍聞蓋時五六月矣會京師憂大水鋤耰畚築列于兩河之
壖縣官日費千萬傳呼勞問之不絶者數十里猶且睊睊狼顧莫
肯效用且夫內之如京師之所聞外之如西川之所親見天下之
勢今何如也御將者天子之事也御兵者將之職也天子者養尊
而處優樹恩而收名與天下爲喜樂者也故其道不可以御兵人

臣執法而不求情盡心而不求名出死力以捍社稷使天下之心繫
於一人而已不與焉故御兵者人臣之事不可以累天子也今之
所患大臣好名而懼謗好名則多樹私恩懼謗則執法不堅是以
天下之兵豪縱至此而莫之或制也頃者狄公在樞府號爲寬厚
愛人狎昵士卒得其歡心而太尉適承其後彼狄公者知其御外之
術而不知治內之道此邊將材也古者兵在外愛將軍而忘天子
在內愛天子而忘將軍愛將軍所以戰愛天子所以守狄公以其
御外之心而施諸其內太尉不反其道而何以爲治或者以爲兵
久驕不治一旦繩以法恐因以生亂昔者郭子儀去河南李光弼
實代之將至之日張用濟斬於轅門三軍股慄夫以臨淮之悍而
代汾陽之長者三軍之士竦然如赤子之脫慈母之懷而立乎嚴
師之側何亂之敢生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將相者天下之
師也師雖嚴赤子不以怨其父母將相雖厲天下不以咎其君其
勢然也天子者可以生人殺人故天下望其生及其殺之也天下

曰是天子殺之故天子不可以多殺人臣奉天子之法雖多殺天下無以歸怨此先王所以威懷天下之術也伏惟太尉思天下所以長久之道而無幸一時之名盡至公之心而無卹三軍之多言夫天子推深仁以結其心太尉厲威武以振其墮彼其思天子之深仁則畏而不至於怨思太尉之威武則愛而不至於驕君臣之體順而畏愛之道立非太尉吾誰望耶不宣洵再拜

○上富相公書

相公閣下往年天子震怒出逐宰相選用舊臣堪付屬以天下者使在相府與天下更始而閣下之位實在第三方是之時天下咸喜相慶以為閣下惟不為宰相也故默默在此方今困而後起起而復為宰相而又適值乎此時也不為而何為且吾之意待之如此其厚也不為而何以副吾望故咸曰後有下令而異於他日者必吾富公也朝夕而待之跂首而望之望望然而不獲見也戚戚然而疑嗚呼其弗獲聞也必其遠也進而及於京師亦無聞焉不敢以疑猶曰天下之人如此其眾也數十年之間如此其變也皆曰賢人焉或曰彼其中則有說也而天下之人則未始見也然而不能無憂蓋古之君子愛其人也則憂其無成且嘗聞之古之君子相是君也與是人也皆立於朝則使吾皆知其為人皆善者也而後無憂且一人之身而欲擅天下之事雖見信於當世而同列之人一言而疑之則事不可以成今夫政出於他人而不懼事不出於己而不忌是二者惟善人為能然猶欲得其心焉若夫眾人政出於他人而懼其害己事不出於己而忌其成功是以有不平之心生夫或居於吾前或立於吾後而皆有不平之心焉則身危故君子之處於其間也不使之不平於我也周公立於明堂以聽天下而召公不說何者天下固不說乎大者也召公猶未能信乎吾之此心也周公定天下誅管蔡告召公以其志以安其身以及於成王故凡安其身者以安乎周也召公之於周公管蔡之於周公是二者亦皆有不平之心焉以為周之天下公將遂取之也周公誅其不平而不可告語者告其可以告語者而和其不平之心然則非其必不可以告語者則君子未始不欲和其心天下之人從仕而至於御大夫宰相集處其上相之所為何慮而不成不能忍其區區之小忠以成其不平之釁則害其大事是以君子忍其小忠以容其小過而杜其不平之心然後當大事而聽命焉且吾之小忠不足以易吾之大事也故寧小容焉使無蒂芥於其間古之君子與賢者並居而同樂故其責之也寡不幸而與不肖者偶不圖其人而治其細則闔處於事情而無益於當世故天下無事而後可與爭此不然則不肖者諸呂用事陳平憂懼計無所出陸賈入見說之使交驩周勃平用其策卒相與併力以滅諸呂夫絳侯木強之人也非陸生調致之而誰使之合故夫小者欲不賢者非夫不賢者之能敗賢者也閣下即位之初寇萊公在相惟其側有小人不能誅又不能與之無忿故終以斥去及王文正公在相府又欲以歲月盡治天下事失於急與不忍小忠故群小人亦急逐之一去遂不復用以沒其身伏惟閣下以不世出之才立於天子之下百官之上此其深謀遠慮必有所處而天下之人猶未獲見洵西蜀之人也竊有志於今世願一見於堂上伏惟閣下深思之無忽

上文丞相書

昭文相公執事天下之事制之在始始不可制制之在末是以君子慎始而無後憂救之於其末而其始不為無謀失諸其始而救諸其終而天下無遺事是故古者之制其始也有百年之前而為之者也蓋周公營乎東周數百年而行乎平王之東遷也然及其收天下之士而責其賢不肖之分則未嘗於其始為而制其終蓋嘗舉之於諸侯考之於太學引之於射宮而試之弓矢如此其備矣然而管叔蔡叔文王之子而武王周公之弟也生而與之居親習知其性之所好與夫居之於太學而習之於射宮者宜莫詳矣然其不肖之實卒不見於此時及其出為諸侯監國臨大事而

不克自定然後敗露以見其不肖之才且夫張弓而射之一不失容此不肖者或能焉而聖人豈以爲此足以盡人之才蓋將爲此名以收天下之士而後觀其臨事而黜其不肖故曰始不可制制之在末於此有人求金於沙斂而揚之惟其揚之也猶是以責金於揚而斂則無擇焉不然金與少礫皆不録而已矣與欲求盡天下之賢俊莫若略其始欲求責實於天下之官莫若精其終今者天下之官自相府而至於一縣之丞尉其爲數實不可勝計然而大數已定餘吏溢于官籍大臣建議減任子削進士以求使天下竊觀古者之制略於始而精於終使賢者易進而不肖者易犯夫易犯故易退易進故賢者衆衆賢進而不肖者易退夫何患官冗今也難之於其始竊恐夫賢者之難進與夫不肖者之無以異也方今進退天下士大夫之權內則御史外則轉運而士大夫之間潔然而無過可任以爲吏者其實無幾且相公何不以意推之往年吳中復在犍爲一月而發二吏中復去職而吏之以罪免者曠

歲無有也雖然此特洵之所見耳天下之大則又可知矣國家法令甚嚴洵從蜀來見凡吏商者皆不征非追胥調發皆得役天子之夫是以知天下之吏犯法者甚衆從其犯而黜之十年之後將分職之不給此其權在御史轉運而御史轉運之權實在相公願甚易爲也今四方之士會於京師口語籍籍莫不爲此然皆莫肯一言於其上誠以爲近於私我也洵西蜀之人方不見用於當世幸又不復以科舉爲意是以肆言於其間而可以無嫌伏惟相公慨然有憂天下之心征伐四國以安天子毅然立朝以威制天下名著功遂文武並濟此其享功業之重而居富貴之極於其平生之所望無復慊然者惟其獲天下之多士而與之皆樂乎此可以復動其志故遂以此告其左右惟相公亮之

上田樞密書

天之所以與我者夫豈偶然哉堯不得以與丹朱舜不得以與商均而瞽叟不得奪諸舜發於其心出於其言見於其事確乎其不可易也聖人不得以與人父不得奪諸其子於此見天之所以與我者不偶然也夫其所以與我者必有以用我也我知之不得行之不以告人天固用之我實置之其名曰棄天自卑以求幸其言自小以求用其道天之所以與我者何如而我如此也其名曰褻天棄天我之罪也褻天亦我之罪也其名曰逆天然則棄天褻天者其責在我逆天者其責在人在我者吾將盡吾力之所能爲者以塞夫天之所以與我之意而求免乎天下後世之譏在人者吾何知焉吾求免夫一身之責之不暇而爲人憂乎哉孔子孟軻之不遇老於道途而不倦不慍不作不沮者夫固知夫責之所在也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之不足相與以有爲也我亦知之矣抑將盡吾心焉耳吾心之不盡吾恐天下後世無以責夫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而彼亦將有以辭其責也然則孔子孟軻之目將不瞑於地下矣夫聖人賢人之用心也固如此如此而生如此而死如此而貧賤如此而富貴升而爲天沉而爲泉流而爲川止而

爲山彼不預吾事吾事畢矣竊怪夫後之賢者之不能自處其身也飢寒窮困之不勝而號於人嗚呼使吾誠死於飢寒窮困邪則天下後世之責將必有在彼其身之責不自任以爲憂而我取而加之吾身不已過乎今洵之不肖何敢以自列於聖賢然其心亦有所不甚自輕者何則天下之學者孰不欲一蹴而造聖人之域然及其不成也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可得也千金之子可以貧人可以富人非天之所與雖以貧人富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天子之宰相可以生人可以殺人非天之所與雖以生人殺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今洵用力於聖人賢人之術亦已久矣其言語其文章雖不識其果可以有用於今而傳於後與否獨怪其得之之不勞方其致思於心也若或起之得之心而書之紙也若或相之夫豈無一言之幾乎道千金之子天子之宰相求而不得者一旦在己故其心得以自負或者天其亦有以與我也曩者見執事於益州當時之文淺狹可笑飢寒窮困亂

甘心而聲律記問又從而破壞其體不足觀也已數年來退居山野自分永棄與世俗日疎闊得以大肆其力於文章詩人之優柔騷人之清深孟韓之溫淳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嚮無不如意常以爲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爲迂鼂錯得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爲詐有二子之才而不流者其惟賈生乎惜乎今之世愚未見其人也作策二道曰審勢審敵作書十篇曰權書洵有山田一頃非凶歲可以無飢力耕而節用亦足以自老不肖之身不足惜而天之所與者不忍棄且不敢褻也執事之名滿天下天下之士用與不用在執事故敢以所謂策二道權書十篇者爲獻平生之文遠不可多致有洪範論史論七篇近以獻內翰歐陽公度執事與之朝夕相從而議天下之事則斯文也其亦庶乎得陳於前矣若夫其言之可用與其身之可貴與否者執事事也執事責也於洵何有哉

上余青州書

洵聞之楚人高令尹子文之行曰三以爲令尹而不喜三奪其令尹而不怒其爲令尹也楚人爲之喜而其去令尹也楚人爲之怒已不期爲令尹而令尹自至夫令尹子文豈獨惡夫富貴哉知其不可以求得而安其自得是以喜怒不及其心而人爲之囂囂嗟夫豈亦不足以見己大而人小邪脫然爲棄於人而不知棄之爲悲紛然爲取於人而不知取之爲樂人自爲棄我取我而吾之所以爲我者如一則亦不足以高視天下而竊笑矣哉昔者明公之初自奮於南海之濱而爲天下之名卿當其盛時激昂慷慨論得失定可否左摩西羌右揣契丹奉使千里彈壓強悍不屈之虜其辯如決河流而東注諸海名聲四溢於中原而旁薄於戎狄之國可謂至盛矣及至中廢而爲海濱之匹夫蓋其間十有餘年明公無求於人而人亦無求於明公者其後適會南蠻縱橫放肆充斥萬里而莫之或救明公乃起於民伍之中折尺箠而笞之不旋踵而南方又安夫明公豈有求而爲之哉適會事變以成大功功成而爵祿至明公之於進退之事蓋亦綽綽乎有餘裕矣夫世俗之人紛紛於富貴之間而不知自止達者安於逸樂而習爲高岸之節顧視四海飢寒窮困之士莫不顰蹙嘔噦而不樂觀若藜藿不飽布褐不煖習爲貧賤之所摧折仰望貴人之輝光則爲之顚倒而失措此二人者皆不可與語於輕富貴而安貧賤何者彼不知貧富貴賤之正味也夫惟天下之習於富貴之榮而狃於貧賤之辱者而後可與語此今夫天下之所以奔走於富貴者我知之矣而不敢以告人也富貴之極止於天子之相而天子之相果誰爲之名豈天爲之名邪其無乃亦人之自相名邪夫天下之官上自三公至於卿大夫而下至於士此四人者皆人之所自爲也而人亦自貴之天下以爲此四者絕群離類特立於天下而不可幾近則不亦大惑矣哉蓋亦反其本而思之夫此四名者其初蓋出於天下之人出其私意以自相號呼者而已矣夫此四名者果出於人之私意所以自相號呼也則夫世之所謂賢人君子者亦何以異此有才者爲賢人而有德者爲君子此二名者夫豈輕也哉而今世之士得爲君子者一爲世之所棄則以爲不若一命士之貴而況以與三公爭哉且夫明公昔者之伏於南海與夫今者之爲東諸侯也君子豈有間於其間而明公亦豈有以自輕而自重哉洵以爲明公之習於富貴之榮而狃於貧賤之辱其嘗之也蓋以多矣是以極言至此而無所迂曲洵西蜀之匹夫嘗有志於當世因循不遇遂至於老然其嘗所欲見者天下之士蓋有五六人五六人者已略見矣而獨明公之未嘗見每以爲恨今明公來朝而洵適在此是以不得不見伏惟加察幸甚

嘉祐集卷第十

嘉祐集卷第十一　　　　　　趙郡蘇　洵

上歐陽内翰書五首　　上王長安書

上張侍郎書二首　　上韓舍人書

○上歐陽内翰第一書

内翰執事洵布衣窮居嘗竊有歎以為天下之人不能皆賢不能皆不肖故賢人君子之處於世合必離離必合往者天子方有意於治而范公在相府富公為樞密副使執事與余公蔡公為諫官尹公馳騁上下用力於兵革之地方是之時天下之人毛髮絲粟之才紛紛然而起合而為一而洵也自度其愚魯無用之身不足以自奮於其間退而養其心幸其道之將成而可以復見於當世之賢人君子不幸道未成而范公西富公北執事與余公蔡公分散四出而尹公亦失勢奔走於小官洵時在京師親見其事忽忽仰天歎息以為斯人之去而道雖成不復足以為榮也既復自思

念往者衆君子之進於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推之今之世無復有善人也則已矣如其不然也吾何憂焉姑養其心使其道大有成而待之何傷退而處十年雖未敢自謂其道有成矣然浩浩乎其胸中若與曩者異而余公適亦有成功於南方執事與蔡公復相繼登於朝富公復自外入為宰相尋且自賀以為道既已粗成而果將有以發之也既又反而思其嚮之所慕望愛悅之而不得見之者蓋有六人今將往見之矣而六人者已有范公尹公二人亡焉則又為之潸然出涕以悲嗚呼二人者不可復見矣而所恃以慰此心者猶有四人也則又以自解思其止於四人也則又汲汲欲一識其面以發其心之所欲言而富公又為天子之宰相遠方寒士未可遽以言通於其前余公蔡公遠者又在萬里外獨執事在朝廷間而其位差不甚貴可以叫呼扳援而聞之以言而飢寒衰老之病又痼而留之使不克自至於執事之庭夫以慕望愛悅其人之心十年而不得見而其人已

死如范公尹公二人者則四人者之中非其勢不可遽以言通者何可以不能自往而遽已也執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竊自以為洵之知之特深愈於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為巉刻斬絶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黿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執事之文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閑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自為一家之文也惟李翺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讓有執事之態陸贄之文遣言措意切近的當有執事之實而執事之才又自有過人者蓋執事之文非孟子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夫樂道人之善而不為諂者以其人誠足以當之也彼不知者則以為譽人以求其悅己也夫譽人以求其悅己洵亦不為也而其所以道執事光明盛大之德而不自知止者亦欲執事之知其知我也雖然執事之名滿於天下雖不見其文而固已知有歐陽子矣而洵也不幸墮在草野泥塗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近而粗成而欲徒手奉咫尺之書自託於執事將使執事何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哉洵少年不學生二十五歲始知讀書從士君子遊年既已晚而又不遂刻意厲行以古人自期而視與己同列者皆不勝己則遂以為可矣其後困益甚然後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己大異時復内顧自思其才則又似夫不遂止於是而已者由是盡燒曩時所為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人賢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矣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然猶未敢以為是也近所為洪範論史論凡七篇執事觀其如何嘻區區而自言不知者又將以為自譽以求人之知己也惟執事思

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也而祭之

上歐陽內翰第二書

內翰諫議執事士之能以其姓名聞乎天下後世者夫豈偶然哉以今觀之乃可以見生而同鄉學而同道以某聞某然行口未可聞者豈所以乎天下之廣後世之遠雖欲求其易得以古之以一能稱以一善書者累累未嘗敢忽也今夫群群焉而生於世焉而死者更千萬人不稱不書也彼之以一能稱以一善書者皆有以過乎千萬人者也自孔子沒百有餘年而孟子生孟子之後數十年而至荀卿子荀卿子後乃稍闊遠二百餘年而揚雄稱於世揚雄之死不得其繼千有餘年而後屬之韓愈氏韓愈氏沒三百年矣不知天下之將誰與也且夫以一能稱以一善書者皆不可忽則其多稱而屢書者其爲人宜尤可貴重奈何數千年之間四人而無加此其人宜何如也天下病無斯人天下而有斯人也宜何以待之洵一窮布衣於今世最爲無用思以一能稱以一善書而不可得者也況夫四子者之文章誠不敢冀其萬一頃者張益州見其文以爲似司馬子長洵不悅辭焉夫以布衣而王公大人稱其文似司馬遷不悅而辭無乃爲不近人情誠恐天下之人不信且懼張公之不能副其言重爲世俗笑耳若執事天下所就而折衷者也不知其不肖稱之曰子之六經論荀卿子之文也平生爲文求於千萬人中使其姓名彷彿於後世而不可得今也一旦而得齒於四人者之中天下烏有是哉意者其失於斯言也執事於文稱師魯於詩稱子美聖俞未聞其有此言也意者其戲也惟其愚而不顧曰書其所爲文惟執事之求而致之既而屢辭而屢辭焉曰吾未暇讀也退而處不敢復見甚慙於朋友曰信矣其戲也雖然天下不知其爲戲將有以議執事洵亦且得罪執事惟【其平生之心苟以爲可教亦足以慰其衰老唯無曰荀卿云者幸甚】

與歐陽內翰第三書

洵啓前出京倉惶遂不得一別去後數日始知悔恨蓋一時間變出不意遂擾亂如此怏怏悵悵不審日來尊履何似二子軾轍竟不免丁憂今已到家月餘幸且存活洵道塗奔波老病侵陵成一翁矣自思平生羈蹇不遇年近五十始識閣下傾蓋晤語便若平生非徒欲援之於貧賤之中乃與切磨議論共爲不朽之計而事未及成輒聞此變孟軻有云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豈信然邪洵離家時無壯子弟守舍歸來屋廬倒壞籬落破漏如逃亡人家今且謝絶過從杜門不出亦稍稍取舊書讀之時有所授輒欲就閣下評議忽驚相去已四千里思欲致自達見君子之門庭不可得也所示范公碑文處及申公事節最爲詳實近試以語人果無有曉者每念及此鬱鬱不樂閣下雖賢俊滿門足以爲事倘抑終日不聞然至於不言而心相諭者閣下於誰取之自蜀至秦山行一月自秦至京師又沙行數千里非有名利之所驅與凡事之不得已者孰爲來哉洵老矣恐不能復東閣下當時賜音問以慰孤耿病中無聊深愧疏略惟千萬珍重

上歐陽內翰第四書

洵啓夏熱伏惟提舉內翰尊候萬福昨聞爲京兆尹天下謂公當由此得政其後聞有此授或以爲拂世受俗過在於不肯由某然此豈足爲公損益哉洵久不奉書非敢有懈以爲用公之奏而得召恐有私謝之嫌今者洵既不行而朝廷又欲必致之恐議者不察以爲匹夫而要君命苟以爲高而求名亦且得罪於門下是故略陳其一二以曉左右聞之孟軻曰仕不爲貧而有時乎爲貧洵之所爲欲仕者爲貧乎實未至於飢寒而不擇以爲之爲行道乎道固不在我且　朝廷將何以待之今人之所謂富貴高顯而近於君可以行道者莫若兩制然猶以爲不得爲宰相有所牽制於其上而不得行其志今宰相若又以爲將不可爲而我將有所待若洵又可以行道責之邪始公進其文自丙申之秋至戊戌之冬凡七百餘日而得召　朝廷之事其節目期限如此之繁且久也使洵今日治行數月而至京師旅食於都市以待命而數年間得試於所謂

舍人院者然後使諸公傳考其文亦一二年幸而以為不謬可以及等而奏之從中下相府相與擬議又須年歲間而後可以庶幾有望於一官如此洵固已老而不能為矣人皆曰求仕將以行道若此者果足以行道乎既不足以行道而又不至於為貧是二者皆無名焉是故其來遲遲而未甚樂也王命且再下洵若固辭必將以為沽名而有所希望今歲之秋軾轍已服闋亦不可不與之俱東恐內翰怪其久而不來是以略陳其意拜見尚遠惟千萬為國自重

上歐陽內翰第五書

內翰侍郎執事洵以無用之才久為天下之棄民行年五十未嘗見役於世執事獨以為可收而論之於天子再召之試而洵亦再辭獨執事之意丁寧而不肯已 朝廷雖知其不肖不足以辱士大夫之列而重違執事之意譬之巫醫卜祝特捐一官以乞之自顧無分毫之功有益於世而王命至門不知辭讓不畏簡書朋友之

譏而苟以為榮也所以深愧於執事久而不至於門也然君子之相從本非以求利蓋亦樂乎天下之不知其心而或者之深知之也執事之於洵未識其面也見其文而知其心既見也聞其言而信其平生洵不以身之進退出處之間有謁於執事而執事亦不以稱譽薦援之故有德於洵再召而辭也執事不以為矯而知其恥於自求一命而受也執事不以為貪而知其不欲為異其去不追而其來不拒其大不棄而其小不辱此洵之所以自信於心者而執事舉知之故凡區區而至門者為是謝也禮曰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違而君薨弗為服也古之君子重以其身臣人者蓋為是也哉予思孟軻之徒至於是國國君使人餽之其詞曰寡君使某有獻於從者布衣之尊而至於此惟不食其祿也今洵已有名於吏部執事其將以道取之耶則洵也猶得以賓客見不然其將與奔走之吏同趨於下風此洵所以深自憐也惟所裁擇

上王長安書

判府左丞閣下夫天下無事天子甚尊公卿甚貴士甚賤從士而逆數之至於天子其積也甚厚其為變也甚難是故天子之尊至於不可指而士之卑至於可殺嗚呼見其安而不見其危知此而已矣嚮者公之死非其無人也以雞豚而不與戰也方其未敗也天下之士望為其羈而不可得也及其敗也四以千乘之國與匹夫共之而不可得也人知其卒之至於如此以天子之尊可以悍然於上而士之卑可以肆志於下又焉敢以勢言哉故夫士之貴賤其勢在天子夫子之存士其權在士世衰道喪天下之士舉之不明持之不堅於是始以天子存士之權下而就一匹夫貴賤之勢甚矣夫天下之惑也將千金之璧以易一瓦缶幾何其不舉而棄諸溝也古之君子其道相為徒其徒相為用故一夫不用乎此則天下之士相率而去之使夫上之人有失天下士之憂而後有失一士之懼今之君子幸其徒之不用以苟容其身故其勢也輕用

之而其棄也亦輕去之嗚呼其亦何便於此也嘗今之世非有賢公卿不能振其前非有賢士不能善其後洵從蜀來明日將至長安見明公而東伏惟讀其書而察其心以輕重其禮幸甚幸甚

上張侍郎第一書

侍郎執事明公之知洵洵知之明公知之他人亦知之洵之所以獲知於明公明公之所以知洵者雖暴之天下皆可以無愧今也將有所私告於執事念將以冒有之私壞敗其至公之節欲忍而不言而不能欲言而不果勃然交於胸中心不寧而顏忸怩者累月而後決竊見古之君子知其人也憂其人以至於其父母昆弟妻子以至於其親戚朋友憂之因其責也雖然自我求之則君子幾焉知之而不憂不憂而求人憂則君子交譏之洵之意以為寧在我而無寧在明公故用此決其意而發其言以私告於下執事明公試一聽之洵有二子軾轍齠齔授經不知他習惟趨拜跪儀狀甚野而獨於文字中有可觀者始學聲律既成以為不足盡力

於其間讀孟韓文一見以為可作引舉書疏日數千言坌然溢出
若有所相年少狂勇未嘗更變以為天子之爵祿可以攫取聞京
師多賢士大夫欲往從之游因以舉進士淘今年歲五十以頑鈍
廢於世誓將絕進取之意惟此二子不忍使之復為淪棄竊廷之
人今年三月將與之如京師二門之中行者三人而居者尚十數
口為行者計則害居者為居者計則不能行栖栖焉無所告訴夫
以負販之夫左提妻右挈子奮身而往尚不可禦有明公以為主
公焉往而不濟今也望數千里之外茫然如梯天而航海蓄縮而
不進淘亦羞見朋友明公居齊桓晉文之位惟其不知淘惟其知
而不發則又何說不然何求而不克輕之於為毛重之於太山高
之於九天遠之於萬里明公一言天下誰敢將使較轍來進於下
風明公引而察之有一不如所言願賜誅逆以從欺罔之罪

上張侍郎第二書

省主侍郎執事淘始至京師時平生親舊往往在此不見者蓋十

年矣惜其老而無成問所以來者既而皆曰子欲有求無事他人
須張益州來乃濟且云公不惜數千里走表為子求官苟歸立便
殿上與天子相唯諾顧不肯邪退自思公之所與我者蓋不為淺
所不可知者唯其力不足而勢不便不然公於我無愛也聞之古
人日中必熯操刀必割當此時也天子虛席而待公其言宜無不
聽用周也與公有如此之舊適在京師且未甚老而猶足以有為
也此時而無成亦足以見他人之無足求而他日之無及也矣昨
聞車馬至此有日西出百餘里迎見雪後苦風晨至鄭州脣黑面
裂僮僕無人色從逆旅主人得束薪緼火良久乃能以見出鄭州
十里許有導騎從東來驚愕下馬立道周云宋端明且至從者數
百人足聲如雷已過乃敢上馬徐去私自傷至此伏惟明公所以
累秦而有又可以比虞之司馬子長者蓋窮困如此豈不為之動
心而待其多言耶

上韓舍人書

舍人執事方今天下雖號無事而政化未清獄訟未衰息賦斂日
重府庫空竭而大者又有二虜之不臣天子震怒大臣憂恐自兩
制以上宜皆苦心焦思日夜思念求所以解吾君之憂者淘自惟
閑人於國家無絲毫之責得以優游終歲守誦先王之道以自樂
時或作為文章亦不求人知以為天下方事事而王公大人豈暇
見我哉是以踰年在京師而其平生所願見如君侯者未嘗一至
其門有來告淘以所欲見之之意淘不敢不見然不知君侯見之
而何也天子求治如此之急君侯為兩制大臣豈欲見一閑布衣
與之論閑事邪此淘所以不敢遽見也自閑居十年人事荒廢漸
不喜承迎將逢拜伏拳跽公大人苟能無以此求之使得從容
坐隅時出其所學或亦有足觀者今君侯辱先求之此其必有所
異乎世俗者矣孟子曰段干木踰垣而避之泄柳閉門而不納是
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嗚呼吾豈斯人之徒歟欲見我而見之不
欲見而徐去之何傷況如君侯平生所願見若又何辭焉不宣淘

再拜

嘉祐集卷第十一

嘉祐集卷第十二

趙郡蘇洵

上韓丞相書　上韓丞相論山陵書
與梅聖俞書　答雷太簡書
與楊節推書　與吳殿院書
謝趙司諫書

上韓丞相書

洵年老無聊家產破壞欲從相公乞一官職非敢望如朝廷所以待賢俊使之志得道行者但差勝於今粗可以養生遺老者耳去歲蒙朝廷授以試校書郎洵亦非敢少之也使朝廷過聽而洵僥倖不過得一京官然不能如漢唐之際所以待處士者則京官之與試銜又何足分多少於其間而必為彼不為此邪然其所以區區無厭復有求於相公者實以家貧無貲得六七千錢誠不足以贍養又況忍窮耐老望而未可得邪凡人為官稍可以紓意快志者至京朝官始有其髣髴耳自此已下者皆勞筋苦骨摧折精神為人所役使去僕隸無幾也然天下之士所以求之如不及得之而喜者彼誠少年將有所忍於此以待至於紓意快志者也若洵者計其年豈足以有待邪今且守選數年然後得窺尚書省門又待闕歲餘而到任幸而得免於負犯廢放又守選又待闕如此十四五年謹守以滿七八考又幸而有舉主五六人然後敢望於改官當此之時洵蓋七十歲矣譬如豫章楠柟非老人所種也洵又為而未經官長拘轄自覺筋骨疏強不堪為州縣趨走拜伏小吏相公若別除一官而幸與之願得盡力就使無補亦必不至於恣睢漫患以傷害王民也今朝廷糊名以取人保任以得官苟應格者雖屠沽不得不與何者雖欲愛惜而無由也今洵幸為諸公所知似不甚淺而相公尤為有意至於一官則反覆遲疑不決者累歲嗟夫豈天下之官以洵故冗耶洵少時自處不甚卑以為遇時得位當不因薦及長知取仕之難遂絕意於功名而自託於學術貧

亦有得而足恃自去歲以來始復讀易作易傳百餘篇此書若成則自有易以來未始有也今也亦不甚戚戚於一官如必無可推致之理亦幸明告之無使其首鼠不決欲去而遲遲也世人施恩則望報於布衣以朴拙恥叩之也易今洵已潦倒有二子又皆抗拙如洵相公豈能施此不報之恩邪相公往時為洵言欲為歐陽公言子者數矣而見輒忘之以為怪洵誠懼其或有意欲收之也而復忘之故忍恥而一言不宜洵再拜

上韓昭文論山陵書

四月二十三日將仕郎守霸州文安縣主簿禮院編纂蘇洵惶恐再拜上書昭文相公執事洵本布衣書生才無所長相公不察而辱收之使與百執事之末平居思所以仰報盛德而不獲其所今者　先帝新棄萬國　天子始親政事當海內傾耳側目之秋而相公實為社稷柱石莫先之臣有百世不磨之功伏惟相公將何以處之古者天子即位天下之政必有所不及安席而先行之者蓋漢昭即位休息百役與天下更始故其為天子曾未踰月而恩澤下布於海內竊惟當今之事天下之所謂最急而　天子之所宜先行者輒敢以告於左右竊見　先帝以儉德臨天下在位四十餘年而宮室遊觀無所增加幃薄器皿弊陋而不易天下稱頌以為文景之所不若今一旦奄棄臣下而有司遽欲以末世葬送無益之費侵削　先帝休息長養之民掇取厚葬之名而遺之以累其盛明故洵以為當今之議莫若薄葬竊聞頃者癸酉赦書既出郡縣無以賞兵例皆賦錢於民民之有錢者皆莫肯自輸於是有威之以刀鋸驅之以笞箠為國結怨僅而得之者小民無知不知與國同憂方且狼顧而不寧而山陵一切配率之科又以復下計今不過秋冬之間海內必將騷然有不自聊賴之人竊惟　先帝平昔之所以愛惜百姓者如此其深而其所以檢身節儉者如此其至也推其平生之心而計其既歿之意則其不欲以山陵重困天下亦已明矣而臣下乃獨為此過當踰禮之費以拂戾其平生之意竊所

不取也且使令府庫之中財用有餘一物不取於民盡公力而爲之以稱遂臣子不忍之心猶且獲譏於聖人况夫空虛無有一金以上非取於民則不獲而冒行不顧以徇近世失中之禮亦已惑矣然議者必將以爲古者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以天下之大而不足於 先帝之葬於人情有所不順洵亦以爲不然使今儉葬而用墨子之說則是過也不廢先王之禮而去近世無益之費是不過矣子思曰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古之人所由以盡其誠信者不敢有略也而外是者則略之昔者華元厚葬其君君子以爲不臣漢文葬於霸陵木不改列藏無金玉天下以爲賢明而後世安於太山故曰莫若建薄葬之議上以遂 先帝恭儉之誠下以紓百姓目前之患内以解華元不臣之譏而萬世之後以固山陵不拔之安洵竊觀古者厚葬之由未有非其時君之不達欲以金玉厚其親於地下而其臣下不能禁止僶俛而從之者

未有如今日之事太后至明天子至聖而有司信近世之禮而遂爲之昔是可譏也且夫相公既已立不世之功矣而何愛一時之勞而無所建明洵恐世之淸議將有任其責者曰詔敕已行制度已定雖知不便而不可復改則此又過矣蓋唐太宗之葬高祖也欲爲九丈之墳而用漢氏長陵之制百事務從豐厚及群臣建議以爲不可於是改從光武之陵高不過六丈而每事儉約夫君子之爲政與其坐視百姓之艱難而重改令之非孰若改令以救百姓之急不勝區區之心敢頼以告惟恕其狂易之誅幸甚幸甚不宣洵惶恐再拜

與梅聖俞書

聖俞足下暌間忽復歲晚昨九月中嘗發書計已達左右洵閒居經歲益知無事之樂舊病漸復散去獨恨淪廢山林不得聖俞永叔相與談笑深以嗟惋自離京師行已二年不意朝廷尚未見遺以其不肖之文猶有可者前月承本州發遣赴闕就試聖俞自思僕豈欲試者惟其平生不能區區附合有司之尺度是以至此窮困今乃以五十衰病之身奔走萬里以就試不亦爲山林之士所輕笑哉自思少年嘗舉茂材中夜起坐裹飯携餅待東華門外逐隊而入屈膝就席俯首據案其後每思至此即爲寒心今齒日益老尚安能使達官貴人復弄其文墨以窮其所不知邪且以永叔之言與夫三書之所云皆世之所見今千里召僕而試之蓋其心尚有所未信此尤不可苟進以求其榮利也昨適有病遂以此辭然恐無以荅朝廷之恩因爲上 皇帝書一通以進蓋以自解其不至之罪而已不知聖俞當見之否冬寒千萬加愛

荅雷太簡書

太簡足下前月辱書承諭朝廷將有召命且敎以東行應詔旣屬郡有符亦以此見遣承命自笑恐不足以當遂以病辭不果行計太簡亦已知之僕已老矣固非求仕者亦非固求不仕者自以閑居田野之中魚稻蔬筍之資足以養生自樂俯仰世俗之間竊觀

當世之太平其文章議論亦可以自足於一世何苦乃以衰病之身委曲以就有司之權衡以自取輕笑哉然此可爲太簡道不可與流俗人言也向者權書衡論幾策皆僕閒居之所爲其間雖多言今世之事亦不自求出之於世乃歐陽永叔以爲可進而進之苟朝廷以爲其言之可信則何所事試苟不信其平居之所云而其一日倉卒之言又何足信邪恐復不信祗以爲笑又居蜀懶然歲幸無事昨五州郡所發遣侍盛不獎介楊吳至今未歸未得所惠書歲晚京師寒甚惟多愛

與楊節推書

洵白節推足下往者見託以先丈之埋銘示之以程生之行狀洵於子之先君耳目未嘗相接未嘗輒交談笑之歡夫古之人所爲誌夫其人者知其平生而閔其不幸以死悲其後世之無聞此銘之所爲作也然而不幸而不知其爲人而有人焉告之以其可銘之實則亦不得不銘此則銘亦可以信行狀而作者也今余不幸

而不獲知子之先君所恃以作銘者正在其行狀耳而狀又不可信嗟夫難哉然余傷夫人子之惜其先君無聞於後以請於我我既已許之而又拒之則無以䘏乎其心是以不敢遂已而卒銘其墓凡子之所欲使子之先君不朽者茲亦足以不負子矣謹録以進如左焉又恐子不信行狀之不可用也故又具列于後凡行狀之所云皆虛浮不實之事是以不備論論其可指之迹行狀曰公有子美琳公之死由哭美琳而慟以卒夫子夏哭子止於喪明而曾子譏之而況以殺其身此何可言哉余不愛夫吾言恐其傷子先君之風行狀曰公戒諸子無如鄉人父母在而出分夫子之鄉人豈非子之兄與子之舅甥者而余何忍言之而況不至於皆然則余又何敢言之此銘之所以不取於行狀者有以也子其無以爲怪洵白

與吳殿院書

洵啓京師會遇殊未及從容屬家有變故蒼遽西走遂不得奉別怏悵不可勝言也竊每見君侯談論鋒鋩而在京師逾年相見至少識恐處官職重是以不敢數數自通然亦老懶不出之故及今相去數千里求復一見不可得也曩嘗議及故友史沆骨肉淪落荊楚閒慨然太息有收䘏之心沆有兄經臣者雖卧病而志氣卓然以豪稱鄉里使得握尺寸之柄當不困莽常以爲沆死而有經臣者在或萬一能有所雪今不幸亦已死矣追思沆平生孤直不遇而經臣亦以剛見廢又皆以無後死當其生時舉世莫不雠疾惟君侯一人獨爲哀閔而數年閒兄弟相繼淪喪使仁人之心不克少施嗚呼豈其命之窮薄至於此歟經臣死家無一人後事所囑辦於朋友今其家遺孫骨肉存者獨沆有弱女在襄州耳君侯尚可以庇之使無失所否以遠未能一一伏惟裁察不宜洵白

謝趙司諫書

洵啓鄉家居眉陽以病懶不獲問從者常以爲閤下之所在譽之所振褒之所加士以千里爲近而洵獨不能走二百里一至於門然不獲罪固以爲君子之棄人矣今年秋始見太守竇君京師乃知閤下過聽猥以鄙陋上塵明詔不知閤下何取於洵也洵固無取然私獨嘉以爲可辭於世者其不以馳騖得明矣洵不識閤下然仰閤君子之風常以私告於朋友特恨其身之不肖不得交於當世以編致閤下之美所告者皆飢寒自諉不暇之人雖告而無益然猶以素不相識之故得免於蒸勢苟附之嫌是其不識賢於識也今世之所尚相見則以數至門爲勤不相見則以數致書爲忠夫數至門者虛禮無用數致書者空言無益得其無用與其無益而加喜不得而怒此與嬰兒之好惡無異今閤下舉人而取於不相識之中則其去世俗遠矣寓居雍丘無故不至京師瞻望君子日以復日項者朝廷猥以試校書郎見授洵不能以老身復爲州縣之吏然所以受者嫌若有所過望耳以閤下知我故言及此無怪

嘉祐集卷第十二

[stamp]

嘉祐集卷第十三

譜例

譜例

古者諸侯世國卿大夫世家死者有廟生者有宗以相次也是以百世而不相忘此非獨賢士大夫尊祖而貴宗蓋其昭穆存乎其廟遷毀之主存乎其太祖之室其族人相與為服死喪嫁娶相告而不絕則其勢將自至於不忘也自秦漢以來仕者不世然其賢人君子猶能識其先人或至百世而不絕無廟無宗而祖宗不忘宗族不散其勢宜亡而獨存則由有譜之力也蓋自唐衰譜牒廢絕士大夫不講而世人不載於是乎由賤而貴者耻言其先由貧而富者不錄其祖而譜遂大廢昔者洵嘗自先子之日而咨考焉由今而上得五世由五世而上得一世一世之上失其世次而其本出於趙郡蘇氏以為蘇氏族譜它日歐陽公見而嘆曰吾嘗為之矣出而觀之有異法焉曰是不可使獨吾二人為之將天下舉不可無也洵於是又為大宗譜法以盡譜之變而并載歐陽氏之譜以為譜例附以歐陽公題劉氏碑後之文以告當世之君子蓋將有從焉者歐陽氏譜見永叔集劉氏碑後不載於此

蘇氏族譜

蘇氏族譜譜蘇氏之族也蘇氏出於高陽而蔓延于天下唐神龍初長史味道刺眉州卒于官一子留於眉眉之有蘇氏自是始而譜不及焉者親盡也親盡則曷為不及譜為親作也凡子得書而孫不得書何也以著代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仕不仕娶某氏享年幾某日卒皆書而他不書何也詳吾之所自出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皆曰諱某而他則遂名之何也尊吾之所自出也譜為蘇氏作而獨吾之所自出得詳與尊何也譜吾作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情見于親親見于服服始於衰而至於緦麻而至於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喜不慶憂不弔則塗人也吾之所與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於塗人此吾譜之所以作也其意曰分而至於塗人者勢也勢吾無如之何也已幸其未至於塗人也使之無至於忽忘焉可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系之以詩曰

吾父之子　今為吾兄　吾疾在身　兄呻不寧　數世之後　不知何人　彼死而生　不為戚欣　兄弟之親　如足于手　其能幾何　彼不相能　彼獨何心

蘇氏諱釿 不仕娶黃氏享年若干七月二十六日卒

子祈 無嗣

子福 子宗晏 子宗夙 子惟讃 子垂象

子昭度 子惟香 子惟德 子垂正 子垂範 子垂則 子琳

子昭文 子冒 子瓦 子浩 子瀚 子洙 子琛

子禔 子宗藝 無嗣 子宗瓊 無嗣

子晬 子昭辯 子文質 子文圭 子士元 子士能 子士良 子士學 子士嘉 子士宗

子暇 子昭遇 無嗣

子昭遠
無嗣
子昭逸
無嗣
子昭建
無嗣
子暕
無嗣
子祐
子宗霸
子昭式
子文實
子惟忠
子惟恭
子文寶
無嗣
子昭現
子文釆
子士祥
子宗著
子德謙
子永
○子諱祜
不仕娶
李氏事
年五十
四七月
三十日
卒
子宗善
子昭圖
子惟益
子允元
子允迪
子惟吉
無嗣
子昭越
無嗣
子宗晏
子昭
無嗣
子宗昪
子德榮
子晢
子理
子琳
子舟
子德升
子淳
子德元
子汶
子諱杲
不仕娶宋氏事五十年一六月八日卒
子諱序
仕至大理評事娶史氏年七十五年五月十一日卒
子澹
子佾
子佾
子渙
子澗
軾
轍
子宗晃
無嗣
子徽
子子勳
子慎言
子慶昌
子復圭
子澄

族譜後錄上篇

蘇氏之先出於高陽高陽之子曰稱稱之子曰老童老童生重黎及吳回重黎爲帝嚳火正曰祝融以罪誅其後爲司馬氏而其弟吳回復爲火正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長曰樊爲昆吾次曰惠連爲參胡次曰籛爲彭祖次曰來言爲會人次曰安爲曹姓季曰季連爲羋姓六人者皆有後其後各分爲數姓昆吾始姓己氏其後爲蘇顧溫董當夏之時昆吾爲諸侯伯歷商而昆吾之後無聞至周有忿生爲司寇能平刑以教百姓周公稱之蓋書所謂司寇蘇公者也司寇蘇公與檀伯達皆封於河世世仕周家於其封故河南河內皆有蘇氏六國之際秦及代厲其苗裔也至漢興乃蘇氏始徙入秦或曰高祖徙天下豪傑以實關中而蘇氏遷焉其後曰建家於長安杜陵武帝時爲將以擊匈奴有功封平陵侯其後世遂家於其封建生三子長曰嘉次曰武次曰賢嘉爲奉車都尉其六世孫純爲南陽太守生子曰章當順帝時爲冀州刺史又遷爲并州有功於其人其子孫遂家於趙郡其後至唐武后之世有味道味道聖歷初爲鳳閣侍郎以貶爲眉州刺史遷爲益州長史未行而卒有子一人不能歸遂家焉自是眉始有蘇氏故眉之蘇皆宗益州長史味道趙郡之蘇皆宗并州刺史章扶風之蘇皆宗平陵侯建河南河內之蘇皆宗司寇忿生而凡蘇氏皆宗昆吾樊其大宗祝融吳回蓋自昆吾樊至司寇忿生自司寇忿生至平陵侯建自平陵侯建至并州刺史章自并州刺史章至益州長史味道自益州長史味道至吾之高祖其間世次皆不可紀而洵始爲族譜以紀其族屬譜之所記上至於吾之高祖下至於吾之昆弟昆弟死而及昆弟之子曰嗚呼高祖之上不可詳矣自吾之前而吾莫之知焉已矣自吾之後而莫之知焉則從吾譜而益廣之可以至於無窮蓋高祖之子孫家授一譜而藏之其法曰凡嫡子而後得爲譜爲譜者皆存其高祖而遷其高祖之父世世存其先人之譜無廢也而其不及高祖者自其得爲譜者之父始而存其所宗之譜皆以吾譜冠焉其說曰此古之小宗也古者有大宗有小宗傳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

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別子者公子及士之始爲大夫者也別子不得禰其父而自使其嫡子後之則爲大宗故曰繼別爲宗族人宗之雖百世而大宗死則爲之齊衰三月其母妻亡亦然死而無子則支子以其昭穆後之此所謂百世不遷之宗也別子之庶子又不得禰別子而自使其嫡子爲後則爲小宗故曰繼禰者爲小宗小宗五世之外則易宗其繼禰者親兄弟宗之其繼祖者從兄弟宗之其繼曾祖者再從兄弟宗之其繼高祖者三從兄弟宗之死而無子則支子亦以其昭穆後之此所謂五世則遷之宗也凡今天下之人惟天子之子與始爲大夫者而後可以爲大宗其餘則否獨小宗之法猶可施於天下故爲族譜其法皆從小宗凡吾之宗其繼高祖者高祖之嫡子祈祈死無子天下之宗法不立族人莫克以其子爲之後是以繼高祖之宗亡而虛存焉其繼曾祖者曾祖之嫡子宗善宗善之嫡

子昭圖昭圖之嫡子惟益惟益之嫡子允元其繼祖者祖之嫡子諱序序之嫡子澹澹之嫡子位其繼禰者禰之嫡子澹澹之嫡子位曰烏乎始可以詳之矣百世之後凡吾高祖之子孫得其家之譜而觀之則爲小宗得吾高祖之子孫之譜而合之而以吾譜考焉則至於無窮而不可亂也是爲譜之志云爾

族譜後錄下篇

蘇氏之先自昆吾以來其最顯者司寇忿生三代之事其聞於今不詳周公作立政而特稱之以敎大史其後周室衰司寇之子孫亦曰蘇公遺讒作詩以刺暴公名曰彼何人斯惟此二人見於詩書是以其傳至今自蘇氏入秦而平陵侯建與屬國武始顯遷於趙而并州刺史章益州刺史味道始有聞於世遷於眉而至於今無聞夫是惟譜不立也自昆吾至書之蘇公五百有餘年自書之蘇公至詩之蘇公二百有餘年自詩之蘇公至平陵侯建與屬國武七百有餘年自平陵侯建與屬國武至并州刺史章二百有餘年自并州刺史章至益州長史味道五百有餘年自益州長史味道至吾之高祖二百有餘年以三十年而一易世則七十有餘世世七十有餘世亦容有賢不賢焉不賢者隨世磨滅不可得而聞而賢者獨有七人七十有餘世其賢者亦容不止於七人矣而其餘不傳則譜不立之過也故洵旣爲族譜又從而記其所聞先人之行昔吾先子嘗有言曰吾年少而亡吾先人先世之行吾不及有聞焉其略曰蘇氏自遷於眉而家於眉山自高祖涇則已不詳自曾祖釿而後稍可記曾祖娶黃氏以俠氣聞於鄉閭生子五人而吾祖最少最賢以才幹精敏見稱生於唐哀帝之天祐二年而歿於周世宗之顯德五年蓋與五代相終始歿之一年而吾 太祖始受命是時王氏孟氏相繼據蜀蜀之高才大人皆不肯出仕曰不足輔仕於蜀者皆其年少輕銳之士故蜀以再亡至太祖受命而吾祖不及見也吾祖娶於李氏李氏唐之苗裔太宗之子曹王明之後世曰瑜爲遂州長江尉失官家於眉之丹稜祖

母嚴敬居家畫然多才略皆有實太后宗氏主之遺烈生子五人其才皆不同宗善宗晏宗昪皆淳淳無所毀譽少子宗晁輕俠難制而吾父杲最好善事父母極於孝與兄弟篤於愛與朋友篤於信鄉閭之人無親疏皆愛敬之娶宋氏夫人事上甚孝謹而御下甚嚴生子九人而吾獨存善治生有餘財時蜀新破其達官爭棄其田宅以入觀吾父獨不肯取曰吾恐累吾子終其身田不滿二頃屋弊陋不葺也好施與日多財而不施吾恐他人謀我然施而使人知之人將以我爲好名是以施而尤惡使人知之族叔父玩嘗有重獄將就逮曰入獄而死妻子以累兄請爲我詞獄之輕重輕也以肉饋我重也以菜饋我饋我以菜吾將不食而死旣而得釋玩曰吾非無他兄弟可以寄死生者惟子及將歿太夫人猶執吾手曰盡以是屬子之兄弟矣曰而子賢雖非吾兄弟亦將與之不賢雖吾兄弟亦將棄之屬之何益善教之而已遂卒卒之歲蓋淳化五年推其生之年則晉少帝之開運元年也此洵常得之先子

云爾先子諱序字仲先生於開寶六年而歿於慶曆七年娶史氏
夫人生子三人長曰澹次曰渙季則洵也先子少孤喜爲善而不
好讀書晚迺爲詩能白道敏捷立成凡數十年得數千篇上自
朝廷郡邑之事下至鄉閭子孫畋漁治生之意皆見於詩觀其詩
雖不工然有以知其表裏洞達豁然偉人也性簡易無威儀薄於
爲己而厚於爲人與人交無貴賤皆得其歡心見士大夫曲躬盡
敬人以爲諂及其見田父野老亦然然後人不以爲怪外貌雖無
所不與然其中心所以輕重人者甚嚴居鄉閭出入不乘馬曰有
甚老於我而行者吾乘馬無以見之敝衣惡食處之不恥務欲以
身處衆之所惡蓋不學老子而與之合居家不治家事以家事屬
諸子至族人有事就之謀者常爲盡其心反覆而不厭凶年鬻
其田以濟饑者既豐人將償之曰吾自有以爲之非爾故也卒不
肯受力爲藏退之行以求不聞於世然行之既久則鄉人亦多知
之以爲古之隱君子莫及也以渙登朝授大理評事史氏夫人眉

之大家慈仁寬厚宋氏姑甚嚴夫人常能得其歡以和族人 先公
十五年而卒追封蓬萊縣太君洵聞之自唐之衰其賢人皆隱於
山澤之間以避五代之亂及其後僭僞之國相繼亡滅 聖人出
而四海平一然其子孫猶不忍去其父祖之故以出仕於天下是
以雖有美才而莫顯於世及其教化洋溢風俗變改然後深山窮
谷之中向者之子孫乃始振迅相與從官於朝然其才氣則既已
不若其先人質直敦厚可以重任而無疑也而其先人之行乃獨
隱晦而不聞洵竊悲焉於是記其萬一而藏之家以示子孫至
和二年九月 日

大宗譜法

蘇氏族譜小宗之法也凡天下之人皆得而用之而未及大宗也
大宗之法冠以別子由別子而列之至於百世而至無窮皆世自
爲處別其父子而合其兄弟父子者無窮者也兄弟者有窮者也
無窮者相與處則害於無窮其勢不得不別然而其之子某某之
子某則是猶不別也是爲大宗之法云爾故爲大宗之法三世自
三世而推之無不及也人設二子而廣之無不載也蓋立法以爲
譜學者之事也由譜而知其先以及其旁子弟以傳於後世是古
君子之所重而士大夫之所當知也以學者之事不立而古君子
之所重與士大夫之所當知者隳廢是學者之罪也於是存之蘇
氏族譜之末以俟後世君子有采焉

別子
一世 別子之適子甲
庶子乙
二世 甲之適子丙
庶子丁
乙之適子戊
庶子己
三世 丙之適子庚

庶子辛
丁之適子壬
庶子癸
戊之適子子
庶子丑
己之適子寅
庶子卯

蘇氏族譜亭記

匹夫而化鄉人者吾聞其語矣國有君邑有大夫而爭訟者訴於
其門鄉有庠里有學而學道者赴於其家鄉人有爲不善於室者
父兄輒相與恐曰吾夫子無乃聞之嗚呼彼獨何脩而得此哉意
者其積之有本末而施之有次第耶今吾族人猶有服者不過百
人而歲時蜡社不能相與盡其歡欣愛洽稍遠者至不相往來是
無以示吾鄉黨鄰里也乃作蘇氏族譜立亭於高祖墓塋之西南

而刻石焉既而告之曰凡在此者死必赴冠娶妻必告少而孤則
老者字之貧而無歸則富者收之而不然者族人之所共誚讓也
歲正月相與拜奠於墓下既奠列坐於亭其老者顧少者而歎曰
是不及見吾鄉鄰風俗之美矣自吾少時見有為不義者則衆相
與疾之如見怪物焉慄焉而不寧其後少衰也猶相與笑之今也
則相與安之耳是起於某人也夫某人者是鄉之望人也而大亂
吾俗焉是故其誘人也速其為害也深自斯人之逐其兄之遺孤
子而不卹也而骨肉之恩薄自斯人之多取其先人之貲田而欺
其諸孤子也而孝弟之行缺自斯人之為其諸孤子之所訟也而
禮義之節廢自斯人之以妾加其妻也而嫡庶之別混自斯人之
篤於聲色而父子雜處讙譁不嚴也而閨門之政亂自斯人之瀆
財無厭惟富者之為賢也而廉恥之路塞此六行者吾往時所謂
大慙而不容者也今無知之人皆曰某人何人也猶且為之其輿
馬赫奕婢妾靚麗足以蕩惑里巷之小人其官爵貨力足以搖動
府縣其矯詐脩飾言語足以欺罔君子是州里之大盜也吾不敢
以告鄉人而私以戒族人焉髣髴於斯人之一節者願無過吾門
也予聞之懼而請書焉老人曰書其事而闕其姓名使它人觀之
則不知其為誰而夫人之觀之則面熱內慙汗出而食不下也且
無彰之庶其有悔乎予曰然乃記之

嘉祐集卷第十三

嘉祐集卷第十四

趙郡蘇洵

張益州畫像記　彭州圓覺院記
極樂院造六菩薩記　木山記
老翁井銘　王荊州畫像贊
吳道子畫五星贊　仲兄字文甫說
名二子說　送石昌言使北引
丹稜楊君墓誌銘　祭史彥輔文
祭任氏姊文　祭亡妻文
祭姪位文　祭史親家祖母文
議修禮書狀

張益州畫像記

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軍夜呼野無居人妖言流聞京師震
驚方命擇帥　天子曰毋養亂毋助變衆言朋興朕志自定外亂
不作變且中起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競惟朕一二大吏孰為
能處茲文武之間其命往撫朕師乃惟曰張公其人　天子曰然
公以親辭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歸屯軍撤守備使謂
郡縣寇來在吾無爾勞苦明年正月朔旦蜀人相慶如他日遂以
無事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于淨衆寺公不能禁眉陽蘇洵言
於衆曰未亂易治也既亂易治也有亂之萌無亂之形是謂將亂
將亂難治不可以有亂急亦不可以無亂弛是惟元年之秋如器之
欹未墜於地惟爾張公安坐於其旁顏色不變徐起而正之既正油
然而退無矜容為天子牧小民不倦惟爾張公爾繄以生惟爾父
母且公嘗為我言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變於是待
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繩盜賊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碪
斧令於是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之所仰賴之身而棄之於盜賊
故每每大亂夫約之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為易至於急之而生
變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待其

身若夫肆意於法律之外以威劫齊民吾不忍為也嗚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吾未始見也皆再拜稽首曰然洵又曰公之恩在爾心爾死在爾子孫其功業在史官無以像為也且公意不欲如何皆曰公則何事於斯雖然於我心有不釋焉今夫平居聞一善必問其人之姓名與鄉里之所在以至於其長短大小美惡之狀甚者或詰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見其為人而史官亦書之於其傳意使天下之人思之於心則存之於目存之於目故其思之於心也固由此觀之像亦不為無助蘇洵無以詰遂為之記公南京人為人慷慨有節以度量雄天下天下有大事公可屬系之以詩曰

天子在祚歲在甲午西人傳言有寇在垣庭有武臣謀夫如雲天子曰嘻命我張公公來自東旗纛舒舒西人聚觀于巷于塗謂公暨暨公來于于公謂西人安爾室家無敢或訛訛言不祥往即爾常春爾條桑秋爾滌場西人來觀公我父兄公在西囿草木駢駢公宴其僚伐鼓淵淵西人來觀祝公萬年有女娟娟閨闥閑閑有童哇哇亦既能言昔公未來期汝棄捐禾麻芃芃倉庾崇崇嗟我婦子樂此歲豐公在朝廷天子股肱天子曰歸公敢不承作堂嚴嚴有廡有庭公像在中朝服冠纓西人相告無敢逸荒公歸京師公像在堂

○彭州圓覺禪院記

人之居乎此也其必有樂乎此也居斯樂不樂不居也居而不樂不樂而不去為自欺且為欺天蓋君子恥食其食而無其功恥服其服而不知其事故居而不樂吾有吐食脫服以逃天下之譏而已耳天之畀我以形而使我以心馭也今日欲適秦明日欲適越天下誰我禦故居而不樂不樂而不去是其心且不能馭其形而況能以馭他人哉自唐以來天下士大夫爭以排釋老為言故其徒之欲求知於吾士大夫之間者往往自叛其師以求容於吾而吾士大夫亦喜其來而接之以禮靈師文暢之徒飲酒食肉以自絕於其徒嗚呼歸爾父子復爾室家而後吾許爾以叛爾師父子之不歸室家之不復而師之叛是不可以一日立於天下傳曰人臣無外之故季布之忠於楚也雖不如蕭韓之先覺而比丁公之貳則為愈予在京師彭州僧保聰來求識予甚勤及至蜀聞其自京師歸布衣蔬食以為其徒先凡若干年而所居圓覺院大治一日為予道其先師平潤事與其院之所以得名者請予為記予佳聰之不以叛其師悅予也故為之記曰彭州龍興寺僧平潤講圓覺經有奇因以名院院始弊不葺潤之來始得隙地以作堂宇凡更二僧而至於保聰又合其隣之僧屋若干於其院以成是為記

極樂院造六菩薩記

如余少年時父母俱存兄弟妻子備具終日嬉遊不知有死生之悲自長女之夭不四五年而丁母夫人之憂蓋年二十有四矣其後五年而喪兄希白又一年而長子死又四年而幼姊亡又五年而次女卒至于丁亥之歲先君去世又六年而失其幼女服未既

而有長姊之喪悲憂慘愴之氣鬱積而未散蓋年四十有九而喪妻焉嗟夫三十年之間而骨肉之親零落無幾逝將南去由荊楚走大梁然後訪吳越適燕趙徜徉於四方以忘其老將去慨然顧墳墓追念死者恐其魂神精爽滯於幽陰冥漠之間而不獲曠然遊乎逍遙之鄉於是造六菩薩并龕座二所蓋釋氏所謂觀音勢至天藏地藏解冤結引路王者置於極樂院阿彌如來之堂庶幾死者有知或生於天或生於四方上下所適如意亦若余之遊於四方而無繫云爾

木假山記

木之生或櫱而殤或拱而夭幸而至於任為棟梁則伐不幸而為風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幸而得不破折不腐則為人之所材而有斧斤之患其最幸者漂沉汩沒於湍沙之間不知其幾百年而其激射齧食之餘或彷彿於山者則為好事者取去強之以為山然後可以脫泥沙而遠斧斤而荒江之濆如此者幾何不

爲好事者所見而爲樵夫野人所薪者何可勝數則其最幸者之中又有不幸者焉予家有三峯予每思之則疑其有數存乎其間且其蘗而不殤拱而不夭任爲棟梁而不伐風拔水漂而不破折不腐不破折不腐而不爲人所材以及於斧斤出於湍沙之間而不爲樵夫野人之所薪而後得至乎此則其理似不偶然也然予之愛之則非徒愛其似山而又有所感焉非徒愛之而又有所敬焉予見中峯魁岸踞肆意氣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峯二峯者莊栗刻峭凜乎不可犯雖其勢服於中峯而岌然決無阿附意吁其可敬也夫其可以有所感也夫

老翁井銘

丁酉歲余卜葬亡妻得武陽安鎭之山山之所從來甚高大壯偉其末分而爲兩股回轉環抱有泉坌然出於兩山之間而北附右股之下畜爲大井可以日飲百餘家卜者曰吉是在葬書爲神之居蓋水之行常與山俱山止而泉冽則山之精氣勢力自遠而至者皆畜於此而不去是以可葬無害他日乃問泉旁之民皆曰是爲老翁井問其所以爲名之由曰往數十年山空月明天地開霽則常有老人蒼顏白髮偃息於泉上就之則隱而入於泉莫可見蓋其相傳以爲如此者久矣因爲作亭於其上又甃石以禦水潦之暴而往往優游其間酌泉而飲之以庶幾得見所謂老翁者以知其信否然今又問其老於荒榛巖石之間千歲而莫知也今乃始遇我而後得傳於無窮遂爲銘曰

山起東北翼爲南西涓涓斯泉坌溢以瀰斂以爲井可飲萬夫汲者告我有叟於斯里無斯人將此謂誰山空夜寒或嘯而嬉更千萬年自絜自好誰其知之乃訖遇我惟我與爾將遂不泯無溢無竭以永千祀

王荆州畫像贊

太山崇崇東海滔滔蟠爲山東公惟齊人齊方千里而吾獨見公公在荆州或象其儀白鬚紅顏謂公方壯公生辛丑天子之老誰謂公老其戚栢栢鎭天子之南邦

吳道子畫五星贊

世俗善畫曹與張谿墻破紙爛兵火所燒至于有唐道子姓吳獨稱一時蔑張與曹曆歲數百其有幾何或鑱于碑以獲不磨吾出貧寠非有富豪堂堂五行道子所摹歲星居前不武不挑求之古人其有帝堯盛服佩劍其容昭昭熒惑惟南左弓右刀赫烈奮怒木石焚焦塡星下土莫敢有驕嵬崔上星瘦而長腰四方遠遊去如飛飆倏忽萬里遠莫可招太白惟將宜其壯夫今惟婦人長裾飄飄抱撫四弦如聲嘈嘈辰星北方不麗不妖執筆與紙凝然不囂彝非今人厭傳異肯唯是五星筆勢莫高昔始得之爛其生綃及今百年墨昏而消愈後愈遠知其若何吾苟不言是亦不遺

仲兄字文甫說

洵讀易至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曰嗟夫羣者聖人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蓋余仲兄名渙而字公羣則是以聖人之所欲解散滌蕩者以自命也而可乎他日以告兄曰子可無爲我易之洵曰唯既而曰請以文甫易之如何且兄嘗見夫水之與風乎油然而行淵然而留渟洄汪洋滿而上浮者是水也而風實起之蓬蓬然而發乎大空不終日而行乎四方蕩乎其無形飄乎其遠來旣往而不知其迹之所存者是風也而水實形之今夫風水之相遭乎大澤之陂也紆餘委虵蜿蜒淪漣安而相推怒而相凌舒而如雲蹙而如鱗疾而如馳徐而如徊揖讓旋辟相顧而不前其繁如縠其亂如霧紛紜鬱擾百里若一汨乎順流至乎滄海之濱滂薄洶湧號怒相軋交橫綢繆放乎空虛掉乎無垠橫流逆折潰旋傾側宛轉膠戾回者如輪縈者如帶直者如燧奔者如焰跳者如鷺投者如鯉殊狀異態而風水之極觀備矣故曰風行水上渙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者豈有求乎文哉無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爲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風之文也二物者非能爲文而不能不爲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於其間也故此天

下之至文也今夫玉非不溫然美矣而不得以為文刻鏤組繡非
不文矣而不可與論乎自然故夫天下之無營而文生之者唯水
與風而已昔者君子之處於世不求有功不得已而功成則天下
以為賢不求有言不得已而言出則天下以為口實烏乎此不可
與他人道之唯吾兄可也

名二子說

輪輻蓋軫皆有職乎車而軾獨若無所為者雖然去軾則吾未見
其為完車也軾乎吾懼汝之不外飾也天下之車莫不由轍而言
車之功者轍不與焉雖然車仆馬斃而患亦不及轍是轍者善處
乎禍福之間也轍乎吾知免矣

送石昌言使北引

昌言舉進士時吾始數歲未學也憶與群兒戲先府君側昌言從
旁取棗栗啖我家居相近又以親戚故甚狎昌言舉進士日有名
吾後漸長亦稍知讀書學句讀屬對聲律未成而廢昌言聞吾廢
學雖不言察其意甚恨後十餘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
相聞吾以壯大乃能感悔摧折復學又數年游京師見昌言長安
相與勞苦如平生歡出文十數首昌言甚喜稱善吾晚學無師雖
日為文中甚自慚及聞昌言說乃頗自喜今十餘年又來京師而
昌言官兩制乃為 天子出使萬里外強悍不屈之虜建大旆從騎
數百送車千乘出都門意氣慨然自思為兒時見昌言先府君旁
安知其至此富貴不足怪吾於昌言獨有感也丈夫生不為將得
為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往年彭任從富公使還為我言既出境
宿驛亭聞介馬數萬騎馳過劍槊相摩終夜有聲從者怛然失色
及明視道上馬跡尚心掉不自禁凡虜所以夸耀中國者多此類
中國之人不測也故或至於震懼而失辭以為夷狄笑嗚呼何其
不思之甚也昔者奉春君使冒頓壯士大馬皆匿不見是以有平
城之役今之匈奴吾知其無能為也孟子曰說大人者藐之況於
夷狄請以為贈

丹稜楊君墓誌銘

楊君諱某字某世家眉之丹稜曾大父諱某大父某父某皆不仕
君娶某氏生子四人長曰美琪次曰美琳次曰美珣其幼美球
美球嘗從事安肅軍余適巴東因以識余嘉祐二年某月某日君
卒享年若干四年十一月某日葬于某鄉某里將葬從事來請余
銘以求不泯于後余不忍逆蓋美琳先君之卒一月而卒美琪美
珣皆志於學而美球既仕於朝銘曰
歲在己亥月在子培高穴深屯石土夫子骨肉歸安此生有四息
三哭位後只如雲不勝記其後豈不富且貴嗚呼余作銘賴其季更
千萬年豈不偉

祭史彥輔文

嗚呼彥輔病而拙胡負於天豈不壽考而於彥輔遽留其年誰
不留負後世哉與其細子孫載號載泣滿眼蛾蟲於天何傷焉使
一孫使與其偉儼然其惟其下惟雄有童未冠彥輔殺子幕經而
哭苦領來前天高其悲慟哭不聞誰知此冤報哭長思念初歸交
東宋寶元子以氣冥然爭放肆笑語雄豪哥又往會卓若無敵棟
也旁觀惡子大醉中夜過我狂歌叫謔予不喜酒正襟危坐終夕
無言他人竊驚宜若不合胡為甚歡嗟人何知吾與彥輔切心互
顏若將磷而遠過我後子先擠排凋谷無有如易我易子報
破家孤孫冷夜淨某典予無聊旅遊王城飲食寢寐相許以忠臺
將子始答策罷予將西轅既然有懷吾親老矣甘旨未究將從
南公奔走乞假遂至于變予時亦來止于臨江繫馬解鞍愛彥子
疑倉卒就獄慘實驚喧及秋八月予將北歸亦既具船有書屢至
開視驚叫遭丁大艱故鄉萬里江血行役敢期生還中途子握
手相慰曰無目哀旅宿魂驚中夜起行長江大山有何可忘痛告我
無恐相從入蜀歸來幾何子以病廢手足若攣我寧彥子心壯若鐵
石益固而堅瞋目大呼屋瓦為落聞者竦肩予疑之哭大臨嘔血
傷心破肝我遊京師強起來餞相顧留連我還自東二子喪母歸

懷辛酸子病告革奔走往問醫云已難問以後事口不能語悲來塞咽遺文墜葉為子收拾以葺以編我如不朽千載之後子名長存嗚呼彥輔天實喪之予哭寢門白髮斑斑疾病來加卧不能奔哭書此文命軾往奠以慰斯魂尚饗

祭任氏姊文

昔我曾祖子孫滿門姊之先人實惟其孫不幸而亡又不有後世饗此其祀在姊祭於女家聞者歎姊不永存後蔑以謝姊之未亡洵作族譜是弟諸子可以指數念姊之亡其後為誰周旋反覆不見而悲悲其早喪其姊壽考春秋萬數救姊之老今姊永歸送及良人皆葬于原送哭酸辛姊之子孫恭惠夙達當有顯者以塞此恨讀此文告以無憾鬼神有知尚克來饗

祭亡妻文

嗚呼與子相好相期百年不知中道棄我而先我徂京師不遠當還嗟予之去曾不須臾子去不返我懷永哀反覆求思意子復回

人亦自言死生短長苟皆不欲爾避誰當我獨悲[illegible]百殃有子六人今誰在堂唯軾與轍僅存不亡咻呴撫摩既冠既昏教以學問畏其無聞晝夜孜孜孰知子勤提攜東去出門遲遲今往不捷後何以歸二子告我母氏勞苦今不汲汲奈後將悔大寒酷熱崎嶇在外亦既薦名試于南宮文字煒煒歎驚群公二子喜躍我知母心非官實好要以文稱我今西歸有以藉口故鄉千里期母壽考歸來空堂哭不見人傷心故物感涕殷勤嗟予老矣四海一身自子之逝內失良朋孤居終日有過誰箴昔予少年游蕩不學子雖不言耿耿不樂我知子心憂我泯沒感歎折節以至今日嗚呼死矣不可再得安鎮之鄉里名可龍隸武陽縣在州北東有蟠其丘惟子之墳鑿為二室期與子同骨肉歸土魂無不之我歸舊廬無有改移魂兮未泯不日來歸

祭姪位文

嘉祐五年六月十四日叔洵以家饌酒果祭于亡姪之靈昔汝之生後余五年余雖汝叔父而助與汝同戲如兄弟然其後余日以長汝亦以壯大余適四方而汝留故園余既歸止汝乃隨汝仲叔旅居東都十有三歲而不還今余來東汝遂遠然至死而不救此豈非天耶嘗夫數十年之間與汝出處參差不齊曾不如其幼之時方將與汝旅于此汝又一旦而沒人事之變何其反覆而與人相違嗟余伯兄其後之存者今日以往獨汝季弟與汝之二孺此所以使余曾悲也汝沒之五日汝家將殯汝于京城之西郊魂如有知來此永別尚饗

祭史親家祖母文

嗟人之生其以幾何百年之間紛若如麻反顧而思可泣以悲夫人之孫歸于子轍自初許嫁以及今日旻天不弔禍難荐臻始自丁亥天崩地拆先君沒世亦及近歲子婦之再月以[illegible]母謂亦止此誰知于今乃或有甚室家不祥死而莫救及于夫人亦罹此咎予喪其婦婦喪祖母誰謂人生而至於是嗟夫傷心悲忿不能止

議修禮書狀

右洵先奉　敕編禮書後聞臣寮上言以為　祖宗所行不能無過差不經之事欲盡芟去無使存錄洵竊見議者之說與　敕意大異何者前所授　敕其意曰纂集故事而使後世無忘之耳非曰制為典禮而使後世遵而行之也然則洵等所編者是史書之類也遇事而記之不擇善惡詳其曲折而使後世得知而善惡自著者是史之體也若夫存其善者而去其不善則是制作之事而非職之所及也而議者以責洵等不已過乎且又有所不可者今　朝廷之禮雖為詳備然大抵往往亦有不安之處非特一二事而已而欲有所去焉不識其所去者果何事也既欲去之則其勢不得不盡去盡去則禮缺而不備苟獨去其一而不去其二則適足以為抵牾齟齬而不可齊一且議者之意不過欲以掩惡諱過以全臣子之義如是而已矣昔孔子作春秋惟其惻怛而不忍言者而後

有罪惡諱益相公覺子敝卒沒而不書其實以爲是不可書也至於
成宋亂及齊狩衞侯公作丘甲用田賦丹桓宮楹刻桓宮桷若此
之類皆書而不諱其意以爲雖不善而尚可書也今先世之所行
雖小有不善者猶與春秋之所書者甚遠而悉使洵等隱諱而不
書如此將使後世不知其淺深從見當時之臣子至於隱諱而不
言以爲有所大不可言者則無乃欲益而反損歟公等之所以求
減損可所以爲賢君者章然其所爲者非不書也書而從曲其文
耳然則其實猶不沒也其實猶不沒者非以彰其過也以見其過
之止於此也今無故乃取先世之事而沒之後世將不知而大疑
之此大不便者也班固作漢志凡漢之事悉載而無所擇今欲如
之則先世之小有過差者不足以害其大明而可以使後世無疑
之之意且從洵等爲得其所職而不至於侵官若謹具狀申尚
參政侍郎欲乞備錄聞奏

嘉祐集卷第十四

嘉祐集卷第十五

趙郡蘇洵

雜詩

雲興于山

雲興于山靄靄其生匪山不仁天實不顧山川我享爲我百神豈
不畏天奚此下土班班爲慎戴我居號天乎未雨余不告勞肆爲
山川不如月毛

有驥在野

有驥在野百過不呻子不我良豈無他人繫我于廄乃不我駕遇
我不終不如在野秃毛于霜寄肉于狼寧彼我傷寧人不我顧毋
辱我志

有觸者犢

有觸者犢再箠不却爲子已觸安所置角天實畀我子不
我所爲去奪我有子欲不觸遺六之笠

朝日載昇

朝日載昇蹙蹙伊疵于室有婦于野有耕于塗有商于途有征夫
生斯民相養以寧嗟我何爲踽踽無營初孰與我從我往我
惟問安所處我

我客至止

我客至止我迎于門來升我堂來飲我觴春盍不時罪我不勤來
我何多豁辭不能客謂主人唯子我然求子之多責子之深朋子
子賢

顏書

任君北方來手出郯州碑爲是魯公寫遺我我不辭魯公實豪傑
慷慨忠義姿在天寶末變起倉卒陽跳猛上不敢當偏生横義旗
從者數十郡連衡斷虜幹造勢尚弱胡爲力未衰用兵竟不勝
歎息眞數奇身死常山烈士淚滿頤魯公不死敵天下皆熙熙
奈何不愛死再使踏賊鋒公固不畏死吾實悲當時細遠念高誼

惜哉我生遲遲日見異跡不知作者誰云公本不死此事亦已奇
或云公門人所作大抵天下心人人屬公思加以不死欺慰也若欺
悲我欲哭公墓莽莽不可知愛其平生迹往往或子遺此字出公
手一見淚歎咨使公不善書筆畫亦非惡只其平生事豈忍棄路
岐況此字頗怪堂堂偉形儀殺極有深穩骨老成支離點畫亦遒處
和關連不相違有如一人身鼻口耳目眉彼此異狀殊各知其
縱離雖天上星分如不相持左右自毀會或作斗與箕滑四
重安置無欹危篆隸尤大體高屋無弱楣古器合法度法物
規恐其始下筆莊重不自卑虞柳豈不好結束太拘卑
俗爾手尚敢窺自我見此字得紙無所施一去
爲國圍彼明月欲畫形終非誰知忠義心餘十
孫使我重歎嗟

歐陽永叔白兔

幾處枯平原翁嬰亂衰草者些欺稿執頗刷莫能保白兔
歎息愛其老獨生遂長物野性猶驚猜貴人遊獵鈞
誰知山林寬穴處頗自好高颭動搖葉群寬逃如掩畏人
眼野明昌爲獵夫指之笑自匿苦不早何當得窮餘靈枯

答二任

魯人厭夫子嗚丘指東家富呼雖未遇弟子已如麻奈何鄰田
習不爲歎莖愚區吳越間問骨不憚趨習見反不怪此人
嗟我何足道窮車出無車昨者入京洛文章敎人或
聞之笑呀呀獨有兩任子知我有足嘉遠遊苦相念長篇
我道亦未尓子得任增加貧窮已衰老短髮垂縣掛
思治山中舍性歲栽苦竹細密如蒹葭庭前三小山本爲山也權
當前鑿方池寒泉照浴呀然此可竟日胡爲路朝衙何當子來會
酒食相邀迎願爲久相敬終始無疵瑕閒居各無事數來娛煙霞

丙申歲余在京師鄉人陳景回自南來棄其官得太子中
允景回舊有地在蔡今將治園囿於其間以自老余嘗有
意於嵩山之下洛水之上買地築室以爲休息之館而未
果今景回欲余詩道此意景回志余言異日可以知余
之非徒去爾

此山之陽土如腴江水清冽多鯉魚古人居之富者衆我得族
思移居平川如手山水歡此我後世鄰且異趣行天下愛雲
欲買湖居真勞晴原漫漫千里山色照對光如畫民生々
夫孔衣冠吳室偉丈夫吾今方居未有可更從何哉不可
洪到學上蔡古地百頃田麥隴草野閑居紅桑依連陂
尹誰知李斯嘆秦相不還事大息黃犬今君南去已是老
少留吾家

憶山示人

少年喜奇遊慕拓鞍馬間嶷目想天下愛此宇宙寬山川
浩然遂忘還嵯峨最先見晴光歡馬川遠望不及上猶處
大雪冬殺腥多秋多地虯乘春乃敢去蘭旬警厚
左右蹴蹄猿除崇堂如百咱巖成髙閣望日
自巖不得下捫崖長嘆定卿回顧風如
重手捫百臨風弄摸油飄若風中仙
峽山經下回峽水多怪湍長風送輕帆
巫到十數峯峯皆青奇不見端其餘
長卷軍運迷喝爾可攫猶作哦
野使險且堅江山兩相值彼世無水東水行月餘日泊
蠲堠走塵土耳囂目眩昏中路入漢水亂流愛遠
洗滌無瑕痕數載入京師累歲不得官終
五嶺不復留與卓走燥禁自此何
體如傾中原幾日至華下秀色照天上下數十里
跡遇見北南贴岸蟠長安一月看山岳懷抱
倚山我當緣下瞰不測溪石亂交戈縱虛閣
左山右絕澗中如一繩腥拔馭駐翻帶不忍顧以歎果累斯

兀不相屬聯背出或逾嶺遠發爲如爭先或斬度因領下馬
怪事看愈好勸勉髮青歡行行上紛鬧勉強蹚不前矯首
漫漫但青煙及下鹿頭坂始見平沙田歸來顧妻子壯抱
遂使十餘載此路常周旋又聞吳越中山明水蓬鮮百金買
徃意不自存投身入廬岳首拖瀑布源飛下二千尺強烈
餘閒散爲雨遍作山中寒次入二林寺遍禮高僧言問以
尊我同躋攀逾月不倦歇窮巖谷行欲殫下山復南邁不
五嶺望可見欲徃苦不難便擬去登玩因得窺群蠻此
歸拖蒞前前到家不再出一拔戚十年前闔廬山郡太守
性本與誠面見出新嫌猶璧擴三方有頻大家鏤包衆
侍之為長垣大拙蜀山峨嶮矛氣不盈不惬窨華背乘
吳君穎川秀六載為蜀官傳書昔爲宗天鵝已龍劃峨
峨眉亦南輿衆推又可到不見宜邑然有如買舟牛爐
始謂泛峽去此約今又愆只有東北山依然返昔好
此何著意看

上田侍制詩

日落長安道大野渺荒荒吁嗟秦皇帝安得
小民十尺長耕田破萬頃一餘栗丝縣少年
勇力不自矯頡頏能咱乾糧天意此有霜故使
寡累賤兩剛方今正似此猛士強如狼跨馬
胝甲猕不顧思陽搏敵場嗟彼誰知此跋跋不
無衣不朝王田侯本儒生武略今光光右手握摩足指
郡國瑗浩浩漫蹤有後倉奉境古何在秦人多戰傷此事
此非將何償丹此報天子爲侯歌之章

途次長安上都漕傅諫議

丈夫正多念老大自不安居家不能樂忽忽思中原戚然
劫劫道路間窮山多虎狼行路非不難昔昔依奔走
鷄殼聊自給如此已十年緬懷當今人草草無復問坐臥閑

并剝食在肩布衣與食內幸可父口言默默不以告未可
驅車入京洛滿鎮皆達官長安逢傳侯頻得說肝肝貧
不復苦自嘆富貴不足安得雲過長天中虛遊有念懷
世俗不見信排斥僅得存物若東入秦大麥黃滿田秦氏
爲君喜不眠禁軍殺千萬仰此其咽西蕃又可老
士飽可以戰吾寧爲之先傳侯君在西天子憂東
何策安西邊傳侯君謂何明日將東轅

答陳公美

少壯事已遠舊交良可懷百年能幾何十載
游處了無猜飲食不相捨談笑久所諧拜君
臨岳俱未老夫至淶與頗我子在辟君
爲吏天一涯我又亂奔走遠引不復來歲月
況與君別多生愛若心力不能收
如吾昔無才君亦已有骨目秀且佳人
吉本不世家苦見台鬱鬱自不堪
東走度嶺崖不君在此得奉笑與談
我來處可止白髮生兩鬢新句犀先
故舊每所飛作詩報君觀亦聊以相催

又答陳公美三首

仲尼魯司寇官職亦已優幾祭肉不及載冕去
爲肉既可羞君子意有在衆人但見尤置之
仲尼爲羣辨一走十四年前後不出五十千
豈其殆狂興出處固自定不失稱聖賢彼亦
公孫昔牧豕佐牛倉海賓勉強聽鄉里垂老
徒爲文辛勤君子豈必隨孔孟皆旅人

送李才元學士知邛州

貧賤無妻子留貴樂歡閒不見李夫子得
紅旌照蜀山歸來未解裳故舊已滿門至

癸酉四月十四日有書友攜此宋刻嘉祐集示余書直白鏹四十金
云出自松江故家余一見稱異刻本之精印本之更在宋本中可為
希有雖首尾略缺諸藏書家圖記已鈐于缺少處如元山徐氏
收存時即知是刻缺失已久假不檢對惜在頃全十四冊啟過
兩周為友人及持去用檢舊藏蘇集手校宋本核之方知
所據即是本余向缺失劣寧注明卷首朱筆校改第七
卷目錄起乃恍然時未及留一影勘也後又攜來取第十
一卷中第七葉校之宋本作數日（[illegible]）
數月二字作年蓋舊本訛數年為數月舊校宋作數年而
諍筆偶誤仍寫年為月耳蓋見宋本之可寶而舊本之不足
恃如此余遂有欲得是通外來有全蘇集書者欲得宋元
人集余極重出本屬書友往應其求因為姑損以就之
而是書亦以他人運價未至物主先降價相就竟成交易
書直未酬甚為己有再取舊校本一一勘之無不脗合宋
刻中有墨筆所改錯傳者當是舊亭等卷四中透底篇
誤後世不得見耳校正本以改去非是此處特以以改墨筆事
以為果惟親見宋刻之先付校本改訂之相證明古書校定
之亦親切如是余於諸墨圍以朱柳何採耶通體塗抹而
為宋人諱者本於原本昧自遇宋諱皆以朱筆圍其字亦
是從前版刻之所遺不處處相者以為大疵此蓋知
宋本之妙音至其更有未唯傳是樓物猶可指證其
目云宋板蘇明允嘉祐集十五卷四冊今本正符云

（[illegible]）

嘉慶十八年四月十八日黃丕烈書于百宋一廛

越日晨起從頭閱知前跋多誤字三行缺少當作
抹去行末句當作末卷十二行因為當作遇為昨跋
書本備已見從未及細閱因此致誤乃悟舊亭校誤亦出無
心也復此識時正暮天陰晝臟一層春紅觸緒新綠於
此如歷冬春嘗味如是

越歲丙子仲春六日日辰起無聊偶檢及此
覺古色古香久而彌著跋語精詳尤足資流
洞悉垂遺聿生心照略書數語于此以志重展既幾

后山詩註十二卷

（宋）陳師道撰　任淵註

元刻本（卷一配日本鈔本）

后山詩註十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宋陳師道撰。任淵註。原本六卷。此本作十二卷。則淵作註時每卷釐爲二也。淵生南北宋間。去元祐諸人不遠。佚文遺躓往往而存。即同時所與周旋者。亦一一能知始末。故所註排比年月。鉤稽事實。多能得作者本意。然師道詩得自苦吟。運思幽僻。猝不易明。方回號曰知詩。而瀛奎律髓載其九日寄秦觀詩。猶誤解末二句。他可知矣。又魏衍作師道集記。稱其詩未嘗無謂而作。故其言外寄託。亦難以臆揣。如送郭概四川提刑詩之功名何用多。莫爲分外慮。送杜純陝西轉漕詩之誰能留渴須遠井。贈歐陽棐詩之歲歷四三仍此地。家餘五一見今朝。觀六一堂圖書詩之歷數況有歸。敢有貪天功。次韻蘇軾觀月聽琴詩之信有千丈清。不如一尺渾。次韻蘇軾勸酒與詩之五士三不同。所紀鳴蟬賦。寄蘇軾詩之功名不朽聊通袖。海道無違具一舟。寄張耒詩之打鴨起鴛鴦。離潁詩之毀竹防供爨。池魚已割鮮。送劉主簿詩之二父風流皆可繼。排禪詆道不須同。送王元均詩之故國山河開始終。以及宿深明閣陳州門絶句寄曹州晁大夫等篇。非淵一一詳其本事。今據文讀之。有茫不知爲何語者。即鉅野詩之蒲港對蓮塘。儷偶相配。似乎不誤。非淵親見其地。亦不知港字當爲巷也。其中如寄蘇軾詩之遙知丹地開黃卷。解記清波沒白鷗二語。蓋宋敏求校定杜詩。誤改白鷗沒浩蕩句。軾嘗論之見東坡志林。故師道借以爲諷。淵惟引其寄弟轍詩萬里滄波沒兩鷗句。則與上句丹地黃卷不相應矣。他如兒生未知父句。實用孔融詩。情生一念中句。實用陳鴻長恨歌傳。度越周漢登虞唐句。虞唐顛倒。實用韓愈詩。孰知詩有驗句。以熱爲孰。實用杜甫詩。而皆遺漏不註。次韻春懷詩塵生鳥跡多句。鳥跡當爲馬跡之譌。而引晉節文牀塵鼠跡附會之。齋居詩青奴白牯靜相宜句。牯字必誤。而引白角簟附會之。謁龐籍墓詩叢篁使道更須東句。東字必誤。而引齊民要術東家種竹附會之。至於以謝客兒爲客子。以龍爲龍伯。皆紕繆顯然。淵亦絶不糾正。是皆不免於微瑕。據淵自序。其編次先後。亦如所註山谷集例。寓年譜於目錄。今考和豫章公黃梅二首註曰。此篇編次不倫。姑仍其舊。又於紹聖三年下註曰。是歲春初。

后山嘗罷穎學、而離穎等詩反在卷終、又有未離穎時所作、魏本如此、不欲深加改正。而於示三子詩則註曰、此篇原在晁張見過詩後、今遷於此。於雪後黃樓寄負山居士詩則註曰、此詩原在秋懷前、今遷於此。於再次韻蘇公示兩歐陽五詩則註曰、以東坡集考之、原在渉潁詩後、今遷於此。則亦有所竄定、非衍之舊。又衍記稱師道卒於建中靖國元年、年四十九。此集託始於元豐六年、則師道年已三十一。不應三十歲前都無一詩。觀城南寓居二首、列於元豐七年、而註曰、或云熙寧間作。則淵亦自疑之。題趙士暕高軒過圖一首、淵引王立之詩話、稱作此詩後數月閒遂卒。故其後更列送歐陽棐晁端仁、王鞏三詩。今考王立之詩話、實作數日無己卒、士暕贈以百縑。校其所錄情事、作數日爲是。則小誤亦所不免。然援證古今、具有條理、其所得者實多。莊綽雞肋編嘗摭師道詩採用俚語者十八條、大致皆淵註所已及。可知其用意之密矣。固與所註山谷集均可並傳不朽也。

宋槧后山詩註

丁巳六月自滬旋來詣師于菴
承敎夫子出示所藏宋槧小周禮說
文后山詩注諸精本皆希世之珍
秘爰假歸斯冊展讀竟夕謹
識手首用誌古緣 袁克文

后山詩注卷第一

天社任 淵

妾薄命二首 后山自注曰本爲南豐作

按漢書許后傳曰奈何妾薄命端遇竟寧前

故曹植樂府有妾薄命篇

主家十二樓

殿殿煌煌京洛行曰鳳樓十二重按漢書鎮有五城十二

樓意與此意不同故不援引後做此

一身當三千

白樂天詩曰漢宮佳麗三千人三千寵愛在一身后山以

五字盡之語簡而意盡集中如此甚衆

古來妾薄命事主不盡年起舞爲主壽相送南陽阡

言樂未畢而哀繼之也劉禹錫詩成未徹盈門蓋昨夜

盡書歌舞人后山蓋用此意韓非子曰可以盡年漢書帝紀

曰、獀伯亦起舞劉禹錫紇那歌曰願郎千萬壽長作主人

翁陶淵明挽歌向來相送人各已歸其家漢書原涉傳涉

父哀南陽太守父死讓大治起塚舍買地開道立表署曰、

南陽阡

忍着主衣裳爲人作春妍

此句及下篇向來一瓣香敬爲曾南豐之句皆以自表見

其不忍更名他師也樂天燕子樓詩曰、鈿暈羅衫色似煙

一回看着一潸然自從不舞霓裳曲疊在空箱十一年后

山蓋用此意而語益高古東坡詩云爲人作容姿

有聲當徹天有淚當徹泉

列子云史遂號于梁永安故宮曰怨痛之響上徹青天、

韓退之詩上呼無時聞地淚到泉賈山傳曰、下徹

三兒

死有還無知

家語子貢問孔子曰死者有知乎將無知乎

妻身長自憐

謝靈運銅雀臺詩曰況乃妾身輕楚詞九辯曰惆悵兮而私自憐李太白去婦詞曰孤妾長自憐世或苦后山之詩非一過可了近於枯淡彼其用意直追騷雅不求合於世俗亦惟恃有未嘗少忝之知也自此而公外致使舉世無領解者渠亦安暇恤哉

又

葉落風不起山空花自知

兩句曲盡丘原淒慘意象矣選潘安仁悼亡詩落葉委埏側枯荄帶墳隅南史謝貞詩風定花猶落

捐世不待老惠妻無其終

左傳曰鄭君賜不終注云惠賜不終也

一死尚可忍百歲何當窮

忍死尚可所死實難詩意謂安得速死以從其主也晉宣帝紀魏明帝曰死乃復可忍吾忍死待君建之詩言乎未老不得死

天地豈不寬妾身自不容

孟郊詩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莊子云不容身於天下

死者如有知殺身以相從故未歌舞地夜雨鳴寒蛩

師死而遂背之謂此詩亦少知愧矣南史沈預曰王子知其祖先神靈所在而不能殺身以從之淵明詩向來相送人老杜詩迴首可憐歌舞地爾雅曰蟋蟀蛩

送外舅郭大夫槩西川提刑

丈人東南來復作西南去

孔穎達曰易云師貞丈人吉非徒取尊老亦須德行先人也左傳曰杖莫如信言其德可信杖也

遠年百里別更覺貧賤苦

老杜詩復尊百里別之云乃知貧賤別更苦

王事有期程親筆當喜懼

上句謂郭以之官不得留下句自謂毋老不得去也詩云王事靡盬老杜詩公家有期程喜懼見魯論

晏與妻子別已復追贐事

時后山妻子皆隨郭行追贐者謂明日遂當作別老杜詩欲別向曛黑

何者最可憐兒生未知父

史記孔子世家曰胥何者最大此用其句法

盜賊非人情蠻夷正狼顧功名何用多莫作分外慮

郭槩為人喜功利二孫尊號皆冒諱列故後山每詩多有諷戒盜賊本非人所樂為以在位者有以致之蠻夷首懷貳而不以兵事鎮之則乘隙闚矣前漢食貨志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注云狼性怯走且還顧前書平彝之傳叢蔽諸盡曰君猶以前事為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字當稚廣

自容何所

百里早歸來九折慎馳騖

九折坂雖用前漢王吉事實戒其行險也老杜詩云早歸來黃土污衣眼易眯又詩游子慎馳騖

嫁女不離家生男已當戶

后山以貧故妻子寄食槩家異乎嬴貞所以期陳平者矣故有曲逆不侯之歎傳古豫章行云男兒當門戶墮地

自生神

送内

鹿麌顧其子
爾雅鹿牝曰麀其子麛麖牡曰麌其子麆麉非子曰麉
雖得麑爲母雖逃而啼
燕雀各有隨
礼記三年問曰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
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蹢躅焉踟蹰焉然後
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礼註又曰行
則有隨立則有序誰是侍禍福各有隨
興子爲夫婦五年三別離兒女豈不懷母老妹也其父子各
從母可喜亦可悲
此語悽然可念後篇又曰吾母亦念我與爾嘗想望譏之
使人孝愛之心油然而生所謂發乎情止乎礼義者也
關河百里道子去何當歸
後漢鄧禹傳論曰関河響動况借用其字老杜詩云塵靜
沙漠念子何當皈
三歳不可道白首以爲期
選詩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爲期
百畝未爲多數口可無飢吞色不敢吞欲怨當㱕誰
莊子大宗師篇子桑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
父母豈欲吾貧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而不得也
百畝數口用孟子意年還江陵恨賦曰畏不敢恨而吞色
老杜詩吞聲蹈復道真宰意茫茫趨亦薛君墓銘曰少不得
年又將老誰

別三子

夫婦死同穴
大車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后山雖用此語而其意則
謂夫婦生常別離至死方復同穴此所以可悲也世說命
嘉賓妹曰生縱不得與郗郎同室死寧不同穴
父子貧賤離
晋書殷浩傳詠曹顏遠詩曰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
天下寧有此昔聞今見之
後漢伏后傳曹操逼帝廢后獻帝謂郗慮曰郗公天下寧
有是耶此事亦夫婦不相保者故後山取其語用之雖使
事而無迹餘多倣此
母前三子後熟視不得追
孟子曰熟視試見實出室然
嗟乎胡不仁使我至於斯
此與上篇欲絕當㱕誰同意茂嘉溝洫志曰皇謂河公兮胡
不仁孟子亦曰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
有女初束髮
韓詩外傳曰夫人學婦者必至其身體頭其穀髮髻攏明
師以成其材
已知生離悲
家語曰孔子晨興顏回侍側聞哭者之聲甚哀曰此哭聲
非但爲死者而已又爲生離別者子曰回善於識音遂舉曰
悲莫悲兮生別離
枕我不肯起畏我從此辭
老杜詩驕兒不離膝畏我卻復去
大兒學語言拜揖未勝衣
老杜詩驥子好男兒前年學語時史記三王世家曰皇子

賴天能勝衣趨拜
嘆耶我欲老此悟那可思
元稹詩小女呼耶血垂淚南史何無哀樂過人當行淹齊
者數只此哭者之懷豈可思耶悲慟不能禁
小兒襁褓間抱負有母慈
漢書衛青傳曰青子在襁褓中稱宣帝紀注云襁即今之
小兒綳也褓小兒被也禮記內則曰子生三日始負子注
云負之謂抱之而使鄉前老杜詩負仰母慈
泣哭猶在耳我懷人得知
虎氏曰言猶在耳逝之詩嬌女未絕乳念之不能忘忽如
在我前耳若聞啼聲人得知猶言人那得知也老杜詩彼
蒼回幹人得知

寄外舅郭大夫

巴蜀通歸使妻孥且旧居
詩曰樂爾妻孥注云孥子也老杜得家書詩曰今日知消
息他鄉且旧居
深知報消息不忍問何如
老杜詩反畏消息來寸心亦何有又云道南問訊今何如
字本出禮記文王世子
身健何妨遠
樂天詩且到來歲期不知身健否
情親未肯疏
表記曰情疏而兒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歟老杜詩情
親得有君
功名欺老病淚盡數行書
韋直詩淚盡才難日韓非子曰卞和泣盡繼之以血

城南寓居二首

游子其何如
文選李少卿詩携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
韋杜城南村
韋曲杜曲皆在長安之南老杜所謂城南韋杜去天尺五
者也
秋水深可測挽衣踏行雲
老杜詩霑衣數挽不掩脛踏行雲謂踏水中雲影猶穿雲
紅蹙水中天之句
道僻夫欲地擇鄰故不喧
因擇鄰之宜應可物色欲踏今特不喧似欲相掩此句殊
有味達詩露增色已久逗之詩從此識歸處老杜詩已添
無數鳥爭浴故　相喧又云釋經故不還
牛羊闌籬落雉子猶在門
菁鄙直詩牛羊卧籬落無君子于役詩曰日之夕矣牛羊
下來陶淵明歸去來詞云稚子候門
又
潭々光明殿稽首西方像
華嚴十定品題曰闍目云佛在摩竭提國菩提場中始
成正覺普光明殿入刹那際三昧李長者謂是如來大智
自果所居之報宅退之詩潭々府中君
平生修何行步有黃金蓮
合論云佛足行時去地四指蓮花捧足傳燈錄云佛初生
地涌金蓮華自然捧佛足
欲豈當好徑我以履下穿
老子曰大道甚夷而民好徑莊子曰衣敝履穿

洗足坐道場奉々此何緣
金剛經曰洗足已敷座而坐法華經曰大通智勝佛十劫
坐道場漢書日華選書曰華々無須臾之閒
憶少子
端也早豈下歲晚未可量
左氏傳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豈下必有後於魯國、
注云、食子奉祭祀共養者也豈下蓋西方
我老不自食寧得如我長
漢書韓信傳漂母曰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
望報乎老杜示宗武詩曰假日從時飲明年共我長玉臺
新詠焦中卿妻詩曰、新婦初來時小姑如我長
喊々棄不子選首未始志
上句見書無穆選肖其私用後漢第五倫私其子之意運
之詩嬌兒未絕乳念之不能忘
吾毋亦念我與爾實相望
唐書肅宗張后傳曰端午日帝召見山人李唐帝方擁
幼女顧唐曰我念之毋怪也、唐曰太上皇今日亦當念陛
下此詩蓋用其意相望言各在天一方也、老杜詩人事多
錯迕與君永相望
絕句
翼々陳州門百里還人道昔人死別處一笑欲絕倒
此篇與前篇連字韻皆用本乃秋懷十首之二其後刪去
而僅存耳此篇全章云翼々陳州門百里億人遮雨淚落
或但着木々立搞今年蘇禮部畢騎猶未歸昔人死別處
一笑欲絕倒兀梧初后山來京師寓居陳州門故秋懷詩
又有朝暮陳州門悠々此何為之句時東坡新自登州召
為禮部而中復入帝城此后山所喜也老杜云孰知是死
別且復傷其寒晉書衛玠談遺平子絕倒
寄外舅郭大夫
丈人昔諸生明刑如皋陶
漢書叔孫通曰臣願徵魯諸生泮水詩曰、淑問如皋陶
幸寬右顧憂
後漢書馮衍傳鄧禹曰吾高祖任蕭何於關中無復西顧
之憂
未惜一身遠
韓退之郴州遷石詩不惜一身死老杜詩天涯涕淚一身遙、
西南百里行可以斷繩橋
意欲其不到遠略也老杜詩蜀嶺所秋急繩橋戰勝遲
慎勿煩惠文神母仁如堯
王子年拾遺記曰有青虹繞神母而堯有娠而生堯犧此
引用比　宣仁高太后時太后臨朝專務以德化民女主
之堯舜也漢書張敞傳張敞曰梁國大都吏民彫敝且當
以柱後惠文彈治之耳秦時獄法吏冠柱後惠文蓋欲
以刑法治梁故云
贈二蘇公
峨峨之山中巴江
老杜詩中巴之東巴東山、江水開闢流其間
楩楠梓樟枬柏楠青雲黃玉丹砂良獸虎皮雖甘不足當、
退之送廖道士序衡山序曰其水土之所生神氣之所感
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橘柚之包竹箭之美千尋之名、
材不能獨當其也意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此
篇蓋用此意而句法則退之陸渾山火詩也左太冲蜀都

賦曰椶楠幽藹於谷底吳都賦曰木則楓柙櫲樟
異人間出騖四方
前史華亭題傳曰實因異人間出今日始見知是萊尚書
服王褒李司馬楊
服事王褒陳子昂李太白司馬相如楊雄皆蜀人王秦
之與蜀太守帖云服事王褒司馬相如楊雄皆有後否
一翁二季對相望
謂三蘇也言與諸人相望於千載
奇寶橫道驥服箱
退之薦樊宗師書曰識不足奇寶橫棄道側驥服箱用賦
國策驥服鹽車事某事予忠主賦曰繁驥衰以服箱
誰其識者有歐陽
退之琴操曰至威上天下識者其誰張公作老蘇墓表曰
當日知眉枯之間與其二子擬輒皆至京師翰林学士歐
陽脩得其所著書二十二篇奏諸朝既出而公卿士大夫
爭傳之其二子舉進士皆在高等亦以文學稱於時眉山
在西南數千里外一日父子隱然名動京師而蘇氏文章
遂擅天下
大科異等固其常
東坡兄弟皆應賢良科東坡策入三等謝啓曰誤中久廢之
等老杜詩自遍固其常
小邦宜之白玉堂
晉人帖中往々用小邦字其意猶言少退也南史宋武帝
紀帝疾甚召太子戒之曰謝晦數從征伐頗識機變若有
同異必此人也小邦可以會稽江州處之楚辭湘南九諫
曰永貝闕兮白玉堂揮翰林志曰時以登翰苑者謂登王
署玉堂馬詩意謂縱未大用尚當以詞業延之
典謨雅頌用所長慶越周漢登虞唐
漢書楊雄傳論曰則以虞越諸子其注云虞過也司馬相
如難蜀父老辭曰上咸五下登三注云言漢德與五帝皆
盛而登於三王之上也選詩亦曰仁圖閱周義高登漢
千載之下有素王
杜預左傳序曰說者以爲仲尼自衛反魯脩春秋立素王
按漢書董仲舒策曰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以萬事見
素王之文爲
手澤都在視荒々
言先儒所見之不明也手澤書字鄭毛詩字以終上句典
謨雅頌之意前漢書儒林傳曰林尊事歐陽高爲博士授
平當陳翁生由是歐陽尚書有平陳之學又曰毛公治詩
爲河間獻王博士後漢鄭玄傳曰[illegible]毛詩春杜
詩題日荒々句非也祭文云而視荒々而髮蒼又俗本荒
々作茫々非是
後生不作諸老亡文體變化未可量
謂此書間新字之變化始宋書謝靈運傳論曰自漢至魏
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老杜詩字體變化如浮雲
百口一律如吃羌
退之西涯而碑曰百口和附兼爲一談又樊宗師銘曰惟
古於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由漢
迄今用一律
妖狐幻人大陸梁
說文曰狐妖獸鬼所乘郭氏玄中記曰千歲之狐爲淫婦
百歲之狐爲美女舞著子西京賦曰怪獸陸梁甘泉賦注

云塵粱跳也
虎豹却走逢牛羊
虎豹牛羊用鹽鐵論何以文學之意韓詩外傳曰却走而衣
遠於前人
上帝惠顧披不祥
楊雄長楊賦曰上帝眷顧左傳曰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
顧寡人韓詩外傳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秉蘭草拂除不
祥
天門夜下龍虎章
真誥有八色雲慕明光章又有玉清神虎章又按黃庭內
景經曰黃衣紫帶龍虎章意與真誥異然此詩特取其格
面
前驅吳回後炎皇
詩曰伯也執殳爲王前驅史記楚世家帝嚳以吳回爲重
黎後復居火正爲祝融帝王世紀曰炎帝長於姜水以火
承木位在南方主夏故謂之炎帝
肄新丹戲未冠雲從以甲冑前卷行
楊雄傳曰未冊其戲
素風縱燎無留藏
吳志呂蒙傳取關羽實以新草灌油其中乘風縱之同時
發火焚延燒曹公岸上營
天高地下日月光
禮記樂記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
授公以楄杖楄傷
漢書梅福曰倒持太阿授楚其柄李廣傳杖死扶傷不服
士如稻苗待公秋

差杜補稻畦水詩云稀秋適可已
臨流不慶公孝毓
用傳毓作舟楫之志張孝子思玄賦曰譬臨河而無航
如大醫王治膏肓
金光明經曰流水長者能善衆生無量身命汝今真是大
醫之王善治衆生無量重病維摩經亦云爲大醫王善療
衆病左氏傳晉侯夢疾爲二豎子其一曰居膏之上肓之
下若我何注云膏膈也心下爲膏
外證已解中尚強
外證已解之說張仲景言書中多有之左氏傳云外強中
乾此反而用之
探囊一試黃昏湯
一本云願借上古黃昏湯按圖經本草曰合歡夜合也一
名合昏韋宙獨行方曰心甲錯是爲肺癰黃昏湯治之取
夜合皮掌大一枚水煮服之探囊借用莊子語
一洗十年新學腸
新書謂王介甫經學也史記扁鵲傳曰湔浣腸胃
老生塞口不敢嘗
漢書朱博傳曰耆老生不習吏礼侯喜石鼎聯句曰塞口
且吞書論曰丘未達不敢嘗
向來狂殺今尚狂請公別試囊中方
維摩經曰佃羅之網因智寶也自辯智也故此詩引用黃曾
黃詩亦云聊得書生自聖類老杜詩未試囊中食玉法又
天囊中集未陳
南豐先生挽詞二首
早衆人聞更

漢書張良傳顧弃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
真從地下遊
漢書朱雲傳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故中案
未哭刘摩得詩曰寶泰雖殘精靈應共從之地下遊
丘原無起日
禮記檀弓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
也吾誰與歸注云作起也老杜詩多病焉鄉無日起
江漢有東流
此言九原雖不可作而文章之令名常與江漢俱存老杜
所謂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万古流韓愈亦晗而量
詩曰曾子文章世無有永之江漢星之斗故此引用
身世從違裏
選詩曰身世兩相棄又淵明歸去來詞云世與我而相違
志詩親以壽訓或從違而豈仕宦不滿晚得掌誥以憂
去遂死蓋從違各半也
功言取次休
左傳穆叔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言書
杜預傳預常言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幾也
不應須禮樂始作後程佗
右山自謂也文中子卷末載魏徵曰大業之際徵也嘗與
諸賢侍文中子謂徵及房杜曰先輩雖聰明特達然非董
薛程仇之比雖逢明主必愧禮樂指程元仇璋皆文中子
高第后山自謂其材本自不及程仇不待議禮樂而始優
者也
精爽回長夜
右一

左傳曰心之精爽是謂魂魄王仲宣詩長夜何冥冥
衣冠出廣庭
謂裏皇陳衣也
勲庸留琬琰形像付丹青
周禮王功曰勲民功曰庸明皇孝經序曰寫之琬琰庶有
補於將來老杜詩形像丹青逼王今亦作蘇才翁挽詞云
音容悼繪畫才業付兜鍪
道喪餘篇翰人亡更典刑
老杜詩唐織餘篇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又云雖無
老成人尚有典刑（見蕩之）
侯芭才一足白首太玄經
亦后山自謂也楊雄傳鉅鹿侯芭常從雄居受其太玄法
言呂氏春秋曾哀公問於孔子曰樂正夔一足矣李太白
詩誰能書閣下白首太玄經
暑雨
密雨吹不斷貧居常閉門東溟容有限西極更能存
言積雨之甚西極柱々凜焉不能自存西極謂天柱也老
杜詩西極柱亦傾攘列子湯問曰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
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地不滿東
南注云不周山在西北之極李杜建都詩曰其如西極存
又詩移柳更能存
束濕炊懸釜
漢書寶成傳操下急如束濕謂濕薪也韓非子曰智伯圍
晉陽城襄子決晉水灌之懸釜而炊
翻床補壞垣
左傳子產壞晉館垣唐人詩穴垣補牆隙

倒身無著処
此本杜床々屋漏無乾処之意、連上茅草詩倒身只寝百疾
愈東坡詩児女無処着
何手不成温
言善種陰所侵也、耳裡詩旋呵凍手暖絲篋
送江楚州
濠梁初得意
言有所悟入也、劉書孫坤之傳謝安曰常謂君粗得躰趣
者猶未悟之濠上観、荘子與恵子遊於濠梁之上荘子曰
儵魚出遊従容是魚楽也、恵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楽荘
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楽云々荘子又曰、筌者所
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
闕里旧論詩
闕里在今兗州、仙源県、漢書春秋只闕里者、仲尼之故宅
也、孔子嘗許商賜可與言詩此借用言後山與楚州皆出
南豊之門耶本杜云時嘗論詩早
雌處何多難
本杜云明略何多難
經年皆一辞
表記云君子三揖而進一辞而退、本杜云青瑣陪雙入鋼
梁阻一辞
淮人飢饉後
本杜甫送呉仲純詩、久参漢吏知文法當使淮人厭教條
良吏拊循時
前漢循吏傳序曰漢世良吏於是為盛、稱何傳只拊循勉
百姓

欲託山陽箒翁岐不受私之 后山自注云南豊為山陽簿
前漢尹翁帰拜東海太守過辞廷尉于定国定国欲囑託
邑子両人終日不敢見曰此賢将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
以私義蓋博中屠嘉曰使君所言公事吾且奏之則私吾
不受私語
送江端礼季共
曽肩惑后山刀筆工詩曰陳留江季共言行中
規矩極似孫莘老少時
正字元非世
漢書蘇則謂、何孫弘曰、何孫子為正字以言無曲学以阿
世
能詩称有声
退之石鼎聯句詩序曰侯喜新有能詩声
諸公交鄭泰
後漢鄭泰少有才略交結豪傑名聞山東三国志太作泰
書閣何生
退之傳何蕃云蕃閣親之左一日揖諸生帰養于和州諸
生不能去乃閉書室舍中
泥實経過数
泥受字見寄詩送詩趙李相経過
移書底裏傾
前漢龍逢傳云移書屬郡、後漢竇融傳云自以底裏上露
又送淮海別病眼向誰明
張籍詩三年病眼今年校
昇善張籍見過
白杜双林去

此句后山自言其偶出蜀郡董京傳常宿白社中傳燈錄
傳大士致書于梁高祖曰雙林樹下當來解脫善慧大士
從若宅於松下建寺因雙梼樹名曰雙林后山本佛故以
大士自況
高軒二妙來
此句言晁張見過本實傳賀七歲能辭章韓愈皇甫湜過
其家使賀作詩援筆輙就自目曰高軒過晉衛瓘傳瓘與
索靖俱善草書人號為二妙本杜詩贈往比鄰去空闕二
妙昭
排門衝鼻香
排門用韓愈排闥字韓偓詩杜衡水鼻飛還往袖拂楊花
去又來本杜詩宋門鼻香噪
揮壁帶塵埃
吳融贈蒼光草書歌曰人家好壁試揮拂瞬目已留三兩
行
不掃陳堂賓
后傳曰將本子陳館於西河前漢陳遵傳張竦欲令宣撥
子姪更為陳舍注云陳謂修飾掃除也
深愁勸酒回
前書楊惲傳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本曲詩贊山元
賓來空撣酒缸回
功名付公等
本杜詩數君意廣付公等
歧路在園東
是張時在館中故也後漢鄧訓傳李肴稱東觀為道家蓬
萊老杜詩指點虛无引歧路

次韻答邢居實二首
居實字敦夫邢恕和叔之子也少年有俊邑
讀庭用少公何在
樂天詩曰讀庭重少公何在按漢武故事顏駟曰文帝好
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尚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
以三世不遇也
不使群兒挾相鬧
退之奈何十原文云群兒劇天放不詩說得飛翔挾相鬧
今代貴人須白髮掛冠高枕未宜彈
邢詩云微意平生在江海塵冠今日為君彈王吉之詩話
云元祐初多用老成故后山有此句掛冠見後漢逢萌傳
彈冠見前漢王吉傳
又
秋來為客意何如千里河山信不疎
老杜詩秋來為客情本高適詩比來秋興復何如戰國策
吳起曰河山之險信不足保也此言信不疎謂心意相許
興不以遠而疎也
昔日老人今則少
盛謂君乃當代貴人又呂諸公猶為少年也樂天詩云昔
有詩張少年幾時呼張丈喚殷兄
不妨紅葉閉門書
南書鄭虔傳曰虔學書而病无紙知慈恩寺有柿葉數屋
遂借僧房居止日取紅葉學書本韋應物詩寄適清秋還寂
寞葉丹苔碧閉門時
丞相温公挽詞三首
恭熙思良輔

尚書說命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哲廟諒闇中以溫
公為相故用此事
詩書王百工
言以經術師表百僚也堯典曰允釐百工
事業遣謝傅
晉書謝安出鎮新城疾篤還都自以本志不遂深自慨失
既薨贈太傅
天還奪楊公
唐書楊綰傳綰薨代宗謂群臣曰天不使朕致太平何奪綰
之速耶
一代風流盡
南史張融卒張緒曰所見風流頓盡矣老杜哭李常侍詩一
代風流已用此意也
三師禮數崇
司馬公薨 二聖哭之甚哀贈太師溫國公還詩任昉哭
范雲曰平生禮數絕李善注引左氏名位不同禮亦異數
劉禹錫詩龍顏新知禮數崇
名與天下議美惡偕成空
改為詩云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賢聖
又
百姓歸周老
孟子曰伯夷太公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
養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
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東坡作溫公行狀曰 神宗
崩公赴闕衛民遮道呼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
在數千人聚觀之

三年待富庶
論語子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吾儒見
莊子
時方隨日化身已要人扶
黃魯直見此句嘆曰陳二真不可及蓋天下想遺之悲盡
於此矣前漢蕭何傳曰世俗咸謂時無日化者杜詩此生
已愧須人扶東坡詩登山不臨水猶未要人扶撰行狀
神宗初公為門下侍郎元祐元年正月公始得疾之甚詔
公肩輿至內東門子康扶入對小殿九月薨于西府銘詩
亦曰為政二年疾病半之功則多矣百年之思
玉几雖來晚明堂記按圖
言溫公雖不讀顧命而寬輔幼主也尚書顧命皇后憑玉
几導揚末命禮記曰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并記
外戚世家曰武帝召畫工圖公負成王以賜霍光
心知死諸葛
已不得借子龍心知所謂漢晉春秋云死諸葛走生仲達
事見蜀志諸葛亮傳注及晉書宣帝紀
終不負會稽
世說庾道季曰廉頗藺相如雖千載尚凜凜有生氣曹
蜍李志雖見在厭厭如九泉下人兩句合二事用之如東
杜淮王門下客終不愧孫登是也
又
方參真成己
禮記中庸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
成物智也溫公平日之學以誠為本
中年記著書

英宗命公為第一青、神宗賜其書名資治通鑑公手
平命韶論政不合出知永興軍乞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以
歸居洛十五年皆以書局自隨、其記曰虞卿非窮愁亦不
能著書
穀耕扶日月
此草野之言也、宋玉九辯曰農夫輟耕而容与王介甫作
韓魏公挽詞云觀扶日轂上天衢
起廢極吹噓
公既執政士大夫得罪於熙豊者極力汲引而用之日月
吹噓字惡不對而支撐良豪相等此詩人之妙也、柳子
厚文有起廢者按漢書司馬遷傳曰、補弊起廢、翱冠郭濬
曰、孔北海論清談高論噓枯吹生、老杜詩唯待吹噓送上天
得忘寧家晚成功不顧餘
行狀又曰、公自以遭遇聖明言听計從欲以身徇天下躬
親庶務不舍晝夜不復自愛譯々然皆謂朝廷天下大事也以此
觀之其汲々於功業豈肯遺餘力哉弃還在本冲泳史詩
曰晝夜不顧餘比借用
一為天下慟不敢愛吾序
東坡祭孫公文曰孟上為天下慟而下以哭其私此反而
用之言不復哭吾之私也、淵明詩曰、吾亦愛吾廬此借用
其字廬謂吾所託託焉耳、老杜詩安得廣廈千万間大庇
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
見此屋、吾廬独破受凍死亦足蓋以天下為憂而忘其私
也、後山用此意
次韻吾季者四首 右山自注云黄州何郎兄弟
曾慥詩選云何頡字斯舉黄岡人嘗從蘇黄問学
津々疑眉目、十五男兒萬里身
莊子庚桑楚篇老子謂南榮趎曰然而其中津々乎猶有
惡也、此借用其字
筆下倒傾三峽水
老杜詩曰、詞源倒流三峽水
胸中別作一家春
傳燈録僧問、崇信曰翠微迎羅漢意作麼生、師曰別是一
家春、樂天詩云、螢下中分兩州界燈前合作一家春、
又
黄塵投老倦何郎
平命甫詩黄塵投老倦匆々
准擬明年共歲寿
老杜詩老來准擬開懷久、又爾宗事詩曰、明年共歲右
烹沐不學杯酒詩、
欲其佼罕不作少年態也、國語曰、三釁三沐注云釁一作
熏、前書司馬遷書曰、未嘗銜杯酒接殷勤之歡
飛揚未許老夫量
老杜贈李太白云、飛揚跋扈為誰雄本借用比、史帝紀、武
高歌語昇遷任屢昇作王文憲集序載秦漢與詩云、老夫
亦何寄之子照清襟
又
暗中摸索不難知
国史纂異許敬宗性輕見人多忘之或謂其不聰乃曰、卿
自難記若遇曹劉沈謝暗中摸索着亦可識
眼衰輪囷却見稀
前漢鄒陽傳蟠木根柢輪囷離奇而為万乘器者以左右

光芒之容與法輪團離奇委曲盤戾也

行地但須先八駿

易坤卦曰牝馬地類行地無疆八駿見穆天子傳

刺天終不羨群飛

莊子鼎之禦都于厚丈曰子之視人自以無前一斥不復取飛

刺天

又

太阿無前鋒不缺

越絕書楚王召風湖子令之吳越見歐冶子使爲鐵劍二

枚一曰龍淵二曰太阿三曰工市風湖子請劍曰此劍直之

無前諸葛亮軍誡傳曰鉞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爲

不缺則折

鉛刀不甚供一切

續漢書固虞戲曰鉛刀皆能一斷十洲記曰昆吾割玉刀

切玉如切泥

至柔繞指剛則折

文選劉琨詩曰何意百煉剛化爲繞指柔老子曰太剛則

折

善而藏之光奪月

莊子庖丁善刀而藏之西陽雜俎曰李廣琛有劍或風雨

夜逆光出室環照方丈李白上韋長史書曰明奪秋月

次韻秦觀聽雞聞雁二首

行斷哀多影不留

老杜歸雁詩行斷不堪聞又孤雁詩哀多如更聞知還注

文選詩寒郊無留影

有人中夜攬衣裘

叢選詩長想不能寐攬衣起徘徊

業頭細字真堪恨斂盡長顰不解愁

哀樂元宛循境而變此寧知貴人同聞而異趣也述之短

擎歌曰太李儒生東曹客二十餘親朱射策夜書細字綴

語言兩目勝昏頭雪白此時提攜當案前看書到曉那能

眠一一朝富貴還自恣長檠高張照珠翠吁嗟世事無不然

牆角君看短檠棄

又

立馬增陳待一塵何如寧多不圖壺

言朋士設之不如閑居之適也

圖知雞口羞牛後不待嘎群已可憐

史記蘇秦說韓宣王鄙諺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楚世家曰有鳥在於阜

三年不鳴心繫人情被非謂大帝欲化爲萬子傳群嘆

毋

聞秦觀

觀字少章秦觀少游之弟按王立之詩話少章

登第後賓擊后山作此詩時猶未擧也故多感句

長鋏歸來夜帳空

史記孟嘗君傳馮驩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

文選孔稚圭北山移文曰蕙帳空兮夜鶴怨

衡陽回雁耳偏聽

盛其得宿無窮也衡山有回雁峯耳聽用晉書殷仲堪父

聞蟻鬬事

茜爲借春風看元循珠璣嗾唾中

杜牧之送李群玉詩曰玉白花紅三百首五陵誰唱與春

風後漢趙壹傳咳唾自成珠

和張秉公黄梅二首　張秉字謂夫東萊直言直當時寺人

寒衷一枝春白間千點黄

荊州記陸凱寄花曄梅花詩曰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

道人不好色行處若為香

梁書義季不好色惡見婦人相去數丈猶聞其臭此句暗用其意孫彦章戒律甚嚴故有道人之語花香惱人政由愛著愛既忘矣香復奚為

又

色輕花更艷體弱香自永

樂天詩貴妃死轉侍君側體弱不勝珠翠繁冬雪詩不粧艷已絶無風香自遠

玉質金作裳

林積詩金玉其相注相質也楚辭劉安[illegible]者表曰玉質幼[illegible]西京雜記之作黄蜂歌曰金為衣兮菊為裳

山明風弄影

還詩山明望松雪王介甫詩破梅弄影争先發擬天遠媒錦付疊霜包而弄影

吾張宋淵

后山自注曰來詩云欲餉子柔飯閒如今良

過午尚懸墻

欲貧無一錐

傳燈録溪山傳香嚴頌曰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貧尚有卓錐之地今年錐也無

所向皆四壁

漢書司馬相如傳家徒四壁立

瀛洲足風露胡不餘飢色

唐書褚亮傳弘文　李士十八人天下所慕向謂登瀛洲文潛時在　中故用此事列子曰列姑射山在海河洲中山上有神人吸風飲露不食五谷又曰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本杜詩蓬萊足雲氣

肯聞杜氏子蘭盤事尊客

杜氏子文唐年譜母也本杜送王評事待詩云我之曾老姑尔之高祖母尔祖未顯時歸為尚書婦隋朝大業末房杜俱交友長者來在門荒年自糊口家貧無供給客位但箕帚俄頃芳頗珍敬寡人敬後人恠髮屋髮空吁嗟為之久日陳留髻髮市充盃酒按新唐書王珪傳又王珪母李氏与杜詩不同或云李杜同出故子美謂李為姑尊客出斷袖

君婦定不然三槐泰中樹

老兵備嬴兵謂晉太子聞四寡君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

后山詩注卷第一

九日寄秦覯

疾風回雨水明霞

老杜詩殘夜水明樓

沙步叢祠欲暝鴉

柳子厚鐵炉步志曰江之滸凡舟可縻而上下者曰步漢書陳勝傳注云叢祠謂草木岑蔚者

九日清樽欺白髮十年為客負黃花

老杜詩生逢酒賦欺

登高懷遠心如在

登高盖九日故事文選潘岳秋興賦曰登山懷遠而悼近李善注引齊景公遊牛山流涕而歎晏子笑之云云杜牧之九日詩云古往今來只如此牛山何必淚霑衣

向老逢辰意有加

遇節物而多感老者則然

淮海少年天下士

史記魯仲連傳吾乃今日知為天下之士也秦覯漣水軍人在楊州之境故云淮海少年

可能無地落烏紗

用晉孟嘉落帽事唐令狐楚重陽日登落帽臺詩只有黃花近臣光綺席笑談從事落烏紗

巨野

餘力唐虞後沉人海岱西不應容桀黠尊役有青郊

山東盜賊以巨野為淵藪平人多被沉溺詩云謂郊神禹留此餘力遺患後人也向使無此澤以受衆流青郊其為魚矣此与東坡觀潁堆賦同意禹貢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大野既豬東原底平大野一名鉅野史記彭越傳曰桀黠奴人之所患也又漢書馮奉世傳曰羌虜桀黠賊害吏民

燈火魚成市帆檣藕帶泥

劉夢得詩漁家灯火明老杜詩[illegible]楚老漁商市樂府黃淡思曰象牙作帆檣老杜詩採藕不洗泥

十年塵霧底瞀眼怪新鮮

新自京洛風塵中來故見水鳥而怪歎老杜詩呀坑瞥眼過

示三子

時三子已歸自外家

去遠即相忘歸近不可忍

胜說載獨孤遐詩曰近家心轉切不敢問來人

兒女已在眼眉目略不省

一別久不復記憶也選詩云在若在眼

喜極不得語淚盡方一哂

東坡贈朱壽昌詩喜極無言淚如雨老杜詩畏虎不得語

了知不是夢

楞嚴經行品曰了知境界如幻如夢此反而用之東坡詩如今不是夢真个在廬山

忽忽心未穩

前漢王褒傳太子苦忽忽善忘不樂雪峯禪師點胸云某甲這裏未穩在

烏呼行

去年米賤家賜粟百万官倉米餘掬

元祐初在司諫朱光庭奏使賑濟河北不問民戶之等一槩支貸而河北措置司積年物斛九百万為之一空此詩

所宿豈謂是歟詩云終朝采綠不盈一掬
青錢隨賜費追呼昔日剜創今補肉
老杜詩恰有三百青銅錢[illegible]聶夷中詩云二月
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下瘡剜却心頭肉
今年夏旱秋水生江淮轉粟千里行
前漢鄒陽傳轉粟流輸千里不絕
不應遠水救近渴
此俗間語也韓非子亦有遠水救近火之語
空倉四壁雀不鳴
益州耆舊傳楊宣為河內太守行縣有羣雀鳴宣曰前有
覆車粟此雀相隨欲往食歐公詩寒雀噪空倉
似聞為政不爲費
善政當惠而不費徒惠而不知為政其可繼乎
兩不相傷兩相濟
老子曰兩不相傷而德交歸焉此皆用
十年斂積用一朝驚濤破山風動地
言非常之政不可久也老杜詩築場看斂積莊子曰疾雷
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老杜又云東西飄風動地至
秋懷示黄預
鬼鳴風歷耳
柳子厚夢歸賦云風纚纚以經耳佛書有一歷耳根之語
道塲草侵衣
老杜詩壞道哀湍瀉
月到千家靜
老杜詩千家山郭靜朝暉
林臥一鳥歸

老杜詩日暮歸幾翼北林空自昏又云林昏罷幽磬
冥冥塵外趣
楊子曰鴻飛冥冥弋人何篡焉此借用
稍稍眼中稀
疑用老杜眼前無俗物之意史記平原君傳賓客稍稍引
去者過半杜甫詩古來相接眼中稀
送老須公等秋來未解圍合斷一作小
老杜詩送老白雲邊曹植圍棊賦曰合圍促陣交相侵伐
送張大使
曠度逢知晚高才動下難
後漢夏侯湛東方朔畫贊曰遠心曠度稱康書云長才廣
度無所不淹
清澈一鶚上
後漢孔融薦禰衡云鷙鳥累百不如一鶚老杜鵰賦云當
九秋之凄清見一鶚之直上
拭目萬人看
文選楊脩書云擬潛駭視而拭目
白酒初同醉
周禮酒正注曰昔酒無事而飲也今之酋久白酒所謂舊
醳者也樂天詩花時同醉破春愁
黄花已戒寒
禮記月令季秋之月曰鞠有黄華國語曰火見而清風戒
寒
懸將衰老事一一報長安
長安蓋南山舊遊之地前詩有城南寓居蓋即長安所作
送杜侍御紘陝西轉運

餽粮千里古無策木牛流馬功不極
漢書韓信傳千里餽粮師不宿飽唐書夷狄傳序劉貺謂
漢興策蜀諸葛亮以木牛流馬運竟坐粮不繼不能成功
漢書刑法志曰兵寢刑措帝王之極功此借用
邊頭故米換黄金
老杜詩邊頭公卿仍獨驕垂手曰簡髮而櫛數米而炊晉
書劉曜逼京師米斗金二兩
漢軍汗馬未伏櫪
史記晉世家曰矢石之難汗馬之勞魏武帝歌曰老驥伏櫪
擲志在千里
黠羌人面作胡語
後漢馬援傳曰黠羌旅拒此乃太守事耳漢書匈奴賛曰
人面獸心老杜詩云千歲琵琶作胡語
烏鼠貪生鬪如許
言烏鼠尚知貪生而黠羌輕生如此晉書王濬傳曰凖崔罵
貪生苟此一活耳
能羌可避蠭可駈覆巢熏穴意何如
言不必深入窮討也漢書匈奴傳嚴尤曰視夷狄之侵譬
猶蚤蝱之螫驅之而已礼記曰不覆巢韓詩外傳曰社鼠熏
之恐燒木老杜詩毛傳意何如
漢虜相當庸可盡
選詩漢虜方未和後漢南匈奴傳窮鳥困獸皆相救死況
種類繁熾不可單盡又傳論曰漢之疲耗略相當矣
聊城正用一封書
史記魯仲連傳燕將保守聊城田單攻之不下仲連乃爲
書約之以矢射城中燕將見書自殺此詩言得人則一書

可以弭難何必窮兵黷武哉老杜詩自寄一封書今已六
月後
巧手莫爲無麵餅誰能留渴須遠井
兩句皆是用俗語言治邊不可無人材猶作餅不可無麪
而人材政自有可用者何必遠取如留渴以待井耶杜書
自徐就改陝漕故詩云尒
國家有急君得辭
漢書陳湯傳曰國家有急君其毋讓老杜送楊監赴蜀詩
云相公鎮兆尹幕府無事遺辭楊再見今用材後擇誰況
君已高位爲郡得固辭
徐人不勞扣關請
後漢种暠遷涼州刺史吏民詣闕請留一年扁札閑人注
曰扣關擊鼓閑人也
隴上壯士莫捫舌
晉書載記曰隴上壯士有陳安手非世賢捫朕舌注云人无
持舌者此借用以言壯士得食不復有咿唔之憂老杜詩
日運粮繩橋壯士喜
河西狂王防係頸
河西狂王謂夏國王也漢書西域傳坐知狂王當誅貴誼
傳請必係單于之頸
向來此地幾送迎草間翁仲口不瘖十年兩熟飽可待一歲
四守人何心
言徐州數易守臣人必有不安其位者漢書黃霸傳曰數
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緣絕簿書盜財物水經注
以郡南千秋亭壇廟之東枕道有兩石翁仲南北相對文
校經云明帝景初二年鑄銅人二列於司馬門外号曰翁

仲東坡罷徐州寄子由詩曰道邊双石人幾見太守發有
知當解笑撫掌冠纓絶則徐州有石人可知后山此詩蓋
用東坡意世説和長輿問楊右衛何在客曰向來不坐而
去
老稚持車車不留
前漢韓延壽傳老稚扶持車轂
歸人不行〻轉頭
歸人特須叟末行〻即遠矣唐崔塗詩曰自是不歸〻便
得即此句法樂天詩萬事轉頭空
關中正須蕭丞相
漢書蕭何守關中討戶轉漕給軍老杜詩關中正留蕭丞
相
省内早要富民侯一本此下又有兩句曰可同一夫旺所用歲晚得无渴皇要發則去
漢書車千秋爲丞相封富民侯
送楊侍郎無咎頒黄二公二首 長道曾直
拒違今巳晩同府尚經年衆曰不成虎
韓非子曰龐共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夫市无虎明
矣然而三人言成市虎今夫邯鄲去魏遠於市而議臣者過
三人願王察之
諸公更薦賢
更字作平声讀
两親須薄禄
説苑子路曰家貧親老者不擇禄而仕昔者由事二親負
米百里之外老杜詩上公有薦者累奏資薄禄
一障欲乗邊
漢書張湯傳武帝謂狄山曰吾使生居一郡能无使虜入
盗乎山曰不能曰居一障閒山曰能廼遣山乗障
往問顔夫子何妨試着鞭
欲令往見顔君以爲道地顔君名復字具道晉書劉琨傳
常恐祖生先吾着鞭
又
多問董居士終年欠一書
漢書胡廣傳曰爲我多謝問消息元稹詩只是堂〻問欠
一人
因人候消息
老杜詩見人問消息
有使報何如
古樂府曰有信數寄書无信長相憶老杜詩欲問平安无
使來
向晩登舟具堪託後車
文選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文學託乗於後車
親年方穎禄不惜借吹噓
阮嗣宗詩龍禄豈足頼此反而用之言以親養之故也家
語子路曰家貧親老不擇禄而仕魏志鄭渾曰孔文擧能
清談高論嘘枯吹生南史謝朏傳士子声名未立當共獎
成無惜齒牙餘論
送外舅郭大夫變路提刑
天險連三峽
易坎卦曰天險不可升也
官曹據上游
老杜詩何當官曹清漢書項羽傳注曰上游水之上流也
百年双鬢白萬里一身浮

老杜詩百年双白鬢一別五秋螢莊子曰其生也若浮
可使人無訟事須意外蠅
無訟見魯論下句勸其不生事也前詩亦云莫作分外辱
晋書王彬傳荊州守文豈能意外行事
平生晏平仲能費幾狐裘
勸其止足也用晋阮孚一生當著幾量屐之意礼記檀弓
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
雪後黃樓寄負山居士　張仲謀
林廬煙不起
老杜詩幾地別林廬
城郭歲將窮
退之詩歲窮寒氣驕
雲日明松雪
選詩雲日相輝映又詩山明望松雪
溪山進晚風
老杜詩山谷進風凉
人行圖畫裏鳥度醉吟中
李白詩人行明鏡中鳥度屏風裏老杜詩飛閣卷簾圖畫
裏白樂天自号醉吟先生
不盡山陰興天留憶戴人
晋書王徽之寓居山陰夜雪初霽月色忽憶戴逵逵時在剡溪
便夜乘小船詣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反人問其故徽
之曰本乘興而來興盡而反何必見安道耶后山謂興盡
則未必相憶寧不爲雪夜之行使有餘興也東坡訪張山
人詩萬木鏁雲龍天留與戴公此借用
謝人寄酒
鶴香餘味寄黃封
黃封謂宮酒以黃羅帕封之東坡詩上尊日日瀉黃封
猶見春泥滿眼紅
紅泥謂外酒王介甫詩春泥滿眼路崎嶇此借用其字
千乘莫從公子後
漢書韓王信傳陳豨慕魏公子招致賓客隨之者千餘乘
百壺能爲故人東
老杜詩不有小舟能蕩槳百壺那送酒如泉儀礼聘礼曰
賓之幣唯馬出其餘皆東
從蘇小登後樓
悠悠三年別才堪一解顔
列子第四篇曰五年之後心更念是非口更言利害夫子
始一解顔而笑老商氏盡列子之師也
樓孤帶借涼
老杜云樓孤屬晚晴注言中導洛水以爲清汴南都水所
退也
林缺見巴山
東坡蜀人當是時必有望遠思歸之意老杜詩何路出巴
山
五月池死水
張耒傳六月人家井死水夜聞白龍人盡起
千年鶴自還
續搜神記曰遼東華表柱有鶴集其上曰夫家千年今始
歸
白鷗没浩蕩安得襲雲班
勸公高退以安晚境也老杜詩白鷗没浩蕩万里誰能馴

又曰更憶鬢毛斑

送蘇公知杭州

東坡出知杭州道由南京右山時爲徐州教授告徐守孫貫願往見而貫不之許乃託疾謁告來南京送別同舟東下至宿而歸事見東坡答陳傳道書及劉世安彈章

平生羊荆州追送不作遠

羊荆州謂羊祜也以比東坡按晉書羊祜傳爲荆州諸軍又按晉書鄭袤傳袤字本業爲野王令羊祜嘗過之袤歎曰羊叔子何必減鄭本業少選復往又歎曰羊叔子去人遠矣遂送祜出界數百里坐此免官右山既送東坡爲劉安世所彈乞正其罪貢除太學博士文爲言者以此事論列遂罷此句殆亦詩讖也有客詩云薄言追之注云追送也世說范逵既去陶侃追送不已且百許里文選孫子荆詩傾城遠追送餞我千里道

豈不畏簡書

言法令不許私出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劉安世章亦云士於知己不無私恩既効一官則有法令師道擅去官次陵蔑郡將徇情亂法莫此爲甚

放麑誠不忍

此句與上句若不相屬而意在言外叢林所謂活句也按韓非子孟孫獵得麑使秦西巴載之持歸其母隨之而啼秦西巴弗忍而與之孟孫大怒逐之三月復召以爲子傅曰夫不忍麑且忍吾子乎唐陳子昂感遇詩曰吾聞中山相乃屬放麑翁孤獸猶不忍况以奉君終嗚呼觀過可以知仁右山越法出境以送師友亦放麑之類也

一代不數人百年能幾見

右山謝再授徐州教授啓亦曰昧緣知舊出守東南念一代之數人而百年之幾見間以重江之阻莫期再歲之逢使一有於先顛爲兩塗之後悔又謂中山之相仁於放麑亂世之雄疑於食子惟其信之既篤所以行之不疑云云其曰中山之相蓋承上句之誤也

昔如馬口銜今作禁門鍵

鮑照詩昔如鞲上鷹今作檻中猿老杜詩昔如水上鷗今如罝中兔右山此句頗用其律焉銜猶可脫去禁鍵不容輒開言官身拘係不可輒出也退之詩歸來得便即遊覽暫似壯馬脫重銜按律宮殿門夜閉不下鍵及毀管鍵而開者皆坐罪王逸注楚辭大司命曰大開禁門

一雨五月涼中宵大江滿風帆目力短江空歲年晚

風帆愈遠极目力不能送之人去江空悵然自失吾之年歲日已遲暮惟其不復再見也其愛賢惜別之意可謂切矣韓詩歲聿其莫薛君曰言君之年歲晚也

送秦覯二首

覯字少章少游之弟也從東坡學於杭州

士有從師樂諸兄却未知欲行天下獨信有俗間疑

柳子厚答韋中立論師道書曰獨韓愈奮不顧流俗抗顏而爲師世果群怪聚罵又曰天下不以非鄭尹而快孫子何哉獨爲所不爲也漢書陳遵傳曰浮湛俗間

秋入川原秀風連鼓角悲

老杜詩中原鼓角悲

目前豚犬類未必慰親思

子不肖而在親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王脩戒子書曰

我老矣所恃汝等皆不在目前意皐皐也□□列女傳周
嵩曰唯阿奴碌碌當在母目下耳吳志孫權傳曹操曰生
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兒子豚犬耳

又

師法時難得親年富有餘
荀子曰有師法者人之大寶也北史盧誕傳曰經師易求
人師難得漢書吳王濞傳曰皇帝春秋富注云比之於財
方未匱竭

端為李君御
後漢李膺傳荀爽嘗謁膺因為其御既還喜曰今日乃得
御李君矣

盡讀鄴侯書
退之送諸葛覺往隨州讀書詩云鄴侯家多書插架三萬
軸

結交直莫逆
史記廉頗傳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交莊子曰子桑戶孟
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

論才有不如
終上句意言亦當擇交無友不如己者

折腰終不補
晉書陶淵明傳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
退之復志賦曰豈不登名於一科兮曾不補其遺餘此句
亦山自道也

可但曳長裾
嚴武詩可但步兵偏愛酒漢書鄒陽傳何王之門不可曳
長裾詩意謂微官之與布衣其得失相去無幾不必以仍

賤依人為羞也

和紅秀才獻花三首

風雨東籬冷落香
陶淵明詩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清溪水落玉峯寒
老杜九日藍田崔氏莊詩云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高並兩峯
寒

酒家不辦當壚費
當壚事見司馬相如傳龍末篇落句江君當是酒家

乞與先生種杏壇
莊子曰孔子休坐乎杏壇之上右山時為徐州學官云

又

疎花得雨數枝黃白髮緣愁百尺長
老杜丁香詩疎花披素艷太白詩白髮三千丈緣愁似箇
長

要與老屯同一醉故留秋意作重陽

又

莊公孤憤不宜秋
韓非子有孤憤篇李商隱詩嫵媚不宜秋

吟作秋虫到白頭
東坡詩云吟詩莫作秋虫聲天公怪汝鉤物情使汝未老
華髮生

過我可為千日醉
博物志曰中山有酒飲者一醉千日

從公難作百錢遊
詩意謂官居不可放浪也晉書阮脩傳常以百錢掛杖頭

至酒店便獨酌𩛙東坡詩芒鞵青竹杖自挂百錢遊

次韻王都推九日登南山

平林廣野騎臺荒

詩曰依彼平林漢書張衡傳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文選謝宣遠靈運皆有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五臣善注云蕭子顯齊書宋武帝爲宋公在彭城九日出項羽戲馬臺至今相承以爲舊準按騎臺即戲馬臺樂史寰宇記曰戲馬臺在徐州彭城縣南三里

山寺鳴鐘報夕陽

老杜詩人扶報夕陽

人事自生今日意寒花只作去年香

李後主詩鬢從近日添新白菊是去年依舊黃老杜詩寒花只暫香

巾欹更覺霜侵鬢

用落帽事

語妙何妨石作腸

漢書賈捐之傳君房下筆言語妙天下唐皮日休桃花賦序去宋廣平爲相貞姿勁質剛態毅狀疑其鐵腸與石心不解吐婉媚辭然觀其文而有梅花賦清便富艷得南朝徐庾體殊不類其爲人

落木無邊江不盡

老杜登高詩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

此身此日更須忙

言節物可念政應行樂尚須汲汲於世故耶

別賀山居士 [redacted] 張仲連

田園相與老此別意如何

漢書汲黯傳隱於田園老杜詩此別意茫然又詩主簿意何如

更病可無酒

言臨分不可不飲縱復病惱猶當勉強也樂天詩欲別能無酒

猶寒已自知

語作詩春陰漠漠土脉潤春寒微微風意和

高名胡未廣

後漢許劭傳曰與兄靖俱有高名穀梁曰心志既修而名聲不聞友之過也

詩興尚能多

老杜詩懷在滄閬詩興多張定之詩四句意能多

沙巾東山路猶須一再過

一再字見司馬相如傳

送趙教授

東髮相看到白頭了知公氣不勝憂

司馬遷報錯漢書曰早拔自東髮至白首未嘗與人有過杜牧詩公道世間惟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

可堪親老負一盃

韓子曰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樂

又着儒冠忍一羞

老杜詩儒冠多誤身左氏曰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

平世功名須晚節向來何用取封侯

此句用東方朔答客難意此雖閒士大夫進用甚峻今不然也孟子曰禹稷當平世漢書鄒陽傳云晚節末路車千秋傳云旬月取宰相封侯

比州豪傑知誰健
趙君當是北人後漢光武紀北州弭定賈復傳曰西州豪
傑遂復附從杜詩明年此會知誰健
乞我黃淤十里秋
乞字作去声讀坡以詩知君欲別西湖去乞我楊南藕蓮
香又詩換得西湖十頃秋黃淤謂河水所淤之田也漢書
溝洫志曰河水有所淤溢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
之或久無害杜用填淤字作平聲坡亦云楚人種麥
滿河淤
次韻春懷
欲作歸田計
文選張平子有歸田賦
無如二頃何
史記蘇秦傳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豈能佩六國相印
乎
折腰方賴禄
折腰見上注杜詩上公有鳥者累奏貧岸禄
拭面未傷和
唐書婁師德傳師德弟守代州辭教之耐事弟曰人有唾
面潔之而已師德曰未也潔之是違其怒正使自乾耳公
羊傳曰孔子反袂拭面杜梔子詩去與道氣傷和
日下烏聲樂
左傳曰烏烏之声樂
塵生鳥跡多
世說荀範為撫軍時牀上塵不聽拂見鼠行跡視以
為佳石山盡用此意

渡頭留小榻乘興獨相過
乘興見上注文選阮籍詩顛李相經過
黃梅五首
果色深且晚
玉臺新詠沈約芳樹詩曰氣盈非一香參差多異色
生香故觸人
不東坡詩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樂天楊花
詩香麈撥觸人禪
不施千點白
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曰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
別作一家春
一家春見上注
又
細蕊千絲白
杜詩人生不再好鬢髮白成絲
新梅百葉黃
杜四松詩森然振枝櫛梅子葉黃
留花如有待
退之詩留花不發待郎歸
迷國更須香
言其色自足迷國矣尚何須香耶宋玉賦曰嫣然一笑惑
陽城迷下蔡
又
冉冉梢頭綠婷婷花下人
東坡詩冉冉綠霧生人不能收之詩亭亭梢頭二月初春
微之李娃行白玉顏婷婷街下人

欲傳千里信聊折一枝春
見上注
又
黃裏含芳意
梁之蕃花詩裊裊排金粟蕤蕤鬬細花細也此借用
春容帶薄寒
趙師民詩麥地露花晴暖拱堤煙柳弄春容
欲知誰擁面
劉孝綽詩綺季衣冠稱鬢面後漢石蕩子賦曰綠果花枝
紅花宜面
徧插一枝春
王維詩遍插茱萸少一人
又
花裏重重葉枝頭點點黃秖應報春信故作著人香
玉臺新詠徐君蒨詩見梅猶通襪梅香漸著人
田家
鷄鳴人當行犬鳴人當歸秋來公事急出處不待時
左傳曰公事有公利荀子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
昨夜三尺雨竈下已生泥人言田家樂爾苦人得知
漢書楊惲曰田家作苦歐陽公歸田樂詩曰田家之樂知者誰我獨知之胡不歸爾苦獨言知許苦也
巨野二首
當是後鄆州教授時所作
紅落芙蕖晚青深浦稗秋
韓詩蕭條雨稗相因依
日暮無過鳥鳴哉有行舟

老杜詩打鼓發船何處郎又詩云半夜有行舟
又
浦港侵衣綠連塘亂眼紅
退之送王塤序云猶航斷港絕潢老杜竹詩色侵書帙亂
將身供世事結網待回風
老杜詩唯將遲暮供多病又詩結纜排魚網又詩回風吹
早秋
別叔父錄曹
為吏尊文法
漢書薛宣傳吏道以法令為師
成家託弟昆
老杜詩賞惟親弟昆
三年如昨日一笑更何言
三年一笑用列子事見上注
扶老須微祿
漢書孔光傳賜太師靈壽杖注扶老杖也老杜詩就酒須
微祿
移官實至恩
老杜詩移官近至尊叶右山自徐學移潁千古傳可謂至恩
兩疏元父子何日復東轅
漢書疏廣傳廣謂兄子受曰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乎遂上疏乞骸骨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
都門外東轅猶左氏所謂南轅反旆
出清口
家世山東飽耕稼
孟子曰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

脫託一舟順流下
爾雅順流而下曰泝游
漁溝寒餅不下筋推拖轉頭更五夜
意謂發漁溝時尚未夕食舟行已遲明矣王介甫詩任村
炊米朝食魚日暮紫陽驛中宿句此同意宋百官傳猶云
與下筋處老杜詩挨拖開頭捷有神漢儀中黃門持五夜
平明放溜泊清口霜落湖河務速野
韓公詩江城月下夜闌散淮渦山前朝放溜
平淮一參三十里有日無風神所借
拯遣新說王勃自洪州泛舟謝向將所見老叟曰神既借
以好風弱條牢酒以報神賜
似憐憂患滿人間百孔千瘡容一罅
退之答孟簡書曰漢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
文章末技將自劾
老杜詩文章真小技班固幽通賦曰揣末技猶必然兮文
選任彦昇作王文憲集序曰昉常以筆札見知思以薄技
劾德漢書蕭望之傳曰爭頌自劾
語不驚人神可嚇
右山自謂文章尚不能動人山川之神其可嚇邪老杜詩
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莊子曰今子欲以子
之梁國而嚇我邪嚇音許嫁反
子女玉帛君所餘
左傳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
及晉國者君之餘也搜神記吳郡太守張公直過廬山
其女夢為廬山君所聘偕而還致中流船不行下女水中
此詩所言子女謂此類也

寄聲白鳥煩多謝
漢書趙廣漢傳曰寄聲謝我又曰為我多謝問趙君
之淮
冬暖仍枷日潮回更下風鳥飛雲水裏人語櫓聲中
退之進學解曰冬暖而兒號寒杜牧之詩鳥去鳥來山色
裏人歌人哭水聲中
平野容回顧
言望鄉之眼不為重山所隔老杜詩平野入青徐
細山會有然
言雖未有可隱之山豈終老於行役而不返故里耶此接
穎時所歎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老杜詩人生亦有初
此効其律
倚檣聊自逸吟嘯不須工
晉書王廙傳廙倚樓長嘯神氣甚逸王導謂庾亮曰世將為
傷時識事亮曰正足舒其逸氣耳又庾亮傳吟嘯鼓枻泝
流而去東坡詩大作詩不須工
猴馬并引
楚州紫極宮有畫沐猴振索以戲馬頓索以驚
圉人不測從後鞭之人言沐猴宜馬而今為累
作詩以道其意
韓氏四時纂要曰常繫獮猴於馬坊內辟惡
消百病令馬不著疥
沐猴自戲馬自驚
漢書項籍傳人謂楚人沐猴而冠
圉人未解猴馬情
周禮圉師掌教圉人養馬

族其天資馬何罪

史記商君贊曰其天資刻薄人也

意欲防患損傷生

宋書王泰曰酒雖令性亦以傷生

異類相宜亦相失同類相傷非所及

非所及猶言非思慮所及也物惡傷其類此理之固然而其間亦有相傷者豈可復以常理待之邪文選李陵書曰但見異類此借用史記孔子世家曰君子諱傷其類

志行萬里困一跌

吳志陸遜傳曰志行萬里不中道而輟足老杜詩當時歷止

愧誤一蹶委棄非汝能周防

吐豆齕萁甘伏櫪

唐書李林甫傳曰君等不見立仗馬乎終日無聲而飫三品芻豆一鳴則黜之矣莊子馬蹄齕草飲水翹足而陸伏櫪見上注右山谷徐學徐大學博士以言者罷旣而後穎州故有同類相傷與志行萬里困一誤之語

徐氏閒軒

徐氏謂徐大正東坡亦有閒軒詩

倦遊梁楚愛吾廬老寄山林孰與娛

漢書司馬相如傳曰客遊梁又曰長卿故倦遊淵明詩吾亦愛吾廬

想見杖藜臨過鳥

言軒檻之高莊子曰原憲杖藜而應門柳子厚柳州山水記曰乃臨大野飛鳥皆視其背

更能亦手縛於菟

曾直詩守心如縛虎此用其意言處閑之難也東坡詩嘗年老使君亦手降於菟左傳曰楚人謂虎於菟

君寧平壯輕三六金

孟子曰禹稷當平世三六金見上注

我亦東原有一區

漢書揚雄傳有宅一區

擬買娉婷作婦計可無堆玉斗量珠

元微之李娃行曰平常不是堆珠玉難得門前暫徘徊劉禹錫泰娘歌曰路傍忽見停隼旟斗量明珠鳥傳意嶺表錄異綠氏女有容兒石季倫以真珠三斛買之即綠珠也

寄豫章公擇 山谷自註云謂官茶未寄

黃魯直家於洪州之雙井洪即古豫章

密雲不雨卧烏龍

張舜民小說云熙寧末　神廟有旨下建州製密雲龍其品又高於小團周易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此借用言茶之未破

已是人間第一功

言未戰而勝睡魔也漢書蕭何功第一無汗馬之勞

得諾向來輕季子

漢書季布傳楚人諺曰得黃金百不如得季布諾

打門何乃走周公

盧仝謝孟簡惠茶詩曰日高丈五睡正濃軍將打門驚周公蓋用論語不復夢見周公意後山爲學官時暗用邊韶事

又

愧無一縷破雙團

破團茶法多以線縷解之雙團謂大小團也

攪下薑鹽拄肺肝
薛能烏嘴茶詩云鹽損添常戒薑宜煮更誇東坡和寄茶
詩云老妻稚子不知愛一半已入薑鹽煎
誓酒不應忘此老
晉書劉伶傳伶妻勸伶斷酒伶曰吾不能自禁惟當祝鬼
神自誓耳后山持律酒戒甚嚴故有此語
論詩寧肯乞麁官
薛能謝王彥威寄茶詩曰麁官寄與真抛却賴有詩情合
得嘗乞音氣
又
生須百斛買雙鬟
百斛見上注玉臺新詠辛延年詩云一鬟五百萬兩鬟千
萬餘魯直詩欲買娉婷供煮茗我無一斛明月珠
水截龍章試虎斑
史記蘇秦傳水截鵠鴈晉書嵇康傳龍章鳳姿此借用其
字龍章謂茶虎斑謂盞
老覺才粗渾不稱自攜雲月爲潺湲
樂天詩一別承明三領郡從教人道是粗才老杜詩雲
通微明此借用其字以言建盞如雲中之月也張平子思
玄賦曰亂弱水之潺湲字林曰潺湲流貌湲音爰亦音侯
頑切
贈秦覯兼簡蘇迨二首
兩秦並立難爲下
史記孟嘗君傳云勢不兩立爲雄世說後漢陳寔二子紀
字元方諶字季方寔曰元方難爲兄季方難爲弟此句用
其事魏略桓範妻曰君前在東座欲擣斬徐州人謂君難
爲下今羞爲呂昭君難爲上也此句用其字
萬里長驅在此初
成都記萬里橋後主時費禕聘吳諸葛亮祖於此禕曰萬
里之行始於此矣
別後未忘三日語
唐書陸贄傳張鎰有重名贄往見語三日奇之
人來且作數行書
老杜詩相看過半百不寄一行書
又
文章從古不同時
言知音未必並世也漢武閱司馬相如賦曰朕獨不得與
此人同時哉
詩語驚人筆益奇
詩語驚人見上注南史范曄傳曰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
下之奇作柳子厚先友記曰韓會弟愈文益奇
過與阿平應絕倒
晉書王澄聞衛玠言輒歎息絕倒時人爲之語曰衛玠談
道平子絕倒又世說太阿平若在當復絕倒阿平蓋以擬
仲豫
山川能有幾人知
貫休詩云禪客相逢只彈指此心能有幾人知
次韻秦少游春江秋野圖二首山谷自注云宗室所畫
錄畢功名寄江山富貴人作不數鳥下已負百年身
南史梁忠烈世子方等傳云性愛林泉特好散逸嘗著論
曰吾不及魚鳥遠矣魚鳥飛浮任其志性吾之進退常在
掌握若使吾終得與魚鳥同遊則去人間如脫屣耳此宗

室事故右山引で舊制宗室在宮有出入之限有不許
外交之禁故也老杜詩長為萬里客有愧百年身

又

江清風偃木霜落雁橫空

老杜詩長林偃風色

老箇冊青裏猶須著此翁（右山谷自題其畫詩云清溪小艇畫我作漁翁）

言少游方見用於世非江海之士不當畫之漁舟也晉書顧凱之爲謝鯤象在石巖裏曰此子宜置丘壑中右山蓋反此意着字孫經東坡用之所謂戲着幼輿巖谷裏是也

老杜詩秋色彫春草王孫若箇邊黃叢王立之書曰小詩若能令每篇不苟作須有所爲乃善頃來詩人惟陳無已得此意每令人歎伏之盡渠勤學不倦味古人語精深非有爲不發於筆端耳觀此二詩信然立之善論也

幼輿亦引自注入外氏 有東山寫幼輿

外家英俊場

漢書枚皋傳與英俊並游柳子厚書曰鼓行俊造之場

季氏不好弄

季氏猶詩所謂伯氏仲氏左傳曰夷吾弱不好弄

用意丘壑間頻以石自奉

班固敍傳班斿曰漁釣於一壑則萬物不奸其志棲遲於一丘則天下不易其樂

談笑拳握間

後漢張湛傳拳握之頃瓜當十世

意作萬牛重

老杜古栢行萬牛迴首丘山重

代山宗小天下

孟子登太山而小天下

不辨一帶朋

東坡大一泉銘我思勤語口西湖無歐公几案間一物耳

絕句

斫水不可斷

越王勾踐有八劍二名斷水以之指水開即不合

續弦々可完

東方朔十洲記曰麥鳳喙麟角合煎作膠名之爲續弦膠

兩句言物理之關合者固有時可斷而斷者寧不可復續耶而客主之交一絕不續亦可歎矣

如何翟公客不待百年散

漢書曰鄭當時傳兩人中廢賓客益落故班固作贊引廷尉翟公一死一生乃見交情之語此詩必有謂而作也

贈歐陽叔弼

叔弼名棐六一居士之第三子家本潁州

早知汝潁多能事

晉書周顗傳汝潁多奇士能事字出周易

晚以詩書託下僚

選詩英俊沉下僚

大府孔容寬瀬慢

以書張敞傳敞再入大府老杜詩自識將軍礼數寬晉書康与山濤書云懶与慢相成

故家文物尚傈姚

故家遺俗見孟子左傳臧哀伯曰文物以紀之此借用淡志景定敍曰五言六律依韋聲琅推変並會雅声遠嫉注云傈姚傈姚言熟也

只將憂患供談笑

憂患字見易係辭王介甫詩已將流景供談笑聊為知音破鬱陶

敢望功言荅聖朝

功言見上注老杜詩未有涓埃荅聖朝

歲歷四三仍此地

歲歷四三謂十二年也下篇亦云中年見二子已復歲一終尚書或四三年此借用其字

家餘五一見今朝

歐陽文忠公自号六一居士作傳曰吾家藏書一万卷集録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棊一局常置酒一壺客曰是謂五一尔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於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為六一乎時居士已覺故曰家餘五一

后山詩注卷第二

后山詩注卷第三

觀兗文忠公家六一堂圖書

歐陽文忠封兗國

生世何用早我已後此翁

柳子厚荅元饒州論陸先生春秋書曰若吾生前距此數十年則不得是與其人交今適後之不為不遇也此句頗用其意白為下句張本曾子建求自試表曰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

頗識門下士

南豐嘗以序求上門下士東坡送曾子固詩曰醉翁門下士雜沓難為賢

略已聞其風

莊子雜篇曰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悅之

中年見二子

晉書王羲之傳謝安曰中年以來傷於哀樂二子謂棐辯棐字叔弼辯字季默

已復歲一終

左傳晉侯曰十二年是謂一終一星終也

呼我過其廬所得非所蒙

漢書貢禹傳誠非草茅愚臣所宜蒙也

先朝羞玉璽

范蜀公東齋記嘉祐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召近臣天章閣下觀書閣瑞物上親作飛白書賜令左右摺勿以觀又令王□上跋每人賜一紙既而置酒羣玉殿云云歐公有詩賜飛白書詩并序具載其事

冠佩環趨入

吳淵穎詩集卷之五

神宗煥王度

仁宗謚曰神文聖武明孝皇帝 史傳曰恩我王度式如玉

式如金

巖谷見大容

老杜詩天顏有喜近臣知 東坡詩天容玉色誰敢畫

御榻非復昔

法書要錄曰唐太宗[illegible]作飛白書衆臣乘酒就太

宗手中相競散騎常侍劉洎登御床引手然後得之

帝書元自工

此言仁宗之書自元自工非因拙而大也下句盖終此章

南史劉穆之傳宋武帝書素拙穆之曰公但縱筆爲大字

一字徑尺無嫌大既足有所包且其勢亦美帝從之一紙不

過六七字便滿故東坡謝賜御書表曰筆縱字大終宋代

之未工

黃紙兩大字

老杜詩[illegible]二大字[illegible]相[illegible]

世傳王東亭曰[illegible]而盡禮記孔子曰予惡夫涕之無從

一覽涕無從

以欲託其子天意人與同

謂[illegible]英廟世孟子曰天與子則與子[illegible] 仁宗哀

冊叙[illegible]玉殿書事[illegible]會之非[illegible]與群臣之叙[illegible]

意當時必有顧託之語也

歷數況有歸

尚書舜典禹曰天之歷數在汝躬

敢有貪天功

左傳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曰天未絕晉必將有

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己力不

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 初

元豐二年王安石之子同老上書言其父安石之功詔贈

太師元祐五年殿中侍御史[illegible]安石[illegible]之大勳

故此句指其事

集古一千卷明明並[illegible]雄

集古錄[illegible]

錄爲第一[illegible]太有自世公

自世公謂公論也與[illegible]不相妨南史齊高帝與

王僧虔賭書畢帝曰誰爲第一僧虔對曰臣書臣中第一

陛下帝中第一

勝[illegible]科斗[illegible]

尚書序[illegible]科斗書古文也所謂蒼頡[illegible]尚書[illegible]華蟲

雉也[illegible]此言集古錄非書

細玩升服七[illegible]

升服[illegible]謂[illegible]諸侯[illegible]書曰[illegible]佩聲[illegible]西征

賦[illegible]佩[illegible]之在耳

中架[illegible]萬軸

退之詩鄴侯家多書插架三萬軸

遺子以固窮

前漢韋賢傳遺子黃金滿籯不如教子一經[illegible]

[illegible]絕絃

晉書陶潛傳蓄素琴一張絃徽不具[illegible]

作[illegible]絕絃

[illegible]洪

自集古一千卷以下至此已見前卷贈承務詩春明退朝
録曰宗袞嘗言律云可從而違堪供而闕亞六經之文財
墨宰撮記事詩曰先紙備擬又恐纈成此借用

向來一瓣香敬爲曾南豐出雖嫡孫行

向來見上注 諸方開堂主持三瓣香推本其得法所自則
云此一瓣香敬爲某人云云 曾子固南豐人於後
公猶宗門中嫡子而后山又師曾鞏乃其孫也后山以東
坡薦得官作此詩時東坡政爲郡守終無少貶阿附之意
可謂特立之士矣然亦知東坡之大必能受之也

名狂惡子中

此后山自貶損也前漢書朱雲傳少時通輕俠
薄少年惡子恭藉記之

斯人日已遠千歲幸一逢

老杜詩古人日已遠青史字不泯東坡答舒煥書云歐陽
公天人也大之生斯人意甚難求日使之休息千百年
恐未能後生斯人也

吾老不可待露草泣寒蛩

露草泣寒蛩自言哀傷之意寄於詩什如秋蟲之悲鳴也
歐公詩蓋云其笑區區郊與島螢飛露濕吟秋草老杜詩
草露亦多濕

送蘇迨

胷中歷歷著千年

北史崔㥄傳鄭伯猷歎曰胷中貯千卷書使人那得不畏
服老杜詩歷歷開元事分明在目前傳燈録智常禪師謂
李渤曰使君學百家經如椰子大萬卷書向何處著此
詩用其事也

筆下源源赴百川

唐蔣防送魏州序云筆海紛流於百川詞峯聳成於二
華亞文選云源源如流水與源通荀子宥坐篇論水曰其
赴千仞之谷不懼似勇韓退之寄崔立之詩曰百川赴巨
海

真字飄揚今有種

真字多矣宋惟東坡筆墨超然於楷法之外退之寄詩
波濤何飄揚漢書陳勝傳王侯將相寧有種耶

清風絕倒古無傳

絕倒見上注古事曰見以後世無傳焉

出塵解語看爲路

傳燈録趙州和尚曰汝等六人向猶吾卧及卽矣一路此五冬
爲路言當開府不着一邊也

隨世功名小着鞭

言不用汲汲於功名也着鞭見上注樂天詩青雲上了無
多路却要徐驅穩着鞭

白首相逢九堪日幾時書札到林泉

選詩客從遠方來惠我一書札老杜詩兩腳閑遊喜書疏
及余淚

送黄生兼寄二謝二首

南老諸兄要相見

南第猶言南宅也南史元凶劭傳有此字

別時託子以無恡

南史謝朏傳朏少好學爲韻語以發衛霍遺等並有戒厲
之言曠未敢獨畫其實曰幾子其微尚無倦由來簡易得
一賞少進往於千仞右山詩謂黃生者九以其第爲之

為其好學盡知所嚮向也

百歲論交見予心

老杜詩論交翻恨晚百歲言其久要也左傳曰他日吾見
子面而已今吾見子之心矣

一朝取別寧吾傾

老杜詩取別何草草按十一國史云亞于城為單父宰行
過揚曹取別湖明州去來詳曰富貴非吾願

欺顏褻凝真所難

言其不褻黷也

肯為得官近君安

唐人語曰欲得官近君安

聖作詩書論有意摘須用心科舉外

意謂王氏經術其説行朝廷立論之詳矣

又

城西兩謝俱能文猿採精悍吾所聞

謝長初學師四子於悟時知名猿孫今爲鄧州僕吉議
非年為人短小精悍

毋讀吾詩得人意

南史何遜傳沈約曰吾每讀卿詩一日三復猶不能已後
漢禰衡為曹操作書記輕重疏密各得其體祖曰此正得
祖意如祖腹中之所欲言也

使不能文已可人

世説謝安少時請阮光祿道白馬論爲論示謝不即解阮語
重相諮盡阮乃歎曰非但能言人不可得正索解人亦不
可得禮記注曰晉仲過盜臣二人焉以為公臣曰其
所與遊辟也可人也

我昔謝公門下士卑乎要作此名賣卿今老矣頗何果沉泉
雖深愧此公

謝公即師厚退之送張籍詩我實門下士力薄蚋與蚊愛
恩不即報永負相中謝也言以文子此詩以采其意

次韻蘇公西湖徙魚三首

窮秋積雨不破塊渟瀦西湖纔沒背

退之詩數數鳴雁鳴且飛窮秋南去春北歸又詩時秋積
雨霽西京雜記董仲舒曰太平之時雨不破塊

大魚泥蟠小魚樂

揚子曰龍蟠于泥蚖其肆矣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
樂也老杜詩小魚脱漏不可記半死半生猶戢戢大魚傷
損皆垂頭屈強泥沙有時立

高丘覆杯水如帶

言水淺而丘露其狀如此莊子謂雅釋丘曰如覆敦者敦丘注
云敦盂也何遜詩溶溶水縈如帶

與窮不作搖尾憐

退之與于襄陽書曰若使奮其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
也

公寧忍口不忍鱠

樂天詩忍心兩三日莫作破齋人東坡元韻云老守散齋
那忍鱠

脩鱗失水玉參差

柳子厚鐃歌曲曰手提天子戮脩鱗非是以谷所之魚鱗
而失水

曉日摇光金破碎

退之詩所影金瑣碎此借用以言鱗鬣映日而光也

艰天波濤有也死安知平陸無艱難
老杜觀打魚歌云艰天波濤永相失又詩然然滅澌澌
此身循供刀几用着意更須風雨外
御史言蘇公舊詩有譏諷之語公遂求外補得湖州
有此詩意或謂此後篇云公防有纸公亂在海外此意也
史記楚世家人方為刀俎我為魚肉續世說曰周武帝有
反詩之術見于都曰形若鯉魚難免刀机都竟被殺東坡
詩大公自看意
是間相忘不為小
左傳叢叔曰以死是間我于白魚相忘於江湖
濠上之意誰得會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
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
不知魚之樂
枯魚雖泣悔可及
古樂府曰枯魚過河泣何時悔復及作書與魴鱮相教慎
出入
莫將西江與東海
以上四句皆終前意言外郡亦足為避禍復游平歲可以避
禍世莊子曰涸轍視車轍中有鮒魚問之對曰我東海之
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我且南遊吳越
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曰君乃言此曾不
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又
赤手取魚如拾塊
郡縣與三國志吾曰如赤手捕長蛇又李商隱詩曰涸魚可拾

不用更垂罾
布網鳴舡攻腹背
後趙王泰諫卦周曰是我出戰必腹背受敵
豈如激濁與清流
唐書于振傳以激濁揚清與志相振等使請流變濁
此言史言朱全忠殺朝士裴樞等白馬驛振曰此輩自謂
清流宜投黃河永為濁流然東坡詩我亦此時與清流
孔雀駢頭垂翠帶
易曰貫魚以宮人寵子指注云駢頭相次似貫魚也說杜
詩水荇牽風翠帶長
丞士冰心到魚鳥
此句法用杜陵詩仁及草木之意又選四子講德論曰恩
及飛鳥羽獸曰天之於民草木五穀生魚鳥以為之用
豈有纖毫化餘鱠
亦但是吳越門變則比目片則王餘注云越王膾魚未盡
因以其半棄之為魚遂無一面
寧為網目漏吞舟
晉書顧和答王導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採聽
風聞以察察為政丹孫說劉宋許蒼翻文帝曰亦由陛下網
目不疏
誰能更鱠作詩碑
老子曰治大國若烹小鮮
我亦江湖釣竿手
杜牧之詩浩懷江湖釣竿手知遇西日向長安
悞逐輕車從下瀨
漢武帝紀以孫都為輕車將軍甲申為下瀨將軍

生當得意隴頭邊

後漢梁竦曰生當封侯死當廟食如山反而用之故下句

云云列子曰海上之人從漚鳥游漚鳥之至者百數而不

止其父曰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丈

懸子虛賦云雙鶬下李善注引爾雅曰下落也故以載鷗

未嘗詩云與汝游落海邊鷗

封用其侯陰壽人

後漢馬援傳援擊交阯破之封新息侯從容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當吾在浪泊西里間虜未滅之時仰視飛鳶跕跕墮水中因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

不知此魚今得所

用孟子校人事得其所哉之義

首身暗與神明會

退之贈李觀詩曰先極有鬱羽翰順有待飛川源浩浩腸影響如無因風雲一朝會變化成一身誰言道里遠感激疾如神世說會心處不必謂世說不學操異而暗與之會

徑須作記戒鯨鯢

太白枯魚過河泣曰作書報鯨鯢勿恃風濤勢

仿有任公釣東海

莊子曰任公子為大鉤巨緇五十犗以為餌投竿東海旦而大魚牽巨鉤而下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

又

詩成落筆蹤歷塊不用窮必題紙背

此兩句指東坡詩語後快書有雄奇也漢書王褒傳曰縱騁鄉馳東西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胡本傳同不書成紙背

度安西紙背雁鴻手自題注云家有書庫書每紙背度書題云王右軍六紙

小家厚斂四壁空拆東補西裳作帶

此兩句自言窮貧之也後漢陳蕃曰小家畜產百萬之資寒山子詩與近妹戀遂拆東補西漁有傳曰樂檀子請帶於埤孫劭孫子使者閉家裂帛而與之曰帶其御矣

塞下蹴蹦中何界

見孟子

太山之陽人作蹬

莊子曰盜跖膾人肝而餔之

同生異趣有如此誰為笑開然一碎

史記李斯傳曰異趣以為高羨之送東師詩云去矣各異趣何為浪沾巾漢書陳遵傳揚雄作酒箴曰觚餅之居居井之眉處高臨深動常近危一旦恵礙為瓽所轠身提黃泉骨肉為泥自用如此不如鴟夷云云此詩言仁與不仁趣向各異而不仁者對有不及如餅與鴟夷所居不同要之鴟夷保全而餅不免也瓽音丁浪反井以甓為瓽者也

流水長者救公是兩花散前救金鱗

金光明經曰流水長者是光王之子也見有一池其水枯涸於其池中有十千魚遂將二十大象載皮囊盛河水寫置池中水遂彌滿又為施食解說十二因緣并稱說寶勝佛名後十千魚同日命終生忉利天為諸天子後至本處空澤池所散雨天華作伎樂以報恩收利官法華經曰彌勒當知爾時我身者是流水長者子我身是也求名菩薩彼身是也呂延濟有謝表曰五十年前投身遂濮陽飛水上欲報自

殺婦人以百金不知去家投金瀨水中而去

人言充庖須此輩

老杜雞詩充庖爾輩堪又觀打魚歌曰此輩肥膩為絕尤

慈觀更須吝度外

洪輦經偈曰悲觀及慈觀此引用當作去聲讀南史謝朏傳曰殺之則成其名正應吝之度外

瞰室及有人得視

此亦以白言其詩淺近也下有吝鄰街詩亦云我詩淺近子貢牆數仞俯視無留藏按舊論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

公才槃槃一都會

晉陽秋云諺曰大才槃槃謝家安　漢書地理志勃碣間一都會

有憐其窮與不朽我亦奎聯書云海

意謂好事者或以此詩附見東坡集中是與之以不朽之名也不朽字見左傳退之張徹墓碣曰若爾吾哀必求夫子銘是爾與吾不朽也又合元積吉曰足下與甄濟父子俱宜牽聯得書　南史張融自名其集為玉海今以此東坡集

次韻蘇公西湖觀月聽琴

兩研納明月遙覽無留雲

選詩璇題納明月嵇康琴賦曰情舒放而遠覽見退之詩何限青天無片雲

人生亦何須

東坡詩我生亦何須一飽萬想滅按蕭子顯齊書裴昭明曰人生一身之外亦復何須

有酒與桐君

陶隱居本草序有桐君藥錄此借用意謂琴也

自酌寧問客

用陶淵明意見下注

一樽復一樽

太白詩一盃一盃復一盃

平生今不飲焉得同酣醒

廬山以戒律止酒高僧帛道猷傳云神領意得頓盡言前

清言不可聞

劉禹錫聯句云清言如水玉逸韻貫珠璣

壞衲山水紋

東坡嘗被衲衣蓋金山了元師所贈也

殫精有後悟

白言鈍根領會之不早故殫竭其精思也

盲耳無前聞

言聞所未聞也老杜曰盲眼未見有禮記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

潛魚避流光

水至清則無魚蓋此意也文選袁宏三國名臣序贊曰翔魚擇淵上林賦曰數流光曹子建詩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

歸鳥投重昏

老杜詩仰看黃昏鳥投林胡輕文選顏延年詩曰曜靈日於虞淵則重昏夜曉

信有千丈清不如一尺渾

四句皆勸蘇公含垢納汚之意陳師道詩亦云至潔而納汚

此水真吾師郭公送韓楊州詩云啟閉千丈清不如尺水
渾故引以言信有以印之於柳詩信有人間行路難

次韻蘇公涉潁

衝風不成寒
楚辭衝風至兮揚波注衝隧也
脫木還自守
文選謝莊月賦曰洞庭始波木葉微脫
坐看白日晚起行脩渚
陵許九歌曰白日晚晚其將入兮文選注王逸詩曰飛微
白日晚
三窟未為得
馮諼曰狡兔三窟僅得免死耳晉書什行謂弟雅敦曰僑二
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為三窟矣詞焉如傳亦未為

乙三　十四

得也
一舟不作難
晉書傅咸傳楊濟與咸書曰生子癡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
了事正作癡復為快耳詩意謂放情物外非俗吏所為
路暗無遺音
周易小過飛鳥遺之音
江清魚弄姿
後漢李固傳搔頭弄姿
宇定怪物變
莊子曰宇泰定者發乎天光
意行竟何從
劉子韓愈書曰恣意之所欲行則船楊楚歌曰腰兮上
高山意行無舊路此借用其字謂神遊八表非漁擢所

公與兩公子妙語含風漪
兩公子謂兩陳陽也漢書揚雄傳曰君房下筆言語妙
天下雄之贈詩曰卷送入尺含風漪此借用以言風行水
上自然成文也
但怪笑談劇
漢書曰揚雄口吃不能劇談
莫知賓主誰
後漢書龐德公傳曰司馬德操嘗詣德公值其渡沔上
先人墓德操徑入其堂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曰徐公
適言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東坡詩明日德公當上冢
不知誰主復誰賓
得句未肯吐
魯直詩李侯有句不肯吐又云君閒聲似陸功鉤
詩依依見眉睫曰向吾兒若有聽之聞因以得之矣

乙三　二十五

相從能幾何行樂當及茲
世說楊惲傳人生行樂耳古詩曰為樂當及時何能待來
茲
坐忍自作難
自作難猶言自苦也太白詩迴山轉海不作難
百年閒嬉
莊子盜跖篇曰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
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
過四五日而已
時尋示眼老
傳燈錄廬山歸宗寺智常禪師以目有重瞳遂用藥手揩
摩目睛俱赤世號赤眼歸宗東坡嘗從僧遊故有此句

不採黃口兒
晉書王澄脫衣上樹探鷇而弄之劉琨謂澄外雖散朗
而内實動俠以此處世難得其死家語曰孔子見羅雀者
所得皆黃口小雀曰大雀善驚而難得小雀貪食而易得
北史崔㥄傳崔暹容候竊言文襄帝爲黃口小兒
解公頭上巾一洗七年緇
昭明太子作陶淵明傳曰取頭上葛巾漉酒李太白詩豈
貪頭上巾沈休文新安江水詩曰紛吾隔涅滓豈假濯衣
巾願以濯纓水沾君纓上塵謝選詩京洛多風塵素衣化成
緇緇黑色也蘇公謫居黃州凡七年爲塵埃所污多矣
至潔而納汙
左傳曰川澤納汙
此水真吾師
老杜詩痛飲真吾師

須公曉二子
列子曰因往曉之司馬遷書曰以曉左右
人自窮我詩
歐公作梅聖俞詩集序曰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
也兩歐陽　不肯作詩故欲以此曉之
再次韻蘇公示兩歐陽
公詩周魯後
謂蘇公詩可繼周詩魯頌也
曳曳垂天雲
莊子曰鵬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
府中領長頸
晉書顧愷之字長康桓溫引爲參軍甚見親昵詩意以此

趙德麟時簽判潁州於東坡泛潁詩亦曰趙陳兩歐
陽同參天人師觀妙各有得共賦泛潁詩
風味如麴蘗
開天傳信記曰葉法善與朝士數人會飲有人稱麴
秀才突入坐中少年秀美語論不凡葉疑其非人潛飛小
劍擊之隨手墮地乃一酒榼中有美醞共飲之皆曰麴生
風味不可忘也
非公無此客
晉書謝尚見桓溫溫問左右頗嘗見我有如此客否
請壽兩山樽
漢書樓護傳子也君卿下座賊子上壽周禮司尊彝曰其
再獻用兩山尊

叔季大儒後
謂叔弼季默兩歐陽也荀子曰大儒可爲三公
偏醒亦同醺
言其清而不醉老杜詩漁父已偏醒南史辛倓傳不飲酒
而好賓游終日獻酬同其醉醒
心與柏石堅
退之詩柏生兩石間
章成錦繡紋
老杜詩揮翰綺繡揚歐公詩亦云東州大守詩尤美組織
文章爛如錦披漢京帝紀吐織綺繡
多難獨不補少微今無文
兩句右此句謂也老杜詩多難身何補漢書帝紀曰玉版
少微處士星論曰四十五十而無聞
所無古今異知以相功名皆

史記平原君贊曰利令智昏後漢馬援傳論曰振人之
禍智矣而不能自免於讒隙豈功名之際理固然乎夫利
不私已以之謀事則智慮不私已以之斷義必厲云云
可使百尺底不作數斗渾
四句皆勸公潔身高退之意前漢溝洫志曰涇水一石其
泥數斗詩意謂功名之昏人猶涇之濁水
次韻蘇公勸酒與詩
五十三不同煩公以詩訴
東坡守潁時歐陽弼作發判廬山為學官其兄傳道來為
而歐陽叔弼季默家居于潁東坡送傳道詩所謂五君從
我遊是也叔弼歐陽以新免母喪不肯作詩廬山以持律不
飲酒故云三不同
飲酒古所譏
孔北海子曰平原君強子高酒曰堯舜千鍾孔子百觚古之
聖賢無不能飲也吾子何辭焉子高曰賢聖以道德兼人
未聞以飲也廬山此句自解其不飲
挑語神其吐
謂詩可以感鬼神也左傳曰神其吐之乎此句勸叔弼歐陽
作詩
句念每累人舉身無我污
兩歐陽以廬山不飲酒故不作詩因有累人之句皆書左
傳晉傳庾亮不平庾亮常遇西風塵起舉扇自蔽曰元規塵污
人
復使兩歐陽縮手不分付
退之祭柳子厚文曰大匠旁觀縮手袖間
平生西方社
此以下廬山自述高僧慧遠傳劉遺民雷次宗等依遠遊
止乃於精舍無量壽像前建齋立誓共期西方樂天詩曰
南祖心雖學西方社可投
努力須自度
古詩努力加餐飯遺教經曰當念無常之火燒諸世間早
求自度
不憂龜九頭
法苑珠林云唐郭文信暴死三日復蘇自說云閻羅王令
引出廊信乃見一大龜身一頭九作人語云我為生時好
作文章妄引佛經雜糅俗書又誹謗佛法故受此苦
肯畏語一說
此句本用百丈野狐話而借用誹笑傳中語按僧問前百
丈云大修行人還落因果無對曰不落因果以語謬故墮
野狐趣後白丈為更之曰不昧因果晉書謝安傳安語未
嘗誤而忽一誤衆異之尋薨
頓悟而漸修
楞嚴經曰理則頓悟乘悟併銷事非頓除因次第盡傳燈
錄圭峯禪師傳曰頓悟資於漸修陶淵明詩終身與世
辭文選嵇康書曰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
公乖為令辭能一朝具
言證果位亦因進修之漸也退之詩指渠相宦曰此是萬
金產
兩生文章家
此以後稱兩歐陽柳子厚與衡藥書曰文人以文律通流
當世叔弼列天下號為文章家
風記鳴蟬賦

歐公有鳴蟬賦又有跋云予因學書記作賦而他兒一視
而過獨小子棐守之不去豈兒必能■若此賦也因以予
之
請公堅城壘
世說謝胡兒語庾道季曰諸人暮當就卿談可堅城壘
兵來後無數
前漢閩粵王傳曰漢兵衆強即幸勝之後來益多禮記聘
義曰燕與時賜無數
次韻蘇公督兩歐陽詩
吟聲正可候蟲鳴
柳子厚詩門掩候蟲秋東坡詩去欲還何人賽絕唱滿塔
桐葉候蟲吟
酒而猶須依老兵
言二君自可作詩尚何須待我飲耶晉書謝奕嘗逼桓溫
飲溫走避之奕遂引溫一兵帥共飲曰失一老兵得一老
兵
豈有文章妨要務
文選楊脩答臨淄侯牋曰若乃銘功景鐘書名竹帛斯自
雅量所蓄也豈與文章相妨害哉唐書韓愈傳毛義之曰
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晁錯傳曰無用兵馬以妨要務
孰知詩律自崩生
孰與熟同古人多用孰知字杜詩自通鑑載不韓曰且吾
孰知海夜千之為人杜子美詩曰詩律群公間老杜詩曰宿
世謬詞客前生應畫師
向來懷璧竟成罪
左傳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此句本用懷璧將兆邦之意而
借用此語以證二子不肯出詩末亦爲累也
未必含光不發露
此言韓偓自晦而因已顯世矣又云崔子玉座右銘曰暖
暖內含光莊子曰列御寇伯昏瞀人曰奚方
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夫
內誠不解形諜成光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齎其
所患
血指汗顏然縮手
韓文有祭柳子厚文曰不善為斲血指汗顏巧匠旁觀縮
手袖間
此家端復向誰傾
杜甫詩曰一生襟抱向誰開太白詩曰君心不肯向人傾
次韻蘇公題歐陽叔弼息齋
行者悲故里
漢書高祖紀遊子悲故鄉
居者愛吾廬
陶淵明詩吾亦愛吾廬
生須著錐地
莊子曰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
何頫汗牛書
柳子厚陸文通墓表曰其為書處則充棟宇出則汗牛馬
丈室八尺床稱子閉門居
唐顯慶中王玄策使西域至毗耶離城維摩居士石室以
手版縱橫量之得十笏故名方丈維摩經云即以神力空
其室內唯置一床以疾而臥樂天閑居自題詩曰此是白
家翁閉門終老處

百爲會有還
龐德公所謂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栖宿而
已
一足不願餘
一足字見上注左太沖詠史詩曰飲河期滿腹貴足不願
餘
紛紛老幼間失得了無癡
人生自幼迨老或得或失癡如皆歸於一空也
客在醉則眠聽我莫問渠
南史陶淵明傳淵明嘗曰我醉欲眠卿可去東坡有詩反
之曰醉中有客眠何害須信陶潛未若賢
孺勝已絕倒
絕倒見上注
句妙方愁辛
楚辭曰耿耿兮愁辛此借用自恨其詩之不如也
竹几無留塵
選詩巢幕無留塵此用其語律
窗畦有餘疏
老杜詩窗中登故畦莊子曰巢壞有餘疏
相從十五年不爲食有魚
用史記馮諼事退之招楊之罘詩曰前陳百家書食有肉
與魚
時須一俛仰君可貸蓬篨
說文曰蓬篨麁竹席也王介甫詩太息明兩不借捐肩一
蓬篨
次韻蘇公竹間亭小絕句 作山自此云長

竹窗西斗燈獨光
老杜詩竹裏行廚洗玉盤又詩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
今年復得杜襄陽
晉杜預鎮襄陽今以比蘇公
條看老蓋千年後
羽蓋枯木老杜覓松栽詩曰欲存老蓋千年意爲覓霜根
數寸栽
尚有奇材百尺強
因以蜀蘇公南史王規傳曰王威明千里絕足百尺無枝
真後人也老杜詩四松初移時大抵三尺強若家以有餘
爲強 此意今將以千尺恆之言
寄參寥
吳中詩僧道潛號參寥子
平生西方願
西方社見上注
擺落區中緣
淵明詩曰擺落悠悠談謝靈運詩曰遁迹區中緣
唯於世外人相從可忘年
南史江淹傳張纘等與爲忘年交
道人亦不枝相逢欲生荊
老杜詩贊公湯休徒
早作步兵語
晉阮籍爲步兵校尉鍾嶸詩品云籍詩無雕琢之巧而
詠懷之作以陶性靈幽發 子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
表洋洋乎會於風雅矣
何爲參此禪

霏門太師未假見憐雜録
捨策孤山下一室儼蕭然
孤山在錢塘郡北太守陳沿作亭曰環堵蕭然
林昏出岑聲竹杪樓疏䟽
老杜詩林昏罷幽磬孫何詩秋磬出疎林
昨日寄書至坐想參寥泉
東坡有作參寥泉銘序曰予出守錢塘參寥子在焉下智
果精舍居之鑿石得泉加冽乃名之參寥泉
此泉如此公遇物作清妍
逯之月泥詩若不妍清好却成相映燭
一別今幾時終首成白頭
後學蔡絛傳曰華顛胡老
子亦憐我老我豈要子憐
共杜詩不聞八尺軀常受衆目憐
會逢萬里風一繫五湖舟
老杜詩安得萬里風又詩永繫五湖舟按南史宗慤少時
乘長風破萬里浪國語曰范蠡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
酌我巖下水咽子山中觴
東坡詩太守詩堪咀嚼聊送別酒觴
北溍
南蕩不可度北渚風浪生
老杜詩春江不可渡二月已風濤又詩年年渡何曾
風浪生
向來狐兎迹已復蛟鼉鳴
文選張孟陽詩狐兎窟其中宋書五行志曰吳孫亮初
公安有白鼉鳴

東潭
東所急雨不成泥
老杜詩急雨梢溪足又詩山雨不作泥
度翁穿青取徑微
歐公詩一徑入蒙密已聞流水聲行穿翠篠盡忽見青山
橫老杜詩微徑不復取
邂逅無人成獨往
詩曰邂逅相遇適我願考莊子德充符注曰夫心之全也
遺身形忘五藏忽然獨往而天下莫能離
殷勤有月與同歸
老杜詩恥夜月同行
八月十日二首
一夢人間四十年昆蟲成變間恢然
異聞集云道者呂翁經邯鄲道上邸舍中有少年盧生自
歎其貧困言訖思寐時主人方蒸黃粱為饌翁乃探囊中
枕以授之生夢自枕竅入其家見其身富貴五十年老病
而卒欠伸而悟呂翁在傍主人炊黃粱尚未熟又進之詩云
階甲故依然
兩官不辦一丘費
言儈游不辦買山錢出濟南山再為學官班固敘傳班嗣
曰棲遲於一丘則天下不易其樂
五字虛蹈萬里舩
言空有詩名播於異域也宋鄭審送杜甫鶴詩只將五字
句用破一生心賈島哭孟東野詩太塚近登山道詩隨過
海舩老杜詩下臨不測江中有萬里船
又

人生七十今強半老去光陰已後身
老杜詩人生七十古來稀
更欲置身須世外世間元自不濶人
樂天詩應須縄墨機關外安置疎愚鈍滯身又云置心世
事外無喜亦無憂
迎新將至淸城莫歸遇雨
早投林野避風雨晚傍鷺沙飢送迎
言出處勞逸之異也張華鷦鷯賦曰避鐘抄之林野老杜
詩壁沙傍蜂蠆又詩勝君晚節傍風塵又詩萬里巴渝曲
三年實飽聞前漢韓信傳殺拜送迎
却愧兩街屠販子卧聽車馬過橋聲
從俗疲苦反不如市人之安逸也東坡詩識君杜杖過橋
聲

即事
老覺山林可避人
魯論曰與其從避人之士也豈若從避世之士哉
正須麋鹿與同羣
潘岳關中記曰辛孟年七十與麋鹿同羣世謂之鹿仙
老杜云全生麋鹿羣
却嫌烏語稱多事強管陰晴報客聞
此句必有所指比史高相那敢曰浪兒多事強知星宿東
坡詩不會世間閑草木強與人何事管興亡又竹枝詩竹山虫
鳥朋友語討論陰晴怕風雨

齋居
青奴白牯靜相宜
黃魯直云趙子充示竹夫人詩蓋涼寢竹器憩臂休膝似
非夫人之職予爲名曰青奴傳燈錄長沙岑和尚曰狸奴白
牯却知有無南泉水牯牛也此詩借以言白角意
老罷形骸不自持
南史蔡興宗傳沈慶之曰加老罷私門兵力頓闕老杜詩
白頭老罷舞復歌又楊王孫傳頹然發醜異厚自持
一枕西窻深閉閤
漢書韓延壽傳入卧傳舍閉閤思過
卧聽叢竹雨來時
賈島詩宿客未眠過半夜獨聞山雨到來時

中秋夜東莉贈作
盈盈秋月不餘分
東坡樂府云三五盈盈還二八漢書律曆志曰閏十二月
甲申朔旦冬至亡餘分
[illegible]看秋光可數塵
老杜對月詩此時瞻白兎直欲數秋毫
此地正須煩一笑要令排戶問東鄰
柳子厚書曰填門排戶

十五夜月
向老逢淸節歸懷已索然
文選樂府云昭昭素月明暉光燭我牀
飛螢元失照
老杜詩暗飛螢自照又傳燈錄漢陽和尚曰日下孤燈果然
失照
重露已霑衣
老杜詩重露成涓滴謝莊月賦佳期可以還微霜霑人衣
稍稍孤光動沉沉万籟微

文選鵰詩單沉遂孤光此借用其字顧况李游曰敢問天
籟何謂子綦曰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已也
不應明白晏然欲勸人歸
老杜月詩能添白髮明詩意謂頭顱如許何復俯仰世間
為明月所照破也

胡士處挽詞二首元哉

晚進尋荊棘
後漢孔融論盛孝章書曰今之少年喜謗前輩
平生闕異聞
魯論曰子亦有異聞乎
吾病識此老天豈喪斯文
魯論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
善學家傳業
退之詩中郎有女能傳業
英詞世不羣
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曰英詞動金石老杜詩白也詩無
敵飄然思不羣
固應譏尚白呂序見揚雲
漢書揚雄傳雄字子雲或嘲雄以玄尚白而雄解之號曰
解嘲注大玄黒也言雄作玄不成其色猶白故無禄位
也老杜詩官序潘生拙才名楊子賓豈非亦納老杜
以司馬長卿為馬卿也杜詩嘗太多病馬卿無日起

又

此地來何晚經年見未頻
老杜詩此地生涯晚又云卷軸來何晚
薦賢仍賜命有道可辭榮
上句言其材雖為當世所知而違不違則係於命李白詩
丈夫賭命報天子當斬胡頭衣錦還列子曰客有言之鄭
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
不好士乎
徒步三千子
史記孔子世家教弟子蓋三千焉
聲名四十春
老杜詩子名四十年又詩聲飛四十春
襄陽耆舊內無復姓龐人
晉習鑿齒作襄陽耆舊傳老杜詩為於耆舊內試覓姓龐
人謂龐德公也

后山詩注卷第四

送趙承議 令時 令時爲郎相知數及代而去

先王隱德世難名晚見諸孫世白成

趙令時字德麟 藝祖之後世故以吳太伯比其先王晋書王坦有隱德人莫能知

穎水向來須好句

東坡知穎州謝上表曰文獻相續有晏殊歐陽脩之風

道山今日有宗英

後漢書學者謂東觀爲道家蓬萊山張衡書曰十三王叙傳曰四國絕祀河閒賢明礼樂是脩爲漢宗英

林湖更覺追隨盡

曹子建詩清夜遊西園冠蓋相追隨老杜詩秋覺追隨盡此引用言無復游從之侶

紗帽猶堪語笑傾

老杜詩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旁人爲正冠此反而用之自言其尚未老也老杜集中李才夫詩數語歎紗帽

勤苦讀書終不補未須墻角棄長檠

神仙傳有年少與劉子訓都居爲太學生諸貴人作計共呼生謂曰子勤苦讀書欲規富貴但召子訓來可不勞而得矣長檠見上注德麟蓋王孫而有儒素風味云

寄李學士 公擇

移非守未成

眼看海上東都五載曾無一紙書

晋書劉弘傳云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老杜詩李稹故人書斷絕

平日所名多早達莫年同國未情疏

老杜詩時來如宦達歲晚莫情疎

稍尋東刹論茲事

東刹當在潁州前有東刹贈仁公詩茲事謂一大事因緣

頗有西方託後車

託後車見上注李君當是西方社中人

誰與杜郎須著眼不應濠上始知魚

勸其早歸依佛祖也傳燈錄南陽大師云觸目承當得猶是不著便東坡觀魚臺詩曰若信万殊歸一理子今知我即知魚晉書王坦之傳謝安曰常謂君粗得鄙趣老猶未悟之濠上邪

雪

初雪已覆地

老杜詩瓶罌初雪又詩密雪花覆地

晚風仍積威

漢書司馬遷書曰積威約之漸也

木鳴端自語烏起不成飛

韋蘇州詩臥聽窮木鳴相接乘肝神頊歌道君曲曰中庭有樹自語梧桐推枝布葉勝存曰爲起者伏也文選鴈詩曰亂起未成行

寒巷聞驚犬鄰家有夜歸

王維與裴迪書曰寒山野火明滅林外深巷寒犬吠聲如豹

不無數敗累

陶淵明與子儼等疏曰余嘗感孺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慚兒子後漢列女傳王霸字儒仲與同郡令狐子伯爲友後子伯爲楚相而其子爲郡功曹子伯令奉書於霸車馬

服役雍容如也劉子方耕於野聞客至投耒而歸見令狐
子沮怍不能仰視翺目之有愧容客去而久臥不起翺妻
曰君少修清節柰何忘宿心而慚兒女子乎
未易泣牛衣
言不爲兒女悲也漢書王章傳疾病無被臥牛衣中與妻
訣涕泣
晚出
應俗敢辭疾衝風寧小騖
范曄後漢書王充等傳論曰應俗適事難以常條混之詩
不衝風雨即衝埃
聊爲一日役不惜百金軀
鮑照行路難曰非我昔時千金軀
雪路無行迹
汝南先賢傳曰時大雪洛陽令至袁安門無行路又南史
載皇甫謐嘗因積雪門無行迹
冰枝有落鳥
梁元帝烏夜啼曰霜滑有風枝
寒門閉蕭瑟窮里聽城柝
寒門亦用袁安事陳載如廣虞傳見英少年會窮里空舍
寄晁載之兄弟
人言婚宦情欲本南史自住去語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半我始求媒君已半
按列子云語有之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
道息
孰知一世如一夢花夢而覺寧待旦
退之祭文曰人之生世如夢一覺
寒簷凍雨作秋聲
東音東暴雨也說苑歌曰使東雨兮晛塵老杜詩南風
作秋聲
空室風燈挑不明
老杜風燈照夜欲三更
樽前已作十年語後會未期吾屢驚
孟浩然詩平生復能幾一別十餘春
一閱七字心已識鉤章棘句天與力
退之記夢詩曰壯非少者哦七言六字常語一字難又孟
郊墓誌云其爲詩鉤章棘句掐擢胃腎老杜詩須饒身與筆
力
念子方壯我已衰不見參天二千尺
老杜古栢行黛色參天二千尺
季也亦有詩百篇欲子擬度驊騮前
中散詩選本見中之字叔用少受知於陳無已無已贈其
兄詩云駿騎擬度驊騮前謂叔用也按書本駿騎作叔季
當是叔與季兼稱兩人但未知叔用爲叔爲季而曾氏誤
以爲一人遂改作駿騎非是南史王僧虔曰弟書如騎騾
駸駸常欲度驊騮前鍾嶸詩品亦曰征虜卓卓殆欲度驊
騮前
端能過我三冬李
漢書東方朔曰年三冬文史足用
可復參儀一味禪
勸其廣參也廣燈錄有僧辭趙州去諸方學五味禪去州云
我這裏有一味禪爲甚不學僧云如何是一味禪宗便打
寄答王才方
人情校往挺婺如人一不近

晉范滂絶交書曰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几不相
酬荅則犯教傷義欲自屈强則不能久東坡亦云人情重
往返不報生禍根
詩已經年知子不我怨
退之詩元日新詩已去年
生世餘幾何尺籤日取寸
莊子曰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
懷禄有退心
漢書楊惲傳曰懷禄貪勢不能自退詩云毋金玉爾音而
有遐心
從俗無遠韻
楚詞曰將從俗富貴以媮生乎按曲禮曰禮從宜使從俗
晉書庾凱雅有遠韻
時從府中歸數過林下飯
漢書鮑宣傳曰與過宣一飯去後漢書第五倫傳光武曰
聞卿為吏不過從兄飯老杜詩僧飯屢過門雲溪友議僧
靈澈詩曰林下何曾見一人
平生功名意回作香火願
北史陸法和曰但從空王佛所與主上有香火因縁
三年不舉觴吻頰煙火燃
左傳曰鄭火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焮注炙也
豈無兩蒼龍寄我一兩潤
蒼龍謂團茶法華經言雖一地所生一兩所潤而諸草木
各有差別
官錢詩末工猛乞無小靳
官錢見上注後漢崔烈入錢為司徒及拜帝回顧悔不小靳

人生如此耳文字已其閑
退之詩人生但如此朱紫安足僭詞餘事也下句蓋足
此意
是身雖臭腐
維摩經曰是身不淨穢惡充滿莊子曰神奇化為臭腐
寧作青紫楦[illegible]
朝野僉載唐楊炯常呼朝士為麒麟楦或問之曰今假弄
麒麟者修飾其形覆之驢上宛然異物及去其皮還是驢
耳無德而朱紫何以異是
求懷忘年友死生餘令聞山谷自注云邢居實也
南史江總傳張纘等呼為忘年友詩云令聞令望邢居實
死於元祐二三年間年二十七
念子頗似之老我何所恨
崔駰曰屬本詩老我依韓馬誰能事公哦一不介甫詩老我
孤主恩結草以為期此文章佳語也
寄侍讀蘇尚書
六月西湖早得秋二年歸思與遲留
老杜詩陂塘五月秋選詩遲留淹宜輕
一時賓客餘枚叟
枚叟謂枚乘在山東以自比也謝惠連雪賦曰梁王不悅游
於兔園乃置旨酒命賓友召鄒生延枚叟老杜詩空餘枚
叟布應念早升堂
在職兒童說細侯
此句蓋指蘇公後漢郭伋字細侯為并州牧素結恩德及後
行部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道次迎拜
經國何不須老手

晉書石苞傳孫秀書曰刺有緋國打猷東坡詩老手便劇郡
有懷何必到壺頭
後漢馬援南擊交阯軍至浪上與賊戰破之從容謂官屬
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
食裁足致求盈餘但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間下潦上
霧毒氣熏蒸仰視飛鳶跕跕墮水中卧念少游平生時語
何可得也其後年六十二自請征五溪進營壺頭著其中
病卒
遥知舟也開黄卷
謂鄭公在經筵也北史周紀曰很勞舟也有般如雲老杜
詩閣道通舟也杖漢精梅福傳注曰以舟爲泥塗殿上也
晉書褚陶曰舉賢褚在黄卷中
解記清波没白鷗
此篇又勸鄭公高退鄭公在潁和子由詩有明年乘興七
龍去萬頃滄波没兩鷗之句
寄忠州林衡州希
湖海相望闕寄聲參林遇湖未全喑
劉禹錫竹枝歌曰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却有晴後
山反其意而用之言聲問闕然近於寡情也又是板與七
發曰游涉乎雲林杜牧之詩自古雲林遠市朝
肯衫作吏非前日
晉書嵇康曰聞道士遺言餌术黄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
游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
白首論文笑後生
言見笑於後生也老杜詩晚將末契託年少當面論心背
面笑又云史覺前賢畏後生

似聽兒童迎五馬
古樂府陌上桑曰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蹰此五馬本事
所出也後人謬説妄矣兒童用後漢郭伋事
稍依書札問專城
書札見上注陌上桑又曰四十專城居
一間苦李家莊句
史記老子楚苦縣人莊子蒙人按亳州衛真縣本苦縣城
東有賴鄉祠老子所生之地亳州雖有蒙城縣然莊子爲
蒙漆園吏實在今曹之宛朐云
不復人間世後名
晉書張翰傳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盃酒
卧疾絶句
老東何堪病再來秋深不復酒相關
老杜詩愁邊有江水又云何以開我愁
一生也作千年調
此句末分其遂死也寒山子詩云人是黑頭虫剛作千年
調鑄鐵作門限鬼見拍手笑
兩脚猶須萬里回
老杜詩兩脚但如舊所天傳告記萬里郎之兄戊安西万
由觀之朝杜久返以其萬里而迴故謂之萬迴也
南軒絶句
少日巧林頗著勲
楊雄長楊賦曰聊因筆墨翰林退之復志賦劍騁藝乎上林簿
黄庭堅詩曰會有黄金鑄古著勲多被曹子建書曰豈徒以翰
墨爲勲績哉風俗通曰嵩嶽楊雄動著于竹帛
曰著勲於竹帛

莫年貪佛替論文
老杜詩老夫貪佛日又詩故著浮杏君入舟王本用詩乞
得膠膠擾擾身江湖波浪共埃壁
銅鑪䆳栊芒鞋累此外惟須對此君
老杜詩多病所須惟藥物微軀此外更何求附書王微之
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
獨坐
文章平日事風竹暮年須
老杜詩文章千古事又詩嗜酒愛風竹
衰疾懸知此
老杜詩時應念衰疾懸謂遙度也退之詩後日懸知漸莊
莽
霜毛不更除
退之詩少見霜毛一尚如干剣生新詠鄒貫月詩曰情人念君
除白髮老杜詩紅顏愁落盡白髮不能除
一丘吾欲往
一丘見上注
百畝有如無
言不足為養也晉陽論曰有若無荀子曰有之不如無之
魑魅須攜手
老杜懷李白詩曰魑魅喜人過
乾坤養腐儒
老杜江漢詩乾坤一腐儒
扣門聞啄木
退之詩丁丁叩門疑啄木
喚酒有提壺

歐公詩獨有花上提葫蘆勸公沽酒花前傾盖為名也
門巫無行迹秋深不遇鋤
退之皇甫湜示因積雪門無行迹三輔決錄張仲蔚所居
蓬蒿沒人老杜詩古孝與秋夜欲救此及而用之
寄送定州蘇尚書
元祐八年九月蘇公知定州公時 寅仕聖
判太府上臣時罷出漸慶改此詩為勸公者事 髙退
初聞簡策侍前旒
簡策謂作侍讀時進講于前侍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
又見衣冠送作州
世說羅友答桓溫曰臣出門逢一鬼大揶揄云我秖見汝
送人作郡何以不見人送汝作郡
此府時清惟可飲
晉書郗愔在北府徐州人勁悍桓溫云京口酒可飲兵可
用深不欲愔居之此借用以言定武在河北也齊書謝朏
為吳興與弟瀹於征虜亭別指瀹口曰此中惟宜飲酒老
杜詩時清猶如芝
西山氣爽更宜秋
晉書王徽之為桓沖騎兵參軍沖曰卿在府日久比當相
料理徽之不答直高視以手版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
氣耳此借用以言太行李商隱詩故鄉雲水地歸夢不宜
秋
功名不朽聊通袖海道無窮具一舟
此兩句皆括出東坡語以勸之意謂功成名遂自足不朽
收可縮手袖間而遂湖海之本志也東坡公園林詞有云
用捨由時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閑處看八聲甘州詞有云

約他年東還海道願謝公雅志莫相違接晉書謝安雖受朝寄東山之志始末不渝及鎮新城造泛海之裝欲須經略粗定自江道還東遂遇疾篤自以本志不遂深自慨久

老杜詩平生江海心宿昔具扁舟

杜讀平生三萬卷貂蟬當復自兜牟

退之詩鄴侯家多書插架三萬軸南史周盤龍為散騎常侍齊武帝戲之曰貂蟬何如兜牟對曰貂蟬出於兜牟

寄舍李方叔

平生經世策寄食不資身

言其謀策可以經綸當世而反不能資一身也莊子曰其不可經於世亦遠矣叢書韓信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

孰使文章著

老杜云名豈文章著

能辭轍跡勞

意謂有文如此安能免棲棲旅人哉退之進學解云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于行左傳曰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

帝城分不入

漢書陳咸傳咸常於郡守時王音輔政信用陳湯咸數賂遺湯予書曰即蒙子公力得入帝城死不恨分謂滿絕也

老杜詩關塞分未到舟楫有光輝

書札謂何人

此句蓋終上意漢書崔駰傳曰為中詞長安注傾伺也

子未知吾瀕吾守吾兗子貧

此反濠上知魚之意而用之文選嵇康書曰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老杜詩近有峨眉客知子懶是真

蓉湖院後樓懷胡尧茂

前有胡士彦挽詞即尧茂也

曉渡呼舟疾

杜牧之杜秋詩云却喚松江渡

寒城朴霧深

老杜野望詩孤城隱霧深

昏鴉明鳥道

老杜兩詩云白鳥去邊明南中八志云交趾郡治龍編縣有與古鳥道四百里

風葉亂霜林

李商隱詩風葉共成喧

久客登樓目

文選王粲登樓賦曰情眷眷而懷歸兮孰憂思之可任平原遠而目極兮蔽荊山之高岑老杜詩天畔登樓眼

中年懷舊心

晉書王羲之傳謝安曰中年以來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文選向秀思舊賦序云經嵇康舊廬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思曩昔遊宴之好感音而歎故作賦云

猶須一長笛領覽自霑襟

終上句末盡之意謂本自悲愴尚何須聞笛耶老杜云不須吹急管衰老易悲傷

九日

老境雖為節寒梢未得春

曲禮六十曰耆指使注云老至之境也至老之境也

曰六十至老境而未全老者杜詩爲冬不亦對杜牧之詩
丁香閑結春梢
一官兼利害百慮孰疎親
老杜詩肝危關百慮桉仍作繫辭曰一致而百慮老子曰名
與身孰親
積雪無歸路扶行有醉人望鄉仍受歲叩首望松楸
謝玄暉詩有情知望鄉老杜詩望鄉應未已李嘉祐詩白
頭空受歲冊陛不朝天松楸猶松楸意謂丘墓也老杜詩
窮秋正搖落回首望松楸此借用
放懷
施食鳥爲喜
金光明經云施食之緣獲長壽報長安志云興善寺素和
尚齋時鳥鵲就掌中取食老杜詩侍食猶除鳥雀馴
持經鼠聽
戒殺文載鄭氏新說曰楊州甲之雀立化於松枝東城
鄭氏之鼠坐化於蓮葉豈非乘誦經功德自有所解悟而
然歟
秋鬢矜矍鑠
後漢馬援自請擊五溪蠻帝愍其老援據鞍顧眄以示
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
顧影怜伶俜
魏志何晏行步顧影古進潘岳寡婦賦曰少伶俜而偏孤
注單子兒
門靜行隨月窗虛臥見星擁衾眠未穩數阻鶴留經
老杜詩平生耽勝事吁駭始曾經
絕句
此身精力盡於詩末歲心存力已疲
淮南子曰宋景公時造弓人九年乃成而進之弓人歸家
三日而卒盡匠者心力盡於此弓矣故溫公通鑑序曰臣
之精力盡於此書
不共塵王爭出手
塵王謂塵埃王勃東坡詩不許句對君塵王爭出手
却思陶謝與同時
陶謝謂陶淵明謝靈運老杜詩焉得思如陶謝手令渠述作與
同遊又曰陶謝宜同時
送伯兄赴吏部改官
先子初增秩年侵髩已皤
漢書循吏傳黃霸增秩賜金
念兄今善繼此別喜如何
以其善繼先子之志故以別爲喜也
親老家仍困門衰仕未多
家語子路曰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晉書李密表云門衰
祚薄
寄張太常舍人
猶須教兒子早要中文科
今代張平子
後漢書張衡字平子善屬文
雄深次子長
劉禹錫序柳子厚集引韓退之評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馬
子長
名高三俊上
翰林志曰李翱李德裕元稹同在禁署時號三俊此借用

以指蘇公客黃秦晁也
官立右螭陛
唐書張次宗傳文宗詔左右史立螭頭下記宰相奏對校
寶録文潞公元祐八年冬自著作佐郎除起居舍人即右史
也紹聖元年四月以直龍圖閣知潤州此詩盖春時所作
東望吾何恨
北戶録載風土記越人結交盟曰卿乘車我戴笠後日相
逢下車揖我步行卿乘馬後日相逢卿當下
飛騰子莫量
老杜贈高適詩飛騰無那故人何
時平身早達未用憂疑香（潮州自注曰東[illegible]　劉郡之[illegible]）
晉書張載曰時平則才伏世亂則奇用退之詩太平時節
身難遇此反其意而用之韋應物刺蘇州有詩曰兵衛森
畫戟燕寢凝清香
後湖晚坐
水淨偏明眼
老杜詩水淨樓陰直又云吾與汝曹俱眼明
城荒可當山
樂天詩亭脊太高君莫拆東家留取當西山
香林無限意白鳥行餘閑身致江湖上
王介甫與執政書曰及今愈思自置江湖之上又有詩曰
委質山林如許國所以謂身致亦介甫委質之意
名成伯季間
伯季似指二蘇門下諸君唐山谷作佛於記曰予以文義
名次四君蓋謂此也魏文帝典論曰傅毅之於班固伯仲
之間耳晉陸士衡傳王濟對武帝曰臣以殊不癡山濤以

下犁鄙以上張曰欲處我於季孟之間乎
日隨歸鴈盡
嵇康詩曰手揮五弦目送歸鴻
坐待夕鴉還
老杜詩相待至昏鴉
春晚
東風作惡不成寒野水穿沙自作灘
王介甫詩雖過東風作惡時
細草無端留客
文選江淹詩細草藉龍騎老杜詩邂逅無端出餞遲鄭
谷曲江春草詩云香輪莫輾青青破留與遊人一醉眠
繁枝有意待人看
退之詩春風也是多才思故揀繁枝折贈君又云留花不
發待郎歸老杜詩寒江流甚細有意待人歸
次韻回山人贈沈東老二首
前篇篇回山人
一杯領意不須古
老杜詩毅容兮重意
六字持身已有餘
導引有六字氣謂噓呵呬嘻可呼也黃庭經曰至道不煩
司馬相如過宜春宮賦曰持身不謹校列子曰子知持身
則可言持身矣
癡子未知天上樂
洪[illegible]紀曰癡子捨我五十餘年庫藏諸物當如之何神仙
傳曰祖問石生曰何不服藥仙去對曰天上多有至尊相
奉甚難更苦人耳李商隱作李賀小傳曰賀將死於紙云

人持二板書云帝召帝成白玉樓立召爲記天上差樂不
苦也
先生今解世間書
退之石鼎聯句詩序曰彌明謂劉師服曰吾不解世俗書
弟子爲書吾句
又
後篇屬兒東老
隨世功名非所望稱家豐儉不求餘
老杜詩稱家隨豐儉禮記檀弓曰稱家之有無後漢馬
援傳曰士生一世但求衣食裁足致求盈餘但自苦耳
青衫出指論奇字
漢書揚雄貧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
白髮挑燈寫細書
言其高年而眼能明也宋老之短檠歌曰夜書細字綴語言
送李忠二首
當是其兄傳道之子
老眼元多淚春風見此行又爲貧賤別
老眼因白多淚況重以別離之感耶貧賤別見上注
更覺急難情
棠棣詩脊令在原兄弟急難
斗食吾堪老
漢書百官表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注云斗食月奉
十一斛一說日食一斗二升
詞場頗向榮
老杜詩詞場繼國陶淵明歸去來辭曰木欣欣以向榮此
借用

未須憐野鶩
杜牧曰唐興書章表少與王璦之爲名弟子皆效之義
之後進內外宗尚萬其不平在荊州與部下人書云兒輩
乃輕家雞愛野雉皆學逸少東坡詩野鶩家雞定誰美
家法付宣城
鄭詩謝朓爲宣城太守書詩家法謝靈運惠連皆朓之族
父以詩知名後漢儒林傳序各以家法教授
又
經史三年學
漢書曰古之學者三年通一經
聰明一旦開
楊子曰天降生民倥侗顓蒙恣乎情性聰明不開老杜詩
大兒聰明到能添老樹巔崖裏小兒心孔開兒得山僧及
童子
把文甘潦倒
老杜詩把文驚小陸此用小陸以比孝忠也晉稽康與山
濤書曰足下素知吾潦倒麤疏不切事情此借用以自況也
數日待歸來
左傳曰行則數日而反遊子之詩每指數日待歸數字作
上聲讀
士惠聲名早
東坡和仲子進詩曰養氣勿吟哦聲名忌太早
官今歲月催
自言老於微官也
有兒須禄養臨歿尚徘徊
言惜別於眷之意以親老故不能與之俱去也鄭熙故歌

行曰今君有何疾臨路獨遲迴

以拄杖供仁上人二首

錯節孤根勁有餘坐床須按起須扶

後漢虞詡傳不遇盤根錯節何以知利器選詩石梁有餘

勁

一生用底令相贈更問林間有此無

趙州臨遷化以拂子送與王鎔曰此是老僧一生用不盡

底事見趙州語錄

文

洗足投笻只坐禪厭尋歧路費行纏

金剛經云洗足已敷座而坐東坡詩已辦布襪青行纏

老來不復人間事不用山公更削圓

桂苑叢談曰潤州甘露寺有僧道行孤高李德裕廉問日

以方竹杖一贈爲方竹出大宛國堅實而正方節眼鬚牙

四面對出及再鎮浙右其僧尚在問曰前所奉竹杖無恙

否僧喜對曰已規圓而漆之矣公嗟惋彌日前輩詩曰削

圓方竹杖漆却斷紋琴

項城道中寄劉令使脩渡橋

項城屬陳州

老怯危橋泥沒膝

老杜詩虛疑皓首衝泥怯實少救魚歌曰天雨曼陀羅花

深沒膝

喜聞吾黨政如春

劉寬後漢書李燮拜京兆民謌曰我府君道教舉恩如春

威如虎

須君不惜千金費

孫子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文選古詩曰愚者愛惜費但

爲後世嗤

此物寧無我輩人

言必有好事者繼之晉書王衍傳許允曰卿是我輩人

雁眠茶

唐書黃巢圍陳州人大飢倚死墻塹賊俘以

食日數千人乃列百巨碓搗皮骨委白并啖之

以人爲食殺爲戲自昔無聞尔所先信有士身一言盡彌能

遺臭萬人傳

東坡碑銘曰以殺爲嬉漢書伍被傳吳王曰男子之

所死者一言耳劉康甫說云此言所死雖不同等是死耳

晉書桓溫傳溫曰既不能流芳後世不足復遺臭萬載耶

老杜詩將詩不必萬人傳

寄象宗光　未

與世情將甚懷仁老未忘

甚矣懷乎有仁此借用言獨於仁賢未能忘情

故人今五馬

見上注

高廐漫三尺

唐書孟郊傳李觀論其詩曰高處在古無上平處下顧二

謝文劉子玄言作史有三長謂才學識

詩費江山助

言宿州詩本天成不用借助唐書張說傳說爲岳州而詩

益悽惋人謂得江山助云

名成沈鮑行

老杜詩沈鮑得同行沈約鮑照

肯爲文俗事

後漢陳忠上疏曰諸郎多文俗事又隗囂傳論曰從以文俗自焦

打鴨起鴛鴦

此用宣州故事魏泰詩話呂士隆知宣州好笞官妓官妓皆欲逃去會杭州一妓到士隆喜之留不使去一日郡妓復犯小過士隆欲笞之妓訴曰某不敢辭罪但杭妓不能安也士隆愍而捨之梅聖俞作莫打鴨詩曰莫打鴨打鴨驚鴛鴦鴛鴦新向池西落不比孤洲老禿鶬禿鶬而欲遠飛去又况鴛鴦羽翼長此之詩蓋驚起鴛鴦然此詩意不特爲妓女發

送倫化主

赤髭白足可憐生

高僧傳佛陀耶舍爲人赤髭善解毗婆沙時人號曰赤髭毗婆沙又云釋曇始足白於面雖跣涉泥水未嘗沾濕天下咸稱白足和尚劉禹錫送僧序曰備將迎者皆赤髭白足之侶傳燈錄虔處師曰幸自可憐生須要个護身符子作麽

躡蹻擔囊壯此行

史記虞卿傳躡蹻擔簦

要致雪峯千五百

傳燈錄雪峯義存禪師學者冬夏不減千五百人

不妨兼識謝宣城

以比張宣州也齊書謝朓爲宣城郡太守杜詩云詩接謝宣城

西湖

小徑才容足

列子曰泰豆乃立木爲塗僅可容足張湛注云纔得安脚

寒花只自香

老杜詩寒花只暫香

官池下鳧鴈

老杜有官池春鴈詩漢昭帝紀黃鵠下建章宮太液池中文選劉公幹詩曰方塘含白水中有鳧與鷖

荒塚上牛羊

古樂府曰今日牛羊上丘壠

有子吾甘老

東坡詩有子萬事足老杜詩吾老甘貧病

無家去未蓬

老杜詩無家問消息作客信乾坤

三年哦五字草木借輝光

老杜詩離別借輝光

別月華嚴

寓世生同里隨方去有情

漢書盧綰傳與高祖同里生本出借用其意

來爲百年別不惜片時程

老杜詩計整帆何惜片時程

彌勒須勸供經鐘夜鳴

勸其接物利生也

當來第一會世界知逢迎

釋氏彌勒當來下生於龍華樹下三會說法度人三水小牘云東都僧從練臨終呼門人戒曰人生難得惡道易淪惟有歸命釋尊勵指於行龍華會上當復相逢戰間張

曰燕太子建迎却行

送吳先生謁惠州蘇副使

吳先生當北來游蘇公嘗有書與之

聞名欣識面

言吳君欲識東坡也老杜詩李侯求識面傳聞雄爽山誰巖傳李翱曰見面不如聞名此反而用之

異好有同功

吳君方外之士與廬山異趣而好賢之意則同故云同功記曰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此用其字

我亦斬善子

廬山不能往見蘇公此所以有愧於吳君也

人誰恕此公

老杜寄李太白詩衆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東坡詩平生我亦輕餘子晚歲人誰念此公

百年雙白鬢

時東坡年五十九老杜詩百年雙白鬢一別五秋螢

萬里一秋風

言神交心契與風無間也老杜詩瞿塘峽口曲江頭萬里風煙接素秋蓋亦此意按通鑑秦使間行詔張耀曰翁王與君鄰藩雖山河阻絕風通道會

為說任安在依然一禿翁

漢書霍去病傳衛青日衰而去病日益貴故人門下多去事去病輒得官爵惟獨任安不肯去又灌夫傳與長孺共一禿翁注言無官位版綬也末句廬山自謂不負蘇公之門時亦坐黨事廢錮故云禿翁

別簡澄禪師

法施老人卧不出呼我取別行問疾

十二國史曰宓子賤為單父宰行過揖請取別維摩經曰汝行詣維摩詰問疾

磨般拭筯勸一飽少待須臾莫倉卒

磨般拭筯蓋俗間語老杜詩低頭拭小盤維摩經香積品云君欲食者且待須臾當令汝得未曾有食老杜詩忍待明年莫倉卒

江南有眼觀文字

退之詩不如觀文字丹鉛事點勘

萬卷初無一言契

傳燈錄香嚴依潙山祐和尚和尚問曰父母未出胞胎時本分事道將一句來師徧檢所集諸方語句無一言可將酬對又五洩山靈默禪師謁石頭和尚先自約曰若一言相契我即住不然便去

多生綺語未除饒

樂天香山寺白氏洛中集記曰願以今生世俗文字之業狂言綺語之過轉為將來世世讚佛乘之因轉法輪之緣楞嚴經八萬四千語蓋口中四業之一謂綺飾文詞過有增益也

半世虛名足為累

退之詩士生為名累

此去他來尚有緣頭童齒豁恐無年

退之進學解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世說王珣歎曰人固不可以無年

慇懃三請久住世

法華經曰世尊告舍利弗汝已慇懃三請豈得不說華嚴

經普賢行願品曰七者請佛住世

寧無可念未可捐

華嚴經十廻向品曰若菩薩不以衆生其性弊惡邪見瞋濁難可調伏便即棄捨不修廻向

平生雇擬西行計老著人間此何意

西行謂願生極樂國爲[illegible]謂[illegible]曰若滯情愛聚者本不應出家今既割愛求道正以西方爲期耳

他年佛會見頭陀知是當年老居士

傳燈錄傅大士傳曰有天竺僧嵩頭陀謂曰我與汝毗婆尸佛所發誓今兜率宮衣鉢見在何日當還[illegible]觀其影見大士圓光寶蓋[illegible]以嵩頭陀比圓公以傅大士自況

別劉昔山主

離合應生理

文選陸士衡詩離合非有常譬彼絃與筈[illegible]詩人注有離合豈淫裏老所以[illegible]三國名臣序[illegible]曰生理不可不全本書注引鵩鳥賦曰生生之理[illegible]此借用言人生之常理

濁逢豈近緣

老杜詩數爲姻婭過逢地

情親見今日語妙當年

情親語妙並見上注

閉户安禪主衝風送水船

兩句言行藏勞逸各異也法華經偈曰安禪合掌以杜詩[illegible]其安禪又詩春多逆水風

不厭清夜月故作別時圓

杜甫[illegible]詩不相逢成夜宿隨月向人圓而東坡水調詞云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

離顧

河市千人聚

長安[illegible]有千人聚[illegible]曰宣帝以信俠雜役千人樂思右園今所謂千人鄉者是也此詩借用

寒江百丈牽

老杜詩寒江動夜扉又詩百丈牽江色

吾生能幾日此地費三年

後周庾信[illegible]曰百年能幾何[illegible]老杜詩爲客費多年東坡詩人生不滿百一別費三年

叢竹所從戀池魚已割鮮

當是東坡去[illegible]後代[illegible]池魚今乃割鮮[illegible]及今[illegible]不止此也東坡有乞罷學士劄子曰及蒙[illegible]攻擊不已以至羅織[illegible]謂之非[illegible]野食

揣物終不補佗日[illegible]

樂天詩[illegible]而以後世無傳

湖上

初[illegible]鳥啄啄

[illegible]詩[illegible]剝啄啄有客至門

忽過水鱗鱗

樂天詩小橋[illegible]

緣有三年盡

釋氏[illegible]緣生緣離法即滅

情無一日親

言情之相親生於久也此[illegible]所以不三宿桑下

白頭厭奔走何地與爲鄰
莊子曰吾誰與爲鄰
舟中二首
惡風橫江江卷浪黃流湍湍猛風用壯
易大壯一爲賊不知其何之奔猛老杜詩初聞龍用壯字
本出易大壯卦
爽如萬騎下中來
歐公秋聲賦曰又如赴敵之兵銜枚疾走不聞號令但聞
人馬之行聲
氣蒸雲夢澤五湖上
東坡詩氣壓郢侯三萬艦周禮曰其川三江其浸五湖
岸杏荒火依明舟中坐細待殘更
老杜詩荒荒吹能熟又詩江船火獨明此借用以言岸火
少年行路今頭白不盡還家去國情
言行藏進退皆有所迫非其本志也
又
野火燒原雉啼雊
退之詩原頭火燒靜兀兀野雉畏鷹出復沒詩曰雉之朝
雊
黃雲漲天半亂鬪
蜀都賦曰黃塵漲天
江湖無日不風波老去何時脫奔走
老杜詩江間雖大漲又云世中無日不沙塵
詩書滿腹不及口
後漢書趙壹詩曰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東坡詩平生
五千卷一字不救飢

歲晚須歸釣竿手
言雖入帝城無益也杜牧之詩拂拔江湖釣竿手却遭西
日向東走
堀壙不勝塵裏人
高適詩彷徨東西南北人杜孝康書曰野人有快炙背而美
芹子者欲獻之至尊雖至在堂陳星百皆無寒暑之朝日
仰面青天搔白首
言其樂適也老杜詩與觴白眼望青天又詩出門搔白首
規禪師集
淨居衆天人宮殿隨所適
欲界十天色界十八天無色界四天共三十二天初禪三
禪二禪各三大四禪九天凡一十八天皆屬色界而三禪
有三天之一淨居天之二無淨居天之三遍淨居天此天無想無
諸天食則食念衣則衣來宮殿隨身如意而有事見此
法念處經等云若持戒作福者生於此天因以比規禪也
法華經亦曰爾時五百萬億國土諸梵天王與宮殿俱
少壯老不歸東門閉禁林
自歎其無淨居之福緣也
道人秀叢林
大論云譬如大樹叢聚是名爲林一一樹不名爲林如一
一比丘不名僧僧聚和得名叢林
秘語出禪寂
老杜詩身猶縛禪寂
身如浮雲隨處同建立
維摩經是身如浮雲須臾變滅故老杜別贊上人詩是身
如浮雲安可限南北圓覺經偈曰且從何來如來圓覺不定

立華嚴經曰譬言紛二千大千世界建立一切處所

平生與二字曉好用一律

二字必昔詩體一律見上注

我此復助緣語綺已多責

語綺見上注

何年一把茅燒半孤峯律呵佛罵祖師

傳燈錄德山宣鑒禪師抵溈山溈曰是伊將來有把茅蓋

頭罵佛罵祖去在又龍潭曰可中有一个漢他時向孤峯

頂上立吾道在老杜詩好為時藏何曾前詩卒

塗糊千五百

傳燈錄玉泉奉云一千五百善知識話頭也不識

古寺和尚曰淨地上不要點污人家男女后山所謂塗糊

蓋此意也

后山詩注卷四

后山詩注卷第五

答晁以道

轉走東南復帝城

帝城見上注后山嘗游江浙元祐初來京師此句追記其

事

故人相見眼偏明

退之詩相見眼偏明

十年作吏仍餬口

作吏見上注顏魯公帖云一昨緣受替北歸中止金陵闔

門百口幾至餬口字本出左傳

兩地為鄰闕寄聲

退之詩兩地無千里因風數寄聲

令眼尚堪看細字白頭寧復要時名

老杜詩秋山眼冷常憂絹東坡詩閒龍乞水歸洗眼要看

細字鈔殘手

熟知范叔寒如此

熟知見上注又老杜詩熟知茅齋絕低小史記范雎傳須

賈曰范叔一寒如此哉

未覺綈袍有故情

唐書杜甫傳甫依嚴武於劍南武以世舊待甫甚善北齊

書趙彥深被沙汰者僚猶故情存問往來按漢書陳勝

傳客出入愈益發舒言勝故情

病起

今日秋風裏何鄉一病翁

老杜詩多病秋風落

力微須杖起

法燈禪師擬寒山子詩曰揺弱似力微澄把幢兮曰杖而
後能起
心在與誰同
歐公詩老去自憐心尚在古樂府東飛伯勞歌曰空留可
憐誰與同此借用
災疾資千悟
孟子所謂人之有德慧術智者常存乎疢疾是也後漢書天
文志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百姓安寧不見災疾此借用傳
燈錄仰山云若是宗門下上根大智一聞千悟得大總持
究觀併一空
同乎大通無怨無德也華嚴經云願一切衆生於怨於親
等心攝受皆令安樂智者清淨傳燈錄米禪師見大蟒
不避曰毒無實性激發則殊慈苟無緣寃親一揆其蟒遂
然不見
百年先得老
晉嵆康養生論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
三敗未爲窮
列子管仲歎曰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
老母也晉書陶侃謂庾亮曰古人三敗君今始二此用老
杜百年渾得醉一月不梳頭之句法皆落句也

九月九日鄭衍見過

節裏能相過談間可解憂
漢書揚雄解嘲曰或立談間而封侯解憂見上序
致疎君未肯得此我何由
莊子漁父篇子路問孔子曰由得爲役久矣未嘗見夫子
遇人如此其威也漁父何以得此乎

語到君方妙
見上注
詩同穿子游
南史謝弘微傳謝靈運小名客兒按靈運有九月九日從
宋公戲馬臺集詩
一經從白首
揚子曰古者之學耕且養三年通一經又曰童而習之白
紛如也李白詩白首太玄經
萬里有封侯
後漢班超傳相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而當封侯万里之
外

別黃徐州

姓名曾落薦書中
老杜詩名玷薦賢中元稹詩名落公卿口又王仲舒作李
君房制詞云藉藉名字落人談中
刻畫無鹽白不工
晉周顗傳庾亮謂顗曰諸人咸以君方樂廣顗曰何乃刻
畫無鹽唐突西施
一日聲名滿天下
李紳榜下成時也劉賓客賀王魏公知擧詩曰一日声名
遍天下滿城桃李屬春官東坡答劉涇書曰向在科場時
不得已作應用文不幸爲人傳寫以此得虛名滿天下
十年從事得途窮
晉書職官志州置諸曹從事等員唐以鄭州司戶爲教
授故云爾晉阮籍傳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慟
哭而反文選顏延之五君詠曰途窮能无慟

白頭未負功名晚
以爲徐州也老杜詩男兒功名遂亦在老大時
青眼常蒙今昔同
晉阮籍能爲青白眼范蠡詩云慚有南山与君眼相逢不
改旧時青
衰疾又爲今日別數行老淚洒西風
衰疾見上注
次韻荅耶無斁
女生願有家名妾以不聘田里亦莫君又恶不由正
大率用孟子意札記內則曰聘則爲妻奔則爲妾
故行不問塗
用阮籍事見上注
已破寧顧甑
後漢郭太傳孟敏荷甑墮地不顧而去林宗見而問其意
對曰甑已破矣視之何益時后此罷顧李
耕鑿無一廛
漢書揚雄傳有田一廛
寧要三徑
晉書陶潜謂親朋曰聊欲弦歌以爲三徑之資可乎老杜
詩井竈任塵埃
還家憂患餘
老杜詩斯文憂患餘
撫勞兒女嬉
老杜詩生還對童稚似欲忘飢渴問事競挽鬚誰能即嗔
喝
十年寧有此一寒可无命

老杜詩不爲困窮寧有此此借用言還家之樂十年所無
一寒見上注詩意謂離合貧富蓋皆有命
平生衆未小得士公室慶
謂作諸侯客也公室見晉論
揖先車馬音復作賓客請
車馬音見孟子
論文到韓李
謂韓愈李翱也似指東坡以下數句皆足此意老杜詩論
文到崔蘇
今舊說蘇鄭
謂蘇源明鄭虔皆老杜故人也老杜嘗有詩曰故舊誰憐
我平生鄭与蘇又云早歲与蘇鄭痛飲形相親
長年斷消息獨語誰和應
意謂東坡在謫所也老杜詩中原消息斷退之与孟郊書
云余言之而聽者誰歟余唱之而和者誰歟東坡詩獨倡
無人和退之送鄭權序曰擅搪號呼以相和應
此生恩未報他日目不瞑
退之詩報恩未報豈謂生足藉左傳曰尚復卒視不可
含乘摇手洗之乃瞑受含
歸即無好懷扣門有佳聽詩來霜雪後更覺天宇淨
老杜詩天宇清霜淨
少好老未工
揚子曰或問吾子少而好賦
持刀授子柄
漢書梅福傳倒持太阿授楚其柄
次韻餘劉偈作二首

肖聳三峯峻
國朝雜記長孫無忌嘲歐陽詢曰聳膊成山字埋肩不出
頭郭緣生述征記曰華山有三峯直上數千仞
眉尾八字攢
退之詩夜闌縱捭闔哆口疎眉尾漢武故事宮人登八字
眉此借用
玄談人絶倒
見上注
家法句新清
老杜詩更得新清否遥知對屬忙
八俊先張子
後漢黨錮傳曰指天下名士爲之稱号三君八俊又曰張
儉爲黨魁
諸公少賈生
漢書賈誼傳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
之屬盡害之乃毀誼曰洛陽之人年少初学專欲擅權紛
乱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疎之
已傳烏鵲喜欲聽鶺鴒声
此句當屬其兄無斁老杜太原傳烏鵲喜深負鶺鴒詩
又
此老三年別何時萬里迴
亦似屬東坡元祐壬申別於穎州至紹聖乙亥三年矣
更無南去雁
雁不過衡山無從寄声於嶺外也
猶見北枝梅
言東坡過嶺未歸白氏六帖云大庾嶺梅花南枝落北枝

開
會有哀籠鳥
文選潘岳秋興賦曰池魚籠鳥有江湖山藪之思李畋獻
吕大端生日詩曰此身若得西歸去尤勝開籠放雀兒
寧須溺死灰
漢書韓安国傳獄吏田甲辱安国〻〻曰死灰獨不復燃
乎甲曰然則溺之
聖朝无棄物
老杜詩聖朝无棄物老病已成翁　神宗於東坡嘗有人
材難得不忍終棄之詔故此詩引用
與子賦歸哉
欲其來歸之意也殷其靁詩振〻君子歸哉歸哉此亦賦
詩斷章之意

古墨行并序

罷无斁有李墨半丸云　裕陵故物也往於秦少游家見李
墨不爲文理質如金石亦　裕陵所賜王平甫所藏者潘谷
見之再拜云真廷珪所作也世惟王四李主有之与此爲二
矣嗟乎世不乏奇之識者耳敬爲長句寄无斁同作
求裕陵　神宗所葬
秦郎百好俱第一烏丸如漆堅如石
趙壹非草書曰十日一筆月數丸墨蕭子良書曰仲將之
墨一點如漆文房四譜云李超本易水人唐末居於歙造
墨尤妙其堅如玉其紋如犀
巧作於身与鏡面借美於外非良質
文選琴賦曰良質美乎
潘翁拜跪摩老眼一生再見三歎息

孔印一倡而三歎
了知至鑒无遁形
圓覺經大智不了知如幻境界衛夫人帖太仰遇至鑒大
不可言東坡詩道人胸中水鏡清万象起滅无逃形
王家舊物秦家得
舊物借用王獻之青氈事
君今所有亦其亞伯仲小低猶子姪
老杜詩天廐真龍此其亞魏志衛臻傳注鄒湛論許玆
與文生此二人非徒兄弟乃父子也
黃金白璧孰不有古錦句囊聊可歛
謂世人蓄金璧固多而未必可當此墨惟詩囊差可當之
耳李賀傳每出從小奚奴背古錦囊遇所得投囊中
憶昔舉裏春夜半灯火闌殘歌舞散
讀思盡　神宗便殿在垂拱殿後
自書細字答边臣万里風塵入長箋
元祐中蘇轍等上所編　神宗皇帝御製集內四十卷皆
賜中書密院及边臣手札言攻守秘計　哲宗為之序曰
其指授諸將應变制宜雖在千万里外而尽得其形勢之
要先後緩急之機皆如在目前而无遺㝠矣又按光武紀
一札十行細書成文退之詩夜書細字綴語言　武懿陸士
衛弔魏武帝文曰長箋函於短日遠迹頓於促路
初聞橋山送弓劍
帝王世紀曰黃帝葬于上郡陽周之橋山漢書郊祀志黃
帝鑄鼎既成有龍下迎帝小臣持龍髯　拔墮　黃帝
之弓老杜詩先帝弓劍遠
寧知玉盌人間見

南史沈炯行經漢武通天臺為表奏之其略曰茂陵玉盌
遂出人間此借用以比　裕陵遺墨
夜光忽斷斗牛會有太史占星変
晉書張華傳雷煥曰斗牛之間頗有異氣史記天官書曰
常星之变不見墜　任宗御飛白書詩曰今賜書之歲于
子室也吾知將有以榮光起而爲文者必賜書之
所在也
人生尤物不必有
左傳曰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
時一過目驚老眼
南史張纘事見詩如鸞過目南史昭明太子傳曰讀書過
目皆憶柳子厚乞巧文獨溺臣心使甘老醜
念子何忍遠磨研少待須臾圖不朽
少待須臾見上注文選某誌作序新有詩碑曰乃相与推先
生之德以謀不朽之事而累于馬行君行狀曰託立言之
君子而圖其不朽焉按左傳穆叔曰其次有立言雖久不
廢此之謂不朽
明窗淨几風日暖有愁万斛才八斗
晉書王羲之傳曰棐几滑淨使書愁賦曰且將一寸心能
容万斛愁謝靈運云天下才共有一石曹子建獨得八斗
但須脫帽管城公
脫帽謂去其管毀也退之毛穎傳秦皇帝封諸管城号管
城子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云云
小試玉堂揮翰手
史記孫武傳曰可以小試勤兵乎歐公詩收取玉堂揮翰

尹郑來雨詠把鋤犂
次韻兄撫我除日述懷
世孝意從衆
老杜詩困李違從衆
名家最近天
老杜自注其詩曰俚語云城南韋杜去天尺五又詩陽閒
已近天
感時猶壯志得句起衰年
老杜詩感時花濺淚又詩傷休起我病微笑索題詩又云
為報各衰年
衰酒元何飲
漢書袁盎傳盎爲吳相兄子種説以日飲无何
撫琴不具弦
陶公今見上注劉夫詩陽易休開卦閒琴不上弦
平生揮翰手幾見絶韋編
史記孔子世家曰孔子讀易韋編三絶
次韻兄敦輿後二首
閒閣春雲薄閑門夜雨深
閒閣見上注
江梅猶故意
故意字借用范雎事
鄉雁起歸心
隋薛道衡詩曰人歸落雁後思發在花前
竟爾留餘凜空明度積陰
老杜詩輕鳥度曾陰又云積陰帶奔濤
憑勤報春信聲角有來禽

老杜詩百舌來何處重重只報春又詩紅稠屋角花尚書
故實太宗內史有求來禽帖來禽言味甘來衆禽俗作林
禽此借用其字耳
又
取性无通介隨時有異同
魏志徐邈傳或問盧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爲通自在
涼州及還京師人以爲介何也欽答曰往者毛孝先崔季
珪用事貴清素之士于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
不改其常故人以爲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放效而徐公
雅尚自若不爲俗同故前日之通爲今日之介也是世人
之无常而徐公之有常也東坡詩亦云通介寧隨薄俗移
雪餘蒼地白
退之詩偷來東前蓋地皮
春淺著梢紅
梁太詩及今春淺過人少杜牧詩春去花梢猶半紅
寄食虛長算論詩闕近功
上句用韓信寄食見上注長算亦見上注
相看不相棄賴有古人風
魏志毛玠傳太祖賜以素屏風素憑几曰君有古人風故
賜君古人之服
贈魏術三首
當是自曹掾還徐所作
妙年文史秀儒林老眼今晨得再明
文選陳思王表曰終軍以妙年使越漢書有儒林傳
登堤過郡聊可待
老杜詩憑堤過郡見汝曹事見上注

未須回首一長鳴
鹽鐵論曰騏驥負鹽車垂頭於太行之坂見伯樂則噴而長鳴退之詠馬詩不知何故翻驤首牽過閑門安一鳴

又

崔蔡論文不足過
劉禹錫序柳子厚集曰韓退之評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按後漢崔瑗蔡邕皆能文

新詩平処到陰何
南史何遜傳沈約謂遜曰吾每讀卿詩一日三復猶不能已晉書王恭傳云平觀論其詩曰高処在古无上平処下顧二謝老杜詩頗學陰何苦用心按南史陰鏗何遜皆能詩

寧須万戶権輕重
杜牧之詩曰誰人得似張公子千首詩輕万戶侯史記律書太史儒闇於大較不權輕重

不待千篇一巳多
世說衛玠嘲阮宣子曰一言可辟何假於三宣子曰苟是天下之望亦可无言而辟復何假一南史陸瓊傳亦此兒必荷門基所謂一不為少此並用其意

又

敏捷爲文筆不休
老杜詩敏捷詩千首魏文帝典論文人下筆不能自休

何妨縮手小遲留
縮手見上注

名駒巳自思千里
宋書高祖曰謝方明可謂名家駒唐漢王徐勣言於田巴曰勃弟子曾温年十二然千里駒也

老子終當讓一頭
歐公與梅聖俞書云讀蘇軾書不覺汗出快哉快哉老夫當避路放出一頭地也

贈寇閑宝三首

承家從昔如君少得士於今孰我先
易曰開国承家老杜詩承家節操尚不泯又云文章並我先

口擬說詩心巳解世間快馬不須鞭
傳灯錄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无言世尊良久外道讚歎云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外道去後阿難問佛云外道有何所證而言得入佛云如世間良馬見鞭影而行樂府梁朝歌曰快馬不須鞭

又

往歳黄童今寇君高文要字亦多聞
後漢黄香傳京師号曰天下无双江夏黄童此借用以比黄顏又寇恂傳潁川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此借用以比国宝

留年春夲天垂翼
韓非四時篇學曰鹿骨酉父服長骨留年莊子曰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從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過卻先空冀北羣
退之送温造序云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

又

虎子僅生氣食牛
尸子曰虎豹之駒雖未成文已有食牛之氣老杜詩小兒五歳氣食牛又詩注麒麟兒墮地志千里

雀兒浴処魚何求
退之詩云蝦蟇跳過雀兒浴此縱有魚何足求
可奈我衰才亦尽
南史丘靈鞠傳王儉曰丘公仕宦不進才亦退矣又江淹
任昉人皆謂之才尽
正須二子与同游
謂黄蔑二君

次韻春濃

老形已具臂膝痛
此借用韓越傳反形已具之語林逋詩覓眼老已具開樽
人向稀
春事无多櫻笋來
老杜詩渓边春事幽來詩百年夜分半一歲春无多韓
偓櫻桃詩注曰秦中謂三月為櫻笋時輦下歲時記四
月自堂厨至百司厨通謂之櫻笋厨
敗絮不温生蟣虱
敗絮見上注漢書嚴安曰介冑生蟣虱
大杯覆酒着塵埃
晉元帝紀帝頗以酒廢事王導以為言帝命酌引觴覆之
於此遂絶淵明傳曰塵爵耻虚罍
衰年此日常為客
老杜至日詩年年此日長為客又登高詩万里悲秋常作
客百年多病獨登臺所指謂徐州戯馬臺也
河嶺尚堪供極目
文選王粲登樓賦平原遠而極目兮蔽荆山之高岑
少年為句未須哀
王介甫詩意氣未宜輕感慨文章尤忌数悲哀

河上

背水漁家
背水借用韓信事老杜詩漁屋架泥途
横河殺石梁
唐人羊士諤詩行披埋杉入激澗横石梁
窺巢烏鵲競
鵲巣多為烏所窺奪
過雨艾蒿光
老杜詩庭幽過雨霑東坡樂府又日暖桑麻光似潑風來
蒿艾氣如薰
鳥語催春事怨明報夕陽
退之送孟郊序云以鳥鳴春南部煙花録陳後主詩夕陽
如有意偏傍小窓明老杜詩人扶報夕陽
還家尉兒女歸路不應長
時自徐還曹

題杜二首

永安驛廊東柱有女子題五字云無人解妾心日夜長如醉妾
不是瓊奴意与瓊奴續而哀之作二絶句
桃李摧残風雨春
楊炯少姨廟記曰古木摧残尚掛三花之樹
天孫河鼓隔天津
史記天官書織女天女孫也爾雅河鼓謂之牽牛晉志曰
天漢起東方經尾箕之間謂之漢津古樂府華山畿曰隔
津歎牽牛語織女離淚溢河漢陸㭊有所思曰只看今夜
東那似隔天津

主忽不爲妍華盡
樂天後宮詞曰紅顏未老恩先斷斜倚薰籠坐到明或作
王建宮詞
何限人間失意人
士不遇多矣何獨女子哉劉禹錫詠古詩曰一朝復得幸
應知失意人
又
從昔嬋娟多命薄
東坡詩曰昔佳人多命薄
如今歌舞更能詩
崔珙集元載寵姬薛瑤英能詩書善歌舞
孰知文雅河陽令
文選王衆徐侍詩曰俗疵文雅李善注引大戴礼曰夫子
不知文雅之辯晉書潘岳爲河陽令
不剪瓊奴柱下題
青瑣高議載瓊奴姓王氏王郎中幼女父死失身於趙奉
常家爲主母凌辱道出淮上書其事于驛壁見者哀之王
平甫爲作歌云
蝎虎
物微難下世不數
老杜詩物微世競弃又詩人物世不數石山此篇蓋有所
指
隨力捕生得称虎
唐書安祿山与史思明俱爲捉生東坡詩窗間守宮称蝎
虎
匿形注目摇兩髭
史記越世家曰蠡爲之擊也必匿其形
卒然一擊勢莫禦
卒然及莫禦字皆見孟子
十中失一八九取
周礼醫師十全爲上十失一次之
吻開滴血腹如鼓
元稹詩腹脹看成鼓
郝行稱爵吾甚武
漢書猶郝行而求及前人史記毅紀渺曰吾甚武故稱
武王
舒日海南作端午
言恃勇而不知及稱也世傳海南王重五日畢術云以五月
五日以蝎虎杵汁拌豆豆自踴躍可以擊蝇
陶朱公廟
史記曰范蠡变名姓適齊爲鴟夷子皮之陶爲朱公
陶即定陶今曹州濟陰縣乃其地也
千篇奏牘設多知
史記東方朔至公車上書凡用三千奏牘若杜鷄詩紅
背設多知
百戰求功未出奇
孫子曰百戰百勝非善之善也史記白起傳曰料敵合变
出奇無窮此兩句言陶朱公智勇雖多猶未足道要以身
退爲勝耳
名下難居身可辱
史記越世家范蠡以爲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乘舟浮海变
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產

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
知將湖海换西施
湖海當謂越国分封之地国語范蠡反至五湖辭於王曰臣不復入越国矣王曰子听吾言与子分国不听吾言身死妻子為戮范蠡曰君行制臣行意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杜牧之詩云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
次韻畢元敬夏雨
咫尺隔山海
晉書王戎傳嘗經黄公酒壚下過曰今日視之雖近邈若山河梁朱詩嬾慢不相訪隔街如隔山
作書問如何
老杜詩道甫問訊今何如
蟻垤既蚤攘蛙黽如鳴鼉
淮南子曰蟻知為垤鳴鼉見上注張籍詩天欲雨有東風南溪白鼉鳴窟中
積暑復一雨斧斫仍手摩
斧斫手摩本俗間語
鈎簾欲懸麻
老杜詩雨脚如麻未断絶
出門已横河
晉傅玄雨詩曰滿深激墻隅門庭若決河
人言月離畢未必致滂沱
史記有若傳孔子既没弟子思有若狀似孔子立為師問曰孔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有若不能對本山意亦謂今夏之雨非必以月離畢所致
東皋繁草木蘭艾不同科
此亦法華經一雨所潤而諸草木各有差别之意淵明歸去來詞曰登東皋以舒嘯南史鄭耶曰丈夫豈可逐蘊智能使蘭艾不辨老杜詩喧静不同科字本出晋論
驚魚畏密罟
孟子注曰數罟密網也
獨鳥鳴南柯
何遜詩獨鳥赴行楂老杜詩獨鳥怪人看毘陵集載南柯夢事盖古槐南枝也
稍无虫飛喧復覓蟬語多因声作好惡与物殊未和
樂天聞早鶯詩云鳥声信如一分别在人情
門閑夜來雨歸種故山禾
老杜詩不意遠山雨夜來復何如
百年須下澤
後漢馬援傳援謂官屬曰吾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為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
万里付長羅
漢書常惠將烏孫兵擊匈奴克獲封長羅侯
先生斷百好尚以詩作魔
樂天詩惟有詩魔降未得每逢風月一閑吟傳燈録兖州降魔藏師傳秀師問曰汝翻作魔耶
縮手万言手听渠七字哦
李白与韓荊州書云日試万言倚馬可待縮手見上注退之詩夜夢神官与我言羅列道妙角与根壯非少者哦七

言亡六字常語一字難
室迩人則遠
詩云其室則迩其人甚遠
疲兼勞者歌
文選謝叔源詩曰悟彼蟋蟀唱听此勞者歌注韓詩曰代木廢則朋友之道缺勞者歌其事
思君得老瘦
文選古詩曰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老杜云所向泥活思君令人瘦
鬱熱生積病
言思君欲往又畏暑而不能行也老杜詩鬱熱生病根復漢嚴□傳曰是生積病不得逐瘳

寄□□

敬問晁太守官池幾許深
文選夏侯湛東方朔畫賛曰敬問墟墓長沙法帖有云王抵敬問官池見上注
已應飛鳥下
列子曰海上之人有好漚鳥者每旦之海上從漚鳥游漚鳥之至者百數而不止其父曰吾聞漚鳥皆從汝游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此詩言飛鳥下以見无機忘機之意演雅帝紀黃鵠下建章宮大液池
復作卧龍吟
晉書習鑿齒傳曰西望隆中想卧龍之吟按蜀志諸葛亮傳亮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徐庶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卧龍也此詩借用以言无數而卧吟嘯要非他中物也老杜詩風雨時時龍一吟

作我中病愈
老杜詩百病從中來
同君把臂臨
老杜詩臨江把臂難再得
泥塗无去馬
漢書云泥水馬弱不敢出不果躬親問而以書悚息尤深老杜詩去馬來牛不復辨
夏木有來禽
唐李嘉祐詩云陰陰夏木囀黃鸝此引用以寄嚶鳴求友之意來禽見上注

次韻別張芸叟

中年爲別更堪頻
中年別見上注
四海爲家託一身
老杜詩有无家別
此別時須問生死孰知詩力解窮人
老杜詩此別還須各努力漢書蒯通傳曰使人候問其死生退之詩行當掛其冠生死一相訪詩窮見上注

宿淵明閣二首

窮□淵明閣晴寒是去年老將衰疾至
樂天詩性將時共背病与老俱來衰疾見上注
人与歲時迁
此句屬賛孔紹聖初言者以神宗實錄多失實左遷直至陳留問狀因寓佛寺題其所居爲淵明閣自此遂謫黔中老杜詩甘与歲時迁
默坐元如在

退之詩默坐念語笑无如在謂神交心契如在其前
孤灯共不眠
文選謝惠連詩孤灯暖幽幔老杜詩灯影照无睡又詩不
眠瞻白兎
莫年身万里頗有故人憐
魯直與張叔和書云某至黔州將一月矣曹守張倅相待
如骨肉時曹譜伯達守黔中張茂宗作倅昔爲洛人老
杜云鏡中衰謝色万一故人憐
又
縹緲金華伯人間第一人
金華伯謂魯直按葛洪神仙傳云黃初平年十五家使牧
羊有道士將至金華山石室中四十餘年其兄初起行
索初平ニ叱白石皆起成羊文選海賦云神仙縹緲
劇談連晝夜
史記平原君虞卿傳一語連三日三夜无倦世說衛玠與謝鯤
達旦微言因病篤
應俗費精神
應俗見上注老杜詩應接費精神王介甫詩可憐无益費
精神按揚雄解嘲曰但費精神於此而煩學者於彼
時要平安報
老杜詩夕烽來不近每日報平安
反愁消息真
老杜詩反畏消息來寸心亦何有又云難知消息真
墻根霜下草又作一番新
此句蓋有所指退之詩曰白露下衆草蕭蘭共憔悴青青
西墻下已復生滿地又詩墻根菊花可沽酒
家山塢外大父墓
土山宛轉蒼龍下有槃ニ蓋世翁
槃ニ見上注史記項羽傳力拔山兮氣蓋世
万木刺天元自直
文選張平子南都賦曰森蕁ニ而刺天
叢篁侵道更須東
老杜詩叢篁低地碧野外古原草詩曰遠芳侵古道齊民
要術曰竹性愛西南引諺云東家種竹西家治地此言更
須東謂已自侵道不須移東引也
百年富貴今誰見一代功名託至公
實求其先墓誌銘蓋司馬溫公所作曾子固謝歐陽舍人撰先
大父誌銘書曰後之作銘者苟託之非人則書之非公與
是不足以行世而傳後
少日樹頭搜類我
文選沈約詩平生少年日後漢吳祐傳父恢樹其首曰吳
氏世不乏季子矣揚子曰螟蛉之子殪而逢果蠃曰類我
類我久則肖之矣樹頭字見魏志劉廙傳
莫年垂淚向西風
王介甫詩莫年垂淚對桐伍
次韻兆鈍戰冬夜見寄
寒窗冷硯欲生塵短枕長衾却自親
按唐書讓皇帝傳玄宗友悌嘗製大衾長枕將與諸王共
之此山意謂索居離羣衾枕特自親而已
老子形骸從薄暮
此句用山谷道從漢馬援傳頗哀老子使得遨遊史遷傳
章行口促ニ薄暮畏曛ニ解見前老杜注云呂之涛暮塗

人之將老也
先生意氣尚青春
此句以屬無斁。蘇滄浪贈除機詩子慚素秋子登青春
孝善注云素秋喻老青春喻少也
覆杯不待回冊頰
言不借紅於醉面也覆杯見上注
危坐猶能作直身
後漢書吳容避雨樹下危坐愈恭孟郊詩焉得曲身成直
身
城郭山林兩无得暮年當復幾衰巾
言出處皆不如志可爲流涕也歐公集古錄跋韓退之
名曰罷着山林与着城郭无異等語宜爲退之言按
世所傳退之与大顛書文句非所恋着則山林閑寂与城
隍無異
寒夜有懷晁無斁
同好共城郭十日不一頭
老杜詩可恨鄰里間十日不一見顏色
人事雖好乖
淵明答龐參軍詩序曰人事好乖便當語離
吾生亦多件
老杜詩人事多錯迕與君永相望
閨門對妻子歲月不可度
文選曹子建表曰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惟僕隸所對
惟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与展老杜詩劒南歲月
不可度漢書外戚傳曰閨門高枕
閉目寧用瞋

言發書不觀也傳燈錄僧問𦕅山何故看經山云且圖遮
眼
停杯仍下筯
言雖止酒尚能強飯李太白詩停杯投筯不能食拔劒四
顧心茫然晉書何曾日食万錢猶言无下筯處
獨无區中緣
區中緣見上注又李太白詩曰香无區中緣
求懷岩下趣
老杜詩盛論岩中趣
平生三徑資安得一瓢具
三徑資見上注
万里初歷塊前驅告蹶
言出仕未幾而遷得罪謝靈運詩弱質遭窮驥黑
歸懷屬有思
退之秋懷詩丈夫屬有念事業无窮年
棄世不待然
莊子曰夫欲免爲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无累
老境欺遠遲人情費將護
禮記六十者指使疏引賀瑒云耆至也至老之境也文選
江淹別賦曰車逶遲於山側注云逶遲少留兒
向來張長公吾亦從茲去
漢書張釋之傳子摯字長公官至大夫不能取容當世遂
不仕漢高祖紀曰吾亦從此逝矣
灯花頻作喜
老杜詩灯花何太喜
月色正可出

老杜詩思家步月清宵立

頗怒何水曹明朝有新句

梁何遜為水曹

除夜

七十已強半所餘能幾何

退之詩年皆過半百來日苦無多老杜詩百年能幾何

摭言崔櫓梅花詩云強半瘦因前夜雪

懸知暮景促

懸知見上注柳子厚書曰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甚

更覺後生多

老杜詩所謂坐深鄉里敬

遁世名為累

易曰遁世無悶老杜詩疏嬾為名誤退之詩士生為名累

留年睡作魔

盧仝守歲詩曰年去留不住年來也任他石曼卿詩曰已為物象添詩癢更被春陰長睡魔作魔見上注

西歸端着便

着便見上注

老子不婆娑

晉書陶侃傳曰老子婆娑正坐諸君輩王述亦曰致仕之年不為此公婆娑之事

后山詩注卷第五

后山詩注卷第六

寄鄧州杜侍郎 紘

南陽老幼如雲屯迎口城東候使君

南陽即鄧州陸士衡詩胡馬如雲屯

後者排前旁捷出

退之楊燕奇碑文曰乘機應會捷出神怪

爭先見面作殷勤

退之與李渤書曰若景星鳳凰之始見爭先覩之為快

六年重來已白髮一日再見如青春道傍過者怪相問

按實錄元祐五年正月直秘閣杜紘知鄧州自此六年而再至老杜詩道傍過者問行人

共言杜母真吾親

後漢杜詩傳遷南陽太守人方於召信臣故為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使君雖老心尚壯

後漢馬援曰老當益壯

文采風流諸謝上

老杜詩文采風流今尚存諸謝謂江左謝氏

名家從昔杜陵人

老杜詩名家元出杜陵人

盛德于今丈人行

漢書蘇武傳曰漢天子我丈人行也

我昔臥病老彭城盡船鳴鼓千里行致書饋奠初未識

饋奠當是后山居憂時

丁寧勞苦如平生

漢書袁盎傳曰勞苦如平生歡

人去此事今未有古人中求還得否
晉書王衍傳劉琨嘗問王戎曰夷甫當世誰比戎曰當從古人中求耳南史張緒傳王儉嘗云緒過江所未有北士可求之耳不知陳仲弓黃叔度能過之否
忘年屈勢不虛辱公自為德吾何取
忘年友見上注退之書曰辱意不可虛辱此借用漢書韓信傳曰公小人為德不竟老杜詩賢者貴為德
菊潭之水甘且潔潭上秋花照山白請公酌此壽百年
後漢書地理志南陽酈侯國注曰縣北八里有菊水飲者上壽百二三十漢司空王暢太傅袁隗為南陽令縣月送三十餘石
奕奕長為此邦伯
廣雅曰藹藹奕奕盛貌又陸士衡贈馮文羆詩云奕奕馮生神仙傳王遠導從威儀奕奕如大將軍老杜同元使君舂陵行序曰得結輩十數公落落然參錯天下為邦伯
孰先一州後四方
退之送陸歙州序曰或謂先一州而後天下豈吾君吾相之心哉
重金疊蓋登廟堂
歸田錄國朝兩府金帶佩魚謂之重金春明退朝錄國初兩制出入重戴
請從今日至雲來月二十斛輸洛陽
爾雅玄孫之子為來孫仍孫之子為雲孫杜石澗州勁城人後徙洛陽

寄提刑李學士

石渠金馬青雲上
言李君嘗為館職班固兩都賦序曰內設金馬石渠之署
東里西門濟水邊
東里子產西門豹皆古循吏李以比李君濟水邊言其持節於鄉部也
上冢過家真樂事
後漢岑彭傳有詔過家上冢
平時持節貴當年
言其未老也文選韋弘嗣博奕論曰君子恥當年而功不立
成家萬李諸儒服
漢書司馬遷傳曰成一家言
脫手新詩万口傳
東坡詩云新詩如彈丸脫手不暫停又云詩句明朝万口傳
范叔一寒今若此相逢猶得故人憐
並見上注

寄杜擇之 廬山白注云杜寄南近詩

詩家兩杜昔无隣文彩風流出有人
魯直詩云詩家二杜見仍雲謂審言子美俱能詩也
疾置送詩驚老醜
漢書劉屈氂傳奏疾置以聞老醜見上注
坐曹得句自清新
漢書薛宣傳坐曹治事清新見上注
興來不假江山助
見上注
日過渾如草木春

李太白上裴長史書曰他人之文猶山无烟霞春无草樹
李白之文光明洞徹句句動人又太白詩云令行草木春
蹇馬智專吾不讓
退之與于頔書曰伏蒙示詩云云昔齊君行而失道管子
請釋老馬隨之注說苑孔子請問之老農夫馬之智
不賢於農夫農之能不至於屋然且云爾者聖賢之能
多豐馬之智專故也今愈從事於文實專且久則其贊王
公之能而稱大君子之美不為僭越也
衡陽紙貴子能頌
郭受寄杜員外詩云衡陽紙價頓能高蓋用左思事而從
山又用杜家事也

次韻延照數春懷

城郭朝陽散積陰郊原注目日青深
老杜詩注曰寒江何山閣按吳志賀邵傳云比敵注曰
年衰鷗鷺如今見
老杜詩身許麒麟畫年衰鷗鷺羣
夢斷丹墀何處尋
見上注
語鵲飛烏春稍稍畫蕭泥院晚沉沉不辭我棲衡泥雲未有
瓊琚報好音
禾黍詩冒雨衝泥黑地來詩云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
又云懷我好音

寄冕無致

稍聽春鳥語叮嚀又見官池出斷冰
老杜詩使喬鶯語太叮嚀
尋似踏青誰爲共
唐太宗龍錢飾儀曰三月三日上踏青鞋
花開看語老猶能
雲門禪師須古峯德山到海山法堂話者語云勘破了也
老杜詩不堪驅使菊花前此反其意而用之
笑談莫倦尋常聽山院終同一再登今日已知他日恨搶榆
况得及飛騰
莊子逍遙遊篇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
上者九万里蜩與鷽鳩笑之曰我決起而搶榆枋時則不
至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為老杜詩飛騰无
奈故人何

別實蕭士

此地相逢既他方有勝緣
梁大詩曾經滅劫壞今遇勝緣修
呪功先服猛
高僧傳天竺僧念則仙掛錫清溪決蛟螭作妖則誦呪以
禁之周礼服不氏掌養猛獸而教擾之
戒力得扶顛
大莊嚴論云我昔聞諸比丘入海採宝舡舫破壞有一年
少比丘捉得一板便說偈云云于時海神感其精誠即接
少年置於岸上合掌白比丘我今歸依堅持戒者杖額見
智論

愁息三支論

高僧傳云僧婆塞之孫者漢末游洛受業於支亮亮受業於
於支讖世稱天下博知不出三支
重參二祖禪師 二祖禪師嗣皆獻人也去嶽州 夜床鞋脚別何日着行纏
傳燈云大將行人上床即與鞋覆為別此言着行纏盂以

人命呼吸頃勸其早遊方乘李也

還里

自曹州歸

曠士殳吾廬遊子悲故鄉

謂淵明之曠達南征之英雄皆不能无鄉里之念事並見
上注鮑照詩小人自齷齪安知曠士懷

慷慨四方志

老杜詩丈夫四方志

老衰但悲傷

老杜詩少壯不努力老大徒悲傷

虛名自成誤

老杜詩多為才名誤

失得略相當

塞之詩得失相乘除得少失有餘後漢書匈奴傳論曰成
雖破折而復之疲耗略相當矣

莫年還家來未覺道里長

太白蜀道難曰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匡山前有詩云

還家慰兒女歸路不應長

閭里喜我來取馬塞康莊

老杜詩鄰舍喜我歸沽酒攜葫蘆顏詩鞍馬塞衢路史記
荀卿傳開第康莊之衢

爭前借言色

後漢馬后傳曰假借溫言東坡奏疏云臣嘗疾鄙俚之好
未嘗假以辭色

室不亦晶光

老杜瘦馬詩失主錯莫无晶光

向來千人聚

見上注

一老獨徜徉

匡山白湖也詩云不慭遺一老俾守我王退之盤谷序云
終吾生以徜徉

手開南陽阡松栢鬱蒼蒼

紹聖二年七月匡山葬其兩親於彭城大父之兆去至是
三年矣故此詩有南陽阡之語漢書原涉傳涉父為南陽
太守父死涉大治起冢舍買地開道立表署曰南陽阡選
詩鬱鬱澗底松

永懷守一丘

謂守先人丘墓也老杜詩永願坐長夏

脫身万里艇

漢書高帝紀脫身去間至軍万里流言世路風波也

平生功名念倒海浣我腸

太白詩倒海索明月史記扁鵲傳湔浣腸胃

欸段引下澤斷弦更空腸

並見上注空腸用韓元帝事

尚恐北山南有文移路傍

南齊周顒字彥倫隱於鍾山後應詔出為海鹽令欲過此
山孔稚珪假山神之意作北山移文以却之其文見於文
選

荅魏衍黃預勉予作詩

我詩淺短子貢墻衆目俯視无留藏

前漢書孔光傳曰智謀淺短老杜詩自短曹劉墻

句中有眼黃別駕

黄魯直謫涪州別駕魯直自評元祐間字云字中有筆猶
禪家句中有眼又六言詩云拾遺句中有眼
洗滌煩熱生清涼
老杜詩洗滌煩熱足以寧君軀又詩清涼破炎毒
人言我語勝黄語扶豎夜燎齊朝光 ●日出篇又云埤云書
所山谷恭跋書言之詩矣百書未述傳謂子美之曰人言
汝勝我定不及也庭燎詩曰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
老杜詩朝光入戶牖
三年不見万里外安得吾身置汝傍
時魯直在黔中蹤之詩三年不見兮使我心苦老杜詩安
得送我置汝傍
迸來諸子俊秀發曾未幾見加端章
諸子謂魯直兒姪詩云未幾見兮突而弁兮詩編端章甫
注謂衣玄端冠章甫
剩欲摧藏讓頭角
毀詩扶風歌曰抱膝獨摧藏
豈是有意群兒傷
退之詩不知群兒愚那用故謗傷
於人無怨我何慽 何亦一作
言不必畏謗傷而退讓也有作魯直傳者曰公留月中歎跌
初無怨恩按晉書張平子傳曰未嘗有怨於人
愛者尚衆猶吾鄉
所山言鄉土同臭味者如錕衍黄庭堅黄詩安知他
鄉無人哉
平生不自解劉說
漢書揚雄有解嘲

禍來亦復非周防
言遷謫之禍出於意外老杜病馬詩當時歷塊誤一蹶委
弃非汝能周防
我衰氣索不自振正賴好語能恢張
漢書孫寶傳作丈夫氣索詩酒酣氣益振留論曰諸
外道中設有好語如虫蝕木偶然成文文選左太沖三都
賦序曰匠務恢張其文博誕空類
詩家小魏新有聲
新有詩聲見上注
舊傳秀句西里黄
西里當是黄頊所居
後生奇行闕師友臨路不進空迴遑
鮑照放歌行曰今君有何疾臨路獨遲迴魏志夏侯尚傳
注曰詩允欲往見大將軍臨出門迴遑不定
看君事業青雲上聽渠螟蝗生膏肓
青雲上用范雎事大田詩注曰食心曰螟食葉曰螣俱害
田中之稚禾此引用以譬後生不親師友自賊其良心也
膏肓見第一卷注
老栢三首有序
勝果院後庭有栢見之二十年矣踈瘦如故余寓其舍數以
水溉之遂有生意
庭栢先生意摧殘二十秋
老杜詩摘少生意按晉書殷仲文傳大將大司馬府中
老槐數曰此樹婆娑无復生意
稍需挹水潤
非子覆杯水於坳堂之上

巳與歲寒謀
言已作千歲計也歲寒見魯論
黃裳青青出
黃裳見第一卷注王建新移小竹詩云嫩綠卷新葉殘黃
収故枝莊子曰受命於地唯松栢獨也在冬夏青青
愁邊稍稍穆
愁邊見上第二卷注退之遠遊聯句云外患蕭蕭去中悁
稍稍穆
舍看笙鶴下
老杜詩人傳有笙鶴時過此山頭按列仙傳王子喬好吹
笙作鳳鳴七月七日乘白鶴駐緱氏山頭
暮雀莫深投
老杜詩暮雀意何如退之枯樹詩依投絕暮禽
又
英姿帶枯槁勁節閟和柔
沈畔後漢書二十八將論曰英姿茂績委而勿用楚書寵
去病以和柔自媚於上
物理有興壞人情成去留
老杜詩物理固自然漢書司馬遷傳曰稽其成敗興壞之
理文選嵇康琴賦曰委性命兮任去留廬山背作修佛殿
記云物有盛衰人有向背向盛背衰人則逐物雖然向則
盛背則衰物亦有賴於人焉
稍看棲鳥集聊待曉風秋解道庭前栢何曾識趙州
僧問趙州和尚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栢樹子又有老宿
忽拈柱杖謂僧曰要識趙州麽這裏是趙州
又

歲月那能許風霜亦飽經
老杜詩老樹飽經霜
槁乾仍故節
退之韓洪碑銘曰槁乾四呼終莫敢濡斉己枯松詩云盡体
乾節死蛇入朽根盤
潤氣出新青
周澤字出孟子劉禹錫竹詩曰新青排故葉
色與江波共
老杜栀子詩言光情移得及貴在映江波
聲留靜夜聽
王建新移小竹詩云色經寒不動声与靜相宜
燁燁重重露點點綴流螢
以露比雨螢比灯謂之影對如元甫詩云聽雨寒更靜開
門落葉深以落葉比雨声也又曰微陽下喬木遠燒入秋
山以微陽比遠燒也老杜螢詩曰偶經花蕊弄輝輝又詩
曰白暮拾流螢
魏衍見過
暑雨不作寒風紙自高
大車詩紙自壓兮
我老亦甚矣于此正嵓陶
尚述嵓陶乎予心
孫侯有新語高処近風騷陰几聆五字未交歷日勞
老杜詩劣於渼陂近風騷吳志呂蒙傳治士必歷日乃成
藏然墮冰井
薛瑩後漢書靈帝光和六年冬北海琅邪井冰厚丈餘又
晉康像有冰井賦言藏水也

起粟竪寒毛、
趙飛燕外傳夜雪露立体无珍粟東坡雷詩凍合玉樓寒
起粟宣和僧會傳道綉見塔放光肅然毛竪晉之夏炫
傳曰聞君之談不覺寒毛尽戟
三山巳在目、
世說荀中郎登北固望海云雖未覩三山便使人有凌雲
之意老杜詩青山若在眼侯景傳馬援傳曰虜在吾目中矣
萬象誰能逃、
文選頭陀寺碑曰萬象已陳李善注引孝經鈎命决曰地
以舒形万象咸載東坡詩万象起滅无逃形
壁險見絕足、
家語曰壁險致遠馬力尽矣魏文帝与孫權書曰中国信
多馬其知名絕足亦少老杜詩逸群絕足信殊傑
過口味脹然、
韓公詩云吏吟君句勝啗炙周礼掏人注云膏臊豕膏也
頗爲夏雷鳴、
退之送孟東野序云以雷鳴夏
莫作飢鳶號、
南史曹景宗傳曰笠前如餓鴟叫東坡讀孟郊詩曰何苦將
兩耳聽此寒虫號

次韻螢火

年侵觀物化、共彼歲時催、
陸機詩後途隨年侵七月詩注曰春女思秋士悲感其物
化也莊子曰且吾与子觀化而化及我
熠熠孤光動、翩翩處水來、
東山詩注曰熠熠燐也燐螢火也文選鵰詩翩翩汎汎逐風飛
樂天詩獨立棲沙鶴雙飛照水螢
稍能穿幔入、巳復受風回、
老杜螢詩隨風隔幔小文詩輕燕受風斜
投卷吾衰矣、
言發書也按晉書車胤家貧无灯火以練囊盛螢火以照書
夜讀
微吟子壯哉、
文選魏文帝燕歌行曰短歌微吟不能長

次韻夏日汴村

湖居春增生、閑臨江樹作門、
荷以白鷺於簷閒滿屋
巷羅通鷺子、
老杜詩蘿蔭鵝巢通鷺子
織竹護雞孫、
老杜作木丈樹雞柵詩云織籠曹其内令入不得掏我兒
螻蟻遭彼免狐貉厄之詩云那暇更護雞孫裳雛孫也廣
南風傳妻令風護雞
向久微風一作涼進、涼逢故意存一作得意存
用頭詩向久長風起老杜詩樹涼風疾進漢書司馬遷傳
口千未辯不發荷沾衣也
何當加我歲、從子問乾坤、
孔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无大過矣

次韻觀月

風雲隨落日、河漢欲回天、
詩云倬彼雲漢昭回于天魏文帝雜詩曰天漢回西流
滿似如千里

謝莊月賦隔千里兮共明月
還家已再圓
遲詩頽槐不再圓老杜詩羇細愁見裏二十四回明此用
其意
籬蹊分細〻江淨片娟〻
老杜詩石瀨月娟〻
他日吾何適吁詩流去年
梁之詩元日新詩已去年
次韻夏日
江上數峯一草堂幽關心靜自清涼
老杜詩万里橋西一草堂
詩書發冢名薄
莊子曰儒以詩礼發冢
麋鹿同羣歲月長
見上注
句裏江山隨指顧
用張孫事見上注劉禹錫詩相形面勢從指畫言下變化
隨顧瞻東坡詩下韓隨指顧
舌端幽眇致張皇
舌端見韓詩張傳兆進學解曰張皇幽眇
莫欺九尺鬚眉白
老杜詩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東坡詩錦里
先生自笑狂莫欺九尺鬚毛蒼
解醉佳人錦瑟傍
老杜詩爛醉佳人錦瑟傍
夏日有懷

目念張居士
當是負山居士張仲連後漢書高鳳曰目念少游平生時
語何可得也
逃名老石根
後漢書法眞傳郭正稱之曰逃名而名我隨老杜詩老
大困石根
季詩瘦得瘦
李白戲杜甫云飯顆山前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
午借問別來太瘦生總為從前作詩苦
識字卯空搏
老杜詩子雲識字終投閣又太已畏空搏秋此言庶山意
謂鈕好弟載酒以過子雲者
吸魚夜宜遠灯花曉更繁
老杜詩頭白灯明裏何須花灯繁
未須哀老子
後漢書高鳳張爲閱再太守諸曹時白外事鳳口此丞掾之
任何足相煩頗哀老子使得遨遊此借用
也復作丘園
前詩大西歸端者使老子未嫁從爲此同意丘園見易賁
卦
送杜擇之
兩父論詩伯仲間
兩父謂杜審言子美皆能詩而擇之可爲伯仲也文選魏
文帝典論曰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尔
去思今識謝家安
晉書謝安除吳興太守在官無當時譽去後爲人所思出

說注晉陽秋云謝曰大才槃槃謝家安楊州獨步王文度

後來出人郗嘉賓

腆懷亦苦中年別

言謝安最號曠達而中年之別不免作數日惡也　北史劉

昉懷抱不慊

歸翼莫仍愁行路難

老杜詩歸翼會高風　古樂府有行路難

四壁未堪風雨夕

四壁見上注

百圍已試雪霜寒

莊子曰大木百圍之竅穴　會倫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

彫也

欲逃富貴疑無地

世說謝安在東山時兄弟已有富貴者劉夫人戲謂安曰

大丈夫當不如此乎安捉鼻曰恐不免耳　東坡詩長疑安石

恐不免

千丈竿頭試手看

富貴則履機危故以尋橦為喻　梁太瞻字忠照詩曰百尋

竿上擲身難　傳燈錄長沙岑禪師偈曰百丈竿頭不動塵

雖然得入未為真百丈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　又

五洩山靈默禪師云但試下手看

楊夫人挽詞　亦注云吳尹母

坊說南奔道路長胡塵丹旐已飛揚

南奔當是從樂坐汗滿　老杜詩丹旐飛飛日楊傳發閬州

樂天詩丹旐何飛揚素驂亦悲鳴

百年積慶鍾連璧

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　南史陸暐與弟恭之並有時譽

洛陽令見之歎曰僕以老年更覩雙璧　又用以比兼弟兄

弟也　晉書夏侯湛與潘岳行止同輿京師謂之連璧　此借用

其字　左傳曰天鍾美於是注云鍾聚也

十念收功到淨方

謂西方觀

絳幔未經親宋母　帷帳

晉書韋逞母宋氏受其父周官音義後宣堅欲就宋氏家

立講堂置生員百二十人隔絳紗幔而受業號稱韋氏宋

母

綠衣猶記識黃裳

南部新書曰潘孟陽母劉晏之女聞未坐綠衣少年何人

曰補闕杜黃裳夫人曰此人全別必是貴人

欲圖不朽須詮載

退之馬府君行狀曰託立言之君子而圖其不朽焉不朽

見古墨行注　淵明飲酒詩序云紙墨遂多辭无詮次

今代誰堪著石章

記趙文曰敢效趙王熊相之背盟犯詛著諸石章

栢山

平工如抱貫泰山蠻胡馳來欲並雄

老杜詩清江一曲抱村流　泰山蠻胡嶺皆在徐州　漢書兩雄

王牌曰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

是物皆為萬世計

老杜詩是物閑兵氣　賈誼過秦論曰始皇以為關中之固

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

闔棺猶有一朝寧

老杜詩曰丈夫蓋棺事始定而柏䏰石棺竟不免發掘東坡守徐州時有游柏山記言之詳矣韓詩外傳曰孝而不已闔棺乃止

林巒特起終爲汙

林巒雖秀拔竟坐柏䏰爲辱也東坡渦泉詩曰幸免妮乎汙老杜詩兵氣漲林巒文選西京賦曰隆崛崔崒李善注引埤蒼曰巒特起也

美惡千年竟不空

世間公論雖久而不泯也方山作温公挽詞亦曰若無天下議美惡併成空

尚有風流等淑子稍經湔洗與清風東坡記雖猶有

用等淑子登眞山事以比東坡江山之辱蓋此一洗也魯直詩我亦洗蘭與清流劉禹錫詩寓陽本是佳山水何況曾經沉隱侯

荅顏生

煩君臨問我何堪

漢書張禹傳車駕自臨問之

剩欲從君十日談

高適詩尋經剩欲鄰史記秦昭王遺平原君書寡人願與君爲十日之飲世說謝胡兒語庾道李白諸人暮當就卿談

老退不應稱敏捷

謂作詩杂夫詩多病長齋詩老退争禁年少洛陽才老杜詩敏捷詩千首

頻蒼寧復借紅酣

謂止酒鄭谷詩裹頭酒借紅生介甫詩荷花落日紅酣

世間公器毋多取

莊子曰名公器也不可多取樂天詩曰名爲公器毋多取

句裏宗風却飽參

句中有眼見上注傳燈錄道悟和尚傳曰師昭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又崎宗蕃某禪師曰畢須飽叢林

陋巷還孫還好學

用顏氏事

未容光祿擅東南

南史顏延之傳云少孤貧居負郭好讀書無所不覽後爲光祿勳又云江右稱潘陸江左稱顏謝

送劉季孺羲仲

羲仲字壯輿

平生師友豫章公葩葩談君口不空

豫章謂魯直也荅楊子書曰來覽葩葩誦足下不離口故不待相見相信已熟既相見不要約已相契

半面相看吾已了

詩意其上句注中後漢應奉傳注奉爲郡決曹賈二時出行閉門造車匠於內開扇出半面視奉奉即委去後數十年於路中見車匠識而呼之魏志陳矯傳注文帝曰朕心故已了

連城增價子何窮

史記秦昭王請以十五城易趙璧文選魏文帝與鍾大理書曰不揚連城之價又廣絶交論曰顧盼增其倍價

三千奏牘諸儒上

用東方朔事見第二卷注

四百蒼寮一歲中

兩句言儒佛不相妨也武家於廬山之下山有三百
六十庵詩意謂日遊一庵足了一歲欲其徧歷叢林也杜
牧詩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此借用
二父風流皆可繼謗禪排道不須同
羲仲蓋道原之子歸老之孫二父皆排譽釋老故在山勸
以推此兩事不必同先世也東坡題蔣穎叔所作劉咸臨
墓誌銘後云咸臨不喜佛其父道原尤甚咸臨名和叔即
羲仲之弟曾書儋叟傳叔白君二父孩抱猶亂獨至今
日此借用

觸目

溪響飢魚食川明柱影斜鶯窮竹嶼鷗聚立浮查
陸疏載僧行律詩云聽錫棲猶鳥窺禪鳥立查老杜詩故
立浮查春入舟
谷暗山藏雨林喧雀啅蛇鄉閭寧行路何處覓爲家
言雖居鄉亦無生理也

晚望

黑雲昏黃槐更看白鳥度
何遜詩冬鳥已西度
蟪鳴不餘力
史記虞卿傳曰秦不遺餘力矣
蛙腹能許怒
韓非子曰越王慮伐吳欲人之輕死也出見怒蛙乃爲之
式曰爲其有氣力故也退之月蝕詩曰與蛙拘送主府官
帝箸下腹實其飴許謂如許
稱目有佳思側徑無好步
謝靈運詩側逕既窈窕俗諺謂連行無好步

歸來成獨往
獨往見上注又淮南王莊子要略曰江海之士山谷之人
輕天下細万物而獨往
意得誰與賦
晉書郭璞客傲曰忘意非我意意得非我懷世說庾子嵩
作意賦從子文康曰若有意邪非賦所能盡若无意邪復
何所賦答曰正在有无之間

送高推官

先王鐘鼎德
先王謂烈武韓王高瓊澶淵之役勳德最著
大府冠能
老杜詩大府才能會
過手先難棄逢人有異稱
人人皆稱其有異能也東坡謝表曰累無寸長侯奇卒無
異稱按風俗通曰封拜長吏治无異稱
觸賢餘一鵠
言不爲當世所知
夙記契千燈
金剛經云然燈佛與我受記作是言汝於來世當得作佛
維摩經云无盡燈者譬如一燈然百千燈
看挽春眠頭頭數不勝
春眠見春秋也晉鄧攸有惠政罷郡日人入水攀其船不
忍別此云頭頭數不勝言挽留者之多也漢書張耳傳頭
會箕斂注曰吏到其家人頭數出穀以箕斂之

和黃預感秋

宿雲鎖朝霽秋陽在殘暑

退之詩宿雲寒不捲李嘉祐詩斜漢初過斗寒雲正護霜
韓偓詩雲護鴈霜籠瓏月兩遮鶯聽落殘梅
蝿癡驅復來
退之詩癡如遇寒蝿又送窮文曰蝿營狗苟驅去復還
沐下拭莫熱
世說何平叔美姿而魏文帝疑其傅粉夏月令食湯餅汗
出以巾拭之轉皎白也
庭梧自黃隕風過成夜語
詩曰桑之落矣其黃而隕古樂府太中庭有樹自語梧桐
推枝布葉
幸是可憐生
晉書孫綽種一株松常自守護鄰人謂之曰樹子非不可
憐但永無棟梁日耳此借用以言庭梧也徐陵録忠軍師
曰幸自可憐生
胡然遽如許
言搖落之速詩云胡然而天也後漢[illegible]傳老夫人言曰
遽如許
黄生多新詩如盆蠒抽緒
歐公詩問其別後幸如若蠒緒抽按宋還顧先詩將抽
厥緒禮記曰夫人繅三盆手
唱高難欸乃
宋玉對楚王問曰其曲彌高其和彌寡元結集有欸乃曲
欸音襖乃音靄棹船聲也柳子厚詩欸乃一聲山水綠
雋永得咬咀
漢書蒯通傳通論戰国時說士權變亦自序其說號雋永
注肥肉也言其論甘美而義味深長也[illegible]

咽骨嚼舊咬咀者篇韻亦即細切之義以音之此引用
以言樂劑之寡味雋永安得比之
意合無古今
漢書鄒陽傳意合則骨肉為兄弟[illegible]詩云誰謂古今殊異
代有同調
投暗有迎拒
鄒陽傳又曰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衆莫不
按劍相眄
名成弟子韓
黃[illegible]後序於后山老杜師曾鞏詩曰弟子韓張早入室
傳燈先生佬
謂張詩可髙絕後也退之毛穎傳曰穎與會稽褚先生友
善意謂此也
向來得斯人勁謂予幽語
韻書昌幽不止曰幽語衰韶曰圓鑿而方枘兮吾固知齟
齬而難入
晚炊鄰僧米
退之寄盧仝詩至今鄰僧乞米送
晝拾狙公芋
莊子狙公賦芋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老杜詩歲拾橡
栗隨狙公兩句皆言窮之貧
甘酸嘗過口霜黃未登俎
言顛末見用於世如黃柑未包貢以登於俎也世說魏武
帝令曰前有大梅林饒子甘酸可南子曰此皆不快於耳
目不適於口腹老杜詩登俎黃甘重
門有曲逆車

漢書師古注傳以席為門多長者車轍乎後封曲逆侯
誘其北山女
楚辭抽思曰好姱佳麗兮牉獨處此異域既惸獨而不羣
兮又无良媒在其側道卓遠而日忘兮願自申而不得望
北山而流涕兮臨流水而太息王逸注曰左右娥妬莫行
譽為也
寧為溝中斷
莊子曰百年之木破為犧尊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
犧尊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
不作太倉鼠
史記李斯傳其少時見廁中鼠食不絜近人犬數驚恐之入
倉見倉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歎曰人之賢不肖
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
老退无好懷燭明無兩炬
老退見上注老杜詩庭前把燭嗔兩炬峽口驚猿聞一箇
交纏兩炬
搔首不成眠寒蟲促機杼
詩曰搔首踟躕東坡詩千古寒蛩不成眠五夜不肯促織詩
云只向貧家促機杼幾家能有一絇絲
和顏生同遊南山
竹杖芒鞋取次行琳琅滿目路人驚
東坡廬山詩芒鞋青竹杖自挂百錢遊世說有人詣王太
尉遇王安豐丞相大將軍別屋見季胤平子還語人曰今
日之行觸目見琳琅珠玉
當年此日仍為客
是歲在鄉里作重陽故也老杜至日詩去年年此日常為客
客又九日詩云世亂鬱鬱久為客
病目今來看莫明
張籍詩三年患眼今年校免与風光便隔生
筋力尚堪供悉事登臨那得總無情
言筋力尚可登臨也樂天詩登山与臨水猶未要人扶世
說許掾好遊山水而体便登陟時人云許非徒有勝情亦
有濟勝之具置是事
已知名世徒為爾
謂詩名無益也樂天詩云詩稱國手徒為爾命壓人頭不
奈何
可復緣渠太瘦生
老杜詩知君苦思緣詩瘦太瘦生見上注
僧義寶和同往南山
騑騑向君鴻雁行登臨端為作重陽
魏文帝典論曰咸以自騁驥騄於千里
南臺二謝風流絕
二謝有九日戲馬臺詩見上注
催擬歸來古錦囊
老杜詩春來準擬開懷久古錦囊見上注
栢
用直寧論世名成不待官
老杜古柏行曰正直元因造化功此云寧論世言世常惡
直而不以直為用也秦始皇封太山遇雨避樹下遂封松
為五大夫故樊宗師絳守園亭記以柏為吾官老杜詩身
退山存待官
低枝緣我有

魏文帝詩曰低枝拂羽蓋
偃蓋到誰看
抱朴子曰天陵偃蓋之松西陽雜俎曰世傳松千歲方頂平偃蓋傳燈録道幽禪師偈曰不知何代人得見此老松
秀色有新故英姿无暑寒要為千歲計豈慮万牛難
老杜古栢行大厦如傾要梁棟万牛回首丘山重魯直詩剪伐万牛難
謝端硯
王家舊物羣偷後石出交溪已又深
晋書王獻之謂偷兒青氈我家舊物可特置之羣偷驚走
揮翰吾非丑學手
見古墨行注
斷金君有古人心
易繫辭二人同心其利斷金
捕狼
一狼將四子六二猶走千羊
北史于田碑傳見能將數子前後西域傳曰尖一狼走千羊
意得無前敵
史記淮陰侯傳張生曰始皇意得欲從陳涉傳緣侯趨出意得甚選又猛虎行曰自矜無當對氣性縱以乘无前見上注
時乖闕後防
後漢書李固傳曰古人時同即會時乖即別此借用又退之詩時命雖乖心轉壯老杜病馬詩麥弃非汝能周防
鋋知射生手
唐書兵志肅宗置衙前射生手
已發弩機張
書曰若虞機張
會使烏鳶飽空令豺虎傷
莊子曰上為烏鳶食詩云投畀豺虎老杜詩秖令故旧傷
和魏衍元夜同登黃樓
虫馬競清夜
退之詩適与佳節會士女競光陰選詩清夜遊西園
人物秀三楚
選詩三楚多秀士注曰江陵為南楚吳為東楚彭城為西楚
登臨得兒俗兹樓豈時睹
晋阮咸曰未能免俗聊復尒耳
同來兩稚子冠者亦四五
魯論曰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
落〻俱可人頗亦歇歌鼓
晋書王澄謂王衍曰誠不如卿落〻穆〻可人見上注
山月出未高潛鱗動寒沼
言潛魚未為月所照故游泳自如也退之詠月詩未高蒸遠氣詩曰魚在于渚或潛在淵
榴炬接稀星奪目燦不數
宋玉高唐賦曰煌〻熒〻奪人目睛
魏俟轉物手百好趨就叙
楞嚴經曰若能轉物即同如來通真注曰四國皆就次叙
得句未肯吐秀氣出肩宇
用韓子康孫述事見上注王緒古別離曰含辭未及吐淚

落蘭叢中枚乘七發曰陽氣見於眉宇之間
水淨納行影
選詩璇題納明月
山空荅僧語
歐公詩空山荅人語
夜氣稍侵肌
退之李花詩耆年夜氣生相遮夜遲雁艱与李本瑜書曰
剪爪宜侵肌
為戰去其倍
楚辭招隱士曰禽獸駭兮亡其曹
清游豈有極毒事戒多取
世間可喜之事要不可極意也
投靜未免喧
東坡詩說靜故知猶有動无閑底処更求忙老杜詩喧靜
不同科
于今豈非古
蘭亭叙曰俛仰之間已為陳迹
求懷寂寞人南北忘在所橫縮限魚鳥作書欲誰与
寂寞人謂東坡言其身世兩忘不知謫在海外也揚雄傳
曰惟寂寞自投閣
情生文自哀
世說孫楚除婦服作詩示王武子王曰未知文於情生情
於文生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山谷詩曰意不及此文生
哀政与此句相反
意動足復休
歐公詩足雖欲往意已休此又而用之恨不能往見東坡

也
憑檻共一默望舒已侵午
文選登樓賦曰憑軒檻以遥望楚辭前望舒使先驅注云
月御也午謂夜分半天詩月午方徘徊退之詠月詩當午
覺輪停
和元夜
笳鼓喧燈市車輿避火城
國史補曰元日冬至宰相列燭多至數百炬謂之火城此
借用
彭蕃争地勝
寰宇記魏刺史王延明移部祖廟於子城東北樓為鼓祖
樓黃樓見上注文選頭陀寺碑曰信楚都之勝地也
汴泗迫人清
退之詩汴泗交流郡城角注謂徐州
梅柳春猶淺
老杜詩天邊梅柳動相見幾回新
關山月正明
樂府有關山月王褒詩曰關山夜月明
賦詩吟偈落筆端復可憐生
謂百草可愛也
和舜仲同游阻風
補說東風未世情不應作意斷人行
羅鄴賞春詩去年年點檢人間事惟有春風不世情此推
詩成鼓斷人行
絕須一怒催新句
莊子曰大塊噫氣其名為風是唯无作作則万竅怒號

批詩片雲頭上黑應是雨催詩此用其意
更可多憂促短生、
文選古詩曰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謝靈運豫章行曰
短生旅長世恒覺白日歌
勝日着壮端取怪
以行樂作壮事似為天所怪也无穢詩郊着閒行是壮事
數人同傍曲江頭着壮盃亦俗語僧宗傳楊岐會禪師問
僧曰一喝兩喝後作麼生曰看這老和尚着壮晉者街珎
傳遇有勝日親友將請一言无不咨嗟
妙年得此未須驚
言行樂之日尚多
縣知出處非吾事已復星河爛熳晴
即歸事行止非人所能為之意非吾事見莊子東坡遇夜
詞曰
獨宿詩云天公用意真難會又作春風爛熳晴老杜詩三
峽星河影動搖
和魏衍同登快哉亭
經時不出此同臨小徑新撥草何侵欲傍江山看日落
老杜詩雪裏獨看西日落
不堪花鳥已春深、
老杜詩春來花鳥莫深愁
來牛去馬中年眼、
老杜江漲詩去馬來牛不復辨盖用其字事此借用以言
老眼之昏眩
朗月清風万里心、
世説劉尹云清風朗月輙思玄度玄度許詢字也万里心
當為東坡老杜詩老鶴万里心

歎着連峯高極目西看幽邃走雙林
謝靈運詩連峯競千仞極目見上注雙林借用傅大士事
意謂僧院
登快哉亭
城與清江曲泉流亂石間夕陽初隱地暮靄已依山
老杜詩田舍清江曲
度鳥欲何向
未由天涯有度鳥老杜詩途遠欲何向
奔雲亦自閑
終自无心故也
登臨興不尽稚子故須還
以稚子候門之故不尽興而還
招黄魏二生
出門不同即偶風閉門但睡極力攻似關睫目前作吟聲已賀
勝敵收全功、
方作莫恭掛而睡魔已失去幾於不戰而勝也文選阮元瑜
榆書曰居得全功長且其福
却思二子共一笑撥棄舊語無新工、
淵明詩撥棄且莫念退之書曰惟陳言之務去
卒行好步不兩得能致公等我何窮
居當濟者未必能致天下之英才故曰不兩得亦用東坡
上梅直講書意
魏子初事未有頗我獨得神所鍾
南史張約傳謝朏與書為詩任君彩工於筆左傳曰天鍾
天女是
俘俶相就踏泥泉已新黄朝澆油葱、

老杜詩深須相就飲一斗玉臺新詠隴西行曰促令辦麤
飯推延四民月令曰立秋无食煮餅泉水詩一掻湯餅潑
油葱

后山詩注卷第六

后山詩注卷第七

春夜

宿鳥一枝足爭林終日喧

莊子曰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

庭花當戶[illegible]

蜀志先主誅張裕曰蘭生當門不得不鉏

江月向人明

晉書劉琰傳卿今日作此面向人耶老杜詩隴月向人圓

鳥度清淡影

老杜詩鳥影度寒塘

風回晚市聲

鮑照詩市声故在耳

夢中無好語池草為誰生

南史謝靈運每有篇章對族弟惠連輒得佳句嘗於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忽夢見惠連即得池塘生春草大以為奇

和三日

苦遭年少強追陪病眼看花更霧裡

老杜詩老年花似霧中看見上注

夾岸萬人傾国出清江一注兩山開

老杜清明詩著處繁華矜是日長沙千人萬人出又詩胡為傾国至周礼匠人曰兩山之間必有川焉

遊人欲盡歸路下晚日猶須悪雨催

猶須若曰尚何須也

更恐明年有離別折花臨水共徘徊

登鵲華樓

元和中張建封鎮武寧聘眄眄者餘之奇色建封納
之於燕子樓後又爲起新樓爲建封妾眄眄[illegible]
他適樂天爲作詩曰黃金不惜買娥眉揀得如花
四五枝歌舞教成心力盡一朝身去不相隨
綠暗連村柳
司空曙詩綠樹連村暗王介甫詩楊柳鳴蜩綠暗
紅明委地花
樂天詩霜降春林竹委地韓偓哭花詩云今見妖紅委地
時
畫梁初著燕
薛道衡詩空梁落燕泥
廢沼已鳴蛙
東坡詩廢沼蛙蟈漏
鷗沒輕春水
老杜詩白鷗沒浩蕩又云鷗輕故不還
舟橫蓄淺沙
韋應物詩云野渡無人舟自橫
相逢千歲語猶說一枝花
一枝花見題註傳奇上頌云時人皆不識要作一枝花
和鄭補三日二首
杏花女頰紅春水瓜頭綠
老杜詩色好梨勝頰
步蹇我三休
文選謝靈運詩蹇步愧無良冥筭誼新書楚王作中天之臺
三休而後至其上
求周君一足
一足見上注
苦嗟所歷小不盡千里目
文選海賦曰徒識觀怪之多駭乃不悟所歷之近遠唐人
詩曰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按文選海賦注韋詩傷哉千
里目
遠景向昏鴉歸途取脩竹
老杜詩有待香郊野又云歸蓋取荊門林菜兔園賦曰脩
竹檀欒夾池水劉長卿詩還尋幽竹徑中歸
堤沙泥盡不及壁又
韓偓詩輕寒著背雨淒淒九陌無塵未有泥此反而用之
江波不動風生紋
[illegible]湖洑曲云吳波不動楚山晚劉禹錫云瀼西春水
縠紋生
虎頭魚尾不知數
前蜀船北史甚水記曰梁孝元作神獸艦頭畫虎
彩以助軍威
朱旗一點來奔雲
文選班固燕然山銘曰朱旗絳天劉禹錫沉舟詩云指揮
船舫點紅旌
春容已老有餘態
鄭谷詩濁後春色老於人歐公詩嘗如美韶女老自有
餘態
按楔雖古無前聞
晉書束晳傳武帝問摯虞三日曲水之義對曰漢章帝以
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村人以爲怪乃招攜之水濱

洗祓遂因水以汎觴其義起此束晳曰臣小生不足以知
臣請言之云云前聞見上注
踏青換石竹秘祝
老杜詩江邊踏青罷換石蓋俚俗楊元素本事曲載
海雲故事是也漢書文帝紀除秘祝
落日帶雨催行人
賈島詩落日恐行人
聽詩對月兩不厭厭意過目徒紛
退之詩紛紛過目何由記老杜詩世上兒子徒紛紛
君不見天寶杜陵翁留宋才堪作近鄰
老杜有飛仙行蓋天寶中上已所作老杜又有詩云不薄
今人愛古人清詞麗句必為鄰竊攀屈宋宜方駕恐與齊
梁作後塵

答魏衍惠朱櫻

開門先得故人書
退之詩不枉故人書無由汎江水
稍喜提攜起覆盂
言故人書來慰其寂寞如提起又覆之盂也漢書東方朔
傳云安於覆盂此借用其字
得句有誰知我在嘗新此日賴吾徒
老杜朱櫻詩金盤玉筯無消息此日嘗新任轉蓬
傾藍的皪落朝露
樂天放魚詩傾藍瀉地上東坡詩霧雨不成點映空疑有
無時於花上見的皪走明珠按上林賦曰宜笑的皪
出袖熒煌得寶珠
東坡謝賜御書詩云袖有明珠三十四

合盛瑛盤為一座
以比魏衍後漢明帝宴群臣太官進櫻桃以赤瑛盤賜群
臣月下視之盤與桃同色群臣皆笑云是空盤事見藝文
類聚太白詩山盤薦霜梨
覓腸藜口未良圖
退之詩腸肚集藜莧。老杜詩邂逅豈即非良圖字本出
左傳

和邢惇夫聞鶯

春力看人朝暄東
魯直如夢詞云門外鶯啼楊柳春色着人如酒。東坡詩
美人如春風着物物不知
葉底黃鸝鳴自送
老杜詩隔葉黃鸝空好音吳子詩清歌緩送成行人寄古
今樂錄曰凡歌曲終皆有送聲
綠幕朱欄日觀明
退之琴操云聽我綠幕朱戶閉風露氣入秋堂涼太山記
東南巖名曰日觀此借用。日觀之句可者選詩風簾入
雙燕上四句言富貴家聞鶯初不領略任其自鳴爾
耶，夜春回到寒谷好鳥飛來把脩竹
寒谷以言貧家謂遷徙也劉向別錄曰燕有寒谷不生黍
稷鄒衍吹律於其閒煖氣乃至草木發生。老杜詩西來
有好鳥為我下青冥又詩栖枝把琴梧
輕翰屬甯初一鳴
文選鮑明遠蕪城賦云飢鷹厲吻
已落君詩專妙獨
元稹作杜子美墓銘叙曰盡古今之躰勢而兼人人之所

退紅着綠春事殘
魯直連理松枝詩云紅紫事退獨參天
後將獨立知何言
老杜詩恐懼後時難獨立退之歸爲詩曰共矜初聽早誰
貴後聞頻樂天詩爲誰爲說不分明笋底枝頭說說古
側聽不盡已飛去
劉禹錫百舌吟曰數聲不盡又飛去何許相逢綠楊路
懷抱此時誰與論
退之晚菊詩曰此時無與語棄置奈悲何韓促雨詩曰此
時高味共誰論掩鼻吟詩空佇立
和黃冲中春盡遊南山
逐勝欽勇功
樂天詩逐勝移朝宴留歡放晚衙孫子曰善戰者無智名
無勇功
餞春無少色
言無少年惜春之意唐典賈餗納日玉郊詩萬物無少色
兆人皆老憂此借用
出門欲何向狐兎隨所擊
漢書東方朔傳曰猶如坂上走丸
百年餘幾何十步纔一息
言其老憊也漢書王褒傳曰萬里一息
同來二三子楚楚頗脩飾
詩衣蜉蝣之羽衣裳楚楚
行前強老夫扡捷瘦險陟
漢高帝紀曰令一人行前文選阮嗣宗詩捷徑從狹路
山門閟煙扉禪房閑蒼寂
文選庾信詩曰煙霞雨散李善注引陸機賦云煙霧
之霏霏唐人常建詩云禪房花木深文選舞鶴賦云帝卿
之岑寂李善注云岑寂猶高靜
口燥沾茗椀久厄此爲德
文選陸機文賦云始躑躅於燥吻伽藍記王肅好茶人至
輒飲之士大夫以爲水厄
逐日下西山草路荒不識
列子曰夸父欲追日影逐之於隅谷之際漢書揚雄反離
騷曰恐日薄於西山文選沈約詩曰夢中不識路
曲溪轉仍曲門徑入繩直
文選謝宣遠詩曲溪繞曲阻莊子徐無鬼曰曲者中鉤潘
安仁籍田賦曰蹊阡繩直
故人喜傾寫內愧積腥膻
老杜詩傾寫珍重意
所來爲親舊掃除稱家閥
老杜詩所來爲宗族亦不爲盤飧
疾風无來勢
漢書韓安國傳曰衝風之末不能起毛羽強弩之末不能
入魯縞
過雨有餘瀝
老杜詩頭風吹過雨史記淳于髡傳曰侍酒於前時賜餘
瀝
高花初欲燃
退之楸樹詩若吐高花萬萬層選詩山櫻發欲然
秋荷已如拭
老杜詩荷葉荷花靜如拭

因君感衰盛醜好移頃刻
魯直詩醜好隨手翻
交新獻屆屆諸舊聽歷歷談間十二四座已傾側
歷歷見上注漢書司馬相如傳一座盡傾
茅屋濕風霜山田帶沙礫尚能哀此老舉手觸四塞
哀此老見上注文選左太冲詠史詩曰習習籠中鳥舉翮
觸四隅漢書成帝紀曰黄霧四塞
君如澗底松超拔出天壁
左太冲詠史詩曰鬱鬱澗底松老杜詩東得平岡出天壁
學詩有新功黄魏共推激后山自注云往与觀府黄魏游
魯直詩杜郎覔句有新功老杜詩風騷共推激

棟花

簷葉已成陰高花初着枝
選詩寄葉成翠幄高花見前篇注
幽香不自好寒艷未多知
唐人崔涯黄葵詩嬝葵淺黄色幽香怨寒淡奋季雨應詩春
風蜂自好春物太昌昌
曾見垂金彈聊容折紫綾
西京雜記韓嫣好彈以金為丸禮記曰玄冠紫綾自魯桓
公始也
粉身非所恨猶復得聞思
粉身謂以此花為香老杜丁香詩晚墮蘭麝中休懷粉身
念黄魯直論香有所謂聞思者蓋取楞嚴經觀音所言從
聞思修入三摩地因以名香云

和黄秀才寊榴花

春去花隨盡竹猶暖欲然
欲然見上注
後時何所恨
後時見上注孔紹安石榴詩曰只為來時晚開花不及春
感推不祈憐
退之答記曰君聞処徐東坡樂府曰石榴半吐紅巾蹙待
浮花浪蘂都尽伴君幽獨
葉葉自相偶
古樂府宋子侯董嬌嬈詩曰花花自相對葉葉自相當
榴花多有双葉
重重久更鮮
東坡樂府又曰濃艷一枝細看取芳心千重似束
流珠沾暑雨改色淡朝煙
樂府長史變歌曰變霜不改色霜葉永流榮老杜詩城郭
朝煙淡此借用以言煙籠而色淡也
着子專寒酒
酉陽雜俎曰頓孫國有安石榴取汁停盆中數日成美酒
移根擅花權
孔紹安石榴詩云可惜庭中樹移根逐漢臣按博物志張
騫使西域還得安石榴唐劉書某曰平和權造化之柄
愧非无價手
東坡詩曰惟有此詩非昔人君更往求无價手
劉丞竟難傳
老杜詩可人取作仍劉丞竟難傳

和黄貢父雨

甲子仍逢夏
朝野僉載曰夏雨甲子乘船入市

近朝雨脚垂
老杜詩雨脚如麻未斷絶
黑雲玄甲馳
班固燕然銘曰玄甲耀日
鉄騎冷宵馳
魏志注曰曹公列鉄騎五千為十重陣老杜詩合昏排鉄
騎冷宵謂陰宵也退之祈雨詩曰陰官想駿奔
映日還家霧懸珠郤散絲
古詩春雨如散絲
頹墻通犬豕破柱出蛟螭
世說曰夏侯泰初倚柱作詩時暴雨霹靂破所柱神色无變既
退之詩飛雷苦擘拽蛟螭
野潤風光秀涼生枕席宜
老杜詩野潤烟光薄退之詩風光草際浮涼天詩風來入房
秋夜中枕席冷
撥雲開日月噴水出虹蜺貧可晉須捷
揚雄方言曰南楚凡人貧衣被醜敝謂之須捷或謂之褸
列此引用言雨中解衣以供薪米之費雖貧弊亦不復恡
也
恩當記扊扅
顏氏家訓曰樂府載百里奚妻辭曰百里奚五羊皮憶昔
別時烹伏雌炊扊扅今日富貴忘我為扊扅月令章句曰
鍵門牡也所以止扉或謂之剡移此句言雨中婦以門牡
為炊攻苦食淡異時不可忘也
蒼頭行冒雨
漢書鮑宣傳蒼頭廬兒注漢名奴為蒼頭元稹詩冒雨衝
從黑地來
赤脚出衝泥
退之詩一婢赤脚老無齒老杜詩虛疑皓首衝泥怯
詩好聲生吻
退之石鼎聯句序曰每營度欲出口吻聲益悲
書工手有胝
樂天詩秉筆手生胝後漢丁鴻上疏曰每自力作故生胼
胝
衰年得佳句懷抱頗能披
和黃讀病起
似聞藥病已投機
傳燈錄伏牛禪師曰非心非佛是藥病對治句又洞山崇
教禪師云言無展事句不投機承宗者喪滯句者迷
牛鬬蛇妖頗覺非
晉書殷仲堪父嘗患耳聰聞床下蟻動謂之牛鬬樂廣有
親客久闊不復來廣問其故答曰前在坐蒙賜酒方欲飲
見盃中有蛇意甚惡之既飲而疾時廣聽事壁上有角漆
畫作蛇廣意杯中蛇即弓影也復置酒於前處謂客曰酒
中復有所見不答曰所見如初廣乃告其所以客豁然意
解沉痾頓愈
李賀聞知當得疾
唐書李賀母探錦囊中見所書詩多即怒曰是兒欲嘔出
心乃已耳
沈侯可更不勝衣
南史沈約傳曰老病百日數句革帶常應移孔約死諡隱
侯梁樂府曰沈郎多病不勝衣按禮記檀弓曰文子其

中退然如不勝衣

譬逢白壁山千仞

言其清瘦如玉山孤聳也太白天馬歌曰白璧如山誰敢

沽此借用晉顧愷之作王衍畫贊曰巖〻清峙壁立千仞

會見黃金帶十圍

歐公詩晉君新賜黃金帶後漢李郃背乃收設後周庾信皆

腰帶十圍

只信詩書可作巢

史記曰索贊許先生曰又乘富貴獨積爲巢者非許也

苦爲巢魯直詩亦有湯餅作巢之語

孰知糠粃亦能肥、

前漢陳平爲人長大美色人或謂平貧何食而肥若是其

嫂疾之曰亦食糠覈耳注覈音紇

何郎中出示黃太草書四首

龍虵起伏筆無前

老杜詩龍虵動篋笥銀鉤法書施曰李斯書始變古篆行

法頓挫起伏

江漢淵回語更妍

老杜詩洞庭搖波江漢回又阮攸曰淵回水也文選當閑

吊賦曰圓淵回淵

好事元須一賞足

歐公贊溪太石記曰好奇之士聞此石者可以一賞而足

何必取而去也哉

寫家不及萬人傳

杜牧詩邢詩不及萬人傳

又

此詩此字有誰知盡省郎官自崛奇

通典曰漢儀尚書郎奏事明光殿省中以胡粉塗壁畫古

賢列女退之詩兩坂台郎外丞心跡兩崛奇

罪大從來身萬里

謂魯直謫居戎州又坡老詩我今罪重無歸地貢去身安路

八千

政成今見奏三岐

謂何郎中三岐奏空當時實事

又

四海聲名何水曹

梁何遜爲水部魯直詩四海聲名習主簿

新詩舊德自相高

鄭谷寄老杜詩云新詩海內流傳困舊德朝中屬望勞

一官早要稱三字

三字謂知制誥陸氏雜說曰不由三字直拜中書舍人者

謂之擡頭果頭三字詩擬麞終要居三字出郡難須借

一麾

一髮何須著兩毛 何實一什雅歟

退之詩郎署何須歎兩毛

又

當年闕里與論詩

闕里孔子所居孔子嘗謂子貢子夏可與言詩序山亦李

詩於黃公去

晚歲河山斷夢思

太白詩君留北地愁夢思時魯直遷謫蜀中

妙手不爲平世用高懷猶有故人知

孟子曰禹稷當平世故人謂何郎中

和黄預感懷

壁立無堪佐子貧謾修簡牒効殷勤

老杜詩慵慢無堪不出村昆過蔡倫曰以佐公上之急

漢書司馬遷書曰未嘗銜杯酒接殷勤之歡

起臨明鏡看生意

老杜詩勤業頻看鏡晉書殷仲文曰此樹婆娑無復生意

卧向晴簷共白雲

退之詩曰蒼風景曠出歸假頃蒼晴雲如擘絮新月似鎌

鍊蘇子美詩卧看青天行白雲

逸氣不應從寮倒

晉書王廙傳曰政足舒其逸氣耳寮倒見上注

劇談脫或致紛紜

漢書揚雄傳口吃不能劇談注云劇疾也南史宋昇傳學

武帝曰脫致紛紜恐無所及

但令蘇晉禪坊醉

老杜詩蘇晉長齋繡佛前醉中往往愛逃禪

不逮何山病破葷

南史何胤二兄求點並棲遁世號點爲大山胤爲小山胤

侈於味食必方丈周顒勸令食菜

陳留市隱者

陳留人物後疑有隱屠耕

老杜詩陳風俗衰人物世不數屠耕謂朱亥之流

斯人豈其徒滿腹一杯羹

言易足也莊子曰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漢書項羽傳項

曰幸分我一杯羹

娉婷小家女與翁翁同醉醒

史記西門豹傳巫行視小家女好者南史羊侃傳舞日歌

酬同其醉醒漢書霍光傳祭成小家子

薄拾行且歌

列子曰林類拾穗行歌魏志夫必傳曰接輿行且歌

問不諱姓名

老杜詩問之不肯道姓名

子豈達者歟擊竹聊一鳴、

今所謂擊竹也淮南子曰搞竹有火弗鑽不燃

老生何所內稍稍聲過情

魏志管輅傳曰老生常談耳孟子曰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閉門十日雨吟作飢蠶聲

莊子曰子輿與子桑友而淋雨十日子輿裹飯而往食之至

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退之

詩曰閉門長安三日雪

詩書只發冢

見上注

刀旒得養生

魯直作此詩亦曰養性霜刀在鬧人借鋭空莊子曰吾聞

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飛走不同穴

言出處異趣如飛走不同我方學孔子之歷聘未能從斯

人俯也

孔突不暇黔

淮南子曰孔子無黔突墨子無暖席文選班孟堅答賓戲

曰孔席不暖墨突不黔

寄泰州曾侍郎案

八年門第故違離、千里河山費夢思

憂思見上注

淮海風濤真有道

莊子曰孔子觀於呂梁見一丈夫游之孔子曰請問蹈水有道乎、泰州屬淮南

麒麟圖畫豈無時

麒麟閣見漢書蘇武傳孫楚集僮志曰僮何知吾言獨無時夫差三國名臣贊序曰有道無時孟子所以興嗟

今朝有客傳河尹

老杜詩有客傳河尹逢人問孔融謂河南尹李膺以比唐之河南尹也

是處逢人說項斯

南部新書楊敬之贈項斯詩曰幾度見詩詩盡好及親標格過於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

三徑未成心已具世間惟有白鷗知

太白詩心靜海鷗知

答顏生見寄

闃然車馬不聞音

莊子曰今者闃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孟子曰百姓聞王車馬之音

行路艱危已備更

左傳曰險阻艱難備嘗之矣

問舍求田真得計

魏志張邈傳劉備謂許汜曰今天下大亂帝王失所望君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采[illegible]

詩无人語與劉玄德問舍求田意取高齋子曰於魚得計

臨流據石有餘清

晉書[illegible]傳生常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潛谷悠然歎曰此亦伯夷何遠淵明歸去來辭曰臨清流而賦詩直子傳任敬臣到泉州山據石〇老杜詩亦中有餘清

江山滿目開新卷草杜諸人得細評

退之詩應須草杜家家到只有今朝一日閑〇老杜詩鄭里衣冠不乏賢杜陵韋曲未央前

閑處有身容我老杜中見記識君情

同舍閑休休學歌曰須是長教閑處著

和竇推七夕

盈盈一水不斯須經歲相過自作蹊 作自限一作因自一

古詩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

文選楊脩書曰曾不斯須少留思慮

坐待翔禽報佳會

五經新義織女詩曰東飛伯勞西飛燕黃姑織女長相見

徑須飛雨洗香車

李商隱七夕詩曰已駕七香車

超勝水部陳篇上

何遜字爲水部郎有七夕詩曰仙車駐七襄鳳駕出天潢月映九微火風吹百和香劉禹錫詩曰從今紙貴後不傳

詠陳篇陳謂陳言

收拾愚溪作賦餘

愚溪謂柳子厚謫永州時所居之溪也子厚有愚溪對文有乞巧文盡與騷之類

信有神仙兄官府

退之詩曰上界真人足官府
我寧辛苦守殘書
退之詩我寧詰屈自世間安能隨汝巢神山辛苦守殘書
益用神仙劉子訶傳中事見第一卷注傳燈錄龍牙頌曰
食羅展殘書僕曾劉歆移文曰專己守殘

贈鄭尹部

千載歸來遼海東江山如舊里閭空
續搜神記云遼東城門華表柱忽有白鶴來集人或欲射
之鶴歌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歸城郭猶是
人民非何不學仙塚纍纍戶部盖唐山同里廬山作白鶴
觀記云衡州有白鶴泉故此詩用遼東鶴事
時平未覺身難遇學瞎依然說不窮
退之詩太平時節身難遇時平見第二卷注後漢戴憑傳
帝令群臣能說經者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
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故京師爲之語曰解經不窮戴
侍中
著論畫行真細事
魏志夏侯玄傳注云許允爲鎮北將軍大將軍曰所謂著
論畫行退之閱已賦云固哲人之細事此借用言鄭君不
以名位誇嫁鄉里
下車磬折得深衷
說苑常摐謂老子曰過故鄉而下車子知之乎老子曰非
謂其不忘故耶摐曰嘻是也退之詩里門先下敬鄉人盖
亦用漢書石慶事曲禮疏云身僂折如磬之背故云磬折
瓶羊之五君詠云頌酒雖短章深衷自此見此借用言鄭
君加敬鄉人可見其忠厚篤實之意

聖朝未有徐州相剩作功名蹈數公韓公自注云世稱青州白州相而徐州白爛國至今未有相終比爲無曲爾

九日不出郡行見過

九日登臨空門慨老懷無恨自淒涼
素問曰冬三月是謂閉藏
山頭落帽風流絕
晉書孟嘉爲桓溫參軍九日溫燕龍山風吹嘉帽墮落嘉
不之覺
壁間掃詩語笑稀佳句自注云雨山自有調詩石
秦少游亦有挖爪侵人語笑香之句
衝雨肯來尋此老
退之詩不衝風雨即衝埃老杜秋述曰常時車馬之客舊
雨來今雨不來子魏子獨踽踽然來汗漫其僕夫
拂床聊待熟黃梁
黃梁事見上注
漏無樽酒爲公壽正使秋花未肯黃邑山白石是日九菊

送魏衍移沛

積雨斷行路重江未安流胡爲冒艱險迫此帛米謀
退之盧殷墓誌曰殷餘塵數以帛米周其家
歲晏風作橫未覓爲子憂
老杜詩蛟螭深作橫
孑然託異縣所得如所求
古樂府他鄉各異縣輾轉不相見
主人如古人待士禮亦優人情樂新知豈不懷舊丘
楚辭樂莫樂兮新相知
我貧無四壁愛不胡能留子也尚不豈吾代諸公羞發赤汗

里遠已依千山愁念子捨我去誰復從我游諸石吾未識因
子上可不能此已可尚(㵎喜)終爲致綢繆
退之送董邵南序去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

送何閤令(允生公子閤閣)

今日中牟令當年太守孫
後漢魯恭爲中牟令
獨能擕此老肯避席爲門
漢書陳平傳家貧負郭窮巷以席爲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
寒日風濤壯
選詩春江壯風濤
邊城簿領繁
選詩沉迷簿領書
平生十輩末白首得重論
子曾子謂寉華子因列子曰列子居鄭圃四十年其後
劉禹錫作子劉子傳

次韻何士温祈晴二首

夜半風回雨脚收萬家和氣與雲游
樂天詩風驅雨脚回漢書王褒傳曰德與和氣游後漢張
衡東京賦曰澤洽從雲游
蕭條寒巷荒三徑
文選西征賦曰街里蕭條晉書陶潛歸去來曰三徑就荒
松菊猶存
突兀晴登二樓
二樓謂燕子樓黃樓也若杜詩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
勝日登臨輕一醉下鄉昏墊肯同憂
漸句此聯用謝安事上句取老杜詩而變不借登臨貴之
意下句即范文正所謂若既與人同樂必不得不與人
同憂者也勝日見上注書曰下民昏墊
江空峽斷魚龍落露盡秋青極目秋
老杜詩水落魚龍夜

又

九虎當關信不傳
楚辭虎豹九關啄害下人此齊賢稱東書曰當關呼之不置
旋煙才上已回天
唐張玄素傳魏徵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
驅除霧雨還朝日(朝一作晴)
漢書王莽贊曰帝王之驅除云爾老杜詩不辭除霧雨文
詩後陵雲色還蒼苔
萬縮濤陂復二川
漢書息夫躬傳曰王嘉從而萬縮劉禹錫詩曰支川讓其
流萬縮空首委二川謂汴四
奪目光無開秀句
宋玉高唐賦曰煒煒熒熒奪人目精光華見詩序南史顏
延之傳鮑昭曰君詩若鋪錦列繡亦雕繢滿眼老杜詩最
傳秀句寰區滿
堆場應結驗豐年
劉禹錫詩場黃堆晚稻禹貢任去秸藁也
從今更上中和頌
漢書王褒傳作中和樂職宣布詩
少費將軍九萬牋
語林曰王右軍爲會稽謝公就乞牋紙庫中有九萬枚悉
與之

寄潭州張芸叟二首

洞嶺一都會西南更上游

都會上游並見上注

秋盤堆鴨脚

歐公有鴨脚詩退之詩呀文乔落堆金盤

春味薦猫頭

潭州有猫頭笋乃地蔬庶人春薦韭

宣室來何暮

漢書賈誼爲長沙王太傅歲餘文帝思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後漢廉范傳曰廉叔度來何暮長沙即今潭州

蒸池得借留

寰宇記衡州衡陽縣有之蒸池以蒸水名老杜詩衡岳江湖大蒸池疫癘偏然蒸水亦在潭州之境借留用寇恂事見上注得借留猶言安得少借留也

孰知爲郡樂

東坡詩古稱爲郡樂

莫作越鄉憂

越鄉猶離鄉也左傳宋人曰懷璧不可以越鄉鮑照詩云誰令乏古節貽此越鄉憂

又

去国如前日爲邦得舊游霜甘先落手

老杜詩破甘霜落爪

春雁欲回頭

衡州有回雁峯此句謂因雁之回起北歸之意也

只道風沙惡

唐張謂長沙土風碑曰邁甲所謂沙土之地雲陽之墟可以家以往可以隱居者焉老杜詩形勝有余風土惡

寧知賈宋留

賈誼嘗爲長沙傅潭州湘陰縣有汨羅水屈原自沈於此宋玉嘗爲文招之

賦詩真有助

借用張説事見上注

弔古不同憂

意謂屈宋不同憂蓋用反騷之意

送曹秀才

甲第衣冠後東行歲月侵

漢書高祖詔列侯食邑者賜大第室注曰乙次第故曰第

情親朋一諾

用季布事見上注

急病闕千金

国語晉語曰貝者急病而讓夷

執盡還家樂

見上注

毋忘在莒心

新序鮑叔牙爲桓公壽曰願公无忘在莒時

時能記衰病

老杜詩時應問衰病書疏及滄浪又詩雲林得尔曹

先生英氣盖區中

送王元均赴衡州兼寄元龍二首

先生謂王平甫也漢書項羽傳力拔山兮氣蓋世
命与伎謀得老窮
退之進學解命與仇謀取敗幾時老杜詩窮老無兒孫
又見長身有家法
退之孔戣墓銘曰孔世三十八吾見其孫白而長身
可辭短簿怒吾公
晉書郗超傳超爲桓溫參軍王珣爲溫主簿皆爲溫所重
府中語曰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超髯珣短
故也此借用言其高材俊如乃公不合於世宜乎不免簿
領之賤也左傳曰吾公在壑谷
石頭路滑行能速
傳燈錄道一禪師傳鄧隱峯辭師云云什麼處去對云石
頭大師云石頭路滑石頭謂南岳希遷和尚所居也用鄧
山故事言其道峯之勝
宮室歸來語未終
見上注謂為帝所知果不待語之終也
宛洛風塵莫回首
退之詩曰京洛多風塵又云宛洛佳遨遊
直須留眼送歸鴻
老杜詩留眼共登臨又嵇康詩曰目送歸鴻手揮五弦劉
孝綽詩洞庭春水綠衡陽旅鴈歸
又
先生秀句滿天東
老杜詩最傳秀句寰區滿王平甫江東人
二子緣渠拜得窮
渠謂詩也取詩能窮人意拜謂拜世

詩禮向來堪發冢
發冢見上注蓋指呂惠卿以經義見用也初惠卿事平甫
之兄安石如父子平甫為人疾惡其險巧數面折之惠卿切
齒及安石罷相引惠卿輔政惠卿欲謀代安石恐其復來
乃因鄭俠獄陷安國時為著作郎放歸田里歲餘復
官發病卒
孫劉能使不為公
孫劉亦指惠卿魏志辛毗傳毗曰吾立身自有本末就與
孫劉不平不過不作三公而已謂孫資劉放也孟子曰臧
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炎方瘴癘避軒豁
老杜詩開襟驅瘴癘又詩南斗避文星退之南海碑云乾
端坤倪軒豁呈露
故國山河開始終
此句用野人獻塊於公子重耳之意又介甫始開國於荊
元均世父也衡山乃荊州之地今雖還謫終為異時封國
之祥數漢書蕭何傳曰封侯故國老杜詩山河營始終
傳語不能要相識江湖春動有來鴻石山齡本云元 龍本作陸賈
晉書王恬曰張祖希欲相識自可見詣此詩反而用之言
書尺之間相見已了不待相語也來鴻用蘇武鴈書事顏
氏家訓亦以尺牘為千里面目老杜詩鴻鴈幾時到江湖
秋水多謝玄暉詩滄渚有來鴻
后山詩注卷第七

后山詩注卷第八

杜侍郎挽詞三首

美政真吾毋、

節千日儒者在本朝則美政離騷經曰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後漢杜詩為南陽太守人方於召信臣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名家更杜陵

老杜詩名家無出杜陵人

于張從昔少

漢于定国張釋之皆持法平杜紘傳曰議獄必傅經義又曰杜言配隸与編管太祖因悉裁其法省百二十有餘杜

魯衛至今稱

魯論曰魯衛之政兄弟也又曰民到于今稱之此句及後句

棠棣傳兩篇君並指杜純純蓋紘之兄也

絲竹中年好

晉書王羲之傳謝安謂羲之曰中年以來傷於哀樂与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羲之曰頃正賴絲竹陶寫恒恐兒輩覺損其歡樂之趣

詞華夙世能

老杜詩詞華哲匠能王維詩夙世謬詞客

周南棠棣傳平世我人登

周南今河京也唐書循吏傳賈敦頤為洛州司馬人為立碑弟敦實為長史人復立碑其側号棠棣碑老杜詩青竹我人登

又

驥騄方懷遠捨均忽有秋

魏文帝與鍾繇書曰咸以自騁驥騄於千里丹書理莫去乃亦有秋此借用以言哀晚

飛名士數、

後漢黨錮傳序曰指天下名士為之稱號

終始法家流

前漢藝文志曰法家者流

[illegible]千載

見漏公挽詞注

空堂閟一丘

魏文帝[illegible]挽詩曰空堂三方夫表丘作閉佳城

能令羊子不肯過西州

晉書謝安傳羊曇為安所知安薨後不樂弥年行不由西州路今山谷有寄鄧州杜侍郎詩頗述知己之意

又

身去風流在人雖玉石分、

王石言不為世所知也羅昭諫同樣玉石兮一槩而鮑照見賣玉器者詩云涇渭不可雜瑉玉當早分

平生才一見治行已多聞、

老杜詩大賢為政即多聞

更竟知音少、

呂氏春秋曰伯牙鼓琴意在山鍾子期曰巍巍乎若在泰子期曰湯湯乎子期死伯牙遂絕絃以世無知音

還修地下文、

王隱晉書蘇韶字孝先韶死見其弟節二問地下事韶言顏淵卜商今為修文郎

他年加祭酒何是兩高孫、

岑書馮奉世傳野王立弟立相代為太守吏民歌之曰大
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

茅龍挽詞四首

敏慧仍仁夏風流更妙年
仁夏黄憲見上注
貧焚酒券契
酒家券用漢高祖紀折券棄責事焚券用史記馮驩事
病得里胥錢
漢書食貨志曰里胥平旦坐於右塾也之詩里胥上其事
精爽來鷹隼
左傳曰心之精爽是謂魂魄老杜詩魂依鷹隼精神堅華
岳峯火見秋隼
清明潤淵淵
退之書曰奴隸亦知其詩明書禹貢曰溽洳潤淵
無兒傳家業
退之詩中郎有女能傳業伯道无兒可保家王禾甫作王
進原挽詞亦云中郎旧業无兒付世事皆除紛得怒其兄子
曰汝不能光益父叔乃復貽我素業耶
有淚徹黄泉
退之詩涌地淚到泉左傳曰不及黄泉无相見也

又

骨秀神仙數詩雅頌才
老杜詩自是君身有仙骨又詩神仙才有數
識高懸日月
老杜詩名與日月懸
韻勝絕塵埃
山谷胡詩少无道俗韻又題郭明甫碑曰道勝之韵塵外
哭歸
去就其同事
用孔顏用行舍藏之意
摧殘盡一家
西京雜記曰侯嶷為之摧殘鬼祝拔弓孔子曰予入而哭之
遇於一家而出涕予拜問曰昔哭不踊盡一家
了知天上去不似世間來
李商隱曰了知如是柔其奉安天上去用李賀事見下注

又

志大期千里
魏武帝歌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
身宜置一丘
晉書顧愷之為謝鯤象在石巖裏云此子宜置丘壑中
英詞真蓋世
英詞并蓋世字並見上注
爽氣入横秋
晉書王徽之曰西山朝來致有爽氣耳此借用其字文選
北山移文云霜氣横秋
地要黄金骨
太白詩云三載夜郎還於茲鍊金骨
宋前師話大鑑推對碑黄金骨天地之間更何物
天成白玉樓
李商隱作李賀小傳云賀將死時有緋衣人持一板書召
賀曰帝成白玉樓立召為記天上差樂不苦也少頃遂絕
平生斵泥手斤斧恐長休

形山白謂也莊子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匠石運斤
成風聽而斵之盡堊而鼻不傷宋君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
爲之匠石曰曰夫子之死也吾无以爲質矣

又

玉筯凝潮後
唐李陽冰李潮皆能篆瘦硬通書斷曰如科斗玉筯偃波
之類共五十二般宣和書譜玉筯篆志曰秦丞相斯變蒼頡籀
文爲玉筯篆

絲桐荒業餘
史記田敬仲世家曰又何爲乎絲桐之間文選謝靈運詩
中堂起絲桐

遂令惜早悟
用老杜文章憎命達之意[illegible]曰君前
途尚遠且患志之不立何患名之不彰南史梁王始興王
憺之子脩憺嘗日送之曰吾所深憂其過後從恐必先年

勝度衎中蹤
恢廓者人或以爲疎文選夏侯湛東方朔畫贊曰逵心曠
度

子逝今何處吾生孰與居世臣死文上傳末有茂陵書
文上傳乃張騭所作[illegible]見之漢書司馬相如病
免居茂陵既死有遺札言封禪事

秋懷四首

積雨不受暑既晴還得秋
老杜詩脩竹不受暑

未免困河魚
左傳曰河魚腹疾奈何

寧如喘吳牛
世說滿奮畏風答晉武帝曰臣如吳牛見月而喘牛畏熱
見月疑是日所以喘也此句謂畏寒不如畏熱

風梧有先聲
漢書淮陰侯傳兵法固有先聲而後實

梁燕無復留、
謝朓九日詩梁燕無留燕

人生行樂爾
漢書楊惲傳曰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

一經今白頭
見上注

又

小雨斷復續回斜落晚風寒心生蟋蟀秋色傍梧桐
老杜詩小雨夜復密回風吹早秋

草與遠山碧花欺晚照紅口須談世事目已失飛鴻
晉書王猛見桓溫面談當世之事目送飛鴻見上注

又

山斷開平野
老杜詩山豁何時斷

河回激急流
漢書溝洫志曰分殺水怒老杜詩[illegible]急流

登臨須向夕風雨更宜秋忽忽後飛雁翻翻不下鷗、
老杜詩忽忽能鳴雁輕輕不下鷗列子曰漚鳥舞而不下

艤舟猶小住黃菊已深披、

又

老杜詩[illegible]何如[illegible]社樹詩云依依絕[illegible]

郟無當卷十六

圖雉堞兵注曰謂在邊有界埒史記貨殖傳云安邑千樹棗

燕秦千樹栗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

魚防擁万頭

文選潘安仁詩流波激魚防

無復一綱尽不為百人敵

仁宗時御史劉元瑜劾進奏院事一時名士皆坐斥語抗

攻曰已為相公一綱打尽

翁翁點急水

老杜詩點水蜻蜓款款飛

驚風擘繫舟

東坡詩尽日舟横擘岸風

自知供轉從因病得爽猶

言常困於驛旅今因病而得閑也蓋書閑循云我性不狎

世因疾早閑楚辭君不行兮夷猶注猶豫也

送宗上禪師

平生大鐵脚通禪堂字衲

五燈會元禪師初參圓通乘之遂作化七至一郎中打對

吳為母所迫入其房不肯去師踟跌達旦以錢遣之仍奈

火焚其布單而去叢林因謂之大鐵脚張平太笑為作鐵

落引云

早礼東南雲吾今独何後

老杜詩每望東南雲令人幾悲吒世說注曰東遣名被流

沙彼國衆僧皆称漢地有大乘沙門每至燃香礼拜輒東

向致敬

既始散其子瑞林一枝秀

瑞林夫我曰王術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傳燈録宗派有

別出一枝

物關散花笑

傳燈録摩訶迦葉此云飲光勝尊佛告大世尊拈花迦葉

微笑云付以正法眼藏

從仿宝在瘦

寶生即淨菩提也

今年退後禪袖手不肯又成菩薩覺

香山寺作請用老再往翔蹤有以悟於利生亦菩薩之

度其後殿后經曰或說法要撥過草生或所欲說未尽心

止當知是為竟齊廣事

未免化城各

法華経言有一導師將衆至珍宝處道中化作一城云云

竟謂漸為止息之地非究竟处

白月鄰清光大鐘得鮮扣

月不容不照鐘不容不扣師亦如是老杜詩宋公詩大珠

鄰於幽白月當虛空漢文選詩秋月鄰清光禮記善

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扣之以大者則大鳴

知止一何勇隨緣孟無後

老子曰知止不殆後漢書東方朔傳曰一何壯也佛書曰隨

緣赴感靡不周

豐其誇禪子一請期一覲

三花誦見上注

翩然挈瓶盂百里往相就

貫休詩一瓶一鉢垂垂老万水千山得得來

古寺風雨然榻日幼游邂逅夙昔有淨緣撒然宛如舊識教若

白異業成誰得救世故已備嘗蹉跎復何似鑽火勿停手府
來自渠透
山谷詩木鑽石槊未渠透范詩夜來茶注曰猶言夜未渠
央也渠音其據反
殼扐孔門足
白又見上注傅玄詩鉤鋸迎葉開膊偏偏頭而孔足
吾為太山溜
言修證之功在乎積久也漢書枚乘傳泰山之霤穿石
贈別參寥詩
為吏不必廣但問与若誰受施何用多名義以為資
樂天詩相知不在多但問同不同此句頗用其律以起雅
子王座右銘曰受施慎勿忘
平生師友間吾與參寥師一窮无四壁百代有千詩
吳僧道潛字參寥子善詩為東坡所稱晉書習鑿齒傳
云四海習鑿齒詩見上注
拜逐越淮江三年猶中歸
參寥子詔至初不累迂逐
物無染太色
指東公見老杜詩本京中大雲寺上論荊州安置杜甫有詩
贊公釋門老故逐來上因還為世生累敝帶揖揖色
不異淨名衣
言返初服也維摩經曰維摩詰雖為白衣持奉沙門清淨
律行淨名即維摩詰
才如得風鷁
左傳曰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
已復翩翻飛

肉易大壯卦羝羊觸藩羸其角
路資誰作雛語妙君所知我往立談間然若白受繩乃知仁
者聽不待乎苦詞
言所言之易如白受繩也禮記甘受和白受采儀禮昏禮
注曰以白造縕曰辟萊作哀江南賦曰不吝茹苦之詞
詭侯名教上
晉書樂廣曰名教內自有樂地
勁氣貫長虹
退之書云勁氣汨金石孟建士啓曰頑撫則氣成虹蜺
論吐天下公
而合吾所私
所私謂參寥
尚欲詩文爭嫉惡語合吏要与識者論且避君兒癡
韓退之蕭和傳曰從村文章議論退之詩不知君兒愚邪用
故交傷
借好無新功終年此交綏
左傳趙穿于曰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注云
兩退曰交綏
未須堅百戰當即建降旗
史記張儀傳曰輕走易北不能堅戰孫楚与王浚書曰誠
謂足下遙於文苦降旗旦大誇朋從剧
元日雪二首
一
夜風如許
御溝荊作老杜語何處如許
平明雪滿然
晉書王徽之傳夜雪初霽月色清朗四望皓然
纔跡穿璫細竹疎更婢妍

樂天詩北窗竹婀娜枝拂碎曰娟娟脩竹
窮兎走留跡飢烏鳴乞憐遷打炎海上還役得新年
末句謂東坡在海外无志也老杜詩南避炎海伺

又

度臘闕三日
樂天詩度臘都无好羇懷剔舒懷戴曰正月三白田公笑
赫三三日謂三得瑞形
開正還積陰
沈約宋書南郊樂登歌曰開元首正礼存樂享
炊煙不舍巡巢雀暴枝深狸髮千方崇中年万里心
言終老无成而悔壮年之妄念
殘書看幾究或有後人尋
此句用揚雄草玄意漢書揚雄傳曰雄以著此書藏之
名山莊子曰其隱巖究也雖為於布衣之士

次韻黄生

入竹投窗急有声似違殘臘作初正三更変気侵危坐
老杜詩竹凉侵卧内後出以茅齋避雨樹下危坐愈恭
万里回風逼夜生
不推四風謂之飄老杜雨詩當春乃夜生
呵筆小吟撩我老
開元天寶遺事曰李白對明皇撰詔誥时大寒筆凍帝勅
宮嬪执牙筆呵之王介甫詩玄物華撩我有新詩
閉門高卧見君情
用袁安事見上注
只今剩作驚人句頗有吟边意未平
退之送東野序玄物不得其平則鳴

答黄生

水浴斷道塞衝門遠坊系行无行人
闔也刻書傳曰朱賊斷道那北詩明朝那起塞衝門
卧聞嗟呼誰叫閽
漢楊雄甘泉賦選巫成兮叫帝閽此借用
稚子往開鹿駭奔
文選笛賦曰奚不張耳鹿駭下姓詩曰鹿斯之奔維足伎
伎
黄生李詩用力折衣手疾口如翻盆
北齊書魏收敏速之手邢溫所不逮東坡詩文如翻水成
老杜詩白帝城下雨翻盆
衝風踏凍送七言要令寒谷回春温是时積陰又黄昏叫閽
索火發四鄰
杜牧之李賀集序曰太和五年十月中半夜时舍外有疾
呼傳緘書者某曰必有異亟取火来及發之果集賢李士
沈公手明書一通
迎來結字穩且匀
晋書衛恒曰杜氏甚得筆势而結字小疎
豈不見我秦家君
秦家子能詩意業年近必見之故尔頗進也典略秦嘉
口御見吾妆度耶
嗟吾老矣心尚存後来出子空驚群
欧公贈王介甫詩玄老夫自憐心尚在後來誰与子争先
徑須亦手缚麒麟
如老杜製鯨魚之意論大手筆也孫樵与王霖書曰嘗得一卒
川子月从時於東都遊李翶莫不拔地倚天句二欲活讀

之如赤手捕長蛇不施控勒騎生馬急不得暇莫不捉搦
四大海水一口吞
四大海水之語佛經多有之傳灯録馬祖謂龐居士云待
汝一口吸尽西江水即向汝道
丈夫意氣抗浮雲
班固答賓戲曰仰伊抗浮雲之志
道逢其人兩手分
兩句廬山自言於詩亦先折斬搢得人則分付也傳灯録
慧宗曰遇人則途中授与
妬婦搢膺王夜算
言世人之不廣也王羲之筆陣圖曰王羲之年十二見前代
筆説於其父枕中竊而讀之父因与之不旬月書便大進
衛夫人見之曰此兒必用筆訣近見其書便有老成之智
流涕曰此子必蔽吾名書譜牧曰鍾繇見蔡邕筆法於韋誕
坐上搥胸三日因嘔血此詩參用其事列子曰甘蠅李射
於飛衛飛衛高蹈搢膺曰汝得之矣此用其字南史王誕
傳宋明帝使虞通之撰妬婦記按戰國策曰從妻言之未
免為妬婦

雪後

送往開新雪又晴故留曬白待春青
左傳曰送往事居元稹詩曰臘雪銷殘消春又歸迎新別故
欲沾衣
稍同桃色仰梅怨併得朝看与夜聽已斉光陰渥生為迹遠脩
曰事崇朝望
呂氏春秋曰巫馬期為單父令帶星而出入
莫年功力歸持律不是驟人故獨酬

只忘雅戕傳曰大費拔功力使記屈原曰衆人皆醉而我
獨醒

送張新縣

按縣才余城為邦近故國宋國三万户
漢書陳平傳高祖問御史曲逆户口幾何對曰始秦時三
万余户
鎮靜五千言
史記老子著書五千余言道德之意
雪尽春泥骨風生沙水厚
老杜詩杖藜入春泥又詩天寒沙水清
猶須放琴客坐席稍能溫
張君必有放妾事因以戲之梅聖俞詩集觀沈有宜城放琴
客詩序曰琴客宜城之愛妾也宜城請老愛妾出嫁不禁
人之欲而私耳目之娛是若也歌曰南山闌干千丈雪七
十非人不煖热此引用言席方暇煖何須遽遣之也

送何千温移亳州三首

治出龍城守
退之詩曰寄書龍城守謂柳柳州也
名高水部郎
見上注
清明人共識
退之答崔羣書曰足下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
風味独難忘
開天傳信記曰魏生風味不可忘也其詳見上注
骨立森書瘦
老杜小篆歌曰苦縣光和尚骨立吾縣在今亳州

頭粘揩膏香
亳州地多古檜歐公亳州詩云雉探檜花村落香崔鄴
早行詩振啄鞭手凍粘鬚
烹鮮師老耳
老子曰治大国若烹小鮮亳州明道宮乃老子始生之地
曳尾肯蒙莊
莊子家人事見上注莊子曰楚王使大夫二人謂曰願以
境内累矣莊子曰楚有神亀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
之廟堂之上此亀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
尾於塗中乎傳燈録僧問洞山和尚為先師設齋還肯先
師也无
又
青衿會誦賦
詩青青子衿注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所服
皓首始登門
文縦本傳書云丁年奉使皓首而歸
意得寧論晚
老杜詩論交翻恨晚此反而用之高適詩男兒貴得意何
必相知早
心交不待言
莊子曰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与友吳志孫權曰
孤与子瑜可謂神交
向來期北上可復改南轅
期北上欲其漸近帝城也左傳曰令尹南轅反旆又曰王
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
盍地數傳政
老杜詩倒徙喜旋歸盍地求所歷文選曹子建與呆季重
日枉彼自有傳政
叢談何處村
劉向說苑有叢談篇老杜詩慟哭秋原何處村
又
復作中年別仍懷後日憂
退之西山詩為遊西望眼王粲登樓什去平原遠而目極
兮蔽荆山之高岑
泗沂只東流
退之詩汴泗交流郡城角謂徐州也東坡送歐陽主簿詩
出処年來恨不齊一樽臨水記分携江湖咫尺吾將老汝
穎東流子却西
政好遭頻借
老杜詩雅宜借寇頻後漢寇恂傳潁川百姓遮道曰願從
陛下復借寇君一年
詩清得暗投
暗投見上注得暗投猶言安得暗投也
會看璽書召
漢書孔光傳詔賜太師靈壽杖
扶出富民侯
漢書車千秋傳千秋為丞相封富民侯
送蘇司業
李令論交二十年白頭相對風依然才難親為吾君惜
才難見論語
果葡寧容我輩先
謂從果位也文選謝靈運云丞顔曰丈人生天當在靈運

荀成佛必在靈運後此反而用之
孰路長驅聊縱轡
選之送石抱卷序云銜駟馬駕輕車航熟路而王良造父
爲之先後也此借用謂功名之途
百全一發不虛弦
漢書晁錯傳云此其計不百全豈發乎老杜詩鳴弦不虛
發此借用言讖異待時
故撲未盡還成別總慣人間不更謀

西郊二首

紅綠相催春事闌可能況意待人看不因送客那能出衰疾
經年一攬鞍
老杜詩送客逢花可自由蜀志先主見髀裏肉生慨然流
涕此句頗采其意攬鞍見馬援傳

又

攢眉斂目抵風沙將要城西十里花
樂府蔡琰胡笳十八拍云攢眉向月兮撫雅琴
歷歷聊聽長短句
丞溪筆議曰崔涯張祜齊名每題詩倡肆無非樂府古題
序云句度短長之數聲韻平上之差
綠溪斜蓄兩三家
此句終上句之意東坡詩竹籬茅屋趁溪斜老杜詩江深
竹淨兩三家

寄汝州竹塢中二首

西南日下共浮雲
西南謂日暮時又庭李少卿與蘇武詩曰攜手上河梁遊
子暮何之又詩曰仰視浮雲馳奄忽互相踰風波一失所
各在天一隅江淹擬李陵詩曰樽酒送征人踟躕在清宴
日暮浮雲滋握手淚如霰
人事難量喜勸分
淵明贈羊長史詩序曰人事好乖便當語離左傳曰振廩
勸分此借用其字
已度城陰先得句
何遜詩城陰度塹黑昏鴉接翅稀
不應從俗未忘葷
謂何胤也見上注兩句皆用何氏事
松筠有節元宜賤
禮記曰如松柏之有節
桃李無蹊只自熏
漢書李廣傳贊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illegible]詩深草只自薰
欲入帝城須努力
用漢武事見上注漢書張敞傳曰秋毫皆帝力也
凡尋詩社皆詩敵
孫勳沈彬同游李建勳之門爲詩社歐公詩云唱高誰敢
投詩社常山詩學古苦勤多稚拙注曰示威優而著濟敵

又

西原追送未成句赫赫傳聲已迫人
孟浩然詩雪陽未成句漢書何武所居無赫赫名後實見

思

剩欲鈔詩寄求使
高適詩尋經剩欲鐫老杜詩鈔詩聽小胥
尚能拂席致齋賓
史記平原君傳曰平原君側行撇席注撇也音匹結反

孰知簡易歸劉劭
魏書劉劭為人簡易無威儀
誰使循良作寇恂
見上注
他日入東專一壑少留餘裝許為隣
晉宋間人多以往會稽為入東南史何胤傳賣園宅欲入
東遊居若邪山漢書叙傳班嗣曰漁釣於一壑則萬物莫
奸其志王介甫詩我亦莫年專一壑
寄呂秦州曾侍郎
千里馳詩尉別離詩來吟詠轉悲思
老杜詩秋極本漏詩還與蔚然吟詠寒凄涼漢書趙幽王
傳曰王悲思
靜中取適庸非計
前輩謂作文靜中一業故此反其意老杜詩取適南巷翁
杜門不相欵會有時
霍淡表識僧靈澈詩曰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
人魏志陳羣傳曰會當有變時
生理只今那得說
老杜詩我在路中央生理不得論
交情從昔見於斯
漢書鄭當時傳一貴一賤交情乃見
含毫欲下還休去懷抱何由得細知
退之答侯繼書云欲致一書闕足下并自書其所懷含意
連篇將發復已終不能成就其說陸機文賦曰或含毫而
邈然
送趙刑李學士移使東路

據實錄元符二年二月析熙寧東西路再
李昭玘從京東東路
禁掖從前札向開偶酬于此未多陪
老杜詩一生襟抱向誰開
身更龍門談彌勝
老子曰龍門若接高僧傳支道謂王濛曰貧道與君別來
多年君語了不長進用此句反其意用之
路別東西意自哀
文選謝朓辭隋王箋曰岐路西東或以歇唱注引淮南
子楊朱泣岐事故柳子厚重別劉夢得詩曰二十年來萬
事同今朝岐路忽西東今徐州人徐州屬京東西路
隱几忘言終不近
莊子曰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然似喪其耦又
曰知北遊於玄水之上適遭無為謂三問而不答問乎狂
屈狂屈曰予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反見黃帝而問焉黃
帝曰彼無為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若終不近也此句
府山自述
白頭青簡兩相催
唐劉子玄曰頭白可期汗青無日此借用[illegible]
文字簡也後漢吳祐傳父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老杜詩
干戈衰謝兩相催
孰知衰老難為別聲聞雁須續續來
漢書蘇武傳曰有聲聞來樂天琵琶行云低眉信手續續
彈
遠遊遊則遠
和鄭戶部寄其侍丈室二首

屈原遠遊曰悲時俗之迫阨兮願輕舉而遠遊此借用
言僧徧參也
安心心已安
傳燈錄僧神光問達磨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達磨曰將
心來與汝安曰覓心了不可得達磨曰我與汝安心竟
刺汝更何事一坐五年寛
傳燈錄汾州無業禪師曰古得道人得意之後茅茨石室
向折脚鐺子裏煑飯喫過三十二十年[illegible]光詩一坐十五
年林下秋復春
客來問法要示以無所還
楞嚴經曰今當示汝無所還地
勿云空生默聽者不勝言
空生謂須菩提也般若經須菩提於巖中宴坐帝釋散花
曰我聞尊者善談般若云云須菩提曰我於般若未曾談
着一字帝釋曰尊者无說我亦无聞无說无聞是名真說
般若

又

貴有空王章
空王佛也章印也謂傳佛心印楞嚴三昧海經云住念佛
若心印不壞
貧无置錐地
見上注
衝風窗百語
古樂府中庭有樹自語
蝸壁虫成字
東坡詩舊窗蝸壁常遺篆虫成字見下注

向隅有知音
說苑曰今有滿堂飲酒者一人向隅獨泣則一堂之人皆
不樂矣此借用言面壁也案傳燈錄達磨至嵩山少
林寺面壁而坐終日默然人莫之測又忠國師曰墻壁瓦
礫然常說故東坡贈凡老詩云拱手但默坐墻壁方諍
諍名山用此意謂无情亦解說法不可謂墻壁方知也
關門擬強對
傳燈錄趙州和尚見真定帥王公不下禪床曰第一等人
來禪床上接中等人來下禪床接末等人來三門外接[illegible]
此詩安排詩律與強對按長恪作托傳曰外禦強對
只倚庭前栢西來本无意
庭栢見上注傳燈錄大梅云西來无意
隱若郊居
高齋繚繞度双欒
謝玄暉有郡內高齋閑坐詩
老氣與昂蓋九州
老杜詩老氣橫九州
不為江山閑悒快
老杜詩已知出郭少塵事更有澄江銷客愁又詩竹州稍
疎散風流聊悒快
正緣風味得淹留
風味見上注劉安招隱士曰攀桂枝兮聊淹留
招携好客供吟笑
老杜詩強將笑語供主人
拚湖新詩擬獻酬
鍾嶸詩品曰拘攣補衲蠹文已甚出于詩与道殊懸遠

折東補西楚茨詩云獻酬交錯歐公詩更紛多爲詩准
備恐防梅老敵難當
小摘自鋤稀菜甲旁觀屢作不堪憂
老杜客至詩自鋤稀菜甲小摘爲情親論曰人不堪其
憂
賢勝亭
斷岸通橫水
老杜詩決浮當斷岸
吹花滿繫舩
老杜詩吹花困顛傍舟楫
中年擅幽獨輟食買林泉
楚詞曰幽獨処乎中山
草木真宜主江山故作妍升沉有流轉且復賦歸田
元稹詩升沉或異勢張平子有歸田賦
何太冲挽詞二首
課最三川守
漢書宣帝紀課殿最以聞注云最凡要之首也言課居首
也文倪寬傳課更以最史記李斯之子由爲三川守
名成萬石君
漢書石奮傳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廼
集舉其門號奮爲萬石君
平生欠一識聲烈即多聞
見上注
樂極有歸處
樂天詩海山不是吾歸處歸即歸諸兜率天
琴曲空只斷雲

老杜詩琴臺日暮雲
傷心今夜月忽便到松塋
漢元帝詔爲初陵注未有名故曰初此用其字
天
哀挽諸儒餞
老杜詩哀挽青門道晉書郗超傳及死貴賤操筆爲誄者
四十餘人
豐碑故吏繁
禮記曰公室視豐碑此借用其字後漢諸碑多門生故
吏所立
素車紛雨泣
[illegible][illegible]車漢注曰素車以白土堊車也老杜詩路人紛雨泣
丹旐與風翻
老杜詩丹旐飛飛日
幾地留遺愛
孔子曰子產古之遺愛
他年作九原
禮記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
誰與歸詩作起也
弟流耆舊盡不獨爲鄉閭
何遜詩鄉園不可見江水徒自清
送大兄兼寄幼同緣
貧有分離苦官無早晚宜
上句兄第一卷詩樂天詩命薄未來且求食官先高卑乃
遠邇
又爲千里別未有十年遲

此一聯足成破題之意分爲兩句下年遲見下注
日與江山遠風連草木悲平生劉尹子政見可共論詩
劉向字子政漢宗室也以屬拍考
寄襄州程大夫
中年爲吏晚專城不獨身榮府亦榮
專城見上注
江漢風流見上杜
晉羊祜杜預皆鎮襄陽老杜詩江漢風流万古情
相門經術有韋平
漢韋賢平當父子皆以明經至宰相史記平當韋賢傳曰相
門有相
十年一別音書絕万里相看骨肉情
杜詩序曰骨肉離散
今代龐公入城府定將賢傑與逢迎
後漢龐公傳龐公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峴山在今襄
州文徐稺傳陳蕃特爲置一榻去則懸之
送孫法郎來議
三歲公門不屢過依然時得問如何
晉書謝奕之未嘗至公門
及爾去去翻爲恨
文選蘇武詩參辰皆已沒去去從此辭
向使常常肯謁多
悔向來不數見也孟子曰欲常常而見之
男欲閉房猶着西
老杜詩昔何勇銳今何愚白虎通曰人生六十閉房昔爲
也注六月陽氣衰也禮記內則注曰妻五十始衰閉房不

後出御
切深疾惡反傷和
退之歐陽生哀辭曰其文章切深魏志陳矯傳陳登曰濟
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陳元龍老杜梔子詩曰与道氣傷
和
贈言竊取仁人號
贈言謂勸其止酒与和易也暗用管輅別傳以明易樂事見
下卷王粲院挽詞注家語子路將行孔子曰贈汝以言乎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適周問礼老子送之曰富貴者送人
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
言
善听君居長者科
左傳所謂惟善人能受盡言
送通州鄭戶部
備江發荊照新晴鉦鼓喧喧聒市鳴
樂府題解漢有鐃歌鼓吹
昔日布衣今着綉
着綉書行見上注
他年鶴化只空城
鄭蓋衍州前輩故用丁令威化鶴事見上注
還朝不待三年最
漢書嚴助傳曰助爲會稽太守頻奉三年計最
得郡何妨万里行
成都記万里橋諸葛亮送費禕使吳別於此禕曰万里之
行始於此矣
歲祿二千親八十世間誰有此時榮

演大守秩二千石
送張秀才
學文三年積
三年學見魯論
功收一日長
蜀志龐統曰者似有一日之長
擅場推老手
張平子東京賦曰秦政利觜長距終得擅場莊子美詩盡
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歐公詩老手尚能工翦裁
附尾得諸郎
史記伯夷傳顏回雖篤学附驥尾而行益顯南史王僧虔
傳曰此鳥衣諸郎坐處
度鳥界晴碧
老杜詩身在度鳥上又詩雪嶺界天白
過雲回夕黄
老杜詩絕壁過雲開錦繡又詩錦城曛日黄
孰知詩有驗
謂詩能窮人
笑傴路无糧
魯論孔子在陳絕糧子路慍見莊子曰吾无糧我无食
石山詩注卷第八

石山詩注卷第九
晁無咎畫山水扇
前生阮始平
晉阮咸為始平太守顏延之五君詠曰屢薦不入官一麾
乃出守蓋謂咸也無咎亦數補外太黄魯直詩前身鄴下
劉公幹今日江南庾子山
今代王摩詰
唐王維字摩詰工詩善畫繪工以為天機所到學者不及
也
假君蓋代氣萬里入方尺
南史蕭賁竟陵王子良之孫賁於扇上圖山水咫尺之内便
覺萬里為遥老杜山水圖歌云咫尺應須論万里
朽老詩作妙
南史沈慶之詩曰朽老筋力盡徒步還南崗此借用以言
掛石
險絕天與力
老杜詩溟漲與筆力
君不見杜陵老翁語湘娥增悲真宰泣
老杜有山水障歌云不見湘妃鼓瑟時至今斑竹臨江泣
又云元氣淋漓障猶濕真宰上訴天應泣
奉陪趙大夫游柏山
後水喧江落渾黄
老杜詩寒江舊落渾黄謂汴水也元稹有酒章曰濟涓
涓而纖貫將祟兮万里之渾黄
晚雲障日作微涼
東坡詩筆多巧障日

郊祭畢衆旌旗動羅綺叢中語笑和撤相秋郊開稔熟
易井卦曰君子以勞民勸相開謂導迎之如禮記所謂有
開必先
摩挲荅壁取荒亡
詩意屬相司馬後漢書賈逵傳子訓摩挲銅人曰流連荒
亡
風流一代今山簡有底樽前着葛強
晉書山簡傳簡鎮襄陽每出嬉遊有童兒歌曰舉鞭問葛
強何如并州兒強家在并簡愛將也每山以自比老杜詩
花飛有底急底猶言何等見顏師古糾謬正俗
寄曹州晁大夫
東方千騎貴當年白髮居頭也自賢
古樂府陌上桑曰東方千餘騎夫壻居上頭又曰四十專
城居此詩言不必盛年出守而後為賢也文選注張翺博
奕論曰君子恥當年而功不立東坡詩直為鱸魚也自賢
肯費精神修客主
言不飾厨傳以祈過使客也王介甫詩可憐無益費精神
稍回功荅入章篇
退之詩餘事作詩人
虛名不救飢腸厄晚歲仍遭末疾纏
此以下皆庯山自述老杜詩虛名但蒙寒溫問泛愛不救
溝壑辱東坡詩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飢按世說曰殷浩
道人立心無義權救飢耳左傳曰風淫末疾老杜詩尚纏
漳水疾
死去不為天下惜
晉書王坦之荅謝安書曰天下之寶故為天下所惜

鏡中當有故人憐
老杜詩鏡中衰謝色萬一故人憐
送馮翊宋令
三楚風流信有人
三楚見上注風流謂宋
先聲今已徹咸秦
咸陽秦所都
卻為雞口官雖小
雞口見上注左傳曰國無小退之藍田丞廳壁記曰官無
卑顧材不足塞職
欲試牛刀久要新
牛刀見前論語莊子曰庖丁解牛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
硎
細肋臥沙勤下筯
馮翊沙苑當有卧沙細肋羊下筯見上注
長芒刺眼莫論斤
長芒似指苜蓿也苜蓿多有之唐薛令之詩曰朝日上團團
照見先生盤盤中何所有苜蓿長闌干老杜詩滕枝刺眼
新
山西豪傑知吾老醜州
後漢皇甫規自以西州豪傑不得豫黨人以為與節搢
寄書考之鄭寧間常客游秦中云
為說猶堪戰萬鈞
言其尚強健也孟子曰今曰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
嗟哉行
張生服石為石掀

稽類録云後魏時諸王貴臣多服石藥皆稱石發此云爲
石奴言爲石所使也
下潦上乾如渴烏
後漢馬援傳曰下潦上霧此借用李蘭刻漏法曰以銅爲
渴烏以引器中水本西天馬歌尾如流星首渴烏
一朝償躐須人扶伏毒未動風出虛此生所得與昔殊
退之作李于墓誌略曰余不知服食說自何世起殺人不
可計而世慕尚之益至臨死乃悔後之好者又曰彼死者
皆不得其道也我則不然始病曰藥動故病病去藥行乃
不死矣及且死又悔嗚呼可哀也已
韓子作志還自屠
退之作李于墓誌叙以藥敗者數人以爲世誡然躬自蹈之
故樂天有詩曰退之服硫黃一病訖不痊○遁者秋開人作
離別之聲曰大道祐助兮吳卒自屠
自笑未竟人復吁
樂天詩序曰予與故刑部李侍郎早結道友以藥術爲事
詩曰金丹同學都無益姹女丹砂燒即飛是樂天嘗從事
於金石也
以身濟欲未必愚欲久而速反所圖
李于墓誌有曰斬不死乃速得死謂之智可不可也
嗟哉偉然二大夫
謂韓與白也漢書疏廣傳曰賢哉二大夫

夜句三首

過雨作秋清歸雲披月明
魯直詩今夜攙披春月明
入簾搖竹影篸耳落洪聲

維州有百漈洪

又

老樹仍呱秀秋蟾只獨明何須夜來雨却聽枕前聲
夜來雨見上注

又

短短長長柳三三五五星
唐人王建詩長長南山松短短北澗楊詩曰嘒彼小星三
五在東東坡樂府曰旋抹新粧看使君三三五五棘籬門
斷雲當檻日不盡遠峯青
唐錢起湘靈鼓瑟詩曰江上數峯青

送李忠孺歸南峒

李忠蓋居山兄子

妙年失手未須恨白璧深藏可自斑
後漢劉寬傳常拋卻家眼見故夫手墮地而死藏璧用
實論毀璧之意非也以良賈深藏若虛
短髮我今能種種
左傳[illegible]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奚能爲注曰種種短也
曉粧他日看娟娟
老杜詩曉粧隨手抹更出與添去失解後飲酒詩曰千金
弊帚人誰買半額蛾眉世所妍顧我自爲都眊矂惜君欲
聞小婢娟
千金市帚寧論價
魏文帝典論曰家有敝帚享之千金
萬戶分封信有年
漢書李廣傳文帝曰惜廣不逢時令當高祖世萬戶侯豈
足道哉退之剝啄行曰符送不及來不有年

清白傳家有如此
後漢楊震傳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杜甫詩丈夫立身
有如此按禮記儒行曰其特立有如此者
歸途囊盡不留錢
老杜詩囊空恐羞澀留得一錢看、此反而用之
寄鄭州張朝請
平生天上張公子尚記門閭半面人
老杜贈張四學士詩云天上張公子宮中漢客星半面見
上注
聲烈與風來不盡
文選琴賦曰聲烈遐布東京賦曰聲與風翔澤從雲遊此
用其字退之書曰名聲隨風而流此用其意
晉書無使夫難類
老杜詩風塵荏苒音書絕又詩欲問平安無使來
一言悟主八騎壯
漢書車千秋特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封侯
百巧成窮髮自新
東坡詩窮達先生不自飽更笑老莊窮百巧
聞說監河收貸粟定傾東海活窮鱗
莊子曰莊周家貧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
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曰昨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
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
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
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曰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
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左傳曰陳氏以公量
貸而以家量收之此副米詩可借作窮鱗

謝宏基趙史惠米
平生忍欲今忍貧開口逢人不少陳
退之詩救寒即召窮且忍
除博身清趙歲史也能作意向詩人
老杜詩作意貪先鳴又詩獨能無意向漁樵
和趙大夫雅為宴集
趙侯詩律近風騷雅意推賢答聖朝
漢書蕭望之雅意本朝老杜詩未有涓埃答聖明
海鷗着行避渭水
老杜鷗詩却過清渭影高起洞庭群東坡詩旅鷹何時更
着行
鳳凰覽德下虞韶
漢書賈誼傳曰鳳凰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尚書簫
韶九成鳳凰來儀
三千著籍今為盛
漢書儒林傳序曰成帝末增弟子員至三千人後漢儒林傳
長傳曰諸生著錄前後萬人唐韓愈曰唐興之際於斯為盛
九萬論程不作遲
莊子曰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太白詩過山倒海不作遲
不讀世書談世事臥看君自致青雲
史記范雎傳須賈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不
敢復讀天下之書不敢復與天下之事晉書王衍傳口不
不論世事李善注文選辯命論云劉孝標拊白謂半致靈霄
和朱翁哉硯為席上
三楚風流秀士林英詞從昔動儒門
三楚風流見上注英詞謂張宋風騷流紀家書與兒輩達詩

論曰英詞瀉金石燮聲詩招魂曰魂兮歸來入脩門注脩
郢城門也郢盖楚之所都

充庭初識鶩龍楚
通典曰武太后長壽三年始令舉人獻歲元會列於方物
前以備充庭東坡詩發蚓蟠碳龍蟠標盖言禁殺也

賜醴行霑白獸樽
晉禮志曰正會設白獸樽於殿庭若有能直言則發此樽
飲酒

已上鷹書輕一鶚
見上注輕字竟如句輕一鳥過之輕

更愿詩力化群鯤
莊子曰北冥有魚其名為鯤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
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搏風背負青
天而後乃今將圖南

千年遼鶴空城郭
見上注

誰見朱公有異孫 自注太僕大司空公孫蕭人也
蕭縣今屬徐州魏志王粲傳蔡邕倒屣迎粲曰此王公孫
有異才

酬郭椒見贈

老去斯文不更論恐因天子詰師門
師門謂曾氏後漢崔琰傳曰下則去家秦鄭求謝師門

清談不待傾三語
晉書阮瞻傳瞻字千里王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
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戎即命辟之時謂三語掾世說
又載衛玠為衛瞻曰一言可辟何假於三瞻曰苟是天
下之望亦可無言而辟復何假一

勝日何知共一樽
勝日見上注老杜詩不謂生戎馬何知共酒盃蘇武詩我
有一樽酒欲以贈遠人

逐北我方填坎井
莊子曰蠻氏觸氏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万逐北旬有五
日而後反左傳曰鄭伐宋宋師敗績狂狡輅鄭人鄭人入
于井莊子曰子獨不聞夫埳井之蛙乎

圖南誰得料鵬鯤
見上注

遊從爲說侯芭在
老杜詩數為姻婭過從也侯芭見上注

卧掛生衣犢有孫
老杜詩歸掛生衣卧醉歸又詩村行交柯犢有孫

再酬

鄉里衣冠不絕人
見上注

近天尺五只清門
尺五見上注老杜詩將軍魏武之子孫於今為庶為清門

論文正可替雙筆
漢書趙充國傳張安世本持橐簪筆注謂備顧問冀臧尚
書令僕丞郎月給大筆一雙

澆舌行看賜上樽
東坡詩澆子談天口漢書賜丞相養牛上尊酒注糯米一
斗酒一斗為上尊

從我母家先木公、

木瓜詩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
蜩鳩方共笑飛鵬
飛鵬見上注莊子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扶
搖而上者九萬里蜩與學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槍枋榆
時則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
固知賢傑當傳世下里焉陳亦有孫
文選宋玉對楚王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
人徐州蕭縣有朱陳村兩姓為婚姻見白樂天詩
敬酬智叔三賜之李秉戰楊璞曹二首
龍爭虎據竟成塵
後漢董卓傳蒼黃戰國七雄問分裂諸夏龍戰虎爭麗陳
琳檄曰豪傑縱橫鷹揚虎踞
只有青樓與白門（[illegible]）
杜牧之詩贏得青樓薄倖名（[illegible]）白門
刺史木祖征和與其[illegible]下登白門樓兵圍急乃下降
令宰才高先得仙
令宰謂智叔將求為成平令也老杜詩[illegible]者令宰仙
使君情重戲開襟
退之詩使君數開筵又云主人情更重空使劍鋒淮東坡
樂府亦有主人情重之句
江山故國難留鶴秋斗荒池可釣魚
泥鰌[illegible]猶將出仕也退之峽石西泉詩閑說羊[illegible]求得西
只疑科斗是蝦蟆可看觀猶言安可看魚也
直使頭須渾作白未應投錯說語孫（[illegible]山白注云[illegible]）
樂天詩滿頭白髮[illegible]南[illegible]辭杖王[illegible]而常笑曰豈有白
人作曾祖而拔白髮者乎即擲鑷鑷

又
險韻廋詞貴討論
晉語曰有秦客廋辭於朝注云廋隱也謂以隱伏譎詭之
言問於朝也論語世叔討論之
直待布鼓過雷門
漢書王尊傳曰毋持布鼓過雷門注雷門謂會稽也有大
鼓越擊此鼓聲聞洛陽
更看九日臺頭句
謂二謝詩見上注以比智叔元稹詩更看吹帽落臺頭
不用三人月下樽
太白詩舉盃邀明月對影成三人廬山不飲故云
鏡裏黃花明白髮戲亦腳踏長鯨
言其已老欲為世外之遊也老杜詩能添白髮明又騎長
腳踏[illegible]東坡詩腳踏赤鯨公
從來相戒莫打鴨可打鴛鴦最後孫
此句稱楊璞曹打鴨事見上注後篇寄吳大夫詩亦曰只
公客有名駒子則此所謂鴛鴦孫蓋名家之後也
酬智叔見戲二首
百念皆空百尚有稍修香火踏空門楗癢摩腹非春事
樂天詩小奴搥我足小婢搥我背信老態也老杜詩自知
白髮非春事
劉叉投閑瓊玉樽
老杜詩劉叉愛酒如[illegible]進解投閑置散瓊樽見上注
白髮情多猶可惱（後山[illegible]有白髮之[illegible]）
南史[illegible]何[illegible]以[illegible]臨川王義慶傳左不堪
展染白髮欲以紹[illegible]不[illegible]行復[illegible]

驂鸞興盡却乘鯤
退之所謂我寧屈曲自世間安能從汝巢神山也注化爲鳥
賦曰驂鸞騰天乘鯤盡用李白騎鯨魚之意
上界紛紛足官府
退之詩上界真人足官府豈如散仙鞭笞鸞鳳終日相追
陪
也容河鼓過天孫
爾雅曰河鼓謂之牽牛史記天官書曰織女天女孫也劉處
風土記曰七月初七日河鼓織女二星依相會

又

雨花風葉未宜春私柳官渠白下門
晉書陶侃識武昌官柳此云私柳反而用之白下本在金
陵此句所指當是徐州白門也
每度清溪朝短髮
老杜云吳詩寺溪髮蕭蕭白映梧廬山後有詩云只欲泥
行過白下萬一簾疎見一班前有詩去壁肆但聽長短句
綠溪斜着兩三家當是白門傍溪秋斜所在也
時容使席近芳樽
晉書阮籍等贊曰刻畢芳樽之交
雄蜂雌蝶元非偶
李商隱柳枝詩曰花房與蜜脾蜂雄蛺蝶雌同時不同類
那復更相思左傳曰齊大非吾偶
野馬遊塵不佐鯤
言無復少年之氣助其狂心也莊子曰野馬也塵埃也生
物之以息相吹也注曰此皆鵬之所馮以飛者耳野馬者
遊氣也漢書食貨志曰或累万金而不佐公家之急

若許成功當自封賞山谷自注云時制帥已請事具
按廬山詩話韓魏公安撫陜西李侍御師中過之李有詩
名席上使爲官奴嘗其愛卿賦詩曰兩得貌卿十万兵犬戎
巢穴一時平歸來不用封侯印只問君王乞愛卿
請看子子與孫孫
意謂老矣此事當付之後生前漢元后傳王禁弟孺曰吾聞
活千人有封子孫子子孫孫見尚書及詩

送智叔令赴鄉

二謝將能事重陽只故臺
老杜詩兆知二謝將能事頗學陰何苦用心
囬須衡節去便恐帶秋回
言重九已近不止可少留愛秀之氣若与秋俱回誰復繼二
謝者
敏捷才無盡
老杜詩敏捷詩千首才盡見上注
鋪張意有開
退之云鋪張對天閑休此借用言詩意開廣也
猶須記衰疾書與雁同來
並見上注

九月九日夜雨留智叔

蹔臺九日登臨處只有歸人醉扶路
晉書羊曇傳謝安薨後行不由西州路嘗因石頭夫醉扶
路唱樂不覺至州門以馬策扣扉誦曹子建詩曰生存華
屋處零落歸山丘慟哭而去
千年二謝孰可代我每苦留君只去
魚山罷類李除彭澤令未赴丁母憂寓佃舍既除喪猶不

言仕者四年
花粗只為前人惜
上篇有曰可打鴛鴦最後孫粗與麄同
曲誤不解丞郷怒
此兩句亦戲楊理曹也吳志周瑜傳曰曲有誤周郎顧後
漢靈帝紀童謡曰梁下有懸鼓我欲擊之丞卿怒此借用
只消著帽受西風不待風流到新句
反用孟嘉落帽事言免貽白髮之嘲也此句以僞智牧老
杜詩吹面受和風
九月九日與智叔鵰堂宴集夜歸
鵰堂從昔有惡客酒盡不去仍復索
王堂閑話曰徐州使宅有鵰堂盡多妖狐故盡鵰於中東
坡在徐州王鞏過之自謂惡客故此詩引用老杜詩指點
銀瓶索酒嘗
欲留款舞盡客意風雨和更作三厄
漢書翟方進傳曰危乱漢朝以成三厄此借用其字
佳辰難得客更難我家無酒為君歡只欲泥行過白下萬一
簾疎見一斑
史記夏本紀曰泥行乘橇孫光憲詞曰半踏長裙宛約行
晚簾疎處見分明東坡樂府曰十里春風誰指似斜日映
透簾斑晉書王獻之傳門生曰此郎管中窺豹時見一斑
城南夜歸寄趙大夫
書生作意一斑足杜陵據鞍兩眼寒
東坡詩杜陵飢客眼長寒蹇驢破帽隨金鞍隔花臨水時
一見只許腰肢背後看
風雨喚人歸去好

老杜詩江草日日喚愁生
免教街吏報平安
芝田録牛奇章公帥維揚杜牧在幕中夜微服逸遊後牧
以拾遺召公以縱逸為戒牧始隱諱公取一篋皆街子輩
報帖云杜書記平善老杜詩每日報平安
席上勸客酒
稍開襟袍使心寬大放酒腸須盞乾
世說輕詆門曰中郎襟抱未虛韓孟同宿聯句云為君開
酒腸顛倒舞相飲唐詩人又曰酒腸俱逐洞庭寬
珠簾十里城南直肯作當年小杜看
小杜即杜牧之也牧之詩云春風十里揚州過捲上珠簾
總不如
戲寄君二首
杜老秋來眼更寒蹇驢無復逐金鞍
見上注
南隣却有新歌舞借與詩人一面看
文選左太冲詩南鄰擊鐘磬北里吹笙竽本事詩云喬知
之有婢名窈娘武延嗣留之知之為詩曰君家閨閣不曾
難好將歌舞借人看文選三國名臣賛序曰定交一面季
書注引崔寔本論曰視以一面之交定臧否之決
又
南隣歌舞隔牆聽想對胡牀蠻倒壽
東坡詩倒暈連眉秀嶺浮退之詩白咽紅頰長眉青
莫望與人看婀娜
老杜詩喚人看騕褭不嫁惜娉婷
只恐幽夢寄丁寧

退之詩幽夢感湘靈又詩湘瀨頻年為通叮嚀
絕句四首
秋來歸卧不緣愁病與萊謀作老仇
並見上注
數樹直青能爾瘦
退之詩杏花兩株能白紅東坡雜詠戲贈孫子野戲語琴妓
曰此筆不見詩時乃亦黒瘦耶
一軒殘照為誰留
老杜詩前軒頹晚照又云不知明月為誰好
又
莊戟竹杖最關身散髮披衣不待人三兩作鄰堪共活
老杜詩此地兩三家開元五家為鄰
五千插架未為貧
北史崔瞻傳曰不讀五千卷書者無入此室退之詩插架
三萬軸
又
昏昏嗜睡元非病續續題詩不奈閑
東坡詩與取昏昏嗜睡翁本事詩崔莊去非知閑卧意來
病亦非眠樂天琵琶行低眉信手續續彈
作意買山還得笑
世說支道林從深公買印山深公曰未聞巢由買山而隱
多方拔白却成斑
臒暾老詩曰拔白白洗蘇樂天詩昨揉與秋鬢此日兩成
斑
又
晉當快意讀易書

抱朴子曰班子十箱誠為於書又曰甑生云每讀二陸之
文未嘗不廢書而歎恐其卷之竟也史記李斯傳曰快意
當前適觀而已矣
客有可人期不來
退之詩向所期然莫至日暮出誰回可人見上注又見蜀
郝雜事桓溫傳
世事相違每如此
晉書羊祜曰天下事不如意十居七八
好懷百歲幾回開
老杜詩懷抱何時得好開東坡詩笑口幾回開
騎驢二首
復作騎驢不跨驢此生斷酒未須扶
叢林謂參禪人有二病一是騎驢覓驢二是騎却驢不肯
下識得驢了騎却不肯下此一病更是難醫吾解放下方
喚作無事道人余山此句蓋謂是耶未須扶見下句注
獨無蒲思黨為人句
於杜詩東坡軍主名角巾又云為人性癖耽佳句語不驚
人死不休帝五有杜子美浣花醉圖詩云宗文守家宗武
扶落日寒驢默所趣畫世傳杜子美像如此
也得騎驢畫作圖
王直方詩話云賀井泉微歐陽公自河南來京師良鼓
城陳殺常俱出遊寒部于城南使歸過龍眠李伯時時
郊侍南白衫騎驢道中提頭而遊從帝負杖挾囊于後一
市皆驚以為異人伯時案善寫因寫以為圖郭淳夫作夜
歸圖詩此詩末句追記此事也按常即帝山指字梁寫書
汴京舊事其史園所在也

又
衡齋笑市不遂迎拔面鸞風披眼塵
東坡詩四山眩轉風掠耳
出手推敲尋避尹
唐宋遺史賈島一日於驢上得句云鳥宿池中樹僧敲月
下門始欲著推字又欲著敲字鍊之未定引手作推敲之
勢京兆尹韓愈方出島不覺衝至第三節
題門吟詠不逢人
本事詩云崔護清明日遊城外叩一莊門求飲有一女子
以杯水遺護意屬甚厚明年思其人復往叩之又無人應
因書一絕于門云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
面只今何處在桃花依舊笑春風潔才詩百里不逢人
壽安縣君挽詞
三之三
兩大推平日
左傳鄭忽曰齊大非吾偶又蔡氏妻曰物莫能兩大
三從擲後聲
儀禮喪服傳曰婦人有三從之義无專用之道故未嫁從
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
憂勤登上壽
言雖憂勤而不損壽也事見下注國語曰不憂年之不登
莊子曰上壽百歲
肅鼓閙佳城
西京雜記云滕公得石槨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
吁嗟滕公居此室
總在千人從松楸十里行
故蔡伯喈作陳太丘碑曰緦麻設位哀以送之遠近會

葬千人以上僉乃共求立哥陵士碑表曰松檟成行
哀榮動鄉里點筆競諸生
魯論曰其生也榮其死也哀
寄西州兆大夫
兆端仁字彥成
隋絮不隨風花作塵黃樓桃李不成春
樂天詩春盡絮飛留不得隨風好去落誰家本由詩曰平
生種桃李寂滅不成春
只今容有名駒子困倚闌干一丈伸
此篇蓋言徐州風物府曾有詞并序云兆大夫增飾拔
雲物欲壓黃樓而張為二子皆當年樽下世所謂某某盼
盼者盼卒張嫁而盼之子縿頗有家風而曹妓未有顯者
黃樓不可勝也作南鄉子以歌之曰風絮落東鄰點綴繁
枝旋化塵關鎖玉樓巢燕子冥冥桃李摧殘不見春流轉
到如今翡翠生兒翠作孫花樣腰身宜樣立婷婷困倚闌
干一丈伸又自注曰朋盼嘗美人有肯立丈伸者最為妍
絕東坡為賦續麗人行也按此詩風絮以屬黃樓花以屬
盼名駒子以屬懸懸之母蓋取氏名駒子見上注李太白
詩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闌干樂天詩迴頭一丈
伸
寄題拔雲樓
拔雲在尚州府山婦翁鄭縣為郡時所作府
以為之記
使君高會答清秋
漢書項羽傳飲酒高會老杜詩報答風光知有處
增飾拔雲作勝遊

兆支和劉虢州詩序云亭臺尚潞劉兄頗復增飾從子弟
而遊其間按西都賦曰世增飾以崇麗
九日再逢堪一笑
盧山清平樂詞云一歲相逢兩節自注云是歲閏九月兩
作重陽以曆考之蓋元符二年也
終朝百過更深憂
憂短髮不堪落帽也老杜詩不眠聽白兎百過落烏紗此
借用
落霞孤鶩知才盡
王勃九日游滕王閣序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
一色事具唐書才盡見上注
疎雨微雲怯語遒
孟浩然集序云浩然嘗游秘省諸英華賦詩作會浩然云微
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舉坐閣筆文選魏文帝與吳質書
曰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注遒盡也言未盡美
實王纖賢終少在只今未可愛蕭樓
注具前篇傳燈録米嵩和尚曰猶欠少在
絶句
木拔雷燒雷取龍
王充論衡曰雷電折樹取龍按龍若於天所使便逃不遠
則非神物天不取也世俗讀言曰世言雷龍苦於行雨而
多竄匿爲雷神捕之或在古木及屋楹之内
伏蛙號蛤潸潰空
韓直玉照泉詩勿令水源濁魚蝦來窃中坐子歳月多生
生隱蛟龍玉照不見影與指蝸螺宮一朝揭源大枯潰并
蒙茸

黒雲黄槐度白鳥映日急雨同斜風
秦中歲時記桃花者李子杜
寄黄充
俗子推不去可人費招呼世事每如此我生亦何娱
嵇康書曰不喜俗人而當与之共事晉書鄧攸傳與人歌
曰鄧侯挽不留謝令推不去
黄生後來秀純茂靜若綫不見動經月來亦不須臾
東坡詩懶者常似靜靜豈懶者徒文選古詩曰既來不須
臾
人事巳好乖可復自作疎
見上注
子雖向人懶勝處不可孤
王介甫詩寄語嗔書人吸吸非勝処老杜詩更長燭明不
可孤
迨此田事休仍當秋玥餘深知阻泥濘步履意何如
老杜詩相逢楳泥濘騎馬到堦除又云步屐過東籬
寄張大夫
只應青眼老尚許白頭親一別今何向三年信不通不雁書遠
字倦未有北來鴻
礼記月令孟春仲秋皆曰鴻鴈來而孟春注曰鴈自南方
來將北反其居
肯作彭城守何時馬首東
左傳曰余馬首欲東
懷遠
此詩寄東坡
御外三年謫天南載別行

東坡以紹聖四年丁丑謫昌化軍安置至元符二年己卯
凡三年矣樂天詩云兩三年別風波萬里行
生前只為累身後更須名
言生前尚以名為累死後亦復何須名晉張翰傳曰使我有
身後名不如即時一盃酒
未有平安報空懷故舊情斯人有如此照復我縱橫
木由詩云丈夫立身有如此一呼三復自披襟
答印生
酒亦有何好人今未肯忘
此篇大抵戒印生好酒而勉以孝也古書云所傳招溫曰
酒有何好而嗜之
故無愁可解何必醉為鄉
劉几作解愁曲見造化無愁可解以反之其末句曰若須
待醉了方開解時問無酒怎生醉唐王勣有醉鄉記樂天
詩無過學王勣惟以醉為鄉
賸欲論奇字
奇字見上注
終能諱祕方
言欲以文章真訣授之無所隱也孫樵與王霖書曰樵得
為文真訣於來無擇無擇得於皇甫持正持正得於韓吏
部退之然推未嘗與人言及文章且恨得罪於時今足下
有意於此而自矯尚多其可無言々廣此上二蘇公詩亦
云請公別試囊中方退之李虛中墓誌曰於弱得祕方
且饒肌骨秀更要畫眉長
謂其質亦須刻畫之也劉至秋愛行曰長眉入鬢何逍娟
肌膚白玉香且鮮王建宮詞詠[illegible]詩作池中書出頭亦妾
畫眉長
早起
鄰雞接響作三鳴殘點連聲殺五更
退之詩雞三號更五點又按沈休文夜安能昭上稱曰男
女老幼大臨街衢得接鄰曲偶聲相喻々而達于四海鄰字本作
詩郡樓殘點聲
寒氣挾霜侵敗絮
退之詩寒氣挾風霜西京雜記曰漢留王宮[illegible]寒氣解云
字中得挾風霜敗絮見上注
賓鴻將子度微明
禮記月令鴻鴈來賓老杜詩鴻鴈度雲陰又詩雲月漸微
明
有家無食違高枕
老杜詩無食問樂土又詩書有香爐違伏枕又詩歌起欲
高枕按史記張儀傳曰大王高枕而臥
自巧千窮只短檠
百巧短檠皆見上注
翰墨日疎身日遠世間安得尚虛名
老杜詩才微歲老尚虛名又云不堪祇老病何得尚浮名
和[illegible]小雪
庭暖欲春亦未遲紛紛數數意微微
樂天詩庭院都無一事郡歡迎春知上好風光老杜詩點冰
蜻蜓數數飛
溼衣帶潤元無限著物成泥不待晞
秦韜玉春雪詩片纔著地輕輕陷力不禁風旋旋消溫
詩曰湛湛露斯匪陽不晞注云晞乾也

驕欲打窗連夜聽，未須迷路斷行飛
樂天詩：蕭蕭暗雨打窗聲
老來才盡無新語，欲煩君為寸揮
漢書陳遵傳：遵新語

後山詩注卷第九

后山詩注卷第十

寄答學士蘇氏

湖海三年別，譙徐一日間
譙郡亳州也
經時猶未見，九事信多難
退之詩：吁嗟山遠別，因其理千步難見，始知命
理極那須說
世說：何晏聞王弼名，因條勝理語弼曰：此理僕以為理極，可得復難否
情生不自還
然上句之意，謂相與忘言，如晉阮籍所謂就令相見亦何所說，然念舊之情不能自已也。晉書郭文曰：情由憶生，不憶故無情。漢書原涉曰：知其非禮，然不能自還。此借用
從來關苦問，相見苦為顏
杜詩：從來不寄一行書。苦問見上注。後漢馬援傳曰：難為顏乎
欲落未落雪迫人，將盡不盡冬欺春
謝惠連詩：[illegible]新
杜詩：[illegible]崩未崩石
[illegible]
張籍樂府：[illegible]上屋
籬大升屋
使君傳教賜薪炭
世說：劉[illegible]遣傳教見張[illegible]
妓圍那解思寒谷
開元天寶遺事：[illegible]

之娛閬集谷見上注
老身曲直不足言谷窮凍壁作春温
孟郊謝人送炭詩暖得曲身成直身史記田敬仲世家曰
大弦濁以春温者君也
定知和氣家家到不獨先生雪塞門
雪塞門用袁安事見上注
雪中寄魏衍
薄薄初經眼輝輝已映空
老杜紫宸詩偶經花蕊弄輝輝又詩鳴雨既過漸細微映
空搖颺如散絲
融泥還結凍落木復沾叢
老杜詩泥融飛燕子
意在千山表情生一念中
用王徽之雪夜忽憶戴逵意以比魏衍后山送衍游沛詩
有曰勿云百里遠已作千山秋東坡詩故人應在千山外
不寄梅花遠信來情生見上注樂天與元微之書曰平生
故人去我万里瞥然塵念此際暫生
遥知吟榻上不道絮因風
晉書謝道韞傳雪驟下謝安問何所似朗曰撒塩空中差
可擬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東坡雪詩柳絮才高不道
塩此又反而用之
送滄州録曹宋叅軍
宦遊男子事訪別故人情能吏于今少春風及此行英雄餘
戰伐
滄州蓋萊公却敵處
升獄寄廉平

韓詩外傳曰鄉亭之獄曰犴朝廷之獄曰獄漢書刑法志
緹縈上書曰臣父為吏齊中稱其廉平
未肯輕衰疾人來闕寄聲
和宗教授同遊梅山
送客梅山巳自仙行談坐笑後去年平郊走馬斜陽裏
漢書張敞傳過走馬章臺街唐人詩客行倚闌斜陽裏
破屋供杯積水邊
退之詩破屋數間而已矣老杜詩傳杯不放杯
洗壁留名題歲月登高著句說山川周流幕下諸公子縮手
吟邊更覺貧
縮手見上注
早春
度臘不成雪迎年濕得春冰開還葺綠魚喜躍脩鱗
禮記月令孟春東風解凍魚上冰
柳又年年發愁隨日日新老懷吾自異不是故違人
南史沈懷文素不飲酒又不好戲宋孝武謂故欲異己謝
莊嘗戒曰卿每與人異亦何可久懷文曰非欲異物性之
所不能耳此詩末句頗采其意
徐儼書壹三首
徐有字靜之遂與女官世下西里王氏詩作爾體書效章
象貫妍妙可直額作三絕句
蓬萊仙子補天手筆妙詩清萬世功
列子曰帰墟有五山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
瀛州五曰蓬萊又曰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媧
氏練五色石以補其闕李賀詩筆補造化天無功
肖與黃冠元祐腳心知人厄匪天災

柳子厚集載劉禹錫詩曰日日臨池弄小雛還思寫論付
官奴柳家新樣元和脚且盡薑芽斂手徒東坡海市詩曰
信我人厄非天窮身困且見廢於世而仙真喜學其書此特
厄於人耳

又

詩成已作客兒語筆下還爲俗書
客兒謝靈運小名見南史謝靈運傳
豈是神仙未賢聖不隨時事向人跡
退之詩乃知仙人未賢聖此反而用之不隨時事謂於元
祐黨禁中貴學黄書也唐高嶠詩云君因秋後葉日向
人疏

又

金華牧羊小家子
金華見上注太白詩金華牧羊兒乃是紫煙客小家見上
注

西真擭桃何代兒
漢武故事西王母指東方朔曰仙桃三熟此兒亦已三偷
之矣東坡樂府曰曼倩風流緣底事當時愛被西真喚作兒

詩著海山書落爪何來何免世人疑
詩可以置之海山書落筆而後決公非癡兒也廬山作紀
師字序載徐青書曰吾里中少年每歲首皆飾其筆召紫
姑以戲一歲有神下爲曰吾蓬萊仙伯徐君也喜句言有
求必答下筆不休云云世人或疑徐君乃紫姑之類未必
以仙官待之故廬山引牧羊擭桃爲喻以言神仙有時而
混迹不必疑也退之祭湘君文曰且辰入海山之波蒼蒼暮
爲災老杜詩破其霜落爪此借用謂筆畫從手爪而落亦
暗用神仙傳中麻姑鳥爪事

寄酬咸平朱寅德智叔

冥冥超世網翩翩秀翰林
揚子曰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選詩曰世網嬰我身

他日熟看面今詩初得心
左傳曰他日吾見子面而已今吾見子之心矣

白頭無故意異代有同音
趣異則至老不相知意合則異世可同調漢書鄒陽傳諺
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史記范睢傳
曰戀戀有故人之意選詩曰誰謂古今殊異代可同調詩
曰笙磬同音

短綆徒施巧終然莫汲深
莊子曰綆短不可以汲深此引用以終上意言平日知朱
君之未盡也

咸平讀書堂
爲朱智叔作

昔人三百篇世已有餘
魯論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
多亦奚以爲

後生守章句不足供囁嚅
退之送李愿序曰口將言而囁嚅

一登吏部選筆硯隨掃除
東坡潁州謝上表曰屢挨筆硯漸忘舊學之淵源

閉閣畫眉嫵
漢書張敞傳爲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憮注古憮音
嫵

隱屋闌將呼

杜甫詩隱屋喚西家借問有酒不墻頭過濁醪展席俯相舍後園

近吏令吾從遊後園閑吏醉歌呼

奉公用漢律寧復更詩書

後漢任延曰獲正奉公臣之節也漢書朱博曰如太守漢吏奉三尺律令以從事耳亡奈生所言聖人道何也

俛首出跨下枉此七尺軀

言屈身於要貴也漢書韓信傳俛出跨下莊子曰何足爲七尺之軀者哉

今代陶朱公不作大梁賓

史記范蠡傳范蠡去止于陶自謂陶朱公又魏公子無忌傳侯嬴爲大梁夷門監者謂公子曰朱亥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朱智叔時治成平故引以觸之成平縣京畿郎古大梁

計然將未用意得奐全具

貨殖傳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喟然而歎曰計然之策十越用其五而得意注曰計然者范蠡之師也名研

爲邦得發縣政務自討賦下書下下考

唐書陽城傳爲道州刺史觀察使數誚責州當上考功第城自署曰撫字心勞追科政拙考下下

不奉急急符

元次山春陵行云郵亭傳急符來往跡相追退之西江祭龍文曰急急如律令

用意寧須外索至深典謨

選詩沈謝薄領書

平生五千卷還舍不問塗

言訟閑猶得如行熟路也

近事更須放稍以詩自娛

吏謂吏閑

復作無事飲醉卧擁青奴

坡公詩杯中無事惟可飲盃用此也犀首事青奴見上注

桃李春濃暖燕鶯啼屋鵲渴兩窺簾燕喃鄉休吏散

鵲帙

漢書呂后傳曰日至休吏謝靈運詩散帙問所知

風箏歌笙笑

文選月賦云風篁成韻退之聯句云析篁兩遺笙太白詩三千雙蛾獻歌笑文選左太冲詩把里吹笙竽

听然一拎簡斯民免爲魚

能一笑對古人者必不陷溺其民矣漢書司馬相如傳亡是公听然而笑莊子曰吾君未嘗啓齒左傳曰微禹吾其魚乎

絶句二首

日中饑杏得省新馬上逢花始則奇

漢書陳平傳曰里中社平爲宰食貧甚曰社閭宵新馬上逢花無用前番賞花擔上看桃李之意

勤苦著書如作吏世間枉是最閑人

南史梁宗室傳南平王偉之子恭好賓交酣宴終辰時元帝居蕃勤心著述恭每謂曰時人不好權輿乃仰眠牀上看屋梁而著書豈如臨清風對朗月登山泛水肆意酣歌也

又

貂容丹府點花一枝臨路為人斜寧語為傳春意向天

門東第幾家
浪之詩浪逐青鳥通叮嚀錢大詩桃花當頭第一家
春懷示鄰里
斷墻着雨蝸成字老屋無僧燕作家
老杜詩林花着雨燕脂落 宋為雙 全碑
閒蝸迹成天字 為明公以作家譬之
剩欲出門追語笑却嫌歸鬢著塵沙
頗用托規避污人之意
風翻蛛網開三面
呂氏春秋曰湯見置四面網者湯拔其三面置其一面祝曰昔蛛蝥作網今人學之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
雷動蜂窠趁兩衙
子虛賦雷動焱至 云蜂有兩衙應潮錢昭度詩云蜂衙退海潮上白蟻戰酣山雨來
蟹夫南隣春事約只今容有未開花
后山前有戲寂君詩 南隣歌舞隔墻聽此云未開花蓋亦以戲寂容有擅言之容後有也
歸鴈二首
弧矢千夫志瀟湘萬里秋
弧矢謂射鴈也成公綏鴈賦曰過雲夢而娛遊兮投江湘而中憩
寧為寳瑟柱
李義山詩曰十三弦柱鴈行斜
肯作置書郵
用蘇武事 殷羨為豫章太守都下人士因其致書百餘函皆投之水中曰殷洪喬不作致書郵 老杜詩 肯作置書郵
鄭
迷道勤相喚
莊子曰 固不辭 迷道而求 東相呼 及
羈懷只作愁
劉禹錫竹枝歌曰巫峽蒼蒼煙雨時清猿啼在最高枝个裏愁人腸自斷由來不是此聲悲
聊寬稻粱復網羅憂
劉孝標絕交論曰分鴈鶩之稻粱
又
作計肯懷早
淮南子曰鴈從風而飛以愛氣力銜蘆而飛以避矰繳三
老新沫 詩曰作計何不量 于寳 論曰邪 鵲於 懷又南 關 曰人生不能行 懷 有歲猶為天也
為外夫作頭
管子 曰鴻鴈春北而秋南
固遠陰 雲 不盡洞庭春
陰 奴陰山老杜詩 陰 泣
巧作斜行字
錢起詩曰鴈點青天字一行 風外竹斜行
催歸去國人
隋薛道衡人日思歸詩曰入春纔七日離家已二年人歸落鴈後思發在花前此言去國人 遷謫諸公將北歸也
是歲二月 詔永州安置 從
知時如有信

儀禮曰下大夫相見以鴈取知時
飛迎亦相親
此用鴈奴事雜書曰鵰與鴈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又杜
詩相親相近水中鷗
和寇十一晚登白門
軍門傑觀屹相望
退之詩危樓傑閣莽嵬高
表裏山河自一方
左傳曰表裏山河必無害也
小市張燈歸意動
夜宴書張暢傳彭城有小市門啓東坡詩晚市張燈明遠近
輕衫當戶晚風長
選詩曰彼服羅裳衣當戶理清曲
孤臣白首逢新政游子青春見故鄉
東坡詩喜聞新司政是成 徽宗登極遊子見上注
當時李非吾事江湖安得便相忘
言君貴固不可期而江湖之志亦未遂也莊子曰魚相忘
於江湖
謝寇十一惠端硯
百工營材先利器
書斷載三輔決錄曰韋誕字仲將諸書並善京都宮觀始
就詔令仲將題署御筆墨皆不任用因奏工欲善其事必
先利其器若用張芝筆左伯紙及臣墨兼此三具又得臣
手然後可以逞徑丈之勢方寸千言
市道居貨如作贄
史記廉頗傳曰天下以市道交作贄當是作賀按史記曰

左傳季子於此不幸見而悔之曰其音皆云
居或云漢書食貨志始於發周人之成疏劭注曰此時語也
或先發吏有過及賤買貴人故名出引用言執一而以人此
贄附一等也書曰生之於世或亦猶工之利器當與之爲貴云
宜呈活計亦酸寒斷坪半瓦寧求備
退之詩詩似鐵刻東坡詩語氣 先儒生酸書曰與人
不求備
端溪四山下能淵藏中州清淑氣
退之送廖道士序曰衡之爲州當中州清淑之氣蜿蟺扶
輿磅礴而鬱積
金聲玉骨石爲容
東坡硯銘曰玉德金聲而寓於斯
河江細流雲作使
言此石中含江河之潤蒸而爲雲以導達其秀潤之氣也
杜詩蛟龍江海流陰氣蒙蟾詩曰只憑風作使全仰柳爲
郎
滑如女膚色馬肝
西京雜記曰文君肌膚柔滑如脂硯譜端溪易溯石端溪硯
水中石色青山半石色紫山絕頂石尤潤如猪肝色者佳
漢書郊祀志曰文成食馬肝死耳
終年神光際天地
漢書宣帝紀曰神光並見或興于谷郊祀志曰有美光上
屬天
諸天散花百神喜知有聖人當出世
聖人謂 徽宗徽宗初封端王元符三年十月遂升端州
爲興慶軍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夜天地震動恒星不

不見大史奏西天聖人出世
没人投深索十丈
莊子注曰没人謂能鶩没於水底索謂如求索之索
探頷適遭龍伯睡
莊子曰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子能得珠
者必遭其睡也列子有龍伯之國
轆轤挽出萬人負千歲之藏一朝致珍爲時棟供翰墨千斛
包藏百金貴
闕守曰余之異人得瑰石于杭湛之側藏之以爲大寶華
匱十重中十襲退之藤杖歌曰幾重包裹自題署
也行萬里更猨目發卿好事不計費
故嘗爲太常少卿見下注
南隣居士卿之孫豐悴相從不爲異
退之王承福傳云抑豐悴有時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歟
似將陶瓦磨鑿煤餽贈不減明人志
東坡種松詩曰萬窟飛青煤
人言寒士莫作事鬼作客偷天破硯
南史劉祚傳謂客曰寒士不遜老杜桃竹杖引去路幽
必爲鬼神奪退之有墜破硯文
龜王甕甕與無同
龜王及甕甕並見啓論東坡詩指之不見與無同
錦余還客疾性惠
老杜詩錦余巷還客始覺心和平
致所欲得當有緣天獨於字可無意取青細字注魚蟲
退之詩爾雅注蟲魚定非磊落人
要傳楞嚴八千偈

同經般志云沙門支法領從于闐国得華嚴三万六千偈
此云八千未詳
再和寇十一二首
南山攙巉插穹蒼林杪散燈燭上方
高適顏麥年詩樓觀眺望頻爾雅曰穹蒼蒼天也謝靈運
詩俛視喬木杪老杜詩上方樓閣晚字本出維摩經
形勝自如昔若逝
漢書高祖紀田肯曰秦形勝之国也庐山寇参軍集序曰
大父韓誠府君外大父韓公與文忠蔡公好太常少卿寇
君孫之出也遊二大父之間而華先君
功名隨蓋一流長
劉夢得詩曰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一流謂
洄泗
陽將從昔哀吾老
馬少游事見上注
王粲當年賦異鄉
王粲在荆州作登樓賦曰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
少留袁遼東門行曰一息不相知何况異鄉別
少日幻心今淨盡
圓覺經云衆生幻心還依幻滅本集詩劉禹錫再遊玄都
觀詩曰桃花淨盡菜花開
多生綺語未全忘
東坡詩多生綺語磨不盡
又
與世相違飢白晝
淵明歸去來辭世與我而相違飢日以甚自知甚審

資身無策設多方

漂母韓信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莊子曰惠施多方

其書五車

逢場作戲真呈拙

傳燈錄馬祖道一傳鄧隱峯辭師云石頭去師云石頭路

滑對云竿木隨身逢場作戲便去石頭云云隱峯無語歸

來師云向汝道石頭路滑

誤筆成蠅豈所長

曹不興畫屏風誤落筆點素因就以為蠅孫權以為生蠅

舉手彈之

名字不歸青史筆

老杜詩古人日已遠青史字不泯曹子建表云名挂史筆

形容終老白雲鄉

趙飛燕外傳曰成帝呼合德為溫柔鄉曰吾老是鄉矣不

能効武帝求白雲鄉也

何須五斗輕千里頗有斯人未肯忘

晉書陶潛傳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

王介甫詩賴有斯人慰寂寥

與寇趙約乙塘看花寇以疾不赴有詩用其韻

少年與吾遊過從晚歲逢春感未窮欲共元劉爭白有語

元稹劉禹錫也有語見上注

不堪姚魏已隨風

歐公牡丹譜名曰姚黃者千葉黃花出於民姚氏家又曰

千葉肉紅花出於魏相仁浦家錢思公嘗曰人謂牡丹花

王今姚黃真為王而魏紅乃后也

坐無上客席虛左

嘗曰上客起史記魏無忌傳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

擬有英詞囊不空

英詞見上注老杜詩囊空恐羞澀

障日長須釣竿手

釣竿手見上注開元天寶遺事曰長安俠少每至春事飾

矮馬以錦韉金絡並轡於花樹下往來遇好花則駐馬而

飲梁武帝歌曰青驄白馬紫絲韁詩意謂雖閑居猶負春色

和寇十一同遊城南阻雨還登寺山

雨阻遊南步徑留逐北情

逐北見上注此借用

稍承飛霧斷復作遠山橫野潤膏新澤

老杜詩野潤煙花薄

樓明納晚晴

選詩璇題納行月

歸宜有佳思紗帽墨香央

三月二十二日榴花盛開戲作絕句

五月榴花忽見春白頭喜遇一番新

退之詩五月榴花照眼明

可能略不解春意

市山堂有詠榴花長短句云葉葉枝枝綠暗重重密密紅

滋芳心應恨衍春遲不會春工有意

只有尋枝摘葉人

謂尋雙葉枝併蒂綠相間風穴云尋枝摘葉即不問如何

是直截根源

和寇十一雨後登樓

秀嶺歸雲聚華蕪夕照中

莊子盛鶴列於麗譙之閒注譙亦高樓相傳譙門注云譙門上
為高樓以望敵也

登臨初不數吟英近多同麥秀知春力人和驗歲豐預為逃
暑約一快雄臺風
魏文帝與論家紹子第三伏之際有避暑飲宋玉風賦楚
王遊於蘭臺之宮宋玉景差侍有風颯然而至王乃披襟
而當之曰快哉此風

故人憐一老擬食寄三山　荅寵上惠朱櫻

韓偓櫻桃詩曰合充鳳食留三島莫作鶯偷過五湖

厚味非貧貝
方傳曰厚味實腊毒

先嘗貴客閒
老杜朱櫻詩曰金盤玉箸無消息此日嘗新任轉蓬寄山
自以安於田里有媿子美之飄零也老杜詩又曰客閒匪
最白

甘酸俱可口衰白不宜頗
甘酸見上注莊子曰相梨橘柚皆可於口衰白見上注

妙句那能繼清深未覺慳
法帖紀瞻書云盈二斗所謂物微意全者也

雙櫻絕句

並蒂隨宜好
老杜詩並蒂芙蓉本自雙後漢和帝詔曰隨宜疏導

連心稱意紅
太平廣記趙旭幽居廣陵有一女呼青夫人扣柱歌曰仙
郎獨邀青童會結情羅帳連心花主杜甫詩何花稱意紅

只此為老眼持此與誰同
古樂府曰空留可憐與誰同

謝鄰王惠芍藥三絕句

郁郁芬芬十里熏紅紅白白數枝春
象直前白白紅紅相間開

要將結習似幾送與毗耶彼上人
維摩詰經云維摩詰室有一天女以天花散諸菩薩大弟子
上至大弟子便著不墜天謂舍利佛曰結習未盡花著身
耳舍利子即舍利佛以其母眼明靜如鶖鷺眼故也維摩經
又云毗耶離城中有長者名維摩詰又云佛告文殊師利
汝行詣維摩詰問疾文殊言彼上人者難為酬對

又

從微至老走風塵詩見鄰圃第四春
韓非與齊白姓居曲世以鄭為氏故從微至著常稱鄭氏
鄰圃見上注

獨舞東風醉西子政緣無語却宜人
芍藥有君醉西施若退之牡丹詩太對客偏含不語情羅
隱牡丹詩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東坡詩不
如此花不解語世間言語元非真老杜詩宜人獨桂林

又

九十風光次第分天涯獨得殿殘春
果州白牡丹詩將若栽雲薄綴霜春殘獨自殿群芳東坡
詩唯餘木芍藥獨自殿殘春

一枝聊欲替雙鬟未有人間第一人
老杜詩昭陽殿裏第一人

寄鄰絕句

帶

借予翩翩果下駒春泉蹴踘小跏蹋
後漢濊國出果下馬注曰高三尺乘之可於果樹下行元
稹詩長安三月花垂草果下翩翩紫騮好
可能多肯春風裏卧把青銅摘頷鬚
多肯共翁蹴事並見上注退之詩若摘頷底髭
寄宛丘
隣里相望信不通時因得句寄悤悤孟陵春燕春風裏
盡樓謂孟子陵
楊柳藏鴉白下東
古樂府步出白門前楊柳可藏烏梭注有白門
度日守窗令節换
老杜詩痛飲狂歌空度日又詩別離驚節换退之詩安居
守窗螢
絕句無使覺門空
老杜詩絕句出飲獨空床又詩欲問平安無使來又詩客
子念故宅三年門巷空
錦囊婁佳麗隣徐庾體欲同君賦惱公
錦囊用李賀事見上注賀集有惱公篇有句宋玉愁空斷
嬌嬈粉自紅蓋艷詩也陵也史庾信傳父肩吾與徐陵父
摛奇艷世号徐庾體
和酬穆衍
闕然聲聞略相同百里之間水通不與多多爲級傾
漢書翟方進傳曰多多益辦然價見上注
離擾一一逐歸鴻
老杜鴈詩雙雙瞻客上一一背人飛
不堪寒餓成吾老稍喜朝廷記此公

此公嘗謂東坡
夢每見君心亦了不因新句覓情東
釋惠洪傳注宋帝曰朕心故已了
觸目絕句
果下翩翩跨紫騮
見上注
踏花踐水見風流
唐人樂府云插花走馬月明中路殘紅蝶占載萃處餘詩
云從教水濺羅衣濕知道兩山行雨歸
何無雙璧千金聚付與狂兒取次酬
琴操曰王昭君既至單于大悅遣使報漢白璧一雙鮑昭
白紵曲曰千金顧笑買芳年
元符三年七月蒙恩復除棣季春而成詩
老作諸侯客貧爲一飽謀
老杜詩早作諸侯客盖用范雎事淵明詩傾身營一飽少
許便有餘
折腰真耐辱
折腰見上注唐司空圖稱耐辱居士
捧檄敢輕投
後漢毛義家貧以孝行稱府檄以義爲郡守義以手捧檄
而入喜動顏色張奉薄之後義母亡遂不仕奉歎曰往日
之喜乃爲親也班之詩君今從署大掞更投檄甚去何難
哉
中作千年調
見上注早日而壯歲
中懷萬斛愁

見上注
莫年隨手盡八章詩須鷗
樂天詩古年隨手盡詢家師詩心事俱已矣江上徒離憂
送姚先生歸嵩山二絶
鄭公龍變不容覗
猶何先生不絶塵右山白注云鄭乃姚之師姚亦不數見
莊子載孔子曰吾見老子其猶龍耶前馬遷史記論鼂越
魏豹曰雲蒸龍變莊子又有奔軼絶塵之語
定力不爲生死動始知天地有閑人
大智度論曰以業力故入生死以定力故出生死
又
老逢熙運乞前官
乞字作去聲讀前官謂復除李官也
病遇先生得內丹
修真秘訣老君曰含和鍊藏吐故納新上入泥丸下注丹
田此內丹也
一飽有期吾事了千年不死後人看
終上句之意分屬兩句東坡詩一飽未敢期
又
字定心清面發丹下床投杖覺輕安
字定見上注圓覺經曰遇善境界得心輕安
此身已許壺丘子
壺丘子以比姚列子見神巫而心醉以告壺丘子然後列
子自爲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
他日爭尋靖長官
靖長官以自况東坡送沈東仁詩末句云試與劉夫子重
尋靖長官自注曰劉凡云曾見人嵩山幽絶處眼光如猫
合其爲靖長官也按張師正括異志靜長官貢舉人登明
經第一旦棄妻子游名山數年不歸洛下莫能知其家
常游一猶挑擔其梨人詢其故曰以待靜長官靜今隱嵩
少間歲或一至或再至靳氏以神仙事之近世曾慥作集
仙傳曰靖長官不知何許人唐僖宗時爲登封令既而棄官
學道遂升仙太平興國中以名聞故世謂之靖長官元祐中
劉凡嘗遇於嵩陽山中二説未知孰是然師正以靖爲靜
豈又自有一靜長官耶
上趙使君
苕氣崢嶸蓋九州
老杜詩若氣橫九州
冷漿聯涌逐雙流
蜀都賦帶二江之雙流此借用以言沖洇
向來買醴蒙殊遇
漢書楚元王傳穆生不耆酒元王常爲設醴右山亦戒酒
故云蜀志諸葛亮表曰追先帝之殊遇此借用
此日彈冠媿少留
漢書王吉傳吉與貢禹爲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時
右山將赴林學老杜所謂尚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亦遲
遲未忍別去也
千里山連環故國
東坡放鶴亭記曰彭城之山岡嶺四合隱然如大環獨缺
其西十二劉禹錫詩曰山圍故國周遭在
中秋月好傍黃樓
老杜詩中天月色好誰看
下惑爲米輕鄉里定復還從焉少游

並見上注

送鄭祠部

按節還家未白頭有親八十更何求

老杜詩微軀此外更何求

又遣急詔朝天去

李洞閣作王播墓碑兒今上殿作急詔勞公撰上詩本興

騎鯨來急詔隨

不愁寒鄉盡歲留

範明府武吟口號奉寄鄉上

四着儒冠廿送老

布山再除儒學一除提學今又除提興子東坡詩達老蓬鹽甘

似蜜

教經青運得銷憂

諸侯書太守廣傳太守寓以為率屬教育毋令獨當單于得銷

憂猶言安得銷憂老杜詩感動幾銷憂

擬登碣石臨朝日浩蕩滄溟没白鷗

亦布山自述如老杜今欲東入海之意古碣石碣石篇云

東臨碣石以觀滄海又云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稼山詩註卷第十二

和寵十二同登寺山

波暑無好懷懸危頗幽致衣冠蔚如林抜我才一二茲山昔

深秘誠得詩記尚有名勝流不與金石埒孰知千載後啟

與予後至

老杜詩白頭留欲此山亦深登晉書王導傳曰帝親觀

禊乘肩輿具威儀敦導及諸名勝皆騎從王楷傳每風景必造嘯山皆謂鄰

湛寺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

我與爾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

煙峰條易變蒸鬱天地

層首寺山跨接山盤洪崖詢曰下岬崖而无地

錯略等句于

江文通擬古詩云頗略歸一致老杜詩云廻帆覬玄雲佳

會頻其要宣句于開二謝之流

割據西漢志

老杜所青引英雄割據雖已矣又劍門詩至今英雄人高

視見霸王并吞與割據極目不相讓鼓城自姜漢以來多

有割據者布山於徐州修寺記言之詳矣

興壞忽一瞬今昔當發明

漢書司馬遷傳曰稽其成敗興壞之理俯遊撫四海外一

瞬滄波才詩若撫今昔嘯音丘愧及夫良也敦顏夫子嗜

然歎曰

園山缺由此故目不可割歸懷納清境夜榻成良寐

山缺見上注東坡詩古有缺目子賦

零落壁間詩皆得彼所愧

東坡詩遊鶴林寺有書西軒壁詩曰特一開所愧作者皆在

只卜風世文選魏文帝書曰數年之間零落殆盡
會來南過道不問西來意
前卷有詩和張十一同遊城南開元寺山見此山未
種而遊之勝數孝杜興韋之吉詩曰南過數倉卒過字作
平聲讀此借用府山又有詩曰東渡南嶽柳莊游僧傳錄
南嶽讓禪師與湖南禪師問嵩山安和尚其祖師西來意
安曰何不問自己意

謝孫奉職惠㘅德墨

文季風流盡法傳外孫
李廷珪本奚姓風流盡見上注
常山陳嬪子嚴抱自南渡既云勝游翁推寄山公曰
寄山公謂東坡嘗題陳嬪墨云陳嬪學潘谷不逮老杜詩云
推梁著王郎此用其句律擇音丘言反羅也
四海未嘗識一雙歸九原胡郎少年子外家典刑存一點落
水漆墨價壓瓊瑤
南史良書曰神物之墨一點如漆公五年注曰瓊
瑤美玉之所佩
孫侯喜語人情義久益悼
退之詩說孫而答語人曹子建詩親交義在傳
解囊補文亦戲知郎白杖
女也借用劉禹錫集與越女桃越王問劍於越女越女將見
王於道逢袁公公曰聞子善劍術女子曰願試也公即換竹
以刺女女舉杖擊之公即上樹化爲白猿孫奉職武人故
用此事
我貧不解畫下筆輒自笑
猶憶昔日姓不使老我曰嘆其忘也又欲應而強答一云

然也
良貧不受辱隱默而稱寃
南史庾肩吾傳梁簡文帝與湘東王書論文體麗靡云往
以煙墨不言受其驅染紙札無情任其搖襞歐公作蔡君
山墓誌曰爐色有貧吾不可不爲理

登寺山

肯山堪君眼別意不成秋小作三年別聊爲五斗謀要須乘
下澤不行到壺頭預恐登臨處長思馬少游
並見上注

答寄魏衍

往昔敦朋好猶能作報書
西京戲視往昔之遺館
老衰渾得懶
非杜詩百年渾得醉
踈寄略相如
謂不問交友之親疏皆一等不報書也
名隨網中蝶
劉禹錫詩冥我望名網有如翾飛蝶陸龜蒙蠹化曰橘之
蠹化爲胡蝶其可愛也須臾犯蜘蛛網而膠之人雖甚憐未
可解而縱矣天下大橘也名位大羽化也苟滅德忘公崇
詩飾傲得不爲大蜘蛛網而膠之乎
身隨氷底魚
東坡詩拙於林間鳩懶於冰底魚
塡門車馬客左席爲君虛
鄭[illegible]傳鄭莊貴重朝廷常車騎塡巷開設左門倒屣
迎之漢書鄭當時傳贊云賓客塡門選詩門有車馬客左

痾見上注
拱翠堂貼山自注云蕭居富人蕭戴即東山作此堂與制宏麗求各作記
千年茅竹藏幽奇一日堂成四海知
退之燕喜亭記曰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清泉激又曰蕨
於古而顯於今柳子厚法華西亭記曰廡之外有大竹數
萬叉其外山形下絕然而薪蒸篠蕩蒙雜擁蔽吾意伐而
除之必有見焉
便有東公來作記尚須我輩與題詩
東公謂李賓也李賀高軒過曰西京才子文章公下句言
已有佳記尚何須詩耶
至人但有經行處寶蓋仍存朽老枝
似是東坡經涂曾盡枯木於此蓮經曰經行林中華嚴經
曰阿僧祇寶經行處劉禹錫謝寺雙檜詩曰龍象界中成
寶蓋鸞鶴九上出高枝朽老見上注
能事向來非促迫經年安得便嫌遲
自言作詩久方如約也老杜詩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
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迹此借用其意世說簡
文爲相事動經年得過桓公患遲常加勸勉太宗曰一日
萬機那得爲速此頗用其語
贈田從先
詩意當是田君失解後作
衣冠魯國動成羣憂患相從只有君
莊子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王介甫哭王令詩布衣
阡陌動成羣卓犖高才獨見君
落筆如流每蹈襲
晉書陶侃傳筆翰如流未嘗壅滯退之樊紹述誌云不蹈
襲前人一言一句
行前應敵却紛紜
後漢耿弇傳車師奮而起曰請行前上馬引兵北入漢書
夏侯勝傳曰讀書疏略難以應敵又王莽傳遣儒生能顓
對者王咸使匈奴咸應敵縱橫單于不能詘魏志高貴鄉
公命羣臣賦詩和逌陳騫等作詩稽留有司奏免官詔曰
吾廣延詩賦以知得失而乃尔紛紜良用反仄其原逌等
愧非伏老成和伯
漢書儒林伏生傳孝文聞伏生治尚書欲召之時年九十
餘老不能行又歐陽生傳生字和伯事伏生由是尚書世
有歐陽氏學
甚有侯芭守子雲
見上注
意氣有餘功用少相望千里定能勤
勉田生以學也蕭子顯王僧虔論書云宋文帝書天然勝羊
欣功夫少於欣法書苑曰孫過庭草書功用雖少而天材
有餘此用其意韓非子問辯篇曰言行者以功用爲之的
彀者也末句欲其不憚千里之勤而來問學
別鄉舊
歡有中年別寬爲滿歲期
中年別見上注老杜詩縱死時猶寬漢書君參封謝傳曰滿
歲爲眞
得無魚口厄
古樂府烏生八九子云鯉魚乃在洛水深淵中釣竿尚得
鯉魚口東坡和放魚詩云哀哉若魚竟坐口遠愧知幾穆
生醴

聊復雁門蹤

漢書賈宗傳曰終更亟還亦足以復雁門之蹤注云蹤跡

隻不耦也音居宜反

齒脫心猶壯

韓非子問叔卿曰剛與軟孰堅對曰臣年八十矣齒雖脫而舌尚在魏武帝歌曰烈士暮年壯心不已

秋清意自悲

宋玉九辯曰悲哉秋之爲氣也又曰泬寥兮天高而氣清王介甫詩青天白日春常好白髮朱顏意自悲

平生郡文學敢謂得三爲

後漢馬武傳鄧禹曰臣少嘗學問可郡文學博士史記荀卿三爲祭酒右山教授徐潁桂三州故云

和李使君九日登戲馬臺

登高能賦爲吾儕

漢書藝文志曰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

不用傳杯擊鉢催

南史王僧孺傳蕭文琰與丘令楷江洪等共打銅鉢立韻響滅則詩成

九日風光堪落帽中年懷抱更登臺

江山信美因人勝

亞見上注

王粲登樓賦曰雖信美而非吾土

黃菊逢辰滿意開

魯直詩爲公滿意說江湖

二謝風流今復見千年留句待君來

東坡詩此中有司無人見祭與襄陽孟浩然

與魏衍寇國寶田從先二姪分韻得坐字

將老蒙誤恩受弔不受賀

陸機嘆逝賦曰予將老而爲客後漢劉表傳曰牧受弔不受賀唐書岑文本亦云

欲起尚遲回積閑習成惰向來二三子相與守寒餓一日不可無三歲安街過

晉書王徽之曰何可一日無此君高僧支道傳謝安曰終日戚戚觸事惆悵惟遲君來以晤言消之一日當千載耳

是時秋益高夜永月初破

退之詩新月輾半破

偏鼓已再吏若餘幾箇酒薄多可強談勝堅莫挫

世說謝胡兒語庾道季曰諸人暮當就卿談可堅城壘漢書尚敬傳曰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

齋聲讀字細林缺占星大

老杜詩仰看明星當空大

吳吟未至慢

慢謂南朝慢體如徐庾之作常且嘗效其體

楚語不假些

楚辭宋玉招魂曰魂兮歸來去君之恆幹何爲四方些注云

史云語辭也

懷遠已屢歎

遠謂遷謫諸人如蘇黃等

論昔先急唾

昔謂紹聖元符之閒孫與人手倉少歎黃帝雜忌法曰清旦開門欲事即向所來方三唾之吉

此世有相違

見上注
蟻成蟠旋磨
晉書天文志日月東行而天牽之以西沒譬之於蟻行磨
石之上磨左旋而蟻右去
平生陳孟公蔵晚不驚坐
自言其無復平日豪氣也漢書陳遵傳時有與遵同姓字
者每至人門曰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既至而非因號其
人曰陳驚坐
和黃生出遊三絕句
石坊左里遠相求東度南巷稱意遊
皆是日實錄
已看連峯妨目極不應疾雨使心休
目極用王粲賦意見上注
又
諸郎躑躅萬人看新有詩聲伯仲間
並見上注
作意登臨還得句此生寧復要長閑
謝靈運有登臨海嶠詩孟郊詩夜吟曉不休苦吟神鬼愁
如何不自閑心與身為讎
又
勝欲登臨強作歡衣冠未動意先闌從今泉石非吾事只借
君詩細細看
東坡詩作堤捍水非吾事
盤馬山前山自注一云山有數丈石草木稠衛獻祖盤馬於此
耕桑戰伐飽曾經廟毀村荒不乞靈
老杜詩老樹飽經霜左傳曰願乞靈於臧氏

心於君王盤馬跡至今草木不能青
退之詩杏花兩株能白紅
爛石村
亂石何年爛千林昨夜黃曉耕來鳥雀晏飯散牛羊投老須
微祿
晉書王彪之傳曰從祖投老可得僕射老杜詩就酒須微
祿
持身騎寸長
司馬相如逐貧賦曰持身不謹棄詞卜居曰尺有所
短寸有所長
洗心聞吉語時事信難量
后山已洗滌當世之念忽有起廢之除故云爾洗心借用
易繫辭退之詩哀情逢吉語按史書陳湯傳曰不出五
日當有吉語聞文選崔子玉座右銘曰悠悠故難量
別叔父蒐山丞
父子兼知已扶攜共白頭
退之祭孫誌曰父子間自為知已
又為千里別未使寸心休鳥雀空庭曉風霜落木秋近親零
落盡更覓別離愁
魏文帝與吳質書曰何圖數年之間零落殆盡言之傷心
從祖生求茶庫紙絕句
南朝官紙女兒膚
南朝謂宋齊梁陳南史阮孝緒不書官紙成父之清白女膚
見上注老杜詩恰似十五女兒腰
玉版雲英比不如
東閣有玉版論要節漢書吳祐傳曰到於玉版樂大服盛

毋嵌詩不曉服雲英漱井花
乞與此翁元不稱他年留待大蘇書
大蘇謂東坡魯直和王炳之惠玉版紙詩云不特歸於蘇
公門乃令小人今拜辱

黄樓絶句

樓上當當徹夜舞
樓有東坡所書子由黄樓賦碑當二𢬵碑壁也東坡嘗妙
亭詩云齋畫靜聞登登
與人何事有枯榮
晉書謝安傳叔父安謂子姪曰子弟亦何預人事而正欲
使其佳選詩俛仰見榮枯盾山意謂此碑本不關人而亦
隨時輕重時黨禁初開也
已傳紙貴咸陽市
紙貴見上注史記呂不韋傳著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
千金其上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
更恐書留後世名
後世名見上注前詩有曰生前只爲世身後要須名

酬顔生惠茶庫紙

破卵剥膜肌理滑
若杜詩肌理細膩骨肉勻
削玉作版光氣熏
礼記曰君子於玉比德氣如白虹天也
老子尚堪哦七字
退之記夢詩曰壯非少者哦七言六字常語一字難
阿買頗能書八分
退之詩阿買不識字頗能書八分此借用以言其子也

黄樓

樓以風流勝
蘇子由黄樓賦叙曰熙寧十年八月彭城大水余兄子瞻
適爲彭城守水未至使民具畚鍤畜土石以爲水備水既
去而民益親即城之東門爲大樓堊以黄土曰土實勝水
徐人相勸成之
情緣貴賤移
厄於紹聖黨禍
昇于老畢家市發大蘇碑
黄樓賦乃畢仲詢篆東坡書至是起廢焉
更覺江山好誰忘父老思
父老思見上句注
只應千載後猶是古勝當時
謂人情貴耳賤目又惠施子說有鶴古詩
谷黄氏 [illegible]
我無置錐君立壁
荀子曰無置錐之地又曰擲以戈春秦選詩曰斧冰持戈
樂東坡詩浴茶蒸堅甘似蜜
綈袍不受故人意
史記范雎傳須賈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綈袍以賜
之范雎曰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
樂餌肯爲兒輩留
老子曰樂與餌過客止晉書王羲之曰恒恐兒輩覺
割白鷺股何足難食爲誰肉未爲失森宗五斗得千里有楓
雞膺折翮日
暮年五斗后山自謂

寒夜

閉戶風將雨

玉壘集序云金星與婺女爭華

通宵浪打頭

東坡詩生平賀老慣乘舟騎馬風前怕打頭蓋舟中有打頭風

若為中夜聽俱作別時愁宿鴈鳴漁火村舂急聽投

老杜詩宿鴈聚圓沙退之詩漁火緊坐照老杜詩村舂雨外急暗投借用鄧陽語謂夜舂也

不應田二頃能使寸心休

史記蘇秦曰使我有洛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

贈周秀才二首

與君世好自比潘楊潘岳楊仲武誄云潘楊之穆有自來矣岳楊氏婿也

漢書孫寶傳祭竈請比隣

豈得相從父更親意為小舟來取別周知風味似前人

豈得取別並見上注

又

早逢異人得異術究窮谷休出頭到相逢拍手開口出來怪我

今年有陰德

唐書裴晉公度狀貌眇小有相者曰郎君若不至貴則當餓死一日遊香山寺有婦人以父被罪假得玉帶二犀帶一以賂津要致於欄楯忘收之而去度得而授之後見相者曰必有陰德及物前途萬里非某所知也度果位極人臣

五子相送至湖陵

中年患別多作別早日時窮常得窮

莊子孔子曰我諱窮久矣而不能免命也

列子云一水四十里衣冠塞郭何人同周生子孫轗軻身出劉子

遠來今幾日名家仲叔好少年頗能厭俗從吾律

南史何妥傳曰楊郎好年少后山持戒律頗嚴

魏君不獨別後見白君之來吾却歸

魏衍字昌世后山之門人也江淹恨賦曰閉關却掃

歲月磨人孰能久反眼看渠難得好

言世態淺薄也東坡詩非人磨墨墨磨人老杜詩人生反覆看亦醒

湖陵古城風日寒情親乃知生別難

選詩淚為生別滋

高懷已爲故人盡交道應留後代看

老杜詩高懷見物理後漢王丹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老杜詩孝子忠臣後代看

湖陵與劉生別

觸寒歷險來特特遑無以當於有待

歷險見上注貫休詩萬水千山得得來退之書云觀無以當之如何

向來意思不相捨知子用心堅鐵石人畏有心事無難此語鍾御理則然

君今在前畏開他日人爭讓一先

漢書[illegible]曰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以棊為喻言高一著也樂天詩何處春深好春深博弈家一先爭破眼六聚鬬成花

寄荊州李泰誠

鄭大夫朝陽父孫

魯論孟公綽不可以為滕薛大夫史記老子傳姓李名耳
字伯陽
烹小鮮治大國原
原本也老子曰治大国若烹小鮮
一得何用五千言
老子曰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史記老子傳曰言道德之
意五千餘言
苑究决獄人不寃
周礼大司徒大荒大札則令邦国移民通財舍禁弛力薄
征緩刑漢書于定国傳曰民自以不寃
盛氣走訟畏討論
史記趙世家曰太后盛氣而胥之入
終歲歛吏不到門子弟無賴皆逃奔
漢書高祖紀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
踵門父老如雲屯拊髀跳踉走兒孫
莊子曰有孫休者踵門而詫子扁慶子又曰鴻蒙拊髀雀
躍
絳幡擊節歌唄喧
法華經曰歌唄頌佛德
畫盆戴頂煙如焚纈襟綵軸箱帕繁曲躬叉手前致言
老杜詩聽婦前致詞
畜眼未見耳不聞
老杜嚴中丞詩畜眼未見有
暮年何以荅此恩請誦華嚴奇我君
晉書束晳傳衆作歌曰束先生通神明請天三日甘雨零
何以醻之報束長生

住鴈
斷岸通横水花荷若草蕭一陂堪度歲數鴈不成行市遠無
矰繳
家語漁者曰大暑市遠淮南子鴈銜蘆而飛以避矰繳
年豐足稻粱
稻粱見上注
中原有佳氣不必到衡陽
似指當世事後漢光武紀氣佳哉鬱鬱葱葱
寓目
曲曲河回復
山海經曰河百里一小曲千里一大曲吳都賦曰潮波汩
起回復萬里
青青草接連
選詩曰青青河畔草老杜詩野水春來更接連
大帆風力滿來帆一帆先
吳都賦五臣注曰舉帆者挂席用風力也按疑與帆同老
杜詩一帆何處送孤鴈
野戍低歸鳥沙平進晚牽
老杜詩江平不肯流又云百丈牽江色
它鄉從此始留眼未須穿
文選謝玄暉詩有情知望鄉阮嗣宗詩寒落從此始老杜
詩新愁眼欲穿
野望
霜葉紅於染吹花落更繁平江行古路
李恭仁詩欲穿古路曲崎嶇路
小徑夾葱青

選詩招隱曰峭蒨青葱間竹栢得其眞
處身閑愁眼遥山入盃尊畏人惟可飲從俗却須眡
老杜詩畏人成小築惟可飲見上注楚詞卜居曰將從俗
富貴以媮生乎
寄鄂州呂侍講 希哲
往時三呂共脩途
呂祈公三子希哲希績希純老杜詩牽迫限脩途
獨上青雲近玉除
選詩凝霜依玉除山谷詩垂上青雲却佐州
中道驀廻奔電足
崔豹古今注曰秦始皇有馬名追電東坡徑山詩中途勒
破千里足
今年還直邇英廬
邇英殿講筵所在陸機詩厥直承明廬
綫談尚記華嚴夜枉道難隨剌史東
老杜過韋氏莊詩曰枉道祇從入吟詩許更過
遺編寛爲七字語寄人聊代一行書
老杜詩遺興莫過詩又云相看過半百不寄一行書
寄沛縣姜承議 陷官山谷注云姜乃潛之叔以揖退隱居自号鈍翁居士
平生魯國老先生晚見諸郎識老成
姜潛蓋石介守道門人見於歐公所作守道墓誌
怪有武功蒙寵錫果緣陰德貫神明
漢書武帝紀奏置武功賞官以寵戰士晉灼書孫叔敖世
曰有陰德者天報以福此借用言姜君之齋
金池已作歸田計
金池當是所居地名

王版方書傳物情
素問有王版論要篇葢必善醫者上句陰德亦謂此
百里飯寒猶顧闔忍令一物不敷榮
莊子曰顏闔曰飯牛魯君使人以幣先焉晉書王羲之傳
曰頃植桑果今盛敷榮
寄兗州張龍圖文潛二首
去國遭前政還家未白頭
初文潛坐黨籍監黃州酒稅時紹聖四年也老杜詩磋磨
遭前政
百年當晚遇
樂天詩晚遇何足言白髮映朱紱
一壑獨先收
老杜詩一壑泥塗遂晚收
齒脫空餘舌
齒脫見上注說苑曰常摐有疾老子問之摐張口曰吾舌
存乎曰然吾齒存乎曰亡舌存以柔齒亡以剛此句以下
皆柯山自述
頹髮早有秋
晉書顧悅之與簡文帝同年而髮早白帝問其故對曰蒲
柳常質望秋先落
三爲郡文季大勝鄧元侯
見上注元侯鄧禹諡也
又
雖吾開三面旋開乞一州
三面見上注乞字作去聲讀
難隨鵷鷺行復立螭頭

上句自言不能往見下句言文潞當復爲搖落之來杜詩抄

把漁竿終遠去難隨鳥翼一相過蝸頭見上注

今日麒麟閣

漢書蘇武傳宣帝圖畫功臣於麒麟閣

當年鸚鵡洲

後漢禰衡傳江夏太守黃祖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衡攬筆作賦文不加點後衡言不遜祖遂令殺之今鄂州江夏有鸚鵡洲即其地也黃州與鄂相望故居山用此事

音書愁不達書絶得無愁

老杜詩寄書長不達況乃未休兵

曉立

殘夢合衣損

唐人劉滄詩莎徑晚煙凝竹塢石池春色染苔衣

倚墻殷類紅

老杜詩色好梨勝頰

地平宜落日野曠自多風

蘇子由詩山滿長空宜落日唐人耿湋詩曠野饒悲風

禹迹千年後家山一顧中

左傳曰芒芒禹跡

未休嗤土偶

史記孟嘗君傳孟嘗君將入秦蘇代謂曰木偶人謂土偶人曰天雨子將敗矣土偶人曰我生於土敗則歸土今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孟嘗乃止

已復逐飄蓬

曹子建詩轉蓬離本根

寒夜

一夜風濤浪中宵月脫雲

歸田錄曰江南有大小孤山江側有微浪砥世俗轉爲彭郎

劍愁因少睡遠聲倦多聞星火遠街乱江山氣不分早雞先得使

退之詩歸來得便即遊覽盧仝詩揚州蝦蟹忽得便

斷鴈屢喧群

老杜孤鴈詩飛鳴聲念群僧祇律曰天帝釋化爲燕子鳴喚母

鴈二絶句

來往遞寒暑飛鳴在稻粱

文選謝靈運詩嗷嗷雲中鴈舉翮有委羽求凉弱水湄違寒長沙渚詩鴻鴈于飛注曰鴻鴈知避陰陽寒暑

未知溟海大不肯過衡陽

衡山有回鴈峰

又

飯水無留影

天衣懷禪師語曰譬如鴈過長空影沉寒水鴈無遺蹤之意水無留影之心不曰前賢刀截流水文選江文通詩云

寒郊無留影

哀空有斷群

老杜鴈詩行斷不堪聞

翅開先作字行斷不成文

老杜鵝詩翅開遺宿雨行斷見前句注太玄文首曰鴻文無范范者謂鴻鴈之飛偶有文字之象而無法也

山口

重霧真成雨疎簾不隔風青林擁紅樹家霧新翻激
退之鵝詩春風紅樹驚眠處陶隱居注本草云鵞即是鵝
鴨有家有野又尸子云野鴨為鳧家鴨為鶩舒鳧見上注
東坡詩野鴨雜家鶩
漁屋俯環水聽湖半落東往來成一老猶在半途中
老杜詩生涯能幾何常在羇旅中禮記中庸曰半途而廢
雪竇頌云如今要見黄頭老刹刹塵塵在半途

晩泊

倚切臨風笛深明隔水燈
老杜詩清切歌聲上
堆場穿鳥雀暗溜入溝塍
堆場見上注西都賦曰溝塍刻鏤
年使扶行老舡催趁渡僧
左傳曰絳縣老人有與疑年使之年老杜詩扶行幾屐穿
苦遊恐未已着句續先曽
異聞集沈亞之夢中作辭辭曰欲疑着句不成吾東坡詩
聊亦記吾曽

夜雨

十月天猶雨三更月失明
靈全月蝕詩偏使一目盲司馬遷書曰左氏失明厥有國
語
滴瀝才洒潤點滴不成聲
左思吳都賦曰迴淵灌漾
關户風煙入投林鳥雀輕
老杜詩投林羽翮輕
床震終易戚悽起別離情
江文通別賦曰行子腸斷百感悽惻

宿合清口

風葉初疑雨
樂天詩葉聲落如雨
晴窓忽作明
杜荀鶴雪詩曰先於曉色報窓明此用其意
穿林出去鳥暗棹有來聲
老杜詩遅遅出林翮
深渚魚猶得寒沙鴈自驚
正月詩曰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潜雖伏矣亦孔之炤老杜
詩宿鴈聚圓沙
臥家還就直自計豈蒼生
言其出處晉以貧故自為計爾非為蒼生也晉書阮籍曰
吾少無官情兼拙於人間故由弟二郡豈以騁能私計故
耳又謝安傳桓温請為司馬高崧戲曰卿屢違朝旨高臥
東山人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蒼生今亦將如卿何
漢書張敞傳曰便歸臥家

宿山口

弱柳經寒白殘流盡夜聲
莊子曰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
更長疑睡少霜落怯寒生
東坡詩老人無睡偏覺長樂天詩秋稍夜寒生
急急占星度
歐公詩山浦轉帆迷向背夜江看斗辨西東
搖搖苦舫傾
梁書侯景傳江淮以一舸艑艑敢不得安人或謂曰當

移從卑物以進取爾雅曰甑無物乃於西陵岸取石子以
實之
風濤暮不穩捨棹宿誰門
老杜顛狂詩春沙北風濤花江可見乘水賊操持飛風
波駛船轉迷顛浙中詩曰知深淺命輕注引孔坦表曰士
死知濕恩今命輕於炎仁實婦賦曰輕身輕而命重
野望
山開兩岸樹木斷數家村
王介甫詩高下數家村
沙勢傾崖口風濤當石根
柳子厚鈷鉧潭記曰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東流澀
嚙齧暴悍其涯故旁廣而中深石根見上注
平林霜葉色
畫家有著色山東坡詩最是新詩宜著色山
沙岸水痕痕
老杜詩冬水各依痕
勝寄還鄉作難招去國魂
楚詞有招魂篇
宿鑿城
卧埤魔蘖走風煙齒髮垂童不記年
退之進學解頭童齒豁
挺倒不供聊應俗高低莫可只隨緣
言其身世興發相仍也傳燈錄僧問龍牙曰若因地倒還
因地起說是詩帶欲長吟戰故遺起且偏不供酒不辦也
南史張興世傳曰朝廷遣諸將指向就辦所行選擬板不供
由是有黃紙太世傳樂府曲曰高樂不可低來不可擬野

詩生計紙隨緣
通漏凍鼓三行夜
周禮鼓人注司馬法曰昏鼓四通為大鼙夜半三通為晨
戒又宮正擊柝注曰暮行夜以比直宿者
陽陂平湖四接天
元稹詩洞庭瀰漫接天迴
桃花水今春漲上雨故將瞬旅至秋邊
秋邊見上注
頻前阻風二首
水到西流關風從北極來聲驅峽口浙力拔嶺根推
老杜江漲詩大聲吹地轉史記項羽傳曰力拔山兮氣蓋
世三秦記長安正南秦嶺嶺根水流為秦川
突兀重重浪崢嶸疊疊雷
言浪聲如雷此語謂之影對則卷論之詩句矣木玄虛海賦
曰驚浪雷奔退之聖德詩曰衆樂并作轟雷磨
順流看過舫更著快帆催
用劉禹錫沉舟側畔千帆過之意
又
留古梁山泊今年未採船阻風聊有寄貴日亦忘年
老杜詩研命賤費日綵繩不知年又詩費日係舟長搖逝
玄經文首曰那哉之文從費日也莊子曰忘年忘義
世事元相忤衰懷及自煎
老杜詩向腸杜出煎又云膏以明自煎
晚歲聲更惡
老杜苦雨詩晚來聲不絕應得夜深聞
沿骨長途邊

莊子曰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老杜詩
盡室畏塗邊

晚坐

柳弱貽春色梅寒讓雪花
張祜詩河流側讓關
溪明數積石月過戀平沙
韋莊詩流水戀舊壑
病減還憎藥年侵卻累家後歸棲未定不但只昏鴉
末句自歎未知税駕之地老杜詩夜來歸鳥盡啼殺後棲
鴉

寒夜

留滯常思動艱虞卻悔來
漢書司馬遷傳太史公留滯周南老杜詩削跡共艱虞交
云留滯才難盡艱危氣益增
寒燈挑不焰
元稹詩殘燈無焰影幢幢
殘火撥成灰
前輩詩撥盡寒爐一夜灰
凍水滴還歇風簾掩復開
老杜詩風簾掩不定
孰知文有忌情不自生哀
王介甫詩文章尤忌數悲哀此說除佛服作詩一千我
子見之曰未知文於情生情於文中見之悽然使人增慨
酒之更為直詩不意不及此文生哀

絶句

雲海冥冥日向西春風欲動意猶遲
一云春風力猶微
退之詩雲水蒼茫日向西老杜詩合州地闊海冥冥雲水
長和島嶼青又詩今朝臘月春意動雲安大詩雖有東南風
力微不能吹
無端一棹歸舟疾驚起鴛鴦相背飛
劉禹錫詩無端陌上狂風急驚起鴛鴦出浪花老杜詩檣
烏相背發
禮記學生化僧
至人本無心
莊子云不離於真謂之至人
起滅因衆緣
佛書云諸法從緣生緣離法即滅維摩經云但以衆法合
成此身起唯法起滅唯法滅
化盡恐頭在留形此塔顛
家語曰化窮數盡謂之死金剛般若經偈云如來以悲願普進
諸有緣如淨月光明無處不周遍
聞名與致敬獲福皆無前
維摩經云維摩詰稽首世尊足下致敬無量
千年一鉢水猶疾幾人奔驍雄袞州軍馬步餘數千一呼可
撫山四合如垂天
莊子曰翼若垂天之雲
老幼十八村頃刻理無全哀鳴寄香火毀塔投其塼
爵論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默塔謂卒軍
盛怒勿復發吾如有所見然等觀同一子豈特此所憐
涅槃經云佛視衆生猶如一子羅睺羅想作七種獨覺為
欲示惡行之人有果報故

我來已再見童稚亦虔虔
南史王僧虔之子慈與蔡興宗子約入寺約曰衆僧徒今日可謂虔虔
發火觸暗室青燈已娟娟始讀維摩經妙力隱不傳
世說司馬太傅問謝車騎惠子五車何以無一言入玄謝曰當是妙處不傳
頗恨語未工焉得筆如椽
晉書王珣夢人以大筆如椽與之云此當有大手筆事
歸路雲月照滿波陽如川溪禽傍舟待相喚歸相逐解纜成
泊岸中流水入舩
退之羅池碑曰度中流兮風泊之莊子曰中流失舟一壺千金
敧側腳不停覺脫蛟魚沃
樂天詩浮出蛟龍涎字書沃與涎同
興懷如有待適當從君賢定能選妙士拂塵起爽煙
南史劉孝綽題其子墓曰梁妙士之墓此借用
昔來靈山僧契此林禪巧我一片石仗刻椎板篇
退之黄陵廟碑刺史張愉自京師往與愉故善謂曰丐我一碑石載二妃廟事且令後世知有子名庾信自南朝至北方惟愛溫子昇所作韓山寺碑曰惟韓山寺一片石堪共語餘若驢鳴狗吠耳雅稱謂此詩也石刻持戒律故以椎擊自况

晚興

去國猶能別逢人始欲愁
南史王惠傳會稽內史劉懷敬之郡送者傾都惠亦造別還過從弟球球問向何所見惠言唯覺逢人耳宿昔平未
傳玠東渡江每遇艱險處之夷然既至下邳登山北望嘆曰人言愁我始欲愁矣
不下灘極目自是怯回頭
退之西山詩爲進西望眼終是懶回頭樂天詩淚眼凌寒凍不流每經高處即回頭
布網收魚盡連筒下釣鉤
爾雅釋器謂之涔注聚積柴木於水中魚得寒入其裏藏隱陸音岑感反蘇子由詩漁艇縱橫逐釣筒
誰初教鮮食澤竭未能休
尚書既暨益奏庶鮮食說苑曰竭澤以取魚非不得魚爲明年無魚故也亦見呂氏春秋

宿齊河

燭暗人初寂寒生夜向深潛魚聚沙窟墜鳥滑霜林
樂天烏夜啼云霜鳥有風枝
稍作他方計初回萬里心
他方計意謂四方楊惲傳回心言無復四方之志漢書頭
讀傳曰使天下回心而鄉道
還家只有夢更著短衣侵
杜詩天寒不成寐無夢有歸魂

別劉郎 詩此云劉郎之晉六年之別先生姪母親哀公故其詩哀去

一別已六載相逢有餘哀公私兩多事公孫百相催
眞誥載楊羲手帖云公私匆匆公孫見上注
無酒與君別有懷向誰開
杜詩一生懷抱向誰開
深知百里遠皆爲老夫來

趙嶽

一市萬人聚四衝千里通胡然不作邑兼自可成橋壘並去
無跡諸豪擾不驕
老杜詩壯士慘不驕
由來天下事浮議易傾搖
登貴有欲置第於此以鎮服豪傑盜賊而爲異議所奪者
盤庚曰而胥動以浮言
雞籠鎮
河市新經集雞籠舊得名初聞北人語
北史曰詔斷北語一從正音
意作故鄉聲
其意似欲作鄉聲如莊舄不忘越吟也
客久難極情忘去就輕空虛仍廢忘何以慰諸生
文選應休璉詩避席跪自陳賤子實空虛魏文帝紀評注
曰人少好學則思專長則善忘衆人詩舊說多廢忘

后山詩註卷第十一

后山詩注卷第十二

除官

十一月除秘書省正字

扶老趨嚴召徐行及聖時端能幾字正
漢書地理志曰幼者扶老而代其任明皇雜錄劉晏以神
童爲秘書正字上問曰爲正字正得幾字對曰餘字皆正
惟朋字未正
敢恨十年遲
翠元初除知制誥與三舍人中書同宿詩云莫恨不如君
氣味此中來校十年遲
肯若金根謬
尚書故實曰韓昶退之子也性闇劣爲集賢校理史傳有
金根車昶以爲誤悉改根爲銀字
寧辭乳媼譏
南史何承天除著作佐郎年已老而諸佐郎並名家年少
荀伯子嘲之呼爲嬭母此用其事金樓子曰湘人呼書爲
黃嬭言其怡神養性如乳媼也此借用其字
向來憂畏斷不盡鹿門期
老杜詩鹿門期不遂又云不有鹿門期鹿門在襄陽杜鄉
里也后山此句言雖免凍餒之憂而失其高隱本趣

題王平甫帖

早聞英氣振家聲晚御諸郎識老成
漢書司馬遷云李陵既生降隤其家聲諸郎謂二子旊斿
可恨治朝無此老却嫌晚進不同生
晉書謝混傳混爲劉裕所誅宋受禪謝晦謂裕曰恨不得
謝益壽奉璽紱裕曰吾亦恨之使後生不得見其風流

見知落筆十言疾
謂作文老杜詩集賢學士如堵墻觀我落筆中書堂按杜
年國然正月文云操紙爲文落筆千字
尚想揮毫一坐傾
謂作字老杜詩張旭三盃草聖傳揮毫落紙如雲煙
未信哲人窮五字
謂詩不能窮人檀弓曰哲人其萎乎
二難還復以詩鳴
世說陳太丘論其二子曰元方難爲兄季方難爲弟退之
送孟東野序曰東野始以其詩鳴

和李文叔退朝

朝流駭汗蒸双現
退之聖德詩曰駭汗如雨此借用淮南子曰山雲蒸柱礎
潤哀妝吞西施諸公詩曰双現蟠旋龍纏棟
風卷屯雲散萬蹤
陸敘詩胡馬如雲屯此借用以言朝士之歸
任使輕衫汚嬌色可令纖手洗春泥
東坡詩分无纖手裁春勝正介用前春泥滿眼路迷欲

和謝公定雨行逢賣花

逢花駐馬尚多情天不遮人旋作晴
開元天寶遺事曰長安俠少每至春時飾綾馬於花下往
來遇好花則駐馬而飲主仲宜詩人欲天不遣何恨不合
并
不使近詩增紙價得知春入鳳凰城
郭史與老杜詩春與不知凡幾首衡陽紙價頓能高文南
揚詩南山宿雨晴春入鳳凰城

酬王立之二首

王立之字立之名姓頗見於魯直集中魯直嘗
有詩立之問梅花詩
頗有字前下名也梅情知不肯破寒開
謝老遊溪堂集有與王立之頗利亭詩曰銀黄取王人落
筆傳九州按南史謝晦傳時謝混風流爲江左第一宋武
帝曰一時頓有兩玉人耳王立之家有蘇東坡叢蕖章元
祐中所題字因取東武帝語以名亭云
似憐憔悴兩公家獨倚東風遣信來
兩公謂蘇黄也右此蓋蘇黄之家與志曰雨超遣信請和
又世說林公謝東陽朗時新取起体未堪勞母王夫人
在壁後遣信令還

又

新梅傲巧和斧不爲遊人只自芳
家語曰蘭生深林不以无人而不芳
旋將詩句排老手相逢不作舊時春
詩句在此白謂老手謂蘇黄耿小詩老手尚能工剪裁意
諷詩云惟有南山與君眼相逢不改舊時青

送謝朝請赴蘇幕

好合同資卷
詩云妻子好合此借用文選陸士衡贈馮文熊亦云時昔
之遊好合綢繆
情親猶白頭
老杜詩童稚情親四十年猶白頭謂不許頭白而情
胡然落丹墨不坐致公侯
丹墨謂簿領也史蘇綽始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計帳

户籍之法退之詩符師弄乃筆丹是交横揮此借用
山合遶西頭（翻本云丙寨峰四字不注）湖回遶急流生湖海日夜
逐行舟
老杜詩平生湖海心宿昔具扁舟
和謝小尹觀秘閣未與可枯木
斯人不復有累世或可期及丹青裏一見如平時
得入慘淡令人悲置客落欲久歲顏終不移
老杜詩慘淡壁飛動到今色未填又云盡色久欲尽蒼然
猶出塵文選傅毅舞賦曰嚴顏和而怡懌口方
石燒窮常才有何嚴顏難犯
朽老莫使年
朽老見上注左傳曰綺縣老人有與疑年使之年
石心烏銅皮
晋書夏統傳賈充曰此吴兒木人石心也
念此猶少作未及冰霜姿
文選楊脩荅臨淄王牋云脩家子雲老不曉事強著一書
悔其少作
北枝把黑鵲
老杜詩棲枝把翠梧莊子曰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覩一異
鵲
意定了不疑
言无繚衛未安之態東坡畫雁詩野鵝見人時未起意先
改君於何處看得此无人態
惜哉不得語欲次戮殺
用賈誼服不能言之意文選王仲宣詩惜哉空耳為其学
本出史記恐不恢傳莊子曰吾於夾系不入於仰次

一為要貴役可復對畫師
唐馮閈此本傳閣外傳叶晋師閥並本扇帳亮汗
陰與蝉可惜金抹復見遺
言與可不為要貴所役聊白寄其意爾畫在秘閣世固不
多見而亦免塗抹之污文選七命曰吞嚮乎幽山之窮奥
李善注曰奥隈奥也魯全示添丁曰忽來案上翻墨汁塗
抹詩書如老鴉
謝侯名家子成倒形書詞
庾信哀江南賦云不无危苦之詞
豈惟畫工妙特顏似之何當補諫列一吐胸中奇
退之代張籍書曰何由致其身於其人之側一吐出胸中
奇乎
和饒節詠周昉畫李白真
君不見浣花老翁醉騎驢熊兒捉轡驥子扶金華仙伯謫七
字好事不復千金收
成都浣花溪老杜入蜀所居熊兒驥子杜之二子也嘗有詩云
熊兒幸无恙驥子最憐渠骨有老杜浣花醉圖詩云浣
花酒船散車騎野墻无主看桃李宗文捉轡宗武扶落日
蹇驢馱醉起后山謂魯直詩語已自寫生不須捐金模畫
也金華見上注老杜詩云諸公乃仙伯
前游花上亦其亞十酒百篇天所借
李太白答湖州迦葉司馬問白是何人詩曰青蓮居士謫
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老杜詩李白一斗詩百篇又詩天
英姿秀骨尚可似逸氣高懷那得畫
晩真能此其亞
後漢二十八將論曰英姿茂績老杜八哀詩曰復見秀骨

清逸氣見上注
閒從前勝筆有神
丹鉛[illegible]簡勝錦丹青之妙公美人子女爲古今冠绝李少
遠嘗也云張懷素每云吳道玄之奇下筆有神
解衣盤礴未必真
莊子曰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筆和墨在外者半有
一史後至者儃儃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
則解衣槃礴羸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
一朝得此英妙質似悔只識如花人
本白詩金屏笑坐如花人
醉色欲及玉色起分明尚帶金井水
摭言曰太白在翰林應詔草白蓮花序及宮詞十首時方
大醉中貴人以水沃之稍醒由於御前索筆一揮文不加
點玉色見[illegible]記匡廬老杜詩硯寒金井水按荆州記益陽
有金井
烏紗白紵真天人不用更着山簇裏
晉書顧愷之爲謝鯤像在石巖裏云此子宜置丘壑中
平生瀟倒飽丘園禁省不識將軍尊袖手猶懷彫虎氣豈是
從來骨相屯
文選東征賦曰禁省鞫於戎墓唐書李白傳曰白嘗侍帝
醉使高力士脫靴力士素恥之摘其詩以激楊貴妃帝欲
官白妃輒沮止還之詩曰歎貧賤骨相屯
仰視雲空鴻鵠舉眼前紛紛那得穎
用嵇康詩目送歸鴻之意韓詩外傳曰黃鵠一舉千里之
杜詩紛紛輕薄何須數
是非榮辱不到處正恐朝來有新句

曾且流花醉陶詩曰兒呼不蘇驢失脚猶恐朝來有新詩
勿言身後不要名尚得其侯貴百金
身後名見上注唐書[illegible]安傳曰新頌亦受費百金
江西勝士與長吟
饒節字德操江西人後爲僧名如璧法嗣洪州寶峰智
晉羊祜登峴山曰由來賢達勝士登此多矣
後來不變身陸沉
莊子曰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沉者也是其
市南宜僚耶注云人中隱者是无水而沉也
謝王立之送花
過雨生泥風作塵馬蹄聲裏度芳辰城南居士風流在時送
名花與報春一送一作報春
老杜詩晚風吹過雨又詩自古來何處重重只報春此借
用李白詩名花傾國兩相歡
和答東明發見鄰家花一首
短牆春色過鄰家行不逢人只見花
唐人王駕詩曰蛺蝶飛來過牆去應疑春色在鄰家下句
用韓退之見上注
新綠忽忽紅簇簇
魯直詩黃鸝惟見綠忽忽元稹連昌宮詞曰風動落花紅
蔌蔌
如成粧面映青紗
李白烏夜啼曰機中織錦秦川女碧紗如煙隔窗語
又
滿城桃李一番新深院繁枝別得春從此詩翁有新語不須
紅濕少城閒

老杜詩曉看紅濕處花重錦官城又云吏隱少城閣
和張奉議贈吳氏廣大夫
朝下公門不曳裾
晉書龔玄之未曾至公門曳裾見上注
身寬心遠等林居
淵明詩心遠地自偏
傳家蘇烈三公後
三公謂龍樹國猶退之詩不見三公後
貯腹平生亦卷餘
此史崔陵傳曾中貯千卷書老杜詩罪少方聞萬卷餘
蘇架商春聽語鳥
老杜詩露重蘇架爾況共歌三臨春風聽春鳥別時多
見時少
石池迎日數遊魚
柳子厚石潭記曰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遊無所依日
光下徹影布石上王介甫詩行數魚從宥共泉
人言酷類牢之甥
晉書何無忌傳桓玄曰何無忌劉牢之甥酷似其舅
未有新詩錦不如
老杜詩白髮絲難理新詩錦不如
和吳氏公退言懷
追陪強韻愧難過縱接前朋免未多
南史王筠傳能用強韻前閒見上注老杜詩裴迪難投接
座孔每虛摩詰席
唐書王維字摩詰名盛於開元天寶間豪英貴人虛左以迎
寧詞猶可雪兒歌
此唐李密之言韓定辭詩云麗詞堪與雪兒歌或問其事對
曰雪兒李密愛姬每賓朋文章有奇麗者付雪兒協律歌
之
春開新徑延徐步暖趁高枝上碧蘿風雨入懷渠滿眼時須
好語滌煩痾
王介甫詩春泥滿眼路崎嶇
欽聖憲肅皇后挽詞二首
神宗后向氏建中靖國元年正月崩三月加諡
五月葬永裕陵
二妃端協帝
神宗在潁邸治平三年納后為妃魏收後魏書曰二妃頻
媯虞道光舃任姒配周二室用光二妃謂堯女娥皇女英
也協帝借用舜典字
三后共興慰
三后謂太妻太任太姒以比 國朝 慈聖曹后 宣仁
高后及 欽聖向后皆臨朝有聖德
決策天同力收功語不流
元符三年正月 哲宗上僊 太后夜半定策翌日召
徽考自端邸入立廷臣皆不預焉蘇子由作 宣仁諡冊
文曰大策中定與天為謀羅隱詩曰時來天地皆同力語
不流謂大臣帖服無敢流言如誣謗 宣仁時也
權宜從殺禮
太后不敢當山陵之禮止稱山園詩曰殺禮而多昏此借
用老杜詩權宜借寇恂
末命尚深憂
書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深憂謂以天下為憂

節二佳城閉終天配壽丘、
佳城見上注文選顏延年宋元后哀策文曰夷体壽原注
漢景帝作壽陵云云此借用以指 裕陵
又
復辟先元紀、
元符三年正月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俟祔廟礼畢還政
至七月一日手書可不俟祔廟止俟靈駕發引能同聽斷
書曰朕復子明辟
長年損積憂
文選陸士衡歎逝賦曰嗟人生之短期孰長年之能執礼
記文王世子注云文王以憂勤而損壽此借用傳曰積憂
薰心
春移栢城仗
樂天陵園妾詩曰栢城盡日風蕭瑟
仙去帝鄉遊
莊子曰乘彼白雲至于帝鄉
德並塗莘敏
退之王用誌銘曰蜀塗莘摯正妃之門謝承三夫人箴曰
塗山翼夏有莘興殷盖謂禹娶塗山氏女湯娶有莘氏女
老杜詩莘並盧王敏
功臨馬鄧優
後漢明德馬后肅宗尊爲太后常與帝旦夕言道政事和
熹鄧后迎立殤帝太后臨朝又定策立安帝
千秋修故事車馬戒如流
後漢馬后紀太后詔曰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
車如流水馬如游龍但絕奢用以默愧其心文選张府曰

車馬若川流
欽慈皇后挽詞二首
欽慈皇后陳氏 徽宗之母元祐四年六月崩、
建中靖國元年正月追尊爲 皇太后三月謚
曰欽慈五月陪葬 永裕陵祔太廟 神宗室
奉安神御于景靈西宮坤元殿
二祧從孝祀、
禮記注二祧謂文武廟也文武俱在應遷之例特爲功德
而留此借用以比 神宗
五典載虞嬪
虞典曰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虞典即五典之一
徽號追先志、
建中靖國元年正月 欽聖皇太后用遺誥追尊 皇太妃
陳氏爲皇太后
陰功見後人
右盖京兆人贈太保郝王陳悠之女懷德沉勇有功於國
後漢郭后傳曰叔父陵言常聞活千人者子孫有封兄
修石曰河堤活數千人天道可信家必蒙福
承顏親不逮
魯論色難注曰承順父母顏色爲難韓詩外傳曾子曰子
欲養而親不待
罔極痛如新
詩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未有如椽筆光容可得陳
晉書王珣夢人以大筆如椽與之云此當有大手筆事俄
而帝崩哀冊謚議皆珣所草

又

靈岳占佳氣琳宫閟寳衣膺期符寳曆錫號焕皇扉

靈岳謂嵩山事具 徽宗御製西京崇福宫記大抵謂后被遇 神宗有禱于嵩山崇福遂生 徽宗乃詔洛師修宫極而大之眞誥協昌期曰登玉霄琳房皇扉謂堯母門

日月光同數

后以元豐五年十月十日誕生 徽宗皇帝摸書武帝鉤弋夫人傳任身十四月生昭帝上曰昔堯十四月而生命其門曰堯母門

謳歌枝與嶠

事見孟子

傷心五雲去不見六龍飛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則景雲出景雲五色雲也老杜重經昭陵詩云再窺松柏路還見五雲飛六龍見易乾卦謂 徽宗登極

欽聖太后

大行皇太后挽詞二首 代人

德名三后並

曹后高后并后爲三皆有聖德

母道兩朝尊

兩朝謂 哲廟 徽廟

勇決高千古危疑定一言

謂定策之謀出於獨斷宰相有異議竟不得行老杜詩勇決冠垂成文選王元長策秀才文曰餘烈千古

先期還政事豫禮改山園

並見上注

哀挽西郊道雲愁輦亦依

西郊道謂往西京祔葬周以洛爲東郊於 宋朝則爲西

又

扶日行黄道

扶日見上注晉志云黄道日之所行也魯直王子文恭挽詩云寳日行黄道

乘雲上紫微

莊子曰乘彼白雲至于帝鄉晉志云紫微大帝之坐天子之常居也

憂勞形末命

末命見上注

恭儉見陳衣

周禮春官司服曰大喪廞衣服注廞陳也禮記喪大記曰凡陳衣者實之篋

布德開刑網

禮記月令云命相布德和令漢書刑罰志云禁網疏闊

和戎戢武威

左傳魏絳謂和戎有五利老杜詩不承戢武威

要知懷惠處行路涕交揮

懷惠見魯論家語敬姜曰二三子無揮涕

追尊皇太后挽詞二首 代人

欽慈太后

彤管書陰教

静女詩傳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箋云彤管筆赤管也禮記曰后脩女順母道也注云母者施陰教於婦

黃圖載德容
黃圖天子之圖籍如三輔黃圖是也周禮九嬪掌婦學之法教九御
婦德婦言婦容婦功
漢宮先夢日
漢書景帝王后傳武帝方在身時后夢日入其懷
代邸近乘龍
謂　徽宗自端邸即位漢書薄姬傳高祖召欲幸之對曰
昨暮夢龍據妾胸上曰是貴徵也吾為汝成之遂生文帝
初封代王文帝紀曰奉天子法駕迎代邸易乾卦曰時乘
六龍以御天也
喬岳藏遺服
謂嵩山崇福宮見上注
青門啓故封
后以元祐九年葬于開封縣奉慶院之東至是改葬老杜
詩哀挽青門去按三輔黃圖曰長安城東出南頭第一門
曰霸城門或曰青門此借用退之大行皇后挽詞曰因山
訖故封
從今祠百世
東坡　高太后挽詩云原廟故應祠百世先王何止倍千
人
清廟配商宗
周頌注曰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之宮也商宋謂　神
宗商頌曰烈文祀中宗玄鳥祀高宗
又
典冊尊徽號欽慈煥德名
徽號字見禮部後人借用楊子曰君子德名為幾

終身聞舜慕
孟子曰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
歷月見衰生
見上注世說外國貢奇香一著人則歷月不歇
兵衛嚴天仗車輿轉帝城故奩脂澤在哀感倍皇情
後漢光烈陰后紀明帝夢先帝太后如平生歡明旦上探
視太后鏡奩中物感動悲涕令易脂澤裝具左右皆泣莫
能仰視
王察院挽詞二首
監察御史王回也
施報終何在窮通共一空
史記伯夷傳曰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
兩言成益友
左傳鄭子太叔卒晉趙簡子哭甚哀曰黃父之會夫子語
我九言去去此用其意晉韓別傳曰諸葛鑠與韓別戒以
二事言卿性樂酒雖溫克然不可保寧當節之卿有水鏡
之才所見者妙禍如晉火不可不慎此借用其事史記平
原君傳毛遂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論語曰益者三友
百代仰高風
孟子曰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文選陸機漢功臣贊曰
悠悠遐風千載是仰夏侯湛東方朔畫贊曰想先生之高
風
終始無遺恨
老杜詩老髮無遺恨
又家託至公
建中靖國元年正月[illegible]等奏故監察御史王回路

術深醇氣守剛毅憙官言回交結郡游遂除名勒停送太
御居住陛下嗣位命爲監察御史方始供職得病而亡不
得攄發素蘊以報陛下眷遇之意去去詔補一子太廟齋
郎老杜詩見崇同拜手
不應埋直氣會見吐長虹
曹子建七啓曰慷慨則氣成虹蜺
又
良貴官何與
孟子曰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
長年死不亡
老子曰死而不亡曰壽
身須禦魑魅
左傳曰投之四裔以禦魑魅老杜詩從來禦魑魅多爲才
名誤
氣已懾豺狼
後漢張綱傳豺狼當道安問狐狸
不盡胸中蘊猶堪地下郎
地下郎見上注
豈惟吾道慶編簡亦輝光
編簡謂史策
贈吳氏兄弟三首
一長未可衆人師
柳子厚答韋中立書曰假令有取爲衆人師且不敢況敢
爲吾子師乎
萬里元隨八馬蹄
列子曰周穆王肆意遠遊命駕八駿之乘右服驊騮之乘

于西王母老杜詩見驊騮入馬蹄
不解征西諸子弟却憐野鶩厭家雞
南史王僧虔傳庾征西翼書少時與右軍齊名右軍後進
庾猶不分在荆州與都下人書云小兒輩賤家雞皆學逸
少書野鶩見上注
又
才隨年盡不重奇每愧諸郎索近詩旋依七言供一笑付廚
那得使人癡
才盡見上注歐公詩云詩篇自覺隨年老玉臺新詠明月
篇曰秀色隨年衰
又
得失蚩妍只自知略容千載有心期
老杜詩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文選陸機文賦序曰妍
蚩好惡可得而言退之詩開卷讀且想千載若相期選詩
中道遇心期看山此意謂世無知音特與古人相期於千
載之上耳
恨君不見金華伯
金華伯謂曾祖見上注東坡詩恨君不識顏平原
何處如今更有詩
退之詩風霜滿面無人識何處如今更有詩
和吳子副智海齋集
法從應供賴三車
法華去法從誰家衆三車謂羊鹿牛以比三乘事見法華經
堆案抽身轉弄沙
嵇康書曰人間多事堆案盈几樂天詩抽身去得無家累
詩筌歌叢裏抽身出武陵蹄道般去入海弄沙灰白隊

送暑好風開樂国
淵明詩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 樂国 淵明西方極樂国
驚塵新句散餘霞
謝玄暉詩餘霞散成綺
僧窗手汗空留迹佛几堆紅拂委花、
蓮極曰香風時來吹去委花更雨新者 爲節良詩委地露
花啼曉恨
客舍黃粱熟未熟且容秋蝶夢南華
黃粱見上注 莊子曰昔者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胡蝶也、
按通典唐天寶元年封莊子号南華真人
舅氏新齋
堂因竹栢有花與歲時閒欲作終年計長留別眼看
管子曰百年之計種之以木 別眼謂不以凡花視之也
色侵盃酒重、
老杜竹詩色侵書帙晚 又詩重碧拈春酒
子熟落聲乾、
李商隱詩霜野物聲乾
只有林園主相期耐歲寒
退之詩山翁自是園林主
上晁王客 白山自注太傅與余飲對酒及門而歸若賓焉
兩踈父子共含香不獨家樂國有光、
兩踈見上注 應劭漢官曰尚書郎含雞舌香
勝欲展懷因問疾、
老杜詩展懷詩誦魯問疾見上注
孰知相對只銜觴
此句蓋用竹林阮籍阮咸事 以比二晁 晉書阮咸傳咸籍

阮竹能飲 本白詩无由共銜觴
年侵身要扶人健脚近花須滿意黃
老杜詩年侵腰脚衰 漢書蓋寬饒傳身屠於路下无扶人之
勇
從昔竹林須小阮只今未可棄山玉
小阮謂阮咸籍之兄子 以比未在 山王謂山濤王戎 廬山
以白比沈約 宋書曰顏延之作五君詠以述竹林七賢 山
濤王戎以貴顯被黜 東坡詩他年五君詠山王一時數
和鮮于大夫送朱先觀錢別曾元忠
此別未爲遠兩都東西州情親有踈偶江湖成阻修
兩都謂東京西洛 班固有兩都賦 退之序曰人之於南海
若者東西州爲詩云道阻且脩 石山意謂相去雖近而別
意則甚其遠 表弄伯爲謝安南司馬 白樂府歎曰江山
遼落居然有萬里之勢
脫冠更卷蓋余行當異塞 客有情別懷共此一日留
退之詩此日足可惜此酒不可嘗 捨酒去相語共分一日
光
意合豈待約酒盡不更求 闞詞因未可忍手亦何適
坐有黃冠師未解逍遙遊
退之送張道士詩云臣非黃冠師 南史劉歊年十二讀莊
子逍遙篇曰此可解耳 客問之 隨解而答皆有條理
興來我與共醉裡作我常休
南史謝朏傳若先醉使語曰我醉欲眠卿可去
僧房火可親此樂行且謀
老杜詩隨意宿僧房 退之詩燈火稍可親
万事自紛紛高懷

老杜詩萬事糾紛猶絕粒
答王立之
每逢无可語暫阻即相求
前輩詩相見又无事不來還憶君脩書所謂意有所思率
爾褰裳不避晨夕或至或无言但欣然相對
解卷初增氣開懷得寫憂
詩云以寫我憂
昏煙宜帶雨風樹更添秋絕智諳多知先衰却後酬
文選宋玉對楚王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曲彌高其和
彌寡
又和過田承君
寺古專宜僻居深自作幽
退之詩僻寺境還幽
興來寧憚遠句苦不緣愁
太白詩白髮三千丈緣愁似个長
逸氣无前足
此以馬為喻老杜馬詩云所向无空闊无前見上注
虛懷不繫舟
老杜詩虛懷任屈伸莊子曰泛若不繫之舟虛而敖遊者
也
逢人難晤語冒雨亦相求
贈石先生
多方作計老如期
魯直詩方端作計身愁苦劉禹錫詩與老无期約到來如
等閑
百疾交攻遂得衰

秫收夜養生論曰積損成衰從衰得白
晚有勝緣逢異士
勝緣見上注後漢郤尚傳此渴不必有異士異士不必在
山澤
生須快意關前知
謂丈夫生當快意恨知之晚世晉書周顗曰人生幾時但
當快意耳
迫人鬢須紛紛白
樂天詩滿頷白髭鬚
臨事迴遑稱二遲
漢書翟方進號遲也不及事
分我刀圭容不死
退之詩金丹別後知傳得乞取刀圭救病身
他年鶴駕得追隨
江文通別賦曰駕鶴上漢驂鸞騰天
送呈無功守清中
一麾出守自多奇
顏延之五君詠阮咸詩云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
四十專城古亦稀
古樂府曰四十專城居老杜詩人生七十古來稀
解榻坐談無我輩
用徐穉事見上注老杜詩高人受解陳蕃榻魏志鄧艾說
太祖曰劉表坐談客耳晉書劉惔傳桓溫問惔會稽王談
更進邪惔曰極進然第二流耳溫曰第一復誰惔曰故在
我輩
鋪筵踏舞欠能微

王穎嶺薇歌叙曰蒲女作薇善舞有容艷能歌中嘗使蒲
薇一見爲動散中使罷言旋微不得從狂叟月樂天詩妓
筵勉力爲君舖又曰只是堂前欠一人退之詩艷姬蹋筵舞
的桃作劇聊同俗
的桃當是河中故事樂天詩莫見多白首好爲蕩舟劇
遇事當前莫後幾
定命録魏元忠有善相者謂之曰公當位極人臣然命多
蹇剥時有憂惧不足爲慶但可當事便行聞言則應元忠
累遭譴責憶相者之言一旦事未嘗與其志只提綱應書曰
遇事便發魏元忠傳曰哀相失在後機無咎起於酒籍
自吏部郎中出守故以魏元忠爭勸之
題曲急才常患少所[illegible]接羊飾酒待又公歸
棧羊本俗間語東京記曰晋平坊有棧羊務毛詩羸淯者
[illegible]
黃注以莊曰羸以羸曰濟
題明發高軒過圖
高軒過李賀所作見上注宗室士暕字明發
滕王蛺蝶江都馬
王建宮詞曰内中數日無呼喚傳得滕王蛺蝶圖按唐明
太嗣滕王湛然善蛺蝶雀兒曲盡精理畫太師因録以爲
滕王元嬰誤矣老杜詩國朝以來畫鞍馬神妙獨數江都
王按名畫記江都王緒霍王元軌之子善書畫鞍馬擅名
一紙千金不當價
老杜詩未覺千金滿高價尹文子曰魏王得玉召玉工閱
其價玉工曰此無價以當之
異才天縱非力能盡工不是比爲下
南史王僧虔論書曰孔琳之書天然縱放庾肩吾王僧虔書盡

給工以爲天拔所到亭者不及也老杜詩畫師不是无心
今
今代風流数杜李倉皇落筆開山川
宋書畫史曰宗室令穰字大年作小軸甚清麗文選陸士
衡文賦曰或含毫而邈然
忽忘朽老壓底却怪兒爲瞥目前
朽老謂未不見上注老杜畫歌堂上不合生楓樹怪底
江山起煙霧此用其意
爾來八二復秀出
八二當是明發行第李商詩云唐氏一門今五龍聲華毅
數皆如鍾就中十一最年少別有俊氣横心胷有山云八
二亦十一之比也
萬里河山才咫尺
[illegible]
見上注
眠明安得有突兀復似天地初開闢
老杜畫鶻行何當無拘攣向得立突兀尚書吾靈雄曰夫
地開闢耀萬舒光
明發過出高軒過使逐愈湜聞吟哦晚知書畫真有益却悔
歲月來无多
世說戴安道好畫范宣子以爲无用戴爲范畫南都賦圖
范看畢咨嗟以爲有益始重畫退之詩來日苦无多
官梅僻嵗幽過訪時於僻寺逢秋勒
謂孔士師之號二曰官甞奇尚陽詩嵗城清夜斷經過僻
寺見上注老杜詩野秋林下勒
秀句如行綵壁間
世說曰棗淑則如王山上行光映照人周禮大宗伯以蒼

壁礼天以黄琮礼地

清明似引星辰上

礼記曰清明在躬[illegible]作老蘇哀辭曰其輝光明白若
引星辰而上也按漢書曰明星皓皓者己也引而高之者
天也

憂悲愉佚百不平

退之送高閑序曰往時張旭善草書不治它技喜怒窘窮
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
發之

河寧太華東南傾

此句言擬寫之後快也歐陽生述征記曰華山與首陽本
同一山河神巨靈擘開太華以通河流

平生秀句寰區滿擬拾餘充成丹青

王立之詩話載張嘉甫晁无咎高軒過圖題跋言晁叔
衆詩叠之工老杜作王維詩云最傳秀句寰區滿

平湖遶棹開精神斗覺文字生清新

退之詩斗覺霜毛一半加裴晏別傳曰晏善屬文清新不
及娥

未許二豪今角立

二豪謂勝王江都劉伶酒德頌曰二豪在側焉如蜾蠃之
與螟蛉後漢徐穉傳曰角立傑出

要知旁有衛夫人

衛夫人蓋尚書郎李充母以夫姓自稱李衛王右軍嘗從
李書或云明發之妻亦能書故以衛夫人比之二豪謂太
年甫敘

送歐陽叔弼知蔡州

劇陰爲別悔忽二十載相望信不通

老杜詩所思隔行潦九里信不通

晚遇聖朝收放逐旋遭官禁限西東

漢書注曰波是放逐之人此借用其字官禁見上注老杜
詩存高灘滑限西東

又爲太守東淮右時吏部郎君類若翁

若翁猶言乃翁謂六一君士亦嘗知蔡州蔡州在淮西

梅柳作新詩與動

老杜詩天邊梅柳樹相見幾回新又云東閣官梅動詩興

可令千里不同風

西京曰陳元方云周公孔子異代而出周旋動靜乃里同
風蒼錄文沙傳雪蓉曰君子千里同風

送晁正民守徐

中年出別不堪更東坡登門到白頭南省望郎仍國士

漢建尚書百官府名曰南宮蓋取天上南宮太微之象也退
之孔戣墓誌曰臣與孔戣同在南省李商隱詩望郎臨古
郡孫樵高郎中誌銘曰驚行望郎錦川星使史記豫讓傳
曰智伯以國士待我

東方千騎吏吾州

古樂府日出東南隅行曰東方千餘騎夫婿居上頭東坡
守徐和逐租禹詩云吾州下邑生劉季誰數區區張與李
後山徐人故云吾州

彭郭老誇終遺帶

徐州彭城縣故大彭國彭祖所封也彭門記曰彭之賢臣
彭祖顓頊之玄孫至殷末壽及七百歲今墓猶存

燕子飛來只故樓

藏芀接見上注
知己雖逢身易老須公置醴我歸休
置醴見上注莊子許由曰歸休乎君子无所用天下爲
送王定國通判河南
孤身十載客都城
退之詩孤身无所緣此句后山自述言十年前未得官時
白社頻移寓姓名
白社頻移見上注諱姓名用後漢書韓伯休意
授館不爲他日計
國語曰司里授館此借用退之鄭群墓誌曰俸祿入門與
其所過逢飲酒舞歌連日夜不厭或分挈以去一无所愛
惜不爲後日毫髮計留也
解衣真出故人情
用須賈綈袍事見上注韓信曰漢王解衣衣我
翹材必定延枚叟
言爲相君所知西京雜記公孫弘開東閣分三館一曰欽
賢次曰翹材次曰接士文選謝惠連雪賦曰召鄒生延枚
叟
宣室終須記賈生
言爲人主所知事見上注
萬里歸來鬢如漆
定國編置賓州元符三年得歸老杜詩汝伯何由髮如漆
了知句畫更新清
年頒不發詩句字畫當亦新是老杜詩更得新清否還知
對屬忙
后山詩注卷第十二 終

雲巢編十卷

(宋)沈遼撰

附錄一卷

明刻沈氏三先生文集本

雲巢編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宋沈遼撰。遼字叡達、錢塘人。遘之弟也。用兄任監壽州酒稅。熙寧初爲審官西院主簿。久之以太常寺奉禮郎攝華亭縣。坐事流永州。更徙池州、築室齊山、自號雲巢。遂不復起。事蹟具宋史本傳。遼墓誌稱所著雲巢編二十卷。今此本乃宋高布載入吳興三沈集者、所存祇十卷。文獻通考所載卷數亦同。殆布校刊之時、已有所合併歟。又集中海天寥寥禾黍秋一首。此本題曰初聞鶴唳、而徐碩至元嘉禾志乃作題千山圓智寺。又門箴一首、至元嘉禾志作華亭縣門箴、且有跋語兩行。均與此乖互不合。或當時尚有別本、故所據互有異同也。遼文章豪放奇麗、無塵俗齷齪之氣、而尤長於歌詩。王安石嘗贈以風流謝安石、瀟灑陶淵明之句。而安石子雱亦云前日覽佳作、淵明知不如。皆以柴桑格調爲比、其傾倒可謂甚至。然遼詩實主於生峭、與陶詩蹊徑頗不相類。觀其生平屢與黃庭堅酬和、而庭堅亦稱其能轉古語爲我家物。知爲豫章之別派、非彭澤之支流矣。

雲巢編卷第一

太常寺奉禮郎審官西院主簿沈遼睿達著

歌詩

卧龍壇　寄陸九
望海亭　秦望閣
和顔叔西園春宴　和顔叔蓬萊閣
贈桃源大師還剡　送智印師還會稽
禪老閣　春日中和堂
寄題僧榮妙勝齋　送師說兄弟西歸
讀鄴生傳　觀金沙花有感
贈有道者　留題廣教安素堂
贈王伯虎　七月五日立秋初夜觀月
七月十日天陰　将去錢唐望烏峰有感
送榮叔歸蕭山　留題榮師妙勝齋
寄昭慶闍梨　過楊子望金山懷南屏師
春日懐道順稚卿同舍古體
有感　蔡邕

周巨勝　觀蕉葉
登澧陽樓　殘花
寄才仲　寄南屏師
緑髮　釣魚
澧州水　重賦
寄贈舒州徐處士　寄贈伊先生
贈長蘆福長老　寄崇德大師
贈夾山長老兼示石門蹇太傅
西閣秋杪感懐　屈平一首
雜詩六首　贈磻翁龍尾硯
春日行　春霖
春猿　甲辰年五月十五日夜澧陽觀月
陰海　清晨
稚子　澧陽大水
崇山　簫鼓曲
諷仕二首　池上
贈大中鎮國長老　遊瑞巖
天竺白雲堂　雲實山

龍潭　金鰲方丈
渙浦躬師　金山寶覺師
西上　道旁
暫來　東歸
寄四明神智師　寄雅上人
題寄老軒　次韻酬印祖德
次韻酬明發華宗　翻臺經
承示會稽大資政公思歸篇輒次元韻
赴齋　答文翁

和美叔澄心堂　碩浦觀潮
陪顔叔賦欽院牡丹　題大中寺覺雲師壁
崑山　西舍
題廣巖禪師房　湖亭懷子美
郵江上作　寄文翁
龜茲舞詩　答金山禪師
春晚偶題

卧龍雪

錯落卧龍雪近春殊未消庭前玉札碎竹裏鉛華飄

陽氣在幽暌輕寒生　翠城中清酩熱歌吹上崔嵬

寄陸九

賀老湖邊春水生野陽浮動北風輕天邊重闘歌莞響鐺裏綠舟金翠明大抵盛時須着意要知吾輩未忘情君如旁道能攜帽便逐輕帆作此行

和顔叔西園春宴

閑居喜遊覽嘯詠待春風春風來無迹潜將群卉通卧龍形勝地矢鶴鑑湖中府寺壓山起亭臺傍僸幽翻弄新儔天葩散珎叢弱柳不勝妍脩煙杳蒙籠

太守樂邦人縱觀追時豈天邊振簫琶縹眇大鼇宮遊人覽行樂十里盡羅紅金綉不誇富脩珠巧玲瓏盱睞鬬舟劇歡呼金鼓雄蹲踏水中巧公子射琱弓神技窮怪變舞衣事雍容草樹日欣欣笑語成噎噎念此駘蕩節衆樂兹無窮吾昔事冶遊後都盛朋從邇來翻潦泊白髮成衰翁欲進一樽酒坐來還無悰追懷少年趣那知化人功慷慨芳樹下日斜萬人空喧呼趣歸馭璧月生簾櫳

和顔叔蓬萊閣

毋上僊山豪足泛遊往潮仙人壽共危馬強負巨鼇
須同絶世紛於烏樂逍遥長年誓不死玉觀何嵬嶢
麻姑與按行共崖奠相招宴勞酌瓊液獻酬肯相饒
月裏振金珊風前吹玉簫至眞遊樂地世俗風波遥
我本江墅人居然厭煩囂步此重閣峨仙意何飄飄
下視明湖春浩蕩生波濤爰茲爲中峙想可娛洪高
蕭西紫霞杯泛舶顏氏瓢聊樂白駒影軒裳眞檻牢
賀老久不作吾方餌金膏輕身化羽翼把袂窮丹霄

望海亭

平昔懷壯觀欲浮滄海遊乖睽未即去歎恨成淹留
縱步越山頂危亭停斗牛顧視東北軒烟雲莽浮浮
氣像凌萬有心瞻森相投暫欣區霧明三江如帶流
信哉天地大蕩蕩難爲侔遥遥眺山川微茫使人愁
春曉看晴旭秋宵懸玉鉤未遂逢海若空然想蓬丘
老氏患有身安得六翮脩終期赤松輩款蕩成蛟虬

泰望閣

泰王昔東狩徭狩菜長生訾黃杳不下空山獨含情
瞻彼萬仞勢強茲千載名居然作南屏翠影臨重城
伊昔賢太守樂此烟雲輕憑高結棊構題敞資神明
後來宅峽地決訟休群氓仰止鎮靜姿仁心繇是閣
東州七萬井利病隨時平百姓望太守雲間引雙旌
政成宴賓從籩豆陳前楹上下此相樂於焉歌太寧
緬想仲蔚隱聿懷安石清荒湛爲用戒終想愧崢嶸

贈尨源太師還剡

金庭昔相會我髮才勝冠長嘯望海嶠志懷九霄丹
直人方少壯談笑昇仙壇一別支一載流年劇飛翰
常布早相誤多病甘衰殘道人自怡悅形神愈堅完

訪我吳山陽相傾生驩歎使我負愧恥終身謝仙官
猶吹被閭顯術與世疏寬哲達義門老爲余假吾觴

遂智印師還會稽

窮居謝世事香藹如低雲生計甚寥寥錫扉淨絲
上人遠來過高談何所聞天上曼殊吾知悅青史
至理有神仙會向貝多文法力浩無邊誰能抗一軍
爲新布金地權施成訢訢翩然振歸袂吾固殊其群
浮杯渡天塹歸路稽山垠昨夜 又雪佳氣生錫紜
推龍可棹鏡尚應事爲黃後會復何時相望此江濆

吾已與心約行當宅榆枌他年白蓮會何慙張隱名

禪老閣

少年尚淵默偃仰事詩書端然忘緼籍乃欲尋榮滄一辱未知補三獻何其愚深中稚有趣寧終渾泥塗用物必傷已誓將老江湖在人既少與於此固何誅賞心不期修澹泊自有餘儻逢安石輩知余為寄謀

春日中和堂

春風何處來婉娩不暫停芳林二三月赤白鬭數莖我念造化始有誰主其平天地不相干世人強經營

陽先肆燠沐幽禽弄和聲春風迎我咲宛轉入軒楹雖非少年客感事豈忘情拂拭久懸榻開簾敞高明衰病無可樂聊滋寄平生彭殤付一夢吾已能逃名

寄題僧榮奴勝齋

婉娩江記室故廬在西陵疇昔文雅地何年鍾梵興越江下朝海門前紺波騰蒼茫尋筆事誰似畫橋稱世道久蒙昧至人絕句繩名存誰有實身往復奚憑萬生着動靜其初匪云應紛然競其趣自然遠真乘上人學智者高談信能承知以奴為勝新題敞相仍色相不足誇是境方清澄行期授記語為我比然燈

送師說兄弟西歸

逍遙臥山館久已謝勞生春和不與較安得駐君行昔會殊可樂今歸豈忘情所樂去如歸有情終若縈引領望河橋雙舟鮮且輕揚州香紅藥雖遠弄朱櫻頻羨君此遊夢寐過吳城誰知一感別聊擭亂吾清

讀鄒生傳

秦人被塗炭鄒生自清狂暴矣不得如高祿信旁洋山東赤龍長興嘯取功名馮軾下全齊其身先就烹

古人不輕死何嘗貴其生顧已有所遣二途皆一征有誰怜是翁歆臣身狥榮未李杯酒樂倉卒禍來嬰所懷奄不救爲如監門清乃知繆膺置視世已皆輕死者良可歎世俗方營營至仁吾所師但欲窮山耕

觀金沙花有感

天艷迎人意欲迷不言正是怨深時愁腸百端不堪續惆悵年年開向誰

贈有道者

昔吾知養生始自皇人經其說逌浩博隱奧通神靈

錦囊囿中行夢寐嗟沉冥十年不一開未甘遂遺形
矯矯高平生真訣炳冊青要妙不在多一言如裝研
使人久滯念奄如病已醒豈徒固衰朽且將延百齡
我雖欲亟試未能廣娉婷明年走浚上要當宅重扃
信如君所說誓將劖心銘為報不易言高山栢亭亭

留題廣教安素堂

佛舍靜不喧求心知有道誰言幽人迹寂寥為善住
太師說法地何為號安素安得此箴言令人起驚悟
旣不起成定宜已墮諸數不說福德多冥冥知正度

念復　饒益能仁起兹護獨示醫王功豈為有生故
伊音宪法樂清言對芳樹何日敝廬歸過汝窮朝莫

贈王伯虎

盛暑劇焚燎深林稱幽棲衰殘不勝事遂得休天倪
重關人響絕惘默與時違慨念百年樂誓將老鋤犁
吾子造府戟勤拳苦攀躋迺欲強訪我清言相與稽
君方事軒冕我乃樂山溪所向邈殊涂安得問軏輗
要我有所賦將報錦與綈病思何足云有愧測海蠡

七月五日立秋初夜觀月

酷暑殊未卻微風初夜清徘徊中庭步復賞月華明
物色豈驟變人情自先驚長林最蕭洒琴瑟戰秋聲
野心獨怡懌念此歲月征聊持一樽酒憑几坐南楹

七月十日天陰

江海積陰地浮雲朝莫生秋來不為雨庭户含孤清
南方八九月殘暑尚未平大火正西流迺得逃炎蒸
衰柳弄金飈幽蟬咽復鳴漸欣泉石趣已厭葛衣輕
夙昔抱幽志何心守鏗鏗已能閉諸外無憂人事縈

將去錢塘望烏峰有感

海燕識故巢明季復來棲遊人去故里飄飄困東西
三年豈云速往往送弄睽猶如水中木那得有定稽
青山為無聊野水含悽悽人生百年樂中復失故蹊
悲歌夜半清收淚不可啼深愧社中翁生死守一谿
無榮安得辱萬事皆可齊吾性樂幽閒未遂親鋤犁
為約平生遊終不為世迷箕潁有夙心老將守田畦

送榮叔歸蕭山

疇昔來會計浮舟出江隄蒼茫望津道隱隱辟招提
蜃氣鬱嶙嶒疑有至人棲龍象兹擁衛群木皆蓁蓁

吾家浮屠老早歳離煩岦持律破三業悟道臻淵倪
法網覆衆生一念絶町畦戒刀割大葦水陸無彖犀
凡物有極勢固難叙階梯兀然披衣械誰能判金泥
六時宣法音萬生荷提攜愚人本無識有識自黏稽
如我解所説安可議東西稽首送歸馭信美舊山蹊

留題崇師瑯勝盦

萬生托鉤擂美好皆因人公能以妙勝有趣即爲真
儼雅翠山巒參差芳草新欲知閒容意[illegible]以勝吾身

寄昭慶闍棃

二年客江漢不知春與秋東來望吴越歷記昔時遊
簫山江水西萬屋白雲迷地勢既洒落家家臨水隄
中有一大士法與天台齊至行通神明多果無階梯
吾昔屢入室遂能離筌蹄誰言似金粟真已謝荆溪
惆悵强冠帶悠悠恨乖暌仍作趙魏行何年造幽棲
臨風一問訊深已愧提撕

過揚子望金山懷南屏師

滄溟有餘力揚子生狂瀾葉秋將西渡浮立成盤桓
吾豈懷土人苦厭世事艱自念從吠犬何時復丘樊

觀蕉葉 二首

春陰薄薄壓輕寒朱檻無聊愁夢殘唯有庭蕉會人
意芳心欲展復微攢
憶昔紅蕉狼藉時玉人携手淚沾衣今日芳心爲誰
展天邊惆悵未成歸

登澧陽樓

耿耿江湘萬里平夕陽明處楚山横已知多病摧生
計那爲青春感客情窂落不如孤鶴羽支離何慕古
人名追懷年少區區意還似西軒一夢驚

殘花

忽忽春已老强行芳樹邊不[illegible][illegible]白髮何用惜流年
殘紅不可擲復畏青條折榮落終歲事何心歎掇擷

寄才仲

陶令在彭澤放懷天壤間横江三百里往往向廬山
多尋蕳寂辭時訪遠公閒不復顧吏迹世人指爲頑
公乎負文章以年成倫風流不屑俗爲邑得星灣
節鉀(?)看蠢(?)参愧省日苦貢何勞事舟楫綏安可躋攀
[illegible]幾付物外勿使人事[illegible][illegible]而世人有誰偕往還

新篇定盈軸佳句不可刪南風儻垂寄誠足慰衰孱

寄南屏師

庭柳日衰落已聽莫蟬吟吾州両郭外誰感故人心卧病觀元化悠悠信難諶不為物所遷固知幽趣深情来念不淺道喪理亦沉相望五千里江漢水岑岑神遊不可到短夢安能尋不如東歸巢華髮滿瑤簪

綠髮

少年愛綠髮櫛沐對春時多病又衰瘁感事還成悲昔人寧非我我意傾何知不須下照水始識無生岐

釣魚

也上獨垂釣日斜含夕陰游魚方適意潵我亦無心投竿乃有獲頗女猶顛擲脱鈎捨之去我與女偕逸

澧州水

火行厥神淵陰雨重為沴時序亦已偕衰氣頓知潵蒼茫洞庭上五江劇奔迸民阽為魚憂浮桴具生計吾迺羈旅人高軒俯東勢携持願未免仁心安所淅胃軼瓜瓠邑平原信容裔池荷失青賞流萍蕩階砌咨嗟竹園卧淒風振衣袂欲謀一觴樂坐来詔縈滞

重賦

永念苦雨煩居然罹憂冷寧謂生怨咨甘為小人敝陰淫亦何患臨觀大川遊竹屋雖小疎補葺豈無計水性本就下平川衍無勢墊隘或不勝湫底何由濟河伯逢海若足使誇洋瀇池魚肆涵泳洋洋旁軒砌流汗一已汝蕭騷撫輕袂安得趣東歸舟航應不滞

寄贈許州徐處士

昔愛驚川游亭林漫步石道人携手行蕭然名山客誰知塵世路轡如羈飛翮林皋未脱去紛紛頭欲白

輕負皇人經猶懷稚川策幸已棄章帶遠謝功名迹聊希閉關士匹皆身為役別来二千日還丹應有獲毋忘鋒囊贈使我昇僊籍將酧金鏤脆青綾三萬尺

寄贈伊先生

在昔麻充祿招余訪仙宮崇岳九疊峻行望庵前松（是時先生種松日盛下仙觀北閑建室庵下）下馬過星壇超然挹孫風華冠眼紺髮談笑想鴻濛飲之青精飯介以朝元功頤余方羈束爲能謝人中閑雖七八歲日月何匆匆吾非人寰客不煩一言攻已知（[illegible]）安能為世庸還冊

何時就白雲弄秋空相望江湖上杳杳復蒙蒙

贈長蘆福長老

達磨西歸不記年雪山消息更茫然行人不會真如事唯愛長蘆含暮烟

奇崇德大師

滄波耿耿太湖邊引領西風為悵然已會老師忘世事阿蘭那行即真禪

贈夾山長老兼示石門蹇大博周輔

古佛不疲法處處唯青山如來大道場多出荊湘間

吾聞夜山勝欲往倦躋攀一接老師語已如陟孱顏秋風狐猿嘯絕壑古松殷夜半天樂清龍象稽首還為我告卓令法樂元非艱欲令沉痾愈邂逅登至關

西閣秋杪感懷

秋入孤城萬木凋荒山野水出林稍澧中芙落無烽天湖上風雲有關蛟經歲杜門人不識終身謝事世何嘲故廬寀寀為峰下誰為迎霜葺艸茅

屈平

屈平已放逐行吟成九歌孤心抱幽恨君王將若何才調固瀟落胡為情慮多哀哀撫長鋏軋軋感女蘿彼已不我待吾將懷彼那空令汨羅水千客泣清波

雜詩六首

悠舊竹林下秋來多獨往豈無夕禽喧固勝人語響欲詠鶯天歌文雛雖自強何如默默為中心亦憶賞

夭娥屬客舞府樂寂聲寥翹君列中堂于以娛終朝誰言野人樂孤坐自逍遙青松有幽操白石割圭刀

大生君朝露衰樂迭相招焉用金玉姿茸被膏火銷翛然卧林下不繫市與朝何必薄周孔使我為

身世日泯泯譬彼一毫輕胡為餓首陽不必造承明達人不言命耻向寵辱驚不為檻下虎即作林中麋

惘惘欲奪俗皎皎還為名卜筮雖小藝逸哉嚴君平

古人有精思飄飄出天壤遺形若飛翔寧復顧煩鞅高鳳會幽趣迺貽漂麥讓傑寇好遊適初聞內觀賞

希夷本人境奚憚不可往有說即忘言指象真為駐火小負不爵長大好丘壑天事與人為信哉何寥廓

乃知長長行皆為名所縛寧為瑣瑣人有非利所纓至行本無為俗論自美惡強行或顛沛終始豈億度

朱張信吾師王貢不可作咄咄轅門駒毋以吾斟酌
逢人體無為汎汎若野馬胡為狂夫志睊然小天下
知足自有餘多謀始恨寡可否必繫己出處為用假
大塊勞群物吾生信客冶死生會如一高情迺能捨

贈磻翁龍尾硯

龍尾山盤八十里龍尾有潭下無底秋月亭亭潭氣
黑其中有石色如墨山川秀氣散不為風雲積不為
砂礫融結至寶有物主水上經營無處所經年始獲
不敢賣我昔遊江南有客遺我誇龍子吾知龍能變

化是或不可制追琢為巨硯大筆揮離騷中圓體天
形外方作地象精光熠熠角生浪熟視乃有斜羅文
瑩潤無與比玩愛何可論我今樗散無所事特贈華
陽鴻筆麗藻人吾聞蜀都多學士真諸文府為戰具
君如窮經遂絕筆請與大軸傳後嗣

春日行

宮梅樸地白氊斑細柳結煙金縷繫春華年年來不
已人生七十半衰殘少時豪放猶不歛何況羇棲落
荊蠻囊中琵琶金鳳閑古曲情深屬誰彈病目矇矇
對荒山東風有意為棲閑棄置萬事一夢還江湖水
生愁夜寒

春霖

春霖漫不已楊柳一何衰江國多晏寒微暘來亦遲
豈不念向榮惜逐秋風悲植物固如此勞生何可為
誰將區中境還與青松期匆匆從古然滯念良可遣

養傭

孤猿逸重巘清嘯久不聞中懷為牢落日跂吳山雲
宓子有深致遠將清思分蕭颯野人愁慰我澧江濆

動靜得宜性超然離世紛春華二月來苑囿爭數葉
誰言閒閑趣聊以樂朝曛毋懷故山歸吾將汝為群

甲辰年五月十五日夜澧陽觀月

少年悵不樂明日何為載揚眉一邂賞寂寥更傷懷
念昔吾州樂泛舟湖上來佳賓遝所好歡計成金罍
妖歌有遺響度曲清且哀留連夕陽下夜色起山隈
光明水晶域素彩中天開龍香弄微風四顧絕纖埃
澄波照上下倒景出瑤臺紅燭漸向微始知夜漏催
美人屢更衣含咲玉山隤歡樂殊未央鼓枻中洲迴

人生無憂患過榮且銜杯悵余失交臂萬里來天涯
羇愁那無感情懷長如灰神遊忽自笑安知顧形骸

陰雨

楚梅半已熟苦雨含淒愴不孅茅屋踈頓喜方池漲
洞庭納七澤萬里相搖漾凝陰有餘潤雰霈劇浩蕩
古稱卑溼地久滯累丁壯況我憔悴人那能保亡恙
連下雙鳧嬉竹裡陰泉響寧無世慮迫聊且安俯仰

清晨

清晨振衣起起步芳池側徘徊俯丹檻倒影見欺魄

不識稽中散定非風塵格長懷謝靈運本自林泉客
吾衰厭世道不以形為役顧非冕弁人冕弁匪所適
永嘉有謝公嵓向遊其中觀盡條條甚覺野

稚子

讀書北軒下獨說太古清稚子請我說糟粕頗何明
念彼鏗鏗人方起浩浩情遺編以蹈彼於理或易乎
深愧鄒魯生章句昔成名記問數寸間孰知躬所行
為人當所有利如九河傾中性或易遷吾志將難撄
沈然美造化庶使學躬耕

澧陽大水

澧陽地湫底夏雨無時休疏惡三尺城民吡為魚憂
竹屋易飄蕩薄我生生謀羇人豈但危餘隸負杵浮
洞庭信巨浸畜洩浮荊州無廼中江隘千里壅其流
永懷吾州樂宅土何夷由海隘不假多歲旱亦有收
胡為此契闊恭下安得瘳嗟嗟南土人孤縶守一丘

崇山

火小諷二典已知崇山遠竭來澧川溪迺更識崟嵬
始詠皇國盛土宇包前朝荒徼撫民社置官領數條

須驚羇旅迹舟車任飄飄中吳五千里衝涉信已遼
使人重增念鬱結自無聊何當奮歸棹江漢水迢迢

簫鼓曲

樂不在歡合悲不在生離感此簫鼓曲已堪華髮衰
月明大隄路雨暗浙江西狼籍一盃酒淒涼千里期
誰言天涯恨逸韻起想思清角竟不返悒然心不怡

諷仕 二首

仁治貴不殺為吏澀頑敲孰謂才不才跂跂在高位
沼策恭過惡行建元侯旆冘散坐姦賊還來沼善地

世無三年糞烏待終身蘗遂使貪猾人昂昂罔知畏
政治明賞罰於法不假易吁嗟韓馮翊胡為乎孫戚
聖人不出世斯民憂倒縣仁心欲援手寧以身爲先
仲尼貴用我孟子推諸天二聖有特立何嘗待後前
後来迺昧已惘惘為利牵紛拏竊古語不顧内所愆
信如一丘貉孰有然不然苟伸刀割用於世已爲豎
騶雞鍤釜誰知重烹煎然提地史録不如觀長川

池上

池上少人迹多霧含微陽幽禽有清弄戲巽汝洲傍
顧余不知惧知是機已忘

贈大中鎮國長老

昔從東南来税駕依金地迎風步峻閣始眺灃陽市
蒼茫烟霧下一水縈如抉處落雜連峰精廬逺相峙
宅土信覊客杜門忽彌歲風雲一蕭散身世兩無累
懷歸悵有感史遷念留滞引脰企昔游野馬埋蒼翠
何時藍轝去復將老師值請掃嵓下石為法空王偈

遊瑞嵓

已恨初年不學儒老来何處更参禪西風摧落歲事
晚卧對高嵓看落泉

天竺白雲堂

四十餘年随世緣眼昏頭白更茫然它時一念若不
斷来向此山開福田

雲竇山

世路家家何年住青山白雲且淹留千尋飛雪下嵓
竇落日洗耳前溪頭

龍潭

潭中有龍不可知但見瀑水從天来或欲舋鍤畏血
指却上北嶺聽奔雷

金鰲方丈

金鰲山勢高崔嵬乘輿已泛滄洲迴計較百年能幾
日不知此地何時来

漁浦射師

江東江西多舊遊十載重来蓬鬢秋多愧老師覩白
在船悤渡口送歸舟

金山寶覺師

不安吲訟強西遊二月春風占渡頭寄語道人莫相

笑歸時迎我到瓜洲

西上

一年為客厭西東白髮生来百事慵道路莫驚行李薄初無盛意學終童

道旁

道旁桃李鬭芳菲歡意長隨斷夢歸夢去夢来何可計春風斜日鴈孤飛

暫來

重入都城誰與都韜来還去不知春繁華年少莫相咲身是無為閑道人

東歸

斷知無樂亦無憂薄有田園滄海頭得意已同毛義去欣然載酒上東舟

寄四明神智師

甬水樓頭看盡山南城寺裏扣禪關老師多事猶相記千里馳書慰病孱

寄推上人

幽樂軒前春欲歸紅葩綠蕚鬭芳菲一杯新酎邀誰飲石首魚鮮赤盤肥

題寄老軒

道人寄老故山前雪頂霜眉意嗒然門外少年方作樂誰家為汝說因緣

次韻酬郎祖德

老去法光不足驚嬰寄世事或能精眼花頭白終無用臥看紗窗曉日明

次韻酬明叢華宗

長卿倦遊欲東還幸與諸公俱出關世事轉頭都委

夢人生何計得長閑殘花爛熳飄村塢細雨廉纖陽碭山誰寫熙寧十才子老夫亦入畫圖間此有正元十才子畫閣圖至今多刻傳本

承示會稽大資政公思歸篇輒次元韻

進退不辱古已稀能知二虢蓋有數中間已辭五鼎食今年欲絜一身去引身欲去強餘老東部聊復須寬詔人間萬事如一夢何人顛倒真可笑紅梅夜發新春枝黃堂宴坐賦思歸已知無心更無礙青山壓歷孤雲飛

赴齋

爾來世事久忘懷十日長閑九日齋白髮蒼頰見無
相不妨應供此間來

翻臺經

不見康樂初翻經崇臺百尺但有名當時抄意這可
想木葉蕭蕭畫青山橫

和美叔澄心堂

巳悟無生杜世機誰能操筆更題詩平居赤軸粗有
適老去長齋不強持炯炯色空都可計紛紛多事豈
煩知有人欲識澄心要但問君知我為誰

荅文翁

陶令初尋彭澤來相如已搆臨邛臺正當御丞行樂
事惠我鴻筆何為哉湖中多魚近易捕石上老蕨拳
未開夫子不肯至我室行駕畫舸遥相陪

奉陪穎叔賦欽院牡丹

昔年曾到洛城中玉椀金盤深淺紅行上荆溪溪畔
寺愧將白髮對東風

碩浦觀潮

放舟碩浦望江流烟雨冥冥小麥秋長憶故園遊觀
樂不知此地有潮頭

崑山

崑崙山在玉關西此地還疑暗有蹊玉石不分殊可
惜背臨斜日望虹霓久旱禱雨山下故有是句

題大中寺覺雲師壁

老來情緒似秋烟水畔林間不計年世事紛紛何可
較城西寺裏學參禪

題廣嚴禪師房

二十餘年談性空不知強聒盡無功愁來白髮如秋

草為置浮生斷夢中

西舍

壯志已謝不復尋無賴老境行見侵已知筋力不自
任況復華髮如霜林少年裁詩喜言老誰知老大都
無心閑學維摩坐禪定戶外唧唧鳴幽禽

郭江上作

秋潮拍江余數去二參寫谷江之下疾目不矚西飛
鴻幽懷長寄斜陽樹且余欲行去何之白雲繚繞故
山樓蒼顏終不為人役不妨抱甕治田畦

湖亭懐子美

秋來湖亭誰與樂荷華半摧柳葉落憶昔榜舟乘夜月行觴數與君相酢如今一西復一東有如萍苴流水中白頭無心治世故何時勝處重相逢

龜茲舞

龜茲舞龜舞始自漢時入樂府世上雖傳此樂名不知與樂猶傳否黃扉朱邸晝無事美人親舞教坊譜衣冠畫得畫圖看樂器多因西域取紅綠結裀坐後部長笛短簫形製古雞婁揩鼓舊所識鐃貝流蘇分

白羽玉頰二女高髻花孔雀羅衫金畫縷紅靴玉帶路遊出初驚翔鸞下玄圃中有一人奏羯鼓頭如山兮手如雨其間曲調雜晉楚歌詞至今傳晉語須臾曲罷五前為歎息平生未嘗睹清都閒死昔有夢寂莫如今在何所我家家住江海涯上國樂事殊未知玉頰邀我索題詩它時有夢與誰期

寄文翁

白兎觀邊僻路長華林修竹到南庄比鄰雞犬易過屋邃意琴書動滿床目斷鵷鴒分漢節心隨鴻鴈極

天潰欲移畫舸遥相訪正恐田家五月忙

答金山禪師

遠公手札遠相招陶令慷歸正髯陶遥想宴堂長夏靜坐臨江水看風濤

春晚偶題

幸有陶公五株柳不惡河陽千樹花數日東風吹欲盡小軒寂寂日西斜

雲巢卷第一

從事郎處州司理參軍高布重校并監雕

沈氏三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三

雲巢卷第二

歌詩

次韻奉酬文翁　奉酬舜文即次元韻
張公洞下　題楊師壁
奉和敦義張公洞　將行寄蔣三
招靜之　陽羨浮翠亭
昭君操　酬思誠見贈
寄慶復允中　表表姑挽詞二

初聞鶴唳　和穀公賦謝僊
和李正甫喜雨　和李泰叔
和清順　龍居觀泉
贈清道　贈覺師
鼎楊高士　池陽三絕
林平二絕　西齋
雲間　陸機雲碑
和宋平叔真子謡　過水心寺訪芝上人
泰叔召食鱠　泰叔求桂栽
次韻和宋平叔　自懷
次韻和李正甫　白鷺
戲贈伯洲洪備　題徑山二首
和李子儀即元韻　和張寶臣即元韻
和李正甫　和李泰叔見菊有感
酬海公即次元韻　方池
題上天竺　走筆奉酬正夫即次韻
聞杜鵑　次韻酬李正甫對雪
行田舍　題宸奎閣

次韻酬公夫二首　次韻酬李泰叔
召邵彥瞻　題盡雲亭
次韻酬鄭榮緒　夜坐有感
新作小屏　閑窓
和顏叔冲叔觀　奉陪顏叔賦吐綬鳥
奉陪顏叔和覺師　復和二首
惠黍上方　善權閑軒巖
次韻和允中送覺師
秋早登任閣　戲呈慶復允中畫

奉送景升西上　雲間
奉和宋平叔　題上天竺天仙閣
次韻酬泰叔　庭栢
竹軒　黄鸝一聲
舟行　道中
九龍洞在鄂州　西津
讀書　愚溪
雜詩四首　詒隱者三首
善飲　禹山
晉室　東嶺

次韻奉酬文翁

昔人幽操有至樂吾豈含華企冲漠已知勞生委夢幻不問萬事紛紛作四十年來春復秋但見花開更花落最愛長夏逕我懷新竹森森初解籜修林喬木結青蔭下敝文牕與朱箔已將形骸付物外何必高下窮崖壑老去詩書強遮眼尔来悉已懸高閣多病不賴世人知吾亦於人無厚薄陽狂長鄙何乎平紘歌偶似陶淵明無事長甘數斗粟終不肯就五鼎烹

南庄夫子謝聲名婷我田家蚕且耕誰知此意正相合假寥應咲眷諸生

奉酬肆文郎次元韻

我生無庸知斷絡也分老死塡溝壑不能棹舌強附會何暇論經更穿鑿箕無饘敢欲生塵玉川婢籧篨常赤脚世間要塗不易驟身外名韁誰可縛本無道義輕王公亦不悲傷念流落水鄉夏半不廉熱繞舍新篁尚含籜訟庭勾釘非吾事吏桉煩碎都可卻農民漸使安甽畝和氣終須蠲疹瘼子羽不肯過我室懸

榻何妨卧西閣年來多病亦廢飲墻下度泥委杯酌舊學迂疎不適時譬如石田何可鑊欲補大鵬逐旋嶠終不勞心事弋繳行當歸掃烏峰下試煉金鼎長生藥

張公洞下

道人升天久不迴至今洞門向北開當時傳杖人不識白雲繚繞山間來闐然初望燒香臺百步九折多蒼苔僕官委蛇斂俯肅霓旌羽盖光漼漼鶴馭欲下風作媒雲㨂白鳳勢欲頹嵌巖石孔誰敢飮洞下風

水聲如雷龍車遥遥断消息數百年来化為石六朝人物丘墓壞白骨盡為泥土蝕吾昔已煉九華丹欣尋二洞窮幽邃稚川方求句漏令是史亦賴旌陽力手種青菁期可攀未能脫去空羈靮籃輿往来不憚勤搔首山前髮班白

題楊師壁

年来病勘厭尋山且寄清冷白水間最愛楊師舊茅舍頻来借榻伴高閑

奉和敦義張公洞

誰識此間非洞天白雲輪囷石蘭班松篁蔽空世務隔日月不動仙家閑金堂玉室不可測霓旌羽蓋終當還蛟龍沉淵馬空住會與楊許來追攀

将行寄蔣三

春風迎我到剡谿行看秋成憶故畦衆與叅来何可恨為君引領陽湖西

招静之

淅西夫子昼相陪解印新從海上来借得谿邊五畝宅與君共酌任公臺

陽羨浮翠亭

江南山川君奔鹿下照江流翠相矚朝望長干暮石牌山頭年年春草綠我昔常愛江南遊當時少年今白頭人生匆匆寄幻事六朝得喪惟荒丘陽羨本自江南州水邊孤煙千古愁沙禽閑閑夜相呼稻粱自足知何求我生已如不繫舟投老為誰計沈浮胥間墨綬亦偶爾此地欣與心相投行歸三吳卜幽隱不復更到枚田洲漁父丈人莫相笑解带於此聊遅留

昭君操

王昭君漢宫女漢宫女嫁配虜生如飛李花皖皖託朝露春風一摧析寒落在泥土君王委心事匈奴不知匈奴在何處黄門扶我上車太遥望漢居隔煙霧十年燕下學畫眉不知還為娥眉誤當時恩愁或易忘今日悲愁那可訴夢中往往作歌舞滿目異類誰與語但見驚風吹塵沙豈識春還復秋暮山林強鬼向夜哭夜夜氊車宿荒戍胡人從來不照鏡但見白髮垂霜縷念知此意終不傳獨自援琴彈作譜彈作譜寄與漢宫人一曲未終淚如雨

酬思誠見贈

都下相逢意氣歡翩翩清興到江干壯心已謝馳千
里薄祿猶慙繫一官開北水雲隨所適朽如溝木不
勝𪏺欣然於此重相會一讀新篇九起歎

寄慶復允中

木葉飄蕭已半殷試臨高處望君山野田繚繞來時
路盡䑸追過數日閒坐想故人應見億如今禿髮不
勝班兩州相望無千里莫惜新篇斷往還

哀來姑挽詞

不盡華髮養奄聞朝露傷人雖恨長夜生已在西方
靈精過空坂羅繻空北堂欲知蕭史處松柏正凌霜

又

憶昔祖姑前曾觀八法研常嗟道韞在終愧右軍傳
幻化已委世清明當作仙松門一長慟丹旐上新阡

初聞鶴唳

海天寥寥禾黍秋人籟已息煙霧收數聲鶴唳草堂
靜何若更向咸陽游

和穀公賦謝傳

常愛金泉謝自然題詩多在蕊珠篇玄洲靈草自有
種西郭故人還作仙飛馭飄搖誰可想斷雲流散世
空憐錦江何處無由到乞與齊諧異日傳

和李正甫喜雨

朝來靈雨下巖阿秋氣歡聲到處多頓起西疇千頃
稻斬新南浦萬重皮乍欣勝意開尋賞晚得高吟更
作魔憔悴病夫毛骨爽巨床坐聽四明歌

和李泰叔

一身已與世相違寄假虛名竹帛垂老去讀書聊自
遣病多飲藥倚支持長因斜日增離恨却有秋風慰
所思屡屏高吟不即報使來多值欲眠時

和清順

世事咄咄非余知常愛天籟林中吹子雲老來亦嗜
酒泰女慶曲釵頭璃不忮不求自得趣不知梅蕚生
南枝昨日偶尋北山去清曠正值窮冬時道人相惱
更題詩信道匡鼎解人頤

龍居觀泉

泉聲泠泠山間落山下有田朝夕作東涇西瀆乂已

涸夜来暴雨溪聲惡我欲浮舟到西郭山前灘瀨石
鑿鑿坐看橫流出林薄欲行未行翻不樂朝市權利
方相搏民聲愁嘆入溝壑不如曲几安寂寞我享趙
子清都樂

贈清遠

少年好書老彌篤牙籤錦囊數百軸江左墨妙世不
聞有唐諸公粗可錄諸公草法無可稱中葉始有張
顛名張顛下筆有神會其妙不似點畫成後來沙門
有藏真措意瀟洒尤更精當時二子最名盛至今學

者皆伏膺本朝蘇公名第況汝南蒲陽亦有聲比來
諸公已老死其餘卑俗類可憎我昔乘興遊都城列
子示我新素屏始知無擇得此道長沙道人今復生
歸來窮苦棲柴荊惠然相訪得意形贈我數行豈無
意勢如九河注滄溟中間龍屢降復升歘伏不暇獨
可驚白欲何能謝言情欲贈金玉還愧軒懸勲之權
喜不勝使我區霧老後明

贈覺師

我昔乘興遊荊溪數訪道人谿水西道人飄然捨我
去有如白雲謝汙泥我來雲間亦未久惠然相顧携
枯藜時人莫將老相識解空第一須菩提

酬楊高士

秋來富砌看金錢不為流年悵白顛已向滄洲逢九
日更欣高士況新篇牛山誰見沾衣客籬下空懷採
菊賢遙望白衣猶未至不妨細雨竹窗前

池陽 三絶

池南柳色未全黄池北萱芽尚帶霜老去尋春不嫌
早春深留與少年郎

水南殘鍾水北清浮雲斷處玉鉤明持盃欲飲還看
帽十里春江如鏡平
寒煙寂寂鎖青谿圓月亭亭上曲堤小杜風情遥可
想開調絲竹舞金泥

林平 二絶

林平勝處向東紆水轉山迴盡不如或息或勞都可
樂白雲深處五浮圖
河邊柳眼淺煙浮騰破春歸一歲休不復平時羈旅
恨離明還泊北城頭

西齋

東齋清曠西齋靜上下往來唯一徑幸有方牀不得眠行休已有陶潛輿

雲間

野田茫茫秋水清生盡蒲葦無人耕不知三吳地力壯老鶴空向煙中鳴

陸機雲碑

朝日欲出已復西人間興廢那可知崑山陵谷久已變水旁唯有將軍碑

和宋平叔莫子謎

南方氣候多不叙茫茫萬生亦殊趣人性雖或異所宜莫不知愛膚與肌時方盛夏困多旱高堂方喜透我私有重名爲物甚小樸樸無狀安能爲諸公所賦雖甚美盛道當吻良見歎虎豹齒牙利如兵我尚不畏矧此微微物曾不如蚊虻天生有命各有情何用識侮起紛爭我心坦然如日月我若吸吸我當罰

過水心寺訪芝上人

行年四十髮已斑似夢非夢寄人間數日秋風稍強徒開尋戒律過南山

泰叔召食鱠

酷暑陰陰不可活聞有玉鱗纖手割不得相從飽便腹空聽高吟何灑落

泰叔求桂漿

越人遠寄桂花漿凝壓欣聞破鼻香遣遣小奴分送客夜來已敢不堪嘗

次韻知宋平

憶昔銜盃折梅處孤山寺前千丈塘横邊青林關殘

雪暗入紅袖番清香住遊都城雖屢賞縱有素豔終殊芳莫辭遠林行百匝更嚼嫩蘂薰愁腸

自懷

十月北風泝船迴官曹無事人更稀欲沽斗酒自爲樂囊無一錢還典衣平生懶性不預事終老閑暇誰謂非筋骨衰殘若畏冷更移方榻對斜暉

次韻和李正甫

故國重尋梅柳春自憐頭上二毛新已知櫚默安與位寧免低昂為有身前日少年都自夢比來賤仕始

憂貧多慚幕府文章客都為風光作主人

白鷺

清江濯濯生菰蒲一雙白鷺雪不如輕煙細雨不肯
去潮來正有浮陽魚

戲贈伯泓供備

公子好樂惟好琴初傳一曲費千金其聲微妙出世
外君聽無聞古與今烏孫琵琶止四絃濮上箜篌人
不傳西湖圓月籠修煙一盃綠酒為陶然

題徑山二首

昔日道師開法筵老人化龍去山前至今勝迹冠西
境高第相備為敬田平生自得物外趣邪來更薄區
中緣終隨老師學善住行種芝草休天年

五峰相望勢如掌中有紺園閟龍象坦受曲道兩盤
迴不知身出浮雲上浮雲悠悠覆朝市朝市小人兜
中沸暫來欣得避世愁奈我未老先白頭

和李子儀即元韻

胡人泛舶萬里來頭上氈布纏作椎達武書琛然羅
獻元和亭榭不求材惠州舫沉香亭子材令市舶沉檀安知不用君王方
講羽干舞太守何妨樂聖杯莞庫賤生固多幸天邊
長見利蓬開

和張寶臣即元韻

始余倦遊念還家一身泛然寄天涯頭上白髮日益
加朱顏不駐爐中砂飄飄逸氣凌紫霞猶着黃綬趨
泥沙烈日謾憑烏帽遮窮巷歸來夕煙斜閉門正欲
謝喧譁何憚屋室多痺宂楊柳欲蒼鳴饑鵶八月秋
風想乘槎市中有金誰攫拏自欲歸耕老畬畬嗜好
已背梨與樝鄉復開口增譀譀眼昏白晝生黑花老

悲獨向兒女夸枯轍不能活鮮鮒騏驥垂耳伏鹽車
一官欣得飽魚蝦頓首致謁辭當衙愚拙不過何復
嗟川陸舊遊殊不遐才渡揚子已聞哇吳女蓬鬆多
髿髿西湖信美謝君耶松竹夾道繁根芽勢利屈曲
如盤蝸衝青變化乃龍蛇深園召客舞雙鼉撫手相
勸鏡呀呀西崦老師自煮茶太守陳樂奏渝巴湖水
洗面去塵痂故山白帕晉文沙田裏小兒放豬豭為
樂往往鳴簫笳亦有狐兔恒怛罝令人指手徒為揶
賤職馳使告及瓜車來兩東絕紛華箝口不復露頰

手聯書相依瓊典㕦上官庇覆不汝瑕優游重見林
中範四時風露換物華新詩迭致思無邪吾子俊接
識可嘉豈獨鄙言數矜誇高吟大字耀欲麻時雖未
身道不汙屢出珠玉能愧眷麻姑手爪爭見爬長痛
蚤呪理不差正如予戟相盤叉

和李正甫

山川旱氣赤如虹大海半涸驚魚龍行人渴死道不
通時見飛鳶墮長空日輪軋軋未肯昃獨坐高堂酌
瓊液下視萬屋生白煙不復平日瞻青山閉目欲想
瑤池瀨欲往萬里增黃塵長億儗人李太白若乘鯨
魚應騎鱗晩飡一盤薦黑黍出鐺已敗色如土忽得
諸篇排硬言伏讀未終汗如雨

和李泰叔見菊有感

雨露蕭條歲景催庭前黃菊未全開揚雄嗜酒寧為
樂杜甫愁吟亦薄材故國欲歸行解綬滄洲無路可
浮杯新亭秋興君知否潮信方隨月色迴

酬海公即次元韻

早遊諸方見佛祖若能開口便相許長安當時王老

師不聞寵言反細語大道道是本不遇青天萬里孤
鴻峯比來多病卧壞堵低頭不茹亦不吐上座何為
相示來龍駒豈煩伯樂顧更須歸去造丈室擧拳便
是諸魔踣

方池

森森古木蔭方池池上秋來一夕知墜葉沉波青徹
底倚欄無事看魚嬉

題上天竺

平生未省人間樂老去惟求世外閑它日終當斷家

事藍輿蓬艒訪名山

走筆奉酬正夫即次元韻

樂府古有行路難但悲白髮憐朱顏時命多向賢才
慳詰屈不平萬世間壯心欲馳歩輒踊試出鋒穎官
已療中心忽忽慘且煩不如歸去江海間要難大刀
數撫鐶何陋九歌與八鑾自顧鄙性疎且頑雖能隨
時事黠姦從來多病筋力孱正當落魄卧深山巖廬
數椽粗可詮安居里巷鍵重門終日無人跡苔蘚
蒂下修衣抉縣高歌一曲舞雲裳比鄰有酒時見領

春風秋月與我閑夜靜佩玉鳴珊珊高人逸士或往還蓬舟自訪來前樂行歌紅藥與香蘭已增俗物汙塵寰一身蕭然念早綠鬢髮憔悴半已斑誰能更問堯典翳且聽溪水聲潺潺強來爲吏腰必彎幸請君詩錦繡篇相望轉轉何可刪君豈久居五兩綸

聞杜鵑

杜鵑花發春山明杜鵑鳥啼行人驚世上有誰能忘情一身雖家作遠行爲名受辱爲法擾爲利被拏爲官爭憂愁嗟嘆向誰說那忽聽此斷腸聲吾家家住

在泉亭煙水相望數月程呼兒酤酒多酌客聊用相慰如平生

次韻酬李正甫對雪

苦寒冽冽日夜增朔風軒軒勢相凌遠山積碧空崚嶒高堂閑坐擁敝縕欲釂一杯意已仍結歌黃竹但火膺愁雲漫漫方四騰海氣上薄初不勝雪線雖下風作稜漸著弱柳頭鬚髻半積軒砌發幽層枯樹凡凡愁飢鷹紛然不已失搆睦一飲一斗心易矜試要薄冰猶戰競圓圭方壁降復登憶昔前年正嚴凝攝

事大蜡清晨與平生看雪還來曾健僕駿馬半醉乘或前或後望交朋不辨明河與玉澠烈火萬炬氣不蒸被面惟有凍與冰歸來心目如水澄喜看道傍刻作燈豐年爲瑞古有稱凍死何暇談郄滕欲邀君飲恨不能相酬莫問準與繩

行田舍

輕煙微雨滿金塘天氣清明看下秧筋骨已衰雖自力田家次第賜壺漿

題宸奎閣

至和天儁臨御久能適祖印空諸交化成殿上召禪師親宣玉偈傳金口鄮山山上建奎閣宸翰光芒燦星斗江湖小臣稽首觀永爲茲山傳不朽

次韻酬公夫二首

野性孱踈寄浩然不邀虛譽借人延賤官牽師終非意故國歸休粗有田平昔是非猶可計後來去就耻爲賢西軒一夢無餘事不似南柯與世傳

海船不來官事閑朝雲夕雨看西山強從委吏心雖易欲避時人勢亦難臥操古書聊自適醉攀庭樹幸

恬頻因尋舊友清歡意猶有榴椐數廢班

次韻酬李泰叔

歲寒倚遍角東樓喜上江邊一葉舟流轉生涯長碌
立飄蕭官況信雲浮欲逢故舊開青眼先得詩章說
白頭縱有一樽聊可飲正當相對論窮愁

召邵孝瞻

青峰疊疊西南馳上下佛宮觔力疲一樽欲與魯山
醉悵望車馬來何遲

題垂雲亭

老師有意出人間便學垂雲也未閑帶雨有時歸北
嶺隨風依舊過南山

次韻酬鄭榮緒

長夏若袢暑何遑可開眼為約山間行遠訪金像館
時當歲寒凶人跡尚猶罕況復有遊客來結青雲伴
古松臨水瀨我意秋可欽悵羨彼中人一去不復返
高深共巉崿我道方坦坦山僧多故人不復怪數誕
延我大寮伴酌我流霞醆共小不預事老大更慵懶
巖花為誰爛藕絲問獨縮不來復多雨昨夜重湖湍

欲移一舟歸舟敝不可棟世事久忘懷吾言固無間
無樂亦無憂亮非斗筲算

夜坐有感

齋閣夜不寐耿耿對華燭眼病懶讀書投老亦忘欲
華齡非我領終不蹈迫蹙五畝窮巷居薄有數斗粟
歸未解衣快何為愧仰屋天晴步明月雨暗一棊局
四慶正擾兵百姓食不足為謝支離疏吾方外羈束

新作小屏

少年喜讀書偃仰在方床不知晝日勞常定秋夜長

烔烔户牖明猗猗燈燭光我樂自有趣肆驕步康莊
直學貴深思千古浩無方投機踐聖域所戒急且狂
常鄙小人儒不能忘軒昂謟諛已陳語何為浪遑遑
不來四十歲鬢髮已如霜回首念疇昔此意殊未忘
曲屏倚方枕可以寄彷佯誨言示稚子朝夕當此強

閑窓

齋居病紆鬱況復當梅霖驚開小窓明坐對佳樹陰
翠微映書帙凉氣生衣襟豈惟豁心目聊可發幽吟

和顏叔冲叔觀

疇昔學輕舉衰齡恨未逢慇懃尋福地邂逅聽仙鍾
唯阜規摹古煙霞氣象濃湖開左派句曲聳西峯
宮殿瞻黃皓風期想赤松區中誠久厭物外或能容
落日窺三島陰雲隔九重蛟淵無往害兎井識遺蹤
遐企旌陽隱旁鄰函里封翹心冥有感稽首敢忘恭
幽士期相訪扁舟志未從拳拳望僊境凡父歎猶龍

奉陪頴叔賦吐綬鳥

佛舍有珍羽垂領秘丈綬對客輒復吐粲粲如綈繡
其吐豈適然乃在喜懼間已吐亦復收倉卒一瞬還

緣玉聳角毛裼羽珠攔班方其振舞時意氣艶且閑
吾欲語阿師不如放深山稻梁使自得不復勞深閑

奉陪頴叔和覺師

疇昔欲求法初叅潙仰禪已知物外趣頓謝區中緣
不學蘭那行終歸兜率天即心如有證何暇問方圓

復和

老師善言法何者名為禪不復著言句應當離事緣
挹水何有用攀雲誰望天欲知證心要為我示偏圓

又

嵩岳沿訪到少林方坐禪於世誠大事投機非小緣
休公秖彈指　老呼蒼天子能分半座爲畫相先圓

惠聚上方

卧病甬東久偶尋吳會游不知陶令意乃與身爲仇
恤隱豈不美更恐增人愁黽勉有餘暇強來訪林丘
此地多山石鳥道與雲浮松筠歸回合四顧皆良疇
僕本山野人聊此謝覊愁從容日已夕歸意良悠悠

善權閑軒巖

古寺寄林丘清泉高下流山僧空自老岩石不知秋

龍去潭水白猿冷楓樹迷軒前一擲局誰與汝忘憂

次韻和允中送覺師

心在白雲居道遙誰復如從來樸事少終與俗清疏
師已脫敝屣吾方還故廬它年若相見應更老渠渠

戲呈慶復乞畫

鷙鳥寧有種詩畫多不傳豈期猛厲氣專責鷹與鶻
有客畫鴉鶻古亦含妖煙羽毛被玄甲爪用森戈鋋
想見太公望桓桓統中權何如鄭中尉側目誰敢前
吾方病拘攣逍遙濠水邊賞此神駿物霜風相孤騫

從公乞缺墨小齋伴寂寥何以報稚況作詩致卷卷

秋早登住閣

病夫湊拘欝遐賞寄重閣大火欲西流高林已摧落
海旁土氣茂風雨易回薄數日多狂飈餘暑亦潛卻
千山在大際清氣逸可託平生樂煙霞盎岀誰與約
緬懷攙雲筆襟靈信夷廓草草謟危機千載尚可喙
吾知非世用白首甘寂寞攝令亦偶然何能來民瘼
勻釘盡誅斂下筆良多怍不如陳大紅行歸老丘壑

雲間

蜮殺去陽羨秉符望雲間腰垂陶令印意在桂生環
斯民久困敝何用惠孤瘵於心儻有愧拂衣歸故山

奉送景升西上

京口楊夫子知名三十秋青衿尚為邑相見於江頭
傾蓋曾未久歡若平生遊遷當及瓜代告然治西舟
薦章滿公車行想拜恩休萬里起駐步青冥耿雖儔
余方歸東路於此悵莫猶行觴莫辭醉分袂雲間樓

奉和宋平叔

海角厭多雨乍晴山更嘉梅林半黄熟柳帶剩天斜

怨怨久不懌悠悠誰可派世如有夫子終不歎匏瓜

題上天竺天僊閣

久厭朝市冗粗能忘羇纓頗依梵唄地行結西方緣
山前種香稻山下流清泉此地既岑寂此心良泰然
法師清淨觀昭我修初禪斯台儻不踐何逃休餘年

次韻酬泰叔

忘亦有不遇縣來多感傷未逢長惆悵往事委冥茫
偃蹇乾坤外推移日月長初心寄林壑何事戀軒裳
才地慙前輩文華哭老蒼討論聊自遣仕進亦惟惶

直欲馳千里寧誰出一鄉典謨窺禹契教化識軒唐
不作時難鶩馬知命弗將士雖殊用舍吾豈托炎涼
寶劍埋霜鍔明珠掩夜光三公猶可去一命孰難忘
壯節深無累高歌未更鏘振衣吾且望逸跡寄來張
氣庫心何愧江湖幸退藏朝辭汴師日夜渡淛河霜
故園尋仙跡當參紛客場二毛雖若醉一醉過尋常
花圃風生席雲窗月滿床清歌憐落落高論接琅琅
誰謂羇遊地還陪君子觴翠樵用好厚不間弟兄行
斟酌南堂夜逍遥甬水陽長歌倚高意他日結離膓

庭栢

薾薾庭下栢何年移此栽雖然失地性本自凌雲材
不復鸞鳳集空餘鳥雀来誰為許長史捨宅去塵埃

竹軒

古人愛修竹蕭洒臨幽軒勁節有高致清聲無俗喧
春日鬪鑠碎秋風撼琅玕誰知謂川冨千畝可懸冠

黄鸝一聲

陰陰三四木官舍悄無鄰何處黄鸝囀来驚白髮新
浪随殊俗過可負舊山春自笑親香火看經作鈍人

舟行

我舟莫行疾我家日已遠行遲終不到不到何由返
吳楚千萬里江山道回轉白頭多傷感方寸不勝亂

道中

昔我離家時月生正如鈎行行載見月已在天南頭
我身豈當然吏議不可酬不手亦何愧搖尾終無求
黙黙就孤征悽悽懷百憂吳山望不盡已泛楚江流
木落知歲寒客子多悲愁一慟一斗血安能望松楸

九龍洞 在邵州

洞中石乳色如霜欲煑刀圭未得方歎息此生来已
晩更将殘命笑嵇康

西津

山後山前到已頻更奇残雪過西津愚溪愁客今何
在應有猿猱解咲人

讀書

病骨惛惛百不如不應枝老更看書古今得喪今方
辨且向斜陽弄蠹魚

愚溪

愚溪水中多圓石水邊竹樹山如壁夫子幽棲十二

年至今使人長嘆息

雜詩

白雲非我役出沒在山間我亦何所事籃輿自往還
不知樂與否聊尔寄榮辱早恨冠冕誤空令鬢毛班

又

我昧明哲戒置身在天涯憫憫常畏人豈異泥中蛙

又

吳山千萬里夢寐不到家永懷故山樂輕舟棹煙霞

屈乎作天問委骰窮不悔寥寥千載還柳子強復對二子誠多材無乃振憔悴區區亦何為吾方游物外

又

巨蛇老且蜕不如蟬脫飛茫然寄块圠生死亦一贅
達人觀元化其言玄且微生死有不類於是知者稀
姝池夜觀月方與水相輝卿不乘物化指象終為非

詒隱者二首

汝勿輕王侯王侯非汝曹地勢有輕重太山與鴻毛鼓腹一歡笑不如鍾鼓豪我樂彼不預山林且陶陶

訪我縶攣室不值香積飯開囊出黃粟為汝林中爨軟語少稽留青甄亦易辦勿言方外趣我汝真如幻

善飲

誰道淵明不善飲亦如太白愛題詩浪醉浪吟成底事不如高卧過當時

夷山

夷山　無際落日多青煙湫湫寄愁恨吾知從古然逝者既已矣後來誰可言達生亦望意吾歸將灌園

晉室

晉室昔中圮正人多戮死加害寧無辭惟其不徇已朝室有難罪山林或能已譏云清議在美玉不全燬贖達余所嘉歎欲玩遺史撫卷輒增感終夕那復理

東嶺

東嶺寄吾廬西崦多巖岩何為不憚陟下視湘川水吠水不湧激朝暮流未已煙雲媚幽趣落日更清泚徙倚有高木獨往每自喜山僚助我嘯幽鳥伺我跋山僧忽吾惟使汝識善遊

雲巢卷第二

沈氏三先生文集卷第五十四

雲巢卷第三

歌詩

水車　召楚與禪師
春日二絕　楊花
樂神　山上
李華　日落
黃鸝　春林
散郎亭　棗花寒

讀書　奉送伯才都官代歸
觀大水望朝陽巖作 元次山所名者
滄洲亭懷古　出瀟江泊蒲洲
次韻荅陳生問禪　復作過商翁墓
水車　鈷鉧潭
庭下菊　龍興觀
寄題犂隅塚亭　過李氏溍塘別墅
還湘南集　有感
荅林夫五頌次元韻

贈飲客　雪後
次韻酬陳生求書　贈廣祐上人
奉送馬令歸長沙　奉贈王筍王尊師
仙居閣　寄題譚氏霈亭
望浯臺示無競　太平上方
送唐道士遊南岳　贈張明之
唁下第　朱趙二使者示問
零陵觀大水　謝霞道天麻
奉簡華叟　次韻博古贈王道人

戲贈華叟明之 華叟姓陳明之姓張
奉贈王道人　平生
將行泊瀟江　宿浯溪
謝蔚宗木綿　嬋娟亭
靜照庵　石鷰坡
峽山寺　白水
題文殊峯寺 乃思禹二公卓錫處
雪後
南臺禪師云得蔚宗書報老夫入山

君山　洞庭山雪
次韻奉贈巴陵上官令
奉韻上官令　重示
代諸生送王鎮判官
贈送盧總赴調　渡西
古興十六首　寄金山禪師
次韻酬楚與三頌　九日
送畢公綽　火星巖
白髮　庚灘

書堂寺藏貞故棲也　日道
龐公　五言

水車

黃葉渡頭春水生江中水車上下鳴誰道田間得機事不如抱甕可忘情

召楚與禪師

匡床我示維摩疾持鉢師来舍衛城與汝欲分香積飯不妨作戲說浮生

春日二絕

壁下茶鐺久不黔更無白眼與人嫌春来老困還多睡時有狂風入破簾

寂寂山間誰與言閒幡短髮向香煙死灰朽木君知否不似胡人面壁禪

楊花

島夷三月不知春唯有楊花似故人老大相逢何可語滿頭白髮不勝嚬

樂神

蠻人事神正自驩山頭水邊與神樂大巫麗衣手槌

鍾群兒伐鼓更鳴角青山歷歷神欲歸湘水灘灘日腳西小大酣歌向山棲神羨滿盎均汝釐

山上

山上桃花紅欲燒山間病老苦無聊古人有時亦好飴已醉復醒真似勞誰能忘情學枯木不如隱几看猿猱攀援上下豈無意薪林落日風飀飀

李華

山僧種李華白誰肯析春風欲去時庭前紛如雪綠葉始有芽繁香且未歇欝陶何可道空庭步明月

日落

日落汰頭山已昏鐵烏枝瞑下前村誰云野客無多事步出林間自掩門

黃鸝

黃鸝何處來墟我夷即下緑樂掩窮陬春容已衰謝百年如轉轂悲歡正相駕感事一傷懷吾年四十化

春林

春林日已暮陽我遥山青下簾曝出卧野鳥鳴嚶嚶鳴嚶有時息息林亦衰寂生物自環轉何心獨戚戚

散郎亭

浜華寺上散郎亭老樹蒼崖如有情歡戚已隨時事去代間秖有古人名

棗花寒

山禽哺雛半欲摶生想葛帔臨風湍數日陰霖復未暘不知更作棗花寒

讀書

讀書十車老已忘人生得意須少壯白髮漸多筋力衰誰為流年更惆悵自寄螢雪朋舊稀更將黃卷卧

斜曙古來枉直何足道昨日噭噭今還非

觀大水望朝陽巖 元次山所名者

前日巖間欲結廬下眺江水百步餘春水濺濺出乳竇青山白石半湾塗不到津頭已三月誰知江水漲天墟遥望橫流不敢濟巖日已有人罾魚

滄洲亭懷古

瀟水悠悠天際來來江古木抱山回稠中人物不滿把日晏市散多蒼皆九疑嶢天古雲埋遥想帝子龍車迴心衰日極何可望九歌寂寂令人哀

奉送伯才都官代歸

前日使君佩銅魚稚望已合升章金一薦賢懸識非華人為歡憤我若無夷州已非人所居况復荒庫治飄餘年及瓜時咲還都襟懷落落貞丈夫

次韻荅陳生問禪

從來多事笑歸宗我已無心豈有通達士猶能知夢夢世人何用更空空江頭冷落三秋月山半支離一病翁不到古今能與否林間拭目看來鴻

出瀟江泊蒲洲

沉沉瀟江水天生西北流蒼煙開蛋市曉日下蘋洲清曠遣幽步方洋如昔游何為沙上鳥相避小山頭

水車

山田遶山脚江水何可作車輪十丈圜飛湍半天落鷹翅插脩莞隨沉渴深酌休降豈無勢長江怒相薄傳有如禹夫力誰呼傾衆耳魯不捨晝夜美源終未涸人間有機事由來生巧惡善彼漢陰老忘懷抱純朴

復作過高翁墓

當年不佩封侯印後世誰尋墮淚碑定遠將軍共本勇闕南常侍最能詩故人不解傳遺事五嶺猶能識信旗墓下寂寥無鼓角秋風獨向白楊悲

平生氣業許誰知官制應崇九尺碑已為朝廷惓遠略不應江漢獨無詩交矛石鎖先偏陣野燒光開後隊旗老婦枉残誰主奠從來伯道使人悲

同預楊公國士知延陵應得我題碑人間已悟黃粱夢泉下誰尋古敘詩邑晉已開圖象祭廣源無復納降旗水禽山鳥無人意獨解飛鳴不解悲

蒼頭已作歸來曲不信金生慶氏碑疑有史官爭立傳終無嗣子與聞詩後房已閉千金妓私廟空收五采旗聞說詔書優贈典秪魂應結九泉悲

庭下菊

夷天九月尾秋氣殊未肅病士蒙舊衣正如庭下菊憶昔移菊栽夏暑方煩燀燀山旱無雨憔悴鏃不足安得望茅茨竊自譬松竹神僊久規槩狐根寄窮谷

鉆母潭

余讀子厚書始聞鈷鉧潭榜與西江下報安恩溪南高下凌山阿松篁蔽秋嵐土人識其地古木森楩楠水深日波瀾此理亦易探古木為鈷鉧土音正相參所記或不然信書殊未耳峽公廢已久山水窮年航造化毫楷閒浮寔微相鈇幽心有默識西歸助清談

寄題聱隅埰亭

不識聱偶生斯人亦豪怪挾書海上來軒昂軼前輩何為老窮阨獨與當時背寵禄出一時此書終不廢客死江都館骸骨埋荒穢奉會田使君開塋北門外浮屠清曠地為鼠森松檜百年一坏土誰當論窮泰

龍興觀

山林樫落江水寒松下古觀生秋蘭白日無人午夜靜玉皇殿上朝仙官但聞金環玉佩鳴珊瑚麻姑女子不下壇有誰乞得迎齡冊人生不如爲善好草頭曉露空潸潸

還湘南集

蚤識陶公父子名未知李老思尤清後來無復能文客瀟水湘山空月明

過李氏濬塘別墅

淵明昔已愛吾廬我亦悄悄憶故居君有東皐千束稻山前更望濬塘湖

呑林夫五頌次元韻

無心難與有心期欲說無心已自癡會得金剛本來性此人與我合先知

白髮生來何可驚不求雜食豈須耕山間一榻無餘事但看山花枯復榮

海水浩蕩煙蒼茫我欲求渡無舟航東西路迷何苦煖楞伽山下秋風涼

世間明闇一毫端爲底忙時不肯閑水盛草深牛不動始知緣業有多般

阿彌陁佛一爐香欲道知時已是狂若得醫師除我病何煩筋力更求方

有感

我身如斷蓬我性如孤鶴飄搖寄林野不復人間樂豈如鷄與犬朱門肆依託雖沐稻粱恩安能遠嫌薄理或不在我幽懷放寥廓人生能幾時百年共揺落

贈飲客

卻性不嗜餘不知酒中樂古人能開闕此興陰可度形骸委物外寵利安能尊何爲攘臂人喧畢同燕雀翺翔百神王夕引群憂迴疇昔二三公逃死向杯杓我樂不在是陶然造沖漠子當劇醉時相訪南山脚

雪後

瀟川夜飛雪草舍朝成冰微陽始下燭南山浩如蘸林木散爭甲烏鳥營巢棲物化不可感深挹南天僧

次韻酬陳生求書

老杇何心託市朝正當鼓腹詠軒堯由來方外希夷

樂漸與人間路遠遥澤畔應無漁父問松間時聽蔔
天誰騎君莫及兒童伎留取楮中翡翠翹

贈廣祐上人

不入四明路侵尋已十年舊藤論往事蟬蛻想蒼煙
松下數株石巖前千丈泉何為不肯往芒鞋更參禪

奉送馬令歸長沙

腰間新佩臨桂章婦着綵衣拜高堂鴻鴈知時白翔
翥驊騮得路方騰驤正煩絃歌治瘦俗仰看千刼來
降王憔悴山間老遷客不能相送出瀟湘

奉贈玉笥王尊師

玉笥羽人不絕食鬢毛清潤顏色赤中黃僊翁傳訣
經十年功成人不識身如孤雲行無迹欲上九疑望
南極岣嶁不見神禹碑瀟湘貞得浮丘伯城南濯足
江水碧逍遥城中混名德東巘西穴已爛遊共過廬
陽尋簡寂

仙居閣

鶴馭已歸三十春至今重閣無纖塵蟠桃誰知天上
事白骨不駐城中人門外江流似平昔林間鳥雀空
心辛當時晉侯強辟穀黃石老翁悟終身

寄題譚氏霽亭

譚子作霽亭佳客同宴樂宴樂乃餘事文華相博約
散帙列經史所將盡通悖揮毫斷新義諸生困弈繫
中研共烹飪高懷肆杯杓逸想大論時紛紛塵毛落
春風浴幽轡穉日近林薄人生樂名教安在其寂寞
相期一窮達豈止為脾朦霽達乃在天得時即鳴躍
在昔鄭司農處身固窮索饗客頗豐侈水陸薦金錯
其後李北海高材冠臺閣攜文示時彥萬金資一酌

遺風不在是斯名豈苟作泥沙何足道王當為善謔
子雲老嗜酒行當躡芒屩為君說難字猶能中一噱

望語臺示無競

每愛瀟江西北流水邊山石強為留歸時欲借語臺
望何處坡陁可繫舟

太平上方

山上白雲濃無情不如山前利與名水西落日何時
盡二十一萬鍾磬鳴

送唐進士遊南岳

瀟湘一片雲翩翩上南嶽不休澗底石欲引瑶臺鶴
秉風出崖嶠帶月縈林薄君會洪崖生為求金鼎藥

贈張明之

文雅張夫子飄然東嶺居不隨人毁譽獨與道盤虛
歎吠一棊局湛沈萬卷書三年流竄客相見止如初

唁下第

時厺亦可惜浩然若滄溟平生窮古學老大困新經
君抱松竹操余無龜筮靈相看故眼在惟有遶山青

朱趙二使者示問

古木龍從山徑斜不知使者出山來鷄禽野獸遥相
避亦有人尋頹閭家

雲陵觀大水

春雨淫不已江水一夕漲㳺閲漸其栅離明已三丈
老弱走山去浮沉困丁壯高樓半欲没木杪維舟舫
睢阜已懷襄鄉能辨閭巷升高瞰其下犬豕縈疊嶂
始知地形隘何由保無恙湘川浩東下其軌不相讓
安得驅山澤移徙就空曠市井安且平黎民獲生養
群流亦遂性千里肆夷漾斯懷知未遂蓬茆獨怊悵

謝復道天麻

仙客餌赤箭其根乃天麻延年不復老飛身混煙霞
文斤蚤得道山下多靈芽世士所購求金玉如泥沙
吾昔負羸疾衰齡畏風邪筋骨困連卷跳偏竟何嗟
復道知我欲囊封寄山家呼奴為煮食惜已鬢毛華

奉簡華叟

紅葉飄蕭秋後山相望止在一峡間老夫無用方安
命夫子何為蚤閉關世事不隨歌吹樂此身畧與水
雲閑經年不見寧相外安在區區事往還

次韻博古贈王道人

謫笑同方覩機微似幸靈囊中萬金藥挽上九仙經
虛静狐傢噪支離病鶴形子雲稱隱德於此識沉冥

戲贈華叟明之 華叟姓陳明之姓張

仲子絶不出留侯數相顧二客雖不同所知均一趣
仲子屏世故脩然掩蓬户留侯喜奕棊清歡寄玄悟

奉贈王道人

身世飄搖如斷雲此生不復世間塵能言得喪歸諸
命唯有東坡王道人

平生

平生愛閒今幸閒稜老愛山今住山不復區區同聡

事正當耿耿出人間

將行泊瀟江

憫憫久同巢幕燕翩翩今作北歸鴻湘山瀟水愁無

度更泊孤舟夜雨中

宿浯溪

孤蓬衝雨出湘西欲向崖間寄一棲天外月華如有

意故來相伴宿浯谿

謝蔚宗木綿

嶠南地熱氣如煙木華蒙茸散為綿使君作細遂相

寄表似夷錦紅欲燃病士榻上殘青氈山中苦寒多

破穿使君相贈何可言因來不妨伸脚眠

嬋娟亭

天邊新月一弦生堂上美人肢體輕何似君家庭下

竹孤風高節照人清

靜照菴

擾擾百年何可為正應靜處得忘機心緣不動無餘

境照見人間是與非

石鷰坡

祁陽縣南石鷰坡驟雨乾時燕子多行子簡味當思

兩誰能駐馬待滂沱

峽山寺

峽山山下古招提叢木猶藏李勃碑正自今昌多難

後至今龍象繞山悲

白水

九江水色白如雪流水瀟湘尚未渾若日虛頭人已

散獨留煙樹送黃昏

題文殊峯寺 乃思勇二公卓錫處

二公誅茅今幾年至今山下一廬煙駐舟薄致伊蒲

饌欲結諸公寂靜緣

月落山時魚鼓鳴華堂不動夜來燈人間擾擾方多

事誰似爐間白髮僧

雪後

朝來風雪滿湘山頓失群峰上下間風定雪休歸舫

穩江流不動碧潺潺

南臺禪師云得蔚宗書報老夫入山
支拵病骨上南臺一眺雲林眼暫開不道雲長更饒
舌已將名姓入山来

君山

我来洞庭上延首望君山君山不可見止在狂波間
風休水亦息煙嵐露空碧何煩問法意開口成塵迹

洞庭山雪

洞庭春雪晚霏霏一陣風来半已晞唯有山陰吹不
盡田睦片段衲僧衣

次韻奉贈巴陵上官令

古人善治身擺落在塵土明哲所自任不為小人侮
嗟我一何愚逍遙寄天宇長嬿柳下汙有意莊生堵
微官被驄騎遂放瀟湘浦閉閣絕世故况復揮談麈
蒙恩許北下始接諸公武若得一丸藥損發三年瞽
巴陵遇言游高文璨瑤圃泠泠挹清風使人懷玉斧

奉贈上官令

洞庭春水靜楚山氣雄勁欲言世上清不敵巴陵令
山深多猿嘯水涸蹤鱗泳牛刀有餘閒盡入安仁詠

重示

不識南宗與北宗欲將得喪已非通若將直指生為
夢便可備知色是空莫為嚴周馳誕說欲輕摩詰作
衆翁古人言句真芻狗天外秋来有信鴻

代諸生送黃鎮判官

瀟湘秋水漲山阿小駐歸舟綠玉波幹施主人青眼
在湘南使者薦書多庭中紫詔迎綸綍道上黃花醉
叵羅賤客十年京國夢恨無羽翼從鳴珂

贈送盧總赴調

山東盧翁舊儒者少年久客都城下先朝數因春官
薦技袂攀鞍掌弓馬大黃六鈞徠臂挽武庫官箭長
分靶橫門較藝在第一武士賈勇来相迓天子臨觀
虎豹群弓滿不若何由化國知窮達不在我乞得恭
軍何足吒晚除一尉来荊域白髮婆娑誰復識部中
事落寄我政上下六年無盜賊使者秉麻太守惜地
儔器寒無勢力平生介直恥自媒一紙薦書終不得
中間安南大將出幕頓奮身借一戰翻家羽檄督軍
餞靈渠首運三千石小官縣使當自効解衣操舟上

雖磧同行嘲笑何自苦殊勝陶公閑運甓功勞消埃
何足道甫得歸湘拚斗食高堂老母終天年屏居古
寺共窮寂從來畏慎不干人糊食布衣殘喘息春秋
祀事亦粗給妻子不為饑寒逼三年終喪壯心在躍
鑠安能忘吏役古劍不折終不埋老馬豈其長伏櫪
却持手板謁公府斗擻青衫塵土迹我知盧公意可
憐世人　家輕相測何如市井輕薄兒朝來指白莫
為黑

古興十六首

朝亦看踰山莫亦看踰山芳華春樹外古澹白雲閑
絕頂有池水昔年棲玉顏奴靈想不駐緬慕何由攀
春草日已枯山中少人迹草間秋蛩鳴遥知歲寒過
人生何可恃金丹須努力流景終不回永歎尚何益
我不歎白髮安得新少年往者不失勢後來豈能賢
世間亦多士倚伏良有緣寄語夸奪子古人已皆然
脩道須陰功留侯亦何為區區欲報怨方為帝王師
辟穀學赤松強為女子飴黃石更殉葬空令後人疑
皖皖何氏女不食終不饑昔公南遷日金鏡識仙衣

清冷少言語時時露天機寘數有時盡玉棺有餘輝
古人善功名胃死立奇節嗟我亦何詩翰墨老蒙拙
富貴雖苟求耻隨世汩沒千年柏庭下不負金光骨
不識楊子雲清峭想玄鶴後世欲論文斯人不可作
死生固有命一青為投閣相去已千年空山共寂寞
黃葉日已落西颷易驚衰憶昔陽春下芳華弄葳蕤
四序不代運生物皆凌夷匆匆盡常理晚莫令人悲
百草皆有種風土不可移其華與美惡所得自適宜
東家貽背翁前日迺嬰兒耄倪寄百年誰可強扶持

芳華有不實不實未足悲神仙不死藥多採南山芝
天外青青山重雲忽蒙翳青山終不移明日未可睨
秋風方慘慄冥雨何時霽不見帝夷翁欲學窮年瞻
夜半山氣冷始知秋序深開軒望明月西嶺莽岑岑
人籟久已息繁然蟪蛄吟緬懷故丘鶴清唳有餘音
還與白雲期豈憚冰雪侵人情與物象離追悵幽心
夜滿漸已長清風入松林逍遥掩蓬户微凉生衣襟
瀟湘望秋月清曠無風埃誰知故園影亦向齋夷來
水際衰老翁練衣獨裴徊頫仰方自適為誰指玄胎

落葉何足歎歳莫皆枯枝白髮不可摘我老誰不知榮瘁乃常理日月潜推移莖生強欲下秖能觧人顔我意不自適何為浪多憂艸舍亦無事浩如水中舟陵谷尚或遷百年為誰佛不作亦不止生肇知吾優前日春已歸殘花尚赤白秋来物未頃園林亦早索桃實久已空黄梅年可摘惟有半折松青青獨如昔少年勿嘆息明年復春色莫疑衰老翁住世方為客疇昔一夢還強憂亦強喜殘息看少延視今諒亦尔何為有得失寧非為物使長哂王潜夫區區論天咫

渡西

百家渡西日已落青山上下猿鳥樂欲因新月望吳雲遥看北斗掛南缶一夢惜惜已十秋古人不死終未休草舍瀟條誰與語清香吹過白蘋洲

次韻酬楚與三頌

莫欺隱几維摩老不為文殊不設齋寂寂青山何所有霜風落葉滿空堦 右荅設齋

給孤長者尋常有應供如来不易逢二施本無差別理莫論庭栢與庭松 右荅施本

已住世間如影響不牽法相論偏圓山邊茆屋隨緣業不是當時忍辱仙 右荅見贈

寄金山禪師

秋来清血洒瀟湘遥望東流帶夕陽為過金山沾法力便隨潮水入錢塘

九日

去年九日始離家行到江南見菊花今日關夷逢御物獨將白髮換年華

送畢公綽

畢子治車馬游學去成均成均首善地俊人方輻輳為儒當讀書術業藏諸身群居久昧是終亦為塗人通塞雖有時操脩貴適真求益當擇友好德必有鄰吾為授裔客其言何足珍行矣當自慎思慰高堂親

火星巖

火星巖下石峻嶒殿閣相望止一僧莫問人間興廢事門前流水几前燈

白髮

山頭其寔半已黄領上白髮日更長青雲合散寄孤

峬世事悲歡空夕陽我欲乘風學禦毦冷然有意尋
滄浪滄浪無人誰與適青山路遠煙茫茫

庚灘

江流激激過庚灘更上山頭看打盤百歲老人覩擊
鼓城中憂樂不相干

書堂寺

蒼山古木書堂寺北下湘川百餘步誰云往來傾世
界至今人道安禪處豈無驚蛇與飛鳥後來那復知
其趣我身不知今是不空記名稱你常住

日道

日道經南復經北蓬户長開少人迹三噫七哀非我
意我身乃是被荒客

龐公

襄陽龐公少檢束白頭女冠亦不禿世所奔趨我獨
棄我已有餘彼不足鹿門有月樹下行江漢無風舟
上宿不識當時捕魚客但愛長康畫金粟金粟杜口
不復言龐公為人不吝倸東西有人問老夫但道明
燈照茆屋

五言

五言七言正兒戲三行五行亦偶尔我性不飲豈解
醉正如春風弄群舟四十年来自幼事老态何須别
愚智古人不生亦不感吾今不作亦不止胥語悠悠
世上人浪生浪死一塊塵洗墨無池筆無塚時亦作
戲怡吾真

雲巢卷第三

沈氏三先生文集卷第伍十五

歌詩　第四

種茶
送僧應參禪
茶藥塵外亭（閒山朝公）
踏盤曲二首
山西
庭下
次韻答楚興
郊外馬斯
景星觀
茶殘
寒山
過商翁墓

澹山巖
愚溪
石角山
湘中宿臺步手
泛舟上湘口舖
法藥石門
禅僧巖
奉謝上官令詩卷
贈別子瞻
題子瞻雪堂即次前韻
德相送荊公三詩用元韻戲為之
德相所示論書聊復戲酬
德相惠新茶復次前韻奉謝
與德相遊雲光
送夏八赴南陵
青谿
初創二山
奉贈芝師參總禪師
奉贈行師參慎禪師
初泊磁湖
感昔游
無生
五言贈別幬明二古
七言奉送潤之守永靜
寄幬古
送趙禪師（雲門派）
居雲果
奉送李大夫歸長沙
奉送世美歸陽羨
奉送次翁
奉送明雅師（善鼓琴者）

清冷臺二絕句
奉送殊師利
伯翔父挽歌
左史洞（在北山）
寄老石（在右山）
清冷臺（在右山）
初耕東坡（在左山）

種花

世事流光同一汙天涯白髮未還家慇勤更種庭前草為看妖來一似茶

送僧應參禪

古寺窮居歲月移東岡西嶺不相知從來但識群羊

識不道亦逢獅子兒瀟水葦艫從此隔雪山消息更
何疑明年我過湘西去問訊山前我為誰

苍藥塵外亭 岡山胡公

導師昔示化靈壚肇開鑿山間百草苍救病皆為藥
尔來三百歲法音亦間作為人布福時隨緣四豐樂
然師法王嗣金錫中天落每般丞知歸天龍許有託
鼎新金布地煙雲助回薄岣嶁對岑淑瀟湘供盥濯
維摩老且病身世兩無着行期過丈室為我探泉壑

踏盤曲二首

湘江東西踏盤去青煙白霧將軍樹社中飲食不要
錢樂神打起長鼙鼓女兒帶鐶着縵布歡笑捉郎神
作主明年二月近社時載酒牽牛看父母

胡盧笙不着簧細腰鼓三尺長吹笙擊鼓山之旁歌
跳宛轉樂盤王盤王死來三千年古曲舊詞至今傳
山祥水氣不斷處壞木燒作兜婁煙

山西

山西誰家飛李樹半是少年行樂處去年苍謝今年
開惟有人生不如故

庭下

庭下亂生春草苍夭紅不稱野人家湧開湧落無人
折留得抓根數寸槎

次韻苍楚興

落莫餘生何可同正如枯死逍遙蓬隨風流轉准無
定定處由來自性空

郊外馬嘶

春草滿空春水流士人放馬白蘋洲細風遅日嘶鳴
處還憶金明池上游

景星觀

南津古觀已半摧老松千尺黄蒲開禮斗層壇故基
在真人一去終不來終不來兮往何許朝瀛洲兮莫
玄圃應笑营营世上人轉手已為泉下土

苍殘

花發苍殘都不知誰將白髮更題詩山西日永無多
事閑看樵夫數局碁

寒山

黄牛巖下水彎彎葛帔籃輿自往還不是湘纍莫相

問祇應枯瘁似寒山

過高翁墓

征南名地登相知老向瀟湘看立碑壯節獨馳南嶠事古風不括故山詩愁煙半鎖黃茅龍部曲誰尋舊將旗遙矚燕江想靈氣孫雲落日不勝悲

潛山巖

昔造陽羨二洞天我生已當謝人間不來授齋亦無事潛山巖下欣躋攀群峯觸肩來江水會前學靈氣縮洞口叟如寶陀山葦道轉西升斗入初無緊翡翠

鑿穿廬略與天相寥寬廣容萬席清潤非人寰東南谿陽明仰視如含環青蘿傳喬木亦有敗葉經造化遺玉像其人清且閑巧工或可為誰能勝巔頑泰時隱君去成仙空留石林水雲發藥爐不復九霞覆唯餘渥諸繁茅嘗至行禪師化巨蟒好事大守驅群頑崇寶峭鑄皆可躋三穴旁出門無關壁閣玉乳化為石何術可教究衰尋恨無仙骨空盤桓欲留未可終當還僕夫告余趣歸馭落日西下雲班班

愚溪

榜舟下瀟江泛泛入愚溪昔人不復見秋草空淒淒委蛇里僧園雲屋倦攀躋林高日氣薄磔磔鳴山雞倒景相吐吞清明合毀黎昔人恨投竄感事多悲悽比印一杯土榮辱今方齊人生無百年外物安可迷谿水瀉石間喧喧如鼓鼙了無人世想粗可休天倪吾亦被點黜東山飽蒿藜二年已數至屐齒連山溪行亦歸三吳孤猿安故棲它年若有夢邂逅識江西

石角山

步屧出東津遙跂石角山山迴道亦轉卓犖煙雲間

何人咬重關三休宜屏顏尋想造化功為此肅神姦嶔巖或中穴特立氣甚頑步用誰丁祈亭當混塵寰術士何足知但剝苔蘚斑而言望城閣彥山今如環下臨有皐道落日行人還楓葉秋欲丹無江逕潺潺重游何用戒蓬户初無關

湘中宿臺步市

湘源初甚微屢挹不滿缸比至臺步處泛泛為長江虛頭市初集魚豆皆成椿夷獠不識人笑鬧聲與龐綠荷褐苞苴人散誰復撞鷗鳥亦來下酒旆停空杠

我来憩桑門竹户映蓬窻夜寢那可寐江漲正淙淙

泛舟上湘口館

瀟水漫南来湘川趣東下二水始相會清豪不相藉
山迴石瀨出木老脩煙嫁泛泛白蘋洲林風媚如畫
宿昔感騷憤幽興逞相借不謂垂老年覊孤窮山舍
潮来刺舟去孤月臨清夜安得跨鯨魚不復人閒化

法華石門

窮居謝世故久厭囂落喧出亦何所適往往傲石門
石門在山晋京西列祇園宗崖三折上蒼壁煙嵐隱

松下闃無人惟有風中幡安得嵇阮流相與抗玄言
群鶏感余頰日莫噪陰樊吾衰那復辯孤吹佛歸軒

禪僧巖

瀟湘山水窮敧偏寂後乃得禪僧巖禪僧成道久已
化獨有崖崿青巉巉降身入洞不甚險突兀三室誰
彫劃東西有道若蛇竇白雲羃羃門無鎖持火旁行
不知際七穿八竅還相銜消消乳泉白如雪由來此
地殊仙凡主人引我復深入行指嶼穴尤嶔嵒中閒
石鼓有異響擊拊想可參韶咸吾身久病苦下脛復
畏神怪来邀撓直趣出洞上南巘豁若巨海張雲帆
山蒼斕斑出竹杪亦有禽鳥聲諵諵欲還未可復小
駐日脚已過東岡杉

奉謝上官令詩卷

一軸新詩錦不如何為輕易贈狂夫巴山楚水無窮
勝不必王維更畫圖

贈別子膳

平生稚游眉陽客五年不見鬢已白借田東坡在江
北芟夷蓬蒿自種麥相逢不盡一樽酒故態那復論

歆戚手抱阿武勸餘瀝維學老夫失定力老夫寂寂
出二湘更欲卜居池水陽薄田止須數十畝田上更
樹麻與桑老來正苦迫生事清明雖近猶可揖羅亞
若可博乾麨以無易有還相望我舟即行不可駐歆
卜後會誠茫茫佗時有信若可寄不用辛苦為詩篇

題子膳雪堂即次前韻

眉陽先生齋安客雪中作堂愛雪白堂下佳蔬已數
畦堂東更種連坡麥不能下帷學董相何暇悲歌如
甯戚布裘藜杖自来往山禽幽弄均春力椟上詩書

羅纖緗爐中燒藥笑王陽晨炊且糴北倉粟久服已
柏山前桑南岡差高多種橘迤北漸下宜栽秧北鄰
亦有放達士道路壺榼常相望

德相送荆公三詩用元韻戲為之

幽居卧山間不與世相接餘生委蒲柳滯想遺空劫
德相蚤相親顧我情未厭數枉南堤步更引青綌褋
相見亦何事坐對群峰疊春陽始萌動煙嵐森斂鋏
廉纖數日雨萬里浮塵浥赤白未殘苍修穲半敷葉

行招老僧語遥矚東田饁窮崖歷可造峻流誰敢涉
衰齡易生倦幽巖就調攝德相知我憊雙眸困重睫
高詠楚公作歎引維摩蓮枚聞未甚解靜聽疑可攝
有如太華峯跛躄豈易躡不知泛滄海何力施舟楫
遥覽土山勝昔乃文靖叅二公雖異時名德遠相躡
山川若有待風物增悲慄未知癸废疲孰與文郎堞
勝游可槩見筆力方栽紮更紓別後情琅琅鋪簡牒
倡高必和寡排比安且帖篇竿合古律宮羽自諧協
世人所欽慕有口空嚅囁東床坦腹士左右參經笈
為賦奕碁句璆琳吐[illegible]舒然不可閑由來知健捷
詡如伯升勇揚兵閑究業豈比文信君無謀喪張醫
致死在必勝其言方示怯尾章示戒訓足以傳芳諜
後生知自勵何必樘楚挾正如嚼氷壺清冷快牙頰
我昔造公室公方任調燮摩枉淵明贈今猶秘巾篋
當時棄官去終身欣靡貼冠帶遂已捐頭惱深埋壓
肯羨冥冥鴻安知栩栩蝶心清久無夢神固安知魘
少小鈍文史老大心更懾是古豈余心非今寧我懕
況復論翰墨不來那可輒不識渾脫舞何愧張顛帖

所居黃鵝鴈萩蒲觀健喋亦苔藜藿畦粗充已與扶孰
知名可貴安用祿為楷無求豈有沮不動誰能嚐汝
堅百萬衆淮漬空雉堞陵陽丈五墳朱雲本輕俠百
年竟何往終當封馬鬣何必悵霜毛更向窻前鑷

德相所示論書聊復戲酬

野舍老餘生雅尚今已愜不逃世憂患餘事寄巾蝶
行尋青山轉坐對青山疊欲隨白雲去儻與幽人接
盤桓太清洞悵望長江艓昔時古錦囊今還白羽箑
不復叔夜暇真得孫登攝九華一枯藜青溪一孤楫

得喪爲自達死生安足慄朱顔久不駐白髮何爲鑷
羣物自流轉吾生寄天竅德相晏相過老夫寧足躡
由來嚢井水不如長綆鈌往往論書法軒軒兩目睫
中郎石經在元常表軍捷漢魏多傳人至宋有遺帖
唐室初最盛漸衰自中葉歐虞緬誰嗣顔柳何足躐
篆籀昔難工草聖誰敢輙巨山作散隷椎古擬龍鬣
貞觀喜飛白淩厲騰春蝶豈特谿神觀直可祛鬼魘
古人有所寓天性難必協所志有小大其材有勇怯
或憚懦文雅或軒昂豪俠或轉戰鞍馬或驅馳弋獵

或發於止諫或得於訟牒或奮拳牀陛或遺成械楫
或爲神所追或自勢所劫或醉以賈禍或詐以行諜
或習於娛樂或勞於呫囁有燦如文錦有勁如金梜
有倚如弋鋒有點如山峯有駛或如波有媚或如靨
或騰如煙霏或落如鳥跕淵妙欲飛動拙惡愧偏壓
當寢或不寐當晝亦忘饁有譽終甚微或毀則羣囁
爲功有不至考古安能厭十年幸餘龍萬金毫豈浥
金玉數卷軸龍蛇閟箱笈是惟小夫技寧當丈夫業
譬如論唐虞何曾道卿業如君負高識於此何足挾

一戰雖未霸避心豈即怙朝廷方洽熙四夷皆遠懾
坐復洮河地直擣幽燕脅朝夕奏奇功羣儒爭鼓篋
太平任文治廝血何煩喋道德以爲守威武以爲堞
豈比叔孫生雜用隨何頰吾衰何可遺不免同原涉

德相惠新茶復次前韻奉謝

暑雨閉窮山道滑不可躡隱几念故老嘗衣唑糧筵
林端使者至乃得德相帖佳惠致新茗遠來自閩笈
吾聞北苑勝不與群山接山下幾千家以此爲生業
新陽一日至東風方獵獵百草尚句甲靈芽已先捷

所採僅毛髮厥工巧章變其泉列畚釜熾炭浩旁疊
修竹爲之規黃金爲之梜形摹各臻妙製作易安帖
至尊所虛佇守臣方惕懾其上爲虬龍蜿蜒奮鱗鬣
稍降乃交鳳文翼相盤跕函封趣北道驛使亙防挾
四方老金玉擬議誰敢輙屹屹健士檐飄飄迅溪艓
數雨不及潤權門已盈匧帶鞍體正方葵華角仍壓
始傳盛王鄭後來上游稟大爲權勢迫小或盜賊刼
其間起鬭奪亦數冒刑槢南夷出重購不憚浮海楫
北虜比尤好喜笑開胡睫豈不產印蜀豈不生楚葉

厥品乃大戾固難一理攝朱門猷酒南辯士厲舌頰
儒生備夜誦農夫困朝饁禪翁過工煮老獲空腹喋
綺席夢騰騰玉山頭業搴無魚乃尚可非其意不厭
一泛舌已潤載啜心更愜不惟豁神觀亦足暢煩惵
清冷生肺肝爽快勝枕鑷孰不恃薏苡伏波煩謗囁
孰不飲醇酎伯仁憂瘤曽祖逖敦雅尚鴻漸未慱涉
君謨號精鑒才翁亦相躐玉川七椀興令人解瀕膈
奇章兩串賜遺芳在圖諜余昔喜賓客爲世困書牒

輕重必酙酌往來煩蹻蹀自從窴東裔所藏多敗浥
亦幸衰老年數病脾氣怯棄置在高閣苑夢昏多竊
枸病出湘漢餘生若蟬蝶希夷有幽卧刀劍銷鉎鈇
一榻就空曠百骸得和恊久已廢翰墨况復道游佚
有味養元和無物累吾膂臨風欲占謝逞企山西堞

與德相遊雲光

方駕出齊山五月未甚暑還膳六峯道修煙莽如褚
浮屠在山半卜築氣象古松風下石竇陰泉鳴竹塢
堂堂老禪子遊方遍中土十年不下山不及朝市語
拂雲有幽步凌空闢崆宇登山復望山六峯艷如舞

時當一陰候陽氣驕且彝龍蛇伏草莽往往暴為雨
由玆向搖落流光不足數籃輿當復來相與同丈許

送夏八赴南陵

老夫久客三湘水歸來喜食江南蟹白雲猶識舊山
川青眼多憖老兄弟當時親友半不在中表相存如
夢寐公西家上春草生白眉始與君相際高堂老人
八十一不問衆徵論末契招我卜宅居其旁自頓麋
鹿何由係春風引我殄山行穿雲躡石構巢㯝相見
常無一樽酒山中枯淡令人憎涼風未至正苦熱君

忽佩印臨南陵南陵相去五舍近馬蹄車轂常相仍
安輿綵衣得蒸養況有大舸如飛鵰步上南山一延
首江風浩浩雲騰騰

青谿

青谿八月老蒹蒲孤吹修煙出水隅誰問西湖少年
樂閑將世事將蒼鬚

初創二山

左山叢古木蒙薺多美竹右山少平地硐磳斷蒼玉
於此豈無竹簫疎倚巖谷上參九頂道俯浸青谿渌

於彼豈無石欹崖大如屋景業讀書處基構有遺躅
始吾購二山何為不相屬中間古蘭若臺觀當山腹
嵓洞九十七龍蛇所潛伏昔人作軒榭高深奇林麓
我乃巢西菴手自覩鋤斸青溪漫無際島嶼相重復
兩餘山更佳春流漲平峪下矚池陽市修煙裊芬馥
大江天上來淮山點眉綠老夫豈無意落日傲鴻鵠
東嶺亦誅茆小菴祖客是六峰引南睇九華執相續
白雲與誰期千載媢平陸清矚無俗韻脩明資遠目
去秋已種麥今春復栽粟野老豈余欺東坡幸膏沐

二山誰與適最與枯藤熟相見詎無人傾我真麋鹿
百年一瞬事何暇知委曲得此化餘年不問君平卜

奉贈芝師參總禪師

欲識東林路王廬第一山昔人開勝地大士啟禪關
鷲嶺不遺法虎谿誰敢攀因師訪消息為寄九峯間

奉贈行師參慎禪師

觀音二十五圓通止在禪師一楮中金鉢直隨流水
去不須芒屩更西東

初泊磁湖 時予赴任泰安

繫舟不解洞庭帆舟上騷人雪滿簪小駐武昌江北
岸春風今夜泊江南

感昔游

江南二月春水生不如春草滿山青江南故人半不
在不如春水似有情三年放逐三湘客今日歸來頭
欲白欲尋舊游心更懶青山閉門長寂寂

無生

昔別江南去三湘多煙霧今從三湘歸江南正如故
不須下照水還驚我非汝白髮如秋蓬已得無生路

五言贈別傅明二古

三年客零陵所得唯二古彼室雖屢空高誼詒先矩
顧我被遷斥數過南山塢攘臂豈無人夂要何足數
君無一樽酒我無一杯黍相見動移晷不及市朝語
傅古練世故黑白誰敢侮明古喜方術虛懷安疾苦
古人處其道足以察臧否何用輕薄兒口舌賣州府
虔亘始詩書襟靈各翹楚陰德有陽報終當大門戶
老夫趣北歸顧予求所處脣悸何可言愧汗欲如雨
詩人慎加飧斯意亦可取不忘雙鯉魚遥想瀟湘渚

七言奉送潤守之永静

昔年持檄向朔方九月踏氷渡河梁夜入銅臺天欲雪北風慘澹沙塵黄今年江南秋已半出送車騎江之陽江邊賓從坐揮汗赤日桂木鳴蜩螗欲知湖南氣候異由來道路山川長使君腰組上北道一亭一堠遥相望出近入勞豈知遠方舟結駟本不忙往時尊公帥陝右名姓久已威戎羌想聞公子千騎出北部應已逃名王青榆白柳千里肅誰敢牧馬來邊疆當時公子面如月尔来使君鬢帶霜明年朔方春雪

凍為憶江南梅蕚芳平居鯀浦釣赬鯉何如榆關封白羊朝廷太平四方静聖武神功由廟堂三年瓜期當受代指麾舍人催治裝踈公歎向九華老野夫相望齊山旁

寄博古

齊山落景覆青谿谿上幽人半病羸曾作瀟湘江上客水風山月合相知

送超禪師 雲門派

老夫結庵南山前此生終不蹈世縁邂逅雲門亦何言白雲無心媚青天禪師来自廬江壖一住秋浦逾十年不露鋒角常坦然四方禪客芒屩穿朝来擊鼓登法筵一鉢出置行路邊笑謝大衆如雲連欲以此身老林泉秋風飄飄江上舡想見玄沙扣舡舷諸方有人問病身為道如今不參禪

居雲巢

我昔泛歸艇逍遥下湘川頗言靚開士為我斷攀縁不識達摩老誰将言句傳幽林得邂逅故步空嗟然邇来齊山下乃在青谿邊一徑雖甚微松竹上參天

白雲本無迹作巢頼鳥鳶上下絶人籟由来在山巔朝炊一盂飯夕寄一榻眠委羸豈無事亦爇爐中煙久已淨諸業自然忌蓋纏此身與此世影響寄餘年時有佳客至相與傲林泉客去後孤坐隱隱風中絃

奉送李大夫歸長沙

秋潮夜落江為墟青谿茁茁生菰蒲舟舫逍遥宵從踈誰識長沙李大夫十年持節使江吴轉入七閩将漕車道上往賊未伏誅少壯瘡痍官吏逋公方疾驅布威德朝廷發兵趣捕賊兵多賊少即日降公獨至

今爲失職白首飄然歸故國由來仕宦終無極借令得意任公卿年迫桑榆心更惜昔時柴車一束書今日朱門百口食大夫月奉三萬錢何必要余爭執力野人結庵齊山傍早歲曾爲門下客不遺簪屨惠相訪顧我青山唯四壁野人適自三湘來布衣俩帶相山碧公舟少駐洞庭下盡洗都城塵土迹

奉送世昊歸陽羨

我昔求爲陽羨令輕舟已有鵝夷與寂寞銅棺山峻極自結籃輿陟雲徑銅棺山俯南斗魁下視群峯如

突兀太湖千里在眉睫高深從此窮攀躋欣然有意即獨往明月夜夜眠荊谿當時便可誇黃鵠何意人間同木雁飄飄數年如一夢爾來卜室齊山西故人多謝姚夫子數往車馬來山蹊秋風忽指陽羨去歆脫黃綬船鋤犁人生衣食苟自足何爲卑辱趨塵泥田間九月白酒熟鱸魚正肥多置甆老夫爲君更破戒臨風引領長江堤

奉送次翁

君爲烏浦令我迺老遷客相見雖不數臨風若相得老病指世故茆茨寄山眷不識河陽花豈有濬臺迹山前逢野叟人能頌休德惠利春陽敷清冷秋月白前日解黑綬青雲振鵬翼枉駕一笑別廻首幽林隔人生幸逢時功名不遺力不須别後問我君南岡石

奉送明雅師 善鼓琴者

天竺山前十畝園老夫久種彼工緣草堂和尚指初禪辯争二士立我前光明琉璃真金像修持内外常湛然此心不轉今十年手中一炷紫檀煙孤峯飛来自西天山間谷不非世妍彼諸佛子心盖纏吾知此

地爲敬田師子血乳如流泉老来癡斥去湘川歸来江南已華顛邂逅道人雙足纏歷訪名山不憚煩始自赤城滄海邊一帶復濟楊子川直上鍾山長揖眠南来不下涇溪船步至秋浦方息肩將窮祖山上淮嶿廬峰勝遊想翩翩頂上終不巢烏鳶亦不教觀淡偏回公卿貴人喜相延三尺枯木揮朱絃人問佛意如何揮此曲寂寥少人傳

清冷臺二絶句

山前繚繞白雲飛山下溪流那復迴不向此間休歇

去寧將白髮汙塵埃

落日欲下清泠臺月華已破東㘣來誰道幽人得幽趣老夫病眼不曾開

奉送殊師利

道人壯年曳長裾挾策負藝西入都欲步青雲不浮游不如濯足歸江湖轉出淮山一麻襦天柱峰前明月孤調御丈夫眞我師不復飲食形不枯歸來故土弃妻孥金玉百萬杪若無四十削髮入浮屠有如浮雲飛太虛達摩壁觀聊自娛飲光苦行誰復如河西將軍氣兕鹿一見猶如水中魚南陽侍郎說詩書為

築小庵即朝晡諸漏已盡無復餘此身安浮為世拘不持一鉢上王廬秋風有意入三吳天竺二山佛子居亦城更在滄海隅彼土觀緣小踟躕何時復來尋老夫清泠臺下茆已誅為留一榻待跏趺不辭更貯一斛蜜山間老境任蘧蘧

伯翔父挽歌

平日並游客老來相見稀窮山忌我日冊旐愴君歸雲水野情在風埃人事非不知九泉下誰與款談圍

君向番陽去何心瘴霧間雖能脫世網根不到鍾山稚栽誰復見幽尋步可攀滄茫大江上應與月明還

左史洞 在北山

萬古齊山石誰開左史洞左史今何在蒼崖本不動稜嶮下重埜幽深鬼神總石門絕世路久為塵泥擁青天十畝地嶒岏如覆瓮琬琰鑿屋壁煙霞列梁棟崕間不死藥必非迨時種人去境長在境與人為重欲覩疇昔意幽禽發清哢吾方寄淵寂無礙亦無縱手自翦荊棘結茆當石空長與麋鹿遊不復人間夢

寄老石 在右山

老不在髮白此態漸自迫唯老不在我寄老山前石朝來石上坐雲氣溼衣襞夜就石上眠月影照崖壁何為市南老一歎復一戚嘖嘖恨身老更以身為役人言老且死老死何足惜昔人有至言人命在一息

清泠臺 在右山

清泠不在境石嶠乃天成我輿卜築功為臺亦強名南山豈不佳不見浮雲生青谿淡無緒何處賓鴻散誰云飲酒樂正欲亂其明不知彈琴士何用物外平

清泠亦揞名楮象貞砰砰落落睎白髮身世㛃毫鞋

初耕東坡 在左山

觀田東坡去春事日已楬耕破嶺上雲鑿開巖下月
種我十畝粟中有薇與蕨優游卒歲事山前梳禿鬢

雲巢卷第四

從事郎處州司理參軍高布重校兼監雕

沈氏三先生文集卷第五十六

雲巢卷第五

歌詩

走筆酬子雨所示二篇次韻和之

送曾處善赴寶應尉　五葉松

保寧太君挽辭　七言奉寄三衢趙少師

臺下　江水二首

太古師彈琴示道輔　寄題野翁無悶堂

奉酬巴陵令　奉寄持平兄弟

寄處善不動庵　次韻元章見寄

奉酬楊聖咨　次韻伯成見贈

永壽太君挽詞　子固挽詞

走筆奉酬伯昌示瀟湘煙竹圖

奉贈善果師　奉酬通叟社日

白頻苍　與善果師遊石堵

雲巢醮上清泠臺

清泠臺初夏一首寄上翟舅

暑雨二首　白石欄望齊山

婆娑亭　奉贈仲益南上
奉送志國赴舉　題熙怡亭
開北山望白石爛　奉送孝續歸九江
奉送太古歸舊隱
以沉香柱杖奉寄㯽老戲呈句偈
與公詡游西禪新閣　次韻奉酬公詡短句
奉送安行弟赴博羅守
次韻悟師見寄　奉寄零陵太平禪師
戲贈石堵二師　偶寄林夫

奉送醇老　蘇武歸漢圖一首
西禪新閣　次韻酬余君見贈
奉酬伯昌志國所示古調
齊山偶題三首　寄道輔
代人上杭守趙資政生辰詩
無柱亭　南漪堂
寶雲叢翠亭　遠行
登覽　雜感
村舍　邊思

感懷　山中
醼集　怨思
送行　陪客遊山

走筆酬享甫所示二篇次韻和之

邯鄲一夢黃粱熟人生正如水中木不向黃塵墮病目悽悽猶寄一椽屋物外日月無淹速爾能自達萬事足清明神觀何可瀆不在文章李蒲腹少壯已往誰能逐此身正如車軌轂始來齊山㤗正肅山間于于太古俗穿雲作巢倚山麓白髮老人誰檢束山松

森森丰天綠松下石色如蒼玉古人清風邈可矚夫子知我心所欵飲充一衲隱窮谷不復區區論往躅

其二

老去不為世網縈我為清冷亦假名不識丹臺與赤城此間寂寂無人聲下視千里山川平其間隱顯自晦明稽康作樂知未精莊周能寧何用攖有動不在彈與枰至靜何為論槩槍大飲不復論缸罌一醉寧復更解醒當如美璞含其英不如不琢鳴琤琤一去一來寄死生寵辱外事何足驚高篇琅琅示我情久

已衰愧令載營呼奴擁篲掃柴荊當有佳客來此行

送曹處善赴寶應尉

我初隱身治蓬藟餘生不復人間世左山右山白雲上一動一靜浮塵外齊山山上老夫庵青谿谿南佇中第朱顏公子不易識短衣款段來相際長堤相望雖甚遠有意即行終不計東鄰竹閣長夏熱我構雲巢方自蔽斕斑石臺始一眺寂靜庵基猶未薙隨雲步訪胡矮老放懷止得殊師利石橋寺前夜月冷金鷄峯下烌霖霽君恃馬足下憚遠我駕藍輿隨處税

六峯老師氣軒豁九華唯山苦陰晦庵前萊茹常不厭城東羊肩雖數置漫天風雪一暢目滿榻春陽欣炙背裝休自參黃蘗禪院福豈是一昌尉相見終年已辭空分襟一別郵成滯柏江春水浮鷁首萬里青天運鵬翅順風莫寄南來書老夫柴門夕自閉

五葉松

在昔金池藏遠自朝鮮來鉢中黃松實散向庵前栽迨今幾百年乙出白雲堆堂閣孔嵒留天嶠蒼龍媒五枝媚天葩繁日半山闌秋風黃葉折玉柱謝岨峡

我語九華人為我乞條枚還令古師意長對清冷臺

保寧太君輓詞 時子母也

自適田間樂不隨華寵移能思開大邑懿德鏤豐碑古澤浩東注仙山安不騫高門有孝嗣巨痛感風枝繼奉萱門好欽聞孟母賢鳳雛持漢節鶴壽享天年丹旐映落日新松含夕煙正應黃壤下稽首奉金僊

七言奉寄三衢趙廾師

浮石山前十里松道遙誰在白雲中孔光蚕上三公印尚式終為百歲翁禪客方談無上道史官空記太平功昔年翅館青衫客非佛非心江水東

臺下

石苺苔落欲黃時細雨濛濛暗不間數日不行臺下路不知江水過山來

石臺竹徑自天成細草芳苓隨地生白髮老人無是處一枝枯竹伴經行

江水二首

江水入谿來與復故谿處山前浮大艑前日行人路過堤半成木茅舍馴鷗鷺始知南山遠欲往不易渡

世事寧有定吾生若朝露大海為陸陵昔人非大悟

其二

江水何漫漫青山貯無畔欲尋青谿源魚龍路已斷今年刈麥早無役為人患獨憐行路子求為高山半暑雨未當止浮雲滞不散行聽瀑泉鳴䔍帽臨幽澗

太古師彈琴示道輔

我臥南山正如夢朝來欲過左史洞陽羨羽人患相訪三尺焦桐行自從山上赤日烈如火洞裏石泉凝作凍揮手一奏離騷曲促軫重作高山弄品下陸臨

白雲生松風令冷幽鳥喋誰識襄陽魏夫子緇衣遠來自嵴羅身出重圍戰不死根冀江南若孤鳳數日相從甘淡薄不與人閒同倥偬夫子能知琴中趣不比老夫無世用三人出洞日已斜青山茫茫煙帶帶

寄題野翁無悶堂

餘不衣冠故吾里上下三吳一谿水方山峨峨出清泚野翁卜築當山趾春氣來自楊柳始不待簪纓藉花李蓮生半卷未歇眼已在紅蕖明鏡裏秋風瑟瑟最先至千里蒼煙接山起車轂馬足不淨到無悶主人方隱几想見野翁形氣古少年詞華齊璨璨春妹八十尚不倦一篇一詠無餘弩有材無用古所歎知命不憂方可喜神完見固得所養從來軒冕如糠粃嗟余蹤迹亦可鄙老向江南治蓬藟隱身齊山絕人跡獨與白雲同作止白雲無心歸故山故山自與野翁關聊上南岡一引領落日已在桑榆間

奉酬巴陵令

身世不相若孤臥南山雲怨枉故人問乃是巴陵君君治最瀟灑洞庭天下聞高材有餘暇壯觀誰能群

子賤不彈琴河陽自工文大軸寫蘂句瓊華龍前熏贈我豈無意我衰何足云三復不知數悵望長江濆

奉寄持平兄弟

平昔相從三十年白雲唯識皖公山當時肺腑半黃壤何用枯槁留人間

寄處善不動庵 為宝應尉氷命名也

莫笑當年梅子真區區吏事走風塵風塵自是南昌事誰識庵中不動人

次韻元章見寄

錢塘故都麗府寺雲中分往往得佳客翩翩多好文
自余去湘水無復睹吳雲披尋二篇意豈減鮑參軍
西堵蘇蕭老南岡蚕柳芳當時有佳忽十載尚餘香
移老甘寂寞歸期殊渺茫君能斷句麗幽聊得張皇

奉酬楊醒菴

霜林不障北山青准北江南一畫屏草舍久無年少
夢故人猶記詠歸亭當時皖皖同朝露不計星星向
暮齡千里相望一驢笑北風浩浩水冷冷

次韻伯成見贈

水上浮雲斷不還松間幽石自斑斑柴門不接紅塵
路滿壁長將白日閑往解誰能尋赤軸無情還自愛
青山清冷臺下無多路斷薜枯藤不足扳

永壽太君挽詞

帝翁方優渥仙輧去杳冥松筠傳懿行今石勒新銘
雙闕不復望三山依舊青慈祥豈無報獨不享遐齡
身謝漢廷路神遊湘水歸山川想如昔鄉里欲誰依
夢幻久已寤悲歡今是非最傷芸閣老無復老萊衣

子固挽詞

江左老儒宗鴻名五紀中晚方參法從久已冠群公
纔服始去位仙丹浩無功古人稱不朽終不愧軻雄
典學蚤名世緒餘為吏師劉嚴終不倚亮直欲誰欺
疾惡太阿刃立言黃絹辭平生游舊意流涕向豐碑

走筆奉酬伯昌示瀟湘煙竹圖

三年瀟湘客不厭瀟湘游二水相會處下有白蘋洲
洲上多美竹出沒清淺流森森百頃青玉簳長與倚
煙浮歲久無人採往往手折古岸頭坡陀上下不知
除直接九疑千古愁當時古人相會處至今作亭在

林幽景愛苦雨時吾當棹輕舟樂與漁人相往返其
意豈在綸與鈞由來古人能放達何必傲王侯洛陽
公子有佳致落筆直與造化侔方尋梓圖止數尺寫
出瀟湘千里秋南山老夫謝世故一榻靜臥如浮漚
遣使持書遠相示欲與老夫醒病眸老夫周痺不知
報世上誰為王子猷

奉贈菩果師

大士隱精藍不蹤白衣公老丈厭世紛屏迹南山下
經時不相見道味遙相借豈是困煩溽蕭然西閑暇

白雲等無心幽林媚如畫常恨簡寂寂不入東林社
還疑松山老怕吝麗公話吾廬朝暮成莫向人間化

奉酬通叟社日

秋入瀟湘柏江水吏人社會秋聲喜山城寂寞無人
行白醪赤鮮追閭里窮客閑門食無魚雖有士子半
屠沽與君俱為授荒客落日悄悵臨城偶

白蘋花

白蘋花生水中綠葉牽紫莖浩蕩向西風西風日夜
冷落日河洲靜

與善果師遊石堵

秋氣日已佳幽尋欲誰與邂逅得佛子逍遥臨石堵
江南氣候晚九月始無暑木葉乍殞霜川原新濯雨
喬松轉山路中天揭華宇由來安禪寂不當混泥土
侵尋得幽步周旋聞密語介帶同一生天地同一旅
歡戚自流轉悠悠意何補倦羽息深林游魚依夕渚
吾生幸無事陶然知所處日晏坐北軒何用論今古

雲巢醮上清泠臺

太清肤無形歷歷縣衆星北斗橫天中衆星朝帝廷
顧余草芥士於此寄餘齡崇壇設香火秘笈開真經
仙客七八人步虛上清冥再拜致勤懇肸蠁參神靈
頭言枯朽骨清淨老岩扃石臺峻重崖四山合如屏
夜寂天更高松風響泠泠列炬如長虹隱映春林青
久已謝世故何心混羶腥齋心肅不寢已聞朝露零

清泠臺初夏一首寄上龍舅

清泠竹樹暗成陰漸有溪流過此岑草作巢方寄
老悟悟設榻本無心松門不隔紅塵路月疊初無俗
物侵欵向人問訪消息渭陽應有遠遊吟

暑雨二首

暑濕卧南窻將夕暴雨作綠樹暗濛濛流泉鳴礬礬
黔突苟幸足心靜本無樂夜半長風號江流應更惡

其二

委蛇白水來恍若煙中素始驚孤渚失已轉前山去
清光照白壁悍執衡雲樹吾欵棹輕舟正畏驚湍怒

白石爛望齊山

西江水過南山來青沙白砂一半摧夜來雨猛山谷
溢平昔夷余安在哉挐舟欲過白石爛江風激激無

纖埃古来白石亦可怪狂湍蕩潏終不頹南山經春草木王群峰委曲青雲堆江中落景看圖畫山翁往處無崔嵬山翁憔悴如橋木不與世俗同樽罍江邊山下人不識斜日獨上清泠臺

婆娑亭

老不為白髮老態自婆娑風力日已鑠流光能幾何惆悵去世網邁邁寄嵒阿無令後生笑隱几學商那

奉贈仲益南上

昔日錢塘布衣客畫舸搖搖出淮北腰間新佩青銅

章行著綵衣歸故國漢水西流雲夢澤高堂老人頭未白兄弟頻年收美科公卿要涂聲寂寂公車薦章動盈束萬里清雲不遺力老夫在吳始相得惠連高東幾荊棘相見怱怱如夢寐不来無復人間迹子方策名在清時霜天正可摶鵬翼遥知後會不可期吾心已作南山石

奉送志國赴舉

青谿八月孤蒲老山城飄瀟秋氣早弄水庭前萬斛舡一帆直上青雲杪沄川公子久論討筦庫卑棲欲輕橋阿閣鳳鷄誰不知淫淫龍種人間少拔薦當如頷下髭收科真探懷中寳人生得意須自奮何用米鹽長擾擾齊山病夫樂枯槁相見清歡慰老倒宦時不忌金玉音為記雲巢高縹緲

題熙怡亭

齊山翠微青天外西鄰還雲脩竹裹不如道人熙怡亭巍然迥出青溪水云誰窮高視千里亦不沮洳埋逢瀛清晨門外千家供落日香銷一禪几欲知道人熙怡樂泛舟偏向江淮縣遊人莫問老夫名聊詠春

紅與秋紫

闘北山望白石爛

欲尋白石欄故闘北山路所向雖似殊吾真得孫與容與水上雲婆羅月中樹勝意已自適何心方舟渡

奉送孝續歸九江

池陽決曹賓君掾三年勾釘煩指呼朝来脫去如敝屣舉舟迢迢歸王廬君家世吏二千石緣飾儒推窮詩書昔歲先君使湖外特薦尊府聞公車廷尉于公有陰德翩翩青紫登華塗江城僻院本無事窮山培

塿多荒蕪中間藥侯久無改頓遇僚吏無精粗從行
縲因常數百小大往往多非辜不知滯獄困寒暑五
疑為吏憂妻孥惟君不茹亦不吐獨自畫釣來南湖
使者交章任為令從此平步青雲階香爐峰前木葉
落樽罍好在黃家壚此來行李有佳句莫忌齊山黎
老夫

奉送太古歸舊隱

前年姪令下陽羨老夫為賦銅官山飄飄道人今復
往有如孤雲誰可攀三尺古琴膝上彈一杖龍水刀

無環樂囊空空何所有獨抱冲氣參人生富貴無金
丹須臾白骨凋朱顏何為愁苦強作樂逍遙不去煙
霞間吾昔東遊豈無意腰下銅章初不關至今山水
尚可想斷夢時向荆谿還安得此身如白鶴飛與道
人天外開路逢仙友若相問為道綠髮今斕斑

以沉香柱杖奉寄揔老戲呈句偈

七尺潛虬出海汗久同病士御三車旃檀彫斷終非
相薝蔔芬芳讓散花絕是離非參妙用穿雲涉水作
生涯東林大士還知否止此無言是作家

與公訒游西禪新閣

清谿水浮青油幕漾漾輕舟上西郭高林參天轉山
腳山上黃葉山前落西禪道人屹重閣松風冷冷半
天作左江右湖君可酌青山四圍走巉崿道逢支遁
躡禪蹻方水幽尋同一嘅世事區區為名縛生死去
來一丘貉不知林間寄冲漠笑傲高明紓氣索日斜
回舟興不薄有意重來何用約吾歸南岡若孤鶴新
月纖纖下簾箔坐想行臺夜更樂橋下水聲鳴鑿鑿

次韻奉酬公訒短句

紅葉飄蕭下石臺掃除山徑半天開百年老木和煙
斫萬頃晴天看月來

奉送安行弟赴博羅守

博羅四十雪上鬚前年將兵出高奴直取金湯飢名
帳卷旗夜過烏波涂黠羌倉惶不暇戰即時破葛禽
作俘橐馳牛馬以萬計白米青塩歸我儲朝廷下令
趣軍賞冊砂書檄黃金書博羅解甲入帥府歸功老
成為後圖漢兵百萬君墝虎亏斂勁利無全胡不知
黠羌欲送死夭樂給事先六軀群帥無功坐待命

天子神聖貸不誅慱羅鶱舞笑呼盧黃綬郎參朝士
裾踦年都城囷鹿土乞得一麾南海隅江外山川舊
遊好擊鼓鳴笳聯舳艫炑風翻浪白如雪美酒滿舡
誰要酤齊山老翁謝世故不知門外賢與愚相見欣
然㥏碁局不妨遊戲為歡娛蕩山金丹久已就仙夫
道友來相呼慱羅俯首竊自笑薄命若尒何為乎圖
形不止交煙閣迅步扶我青雲衢豈如小邦肉廡祿
畫諾足以嬉朝脯嗣宗巳卜匡山宅斐林工龐青谿
魚子歸當在十載外老境共寄江南墟

次韻悟師見寄

一衮一葛謝時人似與孫雲老鶴親峭石山前靜無
事飛苍零落幾紅春

不將大辯擬天親終媿西來面壁人無是無非從此
去不同多劫一微塵

奉寄零凌太平禪師

昔住東江不記年青松白竹望瀟川先知大士當行
化故卜幽棲為結緣五姓香苍膽㳄坐六時清磬會
諸天 山前耆舊如相見應坐維摩老病禪

戲贈石堵二師

青山古木隱禪扃一炷青香數卷經却笑擔囊南北
客強尋言語學無生

偶寄林夫

南山雪未消炑浦春太早柳萼為誰開梅苍同我老
少年薄遊意落日清空杳林下寂無人煙外啼幽鳥

奉送醉老

近世考吏師誰如李荊州斯人不可作伯落青松丘
江上逢故客楊名談舊遊蚤被北海薦不向龍門着

三年州從事利刃無全牛毀譽豈無人春夢空悠悠
乃知雲臺棟當向平岱求潢汙一尺水豈能縱吞舟
老夫卧山野自將麋鹿儔雖云相見晚笑語欣相投
曠不入州府何由接綢繆江南二月春坐想煩水流
適當及瓜代晒笑豈不優它年青雲路六翮固已修
嵩抄有高士為記南山幽

蘇武歸漢圖一首

蘇武不辱漢廷節生辭句奴歸北闕胡服椎髻李將
軍反袂悲號與武別陰山茫茫天將雪北風吹旗旗

欲裂金瓶釃酒具未說胡兒解鞍沙上歇使者左驂
黃金玦獸騎白顛推奇骨山前牧手原野闊漢日正
斜荻來發從官揮涕不敢謁摻袪欵究胷中說青海
脫窮十九年來時壯強今白髮同行吏士半物故韶
中節旄盡落脫將軍勢忽不可奪老母已誅族已滅
心知罪惡上通天茸死胡塵同斷梼功名逆順雖不
類胡漢死生從此決夙昔遺考在圖史追想山川一
驂肾巧工寫意在恍惚墨妙筆精世稱絕唯有千秋
不斷情至今亭亭隴頭月

余昔得胡馬四軸其間旗幟人物者有行者
從永仲慱得胡馬二從伯昌慱得蘇武別李
陵凡三人絹素之色與昔所收大相若遂合
而標之為六軸名蘇武別李陵圖為從官乃
常惠也

西禪新閣

秋浦千萬山蒼煙媚高木流影落浦中泓澄一川淥
江南佳地麗六代多遺蹤不見石城人空餘瑘樹曲
長圍山勢壯不駐如車轂道人散重閣却倚山陽麓
西江瀉軒外雪浪高如屋未肴烁浦佳平鋪綵文縠
水中白石爛汎汎如孫鶩天外九華蓉突兀摇蒼玉
太白一盃酒杜郎滿頭菊千載忽已空白骨埋荒谷
脊山皓髮客逍遥老岑竹挐舟試一眺時方秋氣肅
飄蕭得勝意遠適窮幽矚行當秉月来置榻山頭宿

次韻酬余君見贈

老来無脂亦無明寄息深山避世情夫子暗投珠玉
惠我身正似一毫輕

奉酬伯昌志國所示古調

餘景避世謹棲遲在丘壑公子引車騎相訪南山崿
長離舞員嵩同為九皐鶴脫節雖殊塗髣髴當年樂
間關幽鳥哢湊亂餘芯落春風豈有意群生自細薄
夙昔欽二妙聯函得佳作顧予非季子何足聞古樂
葩華玩洒藻銀鉤窺稚慱故知胷鴻意不為塵埃鑠
吾蚕拙世用投老更衰索憗無錦繡段何由報金錯

脊山偶題三首

杜子風情春水波至今詩句使人夸不知朽骨猶存
否山上年年黃菊花

朝雲未散白笴陂落日已過銅陵西不向人間生皓髮直尋仙客上青谿

山罨嵌巖山頂平此下直瞰池陽城城中歡戚自流轉不似山石都無情

寄道輔

髯弟南來白髮垂襄陽夫子最相知倉惶河外元戎客冷落江南夜半暮雲外渺瀰帆信隔秋山重疊驛書遲何緣得與君相會共醉山前白玉卮

代人上杭守趙資政生辰詩

盛世君臣會功成在太平一陽迎律至元老應時生直道升烏府仁風擁使旌猷為安廟社惠愛及民氓帖泰三朝事光華萬古名至誠無隱蔽妙識造圓明愛日思先佛流泉句偶清邦人祝公壽龜鶴入蓬瀛

無柱亭 在石山

結茅在何處為屋豈無柱山前峴嵓石四方適中度誰知屋下人其心亦無柱悠然寄此間自得無生趣

南漪堂

湖上逍遥避百慮年來頻向此中休簷前山勢翠相照床下冰紋清不流夢帶夕陽移盡舸留連明月卧前州高僧會取還應有人來帳昔遊

寶雲叢翠亭

群山駕肩東南傾平湖照眼正中明上人置亭何絶巘寶雲拂樹當前楹春陽未歇地先煖秋氣欲下風已清衰才不足道佳景聊書叢翠為其名

遠行

少年事遠遊迢迢指岐路遙天値林晏煙光澹如素髮落淮南山影入楊子渡出入三十年又嗟蒿帶悞

老來感節物此意誰與諭獨知擁蠹坐無復晨征路

登覽

我意欲窮眺山林蔽四域亦來巳彫落萬里情何極古人多悲秋我念不如默終朝對青山煙嵐有餘色欲上百尺樓羸軀恐顛仆

襟感

咄咄待休至秋至安足驚年華去如掃正如寵與榮區區白駒隙君子慎所行不如陶淵明超然自歸耕

村舍

西山草廬下古木蔽中園九月罷亞收流水滿郊原
茅茨何所樂姑無人世喧多謝朝市人吾方効孫髮

邊思

西風方折膠戍兵出巳屡赤藏候騎帥翩翩如鳥羽
大羊舊巢完不遠橫山路漢将知為誰三軍倚全護
上賴天子聖邊方無闕補運籌有餘略彤弓射狐兔
何謝倉頭公廻為兒女碩

感懷

秋氣巳憀慄況乃陰雨多顏色不衰謝誰有庭前莎

幽窓坐讀書諷古空長哦多謝高世人辯口如懸河
斡旋白日究何用魯陽戈合我無術進憂愁將奈何

山中

朝遊白雲裏夕憩長松邊俯視世間人但見萬井煙
流轉非一日正如水潺湲吾方欲高步嘉遁休中年

醼集

袢暑久枸鬱訢然對秋光溥具招友朋相與娛中堂
清觴味雖薄果蔬具青黃尤愛簷間竹風来響琳瑯
正類文舉賢坐客乃其常相歡意氣間高韻信軒昂

怨思

幽人有幽怨其意豈為好西風多感傷乃尔增百憂
展轉長夜枕徘徊千尺樓浮生能幾時年華亦易遒
儻非奉孝志諒復何所求天道或難平此理可信不

送行

昔我来東州送客滿江郭揮涕望井閭悲懷寄杯酌
泛然千里外秋来意非薄客舍冷蕭騷那復事飾舨
游宦非我懷俯仰令人怍何時脫身去餘生老丘壑
親朋永相過焉能事官爵

陪客遊山

相從雲中去飛盡雲中斜峭嶺想負眷橫溪勝君即
巖通新雨溜林暗殘春蒼緬懷武林興憂寐歸山家

雲巢卷第五

從事郎慶州司理參軍高布 重校 兼監

沈氏三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七

雲巢編卷第六

太常寺奉禮郎簽官西院主簿沈　遼　叡達

歌詩

越州永福院大像讚

如來八相二十四依圖讚

如來入胎　如來出胎
如來納妃　如來出家
如來降魔　如來成道

如來輪法輪　如來涅槃
摩訶迦葉波　釋迦阿難
摩田提　商那和修
優波毱多　提多迦
彌遮迦　佛陀難提
佛陀蜜多　脇尊者
富那奢　馬鳴
毗羅　龍樹
提婆尊者　羅睺羅尊者
伽難提　伽耶舍
鳩摩羅馱　闍夜多尊者
婆修槃陀尊者　摩奴羅
鶴勒那夜奢　師子尊者
零陵先賢贊　澹巖先生
三元先生　高溪老人
法華道人　景星觀真人
中天師　尤尊師
素公　白鶴觀鍾

阿育王塔　煙塘老人
子厚　零陵王祠
陶公　進賢女真
太平和尚禮塔亭
楚興禪師真贊　南巖導師贊
富地贊　王右軍觀鵞圖贊
王武子觀馬　西峯和尚贊

越州永福院大像贊

浮屠之說傳中州使人知真如寂滅之法然後中州

承事佛為聖人事佛非佛心也佛名如來佛之生也以諸相為佛也是相為妄以火身為佛耶是身無體然而非佛則不名為法是有生者所以登正覺成上道也佛不滅世以為滅也不滅不生一佛滅諸佛生諸佛滅一佛生故友提偷婆生人以土木為佛儼然佛也人以風火為身宛然身也吾謂還之土木還之風火則是佛與我皆妄也故知我則知佛是以明慧之士以佛為一而愚者事分署也猶假以攝心所謂有盡為有為法無盡為無為法者是已昔者錢氏有

吳越之地事佛為最篤文穆王有子曰儀關府治于會稽公宮樓卧龍之山儀親以其女為尼者三人又出其私財數千萬即卧龍之陰為佛廟名曰寶積儀自為文內佛藏中吳越國既除忠懿王以其族歸京師繇是寶積衰而其徒浸以散去日朘月壞大殿之外鞠為判榛龍象肆側禽鼠攸居嘉祐六年長興公來為是州既將大治學宮乃取寶積之舊殿以為孔子殿顧視其中則大像巋然在焉或謂公儒者必毀之公曰夫功難成而易壞前人歷年而成之吾一旦

而壞之願未足以柳浮屠而徒傷前人之功且浮屠之法方行於天下而塔廟之役未有禁也壞於此將成於彼使徒而歸之其徒是可省十萬之貲於後也於是永福智印師聞而謁公願得以歸永福之正殿曰為是殿十有六年矣而大像不能成計其費蓋千萬也今願因公而成焉公許之為命工度作凡傭役之費悉取之其徒二月癸巳先還中軀其脩丈有八尺大十有三圍其重莫能勝計乃作標車于陸方舟于河以還山動風旋隱隱隆隆人不知其功三捬以

次還建諸菩薩弟子凡十有二軀以及四壁楣帶與変之像或突或繪咸因彼實此小則尋尺大至逾丈皆不失毫釐有若其素金相玉毫大絨重襦堂堂平正位端嚴跂立之侍冠胄櫻甲之神森然在列六月壬申迺訖工內外完具煥若新焉觀者燮燮稽首瞻仰咸以是為大事勝緣非偶然脗合者不可以知見道也於是時長者之施日以大来重屋崇學中嚴外隆爰及別殿增癖為雩不函其力而靡不庸是歲秋八月公去而治于杭智印始欲贊其事迺來請文於

余余方得維摩之説蹈無生法恐辱杜門謝人事
何能為文頑不得已強為之贊云金仙頎妙相尊稱
首十方戶正法於何為生何為滅 其一 我聞諸佛㒹
如來大臣升天巧模畫一切有為吾知假戒盛衣
繫其逢得福在心不在佛 其二 在昔王子今何往成
就愛女青蓮中阿育文殊在深谷鞣來所賤本虛空
其三 善哉檀施非一力所願此地臻極樂種種妙香
襍諸珍我成供捨無貪著 其四 彼時如來在寶積我
心永壞若不足今日如來歸道場我心歡喜還瞻依

其五 顧我諸佛施慈悲咸以是心承是報世世子孫
應供養長獲饒益無時衰 其六 稽山盤盤翠相疊鑑
水泱泱迴無極地執恃平人物古晉伐衣冠盛於此
其七 遺風勝事納可尋大士遊方諒無礙能充有應
我為證億萬斯年示來者 其八

如來八相二十四依圖讚

昭慶法師導集衆緣圖畫如來八相及二十四祖于祥
符寺之東堂唐杜中令先為圖讚辭多不詳俾余為
叙其事庶使觀者既覩其相又攷其行以崇多福焉

如來入胎

如來入胎在兜率宮乘白象王降于夢中太卜奉占
大福所鍾當生聖人清淨玄通天為獻食善好俗豈
諸國來賀善哉大雄

如來出胎

四月八日明星始生從右脇化墮地即行諸天降侍
金機獻誠相好莊嚴香湯潔清上天下地放大光明
瑞應所臻其何可名

如來納妃

始其少時王為納妃有女端嚴名曰羅夷往同獻華
一念不移雖云其妃清淨何為行遊北門沙門啟機
乃教還車以法為師

如來出家

既將出家天神致啟方夜之半振衣而起侍衛在前
神使昏委白馬踰城王田休止王起追及疎然致禮
如其為神非世能尒

如來降魔

菩提行成守是淨戒天魔相驚歘來破壞彼三玉女

娀媚天態有億萬兵不戰已敗其魔與子盡地自悔
攝以慈力皆使度世

如來成道

多劫所修至于成道三時所得無後顛倒身能飛行
水火可蹈我知法身無有生老何天之覆何地之載
其天人師是為佛寶

如來轉法輪

諸天溥來欸聞我法為轉法輪稽首歡洽昔佛滅度
羣生作業不值佛世生死百劫吾扎梵王為衆重援

度所未度三塗盡攝

如來涅槃

示疾雙林入般涅槃摩耶感夢諸天一觀付囑法藏
巍然金棺山崩河竭六種震翻諸行無常我知其端
寂滅為樂快扎竺乾

摩訶迦葉波

迦葉尊者初修禪那一造如來為分半座我持苦行
六塵盡破我禮雙足法藏云播金珠示因伽梨是荷
傳于阿難有偈斯和

釋迦阿難

阿難孝孝相兒端妍三願敬陳侍佛之前摠持苐
傳貫真詮情無顧著為覆右肩經稱我聞有質其傳
風吞三昧以終化緣

摩田提

始摩田提生于罽賓有大慧眼時崇勝因伽梵所說
為法之津阿難次授為法之輪不顯一偈繼我能仁
合掌信受吾扎聖人

商那和脩

商那和修勇猛有才佛已入滅始自海來迦葉受記
心弘智闢財施既盡法施爰恢青林綿構龍去不迴
辟支化緣塞嗜善扎

優波毱多

毱多出世後一百年其所化度與佛齊肩如來受記
述其妙緣為獼猴主採華奉仙降波旬衆繫屍訟天
摩頂之偈何以加爲

提多迦

多迦未生先遇大聖及其出家四果已證化度有情

我法彌盛十二億衆絶煩惱病常轉法輪續佛之命
孰有去來樂我清淨

彌遮迦

維彌遮迦始初出家眼目脩明如青蓮華得大辯才
嗣法提多海水無際我揚其波以聖傳聖乎寧無差
雖云半億其能意耶

佛陀難提

難提乾乾應化有緣天雨甘露含潤大千佛子相承
牛口是傳不有辯慧正法誰詮摧伏諸魔其孰敢前

雖云分別乃歸一源

佛陀密多

佛陀密多功德甚深善巧方便開導孔壬被國之王
外道如林我持朱幡欲移厥心謁彼才智其口乃瘖
遂化凡乾有如球琳

脇尊者

但脇尊者來示夙緣在母腹中畫六十年及其降世
眉髮皓然不汙五欲明識貫穿維其不卧聖證乃傳
我無煩惱稽首敬田

富那奢

那奢受囑法藏流行閑林安坐時遇馬鳴始論空有
悟了假名斬舌不許削髮示情為一共理譬如登月
能成諸暗乃達無生

馬鳴

馬鳴大士初興法樂華氏城中為矜貪著賦吒索金
請師代酬闍泥置塔佛相爰作王有大葉施法使溥
犍稚之聲吾利斯溥

毗羅

毗羅尊者大聖仰可紹隆正法絶煩惱鎖言詞方便
論諸禍福摧伏邪心如彼烈火在南天竺建論無我
用破沉冥而證多果

龍樹

龍樹大士夙通諸學無所不知強明辯博帝釋龍宮
法忍是作南天竺國外道悔惡其所論譔光明懺廓
神呪示功往生安樂

提婆尊者

提婆大師機智權深自顧其影無愧於心國有天神

威猛難任我奪其精讋服匪忱其道始行百論是欽
無我被害豈伊能侵

羅睺羅尊者

羅睺羅生體本清淨龍樹提婆嗣為三聖維持外道
鬼書方盛一覩成誦我功斯勝降彼邪心為之作證
不有至人誰尸其正

伽難提

伽難提出號為神僧觀其所脩冥躋三乘捨生樹下
火焚不崩巨象引之如山如陵傾力充滿為時所矜

巋然渚波來者伏膺

伽邪舍

伽邪舍生初遊海邊值大宮殿乞食于前乃有餓鬼
識其前緣分布肴膳化為膿涎我悟無學生滅息焉
受授惟聖不其偶然

鳩摩羅馱

鳩摩羅馱名聲早著其智如海為教之主行化一國
其人頑嚚使集鉄馬惟我示汝其人敬信大論是布
三界修行善乎筏諭

闍夜多尊者

繼闍夜多善化群有敬持威儀佛所記受彼人作業
師為之救化火為池其報乃宥行見餓鬼慘然推究
為鳥說因德為上首

婆脩槃陁尊者 即天親菩薩

婆修槃陁善能分別導利衆生名言布列其兄無着
為之辯折示疾以諭乃請斷舌着云斷舌大乘亦絶
千部論師天親所說

摩奴羅

摩奴羅出博通三藏少欵知足其言演暢恒河以南
外道浸廣我為法故挺身而往遊行教化毗羅振響
正法不墮契我無上

鶴勒那夜奢

勒那夜奢夙明聖智具大福徳人所敬事人所敬事
奉行教論正法眼藏惟一無二蠢蠢衆生輪廻於是
不有聖師我法其替

師子尊者

師子比丘智短明徹嗣承我法大振其說于時國王

已陌述轍利刎加我有乳無血是時正法泯焉幾絕
緊諸天龍護持不滅

零陵先賢贊 并序

零陵之地多峻山美川彌亘數千里而士之生其間
有異行特操者亦不苟合於其遠中州也故多隱晦
不出至脩身學道化為神仙蓋其地然也余放斥於
時間居無事采其人有可尋者為論次其行追琢為
文辭使人可頌詠遂至於不朽若其強聒蒙章雖能
邀寵利於一時者皆不著豈特人乎我尚器之有足
稱者亦傳于篇

澹巖先生 姓周氏諱貞實

矯矯先生其道孔夷當秦之暴不為世羈世方尚名
干祿之資先生鄙是非我之知名患之本祿禍之基
果蓏為食草木為衣人孰不死富貴何為秦人徵之
蛻觧其尸方床曲几及其尊彝皆化為石可隱可持
千載以還遺風昌追此言不朽斯吾之師

三元先生 姓屈氏諱處靜

三元之山其下維穴旁通羅浮神施鬼設在昔白公
逃彼楚航厥宗來鯀後氏為屈道人之生夙契仙骨
幽棲山間功行濟發爰駕白鶴上朝金闕于今高名
梢若日月彼李氏子訪道巖崖乃得素書皆其隱訣
喜未及讀期我不終袖之出山半道灰滅我來自西
稽首致謁遺基巋然告以勿伐

高溪老人 姓唐氏

我居溪旁我樂其況老散世紛乃即于舟告爾子孫
我將我游遊不復止長川悠悠泛彼孫蓮人不堪憂
我方自適魚鳥之儔豈不衣食亦過舊丘豈無其事
於是垂鉤書三十年翛然不休我度其心於世無尤
安知世間為公為侯維其無尤此其為優

法華道人 諱志遇

法華道人德完行孫于巖之下結草為廬文蛇穹龜
往來且盱師不怛駭伏于座偶化是邪人我正如愚
不誅不鄙建為浮屠時有盜來竊其衣襦適與師遇
竄于奇嶇師徐勞之毋傷宗膚盜還稽首其去徐徐
年七十餘不畜其徒苟非法器安用弟夫一旦入寂
正坐跏趺于是末世快我歸乎

景星觀真人 唐氏女請法信

昔我真人
来迎紫雲之車白羽之屏寥寥鳳翔
旂盖亭亭先生稽首上朝太清弟子何知但聞其聲
瞻仰太虚乍隱乍明頃之雙履墮于清冥寂寥故宫
誰其經營匪鴆自鳴乃唯陰兵至今二神守其門扃
郛人禱之載赫厥靈維其神靈畀休我氓

申天師

天師乹乹𥘉事軒轅盡傳其道遂至長安時其老母

祁陽之干越數千里時致盤飧維其盤食芳馨具絲
母驚其神欲往一覩天師請行有如飛翰一瞬而至
都城正歡其母不虞穢氣旁奸居于長安遂不復還
後數百年故山屹屹行朋乞福乃其衣冠

尤尊師

道人始來行丐市鄽其道若狂手持敗鞭數語市人
我將升天身跨白龍此鞭用焉州將聞之囚于土圄
有頃已出猶如風煙復持其鞭笑語自然守怒兵之
兵不得前徐徐升去乃知其仙其始未化孰知其賢
時有老校為之招延及其將逝遺屍户邊化為黃金
璀璨聯拳再拜受之以終天年

素公

懷素善書我知其然能得此道造于幽玄始其操觚
媚于孟檠厥功之成其盤三穿在唐中葉號為多賢
草法之妙未暢其傳迨我律師落筆翩翩學士大夫
為之聳焉才逸氣豪辭藻相鮮遺風至今清如流泉
嗟我白首來游湘川過師故棲訪其遺妍有塚嶙峋
有池淵淵不賜其人唯餘蒼煙

白鶴觀鍾 屈真人上升處

白鶴之觀在祁陽東先生上升此其遺蹤爰有信鍾
甚宇且洪一旦風霆躍于江中黃冠震驚鳩潛水工
探泝索沿其誰能窮時有巨商䑺潭息風夜夢道人
託身江蓬曰惟祁陽乃吾之宮其人闞然上臨下豈
旦而求猶長江溶溶斯鍾偃蹇乃在水衡視其款識
與夢實同遂載以歸駭我衆聰文彩煌煌上蟠二龍
至今大穀與天相通

阿育王塔 在福田虛山上

東方有山名曰福田其下維虛旁流二川蒼煙白雲上覺青天乃有屋堵壓于層巔世傳育王道力無邊神兵所造八萬四千惟是東人如鳥獸然不汝避外亦攝善緣金輪上標力士四旋天龍護持何千萬年何千萬年陵谷或遷維是睟功不崩不騫

煙塘老人

昔有漁父煙塘之瀕以魚為生聚居成群適有白蝯戲田之津或捕獲之速我諸鄰將以為羹乃覩老人曳杖而來布衣縞巾為語諸君勿烹是鱗是乃為龍

湘江之神咸以為誕吾羞方邪芼以椒蘭和之甘辛莫不厭足笑語欣欣老人復云禍且及君有頃大風震電霹靂曾不旋踵陷為奔淪惟是老人為示諄諄龍豈不靈乃時之屯

子厚 姓柳氏諱宗元

我游愚谿我思若人孰使之文而罹其屯譬彼球琳誰不汝珍一毁于琢遂投窮津孰賢而昌孰拙而湮唯其所遭毁譽乃振子厚之賢胡不是循泣岐叶闇猶幸一申或怒或娭越十二辰曷若其默以休天均

我來溪旁想其風神陰崖之竹下瀨之蘋十世以還半為荒榛當時寵華俱為黃塵世或為名有僞有真誰如子厚軻雄之隣

零陵王祠 姓唐氏諱世旻

五代之亂天步失綱兵纏九有厥于奪攘孰順不賊孰暴不昌踰五十年相為侯王惟我唐王孔武且強威神赫然萬夫之防一旦起兵其衆攘攘遂殺州將宅是永方馬氏之興剽悍陸梁我屈于衆乃天之亡方其就倫忿氣抑揚巨刃穴胸不仆不僵已而為神

白晝旁洋福禍我民克相彼蒼迨我天朝父老獻章為之請封乃封故鄉作我王廟在江之陽春秋祠事白酵騂羊坎坎其鼓幽幽其堂孰敢不虔祀典是將

陶公 諱岳

陶公振振好學有文自其少時已拔不群晩為諸生益肆厥存既陟士籍業履孔壓遂為聞人期于青雲通籍郎曹歷刺江濆其才有餘不忘典墳有志舊史荊湘是論惟是故州總記群分于長實祿更生博聞於惟陶公挹其清芬詳述備言貽彼後昆却視矯壽

乃稷乃耘使之執鞭彼循欣欣

進賢女真 姓何氏

進賢之阜東江北漭青林白砂煙雲霏霏先生下翔
奉令英徽時會三女君夢而飛以食我炁妙齡不餓
大道不晦至人發揮晉公南還順風有祈示以金鏡
識其仙衣清風冷冷潛光隱輝亦或不逅零我天機
冥數有期人將晴依尸解示變如蟬斯飛我游南嶽
覯闕巍巍芻履如此孰棹其微

太平和尚禮塔亭贊 在常寧山下

道人乾乾行化湘川禮是塔者十萬八千時年七十
行解妙圓作亭山下開示信緣

楚興禪師眞贊

堂堂者誰咄咄者誰以為是者不識以為非者不知
圓融孤峭繪素何為繪素何為稽首導師

南嶽導師贊

堂堂導師生于閩粵齠齔出家妙相奇骨為一大事
應期而出佛修行時迺始落髮初參西峰器識勞達
圓旋五年行解微密行化大和名聞已徹大江之涘

有蛟為孽無有善濡舟舫聯涘師為默伏龍洲始埕
至于黃梅夏暑適賜土人來告乾溪方絕其衆洶洶
無以盥啜為投妙偈洪流乃決遂造武平彼豪致謁
我邑南嚴有如脊崛請師宴坐少駐巾鉢夜有巨蛇
驟首來奔正眼一視蛇乃蟠結俊有戾虎包哮猖獗
師不為駭虎亦馴率天人悅爲請見玄剎師緣默契
布金營茇乃脫伽梨衲帽直櫬戮力傳工神兜剞劂
不日化成小大訢說四方歸依奔走竭蹷時若大旱
田畝焦渴乞偈致雨笑許其說頃之澍雨利均坱圠
牧牛于野數因虎啞牧人羣訴為之軫恤時有青蛇
往來式遏蓄息十年大資耕墾已而蛇死夜夢于閩
從師乞名請建廟室名曰金成事之跡耦晝麻彼牧
其祀方秩師所導化洞言凶吉或請于師天機勿洩
時師肯首因是結舌遂不復言人無以伐彼守羅提
謂我顛越捕繫廷下而加訊析神色晏然不自辯別
櫬帽投火火方烈烈火滅帽完守怒愈疾遂以為妖
塗之汙血有熾其薪帽益光潔彼乃悔罪訟其凡劣
惟彼南康盤山嵯峨佛陀波利昔所布薩爰有石泉

一旦汙巉石泉之下神識先述後五百年此泉當墜有白衣來乃定光佛彼衆發識奔走迎屈師以舟往雨華彤輵江流之下乃有斷柹舟楫所觸必湛于汨往來為害師為一撥順流而去巨舟斯豁山巳無泉龍象蹙頞師扣之錫其泉乃溢留正三載法道益設河源聖舩久癃波涸屢竭人力其誰能拔南海建塔將運羣物不有巨舸厥費屑屑或請于師師以惻怛梭以偈往洪流夜發載浮于江塔工斯畢彼徒不適徵于賈禍厥載未濟暴風軒突不知津涯敗我溟激

逐良出守敎闓名實稽首門下兢弟子列具厥神化獻于帝閽乞名題寺均慶是揭潭龍不害年登人逸王贊奉使方冬無雪懇請未終瓊瑤交亂數日未止淖我使節王復來訊乃大霽澈自時厥後恭事惕怵有或不虔莫不相詰始自七閩上達京闕公卿士夫悼稚耆耋咸來致禮以祈度脫大中乙卯正月六日正其生時稽首辭訣八十有二泊然于寂圖畫亳相瑞嚴昭晰瞻仰如在孰有兟弗妙行聖上巍哉纖悉世所傳聞萬分之一我贊以偈文辭鄙拙有如泰山椎以毫末南山可勵北海可竭南嶽道妙並明日月

富池贊

昔吳祚衰有江東桓桓將臣時惟甘公公當少時任俠專雄負眊帶鈴肆行暴冤踰二十年廼始變風折節下士欲希大功西赴劉表表方惛耄去依黃祖祖亦弗容廼歸大帝武昌之宮英毅維瑜武烈維蒙二公合薦偕于帝衷公論荊州兵弱易攻曩宗夏口猶如蒿蓬我拔夏口楚關一空必取荊州遂規巴邛時帝大悅予惟汝從遂拔夏口其言信充使凡當口

威震軍中帝白興霸卿惟虎熊從戰赤壁追奔析衝周守夷陵犄當穴胃益陽之瀨雲長肆鋒濡須之出曹公失蹤皖城先登斬彼元戎合肥失律寔祐帝躬有戰必勝無謀弗庸愛育士卒傾財任忠追今千年威名日隆以余所聞人神道同為人克正為神必聰血食後世幽明咸通太尉崇秩有褒大封虎旗金節曲盡瑰奇大江之下祠宮峻崇千舟萬艘誰敢弗恭粢盛絜脩牛羊碩豐風颾不驚川流溶溶我昔南下言瞻峻墉感歎盛烈弗磨弗礱因即舊史纂其初終

昭示後人永于無窮

王右軍觀鵝圖贊

右軍清豪不降不汙後世何知獨觀其書

王武子觀馬圖贊

武子豪雋世稱馬癖殊勝癡叔床頭置易

西峯和尚贊

五臺之山睟凡混同廼惟大士肇化西峯唐室下衰群生困窮師始振錫于江之東始次秋浦宴休禪叢楷彼窣堵當興勝功一弄鐵笛龍吟夕空至人雖知

是為凡庸時有鄭傳祈門之雄假竊位號擅其疆封師觀昔緣往造軍中一軍盡驚標戈挾弓鄭亦惶駭遷謝弗通師顧使者往諭汝翁惟昔有緣乃來相從鄭亦感寤欣然向風瞻望毫相光明梓融垂髮被頂猶如兒童面布七星其言雍雍鄭雖暴戾為之致恭遂獻上產以為祠宮休止門觀幽深峻崇申警戒嚴實備弗空師為鄭言彼山穹窿吾當往視乃營厥工遺我芒屩置于西墉中夜寂然鄭窺其櫳已不復見香茗重重鄭大悔恨內懷怔忪甫旦師在曾無動容視厥芒屩實敝且墐遺其所歷山川奔衝坤山卓然水泯石碏三十六谿谽光溶溶吾浮其地蒼煙鴻濛既留我錫于彼嵓松鄭驚其神使按厥蹤往及越月其言信充鄭始震驚內訟循惜彼土方实疾氣相蒙師取盂水傳慈感通以施下民林其鞠凶始徹膏肓遂起疲癃小大勇躍幸甚會逢師忽謂傳吾當輒去西北有突即當往度鄭懇留止曾不復煩乃升靈山極其峻處誅茆結庵睟功潛布土人或知乃來欽哺瞻仰高德衆所依怙時鄭中衰羣兇不附數困侵軼

實懷危懼躬遣信介乞其來助師亦惻然乃旋歸馭敵人在竟師命徹戍一楫其兵兵皆亡怖散走析趾鄭營安固遂入西峯安穩眷住無有遠邇或老或孺凡所度人至于千數天方驕旱踰時不雨人或懇請必蒙甘澍惟時吳王治楊為府赤地三年群祀咸舉歙有汪王實食其土吏奉王命歸于神主神夜夢吏吾豈弗預豈如西峰威德弘普乃大聖人實通帝所其馭五龍誰敢齟齬吏夢既覺乃大驚悟來懇于師師曾弗拒歸語而王雨今可紆大雨三日横流畎畝

王心欣恍有懷欽慕山無信鍾師潛有募得其信人
乃下秋浦三日而還洪鍾在虡上有款識五臺之鑄
吳王營齋求福其嗣為無遮會以祈善護師心默知
飛鉢來赴越數百里有如佳少齋來及半王啟其故
乞名大衆大衆未諭師起下座顧謂王語名曰麦藤
以承汝祚吳王惘然不知其趣訊其所來祈門之下
王以為誕延之別廡訪諸祈門無一言誤王大崇信
請延巾履請建道場了不可駐錫之紫袍亦不一御
頓得吳錦以為信具遂獻吳錦易其緣紵紫之金錢

鍚彼祖賦當是之時人識佛祖及師之還鄭疾以固
已而鄭疾臨其塚基天祐三年六月大暑召集大衆
吾將西邁慎無治事曆之故宇後有人來當知所措
其後三年有僧甚倨直造堂上發其棺覆顏兒容色
不愆于素出而焚之祥光載路奉彼遺骨手自塗塑
像成僧失者無所過相好巍巍慰我黎庶載祀三百
道化彌著世所形容乃其龕粗繆述為偈頌冀云補
惟是梭拂庶永終古

雲巢卷第六

從事郎處州司理參軍高布重校兼監彫

沈氏三先生文集卷第五十八

雲巢卷第七

雜文

張季鷹東歸圖贊　秦穰侯就封圖贊

十才子出關圖贊　王子猷訪戴圖贊

道林二頌　誌公贊

紂錫妲己冠帔圖

蘇州承天寺永安長老語錄序

彭城太尉詩序　花巢字序

阿耨達池右繞圖序　四明山延勝院碑

杭州吳山英烈王碑

天慶觀大星閣記

花巢山法堂碑　三遊山記

張季鷹東歸圖贊

季鷹道孤翻然歸吳誰知其志止為鱸魚

秦穰侯就封圖贊

秦相出關其車千乘將歸于穰道路疲病范睢何人賚中餘命不煩弔策奪我權柄

十才子出關圖贊

正元詩客遠涉山林羇棲寵愁不忘嘔吟當時貴人華屋歆滛無有册青能傳于今

王子猷訪戴圖贊

子嚴萬壑合為一谿中夜大雪玉華渺瀰歘訪若人揚舲水西飄然興盡吾將歸兮

道林二頌

衆生不解修道便欲斷除煩惱煩惱本來空寂將道便欲求道但一念心即是何須別處尋討大道曉在目前迷倒愚人不了佛性天真自然亦無因緣修造不識三毒虛假妄執沉淪生老昔時迷日為晚今日覺時非早

二

我今滔滔自在不羨王公卿宰四時猶若金剛苦樂心常不改法寶諭於須彌智慧廣於江海不為八風所牽亦無精進懈怠任性浮沉若顛散誕縱橫自在便使刀劍臨頭我自安然不採

誌公贊

大道常在目前雖在目前難覩若欲悟道體真莫除聲色言語言語即是大道不假斷除煩惱煩惱本來空寂妄情互相纏繞一切如影如響不知孰惡孰好有心取相為實定知見性不了若欲作業求佛業是生死大兆生死業常隨身黑闇獄中未曉悟理本來無異覺後誰晚誰早法界量同太虛衆生智心不小但能不起人我涅槃法食常飽

紂錫妲已冠帔圖

昔殷王紂寵嬖之妃名曰妲已時在沙丘錫之冠服

姱示以禮婧婧其容洌洌其止二嬪侍側龍敲金几巧工圖爲扇其俊美其工伊何維周昉氏

蘇州承天寺永安長老語錄序

余昔遊江南上下廬山西走溈潭造黃蘗傍淮上歷訪諸祖道場出金陵還吴越大底江南名為達者余皆已知之矣後二年之荆州荆州尤多古精舍余嘗覩古記所載名德碩老多出于荆衡襄漢之間余在澧陵最久澧陵一障乃有夾山樂普欽山龍潭層山五大寺南臨樂山北望玉泉聯延不絕當其盛時海會山積上下皆數千百人地勝勢劇至于今承嗣不衰為其師者莫不推擇其人余既從江吴淮楚之士相與往來盡已多矣然其可者纔二三人古人有言如沙中金不其然歟夫太陽之昇于天明者視其出沒中吴豈不但然哉至瞽者待相而後知與明者固亡別矣明與瞽易識知與否難言此叢林所以紛紛也維摩大士神通自在其說雖多然不可刪世之學者樞機一發便使人掩口不暇已可厭矣蓋其心有達不而言無多寡世之人獨知蹈襲古人言辭應對

疊疊如影響之相符以為其功頋何異於數寶者哉不惟不見於外其中乃悻悻爾悠悠爾至於達者則不然也承安禪師名崇智吴人張氏子初受具即出遊諸方先受記嘱心智然了達為五祖戒禪師之嗣戒師者先雲門三世孫也既獲五祖印可乃東歸于吴初住文殊遷承安師為吴人而繼主吴二道場其行乃自髫齡至於耋老有足伏人者不然豈其州人推尊之哉一日弟子崇童出其所以開示於人若弟子者為大軸嘱客不遠千里而來請余為序異哉余

豈知之者歟昔如來以正法眼藏授大迦葉蟬聯繼緒以傳于今為佛為祖豈一人哉然迦葉不能知世尊三昧況其他乎了則為得昧則為失所以為難者非特在機辯也余方在朔野沙塵之中延首以望居以不得一接其風味為恨古人所謂說尺不如行寸余觀其言與玫其行豈特尺寸之間也若夫陟高坐運象牙奪無尋之一辯伏六道之士余不得而間之矣是斯錄矣所謂扣宮而宮應之隨機之義如是而已余欲見其人以是觀之亦何必在名山古刹之下哉崇章所傳甲乙次第如右治平貳年玖月拾柒日序

彭城太尉詩序

大師彭城公五言詩二章跋狀後一帖在明州寶雲道場始吳越時大師公以諸子胙土四明每訪諸道於尊者既入朝數以手札拳拳致焉尊者諦義通新羅人初以其學造螺溪法師說華嚴大旨頓悟即謝其徒傳天台教觀遂為一代法師其後門人有若知禮有若遵式號慈雲大師禮號法智大師是二人者皆傳其道法智之後有若本如有若崇矩有若尚賢有若梵臻慈雲之後有若祖韶而天台之妙遂達於天下余昔過道場見正公正乃臻公之高弟而法師之曾孫也因觀太師公手墨愛其清徤雅麗有足尚者正方且勒諸樂石遂請余題其後蓋太師姓錢氏諱惟治字世和少好學善書在藩時夜夢朱衣人以圭璧其額類云是金天王使者及西邊出刺華州踰貳拾年乃驗官至神武統軍贈太師載在國史云熙寧五年十一月十六日序

花藥字序

禪師初出家依萬杉宣公宣公為一代老德以為法器也名之曰義然已落髮受具寮示心印行化諸方凡十有七年止於萬壽始轉法輪為人天師後十年遷于花藥與余會於零陵為法樂之友而禪師所以表德者有所不稱余請易焉余謂以無為法者其未然也義無乎在及其然也義無乎不在經曰諸法如義不其然歟若夫為一大事出現於世不能大濟含識者定非佛子其所照者亦嘗大濟於人乎請以大

齋表德昔馬祖謂丹霞曰我子天然遂名天然萬杉之意正謂禪師能黙契諸義有足然者乎茍曰然無有是處因箸其大方以示知者

阿耨達池右繞圖序

釋氏右繞久矣自允堪律師亂之於是始訟堪不能讎其義而入滅師堪者張爲奇說而世人或疑之於是淨戒基上人出阿耨達池圖而疑者泮焉西域記云阿耨達池東面銀牛口流出殑伽河繞池一匝入東南海南面金象口流出信度河繞河一匝入西南

海西面瑠璃馬口流出縛蒭河繞池一匝入西北海北面頗胝師子口流出徙多河繞池一匝入東北海南山宣律師方志云阿耨達池唐言無熱惱池也東有銀牛口出殑伽河右繞池一匝流入東南海（上加右字餘皆類此）所謂右繞者東廻南轉也東廻南轉者繞池匝而後入于海東廻北轉者繞池不匝而遂入海繇是而言東廻北轉爲右繞者謬矣世之學者當以西域記與方志爲信云熙寧元年六月望日序

四明山延勝院碑

四明山有大長老曰修已初居太白峰能行其道不復世事十有餘年人無識者然人莫不聞太白道人有至行天聖初步下太白峰始遊是道場其主者瞻望毫想知其爲太白道人也稽首致禮請事巾屨乃曰吾之先自石牀來我先師有言是爲大福地當有至人來然後與師違是不可捨我去矣師心已黙許後數日州大姓與諸佛徒凡數十百人來造牀下上州府具駞請以時說法當時在會者莫不瞻仰嘆伏側聆法音皆以爲登佛道獲本心也由是爲善者知

所恃焉其地在四明山之中四旁百里曠無居人土齋氣寒逾春常有積雪方夏時水泉流行舟車不通者或越月踰時故人跡罕至師之居也盍日得其道而遊方之士以一語一黙請留門下者蓋不可勝計至于閭巷耄倪莫不鄉往願事其人州人既將爲師大治道場乃請于天子勑賜名延勝後二年州易守守欲屈其道以爲不近于世師遂去游衡岳轉運使戶部張公夏方假守錢唐雅知其道爲高妙即強邀止之延慶龍興之法席明年明守罷州人乃相挈持

奔走東嚮蹈重江而請于錢唐於是復還也益來攻甚力至于今甫二十年乃始大備自一椽一桷莫不精壯粲粲崇崇化成焉嗚呼後人非吾師之道入人之深孰能臻是歟後之人遊吾門瞩吾奥有不待開擊而了然明徹者則知是道場為吾師其不可終已者吾師無上之道三昧之功門人之所傳者不著于是乃記其因始僕何人而足記之哉欲叩諸空而不有狀質之文而何云不耻蕪穢為之辭曰

吾聞如來號釋迦初談正法居耆闍諸祖相傳浩無涯迤自達摩來中華曹溪信具閟堵波燈分水別相

聱牙尒來百世敝所加浮圖布列如河沙法本為諭返為譁大乘小乘立名家不求諸心既已差乃至妄說實亦邪 其一

善哉大士釋之雄五十餘年功行隆初住太白最高峰草衣泥食樂我躬降于延勝何名同誓以度脫嗣佛功大音一振豁聋聾汝昔孰贖今孰通四衆瞽首欽道風顛以金帛明精衷崇飾師席配佛宮千百億費誰汝庸 其二

重門嶙嶙揖朝陽金刻大篆揚天光正位隆隆仰法王維以年尼非他方臺觀飄飄勢欲翔海鯨怒擊洪鍾揚修廡連連挾兩廂華旛不動天樂張法座湛湛伏象王祖意不道何有亡庖廚修潔來衆香甘露味美不可量 其三

導師無作何為斯惆此像教將陵夷如來本願在慈悲故為羣生作皈依厥初開山知為誰成是大事吾不尸於彼於此何有疑佛土內外增光輝吾知後世來不衰何在勇施陀羅尼鄙夫無能讚菩提有愧句偈耋豊碑 其四

杭州吳山英烈王碑

余觀太史公所記王忠烈甚備而左氏春秋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其錄尤悖而辭意尤精明然其出不一頗相乖迕吳子之伯也忠臣謀士竟一人哉而太史公獨為王作傳趙華作吳越春秋大庭皆王功烈其名與吳相盛衰嗚呼王之忠毅志節揆策雄勇不能超絕於世孰能臻是哉方其患難窮阨時不能比於人而不死死非難也維王之所隱忍者知必有所

成就也至於逞憤愈窮威力出人之不能何其偉歟余以謂有志者必能先信其己而後能信於人信其己者內有統也信於人者外不屈也若其不能信于己則決不能信於人是以知才之難也若王者可謂有志矣至其所趣則雖與為仁焉使天愚闇偷生之子狂獪強死之人仰聞王之風采其有以激於中乎不獨彼一時也至于今百世可知也生則饗大位死則廟食不絕誰為不宜嘉祐八年春正月吳山新廟成某日太守行祀事維廟有碑而不刻其雄名盛烈

使晦于史策而不顯具瞻余乃即太史所記刪其枝辭十五而增以他書凡三倍遂以刻焉系之銘曰新哉王廟自我黎人以祀以祈以蠲于神維吳實豈人安以嬉時報神饗春秋靡遺大江汯汯有擘其瀾俾安其碕毋使我勞人肆厥心或善或淫不縱其尤助天匪忱靡牲有碑我篆其休有赫王威在彼道周神功在人人報于前寢隆有光保其萬年

天慶觀火星閣記

三湘之間惟永為奧區土俗朴甚不雜五方之民故其人純一而少事然歲多水旱之災不沉溺則灰燼民生艱焉雖其人知為善殖福樂於推與而不蒙神明之祐者蓋其誠心有所不至也為老子道者與群姓聯閭閻養妻子其祠宮則狸鼠之所穴也為浮屠道者與群姓通商賈逐酒肉其塔廟則屠膾之所聚也主善者孰不知老氏本清淨釋氏有齋戒抑不以為非也至於身汙穢而礼星辰含膏血而作梵唄此神明之所弗祐也玉笥山道士王舜卿謁衡岳還泛瀟水而上將造其宮則門戶皆蓬藁也訪其左右則聞無人者久矣於是造州而求寓焉太守李侯方崇

其道即命有司擇為之主由是州大姓欣然鄉往之知其道清淨為可尊也居間念所以弭災患而祈福祿者即其宮而祠火德焉蓋其地直南方也元豐三年三月　日閣成其上建火星像旁列九星合祠焉其下為齋修藏奉之室則王君之所居也王君處身絜清倫然能履其道與人和易而多禮其主祠於是也吾知其將至誠竅天閽祈福意下群帳神格其祠人安其廬赤龍不驚回祿伏藏禾黍豊登牛羊肥字

然後為善殖福者為不誣矣不苟為是也又將化其俚鼠之所穴屠膾之所聚皆為道場道人釋子咸安其教使為福者知所依鄉則其善報豈少哉始余為謀其事趙郡李述修以告諸大姓乃克成之為關者名氏皆列左方以示後來

花藥山法堂碑

花藥山之崇勝寺法堂成或問法有堂乎有堂所以為衆也諸上善人欲聞我法者當是之時如海之會如雲之合無有際止然後法有堂焉諸佛不說法諸

祖亦不說法何者名法以有為者一土一木皆是真如以無為者天宮龍象蓋亦土苴求我道能達此事者若瞽而明若聵而聰吾與其能知而未必其能行也熙寧捌年大濟然禪師自萬壽來始以無二菩提闡導有生直造佛祖天龍悅焉諸上人者以故堂痺圮為不稱也於是召州之大姓長者相與謀而作新之以其九年丙辰秋七月鳩工度材距明年夏五月甲申落成其崇玖仞廠廣八十有五尋其工與費以億萬數至不可計噫其壯也望之屹屹然視之潭潭

然登之廓然處之泰然在會之士莫不瞻仰贊歎以為禪師道力之所化成者非一手一足之功也元豐二年余為湘南客始聞其事既又造其筵為禪師道維摩默然之義俱胝一指之機曹溪有無之對南陽即現之化於是堂也其猶上下手之間乎欲著不朽以偈贊之其辭曰

阿閦佛塔孰知其方優曇鉢華未聞妙香贊歎希有如不吉祥然公之室乾乾然公應化三湘利樂天人成是道場望之屹屹須彌之嵓視之潭潭滄海之洋

如鵬之運如翬之翔莊嚴顯相綦綦煌煌法鼓朝鳴大衆趨相鴈進鷄立白豪妙光龍象護持雨華紛揚巍乎不動為法之王衡山之左二水之陽為功為德保于無疆

三遊山記

余卜居齊山逾月欲一探左史洞而不知其地四月丁巳會公華德相至遂召唐生者俱游焉出延慶蘭若旁山東行北上數百步觀李氏書堂遺址益北去委蛇山谷間道滋峻多叢竹高木時有佳花赤白芳

菲襲人不遠三四里地頗平十下石壁間嶔巖丈餘直北不知其際皆蓬蘽無人迹崖西徹陽氣生草木其東平峭潔白雨露之所不至也德相欲題名索筆不得悵然者久之左之右有三洞或可入或不可入是謂石燕洞復南出循山北上豁然望青谿圩田直池湯樓觀窣堵若圖畫下山西皆峒嶆怪石有一穴甚峻欲下不得道槃桓其下以謂不可登矣久迺褰荊棘躡顛石得上慄慄如履鋒刃且首步極危殆至洞下喦勢若彫斵貫天之成俯聽水声令令將不竆

其淵取火者緩不至廼止是謂石虎洞下求左史洞夫道陟降崖坂頗厭苦之已廼識其處石嶜嶒者深地四旁相右欹下不敢委藝而引蔓般躝乃得下觀杜牧之與張公子題名字頗泐䊀吴仲庶與張伯益游復作大篆題之此洞后也北望石下有蛇竇竇口才廣尺有咫俯身伏入宛延象蛇行乃得至洞中寬聳可容百輩有遺骸焉直北出山頂而已暝矣乃謀還前墳截山腰過書堂觀涌泉遂歸且將僦工與浮屠者為棺其遺骸而瘞之公華姓夏名琮德相姓馬名永譽時元豐五年壬戌也

其二

四月己卯潤之公闢德相來會余將為九華之遊也方食景德超禪師與明推照上人至及行有陰雲至石堵已微雨寺在青山下直望金鷄峰高木數十服始成于熙寧中寺甚壯麗與其僧徽語九華道徽云適自靈觀來水漲而橋絶矣馬濡首僅得渡尔德相鋭欲往不聽徽云今夕雨水則降小槃桓可也明日雨不止遂先至龍潭出馬牙市南行觀民家擗楮為

紙皆即其溪流有足佳者至其寺山甚峻宛宛麗其寺地微隘耳龍潭水出寺東引其一支正東廡作小山為水戲其流匯為谿四旁多洲渚寺僧云昔皆美田為漭水害遂不可治潤之指其尊府天章公所卜築書堂處但餘竹樹如毛無復故基也游龍潭還德相猶欲往九華而雨勢未已頗以為恨將至清泉數十里尔循吾泥濘不可乘遂出銅駝亭過公受山居小飲迺歸潤之姓滕名希仁公闢姓夏名疊公受迺其兄名某者云

其三

九月癸巳處善邀余游九華即上馬行至石埭寺日已夕矣月旁死魄多浮雲與寺僧步松林間索索始有秋氣明入靈芝驛朝食過五谿寺觀前日溪水道民田半為砂磧其所㳄木往往合抱大石如車輪御者云方水作時是木與石如斷茇如流沫爾今溪流益南去不復出寺下矣過曹溪寺寺在山麓澤中有白鷴數十往來與寺僧甚狎余語處善李太白在黄山聞胡公有双白鷴能馴養之就手取食太白訪之

胡公遂以贈太白唯求一詩太白欣然會其雅意因援筆三叫文不加點以贈（黄山在秋浦南百八十里事在翰林集）余謂處善寺僧不如胡公也日已暮廼次曾庄已有微雨所見九華止一二峰爾昔滕大夫為余言欲觀九華至曾庄可槩見不待登山也登山廼自為境耳明日先上頭陁寺寺甚佳乃唐王文季書堂上有五粒松裔頡叔為青陽令時題其壁間云昔金地藏自新羅浮海來廬於左山即化成寺是也松種出新羅至今生子可食與他松異矣至寺即大雨旁具左下食曾庄廼上觀音嵓上山甚峻松竹夾道雲氣蓊蔚跬步不見人臨観上下二雲潭其巔飛瀑下深澗中常如積雪寺僧云春夏之交尤佳其旁數百步無暑氣也復上數里幾山頂廼至其寺亦有頡叔題處今餘二十年如新重餘無佳士名跡出寺後數十步得觀音嵓無足佳者且將踰小巘過劉道人庵會大雨從者云道惡不可乘乃歸堅上人云世傳此山為雌山有游客輒陰晦自匿如羞澁者出山三十里至慕善陰雲皆潰散望九華正如屏矣兀峭校不類他山處善云於是一

觀亦足矣滕大夫云九華有名自太白始太白所名者止九子峰也其它仙人峰蓮華峰側峯双峯各自有名世人合為九華未必是也今欲質諸山下無足與語者姑識之是行也涉五日才得其一二所未至者續訪之處善姓曾名孝蘊九華乃其別業也

從事郎處州司理參軍高布校勘兼監雕

雲巢卷第七

沈氏三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九

雲巢卷第八

雜文

龍游寺宴堂記　　翰林唐公祠堂記
浮碧軒記　　東上閤門使康州刺史陶公傳
任社娘傳　　代人上太守求薦書
代人上長沙謝諫議書
代人獻利害書　　代人投半刺書
代人上太守書

龍游寺宴堂記

金山在楊子江中流南直蒜山渡視丹陽城下人物皆可識其望揚州山川隱隱如屏障而白沙在其西飄帆舳艫夕至頓趍大海波濤洶湧雲霧晦冥雖在數百里外止於一瞬也四方之游士始望其山峻特不羣其上翠微森森如冠幘珍禽翔翔雅音不絕其下魚龍出沒千變萬化莫知其際及登其閒重樓複壁橫出慢𢌞頫瞻眺聽氣象雄壯眇然不知其身之在世網也近世衣冠人物多出於東南而往來金山者冠蓋相望于道丹陽太守有重客乃出遊其上為雅集而皆設饌佛右雖過客欣欣莫不為止而前為主攻病之今長老寶覺師住持二年始作堂於其東以延太守者觴客以其意請名於余余為題之曰宴堂語其客曰君宴者豈特為太守宴哉上人所以宴生也日出而人境諠譁醼酒擊鮮慢舞夭歌而賓客雖然者太守宴尔江無飇山氣清冷寂不聞世俗之聲而虛白生者上人宴也余以為在人情者不足而今有餘而實覺師是能為轉物者耶無以吾言為是

而所以是者在此客以為知言請以示其師因以敘其端云熙寧五年二月八日記

翰林唐公祠堂記

公諱詢字彥猷性高介中勁而外莊與世寡合少慕賈誼劉向之為人以憤悒世故為意及為御史遂欲行所聞正色糾劾無所顧避其後雖出處內外循以言責為己任大要以威福當歸人主而規切上意皆陳天戒朝廷竦然執政者憚之及為江東轉運使入辭仁宗嘗勞公曰吾極知卿清正數論執政尚未來

請得無不悅於其意耶公拜稽首辭以不佞未幾乃召還修起居注遂知制誥有司言公自為御史官十餘年不遷上以為廉於是進秩二等以褒賞焉在青州時仁宗宴駕哀號盡禮一昔鬚鬢皆白官吏愕然知公為忠義之至也歷蘇杭青三州鎮所至皆留滞久之有以不容規公曰吾孤立無援姑盡直道豈可屈哉其為政常若不屑意方其撫納指撻莫不造禮當時號嚴明凡與人交固少與可及已知之終不可間所不與者亦不苟合以為惟平居清澹無他嗜好

唯書畫研墨焚香烹茶以為娛尔所為文章論事似賈長沙下筆逼歐陽率更皆其所喜者自先內閣時田疇生業甚厚皆歸諸昆弟而未嘗復問歲得任子亦先諸族比其終二子七孫迺未薦公卿尤賢之以為不可跂及歷職既多在東南寂愛錢塘之靈隱以為山水當為天下第一而公之幽宮乃卜於寶峯葬後三年仲子垌為圖其像作堂于寺之西軒以申公志公神骨清峻有圭之質所謂神仙中人也其行事世次有國史與墓碑在欲瞻公之像者此粗知其為人以警夫世云

浮碧軒記

文慧師始作南漪堂成客有湖山之賞者必造焉駕車馬者蓋相續御舟舫者軸相銜文慧師顧其入可與游者與之其所不者亦不拒繇是往來之士惟懼其至之後也後三年客至益繁師曰吾寧為是紛紛者歟使我安所適乃築次于其東中間五楹為宴坐之所而其趣尤清曠平澹與其志相宜也尚書郎元君始至為篆其榜曰浮碧軒而游者復至焉凡出西

城者不至浮碧為不能盡其勝一日文慧訪余曰昔作南漪為客館也所以不拒人者以為人皆假物以適其性唯山水之勝人人皆宜之我欲使人人皆得其樂也今我作此軒而又至焉我乃不得其所我學清淨者也安得一語之使毋恩我而人得其樂乎余曰然亦何悼正為來者不知意尔吾師能使人得其樂而人於吾師何獨不然豈人情也哉文慧曰善於是為述其意以告來者若浮碧之著景與文慧師之為人有君友關彥長之南漪堂記云熙寧元年八月

十五日

東上閤門使康州刺史陶公傳

陶弼字商翁五代祖鉅自九江徙祁陽晉太尉侃之裔也今為零陵人父岳始讀書為儒者博涉無不通仕至職方員外郎弼少倜儻有器識能傳其父辭長於歌詩有傳于世以其古雅疑為古人也或曰此零陵布衣耳以是稱學士大夫數以仕進不利㳺不羈宕蕩江吳間好事者多從其游所至人皆稱商翁而不名也妻丁氏故晉公謂之姪晉公自南海還老於

光山弼依門下弥年多所聞知持論頗縱橫習世故不復陋於鄙夫雖晉公之緒餘亦其資易悟也皇祐中常寧蠻唐和反使者楊畋奉詔專誅弼入謁與語畋大喜以為能給兵攻挑由平大破之表其功授衡州司士取太平峒始調陽朔主簿為柳州司理參軍於是廣源蠻儂智高叛楊畋為安撫使召弼掌機宜未至畋方下英江而賊釋番禺之圍出臨賀弼捨舟從其執衣數十人間関步出太平塲以赴畋適大將蔣偕敗一軍數千人皆沒偕死三日矣散卒已當軒往往奔賊求降弼出山間數與亡卒遇一夕矯畋命以帛為織使從者行招其兵隨自將益削木為榜許與不死比至臨賀得卒尚千五百人又矯畋命給籍驛餉之畋方圖其功而畋召還乃罷歸選陽朔令治甚有威惠其教民者不以勾釘為能邑在山徼少林木輒課人植所易茂者夾道行不旬歲行者悉庇其林蔭于今懷之弼嘗攝興安令以靈渠為久敝乃條其利病以書屬太守蕭固請治之曰日者廣源蠻為害久不制且煩天誅其出必資是為塗方無事時公

私力完易就它時即公之功也固不聽後交趾叉上出武庫兵以賜將士奉使者請安南兵費數百萬計卒用之秩滿遷大理寺丞監潭州糧料院李中師奏使嶠西薦其才遂知賓州因使浚靈渠上已知弼能矣目欲屬南方事即擢拜崇儀付使知容州明年遷六宅副使知欽州州舊治寧越徙新城未久上下悉草舍弼始教人埏陶為瓦屋未朞堂堂多大厦至今視他州為雄治平二年遷崇儀使知邕州冠新平井隧蕩然人不復以生為樂而蕭注以貪暴不治罷及

隲至力能惠養之而其峒家恃注為橐囊益雪飲其下不堪命隲使人喻以威福不易貸乃少戢稍循法令然復苦交趾為侵暴諸酋吏來献其土物請內附隲為降意謝遣之諸酋仰曰陶公我父母也誓不負我公明年夏大雨水而邕城庫下長老言昔嘗困水害殺數千人隲乘城眺其三邊皆水也既集矣趣下令出其耄倪上北山以避害蓋發配騎雄畧二軍以戍之已而水大至隲身操版築傳城下召屬吏督諸兵分受役上下已完備盈為土囊數千置通道中

數日雨尤暴井泉溢積壤皆涌水於是獲土囊之利內外乏食矣為發廩以賑於內方舟以餽於外當是時水不湛者三版耳及水浲即無一人死者自橫尋以東數州皆沒矣秩滿加右騏驥使復留邕在邕凡五年納附降者數千百人籍其祖比國人隲久乘障厭之請便藩得鼎州察訪使章惇治辰溪蠻荐隲材詔徙辰州遷皇城使明年遂成疾足弱不良行求罷有詔撫納北溪蠻加忠州刺史交趾之亂復知邕州王師大出而賊已去殘其三城無噍類幸逃山間猶

朝夕股慄隲受詔與左右數十騎直入左江峒民知隲至始入保宣撫使郭逵御大軍躡賊臨富良江虔賊且降以隲為能得其人且舉功使為後殿賊使人以檄求降為計者逵得檄即以中夜旋不先令也大將旗鼓已行而前軍尚弗知騎步相蹂藉亂行賊方柵江左使人來覘知隲為殿也乃不追隲方嚴軍不動遲明而後引不然大軍且敗先是逵上劉紀所弃廣源峒以為功朝廷以為順州既机郎為及其旋以為它將不足守乃薦隲詔遷西上閤門使知順州其

地出邕城深入二千餘里山惡多毒草瘴氣時隲老矣在辰溪已數請致仕事及是怏怏不得志數謂官吏曰吾受國恩厚不敢辭也順之戍兵纔數千戍久卒苦瘴閩粵之士死者十常七八北軍生還者十一二隲亦疾甚然蚤莫勞軍視其良苦意氣激揭雖甚疾者莫不感泣病卒亦悉奮起願為之用交趾欲復其故地也先襲机郎奪之將進攻廣源獨難隲不敢進以隲在邕時恩信及其土豪也交趾所欲為隲必先知諜至土豪皆執以獻啗以逆順輒不殺縱去

由是心服至獨死終不敢犯朝廷以獨求歸遷東上閤門使不拜復表其疾以為遺檄憂以其年卒獨少時遊吳行山間有二鯉魚戲溪上水獨竚觀之旁有老父顧曰此龍也行且鬬君亟去勿停獨去百步所大雷震而雨其旁岸皆圮大木拔又出大雲倉遇暴風颷怒一日二十七艘皆溺獨獨一舟濟時人以是奇怪之為人樂施好士平時所得俸祿悉以與人楊畋死獨析錢五千給畋家喻二十年獨死分已而家至貧不恤也父時有田業甚豊及獨遊宦悉為其昆

弟蕩費之而獨未嘗言獨之死其妻在鄉里僦居爾

論曰獨生邊鄙為儒者子以辭章稱於世足矣顧豈知功名事業蹈古人風烈哉治廣源時病寖劇數請老矣猶區區以恩德輯柔群醜保其孤城死之日不以一言及私其忠毅於是有足悲者故叙之

任社娘傳

吳越王時有娼名社娘者姓任氏妙麗善歌舞性甚巧其以意中人人輒不自解盡其夭媚者出於天資乾興中陶侍郎使吳越陶文雅醖藉有不羈之名神宗深寵賂之王知其為人也使使謂社曰若能為吾蠱使者我重賜汝社即謝王曰此在使者何如然我能得之必假王寵臣使我居客館然後可為也王許諾社即詐為閽者女居窮屋服弊衣就門中窺使者使者時行屏間社故為遺其犬者竊出捕之悚懼遷延戶傍陶一顧已心動其莫出汲水駐立觀客車騎甚久陶復覘之然而社未嘗敢少望使者也明日王遣使勞客樂作社少為塗飾雜群女往來樂後以綴覩陶故逸蕩其性既數日社因劇飲為歡笑會且罷

使者休吏就舍是時客使左右非北吏多知其事吏既出使者獨望廳事上社繆為不見使者復出汲水方陶意已不自持乃呼謂社曰遺我一盃水來社四顧已為望見使者乃大驚投罌缾拜而走陶疾呼謂社曰吾渴甚疾持入來社為羞澁畏人久之方進使者曰汝何為乃自汲頰動不應復問之社又故作吳語曰王令國中有敢邀使客語者罪至死矣陶曰汝必死復何憚我也令汝不死迺強持其手曰我閤中故靜我與汝一觀社因辭不敢即強引入閤中排置

榻上曰敢動者死社即佯噤不敢語陶即出呼吏喜曰持燭來吏進奉燭燭來巳具吏引閤其戶而去社曰我賤不可我歸矣比其就寢甚艱難巳而晝漏且下社曰我安從歸陶曰我送汝矣然明日復來我以金帛為好也社曰我家貧受使者金帛是速我死然我生平好歌為我度曲為詞使我為好足矣陶許諾乃為送至其家然尚不知其為倡也使者明日見王王勞之語甚歡既還館為作歌自歌之歌曰好因緣悪因緣柰何天枉得郵亭幾夜眠別神仙琵琶撥斷相思調知音少待得鸞膠續斷絃是何年是夕書以

贈之明日王召使者曲宴於山亭命倡進社之班在下其服之褒愽陶頗不能別也王既知之從容謂陶曰昔稱吳越之女善歌舞今殊無之未知燕趙之下定何如也陶曰在北時聞有任氏者今安在王曰公孰得之陶曰久矣王乃使社出拜陶熟視而笑知其為王所蠱也亦不以為意而社遂歌其詞飲酒甚樂社前謝王王大悅賜之千金明年北使來請見社於王王命社出使者曰昔謂何如今乃桃符社應声曰

桃符正為客屬所畏使者不悅巳而又嘲社者社如亀筴何客不鑽社曰客兆得遊魂請聽其文使者大慙明日王賜千金後社之家甚富既老矣將嫁為人妻迺以其所居第與其橐中金百萬為佛寺在通衢中自請其榜於王王賜之名所謂仁王院者也至于今其寺甚盛

余初聞樂章事云在胡中蓋不信之然其詞意可考者宜在他國及得仁王院近事有客言其始終頗異乎所聞因為叙之寺為沙門者多倡家余所知凡数輩

代人上太守求薦書

某官閤下古人有言曰知而復知是謂重知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某竊嘗誦之矣若某者勢孤而無援謀拙而數奇承先公緒餘以從諸吏之行甚自愧也昨試令於東邑也自強其不肖之身朝夕從事於民政方新法之初布宣條教加安南之役師旅在境於是時也豈敢必其不敗哉數欲投劾而去矣將以闕下有古人之德著當世之望某竊不自揆為可謁焉

駘之效於此庶乎一顧之遇也已而將事于幕府乃蒙虔客之對賜之教言許以卵翼生成之恩某再拜奉之不敢失墜是則閣下之為知某也然有不幸不得而訴者遽奪於後來卒失於乘成某竊自安之曰命也夫某之於閣下必不蒙戾以自弃也閣下之於某必不納謗以置疑也然今日之復求於麾下豈必零陵之粟為可苟而二水之魚為可食哉奉拳於中者不敢忘閣下之然諾也此所以靳閣下之復知者也某雖不敏也不敢効薄惡者以其浮譽必曰邀閣

下之識某雖不材也不敢效闒懦者佞悅必曰邀閣下之知其枝之斷斷情之憂憂誠未敢後於人也閣下亦詳而察之歟前日閣下之刲章也某方在鄙上孰必未能先左右之士及其上也豈敢必追閣下之言乎苟或追之宜必厭之是以不敢言也來歲之章此其當言之時也金石之信既在前矣某之身亦在左右矣儻於是一薦之恩不獲出門下者某誠何人哉或曰閣下以某之疾為不足以辱清舉伯牛之病不問四科杜預垂癭功乎吳會况某之疾行其愈矣

是以不敢後它人而求閣下之重知者而又當是之時閣下必不厭其言也誠直言切不復敢文惟閣下幸察之

代人上長沙謝諫議

其官閣下某蒙頃不肖則榮陽之世嗣也行能無取則零陵之下吏也以不肖之嗣為無取之吏而輙有聞於閣下者竊意閣下必有以憐之有以成之是其言亦為罪不言亦為罪也惶恐惶恐某昔者為令於東邑也方閣下領湘南之節來鎮南夏某於是時引

領企踵而望下風烏欣然忭曰閣下當知某也將成其者必閣下也朝思之夕志之日引而月申焉欲決一奇策奮一昌言以求閣下之知且三年卒無獲焉悵悵乎遂將去矣既而出上府望旗棨進謁於左右拜台光於堂下伏蒙閣下一顧之坐隅賜之話言惲懊乎誠有以知閣下之不棄其也退而懟曰不肖之嗣其自弃也歟無取之吏其自蔽也歟王公大人不汝弃不汝蔽也於是天與之幸焉乃有督郵之命持檄而來陳力就列者復三易月矣督郵賤有司也蚤

夜抱案牘受命于州將之前句釘之是勤出納之是司又復將奮呂言決奇策以求閤下之知是必知其無有也然竊聽於道路之言方今台鼎有虛位上意屬舊人閤下行西召而升機柄之任某之愚其有望於閤下者豈可在他人後哉且湘南之吏上下無幾人其敢有望於閤下者亦閤下之所知也某伏自惟念先公文簡之嗣在今日如涸轍之魚喁喁然莫不枯而活者已無幾賤有司之吏如陰崖之木悄悄然其可度而材者亦無幾若某者閤下亦憐而成之乎

州將之薦先於幙中者二年矣固不敢異也然知某者三使臺也既皆薦之矣某亦四補吏而七書考矣猶陶之將器者也一失於此其淪于沙礫而泥滓乎韓非論說之難不如聽之難子産以謂不言誰知其志某之志也亦可哀也其進言于閤下之前且不究況是區區尺牘之間哉狂愚拙直干冒鈞聽無任惶恐之至

代人獻利害書

某官閤下某竊謂禮樂刑政為教化之具者莫不有極惟治財之法所以利病于世為無窮故曰法弊則變變乃通此古今之大要也治亂得失繇是上為方今朝廷修明法度以致太平其所作興者既已備矣而於利病之術尤纖悉也上出于論思左右之臣下達於市井芻蕘之士皆能畢智竭慮以申其說非特利于公上也亦以利其已也於是四海九州固有内外莫不蒙其利矣朝廷以為它使者不足以總統其事故建官為必擇其通明傳敏之人以任之行之數年於茲遇之數今復有除于前日矣非有位于朝不

使也欸其孰重足以有臨也非有名於世不擢也欲其才力足以有斷也卓然之除者也若某者蒙鈍不肖之人也何足以知利病之權歟結髮從仕甫二十年三遇銓選矣歷身悉力適無敗事當塗過聽以為能論薦者蓋有之矣其來而知之者亦不絶為胙為今東安也方新法之行吏民不知所向加之師旅在境勞徠之不暇某于是時惟行措置莫不盡理亦幸免爲非曰能也不敢怠故皆慮之不敢懈故皆躬之爾今之為椽吏非有可專者也毫厘而必承之朝夕

而謹視之而已本局有苦酒之法誠無利而有害寧獨一州乎天下皆是也及役錢有過費或可財省者試條其一二具於別牘唯閤下采擇焉前日閤下之按部也竊伏諸吏之行瞻望下風其有所陳者必隆心而詢訪之其有可行者必馳檄而號布之小大之吏獨恨其無蘊耳苟蘊之孰不願陳於閤下之前也某之困放賤吏也竊悽區區爲所謂利於已者非特此一事也敢因布其腹心以求閤下之知過爲㢘以考察其愚不可謂無意於其間者也干冒尊嚴無任

惶恐之至

代人投率刺書

某官閤下古之士進謁於先達公卿之門者必有贄士之贄羔鴈也羔鴈云乎哉亦以徵其誠而已其誠之著于外於是知禮者丘賢否決嫌疑此其所以有贄也羔鴈之贄廢久矣至唐之儒者將進謁於先達公卿之門以古贄爲遏衆於是始以其所業文代之其所以致誠一也若某者州閭之賤士也不幸先人仕宦不及顯而奄然弃諸孤某宅是奬廬恪是遺訓不敢失墜有懼詒辱先人教勅諸子者曰尔爲士先王之遺雖在方策其所學者古之人不得而見之今之世有先達之名公大人苟至吾州者必造焉毋以尔爲愚而自弃也趨風而拜傾耳而聽幸而蒙一顧之重一言之教豈若是窺陳編呻糟粕而已哉譬猶日月之明雨露之澤臨燭而沐浴之者可以爲終身之賜也小子不敏朝夕不敢忘而州乃甚僻左其至於斯者或持節以使一方或擁百城而臨之貳之皆先達之人也某未始不造焉其蒙一顧之重一言之

教者爲不少矣佩之刻之是以爲終身之賜也某不佞竊伏閤下之名舊矣今遷身郎官之尊率刺史之任而臨是諸吏撫我百姓斯吾州之大幸也某輙不自揆而將進謁焉數日矣或曰子執親之喪未有不篤乎禮者也今既祥練而以其麄服登有位之門其亦安乎某曰所以遵先人之訓也古之人自晉襄墨縗以來何嘗不預朝廷之事矧是惓惓之先志也將俟終喪而進焉則先人之訓不早墜歟此乃某之未安也是以揆日潔誠而徼名焉某之文鄙拙不足以

汙閣下鑒矚姑以其誠而獻亦與夫狂猾之士持一漫刺而干典謁者為有間矣冐聞左右伏俟報命進之以為幸退之以為愧未可知也無任瞻望之至

代人上太守書

某官閣下當布之士韞其志業有得於古人之誼不肯錄錄於世者莫不求知於先達之門汲汲乎遑遑乎苟有知者右與今皆是也然其孰有不同者昔之士進謁於先達也重重故不苟今之士也輕輕故不信昔之先達其接士也難難故觀其志今之先達也

易易苟不鄙之而已爾是以古之士雖在衡茅畎畝之間能揚名顯行於一時者其進不苟而先達者能觀其志以將其名為襃襮之也若夫先達者非有高才美德不足稱也非有大名顯位不足附也雖有其材故能觀之雖有其德故能來之雖有其名故能伏之雖有其位故能總之於是四者苟無一焉不足以廷士士亦何所求焉孔子謂言游曰汝得人焉爾乎武城小邦也聖人之志於是其可觀也若某者蒙啓不肖之士也頑頓而不佞鄙朴而無文少承先人之教求學於古人之誼其亦久矣不幸先人仕宦不終無棄諸孤墝埆之田不足以耕汙潢之池不足以漁三求薦於有司而無一獲其亦無庸於世矣此材之不足者也亦命也今則已矣然不敢負先人之教而失其所操守苟先達之至於是也必從容而進謁焉且將求其知也或欣然以為可教或茫乎其若不聞非某有所苟也亦今之孰然也伏惟閣下之材之德之名之位小子何足以形容而處教之哉今日之望於門下也非特桑梓札也滿水之望濱江一篙爾所

以頓見而求之者不止在政化之下也所以瞻仰而依附者且斬有終身之遇又將至於不朽也寧君小夫之才子持一漫滅之刺盜竊昔人之言以為先面之資哉若某之志庶幾乎承一言之重而椽擇焉它時為不辱於門下者也竊惟閣下之施為於功事者朝廷既已知之矣行且迅召而登升之翱翔乎青雲之上矣儻未然也使之使節以經制於一方則朝夕爾甚非敢諛也道路之所洽聞者也是以不敢后於衆人而求進焉閣下幸與其進也而觀之苟以其介

介之志為可教者則閣下進拜而行也為有得焉以拃其名於無窮為使不錄錄於世矣惟閣下覩其始来之意而察其篤守之行以知之則某今日之干典謁也平生之遇也閣下留意焉惓惓之所望者不止乎不郤之而已尔干冐槃戟不任悚慄之至

雲巢卷第八

從事郎處州司理參軍高布校勘兼監雕

沈氏三先生文集卷第六十

雲巢卷第九

萬府君夫人朱氏墓誌銘
張司勳墓誌銘
賀州推官知陽朔縣李君墓碣銘
東安縣尉王君墓銘
福昌縣太君李氏墓銘

萬府君夫人朱氏墓誌銘

南新萬君夫人朱氏錢唐人世為吳越陪臣皇考以

官從王俶入朝卒京師夫人養於諸父以孝聞及歸萬君君故大家也夫人事其舅姑與愛其宗族南新之人莫不道萬毋以為賢而萬君之兄死其妻甚少父母欲奪而嫁之輙悲憤涕泣曰叔姒遇我恩厚又有一女我終不忍去萬氏遂不嫁及其女成人夫人為擇婚家咨諏周至甚於己女卒得善人而伯姒年七十餘乃卒夫人性好浮屠書終日持誦不懈或有所不通輙復能黙識人或問夫人夫人曰我若有所記明白不疑我知其前習也中年遂不御葷血至其

終垂三十年世之所難能者豈善緣有次第乎哉烏
氏之祖善權為唐大将功盛官顯至其下衰乃力田
為生及萬君甚貧諸宗或為縣吏益晦不振夫人嘗
敎戒三子者曰豊衣食莫如耕析寵祿莫如學是謂
不辱其先故長子與少子服勞於家而仲子延之為
諸生其在州黨刻苦術業有名於庠校而南新不出
進士人或語夫人延之無益生計夫人終不信不奪
其業教給其資使遊學四方嘉祐中遂擢第調鄂州
司法叅軍其歸也夫人老矣延之請迎夫人之官夫

人謂延之曰吾安於鄉里不可去而汝為法官旨以
吾為念當務寬平如吾朝夕在旁也吾雖不往亦足
以為孝養矣而延之為吏精明其用法律好仁而不
濫部使者交章薦寵之即其官擢為常寧令其歸省
膝下夫人喜曰汝能為吏吾死不恨矣毋以吾為累
其亟治行吾年八九十而耳目不衰汝視吾治縿枲
細緻不異少年當無憂也延之遂行治平元年十有
二月甲子卒於家年八十有三以明年某月甲子大
葬府君名玶先卒三子曰炳曰延之曰亘之四女嫁

楊氏施氏両元氏皆卒二孫曰涇曰沆皆從學延之
於余在州黨為交兄弟後又於家府為屬官其持喪
歸也會余於荊楚之間屬余為銘銘曰
媼媼夫人孝欣家上下宗族安且和外耕内蠶有條
科我以妙秉出三庠仲子起家服青緺行封大邑光
寵多作善降祥理非佗刻此銘章永不磨

張司勲墓誌銘

公諱某字隱直漢留侯七世孫紘居番陽至五代祖
晟乃自番陽徙浦城遂世仕於閩皇考尚書公始以

孫童從楊文公遊京師以進士中甲科歷官刑部郎
中直史館致仕乃宅吴其卒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
尚書彭城劉敞銘于墓隱直其長子也少明雋好學
有器識未冠時已卓然為成人與劉遺甫楊審言兄
弟為交前輩長者多賢之寶元中西方用兵以布衣
上䟽論朝政進啓政十篇乞召對已報罷又陳邊要
數萬言不能用即移書二府以古今兵事成敗訂其
是非於時雖不合公卿翕然以為材數舉進士既不
中且壯矣尚書公為陝西轉運使范文正公鎮永興

始勸公仕於是補太廟齋郎即任以為洛陽主簿蓋
始仕也其所操决已如老吏數决滯訟洛陽人善之
三年魚周詢拜御史中丞薦以為主簿仁宗方開言
路臺諫官盡人物之選其言執政得失無不聽當是
執政者不敢作威福陳賜叔唐子方諸公以此顯名
一時隱直在臺中乃主簿諸公皆推以為友皇祐二
年拜明堂既齋前殿美人籍籍傳有泛恩過以問河
鄭鄭曰聞之公曰或傳外戚欲得節度使中貴求為
觀察使者於法不可還將以亦聞之乎是進上既許

之而諭於執政矣此非不蠢也何為默然鄭大懼即
與其儕請奏事仁宗愧且怒責所授言鄭疑以問公
公曰某聞之以告得罪寧有憾耶明日禮成有泛恩
二人者遂不還然上怒未已推窮且急鄭亦終不言
唐子方之論温成也夜召公以决之公曰是下當言
責尚何疑為此足以塞責子方繇是被逐其所建明
皆此類也執政聞而憎之秩滿上改大理評事范公
文正守青杜薦公文行乞召試學士院因請以為從
事但除青州判官而已比至而文正公病且革以府

事一讓之文正公從陳州至彭門而薨公馳哭于彭
門相其後事而還代歸京師尚書悴請老遂求東南
官三司請以為懷寧令懷寧劇邑也治之數月廷遂
無訟而羅原茶場戶歲輸茶百萬前日之敝上茶之
入三倍其次茶五倍既不足捽它草木皆為茶以是
致大賈賈不售為令者不得去及公至始約束必得
善茶其上者倍之其次不過一再倍吏告以法且留
公矣公曰使民不加歛賈得善茶何為不售民歡呼
相告及期畢具是歲大賈至乃先諸場算以其得善

貨也上下以為便僑戶出丁錢其去來不常十年間
吏不時省籍而無除遂至萬數其去者責於里胥故
任役者率破産為大害公一日按籍除其七者六千
益新丁三之一因以聞上遂為諸縣法吏言令之圭
田五百斛請賦之公疑其不明也使訪之得田三百
畝輸有司賦其田而已自昔守令莫不然然畢取之
號草頭供輸於是通判李基聞而詣公曰君不可以
獨清盍為我論之其除者亦半因謂李曰勿廣語人
使人反側無益也二年孫長卿為江淮發運使因以

親嫌罷於是尚書公老矣乃還吳遂不復造朝臺檄趣召數移疾不行尚書公捐館時公年及知命執喪盡禮杖而後起人以為難終喪始還臺遷殿中丞相富國方薦公公曰親老矣不可以久留遂得通判湖州以歸二年繁昌公卒哀毀如尚書公之喪然隱直家故貧朝夕𩜹粥或不足未始以告人治平三年入朝於是閑居十年矣今上即位遷尚書虞部員外郎主丞相珪提舉百司先諸公薦始編定百司勅是時自陳丞相諸公薦者十二人詔賜對便殿勞問甚渥

於是子方新領三司請以為判官即權領戶部判官事戶部主諸道上供金帛自慶曆時追諸道上供入倍常歲諸盜始為敝吏不能較一歲所負至二十五六萬前日內帑無所考質於是有詔使公覆較以慶曆伍年為準因建言轉運使以經制為職盡以為殿最中間不滿歲而去者以數告其代幾可以勸沮朝廷遂頒以為法而計三年之入最一百三十萬又督發川峽所負入便錢至五十萬大計賴爲久之始正權戶部判官序其秩視提點刑獄在三司凡七年乃

以司勳員外郎出知越州兼浙東兵馬鈐轄部使者率新進少年以新法督責其下戾甚吏馳走不給事已蹈罪咎會稽為大府公以樂易處其吏民吏不欺而賴以安法度皆舉踰年徙蘇州未行又改明州明州尚書公之故治也遺愛餘美尚在耳目人皆喜公之來公亦樂其州為易治於是詢求民隱數日之間政令一新時方病鹽法法已過矣吏緣為姦自昌國縣置發引鋪而公私之貨混淆不可辨其利於公者削矣公至則除引鋪使民市於官市於官者不為定

格益嚴其禁期不敢犯未幾入緡錢八十萬既足其目而又益三百萬未閱月移成都路提點刑獄自在二司固已視其秩矣三易鎮乃始遠徙人皆為之恨且勸公辭之公曰吾辭之重得罪執政雖然吾顧革族多豈其願也吾不敢辭陳力而已於是求對及見上下憫勞久之曰行且還矣遂行自四明之徙歷八月乃至部所始至務大體不以暴刻為功自熙寧已前第五等戶不從及新法起乃出免役錢公以為朝廷立法本以寬民今乃賦困窮之民非上意因奏免

者十二萬戶蜀民大恍會茂州蠻叛數日覆軍殺將進圍汶山郡坤維騷然公與轉運使俞充行分將兵方無事時兵常不足及是官軍多死夷兵且深入公移帥府請與之約和以緩其來且待王師之至也帥府用其畫循連公手札上聞已而王師至夷兵不侵軼者公之力也先時蜀使者多循故事不閱兵仗公至成都將閱之咸以為不可且生民心公曰吾職事也遂發視之器甲多敝敗不可用使修完益移檄支部舉新之至是軍興乃獲用朝廷方併州縣以充大

農之財永康之廢未久請復以為永康縣川峽道阨塞多瘴癘屯時使者行部多不以春夏出茂州之役自三月至七月往來無朝夕之休比官軍粗備乃還至永康感疾矣輿歸成都病小間今樞密馮公當世候之公囑當世以后事神色不動處生死之際若往來也以熙寧九年八月十日以其官終于官舍享年六十二嗚呼隱直天性渾厚喜怒不形聲色雖子弟有過未始言子弟皆化其德仕官四十年歷典三鎮至于奉使未嘗一罣於法亦未嘗廢一吏所至皆稱最與人交溫溫若不足及臨事不苟變在三司時左右新進假遂以致要津者如弈棊而公坦然不以為意也有文集十卷其上論朝政疏啓及論西方用兵書號慶曆先書後書又十卷藏于家曾祖諱裔仕於閩祖諱璿皇贈戶部侍郎考諱洌尚書公也夫人彭城劉氏封彭城縣君為人明爽善治家公於家事一切不問者夫人是賴先二年卒男子八人元方進士及第平輿令中書吏房習學公事元振元憲元舒舉進士餘尚幼女七人大常寺奉禮郎沈某著作郎郟

茂恂試將作監主簿蘇亨節太廟齋郎盧道原其婿也餘尚幼公卒之明年喪始自蜀歸諸孤將以九月某日葬公宛山先公尚書之兆使來乞銘余平昔從公之游固已欽慕矣及代於會稽親見其民愛隱直如父母蹈大道為緣城以障其行至數十涕慕不使去者移日此尤可尚者嗚呼隱直其有德君子歟乃為之銘曰

嗚呼隱直其學博矣而志不遂其德完矣而位不充或恨其弗達維其命之窮其達也不過為王為公達

一切之功若其德則考古人而不愧將來世而無終爲能執其中使九原可作非夫人之與其誰從

賀州推官知陽朔縣李君墓碣銘

君姓李氏諱忠輔字道寧零陵人曾大父仲生師運師運生惟簡皆不仕至君始爲諸生少時已卓然克篤術業治不群矣於是淨陽陶公岳方爲州大儒名聞四方君以其文辭上謁陶公大稱賞以其子妻之及冠遊長沙造内閣李公受於幃下納禮甚厚延挹以爲後進首由是知名皇祐元年秋州薦于春官不

合遂南歸與陶商翁相善文墨志氣適其所好雖窮也然湖湘間舉稱二人有異材後商翁以戎事得官至顯達數欲引君君獨不肯屈既老矣已困於北上乃緣恩格釋褐調鐔津尉蓋初筮也君之學爲政久矣一出其鋒上下皆推是邑人有聆其旁舍得地中藏鏹者群劫之至則無有也其主訟于令君馳往捕悉獲之然視其人本非宄姦者皆以爲地中物如遂廢耳遂釋之或謂君必案以法當獲賞君曰彼以過聽自貽辜我安用傳致殺人以求官終不取州猶以君不討賊爲罰然部使者聞而賢之亦數有見舉者攝遷江令踰月邑大治桂林北出興安爲靈渠自秦時疏鑿以饟嶠南而前爲令者皆武人久無政隄防鐸漏漕舟數不通復以君假令至則鋤其姦猾民訟一清乃大完築盡復其故跡益溉其旁田疇甚多而桂林爲嶠西帥府帥潘侯夙愛其材欲致之會新制八路使者得按格除吏遂調桂州司户參軍潘侯加禮遇爲方交趾反也不數日覆三州公私騷動君爲咨謀調發所補於上者甚力蠻亦不深入當塗者交

章薦寵之遷賀州推官知陽朔縣事大兵南出而邑當大道使者傍午勞來供億羽檄日數十里君怡然不撓而益辦然民力屈矣饋糧者道多逋亡諸令率自將上道君疾暴下乃輿行櫛沐瘴霧疾重困至杌郎已致後而氣血殆矣復輿歸王師亦旋乃謁告以便醫數移檄而使者惜其去輒不許卒以告歸熙寧十年冬十月辛亥終於里第享年六十二啓手足時神色和易戒諸子力學守約而已平生所爲文章甚多其在藁者二十卷號湘南集夫人陶氏也五男曰

述慎修廸修德修允修皆有學行為良士二女嫁同郡何宗望胡敏行元豐元年十二月乙酉卜葬于歸德鄉先塋之右為吉兆其葬諸子來乞銘以揚其先人之美余謂君能教其子以禮也夫為之銘曰

道舉之學久已成五十從政艾且明使其當年造王庭何愧古人建功名遺命不造誰主平獨留惠愛三邑庇子孫美澤方大專昭示來昆詔斯銘

東安縣尉王君墓銘

君諱岳字景申姓王氏楚彭城人景申為人剛毅少

所居下邑考君捐館時景申尚未冠治喪哀毀如成人終喪閉門讀書不履世故數年學大就進止屹然為古儒者山東學士皆右之州以禮請為庠正其所教導弟子悉有師法三薦于春官皆為舉首治平四年始登進士乙科試秘書省校書郎以太夫人長安君閻氏年九十求為下邳尉為吏矣終不肯小降志視其令奄奄若無物自州從事皆卑之然公卿大人使者莫不知景申為材不以俗吏遇也不滿歲坐法免丁閻夫人之憂如禮已除服奉母夫人倴氏來湘

南當塗者已卿其名矣至即委以縣事攝諸吏乏闕有以過人者新制吏籍付於外臺而長沙為湘南會府諸吏小大咸集號多士往往為謟佞以干祿其有所倚藉亦蹇傲以驕人景申處其間有不能平多所折辱至廷叱而衆詬之其人雖慹伏不敢荅然慊怨多矣景申弗恤也久之調湘鄉主簿太守印其材擬補瀏陽令地有銀冶聚四方不逞難治而易訟士挾義者不得恣縱景申所辱者交攻之復免官使者僕之加辱焉雖失職然領事無間日最後補東安尉鄙

東小邑也戶不滿千室太半棲崖谷間以故無吏事其人不知為學景申為新孔子廟使雄壯方秋與其令釋菜行禮上下所未識也禮成以書抵余曰使後世有學者知是為名教主景申所存如此元豐三年太守與三使者交薦之當遷矣暴感疾遂不可治以閏九月丙辰卒享年四十有六卒之前日吏直於東廂夜半忽驚寤見景申騎馬張蓋從者騶呼甚盛奔出從之已不見及旦病革矣噫景申其窮歟其材與氣終不一申而沒地也使世不偷儒以苟為得者亦

有激乎曾祖乂祖攺皆不仕考尚賔官至尚書虞部員外郎母夫人條氏夫人莊氏一男曰淳一女尚幼條夫人時年八十有二拊其尸慟曰人不復知我子為孝矣載其柩歸葬于某鄉某之原某年某月也余方客於湘中景申以余為相知其死也囑其子來乞銘曰先人之治命也為之銘曰

嗚呼景申既剛克仁生不得奮其志死將為神吾知其輔善夭淫上相蒼旻終不傳木憑石以要黷覃後有神靈之興者知為府君十世之間考斯文

福昌縣太君李氏墓銘

夫人姓李氏江寧上元人曾大父弘義大父潛江南有國時以公族為達官至皇考文覽始入天朝擢進士科仕武昌軍節度掌書記以卒夫人事父母孝處宗族和皇考君愛之始笄矣將慎選其配以嫁焉乃得蔣侯侯世儒者家衡陽甚窶從學四方及成昏依李氏來去兄子偕省其世父也將西遊京師無資以治嚴夫人為釋金條脫以賜之直十餘萬錢偕由是能成就其業決科成名卒以母事夫人其升朝請于朝廷封贊皇太君蔣侯以明道三年登第夫人事之循其父也內外屬因夫人悉充滿其不足侯含德不耀卒於光山從事今贈官為工部侍郎夫人春秋壯止一子曰僅乃端居閉門獨以教子為事僅載就舉有司輒不利遂以宮苑補大社郎今為朝奉大夫其始通閣也復進封福昌縣太君夫人老矣不復治家事棲心竺乾道大夫從仕上下篤行誼謹法律能保其祿位者夫人之教也熙寧八年簽判道州侍夫人于北堂八月微感疾是月晦召大夫婦孫戒敕家事

不苟生不但化奄然而逝享年七十有八一子即大夫君也二女已嫁孫八人曾孫二人後當某年某月歸葬歷陽趙唐之先塋從吉卜也大夫乞銘於余謂可考信於後世者余豈誣乎哉為之銘曰

孄孄夫人妙德柔嘉作配哲人允宣厥家母道三紀慈祥惠和安輿朱轓天澤載加子婦順承孫曾衆多含飴玩紱綏我壽遐天有五福既備不頗人有三從協于寵華歸塟先塋生死可嗟勒銘幽宮終古不磨

從事郎處州司理叅軍高布重校蕪監雕

沈氏三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一

雲巢卷第十

鄧州立禪師塔銘　伯少卿埋銘
宋太子中舍張傳師墓誌銘
廣照大師塔銘
朝奉郎守國子博士致仕錢君墓銘
隱居放言　謝趙資政
謝諸先輩　祭張司勳文
諭客辭　題畫像

真覺開堂　龍華三會啓文
代乞致仕表　巢父槁銘
景德乞席䟽　祭曾舍人
息庵銘 左右山　祭外姑彭城縣君文
門箴　重居開堂
勸學䟽　禱神文二
豫章黃魯直　數達跋魯直詩
魯直帖　沈睿達墓誌銘

鄧州立禪師塔銘

禪師名惠立桂林蔣氏子也生不食葷血始九歲出家依同郡蕩律師求度五年遂度為沙門入鹿門山觀三乘經律深達法相造龍牙還公一言頓徹若獲亡金若復故舍推為龍牙上首山盤水浄遠同未悟且三紀邵陵太守崔侯延啟西湖之法席以延凡遇始轉法輪為四衆師逾二十年无為无作度度不愛金錢為崇飾其道場舉新之至无所用其力益獻土田廬舍以供朝夕費朝廷出使者按夷人所獻地使者屈禪師先入示信夷人屈膝受指使者以為功將

薦於上辭不許轉運使請遷衡岳之大伽藍亦不許識者韙之元豊四年二月三日戒侍者具湯沐訖不示疾亦不說偈正坐入滅問年七十七閒臈六十三門人善琮荼毗之其以骨建塔于寺之西南隅太守關侯祀以書抵余道其高行乞偈以賛之稽首三歸

銘之偈曰

少林壁觀本无說至於咄咄蓋已未造妙顯微參諸佛不能无心但小黙大士迅飛出南粤道化邵陵嗣耆崛端如亭亭海中月内含圓明外乎澈不羣名勢

事槐奪不拂因緣爲斷滅法門浸衰誰可遏三湘五溪同一筏巍巍堵波閟靈骨將與彌勒當來出南山孤雲自起溪縛留右流終不竭

伯少卿埋銘

公諱援字發之世爲錢塘人以皇考尚書公任爲大祠郎起家歷上高臨淮二縣主簿遷茶陵縣令尚書公捐館解官去還調星子縣令有能名公卿使者交薦改大理寺丞監蘇州税遷太子中舍知剡縣剡溯右大邑民頑悍吏多爲姦公至逾年峻法鉏治初卒

不撓而其民始伏樂生興事爲作橅畜水溉田五千頃至今迨三十年不壞號沈郎橅移巴西縣引仲弟在蜀不當行改金華縣轉殿中丞其治尤嚴於在剡時不勞而公私晏然遂稱無事仁宗祀明堂拜國子博士賜五品服知藤州方儂智高亂二廣公疾驅踰嶠而賊已平臨州視事城中蕭然无有官府閭舍始募兵調夫戮力爲築城郭立府寺閱歲畢新之轉虞部員外郎朝廷方行賞丁太夫人憂既除進比部員外郎通判衛州不赴换北作坊難身在都下然未嘗

造權執門唯跡訪道術方士購求古書爲事歲滿以其勞進駕部員外郎英宗即位拜虞部郎中轉比部郎中乞監瀛山靈仙觀於是有掛冠志前在官者多不治事祠奉不嚴神明不格公至始革易敝病敦崇清修選道士伊居詰而其徒莫敢不肅山西諸沙門多不戒而魁領文銳尤恣橫公盡錄其過移州縣逐黜之一山爲清代還轉駕部郎中今上即位拜司封少卿乞監崇山崇福宮遂拂衣東歸祀南郊封長興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頃之上章請老詔許之乃脱

冠冕與其所知爲方外之遊後三年以熙寧六年十二月己丑卒于河東之私第享年七十三以明年三月庚申葬龍居山先塋之左惟公内剛外柔其與人交初不校細故及犯之亦不可解有急難或不能自存數捐已以濟之爲孫娶男女子婚嫁者數人所至爲人辨曲直其不能直者已推之平日好聚書聚錢二萬卷當其終不懈所至末年益動時數日不御藥遺令戒教後事凡數百言無一語悖大底言性命云儉約而已猶以聚書誨諸孫使勿忘吾志云初皇考

尚書與世考侍郎皆以太常少卿李于官及公拜司農謂左右曰吾仕宦四十年不苟進亦未嘗有過於從二父以卿葬足矣曾祖諱承慶仕吳越國為營田使入朝改大理寺丞謝病去祖諱英以清德為世稱贈吏部尚書考諱同任太常少卿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國史有傳娶鍾陵浦氏集賢校理汝士之女封安吉縣君先卒二男遵大理寺丞知永嘉縣述許州司戶參軍監杭州楊村鹽場二孫男价試將作監主簿修尚幼三女長適會稽進士史叔參先卒次

適國子博士孫純次適大理寺丞趙君紀七孫女長適大廟齋郎崔熙餘尚幼遺令使某為銘不敢辭銘曰烏峰蜿蜿奠西土群山會合孰如舞流泉泠泠降北塢白雲升天或為雨頎然司農踵先武從政四方孰余侮致位九卿樂幽處歸于九泉適我所松楸相望考與祖或後或前維孫子百世千秋承世祀陵谷或遷神作主

宋太子中舍張傳師墓誌銘

君諱誨字傳師姓張氏皇考尚書公自浦城徙居吳今為吳人尚書公在仁宗時治職任事位顯矣君年始數歲已能治其家號孝友謹厚不預人事以其餘力讀書夜不半不寐宗族朋友稱賢焉初補太廟齋郎數被進士薦不中第當仕矣乃以親命來調杭州新城主簿遷延不行者復十餘年及尚書公歸老于吳乃補州從事蓋不去膝下而幕府事不廢公私職悉必應尚書公捐館哀毀骨立人以為難終喪試判入高等授寧海軍觀察推官奉壽昌太夫人之官時伯兄隱直仲兄樞言以才德著名數往來錢塘兄弟

雍睦人不能目其優劣踰年太夫人卒兄弟號護其喪以歸泣血三年情過於禮治平三年服除調武德軍節度推官令丞相建安公出使朔方深器其材特表薦之會定武帥孫次公卒君其壻也次公家楊其子少不能歸乃以次公治命請十上乞君官楊州以經紀其後遂除楊州稅未上改江都令於是朝廷方遣使行天下以新法從事使者欲者廣陵入江都為一縣召君議議皆合即薦君乞改秩治江都縣事二邑在淮海號煩劇君擇吏史按圖籍因改邑一切舉

新之而人不知挠盖君不以予予為譽而識者黙知其為能當是時淮南旱甚官除民租矣太守以下圭租尚弗蠲君為言之乃蠲其半而令之田獨豊君悉除之百姓以為廉方使者開洪澤渠導溪子港皆有勞在賞格治江都凡五年乃得代遷太子中舍還朝江淮發運使薦君華亭鹽監已拜詔將行丞相識其故吏也擢通判祁州及還吳隱直卒於蜀而其喪始歸兄弟友愛尤篤悲痛不已已治舟行矣暴得疾以熙寧十年八月壬寅卒于舟中享年五十四嗚呼傳

師止于斯乎善惡報施不可道也幸不幸不可知也即以其年十一月己酉從隱直歸葬尚書公之兆余以為逝者有知傳師無憾矣夫人孫氏賢明能治其家六男曰元載元恪元均已舉進士元功元伯元及尚少四女嫁著作佐郎褚理隴西李士衮大廟齋郎晁端復少者未笄葬有日矣其子屬余為銘以余為知傳師者必不苟作也其世次尚書公之諱不書有劉公原甫之碑傳于世銘曰傳師始以孝友聞其材豈特後二昆四十綠衣戲褉門其視仕進如浮雲公卿大臣數薦諭方且梜步望九閽有如大車任萬鈞未駕已覆何可云雩陰山深吳江渾下從先公宅榆枌不在其身在子孫千百億載流清芬

廣照大師塔銘

廣照大師名慧欽錢唐人七歲出家依寶雲寺惟清上人惟清以醫名多賓客廣照求度肄雖甚少已特然不羣及落髮盡能傳老師之術益通黃帝扁鵲諸書其視脉投藥不煩病者霍然已即謝不往不以其技為工遇所知即行貴賤不問也廣照操心為善能

以意攝物无内外自趣法樂不為絶行不為苟合與寶月廣公為友士大夫多賢之言善行必推二人皇祐中恩賜紫衣後七年加號廣照中間為其衆請主寺事也食者千指幣無一錢廣照不祈於人求獻者相踵有餘為易其摧朽圮廢進有庭安有次矣付其弟子仲猷而去數語人曰吾將休吾身于寂寞之場不為世累也方余少時讀書西山下與寶雲諸公往來者甚久其朝夕相從若家也而廣照每過余雖甚盛暑與閒處必嚴衣履而後進動不逾矩余以是尚

之及吾家翰林公開府始識廣照尤加異禮其有所召如寶月圓明天竺二公在會者不過數人廣照必先焉文通頃語余曰他日予爲州當謀屈廣照主其教門以表領也人或聞者皆以翰林公言爲然後三年卜居青龍時余將詣京師送余於攜李又追於嘉禾之丘憫憫不去余固異之未逾月余以事復至杭則寶月既入滅一夕矣居數日青龍以廣照訃來釋氏耋倪與士大夫走哭二道場者道爲壅皆曰善人逝矣善人逝矣時熙寧元年十一月辛卯也嗚呼當

末法時善士常少而二大士繼去其可傷也已其生也以善攝不善猶不足況其已乎入滅後十三日仲循奉其棺自青龍去以明年正月壬申葬北山勉家田爲後者弟子猷法孫彥贇彥昌凡三人曾孫曇性一人猷曇皆萦方袍廣照善棊又善書與其氏族皆不書非其事也將葬余爲之銘曰廣照拳拳不名仁者以世放行孰云可捨其定在心如調象馬其慧及物乃出陶冶吾昔有志遠追香社善人先逝我懷曷寫水泡電光一切皆假準此舉波兩峰之下

朝奉郎守國子博士致仕錢君墓銘

君諱兼平字升卿故吳越王諸孫父曰先之校書集賢院任爲太祠郎初調烏程桐廬二縣尉遷寧德令升卿有材尚氣不苟合在寧德與太守辨事不能直太守廷辱升卿置手板地上脫冠綬出門去遂不肯仕數年乃請老得太子洗馬以歸時年四十矣以需恩再遷國子博士賜緋衣銀魚升卿家西湖上有園林亭榭終日幽居酣飲不修人事與其所知相忘於形骸之外飲既無度不能常足輒自鞿羇不及熟已

盡酌有一婢善庖客至與其婢戮力烹雞手自持以餉客欣如也或入城市昏然據鞍唯其所過不劇醉不歸歸亦不復出太守能知其賢者多饋給之不以厚薄爲意亦多不謝龍開祖公與擇之州乃以踦累升卿羈置衢州會赦徙湖州雖流離困阨衣食屢空而飲終不廢熙寧六年十一月初六其妻仁和縣君張氏先卒後五日升卿卒其婢亦死出其家索之無且一錢者親朋耆舊相與謀大事自胡載其柩歸于吳以明年二月二十八日葬集賢君墓左五男廣國

靖國輔國康國充國為嗣銘曰世所強者不以為樂終不得其志乃湛乎飲陶然生死之間何可悲

隱居放言

人在天地間生死一息尔孰為死亡以生死為得失者天下皆是也生死不脫是較毫末者也達者不言言者不達是難言耶言者難也知者難也必造乎眇茫視其身如幻夢者至人也影響之至也是往來也白黑之判是利不也將以生為妄耶其死為往是死猶生耶混混於此其亦不明矣性猶金也情猶滓也匠氏範金為器不竊其滓則器不利金有利鈍耶匠

有巧拙耶唯槖籥鎔鏌耶之人能知金之為利而天下利器少也性之明也至於有亡之際古人聖賢皆得之孔子曰吾得忘唯顏淵為殆庶故曰用之則行捨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蓋有特而忘也其心在天下者也佛能忘我能忘万物豈忘而已乎在乎是者我乃不可忘是以為其真忘也三茅之山有仙人遊焉負琴而行吟其與人言若人也調琴以為曲狂吟以為詩學道者不辨也至於御風雲忽焉而超逝形與物皆化也東掖之山有高僧焉其生也无以靈乎人既死之五月或發其棺視之香氣郁然而形不壞也彼既往而不遺此乃遺而不往則是何耶將以為幻妄則吾知天地為幻妄矣是有得於內而不惑外有耶夫是之謂至妙茫乎其有得也戚乎其无有也發於言也縱其支離者將而得乎簡易據乎其中而達乎四方也葛支離者將汗漫而不知止莊生所以誕也據其中而不知適墨子所以愚也使人知之孰與不知无為孰庶乎知者也

謝趙資政

薦引下陳雖有常制俯及不肖乃惟至愚竊念某生也甚愚豈稱為吏陳編之學無聞於世衡門之志聊以自娛鄉當強仕之年勉有起家之望惟知古人行已之誼不度當世取容之宜由是拙蹤被懵權倖浩然斥去幸亦歸休不苟其樂者終不諂其憂不附其榮者亦不罹其辱職安守蔵心獲奉親蟠木不刊誰識其萬乘之器老驥已謝安能致千里之功豈謂某官躬公旦大賢之姿任阿衡天下之重江海之浸衆

流必歸岱華之陽羣木是植内處機柄以照四海之至和出為藩垣猶耻一夫之不獲特形慰薦曲有褒揚方造物者以為不才非知巳乎安肯遺力維其所去斯以為難枯卉被春賜之華弱禽蒙羽翼之賜使終老丘壑所可永者吾之仁尚有位朝廷篤不忘者公之賜惕然有感髮彼在中過此以還不知所措

謝諸先輩

策名盛旦振武華涂士林之傳里閈增輝方國家恩天圖治為時擇人試以群經之言敦我一家之說以

是齊道德辨賢能在公卿者皆同門之人提衡鑑者亦受業之士苟用一律足顯衆人蕩蕩乎莫之或非郁郁乎於斯為盛先輩足下有韞志尚克勤師言溫溫者瓔瑾之姿楚楚者楩柟之質懷鉛抱槧久推儒者之素風學古入官當識先王之善道適欽盛美旨孚戕封傾惟老拙之無庸故當文藻之垂眡古戒輕美璞而有枝鵲之尤我亦乏青雲以為贈刀之報悉自憎愧不知所裁

祭張司勲文

嗚呼昔在懷寧登公之門今二十年肺腑之託世故歡戚如一夢然惟我不肖何足可道獨蒙傾憐我行天下求訪盛德誰如公賢公所蘊蓄著于文章槃槃成篇當在朝廷為國光輝乃獨悄悄公孰不容執政信讒七年不還出守二鎮民方安政乃易使權馳數千里誰適我頓于彼錫川蜀羌巳騷兵敗將死為之憂煎奉詔于救六月盛暑半塗而旋其命也夫其命也夫乃在乎天不得於此必得於彼何後何先彭城丧歸我始來會吳門之偏旂旐之来撫棺一慟晉陵之壙我公之德有過人者愈久而愈傳維金石之可

鐫矢以辭寄於一奠亦何足以盡卷卷

諭客辭

或問若人者何為堙自晦於埃壒皓髮茁其在領兮固將偷乎世紛使能續其壇緒兮亦紆組而垂紳綬一出其璆琳兮寧特槃奎昴而步鈞陳非其材之不逮兮而生之不辰蓋龜或不足智而蓍或不足神余顧客少妄若人者是謂不能混於滑滑而能委於悉悉者乎彼冠不綾亦足以束髮彼褐不完亦足以蔽

身彼智雖不足亦離世而傑真委形山林兮鶩古始而凌風雲不杜機以驚俗不厲騷以況均不暇和同於群物又烏識乎緇磷忽乎為野馬在山之上忽乎為孤吹于水之津彼亦一息此亦一息世之遑遑者終成不蓓我之寂寂者秪是以為輩其不可道者維古有其人

題畫像

余棲于零陵将二年卧鶴山人王棲遁蜀客來圖余像其不可圖者余為申之以辭然皆眩也所以為遊戲也

有不知者強為余蓋有知者亦其補為纁黄為冊白邪嬗死灰與朽株採山林以獨往兮即猿鳥之幽娛豈笨苴之如兮亦泛泛於江湖昔敦娟放藝文兮既華髮而蒼鬚終非混混之可誘兮方将佚老於无无苟不暴曳以為絜何必襲惠以為汙抱古人之全德兮将崴月以云徂羌余心之所得會群有於無餘彼邅邁為周而栩栩為蝶亦甚惑矣余與是其相忘於影響乎

真覺開堂

天台示止觀為去沙門以行解為師絕出煩惱之津示現真如之境自諸祖述作已達者皆著聲問而群生歸依得度者豈易量數了義大師寄跡師度衆椎辯才已度城中之緣翻懷林下之樂誰識黃蘗相契者裴公有如遠師忘言者陶令時升師子之座大振海潮之音為彼因緣无煩謙抱

龍華三會啓文

龍華有會如來記彌勒之緣屬曆无疆億姓祝聖人之壽巍巍之盛蕩蕩難名仰瞻北闕之崇咸罄華封之悃恭惟皇帝陛下纂堯為德邁舜成功椎群靈不宰之思協諸佛能仁之化聖人應運已洽太平之期文武會朝丕顯搢紳之列知郡某官宣揚國化惠恤民情上資西竺之因敢獻後天之算 臣僧某及本州耆艾等虔誠法會共薦至誠遥望嚴宸恭伸半偈

妙香芬郁望冉埤咸罄歡誠薦上聖主萬年天祚德龍華三會佛為師四時雨露均天澤九有山河拱慶基欲計南山千億壽直須彌勒下生時

代乞致仕表

東髮從仕歷事三朝始自州縣至于郎省陳力就列今五十年早蒙先帝技擢出領使節入位三司及陛下即位繼承恩召入覲清光委以藩條特加獎勵月周旋奮激銘在肺肝爰當傳老之年竊慕桂冠之請願乞骸骨以養無團上對升平之朝下樂桑榆之景

巢父橋銘

誰作此橋山旁老父老父有巢白雲之下瞻彼崖嶠將適吾屨豈无逆客往嬉來豫不踏溪壑坦夷輩固

敢告後人無壞朴素

景德乞席疏

般若正宗方延海衆生貯法具必藉信緣惟景德之名藍控江南之大道天龍擁護巾鉢往來故遠丐於仁人共興崇於三寶

祭曾舍人

維年月日餘杭沈某謹以清酒牲牢敢昭告于故友子固舍人兄之靈嗚呼昔有以相知者世豈復知公今逝矣而吾方寄死於衰羸欲矢諸文辭以抒哀兮空皎皎其何為吾聞聰明正直孜將為神尚何疑清酒在罇牲牢在柈即具事神之禮以告維公來下而饗之

息菴銘左右山

我心不動是身亦息結茅竆山宴樂禪寂於是身心倆若太虛游戲上下是息亦無

祭外姑彭城縣君文

維熙寧七年歲次甲寅四月戊辰朔十七日甲申子壻承奉郎行大常寺奉禮郎沈某謹以清酌庶羞致祭于外姑彭城縣君劉氏夫人之靈嗚呼託姻門下

行二十年東西會散思愛纏綿夫人淑明文華爍然維遼與贛誰敢爭先勞勞有生以悲為樂平昔之好求懷如昨前在京師羈游索寞僦居相望有無字託天遣不幸我室淪亡夫人撫視泣血淋浪我東曰歸啓蔽在航長慟來訣旁人為傷匆匆三年如夢始寤夫人云何疾亦不起初聞凶訃適在故里馳望塚山默告所以神明有知為是冤非生者何樂逝者何悲世無足事死或可疑要其究竟死乃其歸我方來矣

正會靈席諸舅哀號許其凶慰追往傷今情何可任輙陳薄奠以抒余心尚饗

門箴

政之善出于是政不善亦出于是斯民何知惟令所置勿謂可欺固亦易制師言不私是乃可畏朝而闒焉小大必治逮昏而闔亦休吾吏治得其平謂我豈弟有或不然乃門之媿

重居開堂

昔者諸佛有大慈為我衆生能作枯究明真如之性

起出煩惱之津蓋非小緣誠一大事惟重居之賁剎乃陽眞之敬田欲聞法音當得開士某人宿植德本樂說辯才早遊諸方黙受密印以拳拳四衆之請斬的的大匠之來幸無多讓副此瞻望

勸學疏

行季久在成均親受經於王丞相其言性命之要仁義之本出入神明之際至於點畫之意章句之體既一貫之矣古人有言士患不明經取青紫如拾芥不其然歟方新學之來諸君亦有意乎其悱發切磋非知藺萊之略也苟惕我皆頹叐於下風所忻慕者也

禱神文二

維年月日謹以清酌庶羞敢昭告于晋平西將軍孝侯鄱陽君建威將軍忠壯侯之神蕞尒小邑頻年被災小大艱食不知所告惟民之不夭乃者乃度方綏恤而勸導之董倪雜然耒耜滿野乃數日以來淫雨不止千里之地經界漫焉若令與民將何能為胥然有懷豈吾土之民不知事神而神弗福歟何為至斯剔也將軍吾土之神也昔在晋室三世之功劇于釁

戩千載之下甸貌儼然今令與丞有祈祠下祈神感惠降為豐穰雨不為沴而民有望將大興祠宇肆其血食以報神休作新夏屋增崇其座挾建二壁以祠鄱陽君忠壯侯之神至于門墻咸使崇高竪彼川流橫至門外以為行商報賽之津攝令之去不可遠期惟丞與民實預祈禱敢以菲薄仰祈昭鑒尚饗

君之祠吾土之望也疇昔威惠昭然在人今令與丞有祈祠下乞神之靈降為豐穰雨不為沴而民有望春秋之祀丹青之飾其敢不崇期于永久以報神休

附録

雲巢詩并序

豫章黄魯直

東陽沈叡達少日名滿諸公間讀書取友書字作文章數倪一世以白為師其所鋤植縱奪未嘗依人自為一家亦周旋得意畜書畫聲伎必欲妙天下凡研間陶瓦金銅物皆閱數百年遠者溢出周秦然其好奇無厭勸言論無可豪舉負氣不自金玉一縱迹絕塵外以是故遂不得列士大夫漂轉江湖態度已老迺

得九華秋浦之間叡達自慶曰使我自卜擇如是矣遂築於齊山之下清居燠室冬夏具宜其巖之寛平度為予舍飯牲養雛便自取足不以關我又買舍旁二山左山大木岑蔚其陽敏竹右山地皆載石洗剔塵土出其伏藏皆偃蹇有款世意舍北行山溪間可以枝藜游行其知名巖洞為九十有七其甲青溪秋浦以為塹其高大江以為壑於以仰高而望遠想見曩時中朝士大夫之游居此山及此山之九隱既已湮沒而無傳傷夫汩喪於俗萬世同流風雨所漂搖靡有定止吾其終巢於此山於是削跡斷根謝去少習因病為樂瞑眩自攻休其百骸與心俱死化冠裳以為野服息交游以見古人屏放聲伎盡空所有所損隱几無人掃除筆硯塵深生理若寄而讀書不厭用日多得古人著意處文章雖奇能轉古語為我家物山林之歲月盡以從事故比學士大夫為見功多因自號其所居曰雲巢從眉山蘇子瞻乞文子瞻曰虎豹采田吾以是累吾方刮除毛皮獨以形立子當愛我不當要我作文又欲乞文於南豐曾子開曾子

開以憂去中書舍人而銷聲於金陵則以告豫章黄庭堅曰敢託於子文黄庭堅曰曾子固蘇子瞻文章磊落穹日月居一世後前能軒輊人庭堅戲弄筆墨不經師匠家人子語耳君安用此雖然三十年藉藉沈叡達吾敢自愛无能之詞以恨之故傳載雲巢之因起記於崇城而繫以詩以俗觀之吾與叡達皆得罪以道觀之則俟君子其詩曰在昔人豪負世機醜及其高丘名麗箕斗修士溺於名文人溺於口豪士溺於財壯夫溺於酒不用其長舉擿瑕垢禮義卞章

觀心則陋我觀雲巢其歸无咎維彼蒙鳩室家于苕婦子喪劳夕不謀朝鬼瞰之室燕雀附高禍盈去飛其雛燔焦息丘以樵糞田以毛義示子孫食力而教解其天跂莫此雲巢

叡達跋魯直詩

余自得此詩甚喜之讀既久幾可誦然每紬繹其書終不厭古人所謂能道人心所欲言者魯直之謂乎

魯直帖

庭堅頓首初約十五日遣人送靈壽杖往取糟薑而

燈夜醉卧景德方丈明日病酒家中催放船甚急意緒欲嘰嬾向筆研故遂不果遣人承動靜又所須皆不急耳别來日欲寓書匆匆秪了眼前及此不可以奐雲巢之約撥忙就此不審可意否公三遊山記皆手錄奉還六合紙寫得一軸鄙作楚詞至金陵輒爲一喜事人攜去亦不足觀故不别用紙錄上也道中時作小詩别信當寄上天氣比極妍暖不審體力何如伏惟動静燕譽頻復游歷諸山否永仲將去更得誰與游亦有乞士鶴人可與雲水耶濯纓之乎遇日向西回觀雲巢定非俗物髮白矣政使向前有味更能過往時所饗否願安樂雲巢勿作銅官以比夢也區區隨食河外日以相遠臨書懷想增勞千萬以淡漠自壽因北風惠音三月丙寅庭堅頓首再拜

叡達奉禮執事

又

勉作此文蹇淺不堪承見約甚嚴故須錄上寫得尤不堪筆畫懸濁廼成墨猪悛漫欲存錄切不宜用此刻石恐不當煩叡達妙墨粗得一書字淨潔人爲寫石廼佳　庭堅再拜上

沈睿達墓誌銘

睿達諱遼姓沈氏世爲錢唐人贈吏部尚書諱英之曾孫太常少卿贈開府儀同三司諱同之孫金部郎中贈光祿卿諱扶之子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諱遘之弟也睿達少儁拔不羣自爲兒時已莊重寡語及長汎覽經史尤好左氏明班固書下筆模擬輒近似之詞致雅嚴未冠家居已有文章聲名籍然傳京師趣操高爽常超然有物外意謾不喜進取迫於親命

出應有司再不中乃次翰林公任為將作監主簿監壽之酒稅未赴官丁母夫人憂哀毀幾不勝喪卒深闕吳丞相充為三司使薦監内藏庫未逾年復薦監金耀門書庫熙寧初朝廷析諸官為東西二院以其故為東院而增置西院以典領武臣崇班以上又置主簿員以佐其長以君為審官西院主簿當是時丞若簿皆朝廷之所慎選出則為監司矣論者以君方且錄此進擢乃坐與其長不合罷江淮發運使薛向與其副連章薦監明州市舶司還太常寺奉禮郎才

二年市舶廢改監杭州軍資庫會秀州華亭闕令承漕檄攝邑事而監司有挾舊怨者因是擿摭萬端必欲危中以法適民有忿爭相牽告事連及君遂文致之君不能與吏辯一切引服受垢奪官徙永州丁父憂哀毀如母夫人時更赦徙池州卒實元豐八年二月九日也享年五十四睿達姿軒闢秀發工為詞章磊落豪放無世俗氣而尤長於為詩自除母夫人喪至都下諸公交口譽之王荊公贈以詩云風流謝安石瀟灑陶淵明其子元澤見其文亦貽之詩云前日

覽佳作淵明知不如其為王氏父子見器如此是時荊公自參知政事為宰相當國秉政更新法度而睿達議論常不合以是見踈亦會以審官主簿罷去遂擯不用及謫零陵自娛肆山水間益刻苦為文追子厚之作徙秌浦喜曰使我自擇得此足矣乃築室於齊山之上名之曰雲巢夏涼冬溫各有攸處又規山之麓為子舍飯牡養雛使自取足毋以關我旁山耕鋤以供伏臘行其居後丘荒之間得異處焉旁蔭嘉禾下臨青溪髣髴為庵築土為臺蒔藥種花以自覽

適復杜牧張祜所遊左史洞往來其間褫屏冠帶衣以野服横榻隱几頹然不復有軒冕意屬有微恙告終雲巢初得病尚如平時子敦師調官京師召所與遊貴池令鄭東陛屬以後事命家人以素服斂令曰君精爽不耗何豫慮也君曰人命呼吸間耳幸為我速治之已而果卒大歛之日肌色如生人益異之君好義慷慨重然諾罷官明州聯事者被劾以急于君君已代還至越矣即弃家扁舟浮江往辯明之得不坐性坦夷和裕待人如一靡有厚薄喜從交游飲

酒談譙好畜古物金銅陶瓦圖書之屬近閱數百年
遠者溢出周秦或分挈以去亦無所愛惜妙於楷隸
諸書備古今體寸墨尺紙落筆輒為人爭取及還自
零陵舟經富池巳暮不可入港旅泊江許忽大風怒
號駭浪騰播舟人相顧失色富池有吳大尉甘寧廟
即致誠虔禱神享其衷風果小息君歆大振顯神之
威靈為具載大尉仕吳奇謀忠義作贊以稱之手作
楷法書為大軸置廟中乃為好事者掇去是夜神見
夢刑將趣使還之詰朝訊其事果得之以畀廟令并

著其異云君素探內典深味禪說庶幾於維摩默然
俱眠一指之意故於詩章往往及之既居雲巢不事
請謁然名公鉅人往來東南者每泊青谿必就見於
廬下相對清談或終日不倦居山未久人化其德昔
好鬬爭每為鬨諭後稍馴服及君之卒遠近為墮睫
為賢士大夫莫不悼痛嘆惜而蘇子瞻屯衰之嗇語
人曰膺達末路蹭蹬使人耿耿求此才韻豈易得哉
雲巢遂為茂草言之酸辛云君昔在沅湘間有道
士善捕逐鬼魅役使丁甲人甚神之過南嶽聞其適

王亟召之巳去矣常恨失之一日在齊山道士者忽
來欣然迎見從容問曰富貴非吾願所欲知者壽耳
為我視之道士許諾歸夜作法入冥窮觀明旦謂君
天上構樓已就可趣治裝矣道士去無幾何而卒余
以詩哭君曰緋衣持板須君至白玉樓成君作記空中
但覺嘹管聲牖下嗒然俄委蛻余賦詩時初不知有
道士說也已乃闇合豈上帝固以長吉待君歟平生
所著有雲巢編二十卷夫人張氏贈戶部侍郎瓌之
曾孫刑部郎中直史館贈開府儀同三司馮之孫司

勳員外郎贈朝請大夫諷之女家世相配克成婦道
先君十四年卒享年三十四將合葬於杭州錢唐縣
龍居山從尚書之兆二男教師敏師敦師前主泰州
泰興簿粹如謹厚居官有稱三女長適郊社齋郎合
肥馬永譽早卒次適吳郡張壽光季寔歸余之子
粹葬其孤敦師以余職在論譔馳書以馬倩所紀行
述來請銘余娶君之妹豈惟戚姻實有雅好

北湖集五卷

（宋）吳則禮撰

清乾隆翰林院四庫館臣輯永樂大典鈔本（四庫底本）

北湖集五卷永樂大典本

宋吳則禮撰。則禮字子副，富川人。以父御史中復廕入仕，官至直祕閣，知虢州。晚居豫章，自號北湖居士。其事蹟略見陳振孫書錄解題，而不甚詳備。今考集中所與唱和者，若唐庚、韓駒、曾紆、陳師道諸人，皆一時名士。其李長者傳序署銜，則嘗爲軍器監主簿。又續百憂集行有疇昔畀臣投荊州之句，則中閒嘗以事貶謫也。又永樂大典載有韓駒北湖集序，題宣和壬寅，而中稱則禮卒於虢州之後一年，其子坰綴輯詩文云云，則當終於宣和辛丑。楊萬里誠齋詩話乃稱尤袤賞其二絕句，其一有華館相望總使星，長淮南北已休兵句，乃似南宋時語，豈萬里偶傳譌乎。駒序稱坰所編集爲三十卷，書錄解題則作北湖集十卷，長短句一卷，世久無傳，未詳孰是。今從永樂大典各韻中裒輯編綴，尚得詩三百餘首，長短句二十餘首，雜文三十餘首，謹校正譌舛，釐爲五卷。則禮詩格峭拔，力求推陳出新，雖閒涉於頹唐，而逸趣環生，正復不煩繩削。近體好爲生拗，筆力縱橫，愈臻遒上。雜文雖寥寥數首，而法律嚴密，具有典型。觀所作歐陽永叔集跋、曾子固大般若經鈔序，知其於古文一脈具有淵源，宜其折矩周規，動符軌度，固非渡江以後講學支離冗漫之體所得而比並矣。

欽定四庫全書

北湖集卷一　　宋　吳則禮　撰

五言古

唐處厚邀同歐陽元老彭志南遊金鑾寺

秋老萬木脫浮雲暮還空落景不可挽寘寘有飛鴻偶
與二三友追攀釋子宮幽事固可喜逸興殊未窮更期
霜華隕黃菊間舊叢濁醪倘可致浩歌凌雨風

春事

春事豈堪論桃花還如許薄暮短墻頭已作殘風舞偷
然斷經過騁足南窗雨幽無與誰言過逸隨三楚

送曾公卷之汝陽

投策上前坡薄暮歲漸華轂下可停奈此長相思雁影
正飛逝馬鳴一何悲歸期無淹留黃花殊未衰

次韓子蒼韻

一丘當快意五車要盡讀宿昔有足欣鄉去我欲眠層
層江上峰頗欲窮其巔讓令兩寘寘復作雷填填不謂
離騷經罷參祖師禪獨奈執熱何西南有寒泉

次沈坦之簡周開祖韻

老夫蔽蒙倩宿昔未賞姿人或謂醜拙儂亦自笑之沈
侯江左氏端肯相攜持郎時一盃酒判手慎莫遲

與曾以東坡西湖觀月聽琴詩示予因次韻

白月在湖底脫冠睇微雲從來羅門根世上惟有君往
時東坡老為予持一樽東坡只飯豆未辦汁滓醨獨發
三昧語睨睨出斷紋東坡拍手笑俗耳曾不聞延州亦
窮相生聽徒昏昏都梁固高徹淮水元自渾

再用前韻

玉澗安在哉注目匡山雲都梁有奇特渠自能挽君伏
雌端可厚豈惟酒盈樽老子堪料理枯腸為之醺奕奕
絃上語大似機中紋白頭得勝妙數舵初未聞更彈醉
翁操洗我蒲團昏且復淪龍焙誰言淮水渾

次子仁贈永翁韻

脫我頭上巾星星復種種聊欲對可人洗此塵事冗歸

受一大錢知渠笑劉寵且當澆渴心長江炭翻動辦君
諸方脚擬尋小有洞黄帽與青鞋廿作五湖夢邁飛强
冥冥姑以白眼送兒輩無足論急流未爲勇

次寄綠莎翁韻

劉談要且置摩尼寧用長從取一大事吾曹可稱量世
上有何好投身淨名坊老夫百不如摩腹無稱鄉牖慄
眼中人跛跛豈易忘尚欲投羽翰無心問糟牀端笑說
拍浮時昔取腐腸

次坦之韻

隱侯天下士早從北山游至今茅屋春淡皆與西州寺
實老且病聞蟬顫時平力不任毛穎況能佩吳鉤剌鳴
夜復火試起商聲謳姑置鐵如意珊瑚爲君投

九日遇宗遇雨呈曾元矩并允爲呂少馮

黄菊濕不鮮白鴈寒更哀何由穿兩屐一登宋王臺春
于良友生南山安在哉行將北湖覽投老燈淮

向趙聖源請賦雲壑詩會余東去西來匆匆不

暇今追寄之

王孫我輩人著身一雲壑五斗炊官倉糟丘初不惡天
公亦好奇與著乖仙爵大笑杜陵翁不嗔驢失脚一朱
看都梁幾見摩鴈泊我昔邊頭歸淮南秋木落白魚能
許肥宿昔鱠葉薄根香已思儂吳蠶真可作誰言會兩
朳腤語如有昨丹青可畫平此事要商略

窺園

白露幾時下涼秋晚蕭蕭已餘尾洪洪況復聲咬咬捉
處坐清樾扶藜經短橋雲邊有鳴鳥過去不可招

露坐

纖雲卷窮秋天宇淨如洗輕風入高梧蟲吟鳴不已已
浩歌步前楹俛仰多可喜暉夜如相親輝輝過書几

簡鮑欽止

劉談解人頤湖海鮑工部端能於口前截斷第二句獲
滕序上方住此段鐘暮快辦呼酒所梅花已無數

過開寶謁田端彥

脩然策羸馬偶造釋子居欣與遯世士共閱瞿曇脫屣弄清泚曲肱翳扶疎鳥起短笻外鐘鳴幽寂餘高論信絕俗磊落包六虛萬古纔一瞬天地真蘧廬浪與殊未已悵彼向日徂詎覺厭塵浮徜徉方自娛

觀賈表之獵

軒軒大鷹腦落落飢鶻拳忽張六翮去勢拉淮南天侯貴老傍文字初著鞭平生坐高航孤吟錢流年收身事鞍馬未覺兒有蝶歸來對名姿含笑脫兩韝能絞斂斗米白眼捉蝨肩玩世今種種掉頭差乞傑儇也飽憂患慣視跕跕為澆寒一盃足撐腸謝三疊惟樂不可過快臂鳥號還徑攙鐵如意露頂催烹鮮

遣興

放船秋正佳日落鴈數初晨吹僕撫米窗臂謝胡奴習鄙瑞可揮從事良欲呼大是陶淵明且還讀我書鮮鮮黃金花種種白髮人晚歲色不改宿昔情相親浪困五斗米娘此流轉身我輩有能事大笑非伯倫

離淮南寄公表

船頭看淮南去入蓬萊海九年窮不死烏鳥怪我在昨日別友人鬢髮忽已改滔滔白露多初涅枕桂背

良夜

良夜入奇懷端欲挽我行幽花迎人笑欣然媚柴荊春醪蟻蟻佳姑濕獨與清好鳥何許來日暮獨一鳴江山雨新洗坐使老眼明天公喑鵠鵠要作爛醉晴千年本上坐與逆旅有鄉歸弄茅三間逆取烏几憑腰雪不如付茲腹彭亨短疏勝肥肉甘哉北湖羹一飽便可足此外豈所營莫語兒子輩吾儕寧要名

寄歐陽元老

耿耿坐不寐浩歌聯流雲寒商動清夜落木何紛紛幽閨納華月窗几偶餘薰聊復飲蘭露無因持寄君

悠然閣

吏抱讀書去聊茲駐身星亦復喚名酒脫巾姑細傾慎可閑我門要著屐齒痕悠然見南山嘯昔初不言

將至泗上微雪快晴
僧伽憐我來娛我荊出英又復飛我寒迎我以好晴何
以謝僧伽沒水添淨缾

贈泗州揭吉老

先生箇中人百骸一破甑端撐屐滿門姑現維摩病枕
邊黃帝書大笑[illegible]多虛酬對雖種種而我豹如如要喫
十方飯不擲叢林板久入無礙禪遂具通身眼客來據
胡床哄婷傳酒觴深藏世諦舌浩歌看屋梁孔見掉頭
去寧復挽渠住未辦作痴兒虎柢以鐵鑄[illegible]

少游書未題山光寄馮允之

貼貼淮不動翻翻雁能鳴强乘投老篙又過盱眙城僧
伽飽知我大小身後名扶作鼓考考要稱殿堂鼓都梁
呂步馮維香佳友生更招袁仲子共看金籃頃

泗州南山贈呂步馮

蹊蹺踐危磴行行把長蘿樹[illegible]都梁谷眈彼淮水波花
木春婉麗林壑香蹉跎策杖端不遠升攬今如何寒泉

聚陰當貫落景輪陽坡求碍有頃佰捉臂架試訶峯巒會
條客腰脚强作魔送眺吳楚迴遐想江湖多情親故人
健齒脫老語訛拍手蒼崖上一笑忘煩痾

茶深寺

翼禹日馳突無地制奔放衆争天東南東手莫與我抗
指四百去之迷所向十里望雲屋遠意偏宜閃尺五距
天丈六歡喜相更參船子師稽首問無恙平生客江湖
半世狎煙浪漁監選常登釣尹職不曠此手設意日久
吳翁延妄願師賜金篦試與開眼障

登太行

君看太行高歷井安足道回頭看禹門砥柱一何小歇
鞍坐蒼崖九地俯飛鳥塊謡平生無攉車亦復好白輝
作許奇梁宋紅未了兀然流轉軀廿與君王老

過紫巖寺

初辭咸馬邊細字忽如此突兀青巒几故作巖谷紫三
年夢招提一笑來脫屣天憐業障歸贈之以奇說門前

古澗流甘滑無與比衲僧初不知中有曹溪水
得黃濟川書
荊南黃濟川少小但兩履長大身轉窮四壁只麼立書
來可憐人苦說遮相惱兒輩滿眼前吾髮何由黑數將
打僧包爲子去得得要論十年慮已復話疇昔
至楚約諸人飯而聖功不來翌日乃見過
前身坐衲僧積此葵莧債今朝偶烹鮮居士輒破戒膚
孝爵臣腹甌略九州大平生折腳鐺箇裏有妙解闊郎
作底忙使我一長喟明發得得來倘斂些子在
法雲期曾存之不至
解鞍就塵榻聊與幽人期寒花受微雨清香散前墀徒
輿杳不來坐恨白日遲茗甌無復共何以慰相思
木平像吾友宣老所藏宣示寂久矣余因歸朱
方遇其徒慈俊乞得之喜而作此
布機尤不破霜雪迸頭顱政自要老醜背剔領底消結
聚聊關身帳座種種無處用古銅鉼捉以高鼻奴草鞋
掛龍牀九州一蚍蜉如何是木平初落斤斧斲龐眉宣
道人緬想前已枯僧炊玉粒飯流鉢獨我呼跛跛還臣
歸飢面黛且癯至今說法處井索纏轆轤時李衛公
鑄鐵爲浮圖此塔有探戟是事端弗渝
北湖
北湖真大癡醜拙人共憎宿昔有鼻孔不穿牯牛繩亭
亭僧伽塔要以兩腳登折腰怕督郵此事豈吾能
贈趙聖源
北湖河西來繫船清洛尾老眼便許奇日日南山紫脫
身戎馬間見此佳公子手捉古錦囊胡牀教脫履劇談
倚蒲團勝處輒啓齒非隔偶適尋臭味有相似不知宮
如何但說立竿事俗子初未信與醒雲夢腥古圖開巨
烝茗椀同料理落日望長空西風雁行起
贈王子和
二年紫塞頭日日思都梁歸來向清淮白魚初銀霜走
馬脫纓頭牽旗向沙場不如把蟹螯歌帽呼酒觴要聽

阿燕歌頻然倚胡床姮娥一笑粲顏此九月涼緬懷去
從軍隻影天一方誰令投老農猶屹登太行采菊東籬
花其香何揭揭明華喚鶯鶯玉支況在傍白晰老不解
著句說小秖擢知折齒屐尚可追二王

贈董無求

董侯湖海俊短小精悍姿梁園園多士來至獨好辭相
逢要作語老語竟不奇飽知匡鼎來我曹無說詩

贈夷白介然

頃游古新秦打包過黃河跋跋登推車白髮仍荷戈行
人十七公兒女載駱駝戍鼓已斷腸況乃有遠歌歸來
見二老壞衲夙昔磨磚頭僧伽塔便如到補陁軟語作
許甘蔗荚所得多噴堂一鉢飯捫腹端無他度淮太早
生船皴將鳴鼉且罷茶鐺事誰獨相詠訶

酒泉山陽

北湖雖也無四海一兒子北生吾知之不過老病死五
斗一強謀要飽聊爾耳禿髮猶諳書畫曆種種事初解

行腳包問訊長淮水端欲洗枯腸相見輒歡喜將借宮
屋居聊復置休几更覓楚州麇尚欠淮南膳手中耀嚴
經咀嚼真有味姑降老衲當豈復論字義

田不伐遺拔雲圖

田郎具眼人會畫拔雲翻也未絕參徽公初不笑郎
須論翰墨字數全粲妙全體已見前大是頂門眼

過歐陽元老草堂

知子廊廟器詠予楚江邊緬懷靖節意心遠地自偏結
疑走闊寥路蹬成華顛老盃抱孤操冥鴻正翩翩草堂
足幽趣茗飲供留連新詩出錦囊大齊推我前芙蕖頗
香發灼灼初爭妍解衣俯方塘瀲灔灔綃與縠屋角升
赤日長空隨飛鳥羽扇無停揮聒耳悍鳴蟬聲散龍
牙曲肱偶欹眠輕風洒梁棟爽氣回九天壁間湖灘圖
百仞懸鷲泉詎復畏熱熱況若聞潺湲時延避世人坐
皴薰風絲得意參萬類高軼眾帝先推茲霜露零黃菊
輸金鈿白眼望河漢雲收月娟娟濁酒可消憂況乃數

挈鮮聊持魚枕蕉脫屣秋水壖閣略周八極落落遺簡
編誰言厭羈旅便欲終殘年

元老見過因誦新詩

西風動湖海木落蓬戶幽稍回長者車聊以銷我憂脫
巾哦新詩爽氣凌高秋蕭然淨轉餘文字儒雕鎪老驥
語尤壯屹屹孰與儔一笑曾莫逆未覺悲淹留歲晚餘
種稻呼兒具肴蔬畦綠可擷濁酒供獻酬平生山林
姿絕意宮錦裘黃雞忽登俎豈羨烹全牛念昔佐帷幄
飲酎佩吳鉤滄波會入手此事非人謀羲和驅白日疾
遊無停輪散髮倚前檻江天雲自愁

買菊

偶煩孔方兄聘此高妙姿粲然顧我笑佳哉今何時維
摩切不病生獲大奇勝便拈榔栗來祖師有律令

移菊

愛此秋氣涼捐書生北戶黃花手自栽開花忽無數朔
風吹寒雲色映茅簷暮起立佇幽香泥衣有零露旋移
霜中花娛此羈旅人白髮圖一笑天公初不嗔平生飽
參昴宿昔應供身老大無所著幽花如絕倫勝處那可
已聊復運意根濃彼汁滓酒澆茲癸竟昏愚君辨好語
與招江海魂端欲道迢想綿焉難具論

讀德操詩文

平生饒德操飽讀世上書生斷諸方舌脊梁硬不如去
耕鄧州田要作青鞋錢忽然騎聖僧我予真天然胃中
姑一吐戲說無義語端有本分推莫打老師鼓

王和甫石銚甚佳以詩丐之

枵腹強自滿日食幾合陳豆粥咄嗟辦豈是吾曹人故
應彭亨腹稱此病瘦身君從東海來便便[illegible]作雲根我有
紫玉璧氣壓連城珍要渠作蟹眼一洗胃次塵王郎實
好奇宿昔飽幽事莫逆無與疇端以同臭味

即事

子規日日啼烱我兩鬢毛隣家洗甕盎漸欲見濁醪飽
聞荆江邊古卿繫酒船沙頭昨夜夢一笑水浮天

少馮約同趙伯山飲贈伯山

頃聞趙伯山亦復哦其詩今番得會面真能解人頤往時黃宣州句法天下奇平生老婆相不救枯腸飢或架屋下屋辛苦僅得皮君看趙伯山獨時聖偈騎維舟都梁岸握手那復疑歡然抗情話似有宿昔期吾友呂少馮辨此一笑嬉莫論夜如何明發當語離

招李漢臣飲與漢臣別九年相視癯然各已翁矣

平生三毛爾鬢髮眉與鬚奈何忍霜雪星星欲無餘年中木上座枯槁正類渠而我方兩忘億凡者誰歟是身那有壁癡飯姑如如傳持祖師全似守南君書老夫亦老矣戒律今全除惟臥笑及嗔二法元不殊獨當招故人濁酒滿眼沽非徒洗離群且復澆索居白魚良已佳黃菊端未疎肯來共情話寧辭辦籃輿

比以補陁刻寄少馮有詩復答之并示楊吉老

釋介然

我以無作詩刊彼月面背道似呂南山未要餘子會平生太玄雄猶有一語在只憐粥飯和已復不驚怖

送覺老住鹿門

平生作許奇三匝繞茅舍白髮右掖門朝參隨萬馬覺也鐵脊梁兒子笑諸方時時容子美來過贊公房柚書僕射府打包鹿門去獨有田協律知渠造羣句余方在泥滓妄意水傳器他年若行纏一鉢有能事

入汴示周

前年汴洛水楊花白如毡今年汴洛水青青未三寂猶喫萬福飯強尋梁宋船一笑真自喜蒲團媚癯仙

懷妙老屋頭風雨交嗅此叢書蔓

粥魚腹遮嚙來作枕中供底處有可人齋鉢是日用時時要同盤穿雪菜甲動

代書寄淨明道人

淨明端可人日用一僧鉢覓句殊未休平生箇中活春我梁宋遊茗椀屢澆潑淮南霜露寒轉旌何由達

寄印老并招鷺公

半生阿印奇不作俗子見罷説北固棹去喫長蘆飯堂
中璧道人大是一好漢遣意有或來誰云可招喚

永城道中

聊挽儒生書更打衲子包五斗亦何直老夫今二毛適
逢霜鬢翁煮茗澆我勞大笑陶淵明罷官緣折腰奴輩
不解事歎息腹屢枵歸典買大甑炊飯謝汝曹

閑居

阿堵安用多十年著一冠且作楚州夢從人惜鼻軒紫
桑閑居詩譜龍姑永歡鶴觴幾時嗚春此春事闌何以
韻今日未繼發清彈大部華嚴經字字要飽觀鞭箚真
肥白婿我晨炊盤小君五德耀老夫梁伯鸞端須如龐
公妻兒生團欒好作竹溪羅未憂終歲餐濃煎飯後茶
箇中良可安宿昔逸羣句慇渠舉似看

巖齋

從來謝幼輿宜置丘壑中虎頭有妙理誰謂毛頰工崎

崎嶔嶔間聊復着此翁平生烏皮几不與兒曹同

宋 吳則禮 撰

七言古

魯侯以上巳日宴高陽偶成長句

羅幃繡箔度蒼穹揚飛白雪初濛濛東風海面吐朝日漸射碧瓦光曈曨聊停隼旆駐雙節琥珀瀲灔黃金鍾繼鶯乳燕弄清晝幽香薄暮飄殘紅遊絲芳草入望眼天低旅鴈鳴嗈嗈溪深漲淥浮畫棟雨餘山色虛無中修眉翠袖倚長笛五馬矯首嘶春風輕烟漠漠聯蘭檝鷗鳥靜不驚生繡玉堂念昔掌帝制文彩詎獨如醉翁夜聽宮漏對蓮燭突兀萬卷蟠心胸雄辭妙語委椽筆波濤洶洶來何窮法嚴表古跨兩漢磊落未許盤誥工曉握銅魚坐虎帳錦衣鐵騎懸刀弓熊羆俯仰隨杖屨棘門霸上真兒童葛巾羽扇姑自適指麾坐且成兜戎飲酣隱几聽談辯逸氣凜凜併鉛鋒鏜來辮髮豈足數終使萬物歸挺鎔塞垣佳景寄新詠璀璨千丈垂晴虹章江倦客謾歎息轉徙八極猶孤蓬登臨暫喜脫人境安得健翮超寒空

二疏遺榮圖

飽閱疇昔設供帳祖道都門車百兩脫冠著屐良有人五鼎一毛真邁往彭澤縣令亦勝流徑捐五斗因督郵著書顧復恨枯槁臭味絕知殊二老龍眠一世論丹青不數輞川王右丞丹青之引誠落寞世上只今無少陵二疏妙致不可孤昔人亦作二疏圖龍眠捉筆守主賓兒輩亦復知廣受昔人獨能圖二疏圖以韻語至今無丹青之引有句眼非者少陵今隱居龍眠平生有妙思筆如周商鍾鼎字二疏之迹定不磨照人真若前日事

寄尚志

孤城慘淡臨寒水戰馬不收眠隴底戍鼓吹角夜迢迢霜月徘徊落鴈起遙如橫槊與方新綠入沙場細草春憔悴誰憐蘇李子貂裘空復敝黃塵

寄韓子蒼

忍飢撤困聊上書冊故如許可復耐孔兄有底喚不來
人意政緣俗物敗搏賜一鉢十方靡要是堅持衲僧戒
失身文字因果中黃髮猶還毛類債

寄天庸元翰

嗷嗷洪積鴈鳴初淮南已復憐春餘梅過白雲莫謾好
桃底紅雨嗟何如今者無端近戎馬遠方不復呼籃輿
江頭也有東橋竹作報獨以將軍書

田不代王磬歌

田侯王磬何現奇吳子見之儀朵願宣王石鼓氣忽喪
摩挲篆刻還嗟咨作止休論椎枳敔曾窺兩階舞干羽
常臨璧洗蕩清廟獲通天球親隻簋細慄歷擊良匪逆
必師汝曹疑可指老儒詎復知肉味惝怳便欲聞簫韶
正聲初淫器益訛九州漸漸嬰兵戈鬼神憤惋莫得秘
直恐冊上遭訛詞田侯憫我形影孤明眼常云絕代無
是事寧殊納末底客齒須達程臂失即令陛下聖且仁
律呂從來悉奪倫克諧八音有變在獨蕭甚類如高辛

人間詎覩荆山璞砥砆難言合雕琢憑君持入石銀臺
似說太常修雅樂

聽梁聖民家琵琶

宮様纈羅舞袖長織眉巧學時世粧薰爐夜燒司衣香
酒杯到手天雨霜檀槽徐作春雷轉龍紋撥打黃金面
梨園妙處世不知為君彈徹霓裳遍淮南日日花信風
新聲役老愛輕攏欵與小秋催小紅

送魯公善赴定武

關河落落孤鴻飛燕然山南霜草齊邊笳戍角自悲壯
千里不聞邊馬嘶刁斗夜色虎帳靜皷散朧月臨牙旗
棘門柳色壓春暮鐵甲十萬真熊羆少年公子身許國
請佐帷幄辭龍墀屯雲漸對白玉簪寒雪欲犯黃金羈
晚風蕭蕭近易水想見慷古當傾賦連城笙鏞衛羽檄
牡牡橫梨多新詩雙輪稍隨隔前坂轄眄各在天一涯
吳鉤錦帶豈足贈寄聲但有長相思

以淮白寄公卷

雉魚潑潑初飽霜頳尾寧數河之魴即今誰獨可寄似
風味高徹稚曾郎曾郎結髮傍輦轂黃羊舊厭官厨肉
藜藿奚為便作饞九年儒繞翰臣腹翰臣棄者僕射兒
表馬誼省論輕肥詩書推床四壁立嘲昔姐楊操俎剉
儻亦大是窮相人小點不足癡無倫江南江北白月衣
鐵弄扁舟天不嗔正須晚菘肖杏根餘生愛此一筌羹
別來邑如姑問訊者取老子終騎鯨

續百憂集行

少陵昨者百憂集但言兒啼四壁空鵞臣即今百憂集
永痛母氏崩心胄嘲昔罪臣投荊州板輿惴惴那得留
老人端己怕勞事況乃離別酸鼻頭荊州破屋冷似鐵
眼過種種那堪說綠竹為死要將宛往往稀間過霜雪
母氏癯然由暑熱喘卧十日遽死訣至斯極矣其子乎
每輒念此骨欲折九重陛下仁如天遺款却上沙市舡
飽閑荊江西江惡聚家性命定可憐餘生休論飯不足
今費君王獄祠祿母氏棄我如許時殊方只有看雲哭

賀公吳語慎莫嫌渠自山陰一茅屋瘦妻稚子姑團欒
此史推灰未窮獨

伯時三馬圖

從來畫馬稱神妙至今只說江都王將軍曹霸定仲季
沙苑丞華楊諸郎龍眠老人亦畫馬獨與三子遥相望
兩馬騎立直驕騎一馬脫去乃騰驤龍眠老人今則亡
嗚呼三馬誰军章北湖居士兩鬢蒼初無長吉古錦囊
飯且不足將遊梁手持三馬三太息橋烏已復催艣檣

題曹泰之所藏九馬圖

龍顱豹股貌者誰將軍曹霸韓幹師提奇倜儻得殊相
筆墨真似沙中雜苜蓿牧駒張大僕曾令大奴守天育
豈如九馬百戰餘圖象雄九初不除大宗結髮定天下
戰蹄九州惟九馬太宗廟頃復高鼻去矇九馬隨羣帝
將軍畫肉兼畫骨蹋跨長楸欲騁突為憐蹤取奪毛交
要遣老儒雙眼開追飛細綺與輕紈可但毀紅瑪瑙盤
將軍拜舞矜絕藝畢於今說能事細懷嘲昔耳花驄

畫工如山貌不同將軍侍立遲承詔江都郡待稱神妙
每嗟將軍嘗引見何人更上南薰殿褒公鄂公安在哉
淮泗𡸁臣想生面𡸁臣馬辯無與儕苦心阿遁眞前身
生憎駑駘喜汗血歷塊卑須論一蹴賈侯射虎喚拔劈
錦韉九馬仍現異終甘飽死聽奚官八駿六龍君姑置

曽公卷誦陳子南昭亭詩因次韻

君不見唐將霸馬曹將軍背道江都也絕倫又不見郎
今陳郎論句法頭顱未肯少陂人往時屢費曽郎酒作
急浣潑昭亭春一丘一壑正者相慎勿來喚天公嗔

從賈道求雙幅圖

江郎平生筆五色截遣秀句為奇石好稍自作凌亂光
萬里須論才咫尺天兒小兒何足誇右丞北苑有等差
孤舟自橫天拍水江南北江多雲氣

和蠟梅詩

江邊一樹金花酒盃曽頁黃公家誰數五出作黃蠟
六出休論屬尤物鼻端有致儼自知群兒空誦詩人詩
天公與花不與葉愛遣孤芳作超絕緬懷南徐江上山
醉入梅花海中眠梅花亂落青鸞去大是天公送君句
天公定不辜吾人蠟梅句法聊付君禪林僧几尊吳越
者葉從來滿齋鉢

從王謹常求墨戲

阿常為官良拓落胸次平生著丘壑權奇突兀要舉似
毛穎從來有能事老予於此興不淺孤鴻斜日秋江遠
忘憂丹青以句鳴只數輞川王右丞

偶作呈曽存子

北窗永日捐群書自憐所得才有餘東風吹花欲爛熳
自鶴聲間鼓騎曲肱靜聽百鳥語主賓[illegible]腸思吾廬遙
憐春水滿割艇歸鴈已庭辭五湖

呈王濟川

鵓鴣爭鳴燕方乳張絮忽來縈短塵眼底桃花且向人
薄暮東風卷紅雨江南春盡水如天誰呼艇子石城邊
急觴到手聊一啄識字須悲有投閣

謹常以墨戲見遺作此答之

吾人著作翰墨場得此三昧惟阿常平生韻語真戲劇
化作輪囷抱孤石胸中塊磊安用澆端要吐出驚兒曹
蟵能與渠辦茲事喚取從來膂城子

知府毛公顯謏以詩寵違濤軸謹次嚴韻以叙
拳拳服膺之萬一

天邊疊巘雲濤外南人歎訝北人怪紛事筆力鼎可扛
九鼎初如一毛細曲肱左省清簃餘長江柏柏天一隅
後車聊載高陽徒行復持被承明廬即令司業推姓蘇
還能辦人酒錢無生憎枯槁屈大夫金盤餘擬日可痛
公也慎莫言歸歟莫姿要作淩烟圖

貫道惠其所作屏料理為大軸題之以詩

李成已死作者誰元豐來惟郭熙江郎逸出此二老自
有三昧非毛錐江郎挽弓要射虎心醉霸陵石飲羽論
交一世越與康白眼終甘守環堵君不見昔者宣和方
壺園筆墨妙絕代無十日五日藏月祖貴如江郎味

嘘雲出岫石上松老楓樹枯

郭田竹樂洛中本

柒柒忽來紅粉脫故入吾人醉時眼吾人宿昔翰墨場
消得文君作小粧莫遺邊頭風雨惡驚破文君夢伊洛
孤芳勝韻明年春生中誰作伊洛人

不佼骨長短句因答之

少行不散青髮老飛雁年年太行道依吟一曲歎疆場
獨遺老子驚絕倒句法吾人莫細論天教阿條解玄文
衛門飽飯脫兩屨此事玄文初不與
子有點未故及之

懷子西

眼邊莫策良可親我曹戲戲笑人青鞋布襪有能事
喚取子西來細論老夫菌束得妙解挈挈獨提彌勒策
他日還炊何許麼只今且煮南徐茶八年吳頭兮楚尾
萎痿飢飢不死端無一物娛此生天公乞與毛錐子
莫嗔朱顏漸殊故且以霍言作依處幾時雪片似車輪

着䕶梅花海中去

小雨倦出懷介然

北風吹雨鳴船篷高岸泥滑愁老翁少陵病骨端欲折
扶杖無因尋贊公贊公從來懶剃頭破衲未禦寒颼颼
東牕朝日會晴好於看雪霧煮茶甌

戲作簡朱天球

江頭雪花一尺圍不妨屋角梅垂垂江頭三日泊數船
不妨老子被底眠權奇突兀衆所嗔大是箇中英特人
何曾論渠破與壞餘生且辦擔板過嗟我茫茫復種種
四十八年環堵夢君綱後省梁肉盤只似華門葵莧供
莫云俚詩太愁絶半世全憑毛穎既熟處難忘却自嫌
面目堪憎為饒舌腐儒諸方飽行脚習氣偶存言語縛
獨覓湯餅喚膻魔背貼蒲團鼻雷怒拈時勿著文字相
肯對癡兒誇伎倆屈家真眼向前會阿球端知有此事

江邊簡新之

青鞋布襪兹何時江邊杏花渾欲飛銅瓶恰受斗酒許
亟呼長鬚令抱持要尋楚卿與啟齒有底鵶鵲鳴不已
解事提壺却喚人兩脚尚輕聊爾耳楚卿天生五車書
以雖畫沙絶世無窮年飽喫衲子飯梁肉吳腐窮關渠
衛家一兒證後似更遣韻語論胸次獨付匡山教外傳
端合從之問奇字白髮徐親旅臣江湖幾載捐幗巾
且扶瘦藤隨所好安能齪齪守蝸窟

同年漢臣賦陳道人茶匙詩

諸方妙手嗟誰何信聞江東卜頭陀即今世上稱絶倫
只數錢塘陳道人宜和日試龍焙香獨以勝韻媚君王
平生底處齋甄眼飽識斕斑翰林愧腐儒慣饒折脚鐺
兩耳嘲嗤答蠅聲苦遭湯餅作魔事坐勝只教渠喚醒
豈知公子不論價千金爭買都堂胯心知二叟操矜鍵
種種幻出真現奇何當為我調雲腴豆飯藜羹與掃除
箇中風味太高徹問取老師三昧舌

紅梅

楚州紅梅如許紅作魔猶有幾信風天公笑人但飲飽

不辨青春看花眼呼兒徑買北湖滴洗我瀾翻說詩口
莫教一片張黃昏喚取百古來細論

題鍾隱備假觀圖

飽知阿隱有妙處未負從來丘壑深徑呼管城辨能事
長江貼貼仍晚秋白頭故作西河瘦獨邊老眼酬南州
邊嗣收焉豈不好平安火過消人愛

阿烔以歙鉢供太希先偶成

君不見上公之鼎烹養牛高足鉅耳誰與儔又不見便
便兒金煮黃獨始此朽然轉雷腹養牛大嚼良快意老
儒那有王侯鼎黃獨飽火正可憐日挺長鑱身用錢太
希先阿烔贈君北湖歙州鉢天道吾人窗中活搰腸等
取一生足養牛何曾異黃獨要須以鐵為脊梁才可挺
渠示諸方應笑連牀並頭顱五更戢戢聰木魚太希先
爾時勿作題堂解真是窮年粥飯僧蘸臣白髮無住著
瀹荷春陳殊未錯客來摩挲渾不嗔慎勿觸戒紅麒麟
南徐祖令儂自知會打西菴會豆糜

次公叔贈太希先客圖韻

道人視馹騙胡為堕南州都無作相但粥飯手生衲被
姑蒙頭曾郎手中大圓鏡朵頤贈之非暗投快燒銅餅
作蟹眼搠放八哉心如抽吾行踽踽飽閱世藥覓獨與
衲子游君來適逐小搖落水天拍拍圍滄州喚醒北固
龕底瘦擬披蒙衆上扁舟且澆玉川七椀句仍洗船汙
三寸鉤摩挲正㸌連城璧少林老僧初不識他時一笑
示劉源五百比丘端失色幽叢鮮鮮涼雨餘亦有黃花
淨供無知渠肉團久炯炯砧髓渾流如大珠

贈希先

太兄遠從方廣來緊打腳綳帽草鞋堂頭老人未相見
道眼心知如覿面山間五百大弟子僕射曾公辦能事
且燒湯鼎試中泠憑仗阿先歸舉似叢林梁棟楷與洪
戲為韻語亦復工曾參陶謝得一滴漆盂箸須要洗滌
白髮任纔只要開發想連牀六尺單宜徙衲帔蟲
於守闔燒黃獨火

次涧韻

北湖先生作許癡閉門覓句嗔人知日炊官米著處飽
獨憎飯頭行飯遲天教五車與癯瘦大笑阿蒼如瓠肥
小槽林麓已溜溜老子拚覓聊朵頤

次子蒼寄余清老韻

從來三仕及三已總落道人禪定裏滑稽杜中黄髮將
詎與阿朔論華行平生芋魁曾未饜粱肉寧殊腐腸藥
百年兀兀止飽睡瘖事有無渾不記久廿袖手昔提坊
餓死肯踏狙公卿山林誰云跡如掃天乞江湖娛此老
癯然且喫諸方飯汝自砭砭儂最最聰木魚人笑癡
擬攻復杂頌成屢莞要隨烟霧入窮漠或置一牀如淨
名生憎阿泰六國印蒲團禪板猶關情眼邊雖言有黄
卷絕知口不談書傳指拈塵拂吾已許喚取渠來詰語
語相望幾將懷抱思白玉為丹堀吐嚼且試車聲銅鼎
湯淪若徑可療枯腸此言何可束高閣自謂過之一丘
壑

次天啟贈淨名吳道人韻

君名詎要書黄紙兒曹安能相汝爾平生胷中著丘壑
何曾輒作數日惡看渠老死爭名場肯摩豰擊非儂鄉
從來俗子貪著帽露頂心知寡同好可不與飯惟有卿
白眼未足分邀題許蘇郎六印羞作蓋劍飲濁醪適吾
願此事未容人遽知百醜千拙人笑之勝處豈徒論得
髓說面端如傳器水與刑真有何度風州上眼目無王
龔洽洪老樹我亦受聞說津頭有舡賣斯人要是工左
人遲入坐林寧肯嗔逞星種種旋非故禪板蒲團只如
許

次朱天球贈吳茂先韻

暮年挈挈儂與君端覺高歌有鬼神平生王恭無長物
此事適人殊咄咄戲談瑕馬決鼻牛夫子大是孫殷流
休言他日隨計上且看南徐拍天浪阿球高氣寧用論
為卿三倒負飽閒眼過詎肯作態將琴鑵撐腸方自喟
屋頭雲錦秋水明兀然隱几渠無貧詩書撩人姑把玩

只與毛錐為老伴紅塵著脚失參差索食祖仁那更疑
於世無堪大瓠種獨可剖心如叔仲江湖作意從之遊
老夫頗欲斷操舟清言解頤未云已見子娶嫁畱遨遊
好留誰遇揚子雲一樽聊與細論文政須林宗巾角折
仍要時時見顏色

無著有送玉澗之意作詩留之

淮山詮言犯滯人沙鷗不群正如許先生掉頭嗟奚為
要著行縢抱琴去徑須拈折那栗杖我曹窮措有妙處
時時攜筇過橋來白頭看打僧伽鼓

無著復欲去再作此留之

都梁日日招吾人梅花已復矜小春胡為更隨白雲去
莫起此念僧伽嗔彌勒時諸老脫端是天敎箇中活
僧伽初不負先生又辦淮山作衣鉢

洞遊公卷煎茶

阿洞手持都堂牒破閩桃覓云茶之極精好者每供上
價逾三千寸唐與鬭茶把茶不問團餅要之貴新用必
大集以時送北苑八餅皆以月不以金原本餅作錡今
改正百千碑碌未論價渴心知我生塵埃故遣一甌官
若來上方井水絕無興中谷兼定庸奴煙當澆汝三尺
喙要著胸中萬卷書外家典刑有諸老封胡羯末端復
好皎如珊瑚在琳房況迺以正焙香阿洞性獨愛文
字望見俗物輒走避雖然此事已可久莫負從來鐵御
史

用介然所惠石銚取淮水瀹茶

吾人老懷丘壑情洗君石銚盱眙城要煎淮水作蟹眼
飯飽睡魔聊一醒僧伽孤塔何亭亭試與僧伽真肯嘗
擬向山陽買荒園爐閒老北湖矣

贈江貫道

即今海內丹青妙只有南徐江貫道孤峯疊嶽真自奇
老樹滄波亦復好扶杖時來問起居殷勤拔毛雖吾絕倒
龍眠居士喚不譍世上從交真假少一生官城良有味
彈琴奔論老會至時調白羽騎鳥號揚驊曾穿有能事

獨憐老子跂跂歸故遣七絃聲悠悠老子從來知賀若
為我刻彈烏夜啼

贈醉吟先生許體之

種種未似吹北窗頭頭不如喚酒腸論文處度過某地
覓句介然真佛光曲肱飽作南山夢提鉢徑到僧伽床
時時囊腔著兩袒肝膽城府淮聲長某地佛光樂天文七體之晚得處處
慶■介然自以為杜中人與提白老也

贈江器楊

先生行年今七十植杖端如孤鶴立江天小雨作許奇
洲渚橫斜碣行涅先生隸法老更精未要中郎作典刑
筆含鍾鼎小篆意欲藹要須斯與冰先生宿昔愛彈琴
不愛越琴愛蜀琴麼弦龍背蛇斷紋太和欽識尤出論
先生與巳棄百事舊參竟典彜典字端有江湖著老儒
笑大耳兒長結朋學書初不論永和書到石鼓才不居
不見吏部石鼓歌性載安得數駱駝

贈元輝

南宮先生晚為郎學語小兒說元章屋下架屋安足數
兵過鍾王越如許平生韻語何處有潤灕舊識論詩口
不落鈴鍵或自憎舉似癡兒真敝帚誰當料理晉馬曹
詎復酬答視愈高憑君快寫拄板相政應頗上加三毫
阿睥詎獨愛奇字徑割全牛烹大胾筆墨須論韻陸間
豈止遠過楊契丹殘夜我作老摩詰惟予堪任來問疾
是事且置默然坐舌端種種一時墮

贈子發

金銅仙人辭漢歌近時作者嗟誰何王侯之樺合瑰詭
君復鼻高肩瑰磊著身丘壑謝幼輿此事端憐卿輩興
口譚色理腳穿敝手捉毛錐家四壁平生三尺古錦囊
掉頭不愛尚書郎飽知得句要得眼肯道撥芳須撥殘
老夫天與■臣骨大笑癡兒肖咄咄折林舊喜存為皮
渴筆初欣識點突未辨澆渠洞一樽美且可細論文
政思橫說與豎說莫廢本來微妙舌

竹爐次韻

薰爐好似非吾欲古銅椎㸃鼎三足手中一瓣非禄秩
傳與此君驚世俗快燒篤耨置一床枕上氤氳氣味長
似是馬曹真未會不與此君開妙香

又次竹枕韻 分字指竹為之枉奇妙

衔蝉懵憕平頭奴遥取魚肉豐其膚朝為掉尾暮相乳
化作青士形已枯誠枯支頭當陶瓦不許卞獃登觀艇
猶能攫筆翻翻無踏視穿墉疑欲圖遥流淼淼穿長蒲
夫人一笑呼與娱摩挲初欲論麤事有底耽耽而雕軒
偶從鷺鶿落吳會鄉縣直過青草湖老夫得此良自撝
熟睡不管癡兒呼

己老

北湖居士端己老後日慇知有老壞此生何處辨磨礪
忽然老壞可復奈不如罷讀眼兒書二時粥飯饜予懶
都無筋力堪井臼臊起飽聽鷓鴣呼

𡌴請作粟飲詩

阿𡌴自説粟飲法請己解嘲要作店杏戎酵來問白

饞饞飽知他時攜去尋衲子通紅更撥麒麟兒

即事

先生寧負饕餮口歲歲來沽春社酒好事猜鴆喚眠醒
與人較數論花柳白頭強作懷抱覺我曹未辨僧儒冠
不知無米知覓句大似騎驢杜工部

寒食

正懵風雨暗炊熟朝日似為寒食晴樹頭樹底作許好
翠拂春寄憐音聲聊呼上塚行飽飯著處小立惟青青
更無花片近老眼快遣鵓鴣來一鳴

北湖飽飯徑寢頹然甘甚殆疇昔所未有也作
此以示阿𡌴

讀書聊爾只欲眠半世浪比達磨先白頭麥熟何乃麼
偶然甘寢如許奇眼餬酥乳無上味方我飽眠堪饒與
諸天種種妙伎樂方我飽眠堪作惡北湖久參真法器
老來端入睡三昧鼾鼾休遣嗔醒妙處只令兒輩識

己至都梁簡介然時介然欲至城北而食言

擊舟落尾端復佳獨恐幽人費招喚老鼻行參宴坐香晨炊飽喫連林飯巾邊白髮已星星霜底黄華猶槃槃從來一事大因緣塔裏僧伽為僕辦

徐八聖猷碾茶有作因酬之

北湖老矣不事事日對黄羊分大嵗底物堪澆塊磊胸即今鬬焙惟高峯邊頭那知見阿八端笑吾人髮癡絶喚取阿八來細評汲泉水甘似中泠

由刁園步至因勝求浴

鳥聲已迎一百五野逕微行誰復嗔放飯要穿花底寂捐書聊著頭上巾老夫濈濈只白眼鬬茶細細徒青春憑仗石槽三斛水浴兹從昔無垢人

有懷介然偶作因記之

介然平生三葉檥意行跛跛復挈挈上堂𡛃把椎拂芽却過涯伴僧伽時方官和州天寧歸

欽定四庫全書

北湖集卷五

宋 吳則禮 撰

五言律

次韻林初心先輩

太史滞周南醇儒去廣川功名欺白髮風雨送流年故國悲歌東滄州醉夢邊平生心似鐵相對背淒然

又

倦客無人問逢人秖自嗟孤舟在江漢老鬢繞京華雨闌殘掩霽雲短憒斜同窮吾已定莫向五侯家

登北樓

落景孤雲共清商戍角和蒼煙落伊洛白露濕關河牧馬隨鴻鴈行人挈駱駝暮年餘習在猶欲聽邊歌

曉角

曉角催行鼓儒生也拔戟轅門天漢入暮屋塞雲蟠馳山山騎落技幟萬人觀湖海鄴群老空餘子夏冠

陪劉仲馮登城樓

秋老歲怨晩登臨清興賒孤鴻鳴寞几落日在高牙木
晩戍樓斂雲低寒水斜扁舟與倦客相望各天涯
神堂道中聽後騎短笛妙甚而花柳已有思潤
沨溦溦可喜
從來十八拍笛裏更淸新著處是淺笑可人惟晩春未
板紅簇簇且把碧鮮鮮小雨爲我止鵓鴣長自則
謁陵尚志於太原之淸涼
酒鍾元有味絶倒更能麽非爲不堪說白頭無奈多夜

時辭部曲著處尚關河相見好歡喜當如遲暮何
遊毗羅山寺二首
木落關河淡天高更鴈翔凝笳亂流水歸馬得斜陽耳
噐當白露旗旆卷淸商山徑作許好寒花渾欲黃
一鞭風𡠄𡠄橫策水泠泠華屋隻雲谷朱闌依翠屛鴉
携千騎出更爲九秋停何必論黑月歸途聊戴星
吳山寺
空山無人境汎掃寺兩廊每荷佛下榻更蒙天與涼沉

不冷出井洗汗暖注湯落日下山去好風如許長
偶題
繫馬後河川可人冬景妍要看花到晩付與水浮天未
覺隨戎馬端來映酒船誰云是關塞勝事總堪傳
勸耕神堂快活林
凝笳作悲壯細馬戴嬋娟可是杏花晩只教楊柳眠酒
酡漢旌底淸歌春鴈邊不須催部曲聊欲酌寒泉
坰并閒楊處鄕處鄕

少日負書笈老年宥戎車此生渾覓句隨處有烹茶乞
我炊黍米煩君問荻芽斕斑赤銅椀渠亦久名家
三堂道中寄公卷
久出爛成癖誰令老作魔逢人說江海著處是關河隴
底烽煙暗海門鴻鴈多雨樓雲水白猶奈酒杯麽
寄曾公卷
作叢定相似懷君徒悅獨解包眞有處屛跡且隨方月
出淮天白梅繁水國香垂垂老工部獨少賞公房

同坰寄黃濟川五首

飯飽團欒坐前身或姓龐痴雲黏楚甸小雪若荊江尚
要評詩律何因喚酒缸歸來底處好脫屐弄舲艭

平生黃卷裏老罷白鷗邊莫作驚人語深參飽睡禪隨
堂姑一鉢喚客或三䭀畢要蘇司業時時與酒錢

今年一尺雪大盡想春沽鳥俏有何好青鞋絕世無老
淑元有韻瘦額要時呼跛跛沒伎倆歸來與老盧

甘作華顛老聊尋額上梅長饑喚舟檝赤脚洗尊罍白
日要可挽清香不受推若為教驛吏載得阿川來

齋孟遣處有何堵半生無不作論文杜姑為瀹碾盧清言
韻右本殘雪著頭顱請說楚州菜白菘如臂麄

呈余清老

俛仰寒境斷逆隨吞事幽碧山朝曳屐白浪晚□舟鐘
鼓鳴江渚煙雲暗郡樓下簾煮新茗聊為道人留

次李德充別劉長因韻

懸榻有妙致脫冠論古情爾愁一杯盡好句為人驚詼
□初未厭獨為戲小徑還憐入樓底別夜月孤明

晚過元老

煮茗月饒上觀碁與未央鋪巾隨清夜羽扇委初涼玉露
飛蓮沼銀河帶草堂聊憑明淨几□覺是他鄉

出城道傍決明盛開可喜

籬落秋逾晚雞豚地更偏何時有蓬戶無處著金錢芒
雞林遲石茶鐺潤底泉心知鴻雁到老子愛江天

不奈

不奈淮南□過知秋可憐烏皮舊老事白髮半生禪井
水從兒汲茶鐺姑自煎何時決明好堂下晚鮮鮮

晚步

暮林帶斜日隱隱聞疏鐘忽憶有孫石共交情短節筇
楊柳自綠春事老渾慵正念余影獨忽與幽鳥逢

過靜老

老夫無住相大是個中人聊作宰官相偶名居士身相
手與公笑同狀憐我真端來趁齋鼓共坐不曾嗔

七言律

與曾公路呂少馮飲曾公巻舟中

百年久付一毫端異縣追隨得自寬聲明浦雲歌翁霓
影浮江月酒鐏寒黃花窈窕且經眼白髮蕭條初映冠
共倚櫓竿將歸處西風嫋嫋露漙漙

呈曾侯

滂沱流水抱城斜旌旆連東發欲華春雨一溪藏釣艇
秋風十里對荷花銅符暫歇山西將鐵騎還吹塞北笳
魚蟹初肥橘柚熟他時歸向楚人誇

過習海呈陳無已

暫屈經營試茗芽共憐日日困塵沙木魚對壁燈晴景
鐵鳳雨餘翔落霞漠漠清香禁暮竹蕭蕭姿几近幽花
道人槌拂總無用身世俱忘鬢已華

贈郭功父

兒童嘲昔看揮毫未覺雄辭媿顔驗談塵縱横走雷電
詩壇磊落建麾旌捐身魚鳥黃塵遠隱几江湖白浪高

短褐婆娑弄明月紛紛哥覓一鴻毛

上元寄曾侯道輔二公在真定

留連京洛未成歸行及北津花絮時樓外孤蟾吐華月
帳前小隊簇春旗夜闌白雪回歌扇舞徹紅燈照酒卮
更有風流峴山客明珠百斛理題詩

懷彭志甫因寄之

年光六馬去駸駸末路漂流媿此心玉佩金貂自鍾鼎
綸巾羽扇奈山林舟横落月梅花淡雁貼寒雲春水深
漠漠東風閑蓬戶相思華髮忽盈簪

和至之秋晚感懷時至之已有歸休意

紛紛舉世事輕肥三徑蕭條獨可依壯志未隨黃髮改
故山將伴白雲歸林泉定落幽人手塵土空侵病客衣
明月滿帆秋水碧稱舟去逐雁南飛

勸耕神堂快活林

小雨尚復連清明晴鳩挐脫得免白髮浮生未勸
播秋爭喚情餘寒不禁殘春酒遲日初添細柳當畢耕

樹頭聲老眼幾時高未有驚鳴

為盧天驥作

撩我千巖園好在未論應接徒悅欲湖山飽窺使者節
魚鳥不避霜臺承麥羅清言良璽璽來朝爽氣珠霏霏
鷗□非關舞不下要略滄州如打圍

登城樓

河西諸將氣食牛白羽雕弧錦臂鞲他日粥飯真衲子
暮年酒肉雞□裘坐上儒冠揮塵尾帳前勉種看刀頭
吳檣楚柁自江海聊復看雲倚戍樓

送公桓行

汾河水落鴈南飛一馬蕭蕭木脫時著鞭猶堪異鄉別
幽人況有故園悲山頭日沒邊笳斷隴底鴟鳴寒草衰
千里黃雲太行路自憐北望獨相思

三堂書懷

青春已復作許妙蜀錦輕覆千林竅傀與好語贈恭嶺
猶想樵樓崇戍山少日清尊象白堕暮年華髮與蒼顏
自憐飽作三堂客不在邊笳牧馬間

送汪詩客莊依湖外使者

問舍求田話昔時共憂南北未安枝青山笑我空成夢
白髮憐君苦作詩風月誰教太瀟灑功名自是小差池
要須附驥逐金馬畫錦歸來亦未遲

次□毛澤民曾公韻

毛侯曾子有新句鳴篇素秋相與清我若邯鄲甘退舍
君如秦楚正連衡一尊鴻鴈到時酒萬里江湖別後情
魚目驪珠固非敵寥標況已悄先聲

銀城道中

蹋昔一丘安在哉馬鳴笳響有奇懷蝶蝶試道鴈催趁
濯濯已悉春與回獨憐短鬢樵未已端恨長江救不來
看取東風姥然笑北湖老眼為渠開

送陳漕時權帥還自靜州

漢節亭亭飛蜀閒邦人多看錦驄還初傳使者驅千騎
俄見將軍定百蠻雲盡月光依組練雪消春信滿湖山

佇聞禁植催煩牧玉陛歸覲咫尺類

至翹山先寄呂少馮

出舟跋涉為情親催遣籃輿煩故人九死僅全真去楚
百年未了更將黍秫收罌粟租仁飯老發皤著淵明巾
儂語淮山元好在初指一矢與將臣

入汴先寄韓子蒼

軟煮芋魁初不飢天教吐出胸中奇追隨且畀子與飯
持似只有香蔬針剌船迎客菊笑衰覓句懷人霜落時
我輩阿馮真解事與儂細舉南山詩

寄呂少馮時余單騎入都將發楚

老夫得酒有何好且飲中秋白露團已報奴人送斗米
更呼友生共盤飧坐談銷聲佳月出起舞不知清夜寒
明發垂垂向梁宋軒然禿髮映儒冠

寄黃濟川

一片桃花有底急吹吹已復翻春懷瑤瓏不覺楊花罷
政从忽然蝴蝶來如許快人帆腹飽絕如掀我浪頭開

與時古錦囊中事回首赤狄安在哉

寄相之弟不惘

一飲一石陶靖節誰言此理可消憂飽知渭北黃花酒
不似淮南白鴈秋快解橋竿倒檣尾要鳴船鼓轉船頭
魏郎蹭蹬覓句有語定能掀阿游

至洪澤寄呂少馮介然

來往都梁有翔雙藤翠翠更追陪獨憐老子雙頭睢
不見梅花如雪時經爐飽附僧伽火齋缽長分度氏糜
歲暮東窗好晴日傳聲阿逌正相思

離朱方寄懷子和

南國誰云貴公子肯共野人棊覓盤獨許二毛有句眼
仍憐九死坐儒冠自知胃次丘壑在敢負海門天水寬
後夜淮南一杯酒白頭付與菊花園

發陳留寄智夫侄

五斗英作羅太倉絲事關人殊未央白鴈掀人下清洛
黃花喚我著都梁平生浪喜得詩瘦投老相從要酒狂

欲到淮南先一笑蟹螯淨盡飽新霜

泛汴寄清姪

莫咤別梵閣老髮且論幽討入寄懷忍思白魚淮海去
付與清秋鴻雁來不為晉鄉卿輔推要呼從事試登臺
老夫正想西風笛江北江南安在哉

到朱方寄智夫時為户部官

逆客蹉跎大官羊蓬廬幽省遥相望奧中碧處吾歌矣
地上發源君未央一身投老難勝社百戰平生論墨場
拍拍水天高著眼海門愁與雁隨陽

寄題紀信廟

睨齊睽準伏危機辯為君王解急圍楚炬無情燎黃屋
晉城有土然遺不功名不與山河誓義烈終同日月輝
新廟落成牲醴盛千年魂魄想依依

歸自河西泛舟東下示侗

露㓋船蓬今夜涼秋風端已不寒漸吹大瓠長腰米
共說平生細肋羊試問錦貂者射虎何如烏几聽鳴根

真須快捉蝌蚪去癡處休吟古戰場

簡田升之時升之赴金陵

建業風流端可憐石城江色晚鮮鮮烏衣漢節梅花底
雨漏拖樓春水過霜髮書有東觀歸囊買句屬南天
枯腸不飽大官肉我種芋魁今十年

發金陵

湖海歸來近列簡此身南北一飄蓬船頭已壓三山浪
檣尾初回五兩風天淡鼓聲催落日雲高帆影趁飛鴻

道林寺寄諸韓荷恩几寒光連暮空

劉明遠屢欲予過其居小酌以詩招之

吐心若地誰復識只有平生韓子蒼端恨茅屋付秋草
試吟玉笙依建章枯腸君飽大官肉荒蠡我老尚書郎
愛酒不論天下士快來脫帽持一觴

寄魏道輔

漠漠長煙暝戍樓登臨永日強消憂殊方日落青山暮
舊國雲深碧樹秋向老江湖雙病眼此身天地一浮鷗

高談早晚對犀麈衮衮還傾湘漢流

和魏道輔銅雀硯

寂寞漳河遶故宮悠悠千古付飛蓬當時流落千戈際
今日埋藏壓土中楚岫月明猿遠湘江春盡草堂空
提携願逐先生去閑詠灘頭一箇風

次李漢臣韻 漢臣有超然絶棄百事深入祖門之意 之意而語與予合

禪版蒲團舉似誰電光石火覓吳爲僕能徑作白鼻去
未信只教黄面知拖樓故略見隔海月晚端提案覓沈
一語休論偶相契龐言且擬寒山詩

黄伯鈞示詩因次韻

鬢毛蕭瑟强儒冠塵土追隨意已闌午枕夢回書帙亂
暮林秋老雨聲寒百骸久悟歲月速一室詎知天地寛
忽憶王孫笛夜曲聽終約聽鳴湍

寄瞿容州

酒杯到手愼莫停江月已復連昧星宜謂淮國三徑老
未遂横槊萬人英飛花不作我攢白韻語政如公眼青
宿昔澗盤說詩口真慚肯與醉時聽

簡呂少馮

此生不説老婆禪兀兀坐懸忘永嘆要聽車聲出銅鼎
故教鼻孔吼蒲團淮山宿昔面目好茶藿從來骨相寒
白髮軒然同一笑未嫌跛跛著南冠

簡子蒼

夜時待詔辭公車疇昔門中者異書端愧騎鯨老正字
會尋覓句舊題與春殘詎有花經眼夢罷試教鶯喚經
經欲追隨説情話即今猶恭酒尊無

簡蔡天任

天公與此强健身故遣雨洗南徐春梅柳暮年經老眼
江湖疇昔著羈臣要穿逃集脚底屐不負淵明頭上巾
頗欲扶節説幽事漫郎端肯起醉人

簡居

自斷餘生更不疑三間茅屋大江陲會降前代李長吉

只有後身韓退之屠羊正飽官厨肉野飯寧忘環堵葵
能事阿瞞今落寞何人便捉畫沙錐

同登之器博飯浮王

嚀昔清都恭武聯軒軒鶴骨稱瓘仙君橫七弦可忘老
我待一丘端盡年白首終成東飯去青燈更作曲肱眠
恭虚鍪囊雲旗下獨眼心知有勝緣

舟行對菊寄智夫姪

洛水微寒潴晚秋從教風雨打船頭莫嗔宿昔愛霜菊
可是平生怕督郵未辦作詩論句法且當貫酒消人憂

白眉青眼見小阮共卧淮山百尺樓

元日呈王長沆次元翩聖功

是身久付一蒲團半世讀書真畫墁喚取平生三語掾
來分我老五辛盤猶堪白墮樽邊失端祭紅梅花底寒
莫問侏儒飽欲死從教霜雪映南冠

送子仁兄赴定武倅

杳杳東風吹雁行淡煙疎柳暗河梁邊笳忽起暮天遠
塞鴈不鳴春草長野館麥田花似霰戍樓詩就月如霜
廣梅投老尚漂泊白鳥青山堪斷腸

新亭梅偶作

衙門猶昔只樓遲慚愧三堂春事奇為有叢筠傍流水
故教疎影作橫枝香難未辨凌波去素魄休論啼鴂時
乞與江南風格在鼻端聊遣廣文知

至青陽兄寄韓斗蒼

禿鬢蕭蕭百不愛樹頭樹底鳴栗留按陸璣疏黄鸝留
俗呼黄雛留或謂之黄栗留說文為一名鵹黄未有以
鸝鸝稱者者鵾鸝泉也爾雅為少美長醜為鶅鷅註一
作留離陸璣疏自關而西謂黄鳥為流離亦作留離是鸝
鸝與栗留判然兩物也原本作鵹鶹誤今改正遊方便
具乳水眼出卌真成陶謝流著冠來羅太倉米换摘故
轉長淮舟莫問銅錢恰二百洗腸一斗與君謀

至楚懷慎漢公

抱甕何許欲灌園獨游帆腹會孤掀雙輪有蒲良未好

東帛加璧安足論少日讀書竟貧寒異時督筆登倦門
相思徒吟老[illegible]可不見君來欲斷魂

寄過盱眙城追寄普照老

遙想有霜遮底眠寥中猶念草鞋錢強炊五斗官倉米
也勝千艘落永船居士虎巾捺楚雁僧伽孤塔供淮天
盱眙城在石包古浪打至今端可憐

奉酬漢臣見簡之作

手捉長藤瀨里踞起行飽飯且歌娃稍憐臘後霜畦色
已落春前湯餅鹽快過鄰牆無量酒可奈淮楚如許寒
一樹梅花合催發垂垂要遣看偏宵

撥照老爽白

炮樓笠冬日斜半世三鍾井五平處處談禪作居士年
年行腳見僧伽偶然摩腹船鳴鼓聊復捎書歷聚沙坑
遺毛雖交說似即今鏡裏有霜華

寄因勝觀老

秋晚銅爐一炷香人間倚習未全忘雲溪尚想穿鞋

雪屋猶憐共折林山林投老放漂轉文字他時要揣量
然悴少陵空白髮敢期重賦費公房

有懷介然偶作因寄之

此生端與衲僧期折腳茶鐺能解頤君對幽人洗銀數
我書春事有毛錐曲醒飽睡真癡絕驚引
群兒要語奇想為梅花從定出棋檣柱杖傍碑離

題沙泉鶴梨古柳

莫道孫方一片玻璃光有根背相遮含愁無作紅雨去
絕根獨眠清畫時吉井猶窺光蝶蝶偏飛不道蘭垂垂
為歌長日偏拼意難得喚人來采擷

懷子蒼

瞑燭白眼安在哉只今懷抱向誰開端知奇語只似鐵
想見香本東如雷茅屋闊心句尖兀裁羹不務剝霍葸
江頭日日望好語有求都無辭使來

懷關聖功

被除斤覆時為呼起睡奴人轉轉轆轆半瞓奇奇氣悟性

一春臼臼與朱朱生漕張儀舌尚在大笑眘巖鉎也無
砣砣休論抱關事快來相對説江湖

性之以園茶贈行並新詩因次其韻

年年鄉焙鬬春風臼玉宫人拆辭封喇背飢腸知脱粟
即今老眼見翔龍笑持俊逸無雙句去上東南第一峰
却倚危樓搔短髮回頭青闕五雲濃

寄其露傳祖宣老二首

千秋北固舊知名想見禪房掩畫扃坐上休論夾七節
定中那復厭當壚圖書遮檻青燈暗鐘鼓喧江白浪腥
天外樓臺近浮玉與誰飛錫過南泠
鐵塔亭亭石逕斜參差樓殿倚青霞秋江曾試中泠水
春焙仍分北苑芽隱几飛帆過別浦聽經孤雁起寒沙
禪龕坐隔幾千里想見煙雲亂雨花

送訥師赴黄縣用李師顔韻

沙屋湖生浪影微東風洲渚荻芽肥西江水借銅瓶潤
北閣雲隨錫杖飛日煖鳧鷖迴宴几春深花絮護禪衣
送知一榻諸天外歸處時時近紫闌

同曾公卷出南城

蒼旋鬣輿得小停偏尋奇護對屏星山南山北有幽禽
樹底樹頭啼落英雨鬢已斑吾種種三眠欲罷柔青青
招提故作疎鐘晩更約杖藜來細聽

遷居

久勞修門足壯圖役身年鬢欲稍書貂裘垂弊日屢空
茅屋晩歲依江湖落落青天月上後蕭蕭紅葉雁來初
故人載酒攜好客遊我陶然忘[illegible]廬

高家遊南山

都梁山色揚柳青天氣野陀如許情不嫌野場壺壺老
故作春風踽踽行亂花傍水有顛笑好鳥隨人時一鳴
晩飯招提且僧舍閑心七尺瘦藤輕

次洞尋春韻

樊籠聊復得晴景抖擻貂裘李子豈有好事來載酒
獨攜幽鳥解喚人二毛滾喚觀瑞不恨五鼎留昔元未珍

剩把小紅娛老眼他時細說淮南春

次周開祖遊鶴林韻

消渴茂陵端倦遊穿雲躋石稜休諸天辦[illegible]供林谷䏶
一老鳴鐘江海秋吾曹大是許詢輩道人豈非支遁流
莫因妻兒要歸去杖藜聊為茶鐺留

客有自南徐來者云紅梅已開作此

十日天寒守主賓今朝對客何佳哉春催江上紅梅發
雪喚淮南青子來從兒作相論句法乞我澆饑持酒盃
半世儒冠今種種端須拔取鼻頭回

和人梅詩

王妃從以萬玉女正倚廣寒拱樹柯端憐橫笛隴頭罷
不恨落梅江上多翠袖且尊知矣花薰爐茗椀奈儂何
觴籌逢時遽如許會喚陽春有艷歌

懷春

青春已辭淮水湄夜物道我堪解頤風味不除惟白墮
典刑猶在有黃鸝老夫只覺禪坐好兒輩爭論句法奇

到處何曾閑吹米半生人笑北癡

周聖功南園探春

春風如許可復奈扶藜與子一散懷皆一[illegible]初綠晴日
初綠[illegible]垂垂發更為吾人細細開莫憎白眼枝尉老
快喚青州從事來徑欲尋君說無意夕陽故挽一枝回

識舟亭

飽聞會稽道中好未似猶凡來歸舟實看猶堪扶檻[illegible]
長江故作伯天流知客送集發兩岸絕勝元龍百尺樓
時換黃爐猶幽事孤鴻落處有汀洲

攜茶過智海

床頭白羽已相親茗椀才嘗正焙新透出老禪三昧眼
喚醒道客二毛身空閑老考赴官鼓起覓垂垂洗鉢人
稍有黃鸝來舉似似憐老子獨知真

赴大冊投老齋

枕邊奢事忽蘧蘧起着青鞋喚竹輿投老惟堪聽齋鼓
此生端擬坐儒書十年拓腰猶堪在一鉢連床便有餘

驀直從來大冊路，橫拖拄杖正憐渠。

宣老示寂有懷

暮年流落偶相親，握臂難忘一語真。若挽齋盂成薦（荐）。蒲團禪板記前身。歷挨雲衲條條敝，歲月霜毛種種新。遊戲諸天無復返，自嗟青眼何人更。

同王子和過張氏小園

永夏追涼得午陰，扶藜仍有小叢林。應憐老子腰腳健，可是禪房花木深。春筍高竹與佳色，隱几黃鸝供好音。更遣驚人十樣錦，併澆宿昔江湖心。張氏有定州變茶甌名十樣錦

書事

小雨渾晴不作泥，老年澆舌要如飴。應憐長日只虛過，故遣飛英如許奇。潤度涓涓催着屐，屋頭胎胎喚支頤。孰云烏几獨少味，看盡朱朱白白時。

溪北溪南梅樹枝，新新華萼出疎籬。獨憐解趁錦成幄，端恨愁時雪打園。老夫不奈羽觴急，幽討未尋春日遲。慚愧隣翁會人意，殺雞炊黍要追隨。

五言排律

寄江仲嘉

憶昨南宮戰，齋勝實妙年。鏁文萬人廢，受鉢百城連。器敏南溪大，學道臼壁堅。一宮聊賢弩，四部合唐鉛。取次何蕃俊，論交鮑叔賢。未聆歌出谷，俄忽跳池淵。識字今吳補，能詩昔謝傳。且翻擕豹手，那問買山錢。軒冕亦姑爾，林泉寧偶然。鳴蛙當食鼓，經禍等貂蟬。蹭蹬廿垂趣，慰遺羅著鞭。紉蘭徒自好，悵望復誰憐。末路成悲咤，微軀任棄捐。塵埃避烏几，香火付華顛。汸露滋雞埋，飛霜墮渚蓮。幽畦方寂歷，寒蝶正便娟。揮塵晚洲外，騎鯨高浪前。尚思終夜語，獨想對床眠。應逆開琵月，漁歸覺扣般。剝談客促勝，痛飲或差肩。江閣尋豐淨，樓空雲水鮮。解衣聆犴罷，脫足弄潺湲。拖過輞峯登，碎帆杖橘柚園。捫蘿且扶傴，曳篳每爭先。茗椀還清賞，齋盂遂舊緣。偶拈居士句，嘗悟祖師禪。風雨侵芳棟，荊榛翳石田。病宜籃舉穩，嬾任角巾偏。飯供長腰米，羹分縮頸鯿。故情才

款款隻影遏翩翩落木非淮樹殘霞只楚天愁時腸欲
絕望遠涕頻懸古堞哀笳動平沙倦翼還野流晴紮家
汀日淡（滔滔）獺宜謂遊梁來者下峽船詎慚門有扇敢
嘆生無毡陶謝格殫老歐虞體更妍定應隨辟使時到
草堂邊

白髮

白髮不禁短青春何太奇酒須花雨後茶鼎竹綿時痰
覺枯腸慣清香老鼻知胡牀元自穩羽扇表應遲情話
要可紀吾人真自癡且揮孫氏塵更貫阿戎慶稍僧燕
迎社莫嘆嫣哺兒老夫行去國船掠泝淮湄

憶昨呈元老

憶昨恭攻慕交情兮獨與共為閑塞客吞負水雲身跡
遠金閨籍衣沾玉壘塵雖從暮樓梁歸屋晚行春溫几
單書斷登樓朧月新鳴鉦秋障夜落雁古河濱魯酒壤
醅薄燕姬翠黛嚬沙場供獵勝戍角解傷神白首投衛
國青冥望北宸山林方自屏難泰後相親道舊嗟遊楚

（先子項守荆州）論文偉過秦高標識麟鳳壯節見松筠隨楚與
車轂稱舟有釣綸悲秋把黃菊取醉墮烏巾藜藿良易
足圖書端不貧一塵如可借煩為關荆榛

簡王長元次元時復欲入都

跛跛鬚毛短娟娟春日長鬻花饜澤國壘鼓攪漁陽喚
婢理雙屩遣兒謀一觴惟知作肉食那復問殊方石鼎
宮芽滑銅瓶井水涼有時拈拄杖隨意坐胡床泥建定
巢尾吠吠交吭籃輿元落眼豆飯或撐腸楚祖連江
色淮天著雁行闕儂五斗粟老子復游梁

欽定四庫全書

北湖集卷四

宋 吳則禮 撰

五言絶句

自太和銜雪歸撫鞍偶作寄時令權元凱

老去龍紋匕平生獸錦袍端知有奇語大雪滿弓刀

仁老畫梅二首

疎影只横斜䳸臣真耄耋觀渠小開落得此大剩覺

玄牝要飽知六出端不死妙高一瓣香付與毛錐子

予謫居荆南賦詩百餘篇書為兩軸丙戌夏泛舟歸潁道由漢陽參明略邀予飲于郎官湖因攜示之明略堅欲抄録會予舟行甚速期以他日見歸不幸明略死矣此本不復可得今將可記者録之忘者將復乞於諸宮諸友然平生作語老不自已又安用如許汚後人耳目予因感而有作

三年放逐臣今復得歸去夢已到南徐船回正鳴櫓

懷謹常三首

今我詎復嬾要與阿戎談寒温事且置竟論後三三高

前氣扨不羣出出端逼人妙處炎絶倒未怕兒輩嗔

[illegible]本君無問精粗

吾人真奴人嚼背已百鍊攜家過殘年來喫隨堂飯

六言絶句

呈希道茶寄不伐二首

不見大顛墨妙聊尋燕頷將軍與東未妨覓句勝處端須策勳

試問過頭花郡不忘奢處江湖横槊要尋塞鴈磨刀仍擔河氣

書江貫道所畫扇

胸中豈止丘壑更有洞庭瀟湘傳語東坡居士後來誰數江郎

題惠崇小景扇二首

惠崇桃塢乘鴨春光不盡風烟看取團團壁月中吞萬

今君詎復辦要興阿戎談寒温事且置竟論後三三高
高氣初不羣咄咄端逼人妙處欲絕倒未怕兒輩嗤
我有銅鼎湯快瀹龍焙香政使澆舌本君無問精粗

十二月八日携家過因勝

吾人眞與人嘲昔已百錢携家過殘年來喫蔬草飯

六言絕句

呈希道呈希道兼寄不佞二首

不見虎頭墨妙卿吾熱領將軍興來未妨覓句勝處嗚
試問過頭花柳不忘奎麗江湖梗梁要尋塞處磨刀仍
須策勲
膾河魚

書江貫道所畫扇

胸中豈止丘壑更有洞庭瀟湘儁語東坡居士後來誰
教江郎

題惠崇小景扇二首

惠崇桃塢鴉鶩春老不盡風烟看取團團璧月中吞萬
里江天
綠鴨白鵝並戲桃花不隔蒼煙尚去自顰孤影斷魂春
水連天

風雨不止而夬岸黃花盛開偶成六言

風雨救船不恐淮南九月未霜一色黃花千里後身猶
作棠棣

過寶晉齋贈元暉序

米元暉寶晉齋昔南宮之所遊息也高梧叢竹林撓
蒼然發人幽意而異書古圖左右幔列予每造元暉必
淸言雅尚元暉護書業文戲弄翰墨至其妙處不減王
右軍云
煩裡紫苔試聽入門黃卷縱橫欲知個裏妙處時遣鶴
鶴一鳴

題米元暉臨北苑山水

平生胸中丘壑天公乞與野臣要遣毛錐畢似此事尺
筆不與

寄介然二首

生事石田茅屋卌家青瑣金鑾崇福略無王事自慚也費縣官

昨者偶持漢節白頭未識爲蠻飽飯癡然摩腹笑聽船鼓過灣

又寄介然

寄聲吾黨阿介米賤惟有淮南更無一語不契前身足是同叅

題吳道人庵壁間米元暉畫

阿暉戲指竞華便與北苑爭雄幻出幼輿丘壑仍現一漚影中

七言絕句

自太和衛雪歸而旅鴈數鳴據鞍偶作書贈令推元凱

休論駝背錦模糊且試腰間金僕姑過頭可是情懷惡忽作徐熙雪鴈圖

太和道中和願字韻

龍葱峭蒨朝日微時出奇詭解我願已聽胡笳有韻曲更行摩詰無聲詩

太和道中雪作因與諸友下馬索酒快飲率爾成詩

興來下馬索酒觴雪打戰袍珠未央有底須尋戴安道端公吳語賀知章

古殿珠

塞上歸來兩鬢蓬飽知邊爲休北風從他害棘連城壁乞我僧伽古殿紅

贈吉老

盱眙水落秋鴈回都梁霜薄梅花開極知玄文不浪與踽踽故作佚也來

簡友人

江頭洲渚晚陽斜宿鴈已復取圓沙老子尚堪巾屢在凴君著意問梅花

溪水遶屋初鱗鱗溪邊桃花正迎人桃花迎人可役奈
幽事如許難具陳
江山端無適俗韻更愛出門忘貧病林花工辦作紅雨
其奈一年春老何
從來老子興不淺春怕雙鬢渾秋班安得而有大勇健
盡吾南徐江上山

簡張子偉

軒軒老鬢救垃孫有底天寒不出門肯就今年問貴賤
只將丘壑共人論

六

戲簡狄周臣

簾捲秋風燭影紅少年公子倒金鍾能歌聲入流雲去
肯問西隣有病翁

簡孫天球老

攀緣登境欲何為身相從渠現五濁任運騰騰只麼過
休論跛躃與疲癃

還山陽簡相之并示坰

今年雪花大如許已作淮南萬點梅北湖頭白得飽飯
故為淮南風月來

岸花

岸花著雨晚鮮鮮老眼怕開爽自憐樹底鳴鳩來說法
會人意處有因緣

余自離荊渚適身生瘡了無佳思至金陵捨舟
登陸之朱方道游鍾山

三年覓迳去荊州豈料重為此奇遊鍾鼓山林渾好在
獨驚老子雪蒙頭

七

題瓜州黄鶴臺

九載星星復種種投荒不死趁大梁西川華屋可見
黄鶴臺前堪斷腸

汴岸紫花菼生狀如香間出黄菊於其側

霜著船頭八月涼故教寒蝶韻幽芳傳語西州華屋處
端須戲取阿玄劇

元日

禿雪盈巾面欲黧三間茅屋傍淮淝北湖不道無炊米
也向街門貼畫鷄

以馮得意二本分一見餉

春盡肝脂天水昏一年幽事要深論阿馮端趁北湖想
故遣九華來路言

次韻道輔丈荆州吟四首

楚橘秋高千樹黃赤湖城畔晚煙長風塵滿地麒麟老
血汗無因汗錦韉

故人高枕閉柴荆應恨平生幾一經下榻每憐揮白羽
挽溪仍喜得紅菱

田園歲晚欲榛蕪渴眷頻與卅珠華屋徒留根萬卷
傷心投老已捐書

散髮南風晝曲肱家藏無負笑無能刺談稍覓茅簷月強
賦荆州學少陵

王持中讀余近詩致以五絕因次其韻

禿髮敢言文字工半生端在蜀求中君詩底物似嫉難
隋蘇起舞春濛濛
蜀國老覺詩無敵老境誰言不群自有阿持提律令且
看山納度江雲

我句如許一生過君詩致屈萬人傳但言寒溫置餘語
可是從來子敬賢

摩挲飽腹看飛鴻脫屐海門芒底風君方著足登飯顆
嗟我老矣無由同

一錢無有但覓句百事不問知讀書投荒歸來老將死
要聽孤猿聊倚劬

次公卷韻

故人已去逐張蓬齊里新辭手自封欲識暮年凋謝處
從今不忍聽霜鐘

龜山道中

久著南冠殊未凝長淮水暖鱭魚肥更無一點萬紅在
只有楊花作陣飛

高郵阻風

磊磊長蒲穿巨魚蝴蝶如臂米如珠端擬不死與飽飯
一噫真成戲老夫
至南京道中尚有鶯聲
投老長亭更短亭翩翩楚艳正關情黃鸝要是如人意
猶作他時求友聲
題鳳林園圖寄曹公卷
老分筠竹髮疎疎手把南徐一紙書端恨相望隔函谷
故應時展鳳林圖

憑烏几瓏
聞鶯
長堤一千一百里榆莢楊花照眼明十載投荒真作客
却恨相望隔鶯鳴
次子方題游春圖韻
付與春風不復言箇中端有玉妃魂憑君細說彔盈事
暫借生香到泂盃
得友人詩因寄之
烏語茅簷午夢回柴荆寂寂掩蒼苔落紅萬點春江綠

歸雁空傳秀句來
將至京先寄相之二首
樹底樹頭無落英晴鳩得得喚晚晴玉芽方入小分盞
故有鵁鶄來一鳴
清洛日日換好寒碧莢又掠帆影來說似同行木上坐
眼中阿相安在哉
寄公卷
荻花楓葉秋江晚夜事扁舟不肯留濁酒共沽清夜月
空餘小字落滄洲
過京呈曹公晃
圖梁東熟官焙奇洗我清秋鴈鶩池絕聞人說余城令
真是南豐僕射兒
呈陳尚志
嵗月忽忽催白髮風塵漠漠敝青衫早晚扁舟逐孤鴈
一江秋色掛吳帆
李氏園詩

池面輕風卷碧羅殘英寂寂委微波暗香又逐落英去
奈此踈雲淡月何
今朝
今朝天氣撩老夫紅杏一枝那可孤端須羯鼓與判斷
世上久覺無花奴
謝曹公善酒
歸來脫履但芬華一段風流屬外家猶有故將從事在
界鉤仍落小流泓
二月二十九日作 北湖集卷四 十五
屋頭瀾縣聞有穀驚怪兒童問鶴殍爭向衙門揮押條
要還老子如炊熟
二月三十作作
鵓鴣端復喚雨來韻比朱朱兼白白試問游梁餘幾鈍
今朝且作官寒食
晚飯雞山
半生嬰務只麼過鐵作脊梁真自孫偶煩衲子分齋鉢

慚愧雞山春笋長
四月十五日飯于因勝
老子端有衲子緣獨喜時時聽三下莫向諸方説久參
白頭且結淮南夏
偶懷香照經察附火寄袁白老
北湖頭白慚覔官只辦諸方尋衲子要推經卷一丈爐
煩渠婦作來蘇水
賈勳之教官堂紅梅欲發作此問訊 北湖集卷四 十三
江南風雨餘幾信有底淮南春事遲憑君料理玉妃面
快作酒紅生暈時
探梅
梅花元不怕春寒想見雲雲雪作團縢技芒鞋猶堪在
試爲吾人料理看
郁李盛開其花如雪以玲瓶貯之
玉妃春行不落凡技館獨有青瑛瑞是身未辦置羅綵
高自標致真希奇

歸途口占

九年脚不踏梁宋蹻蹻歸來成醜顏秃鬓羈臣端飽在
淮南天遣米如山

固田道中牧馬

不復肆乃如搭槎索河水甘踈未央天工作意與一飽
端是今年春草長

流光亭

嚱昔九死千典刑誰言復過流光亭閲河向人兩鬢老
敢與揭椰論青青

題劉常梅

生憎長紅淺淺白只有踈影連暗香憑君且置風月事
一笑姑為時世粧

戲題劉上畫軸

寒林淡墨人爭看對面奇峯孰會心可是世人唯識假
只緣清景少人尋

賦魏相之所收龍光老外景

湖北湖南天水寬道人付此一毫端魏郎得之不自飲
要遣西山老眼看

又畫嘗醋翁

石先戲作忍酸相未信從來嘗醋難頭毛鬍鬚面白皺
老夫笑作嬰兒看

再至山陽作

楚州白菘大於臂天乞吾曹作好春北湖食菜如食肉
塔東僧伽不笑人

清谷水煎茶

快燒銅鼎敵胡床邊頭初放蟹眼湯竟陵谷藥定少味
喚取阿羽來說嘗

蘭皐煎茶

掠水纖纖紫燕斜那憑烏几貯幽花今年未識雲腴面
且撥去年官焙芽

寄夷白坦然二首

夷白不應忘北湖住持事緣無近書北湖頭白更饒相

何日從之聽未[illegible]
北湖飯飽初不知惟見從來方丞順天公大似撩我輩
不遣細和夔州詩

奉聖念老得法於大通禪師游行十年歸以其
法接引晉人北湖見而喜之贈一絕句

從教白浪長浮天脚跟飽踏吳江船晉人初不知祖令
拍手施與龍山禪

簡能禪師

縱橫古帙散繩床卧對疎簾春夕陽春去殘花已無跡
娟娟新綠上窗留

右皆盡醉僧

倒街卧路誰復嗔粥魚齋鼓喚人莫疑只今五斗醉
要會從來三昧身

覓白

覓白諸法只麼會不作奇奇怪怪人來施與僧伽禪
事到付之彌勒袋

又偶作寄覓白老

去年臘雪一尺圍著庭梅花如許肥道人定後有幻法
莫遣都淤萬點飛

坐睡

白灰如雪麒麟紅一老已打齋時鐘衲子未來且坐睡
蒲團與我作新冬

舟行對睡

撩天鼻孔蟠雷車世間諸法種種[illegible]參參飯後蒲團禪
北湖端為第一代

絕句二首

華館相望接使星長淮南北已休兵便須買酒催行樂
更覓何時是太平
滿船買了洞庭柑雪色新裁白苧衫喚得吳姬同一醉
春風相送過江南

詩餘

秦樓月 別送[illegible]

悵離閣淮南三度梅花發梅花片帆西去落英如雪
新桑古塞人爭發一樽別酒君聽說胡笳征雁隴雲邊沙
月

江樓令

梵網試覓紅樓句聽考考城頭暮鼓數聲聲謝謝度孤茂
盡醒寺白羽　平生政被儒冠誤待歸有將軍射虎來
檻滿滿過撒雨送斜陽西去

虞美人　對菊

真香斂色盈盈女一笑重陽雨不忍解怯晚霜欺服底
是雲楚雁渾休舊更把全英嗅鮮鮮未恨出籬邊自斜
輕羅小扇且團團
平生孤韻與秋期

前調　遠是通

夜來閒倚西樓月消盡江南雪東風明日木蘭紅想見
陽關聲散雁連天　斜斜洲渚客落水端負青春醉平
安小字幾時回立有暗香疎影隴頭梅

前調　過前東下

從來强作遊秦計只有貂裘敝休論范叔十年寒看取
星星種種上儒冠
江湖舊日漁竿手初把黃花酒且憑洛水送歸船想見
淮南秋盡水如天

前調　寄揚州

烏衣白袷西風暖種種江南小春何處有梅花想見
水邊籬落數枝斜　殊方他日登樓句好在孤吟處五
年搖落醉魂中試覓河墟陳迹問黃公

減字木蘭花　寄田不伐

星星素髮只有鳴笳懷上發看齊胡桃椅得平安採騎
歸　故人漸老只與兒頭騎黑妙傍抱難關快還捉雲
一笑來
梅花未徹回與團團沙磬月端欲捐書去乞君王丈二
史　貂裘錦帽鞍馬不甘青髯老底事偏奇細草平沙
看打圍

河西春晚獨有柳條來入眼蹙水斜斜不道燉寒紅杏
花[illegible]蓮茄初發與喚團圞孤塞月鴈鸐連天誰倚城頭
百尺欄

前調 寄真宰

團圞璧月今夜㕓寒真秀發何處吹笙催得清霜滿鳳
城 淮南好臺鏡裏星星還裡裡摘記銀床曾為涼州
喚玉觴

淮天不斷點綴南雲秋鐵雁白露沾衣始是銀屏夢覺
時 別離慢抱消得鏡中青鬢老小字能無頻寄長安
一紙書

杭湖集 二十

斑斑小雨初入高梧黃葉暮又是重陽昨夜西風作許
涼 鮮鮮叢菊只解彫人髮鬢綠試傍清樽分付幽香
與斷魂

前調 寄天埔

九年離別夢裏相逢端怕說攜手河梁鴈燉淮天如許
長 鱸魚正美白髮李鷹聊搭茜後夜江干與把梅花
仔細看

減調 贈元之

淮山清夜鏡面平鋪纖月掛端是遲間倚西風十二
欄 休論往事投老相逢真夢寐雨鬢蹉蹉好在松江
一尺鱸

滿庭芳 立春

聲促銅壺灰飛玉琯麥篙倚換年華江南芳信疎影欹
横斜又喜椒觴到手寶勝裏仍剪金花釵頭燕粧臺弄
粉梅額故相誇 年㬫人未老東風嫋嫋已傷高牙漸
囿林月永疊鼓凝笳小字新傳秀句歌扇底深把流霞
聊行樂它時畫省歸近紫皇家

杭湖集 二十一

前調 九日

玉壘尊罍清秋閑暇政宜催喚香醪涼風吹帽橫槊試
登高想見征西舊事龍山會賓主俱豪求群鴈涼生畫
角紅葉聚亭皋 南州應好在長關夢眼天際雲濤有
一管黃菊兩鬢霜毛快把金樽共倒凝望久只遣魂銷

君須聽新翻宴樂餘韻響檀槽

木蘭花慢 當峽道中作

儘晴春自老乍翠巘出清泒望杳杳飛旌翩翩戍騎初過邊頭幽花尚欹短岸漸鳴禽喚友迭行鞘端有雕戈錦領競馳驟蒿萊騂騮 凝眸鴈入長天羌管罷隴雲愁共解鞍臨水雷驚電散雪濺霜浮玉觴正風味好對幽香豈惹且消憂莫以綸巾羽扇便忘綠浦滄洲

醉落魄 梅花

梅花似雪賞花記得同歡悅更闌猶自貪攀折不怯春寒須要待明月 如今月上花爭發疎枝冷蘂對離抉人心只道花爭別不道人心不似舊時節

前調 又賞殘梅

梅花似雪賞心莫使情歡悅大家且恁同攀折餘蘂殘英偏稱淡籠月 當初相見花初發如今花謝人離抉一年又比一年別惟有花枝只似舊時節

踏莎行 晚春

一片花飛青春已減可堪阡陌紅千點生憎楊柳要藏鵑東風只遣擅茄怨 看定新巢初憐語燕遊絲 正把殘英留滴樽也會不相違風光本自同流轉

鷓鴣天 曾孟相誕日

永裕英雄際會時出天麒麟遂雲飛退朝日上青花道值直霜嚴赤鳳池 鳴漢夜侍磨留渭川莘野晚追隨歸來仍對金鑾光三峽詞源氣未衰

作賦丁年厭兕園紫微深鎖九重闈花幾發賜清閑燕文石難忘咫尺顏 烟外孩水遠山綸巾羽扇五湖間自憐季子貂裘敝來與機雲相對閑

衮繡三朝社稷臣舊調元鼎幹洪鈞出紳履轉語擁日接簪潛回黼扆春 金鑾落玉麒麟鳳鳴良月慶生辰巨鰲行聽為華梁文起商周慶卜人

雨中花 詠揚州梅

發破淮南春信漸入江梅暗香初發乞與橫斜疎影為憐清絕梁苑相如平生有賦李廿年髮便廣寒爭遣照

華鬢怨誰妨輕折　揚州二十四橋歌吹不道盡樓聲
歇生怕有江邊一樹要堆輕雪老去若無歡事凌波空
有纖穠恨無好語何郎風味定教誰說

紅樓慢　贈太守楊友錫

聲愔燕然勢壓橫山鎮西名重榆塞千霄百雉朱欄下
極目長河如帶玉壘涼生過雨簇蒼崂亂鵝林有城頭
撞鼓連雲殷春雷天外　長嘯晴看邊騎聽徹夜鳴
笳風寒雙旃霜歸飛將曾百戰欲攄名王朝帝鄉帶吳
鉤未解誰識凭欄深意空沙場牧馬蕭蕭晚無際

聲聲慢　采林用韻

林塘冬夏雨過斑斑綠蓋遮地初過茶蘼雖蕩搖記日
斜春晚芙蕖飄粧紅粉倚高荷閒待歌扇輕風起縠
紋澄見翠生波面　可是過涼月下清絲人微雲層遮
凈芙露濕綸巾遙望玉清臺殿白頭共論勝事要須儐
五湖深願南枝好有南飛烏鵲遶枝低轉

水龍吟　秋興

秋生澤國無邊落木又作蕭蕭下澄江過雨涼飈吹面
黃花初把蒼檜露孤趾營嶺巒濁醪催貰對斜斜露腳
寒香正好幽人去一空簷蓬頭上綸巾醉墮要欲臥水
雲深舍采木兒女歸來戲笑仍邀同社月底茥門一林
江樹悲蟲啼夜把茱萸細看千山底事獨成沾酒

罢筇杖寄　未有書

北湖集卷五　　　宋　吳則禮　撰

表

謝賜茶并竹絲方奩表

琛奩頒於內府擲錫分於上方拜賜難勝揣躬知愧中謝伏念臣受姿至下於事甚疎彈指疲萬魯鈍勞勤遭逢盛際動必記悔顧為何人有此榮事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擴大君之德矜小吏之忠澤貴下流臣惟器使光耀老㪍敢忘眷獎之恩薰沐枯腸更誓捐軀之報

虢州謝上表

竊以皇華比嘗叨于持節握從琳館今復玷于剖符敢忘謙能有此榮事中謝伏念臣動性頑踈是謂蹇窮合受支離之三鍾僅有鼯鼠之五技零丁隻影會睹聖時未甘問舍而求田輙與承流而宣化孰云恩渥逮此叠蒙顧惠恤至于不貲豈愚昧之所敢覬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允以神武出應帝王見泰興為已坐消于兵革清

心實欽定昭顯于祖宗惟大契于天心蓋悉由于道妙作則垂憲雖頹軼倫靡有一夫之向隅獨開四夷之面內厥邁古昔方垂衣裳臣敢不虔奉詔條誓殫萬鈍使之自正師受民之蓋公去其敗群如牧羊之卜式

序

神福山李長者像序

元祐四年五月河東經畧司准倫差使濟璪溫叟以職事之忻州遂遊五臺山拜文殊像于真容院其所覩光氣質相現怪奇詭悉人耳目所未聞見者溫叟固已誌之矣會經畧使知太原府事南豐曾公移守常山僚佐送別者六人道出壽陽縣縣西南行三十五里有山曰神福山之陽有寺曰昭化世謂唐有大士姓李氏號長者隱居學道于此實開元十七年也後之人相與崇大長者之故據建為道場長者嘗著華嚴合論四十卷又著決疑四卷所以援墮拔溺排妄釋惑者其功大矣曾公於是以六月十九日率六人者往謁之其光氣質相

瑰怪奇詭人有所覩而溫叟以謂已所見者如五臺山而加異焉始長者恍然若有氣射兩耳所出復逆折而上旋為圓光又於楹間有氣如虹霓有光如車輪五彩雜錯殆不可述至於奮以大明真智破昏衢惡見有紀於釋氏之書而讀之使人初則悍懼疑駭終則忻悅敬慕頌一見焉而不可得者其像質異狀亦往往出乎目前豈以謂淪斁之俗顛倒迷謬欲啓悟而拯援之乎不然何其駭動人之視聽如此也且天地日月星辰及夫山川草木龍蛇島獄九竅百骸小之一毛大之八極苟其夫貌像聲色者無物而非幻則其光氣質相所以彰示變化而無窮奚復不然雖然聖人之化天下其運用縱橫出入初疑不與道合而卒歸于正者意在於誘掖誡懼以警發萬物故也噫吾聞佛法以治心脩性脫塵垢騰生死超轉從為本儻不知此而獨曰得見其光氣質相斯足矣彼沒世窮年徒為迷妄之士可不大哀乎溫叟既已獲見於五臺山今又獲見於此此人如其為有道者蓋溫叟以醫活人之死莫知其幾何其於佛又非欲見其光氣質相而所謂治心脩性固已知其說矣其有道也宜哉六人者通判太原府事張損益之[illegible]書河東節度判官廳公事錢景山伯瞻主管河東經略司機宜文字邵𢡟伯友經略司幹當公事李毅師載編排經略司文字李秉德誠泊溫叟也後月有二日前軍器監主簿吳則禮序

記

燕居堂記

孟津天下之雄處嵩高少室障其南太行蔽其北而大河注其中按書禹貢導河積石又東至於孟津蔡註曰孟津在河內郡河陽縣南[illegible]謂注其中者應以大河為正若太湖即震澤也在揚州之域與孟津遠不相涉原本大河[illegible]作太湖今改正由古以來提兵革[illegible]形勢者所力爭而必取也故今之守是邦者皆公卿將相侍從之臣地重勢隆鮮與之抗州廳事之北有堂曰燕居賁

丞相鄭國富公弼所建至龍圖閣直學士陳公右始大而新之虚明爽塏不陋不侈夫所謂公卿將相侍從之臣其茂德大業隆名偉譽既已被乎萬物聞乎四海矣出或建麾旌擁符節而綏御聰決之餘宜有以歇其賓客休其暇日則斯堂之作豈苟然也故雖然燕息于是堂者將寓意於詩書窮探情閑益大其所畜著為文辭以警動世俗而傳之于無窮耶將思澤其民而殫精竭慮求所以鋤姦革弊之道以敦厚其風俗輯和其里閭而措之於安樂之地耶將富溢貴極志怠力疲以修心治性而欲逃乎淡泊之域耶三者有二于是則可謂稱其公卿將相侍從之臣者苟將驕軒冕之榮矜寵祿之厚放曠自佚粉白黛綠者吹竹彈絲敲金擊玉忘人之憂窮己之樂顧將曷以仰副所屬倚厭所期者哉時龍圖學士曾公布來為此州公道從文章為世所慕政治所加上下寧悅而設施於此者特其緒餘土苴曷足以觀公之大因獲登斯堂望公之顔貌飽公之謦欬因將

茲說以進公應之曰然遂書于石鑱之置諸壁間元祐五年五月九日興國吳則禮記

跋

六一居士集跋

歐陽文忠公卒其家集其遺文為若干卷余不以鄙陋自愧輒書其後曰竊嘗論所謂文者有曰敘事有曰述志有曰析理有曰闡道敘事之文難於反覆而不亂述志之文難於馳騁而不乏析理之文難於雄辨而委曲闡道之文難於高妙而深遠由三代以來俊雄豪傑之士以論著為己任者近或百年遠或數百年迺始有一人者出嗚呼亦可謂寡矣然工於敘事者或屈於析理長於述志者或昧於闡道又況六藝煙滅乎絕學百氏興起乎衰世仁義蔽於詭辯道德毀於邪說惡挾私見以惑世制異行以汙俗其有志於分別是非黑白以明先王之意者蓋無幾也公由東南特高文取科第能自拔起以追於古而不溺於習俗之卑卒以翰墨為天下

宗所謂反覆而不亂馳騁而不乏雄辯而委曲高妙而
深遠者殆兼有之擯詭辭斥邪說被私見排異行真六
經之羽翼萬世之準繩也後之有志力學欲自立於
不朽者蓋將忻慕於斯焉則公之文豈若世之組繡雕
琢務為奇巧斌麗以相誇尚者哉公之直道正行忠言
嘉謨所以輔佐天子而紀綱朝廷已著於誌公之奕者
此不著年月日興國吳則禮謹書

書大般若經抄序後

南豐曾公以其所著大般若經抄序示則禮曰吾頃以
疾病遂超然有委世遺俗之意既而讀所謂大般若經
由是知至理妙道無所不在凡託形於天地之間者雖
不具足蓋不委乎世而其理已得不遺乎俗而其道已
遺彼遠存乎八荒之外六合之表近隱於窈微晦昧之
間凡使吾離正而即邪捨真而趨幻者其情並露而不
可逃出與之接也雖萬變俱至而良心善性湛然不惑
公可謂高明敏慧能自拔於溷濁者序云知所先後則
本末皆得是又非寡聞淺識者所可窺測噫嘗聞假輿
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
河及其千里已致江河已絕則輿馬舟楫實無所事以
公自強其所蘊蓄方且日益大進將見其捐先後棄本
末不搖狂妄行而默契於道故所謂大般若經豈有異
於輿馬舟楫乎此則禮所以忻慕歎息而不已也元祐
辛未閏月吳則禮題

米老山水船跋

訓也浩也同也成也雖能事畢矣而未離乎軌度惟米
元章脫棄筆墨獨參妙處

北湖草蟲圖跋

舊傳盱眙盛氏藏郭元芳畫草蟲王公拱辰為之序周
越書世以為奇妙政和丙申予舟過泗上始獲見之王
公序固詳盡而越書不著姓名其作字與予平日所見
越楷法小異元芳畫渲染固盡善然設色太細甚者失
真而生意不足筆墨不到古人鄭姓端(脩)保盱眙人作草

蹟蘇捉筆不群自其少時已見奇於名公鉅人而遺墨滿
儗往往為好事者取去予因使之改其舊轍用江南法
作草蟲圖合七十種發奮生動落墨著色簡遠高古駸
駸與徐氏父子抗衡殆神品矣端修年浸高髯髮盡白
一日病死若此豈可復得哉噫今人貴遠而忽近寳其
蹟予因名之為北湖草蟲圖云九月晦日北湖居士書

銘

瀘硯銘并序

李明仲以瀘硯為供瀘硯見於唐譜而世無復見石
色青紫其體堅密而數過輒得墨如他硯百十過寳
可以奴視下岩明仲言瀘工云是石必為玉蓋已斑
斑可見今居深淵中不復可取真天下之寳硯也銘
曰
維天西南江遶銅柱堅緻而澤中有澀濱天遣北湖韻
氏韻語北湖無心藏否今古

小景平遠銘并序

｜曾申甫作平遠寒石遠過時輩且嘗自以詩題其小
｜景云平生丘壑意淡墨寫江南真韻勝不凡者北湖
｜居士敦之以銘
丑雖吾知其不能榮五斗吾知其莫能辱而一丘一壑
天所以韻其胸中者顧以遺世而超俗

陳少舉硯銘

謂為方也而有不方者謂為圓也而有不圓者得非能
方能圓而獨得其天者乎

贊

遊戲齋贊并序

潤州普照僧可崇師家世業文而崇獨超空寂棄儒
衣冠著衲子服甚遂以頂門眼入遊戲三昧因名其
所居室曰遊戲北湖居士謂可崇為作贊曰
阿崇從來不落第二義面老師亦說遊戲維北遊戲言
語三昧或几而禪頭頭不會搬弄木吹彌勒鮮卑遊戲
門風三尺如意

怪石銅盆是為淨供腳與毛雖說夢中夢

李漢臣傳神贊

少也業文真若射虎其發不疑中石飲羽近吾正宗得
頂門眼寧生兀然蒲團禪版

頌

南嶽十八羅漢頌并序

南嶽方廣僧法太以大阿羅閣豚事抵未方得江南畫
尊者像十八筆法高古是為希有太見喜甚且云歸結
結庵終事畢身以為師友北湖居士曰噫嘻異哉是大
奇勝予以如是因獲如是果真不可思議者為之序而
頌之太守希先具眼目知儒學以韻語行叢林中

第一賓度羅跋囉墮尊者脫屐持拂垂左手趺坐
使者捧書而獻咯焉辭以受之頌曰
百千三昧了了不疑我知此義落未瞬時佛子有來云
何無受曷可盡藏如日正晝

第二迦諾迦伐蹉尊者側坐據方榻倒拂直視夜
叉捉拄杖立其後若有所睨者頌曰
視焉者目惟目非心執焉者手惟手非意彼翼而角持
我上座一睨孱羌汝義不墮

第三迦諾迦跋釐墮闍尊者捉錫持拂躡雲氣絕
海波凌空而逝頌曰
孰為太空觀吾錫杖孰為大海視吾拂子彼金毛姿作
野狐相是正法輪咄汝勿謗

第四蘇頻陀尊者右手據膝左手捉如意正坐雨
花紛然若將入定者頌曰
兀然將定非語非默法門大千如意三尺班班空花是
眼中翳安用草繩牯牛無鼻

第五諾矩羅尊者脫一足左手結印依蒲團側坐
複鉢已置杖并笠子懸之傍設盆水石上頌曰
攤然耄耋醜拙可憎置杖複鉢作行腳僧盆水姑置一
滴有餘詎復狸怪要吞五湖

第六跋陀羅尊者據磐石依叢竹正坐左手持拂

有白鹿跪於前置右手膝上彈指示之頌曰
絕學罷叅翛然枯寂大事初無寄此盤石憫彼長跪以
指為香吾固尋尋與汝說法
第七迦理迦尊者袒右臂收一足據槁木正坐傍
掛錫杖巾鉢笠子雌雞啣花來獻頌曰
正坐槁木偏袒右臂孰為凡情亦無義諦彼美啣花是
為淨供巾鉢高懸寂然不動
第八代闍羅弗多尊者左手據膝右手持數珠誦

呪俟耳神目而側顧毅然頌曰
據尋丈地等大千剎晝夜不停惟一百八面目側顧示
師子威了無言音霹靂電雷
第九戒博迦尊者欹坐據石海棠方華夜叉角而
翼者捧茶以獻頌曰
石維不摩華則有滅此義一如初無同別汝供吾受大
用現前啓顏注目孰匪叅禪
第十半託迦尊者據巖石側坐直光上屬將啓梵

誦之鬼奴俯斂合掌於前若問訊者頌曰
受持讀誦隨順世緣初無作相直光一屬天鬼奴問訊歸
正捨邪斷此六根汝自鏌鎁
第十一羅怙羅尊者俛首諦視置肘膝上思致微
妙有不可名者頌曰
匪獨遺形固已絕意佛子諦觀如是如是愉然不如詎
可摩捫謂為死蛇其活潑潑
第十二那迦犀那尊者袒臂持拂據石偏坐叢髭

爛然虎啣花以供頌曰
彼雖眈眈我則如如匪以毒來無怒汝嗔吾有法門為
爾舉似山石林花誰非佛事
第十三因揭陁尊者袒臂趺坐雲氣自波浪中出
毒龍盤拏其上尊者右手結印以水噀之頌曰
眾生懷毒初自不知慈憫攝受維天人師有大弟子繼
出護持調御汝輩如佛在時
第十四伐那婆斯尊者左手捉拄杖右手持拂子

觸雪方波而引脛前顧頌曰
佛子老矣觀此面顱槁項長頸兀如飢鬼解雪而涉劫
火可當彼上人者籤作脊梁
第十五阿氏多尊者夜叉飛空捧珠來獻尊者坐
一膝倚石側坐舉手歃拂受之頌曰
有彼飛空來獻寶珠六種震動是事了無瞿曇滅後維
阿羅漢佛法大行不復間斷
第十六注茶半託迦尊者觀水嘿坐以拄杖倚肩
道叢鉢淨瓶笠子於其側頌曰
吾觀水流雖急而住佛子云何念念非故坐禪入定耄
矣不能四千八萬笠子淨瓶
第十七慶友尊者袖左手右手拂持使者致敬於
前取書通之頌曰
別傳一路有悟無聞袖手特拂是大法門維爾橫目頭
頭迷忘運我慈悲乃現此相
第十八賓頭盧尊者童子手經以疑來問尊者摘
而諭之鬼奴擦梃側立敬顙諦聽目不暫捨頌曰
彼歃髻者有豢義諦問焉告焉匪一匪二咄爾鬼奴毒
火熾然苟悟無聞全體現前

祭文

祭鄭以寬文

嗚呼天乎謂天不言所出者理善人之生為天地紀善
人遽亡天一何恃或者謂治世天道昭明亂世天地反
覆、、[illegible]固然耶是不然耶賢哉鄭君耿介獨清凛乎操節
長、、堅求上師聖賢抱守遺經視黃金不啻騶蓋無榮
世有何物足以動子直不能與世俛仰隨時重輕胡為
造物所厄耶賢哉鄭君吾黨之師曩嘗一相見令人愧
屬數日今其已矣誰為余慕此余所以傷心刺骨蓋與
君心交而神契非徒惻惻已噫是果命之然耶世之名
一善者近亦往往淪謝自哭君之後復哭二三友矣嗚
呼天乎天胡然哉匪言之長以宣我哀